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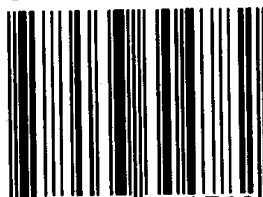
子部
第一一四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EB60/08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一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47.75印張

1995年9月第1版 199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圓

子部第一一四冊目次

子部·雜家類

雲谷臥餘二十卷續八卷

〔清〕張習孔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順治十八年自刻本

一

蒿菴閒話二卷

〔清〕張爾岐輯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徐氏真合齋磁版印本

二五三

暑窓臆說二卷

〔清〕王鉞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十三年刻世德堂遺書本

三一二

聽潮居存業十卷

〔清〕原良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初刻本

三七〇

匡林二卷

〔清〕毛先舒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初刻本

六四四

筠廊偶筆二卷二筆二卷

〔清〕宋肇撰
甘肅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六九六

雲谷臥餘二十卷續八卷

〔清〕張習孔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順治十八年自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雲谷臥餘

二十卷續八卷》提要

雲谷臥餘序



予僑居鍾山距黃山數百里
間閱三十六峰下有張黃岳先生
遺玉高以崇以顯者代及
予友山左伯其教澤之遺
洋洋滿海岱已而惜予之
望如河濱其言文如寸璧
發咏新欣而引首而稽
一溪黃岳先生之面然終未
識先生每竊念予之所以嚮

慕黃岳與黃岳之可以推引予
靜氣未竟未竟不交信黃地
有同心也越數年庚戌黃岳過
金陵特而訪予、者一談先生
因得盡讀先生平所詩古文

周事

二

詞接其言滿風旨一注雄邁為
視古今元、本、不為而再集
之三四非予所能望其項背而
宗趣所歸若予亦得會合也
如知曩者從矯佇未通時信形

神、不隔者有以也最復又
出一集示予自題曰雲石臥餘
則黃岳暫息東山而折衷中允
之能論而手自筆記之也予
讀其書錯綜義類情明古今

周事

三

志林、與秘說部、洞窟也
予嘗年憔悴因樹屋常以暇日
輯錄書影一編指事不必盡與
黃岳同而滿述、梁石大端
符合者乃影文章手古閑門

合轍如予兩人即一記錄之編
猶以共謀而分出之形又一素
已離然予之離略似黃岳而黃
岳之書固自有不同也予性免
粗疎又好輕信嘗有素閱黃紀
南帝
四
每多過而存之即偶為誦評亦
復解者故其書汗漫無紀驗
禱不偏不黨者大雅之一嘆而黃
岳先生素調鏡之優務以雅雅
為權衡獨於所見刺決知云離

後黃先生情物徑函廣通中一即
獨於龐方郵量祝彼抄揭陳編
以自傳而秘錄其何書雲雲之
南土壤也予嘗以輯近賢禱黃
共為百種勒成一函於說郭外
周帝
年
獨見郭書禱黃前哲而披覽
為難至其苦不及十萬幸其也
方實家兒也其輒詢漢一黃人
及一黃士吾等予夙以所雅意
寐不能忘也其黃岳是集可

以獲我願多矣此深古如夢之
即使閱靜想思終身不及抵袂
可忽寥闊之哉而況讀其久而
思、其人而得見、其人而得
至生平詩古文詞其不記之
周序
傳者而多不與同也豈不多
大愉快也哉

撰六同學者弟周亮工撰



序

史冊所載卧之最著者漢孔明
之在南陽及晉東山之謝安石
諸葛君名士專潔靜好穆穆有
天人之量三國塵勞全湧中乃
黃序
有此人乃卒爲昭烈起神龍見
尾非其質矣安石畫諾石城無
大骨鯁徒以雅望勝屐齒一折
中邊盡露雖三五安石如蒼生
何何以云高也蓋卧事之難不

獨今也昔賢猶病諸雖然出師
二表照耀璠璣龍鱗五采龍沐
十薰斷自卧中出而典午中興
所貽江左諸篇縱不得與鞠躬
盡瘁者爭日星針劒之大小要

黃序二

亦風流檢括識眼整邁安知非
從枰欽杯罷之餘假寐得來者
也是則卧事爲難嗣卧者尤難
耳張黃嶽先生以遂初之暇高
撫典畧搜攬群液編爲卧餘一

集則猶是前二者之故態乎黃
嶽二十年前踪跡大似南陽南
陽躬耕得力祇一儉字具此筋
節然後可出可處其十年來出
仕卷懷又與謝公若合符節今

黃序三

者東山之屐雖着指顧凝定賄
墅閒閒兒輩遂已破賊亦卽聲
伎滿前時見之由斯以譚非黃
嶽孰敢輕言卧哉黃嶽所著易
志二十餘萬言諸序論傳記歌

行近體亦復稱是尚爲名山之
 藏而先傳是書世之翫茲篇者
 可以合出師中興之文鼎足而
 三益念前人之卧於今爲烈當
 兄事南陽弟蓄東山韻事佳名

黃序四

弟黃澍拜言



雲谷卧餘

卷一目錄

地支十二禽

文王八卦

周髀之失

律呂候氣

生氣

中國列宿

雲谷卧餘

卷一目錄

秦始之功

又論文王八卦

帝召李賀

地理宜逆

唐無風

疑詩非古本

雲谷卧餘卷一

地支十二禽

古款張孔著

地支十二屬禽于義有取乎張子曰無取也何以明之今夫寅卯辰三支于時爲春于位爲東而角亢氐房心尾箕東方七宿也已午未三支于時爲夏于位爲南而井鬼柳星張翼軫南方七宿也每方三支配七宿以東方言之則寅當尾卯當房辰當亢也以南方言之則巳當翼午當星未當鬼也然則寅之屬虎非有取義于虎也以其位屬夫尾火虎也卯之屬兔辰之屬龍非有取義于兔與龍也以其位屬夫房日兔亢金龍也推此三方皆可知矣後世以十二禽曲爲之辭者皆鑒也曰地支肖屬固無取義矣若二十八宿之禽安知其無所取義也曰此亦漫爾無甚深意也吾常推之每方七宿序列首尾皆兩宿相肖中二宿雖不甚肖亦

雲谷卧餘

卷一

一

雲谷卧餘

卷一

二

必以類從如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則角木蛟與亢金龍相肖也尾火虎與箕水豹相肖也而中之氐土貉房日兔心月狐亦以類從也由是而北方七宿則斗牛之獬與牛肖也室壁之猪與狗肖也女虛危之蝠鼠燕亦以類從也至西方奎狼婁狗臂猴參猿之相肖胃雉昂雞畢鳥之相類南方井井鬼羊翼蛇軫蚓之相肖柳樟星馬張鹿之相類亦猶是也夫七宿之不同亦甚矣角木也亢金也房心日月也豈更無深旨大義切實不移而必肖角亢末尾箕之相肖中氐房心之相類乎二十八宿之不同更甚矣何以每方之首末皆肖中皆相類別無參差同異乎如以爲義不在是也何以四維之一例也如以爲義僅在是也則命意亦大淺陋矣而尤有陋者夫貉兔狐獐馬鹿之以毛蟲類雉鸛鳥之以羽蟲類猶可言也至蝠鼠燕之爲類何居其意蓋以蝠者鼠所化而燕之飛又似蝠故

相從也斯不亦漫然之甚者乎由是言之則二十八宿之從禽已無深意又况十二支之屬原出于宿位與本支無涉者哉然星禽之說沿于俗傳觀歷代正史天官書未有以禽言者

文王八卦

伏羲八卦方位天理自然至矣善矣至文王移易伏羲之卦自邵子以來未有明其故者故本義云此章所推卦位多未詳以邵朱之玄悟淵博尚有

彖卦卦餘

卷一

三

未了而後學之士何能附會以爲之說乎然一物不知儒者之耻此而弗通窮經之謂何無已竊有取焉則歐陽脩所謂繫辭非聖人作未爲無見也夫伏羲八卦當日亦未必圓之爲圖但純陽自然健而在上純陰自然順而在下在上者自然陽而南在下者自然陰而北此八卦以乾坤爲定衡而六卦可類推矣由是依生出之序布之太陽得陽爲乾一太陽爲陰爲兌二

一畫既始于是有陽生陽陽生陰陰生陽陰生

陰如下畫爲奇再生一奇是陽生陽也爲太陽太陽之上再得奇爲乾故次一再得偶爲兌故次二下畫爲奇再生一偶爲少陽少陽之上再得奇爲離故次三再得偶爲震故次四少陰太陰微此少陽得陽爲離三少陽得陰爲震四其序左旋天道也少陰得陽爲巽五少陰得陰爲坎六太陰得陽爲艮七太陰得陰爲坤八其序右旋地道也合而計之則成天上地下日東月西山峙西北澤注東南雷盛于春夏之交風烈于秋冬之際凡此者又與左旋右旋之序自爲符合此必然之理雖不

彖卦卦餘

卷一

四

布圖自有渾圓之體在也若後天卦位取何義乎予細推之不過從一索再索章來其圖于父母位下平列六子右三男左三女取中男坎中女離對于南北取外男震外女兌對于東西取內男艮左上而對乎母坤內女巽右上而對乎父乾此八卦對待之故其意固已淺近矣至其流行則是隨時序而直演不作圖體且與對待之序不相符合所言萬物之生長收藏與卦義卦序一無所準故朱

予曰文王八卦有似京房卦氣不必取畫只取卦名亦誠見及此也由是言之則謂之曰帝出乎東齊乎東南相見乎南致役乎西南說言乎西戰乎西北勞乎北成言乎東北何不可者則又謂之曰帝出乎離齊乎兌相見乎乾致役乎巽說言乎坎戰乎艮勞乎坤成言乎震又何不可者豈若義圖之確不可易也哉人曰謂此章非聖人作則何以堪輿家依文王卦位以相山川吉凶之應如響非聖人而能若是乎曰不然吉凶之應應于坐向非應于坎離乾巽之字也如此地向東南爲吉則稱爲乾山巽向亦吉也稱爲艮山兌向亦吉也其吉者從乎義也非從乎名也名浮也義實也後天改易卦位之名而不能變其吉凶之實亦何用此紛紛哉顏氏之于名回回曲之義惡也柳氏之于名跖跖實之義善也使顏不名回而名跖其善自若也使柳不名跖而名回其惡自若也後天移卦名

以配方位何以異是啟蒙曰乾坤之交自其所已成而反其所由生故再變則乾退乎西北坤退乎西南也夫謂乾坤一變而坤南乾北而爲泰是矣然乾何以應退于西北坤何以應退于西南啟蒙亦不知也又曰乾坤既退則離得乾位坎得坤位震用事者發生于東方巽代母者長養東南也然何以離應得乾位坎應得坤位啟蒙亦不知也震何以應發生巽何以應長養兌艮何以置之不論

周髀之失

蟻磨之說出于晉書天文志其言曰天旁轉如推

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隨天左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天牽之以西沒譬之蟻行磨上磨左旋而蟻右去磨疾而蟻遲故不得不隨磨而左迴也愚按天與日月皆是左旋天行最疾一日繞地一周而仍過一度有奇日行不疾不徐一日繞地一周而常至其原處月行最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有奇今晉書謂日月實是東行因天牽之而見其西沒此說大謬夫日較天稍遲耳一日亦一周也信如其說則日東行而天西轉不一日成兩周乎且天較日行不過止進一度有奇豈能牽日而為崎嶇之沒也今曆家亦從右旋起算者蓋每日天行疾進一度則日之不及處却成退減一度兩日天進二度日亦退二度積三百六十五日有奇則天仍合于原處却與日會如六十年甲子一周而天干輪六次地支止輪五次又仍會為甲子也曆家以進數多而難算返而算其退數故日右旋所謂旋者

指不及而言也豈如晉書之說哉

律呂候氣

律呂候氣之說自漢書律曆志以及歷代史書多有之但其文博與艱于省覽茲就其明者推演其略漢史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墁必周密布緹帳室中以木為案每律各一內庫外高從其位加律其上以葭灰抑其內端按曆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為氣所動者其灰散風所動者其灰聚楊

子曰調律者度竹為管蘆葦為灰別之九開之中漠然無動寂然無聲微風不動纖塵不形冬至夜半黃鍾以應蓋候氣者候天地之氣以知四時寒暑也緹室者布緹帳室中上圓下方緹室中去其穢土以淨土築平如砥用圓木十二塊俱長九寸上頭潤六寸下頭潤四寸各置十二辰位以淨黃土築之與木塊上頭平看如平地一般掃光淨然後各按去木塊各孔深廣皆同以宜陽

縣名屬河南府

金門山竹爲管十二管皆依辰位埋之安黃鍾之
 管於子位每孔取律管底着地管傍取淨黃土粉
 填實以手按緊與律口齊律口上任其餘空管口
 先以物蔽勿令土粉入內然後揭開以薄紗覆之
 中秋白露降採河內縣名屬懷慶府葭蘆也葭其節中白皮至薄者以其爲
 灰最輕而薄也葭爲灰加之管端如黃鍾長三寸九分律
 底入地九寸冬至氣升繆滿三寸九分之管律口
 去地面尚五寸一分大呂四寸八分律底入地九
 寸大寒氣升滿四寸八分之管律口去地面尚四
 寸二分以至蕤賓九寸夏至氣升滿九寸之管律
 口與地面平其太簇五寸七分律口去地面三寸
 三分夾鍾六寸六分律口去地面二寸四分姑洗
 七寸五分律口去地面一寸五分仲呂八寸四分
 律口去地面六分林鍾八寸一分律口去地面九
 分夷則七寸二分律口去地面一寸八分南呂六
 寸三分律口去地面二寸七分無射五寸四分律

雲谷卧餘

卷一

九

口去地面三寸六分應鍾四寸五分律口去地面
 四寸五分皆以此推按曆而候之氣至則吹灰動
 素爲氣所動者灰散人及風所動者灰聚每月氣
 至灰應律而飛他律不動也小動爲氣和大動爲
 君弱臣強專政之應不動爲君嚴猛之應

生氣

天下之物死于乾而生于濕乾死者得濕則生濕
 生者得乾則死爲蟄爲菌爲蛆爲蠹皆生也皆得
 于濕者也爲官室器用衣服書翰皆死也皆恃乎
 乾者也謹蓋藏勸曝曬欲其久死而不化爲生者
 也然乾者人也濕者天也蓋藏曝曬一失其候則
 死者立見其生矣人力有作輟而天道無城息是
 以霾沴霧露乘人之懈而化生旣死之物焉吾于
 是而識百物之皆有生意也而欲以人力鑄造化
 豈有能勝者哉

雲谷卧餘

卷一

十

中國列宿

天上二十八宿環列東西南北此千古不易者也然明成祖北征至長白山見北斗正直頭上至長清塞則南望北斗由是言之是二十八宿第列于中國之四維而在此爲北斗者在彼又爲南斗矣將迤北之外又別有一盤星宿耶嗚呼天道難明存而不論可也

秦始之功

王元美曰秦始之惡極矣然而功足言也堯舜之

雲谷卽餘

卷一

土

世化不得過數千里焉荒服之外大抵因俗爲教耳秦一蕩洗之而至於今卽西北至於朔方遼西無終令支之地南度百粵踰五嶺巴笮滇池元襲衣冠而談詩書治禮樂者於乎誰力哉予謂元美以變僂爲華爲始皇功此特中國人言耳吾不知上帝亦以爲功否耶夫民之在僂猶在華也此以襲衣冠爲功安知彼不以廢衣冠爲功乎四大部洲國踰萬矣蕩蕩上帝意果誰屬也三代幅員

卽不及秦然大公則過之矣揆之華僂一視之心其庶幾有當乎元美又曰秦非與周代也與六國爲代者也夫六國者非僭僂之楚卽篡晉之趙魏韓而篡姜之田氏也秦何以不得滅之藉令秦稱皇帝罷侯置守令而輕徭薄稅以與天下相安於無事夫誰曰不可此則絕頂妙論

又論文王八卦

後天移易先天之卦位予稍論之于前矣然義經

雲谷卽餘

卷一

土

吾家世所受也應制科課子弟勢不得置之不論將必求一說以處此客有執此以叩予者予不敢對客問之固予謂制舉業第飾說以應一日非謂此說之卓可傳也雖然必欲言之予不敢遽姑先舉先儒之說以爲衡使以吾說較之而少愈焉則吾之陋乃可援前人而獲逭于譏不然立說焉而理非其至吾不爲妄人也乎今夫啟蒙之言曰乾西北坤西南者父母既老而退居不用之地也然

母親而父尊故坤猶半用而乾全不用也艮東北
巽東南者少男進之後而長女退之先故亦皆不
用也然男未就傅而女將有行故巽向用而艮全
不用也愚謂父母既老而不用何方不可居而必
居於西北西南乎男就傅女有行若文王至此以
定卦位則亦不足爲文王矣且何以置艮兌于不
言啟蒙殆亦窮于辭乎然後愚僭臆之曰後天卦
位從先天之變而生也乾坤以中氣交而變故乾

雲谷卧餘

卷一

七

變中爻爲離坤變中爻爲坎也坎離以水火交而
變火炎上故離變上爻而爲震水潤下故坎變下
爻而爲兌也兌震者左旋陽卦巽艮者右旋陰卦
也陽者圓中爻皆不變而變其上爻下爻象中樞
之運也故兌變上下二爻而爲巽震變上下二爻
而爲艮也陰者方故上下各一爻不變而一變其
上二爻一變其下二爻象有常之幅也故巽變其
上二爻而爲坤艮變其下二爻而爲乾也合而計

之四正者其位正故交爲變四隅者其位偏故各
爲變愚未敢以此爲然或猶愈于父尊母親就傳
有行之說耳終不若存而不論之爲得也

帝召李賀

李賀帝召記白玉樓事新舊唐書皆不載見于李
商隱小傳云聞之長吉姊嫁王氏者千古傳之遂
爲佳話乃商隱末云天蒼蒼而高也上果有帝耶
帝果有苑囿宮室觀閣之玩耶苟信然則天之高

雲谷卧餘

卷一

七

邈帝之尊嚴亦宜有人物文彩愈此世者何獨眷
眷于長吉而使其不壽耶此意絕妙予因推之天
之所覆四大部洲國土幾千萬矣言語文字各不
同使天之上果有帝吾不知作華言乎抑俚言乎
觀召李賀作記事則帝詢華言矣帝何偏于斯土
而獨效其言耶思之可發一笑

地理宜逆

堪輿家曰天下凡事宜順惟修煉與地理宜逆蓋

修煉者固澁元氣使之不泄卽地理之關鎖元辰不欲其直去也修煉之採陰滋養卽地理之圖聚外水外沙資其蔭養也一固澁一關鎖自內制之使之不去逆之道也一採精一資蔭自外制之使之相入逆之道也修煉者持此道可以華身可以壯氣可以長生而地理可推矣

魯無風

魯無國風或謂孔子有所諱而削之朱子曰左氏

雲谷卧餘

卷一

七

所記當時列國大夫賦詩及季札觀樂皆無曰魯風者斯言切而當矣然魯稱秉禮之國其才致文物豈不逮乎他邦而數百年間絕無諷吟之事耶左氏之非丘明前人已辨之者矣而程大昌舉虞不臘矣之證秦始制臘疑是秦漢間人果爾則所傳諸卿贈答之詩皆出于孔子之刪本左氏采之以爲藻雅非必春秋時實事矣刪餘之詩亡逸既久左氏蓋未之見也則謂爲孔子爲魯諱而削之將

無然乎

擬詩非古本

古詩三千孔子取者三百才十一耳斯可謂謹嚴之至矣宜其皆粹精爾雅無弗衷于聖賢之旨者乃墻茨諸詩所謂言之汙口舌書之汙簡牘父不敢以訓諸子師不敢以訓諸徒而禮記左氏諸書所引逸詩辭多雅正夫子且刪之而顧存是何耶蘧伯氏文之曰是好色而不淫者嗚呼此而不淫

雲谷卧餘

卷一

七

必如何而後謂之淫乎吾鄉先輩方岳疑之曰秦火之燼漢儒亂之火於秦者不能盡記而孔子所刪詩流傳習熟於口耳者猶在亡者不可復姑取其有以足之此漢儒之罪也斯言也予不敢質直而弗有可也

雲谷卧餘卷一終

雲谷卧餘

卷二目錄

非國語

邠罕語迂

曹劇論戰

齊桓重禮

善深謀

箕鄭策救饑

雲谷卧餘

卷二目錄

韓獻子戮干行

晉不脩天罰

對具敖

椒視

風水

以善養人

臧武仲

譌字不覺

昌邑王事

史書失實

文能益人

鄭莊斥母

石碯無能

莊公失刑

韓信

季布

雲谷卧餘

卷二目錄

二

雲谷卧餘卷二

古歛張習孔著

非國語

柳宗元作非國語思深而筆雋固可傳之業也其中間有二三未當者予稍摘出如後如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宗元非之曰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陰與陽者氣而遊乎其間者也自動自休自峙自流是惡乎與我謀自闢自

雲谷卧餘

卷二

一

竭自崩自跌是惡乎爲我設且曰源塞國必亡人乏財用不亡何待則又吾所不識也且所謂者天事乎抑人事乎若曰天者則吾既陳於前矣人也則乏財用而取亡者不有他術乎而曰是川之爲尤張子曰語固謂水土潤演民用生財川竭則水土無潤不可用而財乏矣匪川之故而誰哉柳說非是

郊犢語迂

柯陵之會郊犢見單襄公其語迂單子曰晉將有亂三郊當之宗元非之曰以語之迂而曰宜死則死者衆矣且單子之語迂之大者獨無謫耶張子曰迂非迂濶注迂同加誣于是也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死不亦宜乎

曹劌論戰

長勺之役曹劌問所以戰莊公曰不愛衣食于民不愛牲玉于神劌曰小賜不咸獨恭不優將何以

雲谷卧餘

卷二

二

戰公曰聽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可矣夫苟中必國民知雖不及將必至焉宗元非之曰劌之問洎莊公之對皆廢乎知戰之本矣而曰夫神求優裕於饗不優神不福也是大不可方闕二國之存亡以決民命不務乎實而神道焉是問則事幾殆矣既問公之言獄也則率然曰可以一戰亦問略之尤也苟公之德可懷諸侯而不事乎戰則已耳既至於戰矣徒以斷獄爲戰之具則吾未之信也

劇之辭宜曰君之臣謀而可制敵者誰也將而死
國難者幾何人士卒之熟練者衆寡器械之堅利
者何若趨地形得上游以延敵者何所然後可以
言戰若獨用公之言而恃以戰則其不誤國之社
稷無幾矣張子曰劇問所以戰非問戰也蓋欲審
公平日之爲治卽可以卜今日之應敵不至如衛
人焚澤之潰羊斟大棘之悖也豈誠以養民祀神
及聽獄者喋喋焉告語于行陳之間也乎且人民
社稷先王並重神亦非可慢也莊公固以養民祀
神並言非令民而專求冥助也治本旣優則所以
臨敵制勝者亦自必有道矣宗元所言將卒之智
勇器械之精良形勢之利便魯之君臣安知其不
謬乎是也左氏以爲此謀國之常不足紀而獨著
夫所以戰者以示有國者不可不知本耳夫著書
立言與畫策紀事豈可以同軌而語哉

齊桓重禮

齊桓公輕其幣而重其禮故天下諸侯罷馬以爲
幣縷綦以爲奉鹿皮四箇番橐而入相載而歸宗
元非之曰桓公之苟能弔天下之敗衛諸侯之地
君得以有其國人得以安其堵雖受賦於諸侯樂
而歸之矣又奚控焉悉國之貨以利交天下若是
耶區區齊人惡足以奉天下已之人且不堪矣又
奚利天下之能得予以爲桓公之伯不如是之弊
也張子曰列國奉伯主蓋有常賦矣輕幣重禮特
贅辭交際之小者耳以小惠而致天下之常賦
何弊之有且傳云厚往薄來亦豈竭其財以奉天
下者乎

善深謀

敗狄于稷桑反謬言益起狐突杜門不出君子曰
善深謀宗元非之曰古之所謂善深謀居乎親戚
輔佐之位則納君於道否則繼之以死今狐突以
位則戎禦也以親則外王父也申生之出未嘗不

從觀其將敗而杜其門則奸矣而曰善深謀則無以勸乎事君也已至鄭曰君爲我我心里克日中立晉無良臣故申生終以不免張子曰深謀避諍突之奸也左氏據事直書宗元刺突宜爾安得舉左氏而非之凡左國引君子之言非自居也或當時有此論斷耳晉無良臣申生不免于左氏乎何尤凡號夢郭偃卜伐驪蔡丘會之類論其事之是非可也不當以之非左氏

雲谷卽餘

卷二

五

箕鄭策救饑

晉饑公問於箕鄭曰救饑何以對曰信公曰安信對曰信於君心信於名信於令信於事宗元非之曰信政之常不可須臾離之也奚獨救饑耶其言則遠也夫人之困在朝夕之內而信之行在歲月之外是道之常非知變之權也張子曰此與曹劌論戰同一知本之言也而子厚非之無惑魯哀之迂徹矣

韓獻子戮于行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爲司馬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其乘車于行獻子執而戮之宗元非之曰趙宣子不怒韓獻子而又喪其能也誠當然而使人以其乘車于行陷而至乎戮是輕人之死甚矣彼何罪而獲是討也孟子曰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君子不爲是所謂無辜也歟或曰戮辱也非必爲死曰雖就爲辱猶不可以爲君子之道舍是其

雲谷卽餘

卷二

六

晉不脩天罰

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以伐宋云曰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天必誅焉晉爲盟主而不脩天罰

將懼及焉宗元非之日盟主之討殺君也宜矣若乃天者則吾焉知其好惡而暇徵之耶古之殺奪有大於宋人者而壽考佚樂不可勝道天之誅何如也宣子之事則是矣而其言無可用者張子曰天與善惡之報久矣然君子不敢以是蔑天道子厚盖有激而言豈正論乎

對具敖

范獻子聘於魯問具山敖山魯人以鄉對獻子曰

雲谷卧餘

卷二

七

不爲具敖乎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曰云

吾名其二諱爲笑矣唯不學也宗元非之日諸侯之諱國有數十焉尚不行於其國他國之大夫名之無慙焉可也魯有大夫公孫敖魯之君臣莫罪而更也又何鄙野之不云具敖張子曰謂魯不諱公孫敖是也謂犯諱爲無慙非也敖有平仄二音安知魯君臣名不別音乎

微硯

雲谷卧餘

卷二

八

吾郡處萬山中絕無農桑之利物產亦寡薈茗之外惟墨而舊志稱徽產硯今雖有而作者絕少矣宋郡守謝公堅于理宗有椒房之親貢新安四寶澄心堂紙汪伯玄筆李廷珪墨舊坑石之硯今無論硯不可得而舊坑之名亦湮矣予本舊聞誌其緣始以無失梓里之美按舊坑在婺源縣羊關嶺之盡處兩水夾之唐開元間獵人葉氏得石于其地因以爲硯自是歛硯聞天下舊坑古名羅紋坑其一曰緊足坑又次日莊基坑相去纔百步而在品絕不相似其舊坑之中又自支爲三日泥漿日聚心日絲石去舊坑總數尺石品亦異自莊基北行二里沂溪微上日眉子坑則東坡所歌者坑今在水底不可斷其陵谷變遷之驗歟舊坑絲石爲世所貴硯材之在石中如木根之在土中大小曲直悉如之斲者先剝去頑石次得石爲硯材而極麤工人名曰麤麻石之心最緊處爲浪又出至漫

處爲絲又外愈漫處爲羅紋故吾郡雙溪王公之
記曰縈處爲浪漫處爲絲至論也今以吾鄉杉木
板譬之木心爲浪出外爲絲愈外爲羅紋亦物性
之自然者也絲之品不一曰刷絲曰內裏絲曰叢
絲曰馬尾絲皆因其形似以立名不必悉數以石
理勁直故紋如絲而旁爲牆壁獨吐絲甚奇平視
之疎疎見黑點如灑墨側睨之刷絲粲然工人所
謂硯寶獨舊坑棗心坑或有之蓋石之精吐出光

雲谷卧餘

卷二

九

彩以爲絲也元至元十四年辛巳達官獨發源縣
尹汪月山求硯發數都夫力不盡山頽壓死數人
乃已蓋當時取之已如此其難且盡矣今之不可
復得宜也

風水

風水之說逆天銜命君子所不宜言但北方水深
土厚凡高平之原皆可族塋江南下濕稍失氣脉
水蟻之患不可勝言故卜地者非第日奪神功改

天命蓋不忍水蟻之害親體魄爾然吉壤既得子
孫必至繁熾卒未有無風水而昌厥後者是以無
貴無賤莫不以此事爲汲汲雖名公大儒有所不
免朱晦翁精於風水而未嘗以此教人亦以其說
之不可爲訓也其母祝太夫人卒卜得兩吉地朱
子欲兩承其吉乃遷父塋於白水里驚子峰下而
塋母於建陽縣天湖之陽自爲文以記之嘗自言
山間沙開子孫當入朝明景泰間沙忽爲水所開

雲谷卧餘

卷二

十

時朝廷果召其九世孫挺爲五經博士此與景純
母墓水當變陸同一前知而朱氏衍慶百世景純
不能救其身禍抑又何哉

以善養人

秦以玉環遺齊曰齊多智能解此環不君王后引
鐵椎碎之曰謹以解矣唐太宗有馬極猛悍太宗
親控御之不能制時則天在側曰妾能制之問其
術對曰第湏三物始則插以鐵鞭不服則擊以鐵

過又不服則以匕首斷其喉耳明高皇帝欲觀諸子之才時皇太子與燕王侍帝各授以亂草使齊之太子一一疏理久而未已燕王受草抽劍斬之帝恠問對曰亂草不斬不齊凡此皆英雄智略能警服一世者也然不若高歡爲爾朱榮翦惡馬不加羈絆翦竟而馬不蹄嚙歡曰御惡人亦如此馬矣前三者以力制天下之道也由歡之言庶幾乎以善養人者矣

雲谷卧餘

卷二

七

臧武仲

臧武仲純多智時號爲聖人衛侯亡在邾統帥之與之言處統退告人曰衛侯不得入矣其言貴士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孫純與之言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手夫君之興替必卜于其臣國之有臣能盡識乎使二子不見則武仲之言不驗矣獨何爲而輕量事也

謁字不覺

書籍謁字其文理踳駁者猶可校正惟順語成文者最易漏檢蘓東坡謫齊安日用不過百五十每月朔取錢四千五百斷爲三十塊掛屋樑上平旦用盡又挑取一塊卽藏去又以竹筒貯用不盡者以待賓霍林玉露及讀書鏡皆載此俱謁畫爲畫兩又字俱謁作又字讀之則成掛屋樑上平旦用盡又挑取一塊卽藏去又以竹筒貯用不盡者如

雲谷卧餘

卷二

七

此謁字渾然不覺但于四千五百之數不諧耳又丘瓊山大學衍義補爲進御之書具人陳明卿緒刻最爲善本其引何進請誅宦者太后不聽曰中官統領禁省自古及今漢家故事我奈何禁之與士人共對乎其實漢書禁之二字乃是楚楚資治通鑑亦然如此謁字俱使人不覺也

昌邑王事

史書之外謬不足信者固多漢書載昌邑王賀一

事凡不稽可咲賀在國數見怪嘗見自犬高三尺無頭其頸以下似人而冠方山冠夫犬既無頭頸以下又似人則何以稱之爲犬也且無頭何處著冠乎

史書失實

史書失實者多矣讀者但當以理斷之如董卓築郿塢事固有之至日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此小兒之見耳事既不成誅夷在眉睫間欲老此塢得乎安有卓之狡賊而不知此此益必無之言直不信可也

文能益人

甚矣文之能益人也曹操揚雄王安石皆名教之所不與者也而世人多稱之且有稍爲辨雪之者豈非以其能文而曲貫之歟人于辭賦文章之事有及此三人者必稱以魏武子雲荆公以爲直斥其名則爲非雅而不得與于此道也故驅近之而

雲谷卧餘

卷二

圭

所稱如此噫以若三人尚以能文貫况不爲三人者乎故人不可以無文也雖然三人卽貫于文章之士而青史自不可掩虛稱亦奚益哉然則人又當務所以重斯文者

鄭莊斥母

鄭武姜爲季子段請京莊公與之祭仲諫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姜氏公母也斥言之無人于禮矣而祭仲亦敢于公前斥其毋略無禁忌想其君臣爲此稱者稔矣莊公之不道豈獨在縱段而翦之哉

石碯無能

衛州吁弑君自立欲觀周以定其國因朝陳使請石厚從厚父碯使告于陳曰衛國福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卽圖之陳人執州吁及厚衛使人殺之予謂使告陳而不從或反庇而資之碯且奈何乃知春秋之初王風未泯

雲谷卧餘

卷二

古

大義猶可伸不如末年之狡賊也然磻之爲計亦大徵幸矣州吁之死始于國人之不服而成于陳人之不黨使吁能和其民磻將任其儼然君手故君子雖稱磻爲純臣而春秋必歸功于衛人也毫而無能磻固自知之明矣

莊公失刑

鄭莊公伐許潁考叔取鄭伯之旗以先登公孫闕以爭車之隙自下射之顛死入許之後莊公使卒

雲谷卧餘

卷二

主

出殺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夫考叔用命先登子都以私憤殺之萬一致敗是置君衆于死也惡極罪大是可一日追于討敵吾意考叔之死或糊人中飛矢及之而莫識關弓者爲子都也不然以莊之明豈國法之弗伸而顧求之鬼神乎

韓信

項羽使武涉說韓信倍漢與楚連和三分天下而王齊信不聽蒯通亦以此說之信又不聽後高帝

卒殺信世皆以信不聽二人言爲失策張子曰信卽倍漢自王終亦無成也觀信自言帝善將將則信與帝之優劣見矣雲夢詐而信禽破稀詐而信斬信固非深心遠慮人也卽三分天下何以善其後乎

季布

季布爲河東守曹丘生數招權通竇長君布寄書長君詆之曹丘求長君書見布布先發書大怒以

雲谷卧餘

卷二

主

待曹丘至揖布曰諺云得黃金百不如季布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梁楚間哉且使僕揚足下名于天下顧不美乎布乃大悅引入爲上客張子曰甚矣不好諛者之難也布前疾曹丘者至矣曹丘之說非有奇策高論直諛耳布何取于此乃釋憾而悅之深也賢豪者乃若此矧庸流乎

雲谷卧餘卷二終

雲谷卽餘

卷三目錄

北征南山詩優劣

杜甫江亭詩

溪流燕尾恨

惠非已出

真宗勸學詩

邵康節詩

雲谷卽餘

卷三目錄

象棋

象棋車馬

子厚蘭亭詩

退之用韻

鳳凰臺詩

退之送文暢詩

陸容和韓詩

改古人字句

聯句

步檐

雲谷卽餘

卷三目錄

士

雲谷卧餘卷三

古歛張習孔著

北征南山詩優劣

杜子美北征韓退之南山當時以二詩競美莫定優劣黃山谷謂論工巧北征不及南山若書一代之事以與國風雅頌相爲表裡則北征不可無而南山雖不作未害也二詩之論遂定余謂此說非矣南山與北征各爲一種何可相較蘭亭真蹟與

雲谷卧餘

卷三

十一

八駿孰美周鼎商彝與西湖孰貴雖有智者不能辨也東坡謂北征詩識君臣大體忠義之氣與秋色爭高此就北征論北征耳豈凡作詩者皆必填入君臣忠義語乎如以南山無忠義語非一代事遂遜北征則十九首文選可棄者多矣余謂北征徒以哀苦之語爲世所憐若以詩論則子美不能及退之而退之不屑爲子美也南山奇麗秀特百出不窮後人不能更增一語且首尾一韻用字穩

絮不但拙不雜亂豈北征之可儗哉北征隨意泛演茫無收拾用韻雜亂後人可以再增數百言亦無窮盡一代之事自有史書北征不作豈遂無傳哉如子美自京赴奉先詠懷詩中間引入驪山景物雜用質物月曷點屑六韻雖長至五百字亦何難乎倘驪山之後又引他山別水卽千字數千字亦不止耳至于南山詩首尾結構完密卽欲增數語而韻字盡矣君臣忠義以之論人品可也若詩則當較工拙比純雜叩音節之清濁考字句之便典豈徒以忠義紀事駕勝乎此北征南山優劣之辨也

雲谷卧餘

卷三

七

杜甫江亭詩

子美江亭詩云坦腹江亭暖長吟野望時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寂寂春將晚欣欣物自私故林歸未得排悶強裁詩余謂子美心意不以物牽且見萬物皆欣欣自得此有道之言也乃未云排悶

強裁詩然則其心意尚有未釋然者而前詩亦有
所矯強乎作者此等處最宜檢點略自矛盾便減
身分

溪流燕尾悞

宋人詩云山勢蜂腰斷溪流燕尾分以爲佳句而
不知其無此理也溪水有異源合流者矣寧有一
源而岐爲二流者乎大江中大小姑山並金焦其
流雖分而下卽合不可謂之分也若雷吳淞河剛

雲谷卧餘

卷三

三

縱橫如織不可謂之溪也唯運河受諸泉至分水
龍王廟則以人力決之使三分歸南七分歸北然
亦上流直來而下以橫河受之無燕尾者拈出以
訂其悞

惠非已出

宋光宗登極詔赦凡民間所欠債負不以久近多
少一切除放遂有方出錢旬日未得一息而并本
盡失之者杜子美茅屋爲風所破詩難得末句云

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不然是以非所有之物行
惠與光宗之赦同矣一人病劇醫謂其子曰吾術
已殫或君能刲股庶可瘳耳曰是何難時暑月有
袒卧于門者操刀割之卧者驚走子曰勿異也割
股救親天下美事

真宗勸學詩

宋真宗勸學詩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鍾
粟安居不用架高堂書中自有黃金屋出門不恨

雲谷卧餘

卷三

四

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
有女顏如玉男兒要遂平生志六經動向窓前讀
余謂此言不可爲訓夫千鍾粟黃金屋與夫車馬
美女從何得來是必捨尅小民嚮權怙勢而致此
也且男兒生平之志豈在居食逸悠乎人君以此
勸學不但壞却士心亦枉煞六經矣

邵康節詩

邵康節詩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後世傳誦予

謂處字未穩天心卽處也當云月到天心際

象棋

象棋古無稱者唐歐陽詢藝文類聚謂周武帝造
象戲載王褒象經序及庾信象戲賦詳考其文似
另有一種戲具非今之象棋也而詩學大成竟以
象戲爲象棋誤矣惟劉後村詩則今之象棋也詩
曰屹然兩國立限以木河界連營寨中權四壁設
堅械三十二子者一一俱變態先登若挑敵分布
雲谷卧餘 卷三 五

象棋車馬

象棋中車當稱馬馬當稱車蓋馬之爲物騰蹕無
前縱橫如意車以輪轉邪施而行從日字格正轉
輪象也有物礙之則不行尤肖車義應是後世彼

此相訛

子厚蘭亭詩

詩韻四豪部止百字柳子厚遊南亭詩已用七十
韻固爲能矣其押噲字有日退想於陵子三咽資
李贄此句實蹇拙予借易作咽李分躋躋似爲少
勝又詩中重用曹字寧期簿書曹富貴非吾曹以子厚之能猶
有此失固知作詩不可不淘鍊也

退之用韻

雲谷卧餘

卷三

六

古今詩人用韻之妙莫過于韓退之十六諫部止
三十四韻退之酬崔十六攝伊陽已用三十韻所
遺隄欄潛轍四韻耳三江部止二十七韻退之病
中贈張十八已用二十二韻所遺疋危癭鬢澤五
韻耳若其所用險韻天巧自然讀之不覺更有作
者莫與並矣如贈本無用威韻苦寒用塩韻縣齋
有懷用禡韻荆寶司直用琰韻薦士用號韻喜侯
喜至用豔韻語語妙絕頌詩者不觀其用韻豈知

其難哉若城南與孟郊聯句用八庚韻韻書止一百五十字此詩更多三韻實爲博碩但篇末用韻多勉強不如少用數字之爲愈矣余有登觀象臺詩盡八黠一部不敢謂佳亦欲後人觀用韻至盡庶以見吾之用心耳余又有七言古風數篇用韻亦少有薄致暑夜舟行用江字十七韻春日偕鄭受之用覃字二十九韻遊邦關次日用江字十九韻寓廣陵飲西曲用刪字十九韻具時一登豐神

雲谷卽餘

卷三

七

等集願以質諸有道

鳳凰臺詩

李太白鳳凰臺詩古今人稱爲絕唱無敢異同者予獨不解卽其全篇論之起滄固無奇矣項禮亦殊平平皆人所能爲者其最奇者則在三山半落青天外一語而對句又不稱世人耳食未之思耳試細思之白鷺洲何可對青天外且二水中分白鷺洲意亦未清蓋白鷺洲在江中江至此分爲兩

故云卽是思之對意全不合矣末二句頗得諷咏之體然亦人所能爲也

退之送文暢詩

韓退之爲四門博士時有送浮屠文暢序謂吾徒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蓋欲援墨以歸儒也後數年有送文暢詩追述前序且謂今當聖政之初恩及禽獸胡不自反而飄吳以逐異類意與序同至末篇云僕射領北門威德壓胡羯相公鎮幽都

雲谷卽餘

卷三

八

竹帛爛勳伐酒場舞閨姝獵騎圍邊月開張篋中寶自可得津筏從茲富裘馬寧復茹蕪蕨余期報恩後謝病老耕墜鹿身指蓬茅逞志縱獫狝僧還相訪來山藥煮可搗若然則前欲引浮屠而歸吾黨者徒以聲色宴樂裘馬快意而已乎其賢于浮屠者幾何也至其自序亦非醇篤與序文本旨似少違異

陸容和韓詩

陸參政容明成化間人有和韓昌黎符讀書城南
韻課子詩云爲學固多術窮理其權輿孰爲窮理
功究心古人書書中萬理備體驗非空虛欲收異
時効要之謹其初題橋決富貴駟馬誇鄉閭習尚
已成俗舉世稱相如誰思過庭訓詩禮詢伯魚高
才少忠厚盛德多迂陳童蒙一失養老大成奸渠
所以孟氏毋立教東家猶明明君子心太清耀瞻
餘擾擾小人欲糞壤趨虫蛆讀書此當辨豈惟懲

雲谷卧餘

卷三

九

逸居聖賢亦人耳汝獨非人歟好書不易致我今
頗收儲力能恣探討覽之日有餘舍此更他好信
爾狂童且良田既已闢及時務芸鋤佇看西成日
千箱輓牛驢無令自鹵莽蒿萊滿秋畝吾年踰四
十茅塞實未除厠身鵷鷺班每愁玷冠裾疲痛不
自振望汝揚名譽開卷坐堂與游心出郊墟懶情
苟如此可責過陶舒日月漸逝矣燈牕宜勉諸嚴
師幸不遠勇往毋躊躇此詩實勝昌黎世鮮知者

特表而出之

改古人字句

楊用脩謂顏延年顏白馬賦戒出豕之敗駕惕飛
鳥之踣衡出字不如突字杜詩大家東征逐子回
逐字不如將字白居易千呼萬喚始出來始字不
如才字詩文有作者未工而後人改定者勝如此
類多有之使作者後生亦必心服也予謂升菴此
言方是知詩者予于古詩未安者常喜點竄數字

雲谷卧餘

卷三

十

姑舉杜詩言之如重過何氏犬迎曾宿客鴉護落
巢兒上句摹寫絕妙下句非但不稱亦泛而無謂
予改爲童見音現背提兒贈汝陽王硯寒金井水簷
動玉壺冰他處用動字多佳如風連西極動之類惟此未穩
予改動作湛高都獲驄馬行雄姿未受伏櫪恩猛
氣猶思戰場利夫伏櫪有何恩當云豨豆恩夏日
李公見訪巢多衆鳥喧葉密鳴蟬稠苦遭此物貼
孰謂吾廬幽物字不如曹字蘇端薛復筵醉歌于

里猶殘舊冰雪百壺且試開懷抱開字不如今字
初月微升古塞外已隱暮雲端蔡夢弼日上句喻
肅宗卽位靈武下句喻肅宗爲張皇后李輔國所
蔽予謂無論其有喻與不總是一已字不穩遂失
忠厚當改作薄字秦州雜詩叢篁低地碧高柳半
天青低地不如平野老樹空庭得清渠一邑傳得
字不如守字造與地單荒野大天遠暮江遲大字
予改隔字寄高適岑參劉表雖遺恨龐公至死藏
予改遺恨作生購太平寺泉取供十方僧香美勝
牛乳牛乳豈香美物易牛爲酥或差渾融遺意雲
掩初弦月香傳小樹花掩字不如漏字江亭水流
心不競雲在意俱遲寂寂春將晚欣欣物自私在
字不如淡字寂寂不如浩浩送嚴公入朝四海猶
多難中原憶舊臣猶字不如傷字送梓州李使君
老思筇竹杖歸要錦衾眠杖字固作虛字看然何
不易作倚字或拄字要字亦當改作憶字客夜入

簾殘月影高枕遠江聲入字不如徹字冬狩行喜
君士卒甚整肅爲我回轡擒西戎爲我不如願爲
聞山歌松浮欲盡不盡雲江動將崩已崩石已字
不如未字寄司馬山人有時騎猛虎虛室使仙童
有時予改作暗山別常徵君白髮少新洗寒衣寬
總長總字不如更字懷錦水居止層軒皆面水老
樹飽經霜予欲以饒字易皆字八哀詩寂寞想土
階未遑等箕穎注土階堯也予謂堯德之可想者
多矣土階何足槩堯何不曰想欽明且等字何不
作友侶效慕字此非故爲新奇也蓋耄荒而致生
硬耳國人送灰食新先戰士共少及溪老共字不
如分字晚晴江虹明遠飲峽雨落餘飛落字與飛
字畢竟犯重不如作澹餘飛秋日夔府咏懷峽東
滄江起巖排古樹圓排字不如摩字草閣魚龍迴
未夜星月動秋山迴字不如吟字又四更山吐月
殘夜水明樓塵匣元開鏡風簾自上鈎吾謂本意

當是塵鏡元開匣總是元字不清吾欲易作塵鏡
初開匣天池詩天池馬不到嵐壁鳥繞通馬字不
如人字向夕鶴下雲汀近雞栖草屋同近字不如
獨字行次古城店白屋花開裡孤城麥秀邊裡字
不如際字樓上皇輿三極北身事五湖南身字不
如生字人有問予者曰詩至杜甫止矣子反爲之
改易耶予笑而不荅他詩予皆有改者舉此可槩
其凡也

雲谷卧餘

卷三

主

聯句

聯句始于栢梁至韓孟而大暢城南一題至盡八
庚部韻固爲難矣然未篇多蹇語蓋前人不肯留
韻爲後人地故後韻愈少則語愈難其勢然也聯
句詩必終篇後再爲通融改易部位次序始可成
章率爾成之不能善也吾觀高啟張憲觀舞劍聯
句無字不工無語不敵且起止次第規格天然此
必既成後復加改竄乃能如是謂爲初藁吾不信

也詩錄如後晚陌息鳴鑣憲秋城起嚴柝登堂欣
有會啟顧座歎無樂豪賓奉觴壽憲壯士掉簡作
韻生颺拂鐔啟文綬星輝鏘拭土色綵動憲映火
光轉燦寒瀉走澗泉啟明懸溜簷澤徒誇刀瑩膏
憲設訖七淬藥腥疑人血乾啟威攝鬼踪鏖雄聞
莊子說憲醉想王郎斫聯翩倏鴻騫啟奮迅仍雀
躍來如龍出淵憲去若蛇赴壑疾驚雷破山啟怒
訝風捲漠初馳帆縱張憲忽注弩弛曠陰陽變開

雲谷卧餘

卷三

主

闔啟潮汐隨進卻高部赴節同憲奇形分狀各斜
迴象翼蔽啟曲踊肖竿攫歛驚西方帝憲凜怖東
海若屋翻影紛綸啟地殷勢揮霍亂思突騎奔憲
低見饑隼掠旁分萬夫斷啟前拉千槍拓出堪劫
齊壇憲立可當蜀閣澤聞蛇姬啼啟路遇猿翁搏
斬關豁然判憲擊柱鏗爾著陸疑濤涌床啟宵駭
虹闥幕警棲已翻翻憲墜檣俄索索顛旭曾悟書
啟俠軻記爭博目花匪酒酒憲膚粟似裘薄忠義

氣盡張啟 奸邪膽俱落不從玉玦計憲 欲定銅臺

約未數大娘強啟 終勝處女弱季路袖手欽憲 裴

曼汗顏作疾視誰敢當啟 不成我慙學勇夫怒生

瘦憲 恐僕戰成瘡功收刺虎奇啟 志感聞鷄惡暫

停月徘徊憲 既罷天寂寞崆峒詎必倚啟 氛稜衍

可廓馘妖正思今憲 斷佞猶慕昨會合固有期啟

死生良欲託寧憂武庫災憲 但俟凶門鑿慷慨勿

悲歌啟 淋漓且酣酌憲

雲谷卧餘卷三 圭

步檐

楊用脩辨杜詩步檐倚杖看牛斗曠是檐字俗悞

作蟾引楚辭大招司馬相如賦陸倕鍾山詩沈氏

滿願詩援證甚博今觀其詩曰露下天高秋水清

空山獨夜旅魂驚疎燈自照孤帆宿新月猶懸雙

杵鳴南菊再逢人卧病北書不至鴈無情步檐倚

杖看牛斗銀漢遙應接鳳城予謂此詩山中作耶

抑舟中作耶用脩未嘗言及也此而弗究何喪不

能三年而總功是問乎據步檐字洵非舟中作矣

獨何以處夫孤帆宿之句豈帆字亦如蟾字之謬

耶乃疎燈言於水則宜於山則不宜如江楓漁火

對愁眠是也又似非悞然帆當暮則收無張帆而

宿者又似有悞抑子美淵博帆字或有別解非舟

中之帆耶惜無能起用脩而質之或曰此詩蓋在

山中而下見河船燈火而作也予謂山若濱河而

爲泊舟之所是今之所謂埠頭矣此而謂之空山

雲谷卧餘卷三 圭

獨夜不但合意尤傷雅存疑可也不得曲徇而

爲之說

雲谷卧餘卷三 終

雲谷卧餘

卷四目錄

舊唐書

容齋論幽風語

莫雁

孝慧鶯

改火

隸書

雲谷卧餘

卷四目錄

烏聊山碑

仙家歲月

晉不忌君

左傳文累

佛狠機

坎離義相對

狠筋

攢喪

宋代攢官

天語亭

雲谷卧餘

卷四目錄

上

雲谷卧餘卷四

古歛張習孔著

舊唐書

舊唐書石晉時劉昫撰五代搶攘文氣卑弱是以宋慶曆中詔翰林儒臣重修之以歐陽文忠宋景文領其事當時稱其闕博精奧度越諸子故朝野尊信迄于後世而昫書遂廢然予考昫守司空當晉末帝其時國步阽危官守遷易非無事時也未

雲谷卧餘

卷四

一

幾而晉亡昫乃能于數年之間勒成鉅編雖文采少遜于歐宋以視兩公之從容裁鍊成于十七年之久尤爲難事矣由此言之謂昫才實優于歐宋豈爲過歟至于詔令所載一代王章備焉新書盡爲刊削轉以事增于前文省于舊爲美至使朝廷典故藩鎮情形有雜見于詔令者多所遺漏固不若昫書之爲愈也劉元城謂事增文省正新書之失其亦以詔令之不當省乎五代史昫傳不載修

唐書事文徵仲疑其書出于一時史館而昫特以宰相領之故無稱焉予謂不然或者歐陽旣成新史遂不欲舊書之復聞於世故略之未可知也不然傳於昫仕唐時固紀其監脩國史矣昫一生事業無大於唐書者何一紀而一略也廿一史旣列齊梁魏周等書而復有南史北史史事貴備不妨重出沓見也今盡並收舊唐書稱爲廿二史不亦可乎

雲谷卧餘

卷四

二

容齋論幽風語

張文潛云詩三百篇雖云婦人女子小夫賤隸所爲要之非深於文章者不能作如七月在野至入我床下於七月以下皆不道破直至十月方言蟋蟀非深於文章者能爲之邪洪容齋曰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本自言農民出入之時耳鄭康成始并入下句皆指爲蟋蟀正復不然吾謂文潛之說固悞而容齋乃指爲農夫出入之時則并

文理亦不通矣章首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則自六月而下皆承莎雞而言何嘗不道破耶至于上有莎雞下有蟋蟀中間三句乃爲農民則真所謂不道破矣揆之上下文氣豈其然乎

奠雁

白虎通曰贊用雁取其隨時南北不失其節明不失女子之時也儀禮云昏禮用雁取其順陰陽往來之義昏禮曰贊不用死故詩云嘒嘒鳴雁言雁

雲谷卧餘

卷四

三

生而後德具也六經天文編云雁得中和之氣熱則卽北寒則卽南以就和氣爲禮幣者一取其信一取其和也焦弱侯曰親迎執雁先儒謂取不再偶之義竊恐未然蓋古重冠婚婚禮既以士而用大夫公服墨車則見婦翁亦用大夫執雁禮耳若謂始親迎遽預料將來如孤雁永不再偶可謂祥乎予謂焦說不預期以不祥善矣其謂婿見婦翁用大夫禮非也昏禮賓見主人亦執雁豈亦用大

夫禮乎考儀禮自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凡五用雁夫雁非時有之物而生纂尤爲不易使昏禮而必需是則天下之不得妻者多矣昔謂鷺爲家雁又爲舒雁以理推之是鵝何疑若然則順時南北之說猶爲無當矧不再偶之云哉然則用鷺何取愚意贊用禽鳥而家禽之大者惟鵝用大禽致敬也鷺不食腥羽毛純白或者取其仁與潔歟記此質諸明者

雲谷卧餘

卷四

四

孝慧鷺

予觀寰海記唐天寶末德清縣沈朝家母鷺菴雛成創腸出而死其雛仰天號切唧唧母前若祭奠長吁數聲死沈氏埋之名孝鵝塚又兩京記載淨影寺僧慧遠養一鵝隨遠聽經遠入京晝夜鳴喚僧徒送至京及門放之自知遠房便入馴狎每聞講經入堂伏聽若說他事鳴翔而去如是六年忽一日哀叫庭宇不肯入堂二旬而慧遠卒二事

雖出稗官然驚性視他禽實馴善則昏禮取此理較爲長

改火

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明火不數變時疾必興嘗聞晉時有以洛陽火渡江者代代相續火色變青以此推之新火舊火理應有異師曠食飯知爲勞薪且炙酒煮藥石炭木炭及文武火性各不同其明驗矣人知宿水致疾故汲新泉而不知改火

雲谷同餘

卷四

五

隸書

古所謂隸書卽今之真書也今所謂隸書則古之八分書也秦時衡石程書文字日繁不能作篆之圖體故變古法而成轉折稜角之形然猶存篆體八分故謂之八分書未幾卽變爲今之真書矣以

其爲官府徒隸之用故曰隸書然獨施於案牘名法耳至如泰山繹山等碑則仍用篆至漢章帝朝并許草書行於官府然其名楷曰楷隸真曰真隸草曰草隸不離徒隸之名亦以明篆文之爲正耳嘗攷東魏大覺寺碑陰題云銀青光祿大夫臣韓毅隸書其字正今之真書也故庾肩吾及張懷瓘六體書論皆以隸爲真書自歐陽集古錄以八分爲隸世遂舉漢時石刻皆目爲漢隸而別今書爲

雲谷臥餘

卷四

六

烏聊山碑

烏聊山在吾郡城內一名駐蹕山舊傳明高帝嘗駐此故云山有廟祀越國汪公華廟正中墜一石橫潤丈許而高止三尺款類卧碑刻榜其上云皇帝聖旨江南等處行中書省照得徽州土主汪王

福佑一方載諸祀典本省大軍克復城池神兵助
順累著威靈厥功顯赫理宜崇敬除已恭迎神主
於天興翼祠祀外據祖廟殿庭省令行出榜曉諭
禁約諸色頭目官軍人等毋得於內安歇損壞屋
宇斫伐樹木拴繫馬匹牧養生育非理作踐以致
褻瀆神明如有似此違犯之人許諸人陳告痛行
斷罪仍責賠償所有榜文須議出給者龍鳳四年
七月 日 寶押 碑文皆正楷惟龍鳳四年月日作

雲谷卧餘

卷四

七

篆書而七月之七又作真書按至正乙未韓林兒
建國號宋紀元龍鳳丁酉七月胡大海取徽州改
爲興元府此龍鳳三年也至次年始有是榜郡人
不詳閱年月篆文至今以皇帝爲明大祖卽知者
亦不鮮年月用篆文之故疑是都人借皇帝聖旨
字以隆重廟祀而又嫌龍鳳之非真帝故以篆文
亂之一日偶憩廟中詢之主僧元榜見存取視之
紙色昏泯璽印髣髴莫辨真三百年物也其年號

乃是板印篆文而空其月上一字俾臨時填寫故
作真書而碑刻遂依其制時林兒分兵西略關陝
東下青齊而江南之事則委之明祖故頒給空榜
與諸帥得便宜行事耳林兒草竊一時建國凡十
二年遺制鮮有存者而此碑以神故乃歷代不廢
亦天幸矣

仙家歲月

世傳得仙者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若然縱使

雲谷卧餘

卷四

八

治一萬年僅得七十日耳人亦何樂而來仙哉列
仙傳又謂仙家一日是人世一年以此計之則萬
年者亦當未滿三十歲視顏回猶爲天促矣況如
鍾離藍呂輩迄今猶未及萬年也

晉不急君

春秋成公九年晉人執鄭伯鄭公孫申謀之曰我
出師以圍許爲將改立君者示晉不急君也明年
鄭伯歸按春秋時已有此等計畫漢高本此故歸

太公宋高遠此故下二聖

左傳文累

左氏之文每有數言居要辭簡意自足稱佳絕乃於下復綴以演說轉令人厭如齊侯將納鄭太子貳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奸終之無乃不可乎辭意已足而下多子不好父一段轉贅秦用孟明趙成子曰秦師又至將必避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下語俱贅可刪史駢不報賈季曰夫子

雲谷卧餘

卷四

九

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下贅介人之寵一段季文子出言僕曰見無禮於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也故自名言下之演說轉繁瑣可厭季孫患盜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下樓日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絕去之將何以能何繁複如是范宣子四叔向人皆擬樂王鮒能收之叔向日必祁大夫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讐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

下贅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三語何益子產諫范宣子重幣曰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浹浹也辭意切下之衍說轉迂泛晏子不受邑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下吾邑不足欲益之以郕殿乃足欲足欲下無日矣非惡富也恐失富也語極透徹何必再贅且夫富一段叔向稱子產曰辭之不可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

雲谷卧餘

卷四

十

諸侯賴之如此而止何等古峭號之會祁午請趙文子戒楚對曰武將以信爲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穠是茲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爲人下吾未能也下語之繁衍皆贅晏子諷景公省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卽此已足多贅何爲韓宣子適楚楚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晉境晉侯亦將弗逆叔向日楚辟我衷柰何效辟二語極簡明又贅詩書兩段反似賣聽子產距韓宣子

諸環曰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滋大下復贅曰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亦是蛇足齊侯與晏子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何如晏子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絕妙名言刪去爽鳩氏以下豈不更涵蓄有味他如楚夫人鄧曼對君曰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三句卽上文其謂君撫小民以信三句諸如此類不可悉舉孔子曰辭達

雲谷卧餘

卷四

主

而已矣已者止也爲文者固妙於能行尤妙於能止

佛狼機

今之砲名曰佛狼機人多不解其義近聞籌邊圖編始知佛狼機國名非器名也明正德間顧憲應祥署海道有大舶二直至廣城懷遠邑稱佛狼機國入貢使者名加必丹時武宗南巡使使謁會同館一年後遣去因遺此製遂以地名詭如驢稱

衛龜名僕句也

坎離義相對

離卦從來作附麗解看卦義太陋坎離陰陽之正性附麗有何深旨聖人乃爲立一卦乎愚謂麗字當作光燦鮮明之解蓋坎水則陷離火則明此最顯而可據者况象象六爻只有明義絕無附義作附麗者不知何據序卦陷必有所麗謂險陷之極必復爲光明其理甚大作附麗淺矣象傳若曰離

雲谷卧餘

卷四

主

者燦麗之義也燦麗而不本於貞恐爲過明之察今觀日月必燦麗於天有大德爲之敦也百穀草木必燦麗乎土有厚德爲之蕃也人之重明燦麗亦必原於道德之正則文明之化成矣麗乎正而化成則貞而亨矣何以又曰畜牝牛蓋二以柔德爲明而出之以中正之道也夫離麗之明疑於英察乃二以柔爲明且其明也不明以偏私而明乎中正皆順道也是以畜牝牛吉象辭無論已六爻

黃離以中爲明也。是離明不久也。離王公者明乎王公之道也。附麗之義從何插入。

狼筋

嘗見小說載一富人內室亡金詰群婢不承欲買狼筋治之一婢驚懼欲逃遂獲予不知狼筋何物且何以能察盜一日偶閱續博物志曰唐武宗四年官市郎中有疑爲狼筋者有老僧云貧道昔曾以一千於賈胡市得三枚狀如巨螭兩頭光帶黃

雲谷卧餘

卷四

七

色淫帥段祐宅失銀器十餘集奴婢環庭炙之蟲慄動有一女奴臉唇觸動乃竊器者云乃知作小說者淹博乃爾人不讀書雖小說亦有所不曉學可已乎哉續博物志稱爲晉李石撰然中載有南唐元宗事及開寶年號豈晉人而至宋尚存書成

成于宋代歟

攢喪

堪輿之書自郭璞葬經外毋慮充棟然皆論葬法

未有言攢厝者今葬事日增而吉地日少不得已

皆權攢以需之不知始自何時嘗考宋史紹興十

二年徽宗梓宮還自金禮官程敦厚上言仍攢官

之舊稱則莫能示通和之大信用因山之正典則

若忘本國之後圖臣以爲宜勿徇虛名當示大信

工部尚書莫將等乃言太史稱歲中不利大葬請

用明德故事權攢從之于是攢于昭慈皇后攢官

西北五十步昭慈者哲宗孟后也紹興元年四月

雲谷卧餘

卷四

七

崩遺詔擇近地權殯俟息兵歸塋園陵六月殯于會稽上亭鄉攢官攢厝之法蓋盛于此時然檀弓記孔子殯母于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爲塋也其慎也蓋殯也後間知其父始得合塋于防則先之殯亦是淺攢其來也久矣

宋代攢官

宋太宗明德后崩于真宗景德元年三月詳定園

陵宜在元德皇太后陵西本年九月權攢于沙臺

至二年十月十五日帝始詣攢官發引二十九日
塋畢掩皇堂是先攢而後塋矣至南宋高宗攢永
思陵孝宗攢永平陵哲宗孟后攢上亭鄉徽宗韋
后攢永祐陵高宗吳后攢永思陵孝宗吳后攢永
阜陵而史不紀其塋日是皆未塋也光寧理度諸
帝有陵名而不言攢塋然則楊璉真伽發諸陵取
寶藏豈以在淺土而易爲賊乎

天語亭

雲谷卧餘

卷四

主

今郡邑廳事前皆有小碑載兩俸兩祿民膏民脂
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四語覆以亭曰天語亭而不
知其出於蜀王孟昶蓋昶嘗爲誥頒諸邑云朕念
赤子肝食宵衣言之令長撫養惠綏政存三異道
在七絲驅雞爲理留犢爲規寬猛得所風俗可移
無令侵削無使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真是
切軍國是資朕之賞罰固不踰時爾俸爾祿民膏
民脂爲民父母莫不仁慈勉爲爾戒體朕深思宋

太宗摘其中四語以賜郡國立于廳事之南遂爲
今制

雲谷卧餘卷四

終

雲谷卧餘

卷四

主

雲谷卧餘

卷五目錄

梁元隋煬詩

貨殖傳之誣

口號

遠交近攻

馮煖三窟

孟嘗君

雲谷卧餘

卷五目錄

和頭

聽言之難

陶潛種秫

優孟象孫叔敖

北魏耻飲茗

符堅喜倭

李太白三帖

范曄進言之難

蔡澤

張丐說魯

玄宗不知兵

神女賦

蘓秦說齊

王斗

重剛不中

懷春詩疑非二南

雲谷卧餘

卷五目錄

范史傳酷吏之失

陳軫蛇足之言

公孫開說楚

燕代諫孟嘗入秦

雲谷卧餘卷五

古歛張習孔著

梁元隋煬詩

梁元帝詩有落星依遠戍斜月半平林隋煬帝詩有寒鴉千萬點流水遶孤村之句王元美稱爲絕唱佳境吾謂梁帝依字尚不妥至於寒鴉千萬點猶近粗氣似不如改作三四點爲有景蓋鴉以點言只可云三四若千萬則一片黑蔽於點字不相宜且與下句亦不稱也

雲谷卧餘

卷五

貨殖傳之証

太史公書昔人嘗其先黃老而後六經退處士而進奸雄此固其大端也然猶有誣誕不經者如貨殖傳稱子貢之富乃曰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夫以孔子大聖其至是邦而聞政自以至德感人豈藉子貢之勢乎甚矣其言之陋也

口號

唐詩題多有稱口號者號字皆讀去聲按說文號呼也口號者隨口所號呼猶云口占也則號當讀平聲

遼交近攻

范雎策秦其指在遼交而近攻謂韓魏爲天下之樞故以攻齊爲失計則所攻者當在韓魏矣然而語未終席聞王之欲親魏則曰卑辭重幣以事之

雲谷卧餘

卷五

二

不可則削地而賂之再不可然後舉兵伐之使韓魏可親遂將近交而遼攻乎非也雖所謂事與賂者皆攻也彼蓋知魏之木強必徂秦而肆其慢故欲先順而後伐之使彼之莫可解耳其所以收魏者豈頃刻忘乎而鮑彪之注嘗其矯辭非知睢者矣

馮煖三窟

戰國策馮煖爲孟嘗鑿三窟史記不載此語此太

史公有識也爰之游說梁齊使交聘孟嘗不過燕代爲耳茂之計固戰國通智也其立廟於薛則前此靖郭君已行之矣此二事何足以弭患乃曰爲相數十年無纖介之禍賴三窟之計乎孟嘗據薛擅強擁衆自同於諸侯閔王之弑孟嘗與焉齊之不廢孟嘗勢不可力不足耳非以其昔嘗致梁聘與有先王之廟也使齊能墮薛殺文而奉先王之廟何害於義而顧忌此歟固知三窟之說妄也

雲笈卽餘

卷五

三

孟嘗君

戰國四公子信陵救亡趙強弱魏春申諫秦以紓國難忘死以出太子此數事義最高雖有他敗行不相掩也平原錄錄無奇然亦未有顯惡所最無行者獨孟嘗君田文而孟嘗之名反藉甚於後世不可解也孟嘗世受國恩乃陰勸穰侯伐齊而許以所得於齊者賄之又亡齊相魏卽西會秦趙助燕以覆宗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信陵春申其肯

爲此乎至於舍人淫其夫人反以爲人之常情而弗禁大度不應至此其後以薛貳齊卒以不臣而孟嘗之譽無貶則以其養士市恩群口叔衆傳頌後世而莫之肯也邪說之害公巧利之賊義莫此爲甚吾故著之以爲世道人心救焉

和頭

字書有脉字注棺頭也胡戈切今俗亦謂棺兩頭木爲和頭適讀戰國策有云王季歷塋於楚山之

雲笈卽餘

卷五

附

尾樂水齒其墓見棺之前和則和頭之名其來久矣

聽言之難

司馬錯說秦惠文伐蜀曰蜀西僻之國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僻以狼逐羊也取其地得其財天下不以爲暴而又有誅暴禁亂之名秦聽之國益富強燕于說齊閔伐宋曰臣聞王者必誅暴禁亂今宋王射天管地此天下之無道伐之名則義寔則

利王何弗爲齊聽之而致于夫二子之言一也而成敗如此聽言者將何取哉不知言無異而受言之人則異有惠文之恭儉明察故可以闢國而有功若齊閔之昏悖雖得宋祗益其疾耳是以進言者當量其君之所能苟非其人盍亦反其本矣

陶潛種秫

陶淵明傳潛爲彭澤令公田悉令吏種秫妻子固請種秬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秬然歸

雲谷卮餘

卷五

五

去來辭序則云自免去職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云仲秋登種秫時耶若謂豫計來歲當然則妻子之固請亦大早計矣

優孟象孫叔敖

優孟象孫叔敖此必無之事孟與敖非孿子也卽抵掌談語習之歲餘不過得其語言態度耳面目聲氣豈可學而得耶敖子窮困負薪旦夕不能待孟乃需之歲餘爲此不可必之事亦迂甚矣孟既

北魏耻飲茗

嘗近王此歲餘豈匿不見耶歲餘之久豈無他道而計必出於此設王見其酷顙付之嬉笑而不命以相孟其謂何楚莊英主也孟之可相與否信之久矣豈以顙敖而命以相耶故曰此必無之事也

雲谷卮餘

卷五

六

夫羔羊之美全在於皮而吐人必去皮而食故韓熙載使北人問曰南朝何以不食剥皮羊荅曰以南朝出綾錦耳問者大慚此猶曰資其皮以衣耳至於茶之爲物清香美沁所謂一日不可無此君也而王肅在魏逢高祖之意乃謂茗不中與酪作奴浸成風尚遂與南人啜茗者相詬厲朝貴燕會雖設茗飲皆耻不復食惟江表殘民遠來降者飲焉夫不耻其不解茗味乃反以啜者爲耻此比

食棗卽耳不羨橄欖者其蠢尤甚也今南茶實北者歲數十萬石自貴賤無不喜茶其鑒別茶品尤精審塞外極西之人嗜茶尤甚至謂可代藥餌而魏氏入中國百餘年竟不識清芬風味誠異事哉

符堅喜佞

武后時爭獻祥瑞洛濱居民有獻一石於朝李昭德問其何所取對曰以其有赤心昭德叱曰洛水中石豈盡反耶天水姜平子仕於符堅堅宴群臣

雲谷卧餘

卷五

七

賦詩平子書丁字下直而不_一堅問其故荅曰屈下者不正之物不足以獻也堅悅擢上第按篆文丁字原不屈平子蓋偶用古字永堅問遂回衷以進佞耳且平子能盡所書之畫皆不屈耶堅明主也顧惑其飾說之佞又智出昭德下矣

李太白三帖

胡文穆記李白三帖其一乘興踏月西入酒家不覺人物而忘身在世外其二夜來月下卧醒花影

零亂滿人襟袖疑如濯魄水壺也其三樓虛月白秋宇物化於斯憑欄身世飛動把酒自忘此興何極予謂此三帖皆有取於月故其致清虛恍惚如蜃樓幻影略無實境太白人品詩品莫肖於此矣世固不妨有此一種以洒濯塵俗䟽達拘滯若謂人與詩皆當以此爲極恐其禍不減晉世清談也

范曄進言之難

范曄始見秦王情甚切而辭則迂故必三問不荅

雲谷卧餘

卷五

八

以悚王志使之靜聽而徐露其衷言使王初問而卽對以呂尚文王之說則王以爲迂泛而厭聽矣此最可想當日事情既稍進矣乃復引三王五霸烏獲賁育之死蓋一腔迫切摠以交疎而不敢深言第以一死字悚王俾知迫切之志其援古引今非故爲饒舌也蓋畧展其辨博使知非空疎無學者耳

蔡澤

蔡澤入秦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駿雄弘辨之士見秦王必相之而奪君位是以應侯與語不終日而動其聽其才固不可及矣然其入秦之初不過羈旅之士孰肯爲其宣言以撼相國卽此便見作用不凡後世子昂搥碎胡琴概亦近此

張丐說魯

魯助楚伐齊齊王患之張丐曰臣請使魯令中立

雲谷卽餘

卷五

九

見魯君曰齊楚之權敵也不用有魯無魯君豈如全衆而伺其後哉楚勝齊其士卒必敝其餘兵足以待天下齊勝楚其士卒亦敝而君以魯衆合敗楚以併齊則楚之見德甚大矣魯乃退師張子曰丐欲魯伺齊戰後而乘其敝其禍齊更酷矣然則丐第能暫緩魯師以欺齊而微其賞耳後世庸醫以輕粉治毒者其智固祖此又齊與燕戰秦使趙擊齊齊田嬰使人說趙曰君助燕擊齊齊必急急

必以地和於燕而身與趙戰矣然則君自爲燕束兵爲燕取地也君何不按兵勿出齊事緩必復與燕戰戰而勝兵罷敝趙可取唐曲逆不勝命懸於趙則是趙中立而割窮齊與疲燕也兩國之權懸於君矣此亦與張丐說魯同指皆是暴國情而釀遠禍暫居卻敵之功耳有臣如此國安得不危哉然揔是下莊刺虎之說有識共知未爲奇報

玄宗不知兵

雲谷卽餘

卷五

十

安祿山兵入陝哥舒翰堅壁以老之此萬全至計也時郭子儀李光弼屢破賊於河北賊將在洛者恟懼欲逃楊國忠疑翰圖已說帝趣翰進兵翰奏祿山習兵今羸師誘我若往正墮其計賊遠來利在速戰官軍提險利在堅守况賊勢日蹙將有內變因而乘之可不戰擒也要在成功何必務速郭李亦請引兵北取范陽覆其巢穴賊必內潰潼關大軍惟應固守以敝之而上入國忠言遣中使趣

戰項背相望輸不得已慟哭進兵遂潰若當時聽
翰計持重制勝不數月賊滅矣玄宗不揣敵情輕
趣冒進一敗復損遂貽累世戰爭之患賊雖亡而
藩鎮起訖以亡唐皆此一悞基之也原其始不過
由於國忠之患失而其害遂至亡國而不悟豈非
萬世之鑒歟

神女賦

容齋三筆曰宋玉高唐神女二賦甚得詩人風化

雲谷卧餘

卷五

七

之本前賦云楚襄王望高唐之上有雲氣問玉玉
曰昔者先王嘗遊高唐夢婦人願薦枕席王幸之
後賦云襄王既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夢與
神女遇復命玉賦之若如所言則是王父子皆與
此女荒淫殆近於聚麀之醜矣然其賦首雖極道
神女之美至其中則言神女欲就而復遠懷索清
而不可犯于是神女但與懷王交雖見夢於襄而
未及亂也玉之意可謂正矣余攷賦序夢神女者

王也非王也何得爲聚麀之疑哉蓋六臣文選譌
至爲王而李善注亦云王亦作玉是知其譌而未
及正也若云夢者是王則序中既述所夢之美不
應接王曰若此盛矣試爲寡人賦之也且體味篇
中語意玉以夢白王王問之而玉對於義乃合曰
白曰對苟移玉作王俱非體式矣至賦之將合而
離欲近而遠正玉自寫夢中景象故言之親切乃
爾蓋夢女者多有如此容齋乃謂發乎情止乎禮

雲谷卧餘

卷五

七

義恐近於痴人前說夢矣

蕩秦說齊

蕩秦說齊曰臨淄甚富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
彈琴鬪雞走犬六博踰踊者臨淄之中七萬戶臣
竊度之下戶二男子不待發於建縣而臨淄之卒
固已二十一萬矣余謂臨淄固云殷富然計戶發
卒二十一萬而臨淄之民盡矣以富逸之民盡籍
爲兵空國而戰險哉秦之誅國不仁哉秦之度民

也

王斗

王斗見齊宣王以爲斗趨王爲好勢王趨斗爲好士其自處若甚高然斗既曳裾王門度非無所求於王者王既虛懷承教何爲復盛氣崛強此小人之騰口說以要君者固戰國愴夫之習氣也所以來宣王無士之誚固有以窺其微矣後以尺穀爲喻王舉五人而齊國大治此著書者之諛詞也孟

雲谷卧餘

卷五

五

重剛不中

乾文言曰九四重剛而不中朱子謂九四非重剛重字疑衍非也乾卦上下皆剛三四在上下之間故皆曰重剛若曰陽爻陽位則初九獨非陽爻陽位乎要知重剛是好字面所謂乾乾也三之能警

楊四之能審慎俱從此來

懷春詩疑非二南

野有死麕三章細玩語氣未見爲貞潔自守也首章女先懷春以誨誘是吉士非無因而至也未章語其舒緩而來毋驚犬吠豈拒辭乎此或他國之詩而誤入於二南也

范史傳酷吏之失

後漢書大姓公孫丹以造宅而令子殺人既伏法

雲谷卧餘

卷五

五

其親黨三十餘人操兵詣府叫號強梗如此真不知有三尺矣郡相董宣悉收而殺之當時死丹之力猶能致宣下廷尉其勢可知宣無所懼而讀書自若且獨承其罪而不諉於書佐既得免湖陽公主蒼頭白晝殺人主庇之而與駱乘宣堅候其出當主前叱下格殺之主訴帝怒而碎首不辭及帝諭令謝主亦終不屈且死而甚貧此大賢也其治行豈在劉寵童恢下乎范曄乃傳宣於酷吏是無

倫矣大姓殺人其黨弄兵豪奴殺人貴王蔑法此豈可以優柔文教化之耶靖亂萌折強譴若宜者固有國之寶也此而謂之酷則善治者懼矣

陳軫蛇足之言

畫蛇贅足之喻乃陳軫之說楚將昭陽者其言曰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得八城欲復攻齊齊畏公甚公以是爲名亦足矣官之上非可重也戰勝而不止身且死爵且後歸猶爲蛇足也昭陽以爲

雲谷卧餘

卷五

七

然止攻齊張子曰謬哉陳軫之言乃昭陽亦非貞臣也人臣爲國豈以官無可加而遂輟其事歟戰國人心習於巧利故斯言得以中之忠臣誼士聞之未有不斥其奸者也

公孫開說楚

齊將封田嬰於薛楚王聞之怒將伐齊以沮之齊王有轍志公孫開爲嬰說楚曰魯宋事楚而齊不事者齊大而魯宋小也王旣利魯宋之小而不惡

齊大何歟夫齊之削地而封田嬰是其所以弱也

願王勿止王曰善因不沮齊封予初疑戰國之人何以能行其說於敵國及觀張丐魏處之言無非暴國情而釀遠禍敵之利也其言安得不讐哉如公孫開之說楚固已深中事情雖愚人亦知其當也況此時嬰已貳齊意必更有裏言輸楚楚何愛而不聽厥後襄王之世孟嘗寢強中立爲諸侯襄王患與連和開之言旣已驗矣獨恨開有此識何不語齊王以爲堅冰之戒顧乃以之利敵戰國人危險譎如此

雲谷卧餘

卷五

八

蘇代諫孟嘗入秦

孟嘗君將入秦止者千數而弗聽蘇代進說曰淄上有土偶人與桃梗語子東國桃梗也降水下淄水至流子而去漂漂者將何如今秦辟如虎口君入之臣不知所出矣孟嘗乃止夫桃梗土偶之說徒爲詖諧耳至於入不知出之論豈有諫者千數

而智皆不及此耶孟嘗何以皆弗聽也然則孟嘗
徒好諧謔而事理之是非利害一切憐憫者乎

雲谷卧餘卷五

終

雲谷卧餘

卷五

七

雲谷卧餘

卷六目錄

王莽朱溫

韓信不當勅敵

傳賢傳子

封建

古語有所本

李靖

雲谷卧餘

卷六目錄

沽酒

子郊不樂

丁謂拂鬚

唐追尊答縣

朱子釋詩

論文

名利

唐宗受佞

賀知章傳

木蘭

張由古

肩

雲谷卧餘

卷六目錄

上

雲谷卧餘卷六

王莽朱溫

古藏書孔著

王莽朱溫世所謂惡人也乃莽有賢子女溫有賢父兄其性特殊當莽隔邾衛氏莽子宇欲諫知不聽以莽信鬼神乃使人夜持血灑第門冀以威莽事覺下獄死莽女爲孝平后帝崩年始十餘歲有節操自劉氏廢常稱疾不朝會莽敬憚哀傷欲嫁之令成新公孫建世子修飾將醫往問疾后大怒鞭笞其旁侍御因發病不肯起朱溫父誠以五經教授鄉里號朱五經溫爲節度其母王氏猶傭食蕭縣劉家及歸溫舉觴壽母曰父平生讀書不登一第有子爲節度使無忝先人矣母惻然良久曰汝能至此可謂英特然行義未必如先人也溫篡位之日與宗戚飲博酒酣其兄全昱忽投瓊擊盆中迸散睨曰朱三爾礪山一百姓從黃巢爲盜天

子用汝爲四鎮節度使於汝何負而滅唐家三百
年社稷行見汝族赤矣尚何博爲以大逆之門賢
愚不類如此則有性善有性不善之說未可謂盡
非也

韓信不當勅敵

漢高用蕭何言拜韓信大將兵事一當屬信漢王
之東信爲首謀東方之事固信事也乃漢之魏雍
戰章邯降欣翳擊韓降鄭昌皆曹參周勃韓王信

雲谷卧餘

卷六

七

輩轉鬪而前不聞信効一力出一謀也及漢發秦
義帝傳檄東伐事莫大於此者此時信皆安在耶
漢王既取彭城盡收美人貨賂羽乘怒而至此時
非信莫可當羽而睢水之戰漢大敗王僅以身免
則建大將何爲哉漢王窮蹙投呂后兄轉徙榮陽
蕭何發關中老弱詣軍信此時始收兵與漢王會
兵乃復振當漢王圍三匝時使無大風晝晦已死
圍中矣豈不辱登壇一拜乎魏趙燕齊自守虜耳

不必惡惟羽爲勅敵漢已定三秦何不使信建大
將旗鼓而東舉衆沙拔幟之奇移而用之于羽兩
雄相當蓋必有可觀也漢有大將而不以當勅敵
信受大將任而不自請當勅敵誠事機之一憾也

傳賢傳子

萬章曰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若謂
上世皆傳賢至禹而始躬爲傳子也予按古史三
皇首伏羲伏羲氏既衰共工氏伯九州其後炎帝

雲谷卧餘

卷六

三

神農氏興而伏羲之子孫不可復紀則伏羲未嘗
傳賢也神農之子柱能殖百穀子孫傳世爲黃帝
所滅黃帝亦神農之後神農世衰諸侯相侵伐而
蚩尤最爲暴炎帝欲侵凌諸侯咸歸黃帝黃
帝修德振兵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
得志代神農氏是炎帝神農未嘗傳賢也堯之父
爲帝嚳高辛氏嚳崩子摯立亦傳子也摯不善崩
弟堯立此亦兄終弟及耳非傳賢也由是言之傳

賢實自堯始傳子則自三皇五帝未之有改也乃以爲禹德始衰何也

封建

置封建者古聖王也廢封建者秦政李斯也柳子厚紂封建而信郡縣蘓子瞻宗之子由古史又推廣子瞻之說予嘗著論二篇辨之意尚有未盡者今夫紂封建者謂利大而起爭指春秋戰國五霸七雄及漢之戊渾晉之倫頴爲證不知惟其爲五

雲谷卧餘

卷六

四

霸七雄戊渾倫頴斯爲害耳吾所謂利者利於封建多後世之害者害於封建少今按海內疆域爲邑者不過千餘并州衛寨所約二千止矣而禹時執玉帛者萬國大者不過二三十里至周猶有千八百國視今僅一小縣耳大司馬掌九伐之法歲布政於邦國都鄙而且振旅蒞舍治兵大閱所以增皇靈而威列服者其制甚備諸侯之不率者變置夷滅若後世之處一吏耳何亂之敢爲漢幸滅

秦不深惟古法所封惟功臣子弟大者兼數圻蓄兵甲招致奸人豪勇朝廷不復禁制安得而不亂然朝廷原無禁制之術惟當少與之地使其力自不能驕駕天子居重以御之豈不與三代同治哉今也不然厚其力而藉以能爲之勢而又多蓄疑以防之安得有善後之理乎所謂富貴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由是海內鼎沸乃以咎封建之不善是不知惟其本也

雲谷卧餘

卷六

五

古語有所本

古語奇崛者亦有所本十九首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本於伍負河上歌胡馬望北風而走越鷺向南日而熙誰不愛其所近悲其所思乎曹植書過屠門而大嚼本於古語人聞長安樂則出門而西向笑知肉味美則對屠門而大嚼見桓子新論杜詩自注俚語城南韋杜去天尺五本於古語武功太白去天三百孤雲兩角去天一握唐代宗

論郭子儀不凝不聾不成家翁本慎子不聰不明不能爲王不瞽不聾不能爲翁李斯阿二世城高五丈樓季不輕犯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犂牧其上本古諺深不絕涓泉稚子浴其淵高不絕丘陵跛羊游其巔見劉子

李靖

唐高祖破長安獲李靖欲殺之資治通鑑惟云靖素與淵有隙不言所隙何事唐書李靖傳言靖爲

雲谷卽餘

卷六

太

馬邑丞時高祖擊突厥靖察其有異志自鎖上憲變將詣江都若曰此其所以隙耳乃通鑑注考異謂太宗謀起兵高祖尚未之知既知猶不從當擊突厥時何遽察其異志而上憲變乎此論是矣然亦不知所隙史言靖歸誠後建功授開府高祖猶陰勅陝督許紹斬靖賴紹密諫而免及破賊奏功高祖悅謂公卿使功不如使過李靖果展其効手勅靖曰既往不咎舊事吾久忘之夫上變未達有

何漢隙久猶介介其非爲此明矣偶閱劉肅唐世說載高祖起兵太原李靖與衛文昇守長安乃收皇族害之皇族謂高祖宗親帝破長安卽欲斬靖其隙在此無疑而新舊唐書皆不載肅唐人紀本朝事必有所據惜正史之不備也

沽酒

詩伐木章有酒湑我無酒酤我毛氏注謂一宿酒日酤其意以爲酒熟則釀而飲無酒卽一宿未熟

雲谷卽餘

卷六

七

者亦可縮以飲也都穆聽雨紀談據此以證孔子不食沽酒市脯以沽爲非買亦是一宿酒且曰三代無沽酒者至漢武時方有權酒予觀周禮司醴掌憲市之禁令其以屬遊飲食於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殺之以屬遊飲食蓋若今之群飲無度者則爲飲酒於市明矣安得謂三代無沽酒事耶

子卯不樂

檀弓杜蕢曰子卯不樂注集紂以乙卯甲子日死

謂之疾日故君不舉樂云夫桀紂毒痛四海湯武
爲民取殘獨夫授首之日卽聖王繼統之期此當
慶而不當疾也而周人猶爲之制忌蓋繼代之際
聖心惻焉唐之數百年而無改武周忠厚之至也
禮記云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其意畧
與此同

丁謂拂鬚

丁寇之繫啟於拂鬚是固萊公之過也小人能恭

雲谷卧餘

卷六

八

敬君子無論其誠僞當容受而化誨之使之潛移
默感而不害於正斯已耳在否之二曰包承小人
吉妒之二曰包有魚无咎不利賓四曰包無魚起
凶蓋小人能承順君子固聖人之所許也而君子
不能包小人實君子之過古之敬賢有進履結襪
擁篲御車割牲體而操几杖者何獨致嫌於拂鬚
哉縱萊公覺其媚心鄙而踈之可耳乃折之以不
堪之言使日後朋黨之罪并中於李迪此所謂包

無魚而及賓矣春秋責備賢者吾是以置丁而過
寇

唐追尊咎繇

舜五臣禹既躬有天下稷之後周契之後商益之
後秦皆有天下獨咎繇無聞後人謂咎繇爲刑官
違上帝好生意故獨異於四臣偶閱唐史玄宗天
寶二年追尊咎繇爲德明皇帝以咎繇常爲理官
李姓之所自出故唐祖之此事世鮮知者特爲拈

雲谷卧餘

卷六

九

出

朱子釋詩

卷耳詩序曰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
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内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
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故毛傳鄭箋皆
以僕馬之勞指行役之臣言而后妃贊夫子酌酒
以勞之也自朱子以爲后妃思念其君子而前說
遂廢然朱子初說見於東萊讀詩記者于未章亦

曰極道勤勞嗟歎之狀諷其君子當厚其恩意無窮已之詞也則亦與毛鄭恤下之說同矣按朱子序東萊讀詩記曰此書所謂朱氏者實熹少時淺陋之說而伯恭俱有取焉其後歷時既久自知其說有所未安方將相與反復以求真是之歸而伯恭已下世矣此序作於淳熙壬寅而集傳先成於淳熙丁酉朱子蓋欲更定呂記而不及也是以其說之不同者甚多如裳裳者華卒章朱子以左宜雲谷即餘

卷六

十

右有之君子指諸侯之先世而子孫肖似之今集傳皆不然也

論文

近有人論文曰名公之文多罵而少諛夫少諛是矣謂多罵非也蓋名公之地步高其下視一切鮮與儕者如其人而直之非諛則責遂見以爲似罵爾若返之送文暢廖道士東坡記凌虛臺寶繪堂之類是也後學之士所處未至卓絕故自叙不得

不約而於人不敢以教實相加文品之卑遂亦坐是然古人亦文亦有以罵爲高者歐公花品序以洛陽爲天地中草木得中氣之和故獨異他方此說未嘗不佳而猶以爲平而無奇故罵之以元氣之病而偏故有甚美甚惡而爲草木之妖怪此以罵爲高者也若今人作此題惟有極贊牡丹之美而已雖然有意以罵爲高吾不謂高也必也其地步果尊推之爲文如其人其事以直之而教責自見雲谷即餘

卷六

十一

斯爲真高耳

名利

好名與好利雖曰其弊相等然兩者實爲背馳好名者有所不爲好利者無所不爲好名者欲求人知好利者惟恐人知好名者常爲益人事好利者常爲損人事好名者事在天下好利者事止一己由此言之何可比好名者於好利哉今世苟有好名者是救時藥石也

唐宗受佞

嘗聞一縉紳謂門客曰世人多好人奉我所不解客曰獨公不好奉耳縉紳欣然以爲知己而不知已爲此客所奉矣其佞人之難遠也唐太宗玩禁中樹曰此嘉木也字文士及從旁嘆美無已太宗正色曰魏徵常勸我遠佞人不識佞人爲誰意常疑汝乃今信然士及謝曰南衙群臣面折廷諍陛下曾不得舉手令臣幸在左右若不少有將順雲谷卽餘

卷六

主

賀知章傳

新唐書改易劉昫所撰其所更置謂必確當然亦有未愜者如賀知章傳舊書置於文苑以知章之才爲當時所愛慕也新書改置於隱逸傳中夫知章因病恍惚乞爲道士賜鑑湖年已八十五六矣

前此在官惟縱誕耳未嘗隱也耄耋去官乃謂之隱則老婦失天不嫁亦謂之節可乎不知其改文苑而入隱逸何所取也

木蘭

木蘭花爲詞人常用之語一日問人爲何花竟無知者楚辭朝搴阰之木蘭注木蘭去皮不死亦不知爲今之何樹古詩輟言蘭舟蘭楫蘭漿皆木蘭也燕州刺史張博於木蘭堂宴客陸龜蒙賦詩幾

雲谷卽餘

卷六

主

度木蘭船上望不知原是此花身江州有木蘭洲傳聞魯班曾用木蘭造船於此則木蘭之可爲舟楫久矣其用當廣何今竟未見耶徐文長路史木蘭花表紫而裡白生於深山者尤大可以爲船按花之表紫裡白亦罕見惟辛夷耳辛夷一名木筆豈木筆卽木蘭耶然辛夷未見有大可任舟楫者或深山有之我未之見耶王元美宛委餘編云古有木蘭而無玉蘭今則有玉蘭而無木蘭亦引陸

龜蒙詩謂蕪州木蘭堂其花樹最雄至宋末始萎
故知木蘭卽玉蘭然元美生明嘉靖間去宋未遠
矣何以見其卽玉蘭也元美又引楊備詩云木蘭
枝密樹仍高堂下花光照節旄列鼎重茵歌舞地
金章同色使君袍則其花又似慘紫非純白者此
言花色與徐說同則謂木蘭是辛夷者近之然予
攷晉成公綬木蘭賦曰許昌西園中木蘭樹余往
觀之遂爲賦曰覽衆樹之列植嘉木蘭之殊觀至
于元冥授節猛寒嚴烈戕戕堅冰霏霏白雪木應
霜而枯零草隨風而摧折顧青翠之茂葉繁旖旎
之弱條諒抗節而矯時獨滋茂而不凋則木蘭冬
榮賦語明甚辛夷玉蘭望秋而零者也其非木蘭
審矣曲名有賦字木蘭花何古之言木蘭甚多而
今竟不識爲何種誠可異也

張由古

張由古於衆中歎班固文章甚佳惜不入文選衆

對以三都燕然等篇由古曰此是班孟堅非固也
此語今人都編入笑林予謂笑由古者要當自審
古有相馬而誤稱驪黃牝牡者由古特失檢其名
耳然能識班文之佳且又讀文選竟以視今之淺
學實爲優矣後生輩雖能辨古人名未必知其文
且亦未必全讀文選也

扇

陸文量菽園禠記謂今之摺疊扇一名撒扇始於

雲谷卽餘

卷六

七

明永樂中成祖見朝鮮所貢松扇而絢製前此皆
團扇無摺疊者陳眉公太平清話亦云然予考喪
大記黼妻畫妻注形似扇文公家禮繪圖亦下狹
上寬頗類今撒扇形若古扇皆團則注妻者何團
物不可擬乃曰似扇乎或曰黼妻畫妻言似扇者
以其有柄執以障人若掌扇然非取其下狹上寬
予又考檀弓云周人牆置妻此妻入壙非可柄也
蓋棺製底短蓋長牆之上下必齊底蓋妻以障牆

則度亦同之觀此古扇不盡圖信矣但摺疊與否
無可考耳

雲谷臥餘卷六終

雲谷臥餘

卷六

天

雲谷臥餘

卷七日錄

孔子雙相之射

禮雜記之謬

禮堦辭昏之謬

科舉

伏突

私謚

雲谷臥餘

卷七日錄

飲馬長城窟行

監軍

魏徵

高宗夢傳說

表字

姦人引經術

月蝕

孟子對梁王

清議

閏古編詞

夏正

三正

疑周末改月

春秋紀年

雲谷卧餘

卷七目錄

雲谷卧餘卷七

孔子嬰相之射

古欽張習孔著

雲谷卧餘

卷七

孔子射於嬰相之圃觀者如堵使子路延賓先以
責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皆不得入于
是去者半既入而序賓使公罔之裘揚觶曰幼壯
孝弟耆耄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俟死者在此位去
者益衆又使序點揚觶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
耄期稱道不亂者在此位蓋僅有存者注謂裘之
言尚踈點之言愈密則非其人者自退矣吾于此
而見春秋人心猶直也人能孝弟好禮不從流俗
大本已立無所歉於賓序矣而猶自審或不能要
終于耄期將欲與于禮射而不敢凡此去者是大
賢也若後世人藏其心孰肯自獻豈無矯語孝弟
僞稱好禮而冒然與司寇相揖讓者乎故曰春秋
之人心直也雖然此非孔子之言也弧矢夾拾之

事豈耄耋垂死之人所能任乎此蓋令其自審日後能終身不變否也孔子嘗曰與其進也不保其往也豈有序賓而豫責之耄耋之後乎况此入者既許之以孝弟好禮不從流俗在此位矣又復進而求之聖人與人為善之心不若是之刻也故曰非孔子之言也

禮雜記之謬

中庸曰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蓋葬

雲谷卧餘

卷七

二

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此制最為折衷乃雜記曰大夫為其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則是夏禹之郊縣周武之祀文皆不得用天子之禮也中庸雜記皆列於禮記中而表井不同如此

禮壻辭昏之謬

禮記曾子問篇有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壻之父毋死已奠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

之喪不得嗣為兄弟某字是伯父之名不得嗣為兄弟者言繼此不得為夫婦也大婦同等有兄弟之義亦親之之辭不曰夫婦者未成昏姻也使某致命此某使者之名致如致仕之致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謂致還其許昏之命也

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張子曰此非孔氏之言也昏禮合二姓之好以綿繼嗣父母死於家於女氏無仇也既免喪而離昏何為也哉且所納幣固父母之命物也生則聘之歿則使其更嫁人者有雲谷卧餘

卷七

三

科舉

朱子嘗曰科舉壞人心術故其議學校貢舉謂今之為法其所以教者既不本於德行之實而所謂

藝者又皆無用之空言至於其弊則所謂空言者又皆怪妄無稽而適以敗壞學者之心志是以人才日衰風俗日薄近代歸震川與潘子實書曰科舉之學驅一世於利祿之中而成一番人材世道其弊已極士方沒首濡溺於其間無復知有人生當爲之事榮辱得喪纏綿繁繫不可解脫以至老死而不悟二公之言深中應舉士子之弊蓋奔趨既久僥倖者不知反而營競者不知慚舉世相習雲谷卧餘

卷七

附

於駟猶攘攬之風公然言之而無忌也近日言路諸君頗有請用徵辟德行之說雖未見舉行寔爲世道人心旋轉之一機也

伏哭

史言李光弼將戰內刀於鞞曰戰危事吾位三公不可辱於賊萬有一不捷當自到偶閱顏魯公作光弼神道碑曰每臨陣常貯伏哭於鞞中義不受辱乃知伏哭刀名也穀梁孟勞人猶知之此則世

鮮知者聊記於此

私謚

禮曰謚以尊名節以壹惠人主待臣之重典也陳寔之謚文範范丹之謚貞節非出君命已爲僭禮猶曰自大臣錫之乃夏恭之謚宜明朱頤之謚貞宜朱穆之謚文忠劉峻之謚玄靖王通之謚文中皆出自門人鄉里之私後世沿之遂爲故事越禮甚矣曾子問曰賤不誅貴幼不誅長禮也惟天子

雲谷卧餘

卷七

五

稱天以誅之誅尚不可況易名之典可以卑命尊乎張載門人欲踵舊習而謚其師司馬溫公曰孔子之沒哀公誅之不聞弟子復爲之謚與其以陳文穆陶靖節王文中孟貞曜爲比曷若以孔子爲比乎善乎此言其議卓矣

飲馬長城窟行

文選載古樂府四首呂延濟注曰名字唐滅不知其作者故稱古辭今觀飲馬長城窟一首蔡伯喈

有之昭明太古未遠而中郎集久傳於世何以
唐六臣皆未知耶其辭曰青青河畔草絲絲思遠
道遠道不可思夙昔夢見之夢見在我傍忽覺在
他鄉他鄉各異縣展轉不可見枯桑知天風海水
知天寒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爲言客從遠方來遺
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書
書中竟何如上有加餐食下有長相憶李善等注
以首八句爲婦人思其良人是也此後十二句皆
雲谷卧餘 卷七 太
以爲婦人作悞矣此詩本非一人之言枯桑四句
當更爲一章客從八句當更爲一章枯桑章言枯
桑無枝葉海水無畔畔天風天寒無所障庇其苦
自知而已今與衆同行而各自取媚孰肯爲予言
而知予苦哉此士不得志者之作也李善注爲念
夫君之風寒有何情味若末篇八句分明丈夫語
氣若作女子豈不招瓜李之嫌乎此又說詩者所
當知也

監軍

唐每以宦者監軍由天子不信其臣特以宦者爲
可托腹心耳此風自漢已有之馮緄爲國大臣當
征蠻寇乃願請中常侍一人監軍財費蓋以前此
所遣將帥宦官輒陷以耗折軍資縱懼爲所中故
請監以自明此臣不能信其君也君不信臣臣不
信君而皆寄其權於宦寺漸之所積遂成重勢漢
唐之亡皆由此也哀哉

雲谷卧餘

卷七

七

魏徵

唐太宗弄鵲見魏徵至匿於懷徵覺之故奏事久
鵲死於懷世以爲美談余謂人臣事君有犯無隱
君有過則當諫豈可故匿其情而行以機詐哉且
過在帝不在鵲帝以徵爲可欺好鵲之心未改也
一鵲死而百鵲至于禽荒何懲乎徵他諷諫皆善
若茲事吾無取焉

高宗夢傳說

嘗疑高宗夢傳說審厥象而旁求雖繪畫之事自古有之然古人渾樸未必能如今之寫生家也使形神之間有一不合其不至買璞得鼠也幾希矣及閱羅泌路史有曰太公之賢文王雅知之又懼世之不知而我異故托之卜胥靡之賢武丁亦知之而天下未之知故不得不托之夢此說近於術數機詐非君子所當言然審象之疑可以稍釋亦不妨存此一段異論也

雲谷卧餘

卷七

八

表字

禮曰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故春秋以稱字爲榮自古同輩相稱皆以字至有稱名者見諸詩文殊爲典雅近世以來諛佞成俗直稱表號以爲簡慢遂僅呼一字而以翁老承之雖少年稚子無不蒙此稱者禮父母存恒言不稱老今者在子舍而居尊長之名當冲幼而甘衰耄之目豈非近於不祥乎至形之文翰詩題之間其俗陋又不待言矣

姦人引經術

三桓諷魯作三軍合周禮矣其志乃欲卑公室而奪之權曹操諷漢復九州合禹貢矣其志乃欲廣冀州而益其地晉曲沃莊伯用夏正合人統矣其心乃欲自立元姦人欲濟其邪謀者未嘗不引經術也此言得之唐庚氏

月蝕

十月之交言日月之食朱注謂晦朔而日月之合

雲谷卧餘

卷七

九

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爲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爲之食夫月掩日爲日蝕是矣若日月相對其間徑天何遂相及且月蝕常在深夜日月雖相對中隔大地卅洲月何爲而蝕哉今曆家推算時刻必應然能知蝕之時未能明蝕之故也至詞人爲妖蠶之說又曰地影尤爲無稽矣

孟子對梁王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何以利吾國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夫王之所謂利蓋欲益吾國耳非指財賄也孟子遂推之于上下交征萬取千千取百不爲不多是以財賄言矣王不善辭故爲孟子所折耳其寔爲國者非利卽害苟利社稷孰不欲圖之乎易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待不言所利耳王以利爲言所謂先生之號則不可也

雲谷卧餘

卷七

十

清議

清議之繫於名教重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蓋周初盛時列國美惡形爲風謠王者時巡而采之善有所勸而惡有所畏寓法度於清議之中周之盛世然也自天子不巡狩雖有詩而太史不陳第作輟於士女之口其勢微矣故孔子作春秋使其行事著之簡策庶以作其懼也觀之寧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無

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寧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乃知清議之懾人至死而不怠也此孔子本舊史修之以繼采風其功於世道人心豈眇也哉

閱古編詞

盛仲交閱古編載霜天曉角詞二首不知何人作詞曰功名大小天已安排了何用百般機巧榮休

雲谷卧餘

卷七

十一

喜辱休惱 開先謝早此理人知少萬事算來由命聽自然真箇好 榮枯得失大已安排畢何用苦勞心力得一日過一日 泰來否極機巧終何益萬事付之一笑前程事暗如漆此詞焦弱侯漢取之予意尚有未了亦作二闕云人生在世各有當爲事窮達都無二致方寸地原如是 心心志志惟恐衰年至散誕光陰過了身後恨難安置榮華福分造物先排定這箇何須君論只一事難

推命 委心任運 遜世誠無悶 此際際須分別休
一味圖乾淨

夏正

或問歲首建寅始於夏乎 張子曰帝堯分命羲和
殷正四時卽以春夏秋冬爲序必無分割一時以
爲歲首之理于春日平秩東作于冬日平在朔易
作起也朔易冬月歲事已畢除舊更新所當改易
之事也是唐之建寅可以理推也舜二月東巡五
雲谷卽餘

卷七

圭

月南八月西十有一月朔蓋用四時之中泄四岳
然後歸而以季冬格祖孟春改歲首尾各餘一月
若建他辰則四方不應四時非聖人大明終始平
秩燮和之道矣是虞之建寅可以理推也孔叢子
載子思之言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殷周之
王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若云天時之改
耳故不相因也夫受禪於人者則襲其統受命於
天者則革之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孔鮒

生周末去子思四世耳其言可信由此觀之寅爲
歲首非始於夏矣

三正

甘誓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蔡注曰三正者
子丑寅之正怠棄者不用正朔也三正迭建其來
久矣子丑之建唐虞之前當已有之愚謂此說非
是諸侯惟當奉一王之正朔耳若彼二正旣已革
移何爲而責其怠棄也愚嘗以意解之三正或指

雲谷卽餘

卷七

圭

歲月日歲有首月有朔日有晨怠棄云者或是不
迎春不視朔興居失時俾晝作夜之類庶與怠棄
意合然不敢自謂是也

疑周末改月

三正之說非正月也猶言三統耳正月必建寅二
代皆然惟以子丑月爲歲首紀年耳如商則云元
年十二月正月二月以至十一月爲歲終然後更
稱一年是也改正朔不改月數書經蔡注辨之詳

矣若詩之四月維夏六月徂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皆夏月也漢承秦制以亥月爲歲首故漢書史記紀年皆從十月始至武帝太初元年始用公孫卿壺遂司馬遷言用正月爲歲首是從前改正朔不改月數之證也然孟子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與梁成七八月之間旱七八月之間雨集皆非夏時吾反覆求之而不得其說因謬度之豈周末時王嘗改月數以從正朔乎抑戰國僭王有自改雲谷卧餘

卷七

古

春秋紀年

改正朔不改月數先儒固有是言也前說備矣然反覆參稽終有未了夫所謂改正朔不改月數者謂以子月爲歲首專用之以紀年至於四時月數行政布令一切皆從夏制故於詩書禮記之文庶幾皆合爾然春秋正紀年之書也而正月之上冠以春王則非建子月矣是編年亦從夏制矣胡氏曰春秋天子之事以夏時冠周月垂法後世此見諸行事之驗也其意以爲孔子以天子之事自居雲谷卧餘

卷七

古

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注夏時卽今夏小正之書雖未必然然亦與論語之解者別矣安知夏時之云不指治曆置閏撫辰敬授類耶不又指乘轡輅駕蒼龍布德和令雩儺宣閉等耶後世以爲夏時定指月建故于詩禮春秋觸處牴牾苟作此觀則孔子無位而改朔之嫌亦可以暢然矣然則孟子之說云何曰此愚所謂周末時王戰國僭王或

雲谷卧餘

卷七

六

有改易皆不可知故朱子亦曰或是當時二者並行惟人所用亦與改易之說義幾有合

雲谷卧餘卷七終

雲谷卧餘

卷八目錄

莊子

又

飲租戶

樂天題老莊

遺金閒志

方虛谷桃源行

雲谷卧餘

卷八目

七

孫登

立國非恃兵力

晉臣論衣袂

齊桓伐陳

魏孝文好文

孫巨源

子由晉論

邵子數學

魏主不喜顯諫

郝字音義

雲谷卧餘

卷八目錄

二

雲谷卧餘卷八

古歛張習孔著

莊子

莊子之意非不善也彼見末世機巧變詐法度繁密流毒無盡故欲返一世於渾樸無爲而同歸乎大公之域而不知勢有所不能也今夫浮江海者惟當修檣柁戒衣衲以隨時救備耳如欲返於混沌未開之先無天無地無江無海吾豈不深願然

雲谷卧餘

卷八

十

世既至元會開闢之後矣慨然圖復混沌寧渠能乎莊子之欲廢禮樂政刑是生長乎海國而不修檣柁者也司馬公曰好個僕却被蕪學士教壞此莊子志也不知蕪學士豈好教壞此僕乎何魯木訥疎莽淺露必至于廢主之事事廢而奸兇乘之禍不可止矣聖人之設禮樂政刑與蕪學士之教僕細推之皆一理爾聖人豈不欲合斯人而返之于循蜚因提之世而滔滔者必有所不能故聖人

不務爲逐古之空懷而但爲救備之寔事若莊子者徒托之空懷而已今夫牛羊並牧不以大而欺小鳩鵲同巢不以巧而弄拙此淳乎循蜚因提之風也而冥司于人之爲惡者始罰而爲異類次者使如別者之王駢暴露之體儼信如莊子之說是鬼神以爲罰莊子以爲賞也說者曰莊子之旨不若是粗也郭象有言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要而明內聖外王之道是則莊子也曰莊

大盜吾知其不能矣蓋莊子之學純乎禪宗得其精者可以自爲而不可以治世者也

又

古今論莊子者多矣王介甫曰昔先王之澤至莊子之時竭矣天下之俗僞詐大作質樸並散雖學士大夫未有知貴已賤物之道者也莊子病之思以其說矯天下之僞而歸之于正以爲仁義禮樂皆不足以正之故同是非齊彼我一利害以足乎心爲得既以其說矯僞又懼來世之遂實吾說而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也於是於卒篇自解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達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由此觀之莊子豈不知聖人者哉蘧子瞻曰莊子善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爲法耳其言皆是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焦游園曰莊子一書以明道也儒之誣道不離仁義禮樂莊子絕而棄之疑于不類乃其意以爲仁義禮

樂道也而世儒之所謂仁義禮樂者迹也執其迹不知其所以迹道何由明故不得已損而棄焉使人知道也者立象先超繫表庶幾能進而求之也乎凡此皆欲援莊以合儒其意欲尊莊子而皆莊子之所不受者也吾謂莊子本是禪宗循其道可以了生死脫輪迴當時佛法雖未入中國然天地間原有此一種道理故萬里之外豫獲其同然之心如德充符篇所言不知耳目之所宜而游心乎

雲谷卧餘

卷八

四

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與夫守宗保始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等語皆心經妙解楞嚴宗旨也而勇士一夫雄入九軍尤見當下直捷由此觀之南華豈淺近之理乎然不必與吾儒規規牽合合處固多門風自別

飲租戶

辛丑壬寅頻歲大旱吾有數十畝在西南之鄉遂不遣人徵租良農斲溉有方猶得少獲尚自有送

徵租至門者雖不足什之一二然亦見野人之忠懷矣因念劉彥猗飲租戶詩云我病不任耕歲收仰徵租蒙成每自愧一飽便有餘連觴使之醺醉語謙叫呼野人無他腸吾輩恐不如誦此可想見前輩風味而今之虐用佃人者可愧矣

樂天題老莊

白樂天題老子云言者不知知者默此語吾聞于老君若造老君是知者如何自著五千文題莊子

雲谷卧餘

卷八

五

云莊生齊物同歸一我道同中有不同遂性逍遙雖一致鸞鳳終較勝蚺虫詩語雖俚頗能使兩公結舌

遺金閒志

程伊川遺金閒志云元豐庚申予行至雍華閒關西學者相從者六七人予以千錢挂馬鞍比就舍則亡矣僕夫曰非晨裝而忘之則涉水而墜之矣予不覺嗟曰千錢可惜坐中二人者應曰千錢失

去甚可惜也次一人曰千錢微物何足爲意後一人曰水中囊巾可以一視人亡人得又何歎乎予曰人得之乃非亾也吾歎夫有用之物若沉水中則不復爲用矣至雍以語與叔曰人之器識固不同自上聖至于下愚不知有幾等同行者數人耳其不同如此也與叔曰夫數子者之言如何予曰最後者善與叔曰誠善矣然觀先王之言則見其有體而無用也予因書而志之予觀宋儒類多於此等處着意識繞着意識便損天真後人矯飾詐僞皆濫觴乎此也若等其優劣則伊川不覺二字乃是聖根次二人以爲甚可惜雖漸入泰甚猶不失爲真也又後者以爲不足惜又後者遂作一篇道學語皆有意爲之而天真滅矣此數人者遇題便作而伊川與叔又爲主司而去取之以此爲教遂將驅門人之精神皆聚于此能無弊乎若孔子則不然拱而尚右者則直以教之蓋爲學者無事

此形似摹仿之間也

方虛谷桃源行

宋知建德府方回宋亡納土降元仕至通議大夫時論多責以大義回著說辨之曰丙午春二月六日奉太皇太后嗣君詔書是爲至元十三年始行在所宰執大臣以嗣君名具表納土送璽於臯亭山在正月十八日軍馬入臨安府易守任二十日回猶堅守孤城半月餘王郎中世英蕭郎中都提

亦異於孔子之論人矣張子曰國亡與亡臣之正也納土以全生靈特不得爲高節耳然滔滔皆是亦何足爲罪哉乃世責回之深者以固素以高節自負耳嘗觀其桃源行序云避秦非秦人乃楚人也痛其君國之下不忍其身爲仇人役力未足以誅秦故去而隱山中爾王介甫知有父子無君臣之句尤爲悖理淵明豈輕于作此記亦私痛晉之士大夫翻然仕劉裕而無耻耳特作桃源行書

雲谷臥餘

卷八

八

諸壁而刊之曰佩蘭騷人藁魚腹章華臺傾走麋鹿祖龍南遊萬事非腸斷沅江爲誰綠王孫公子入函關半作長城鬼不還委質良難身死易長歌深入桃源山姬周以義興夷齊用爲耻懷王歿于欺此恨痛入髓方不如虎狼固有去之爾向來長往人素心政如此俗人不識呼爲仙謂無君臣義欺天慷慨襄裳睨東海不見當年魯仲連淵明胡爲作此記不紀義熙同一意羞殺人間賤大夫反

君事仇如犬豕我來山中覓餘春千古義氣猶如新楚人安肯爲秦臣縱未入秦亦避秦虛谷生平持論如此此所以來求多之口歟

孫登

晉書阮籍傳言籍遇孫登蘇門山有長嘯事而登傳又云登住宜陽山有作炭人見之知非常人文帝聞之使籍往觀與語不應按蘇門山在河北輝縣宜陽山在河南宜陽縣兩傳不同及觀水經注

雲谷臥餘

卷八

九

引臧榮緒晉書稱孫登嘗經宜陽山作炭人覺其神情非常咸共傳說太祖聞之使阮籍往觀與語不應籍因大嘯求與俱去不肯籍別去登嘯如簫韶笙簧據此則兩人之嘯洵在宜陽矣而籍著大人先生傳頌登寔言嘗居蘇門之山且孫綽高士傳孫盛魏春秋皆言蘇門何晉書自爲異同如此余意籍遇登於蘇門作嘯別自一時而帝使籍觀登當又是一事故晉書登嘯祇一見于籍傳而登

傳祇言與語不應而已臧書以爲一事遂記宣陽而舍蘇門因以破道元異同之惑也不然大人先生傳晉書既載其繁矣豈未之全見顧於登傳相祖語乎

立國非恃兵力

魯將禦齊師於長勺曹刿問所以戰而公告之以惠民信神乃知古之戰者必有所以非盡恃師武臣力也晉侯謀弑士爲日號公驕若驟勝必棄其雲谷卽餘

卷八

十

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號勿畜亟戰將饑齊仲孫湫自魯歸齊侯問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未可動也楚克鄭鄭服請平左右以爲不可許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古之規國者率用此術未之或爽後世惟兵力之是尚矣嗚呼古人豈誠欺人乎抑別有說也

晉臣論衣袂

晉侯使太子伐東山臯落氏公賜之偏衣金瑱諸臣從太子者遂推測圖度猜疑百端論說紛然有類匹覲夫衣袂出君父之賜豈有異意而諸臣私議如此使太子聞之而生心豈事人之善道乎矧自下開覽惟姬氏速太子之死者狐突罕夷諸人也

齊桓伐陳

召陵之盟齊侯將歸陳臣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日師老矣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屏侮其可也齊侯乃怒濤塗之請出東方而執之遂伐陳張子曰師出他境紓陳亦紓鄭也何申侯而善濤塗之言而獲背之罔樂傾險若此非人心矣齊桓顧入其讒因濤塗而怒未參用師其國盟主若此豈綏小國之道乎桓洵賢

雲谷卽餘

卷八

七

至必當怒申侯之譎而賞濟塗之忠耳

魏孝文好文

人主好文大是美事然不得有所矜古今執周禮而病國者皆以睚而偏也魏孝文性好學群臣揣其意向進說無不稱引古人多見聽納其攻齊也齊遣崔慶遠問師故魏主責以廢立且以霍光廢昏立明亦不自慕詞義極正及聞慶遠曰武王伐紂不立微子不爲貪天下遂大笑厚賜而遣之是雲谷圖餘 卷八 上

孫巨源

楊用修曰孫洙字巨源常注杜詩今注中洙曰者是也胡元瑞正之曰注杜詩者王洙字原叔今序載杜集中謂孫洙者俱元瑞因附載孫洙事洙嘗從劉貢父乞墨吏悞送孫莘老二人皆辭同在館

職故悞於是館中以大鬚孫學士小鬚孫學士別之元瑞戲評曰巨源生前之墨旣爲莘老所留死後之辭彼爲原叔所奪何一姓一名觸處不利耶聞者大笑然實用修之語則巨源奪原叔之詞原叔未嘗奪巨源也文人興至涉筆偶爾紕悞如漱石枕流不足爲異

子由晉論

蘇頌演晉論謂死傷戰鬪匹夫之所輕而士大夫

雲谷圖餘

卷八

不忍以其身試彼以死傷戰鬪要我而我不能應則無怪天下之至於亂晉之君子高談揖讓而畏兵革之事是以天下之英雄知其所忌而竊乘之此其病起於自處太高而不習天下之辱事也余謂此論非矣晉之敗由於惠帝之愚愚則凶人得藉之以爲奸而君子不能以自立必至權勢相軋大獄大兵由之以起雖使在朝之臣皆習於勞辱豈有濟哉夫堅瑕在心不在力使武帝之後君明

臣良張華衛瓘輩得行其志而賈后不能干政雖鳴玉於廟堂橫經於講席而人心寧固亂何從生天厭晉德寔生顛駭太阿不能操而骨肉流禍遂訖大命賴濱乃歸咎于不習辱事可謂失其本矣

邵子數學

邵康節通術數見於載籍者屢有明徵乃宋史曰雍知慮絕人遇事能前知當時學者因謂雍於凡物聲氣之所感觸輒以其動而推其變於是據世

雲字餘

卷八

高

事之已然者皆以雍言先之雍蓋未必然也雍疾病司馬光張載程顥願共議喪葬事於外庭雍皆能知衆人所言史言如此固不能沒其實矣然以爲術數之學不可爲訓故以未必然解之此作史之體宜爾也陋哉沈約魏收之爲史也收撰魏書言盧景裕繫晉陽獄誦佛經而鎖械自脫又有人負罪嘗死夢沙門教誦經覺時誦千遍臨刑刀刃自折約撰宋書言王元謨將刑夢人告曰誦觀世

音千通則免覺而從之果獲免此豈有識之言乎程正叔荅晁以道書願與堯夫同里巷居三十年徐世間事無所不論惟未嘗一字及數耳程明道爲康節作墓誌銘亦絕不語及數學儒者持論固應如此

魏王不喜顯諫

魏文成帝謂群臣曰君父一也父有過子何不作書於衆中諫之而於私室屏處諫者豈非不欲其

雲字餘

卷八

主

父之惡彰於外耶至于事君何獨不然張子曰魏主言悞矣子諫父於私室者不欲彰於外人耳未嘗屏室內兄弟也內外臣民皆君之子固同室懿親也人君以天下爲室卽上表顯陳豈爲彰君之短乎設有同室弟兄而獨屏人與家長私語轉爲非宜耳

鄭字音義

鄭字有兩音在五歌韻者音咍在十五翰韻音贊

其字出於周禮而後爲地名字書於兩韻訓釋皆同蕭何封鄼侯此嗟音也楊詩云麒麟閣上識鄼侯是也而袁中郎詩云摩肩盡冠簪呵呼接留鄼空天蔽帟裳高衢泥馬汗自注云鄼嗟贊二音皆可讀漢書音贊今考漢書地里志在南陽者音贊在沛者音嗟何之封邑非跨兩郡非可迭稱也唐去漢未遠何封音嗟楊必非袁中郎謂可通用者悞耳

雲谷卧餘

卷八

共

雲谷卧餘

卷九目錄

常燕州詩

太牢

詩語傳謔

又考鄼字

毛延壽

灰釘

雲谷卧餘

卷九目錄

叔孫通定太子

叔孫先

左右

唐明皇戒酒

獨孤信側帽

漢書策文

中興

伯蘇

百工飭化八材

笋根穉子

豐隆

關山同一照

玄裳縞衣

孫堅父

用鄩子

須賈綈袍

雲谷卧餘

卷九目錄

杜註長秋之悞

飲用一盃

雲谷卧餘卷九 終

雲谷卧餘卷九

古欽張習孔著

韋蘇州詩

韋蘇州滁州西澗詩獨憐幽州澗邊生上有黃鸝
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世所
膾炙余謂三語俱佳獨春潮帶雨一句不稱夫
幽州深樹鳴鸝景頗幽勝忽焉潮挾雨來勢急
而時晦前之清致皆失矣予嘗于杭州六和塔小
港盡處維舟避潮俄而衆呼潮來見如雪山崩覆
瞬息湧至維杖衝斷衆舟如沤萍斷梗漂入山壑
勢甚辟易時晴而未晚且無急雨已驚魂動魄矣
雖它地不同浙江之甚然無人之舟恐亦不能自
橫也且滁州從不通潮語更無著

太牢

禮器云禮有以少爲貴者天子祭天特牲又郊特
牲日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

讀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太牢貴誠之義也註謂
天子祭天惟用一牛諸侯膳天子亦止一牛尊君
之禮亦如君之尊天蓋以專一誠敬故貴特牲而
賤太牢也太牢者牛羊豕皆備少牢者去牛惟用
羊豕也前漢外戚傳亦云故事以特牲祠大父母
戴侯敬侯皆得蒙恩以太牢祠可見太牢非特牛
後世誤以牛爲太牢羊爲少牢故唐人號牛僧孺
爲太牢楊虞卿爲少牢皆未考禮記之文也如以

案各附餘

卷九

七

牛爲太牢則特牲又爲何物乎

詩語傳譌

世傳古語云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
馬貳師謂上句是矣下句謂不可與人言則是心
事曖昧異于司馬君實遠矣若論對偶文理當是
可與言人無二三世傳久而誤耳此說良是王楙
叢書舉杜荀鶴詩舉世盡從愁裡老何人肯向死
前間謂下句是矣上句豈可誣舉世之人盡從愁

裡老耶蓋有春風和氣中過一生者但不多耳當
云浮世多從忙裡老二事正可作對

又考鄭字

蕭何封鄧侯前代詩家皆以鄧爲嗟音而明詩有
作贊韻者乃謂二韻可通用予于八卷魯論之矣
近閱野客叢書亦論此事又以爲鄧侯當音贊其
言曰鄧有二地名屬南陽者音贊屬沛音嗟按
茂陵書曰蕭何國在南陽是則何封音贊明矣而
雲各附餘 卷九 三
沛有泗水亭班固銘曰文月四友漢有蕭何序功
第一就封于鄧誤以爲沛地之嗟矣楊巨源詩曰
請問漢家功第一麒麟閣上識鄧侯姚合詩曰鄧
侯宅過謙賈島詩曰往歲鄧侯鎮諸家皆承此謬
劉晏歲輸至天子曰卿朕鄧侯也唐書釋文鄭則
肝切南陽縣名此正得之余按勉夫止據茂陵書
遂謂班固諸人皆謬亦未敢深信但其博覽詳悉
如此誠足欽羨也

毛延壽

世傳毛延壽劣畫明妃事其原出于西京雜記然漢書匈奴傳本曰呼韓邪來朝帝敕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宮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廷令求行呼韓邪臨辭大會帝召五女示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景裴回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難于失信初未嘗如雜記所言按圖以與之也但雜記亦未言毛延壽畫昭君止云窮案

雲谷卧餘

卷九

中

其事畫工皆棄市而已因下條云畫工有杜陵毛延壽形醜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陳敞新豐劉白龔寬並工爲牛馬飛鳥衆勢人形好醜不逮延壽下杜陽望亦善畫尤善布色樊育亦善布色同日棄市京師畫工于是差希云云然則畫昭君者六人中亦不審屬誰筆也世獨歸獄延壽悞矣

灰釘

楊升菴引李義山露布飛走之期既絕灰釘之望

斯窮宋人小說謂灰釘用杜篤論都賦燔康居灰

珍奇推鳴鏑釘鹿蠡近燕泉何子元餘冬緒錄中

證其非謂是曹爽在獄中乞棺釘與灰于司馬懿

事其事本不僻也胡元瑞筆叢曰按王凌傳請灰

釘于司馬懿懿即遜與之凌因自殺此云曹爽乃

用修之悞蓋因爽禁獄乞食于懿懿送塩豉大豆

等物遂憶爲爽也又何餘冬錄本作王凌而升菴

悞記曹爽故胡元瑞正之然予謂元瑞亦悞凌傳

雲谷卧餘

卷九

五

但索棺釘耳未云乞灰元瑞何據而云然也予嘗讀陳書梁帝策陳高祖有云祇首震懾遽請灰釘焚概以表其含弘焚書以安其反側云義山之語蓋出于此然不知梁策又何所本前世故實今亡失者實多不能盡究也

叔孫通定太子

漢高不易太子後世皆歸功留侯然先有叔孫通之諫帝易儲之念爲之少沮故留侯得以行其計

耳通之言曰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
攻苦食淡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立少臣願先
伏誅以頸血汙地通骨鯁強諫如此在廷之臣其
可儼者有幾帝慚乃以爲戲言通又曰太子天下
本本一搖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戲此言尤爲千
古傑識後世定儲位者多宗之且當時天子亦曰
吾聽公矣及留侯繼進四皓之策帝意始益堅則
叔孫首功何可沒也此在漢史本非僻事而世獨
雲谷卧餘 卷九 六

叔孫先

野客叢書曰今稱先生之語古者亦有單稱一字
以爲禮者梅福傳叔孫先非不忠也師古注先猶
言先生余考漢書師古所注乃口先謂在秦時無
猶言先生之文豈叢書所引又一師古耶然觀上
文叔孫通遁秦歸漢制作儀品隨繼曰叔孫先非
不忠也則自當以先非不忠爲句叢書乃以叔孫

先爲一句悞矣梅福上書朝廷叔孫本朝之臣豈
可于君父之前稱爲叔孫先乎叢書它事考訂最
精惟此譌謬學者詳之

左右

宋王懋云古人以右丞相爲尊如伊尹爲右相仲
虺爲左相陳平功高爲右丞相周勃爲左丞相是
也世因以古凡事皆尊右余以爲未然在漢史陳
平以周勃誅諸呂功多願推右以讓勃于是以勃

雲谷卧餘

卷九

七

爲右丞相位第一平徙爲左丞相位第二以此推
之則右尊左卑固矣然考漢百官志有左右僕射
左右陞長左右給事中左右丞及左中郎將右中
郎將羽林左監羽林右監皆未嘗先右于左何以
爲丞相獨尊右耶愚謂右非尊或一時風尚右
任事得權而左獨養尊處優故以右爲重耳如人
左右手右用事居多非賤左貴右觀古人言論皆
曰左右無曰右左者孔子與門人立以有姊之喪

故拱而尚右注吉事尚左陽也凶事尚右陰也陰不尊于陽可知矣秦紀間里以富強爲右貧弱爲左以富強處便利耳此隨意爲低昂者也如謫官曰左遷拙悞曰左計意畧相同觀信陵君尊寵侯生虛左以迎侯生直處公子上不讓古未嘗不尊左也左傳有楚人尚左君必左之言意列國所尚當各不同但此亦是趨尚便利如選擇吉凶之說耳非謂尊卑之序也總之天地定位離東坎西月不先于日秋不先于春左右之序亘古不移相權輕重一時偶然不足爲定論也

唐明皇戒酒

李贊皇次柳氏舊聞紀玄宗入蜀時給事中常偶獻酒上不舉偶懼上曰非疑卿也吾御宇之初嘗大醉損一人悼之因戒酒迄今四十餘年未沾酒味指近侍曰此皆知之非紿也此德裕太和八年進上之書後世修唐史者多有採取宜若可信然

雲谷卽餘

卷九

九

吾觀他書若鮑異篇之屬玄宗譙樂事甚多未嘗云戒酒也脫謂諸書不足憑第卽柳氏舊聞稽之中載上因肅宗生子幸其官而飲樂又載上于花萼樓置酒與諸王爲樂使果不沾酒味則此戒傳播中外久矣偶何爲不知耶乃知若書者未可盡信而作史之採取尤當慎擇矣

獨孤信側帽

世知郭林宗折角巾而不知後又有獨孤信事今狐德菜周書載信在秦州嘗因獵日暮馳馬入城其帽微側詰旦而吏民有戴帽者咸慕信而側帽焉東漢尚風節林宗人望清流之士樂效猶爲恒理若信雄武官夷狄之世而能風動如此爲尤奇也

漢書策文

漢武賜廣陵王胥策有曰無桐好逸無爾宵人顏注桐音通輕脫之貌此不知何據予按楊子曰師

雲谷卽餘

卷九

九

哉師哉桐子之命也注桐洞也桐子洞然未有所
知之時制命于師也則桐字卽爲童義無桐好逸
者無若童子然好逸豫也然策文何必用字艱與
乃爾史記自作侗當是漢書又悞顏氏承悞而強
釋之耳

中興

杜詩今朝漢社稷心數中興年人多疑子美悞用
註中竹仲反而未知其出處按宋史筆斷曰中興
謂中于理而復興也猶曰應當興耳

雲谷卧餘

卷九

十

伯詔

史記吳世家載越既滅吳遂誅太宰嚭以爲不忠
而歸越世家亦云然再考越絕書亦謂越王殺太
宰嚭戮其妻子以其不忠信斷絕吳之世云然左
傳哀二十二年越滅吳二十四年季孫思哀公在
越不利已使因太宰嚭而納賂越乃不助公是則
越滅吳後嚭固未死且復用事于越也此與史記

越絕未知孰是意詔之狡倖吳亡入越自有所以
進身之術似當以左傳爲正然則嚭之亡種之死
安知不由詔乎

百工飭化八材

周禮百工飭化八材鄭玄注八材珠象玉石木金
革羽珠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木曰刻金曰
鏤革曰剝羽曰析愚謂先王雖尚淳朴然天地間
既有此物亦當制度之以爲世用至于箚威之辨
與夫重本抑末之意又必有法以存乎其間也

雲谷卧餘

卷九

十一

笋根稚子

杜詩笋根稚子無人見沙上鳬雛傍母眠意稚子
字或是隨筆俚語耳偶觀宋孔平仲談苑載唐人
食笋詩曰稚子脫錦棚駢頭玉香滑則唐人稱笋
爲稚子久矣然旣曰笋根又曰稚子犯重當日竹
根稚子

豐隆

離騷吾令豐隆乘雲兮求處妃之所在朱子注豐隆雷師蓋雷迅疾而威震求無不獲故欲使之求神女之所在淮南子曰季春三月豐隆乃出以其將雨張衡思玄賦云豐隆軒其震霆雲師驟以交集抱朴子云故聲響在乎形氣則不信豐隆之與玄象皆以豐隆爲雷明矣及楚辭九章又云願寄言于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因歸鳥而致辭兮羌迅高而難當朱子注欲因雲致辭則雲師不聽一

雲谷卧餘

卷九

七

豐隆也何前以爲雷而又以爲雲意朱子以穆天子傳郭璞注豐隆筮御雲得大壯遂爲雷師故謂豐隆可以雲雷兩稱也鄙見竊謂屈原本意欲因浮雲寄言而值雷師之阻故不能達以况欲因賢臣以自通而譏邪阻之如此解乃與遇字親切則豐隆仍與離騷同非雲師也未知是否

關山同一照

杜詩關山同一照烏鵲自多驚楊用脩謂照字是

點字引東坡詞繡簾開一點明月窺人爲証殊不知洞仙歌格調繡簾開一點五字爲句明月窺人四字爲句與下試問夜如何夜已三更句法同坡原無一點明月之語歷考艸堂詩餘李元膺晁無咎顧孔昭王元美輩句調皆如此用脩乃以破句爲初獲亦悞矣此翁以詩餘句法言也至于詩格終以一照爲是知詩者細玩兩句語意自見不可爲不知者道也

雲谷卧餘

卷九

七

玄裳綈衣

東坡後赤壁賦云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綈衣掠舟而西此坡之悞也鶴之黑裳在翅不在尾坡蓋見玄鶴而悞以爲黑者其尾爾故謂之玄裳而不知飛鶴之不然也

孫堅父

三國志吳書孫堅吳郡富春人孫武之後年十七與父擊斬海賊而不言父名及觀劉敬叔異苑載

堅父名鍾因施瓜供異人而獲吉地敬叔劉宋時人

用鄆子

僖十九年宋使邾人執鄆子用之司馬子魚諫曰
小事不用大牲況敢用人乎解者皆以殺鄆子為
犧牲用以祭也杜元凱注亦謂殺人而用祭東坡
宋襄公論謂君子殺一牛猶不忍宋乃戕一國君
若犬豕然是亦以為殺之也乃公羊傳則曰惡乎

索本節餘

卷九

新

用之用之社也其用之社奈何蓋叩其鼻以血社
也穀梁傳曰用之者叩其鼻以血社也是則未嘗
殺也杜何不考公穀而注之觀子魚言一會而虐
二國之君謂之曰虐豈非殺矣

須賈綈袍

須賈贈范雎綈袍以為不忘故人為賈之厚非也
當賈貶睢時為仇至矣今旅客于秦猝與睢遇豈
無歉于心哉非獨歉然而已亦且懼之而又有所

真于睢也以為才如睢而久在秦必諳秦事必有
可以為吾地者故以戀戀者賈睢心欲有所用睢
也安得為厚睢知士也豈不能度賈之隱乃因其
一時之情遂賈賈死在睢誠為厚德矣

杜註長狄之悞

左傳文公十一年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晉之滅
潞也在宣十五年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桓

之十鄭賈伐齊齊王子城父獲其弟榮如杜預注
六年

索本節餘

卷九

莊

榮如焚如之弟焚如後死而先說者欲其兄弟伯
季相次榮如以魯桓十六年死至宣十五年一百
三歲其兄猶在傳言既長且壽有異于人云云此
杜預不知參考他書而徒徇左傳一字之悞遂強
為之辭如此按史記魯世家晉之滅潞獲僑如弟
焚如齊惠公二年鄭賈伐齊齊王子城父獲其弟
榮如又齊世家惠公二年長翟來王子城父攻殺
之又十二諸侯年表亦于齊惠公二年書王子城

父敗長翟而襄公二年無紀焉由此言之則齊襄
當是齊惠左氏蓋一字之誤耳齊惠二年即魯宣
二年上距魯文獲僑如之時僅八年耳下至晉獲
焚如之時亦不過十餘年鄭賾二敗年次未遠此
于理爲可信長壽之說蓋臆斷也

飲用一盃

予數歲時見鄉人旅飲間有止用一盃巡輪者而
官府禮讌則各一盃十餘歲後并鄉曲亦無一盃

雲谷卧餘

卷九

末

巡飲者矣觀新唐書載張說事則知唐時雖官讌
亦止一盃而唐書言之未白不如唐世說爲詳世
說曰張說拜集賢學士於院廳讌會舉酒說推讓
不肯先飲謂諸學士曰學士之禮以道義相高不
以官班爲前後說聞高宗朝修史學士有十八九
人時長孫太尉以元舅之尊不肯先飲其中九品
官者亦不許在後乃取十九杯一時舉飲長安中
說既修三教珠英當時學士亦高卑懸隔至於行

立前後不以品秩爲限也遂命數杯一時同飲時
議深賞之觀此則平時止一盃巡飲可知又白樂
天詩老過占他藍尾酒病餘收得到頭身歲盡後
推藍尾酒春盤先觀膠牙錫蓋古人元日飲屠蘇
酒從年小者起巡至最老者末飲云藍尾酒此亦
一盃輪飲之證藍與蘭同飲至此老止有蘭截之
義然後復從小者始也

雲谷卧餘

卷九

花

雲谷卧餘卷九終

雲谷卧餘

卷十日錄

顧憲之

圩字尼字音義

尾通作微

無極

陳蕃下榻

高開道

雲谷卧餘

卷十日錄

臨邛令繆恭相如

伯夷傳

升庵疎于正史

曾子易簣

三思

太王翦商

阮

陳安卿

生朝

古三字名

堇親須擇風水

陳仲子

雲谷卧餘

卷十日錄

二

雲谷卧餘卷十

古欽張習孔著

顧憲之

梁書顧憲之爲建康令時有盜牛者被主所訟盜者亦稱已牛前後令莫能決憲之至覆其狀乃令解牛任其所去牛還還本主宅盜始伏辜予謂此案經前後令不決訟已久矣牛當訟時係何何所禽畜無常性量不能舍新牢而尋故主也憲之號雲谷卧餘

卷十

能吏當不若是迂矣此見史書之難信如此

圩字尼字音義

寧國太平瀕江之田以大堤障水田在堤中名曰圩田而許氏說文無圩字詩韻亦無之惟俗音雲鹽切聲同餘按史記孔子生而肯上圩頂故因名丘云字仲尼索隱註曰圩音烏圩頂言頂上穴也故孔子頂如反宇反宇者若屋宇之反中低而四旁高也今圩田堤高而中穴是音雖異而義則

同矣至云因圩頂而名丘字仲尼則不知命名之義獨黃氏韻會說文釋呢字及頂受水之丘從山尼聲言頂當高反下故曰反頂引孔子象呢丘山四方高中央穴下通作尼由此言之尼丘之山稱尼者以其反頂也則與史記之言合矣第疑大聖人相表端好豈有頂穴之理姑筆之以考字義云

尾通作微

堯典鳥獸華尾史記五帝本紀作鳥獸字微古尾

雲谷卧餘

卷十

二

微通用論語微生高微生畝班固古今人物表作尾生高尾生晦莊子盜跖篇亦作尾生與戰國策同薛應旂四書人物考微生高即與女子期于橋下而死者

無極

無極而太極之言始于周濂溪性理載陳北溪曰無極之說始于誰乎柳子曰無極之極康節先天圖說亦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極之後陽分陰也是周子以前已有無極之說矣但柳子康節是

以氣言周子則專以理言云云蓋北溪以無極昉于是也而不知汲冢周書云正人莫如有極道天莫如無極則三代有此語矣道言也正人莫如有極如洪範所謂凡厥庶民無有滯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也道天莫如無極雖與濂溪語不類然其下文曰道天有極則不咸蓋謂上天之載不可以迹象形器襲之亦與濂溪之無極不相異矣北溪蓋未見此書也又嘗見朱文公與林擇之書云

紫峯集餘

卷十

主

杜元凱左傳序載汲冢竹書乃晉國之史此間無竹書煩爲見拙齋扣之或有此書借錄一兩年示及幸甚意汲冢書宋時未大顯故諸儒多未見此

陳蕃下榻

陳蕃下榻事世人多知徐穉而不知周珍蕃傳周珍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爲置一榻去則懸之然則仲舉固有兩榻也

高開道

世知關壯繆刮骨療毒事而不知高開道開道有矢鏃在頰召醫出之醫曰鏃深不可出開道怒斬之別召一醫曰出之恐痛又斬之更召一醫醫曰可出乃鑿頰骨置楔其間骨裂寸餘竟出其鏃開道奏妓進饌不輟此事新舊唐書皆不載資治通鑑有之

臨邛令繆恭相如

紫峯集餘

卷十

臨邛令與司馬相如相善相如之居臨邛也令日往朝之相如初尚見令後辭謝而令益謹相如不赴卓王孫召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其敬之也至矣史記乃曰繆爲恭敬者何蓋令之與相如善者自有聲氣固不在禮貌繁數也令實滑稽之雄其爲此禮貌者欲以動王孫而因通其女以爲戲樂也相如客貧其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令實助之不然相如何能辦此故令之與相如善者誠也

其爲恭敬者繆也繆者何爲欲動王孫而挑文君也今固趣人奇士第非爲民父母之道爾

伯夷傳

史記伯夷傳叙事少議論多茅鹿門林次崖輩謂妙甚是傳之變體羅大經謂是文章絕唱夫體之當否且弗具論獨諸家譽之大過予不能心服焉按古書論體極少自孔子易大傳始作論斷至舜大知大孝武周達孝文王無憂諸篇論體漸備然

雲谷卧餘

卷十

五

通篇首尾一意未有絕不相顧者且文字之佳全在結構處見精神使一篇之意收拾完固如水在孟洧滴不漏乃見作手此文前半但言夷齊雖窮困而君子不以彼易此後忽言閭巷之人非附青雲之士不能立名篇首何嘗有此意乎且開端數語意亦不清載籍極博猶考信于六藝詩書雖閒虞夏之文可知此爲何語苟錯縱其文卽謂六藝雖博猶考信于載籍虞夏之文雖闕然詩書可知

也亦何嘗不可凡此皆由其文中立意不清故辭語無所準之以正其是非也如堯將遜位一段于篇意何涉而長言之乎鍾伯敬謂世家首具傳首伯夷存君臣也又有謂傳首伯夷乃是崇讓此言尤非列傳以商周世次爲序太伯尊屬伯夷商人安得不首伯敬又謂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放下殷字妙甚夷齊殷人也放伐之事自殷始蓋有不忍言者矣然則唐字亦放下又是何意諷古非今皆

雲谷卧餘

卷十

六

升菴疎于正史

是此類予獨達衆而擢以獨見聽後之識者擇之張唐英論姚璿引洛水進赤石語楊升菴云按唐語林武后時爭獻祥瑞洛濱民有得石而獻于后曰是石有赤心后欲賞之李日知曰此有赤心餘石豈皆反耶唐英所引蓋此事語林罕傳人鮮知此語所出云云據升菴言是已獨得觀語林之書而獨知此事矣不知此乃李昭德事不特新舊唐

書皆載昭德傳中通鑑綱目亦有之升菴俱未之見又以昭德爲日知錄語林亦悞耶人言升菴熟于野史而疎于正史觀此益信

曾子易簣

朱文公荅王子合論曾子易簣事日子合謂大夫之簣季孫安得賜諸曾子曾子亦安得受諸季孫或曾子不欲爲已甚委曲以受其賜至于死生之際則異于是盖有一毫不正則累于其生如此則

雲谷附錄

卷十

十

是人之生也可以無不爲必將死而後始爲計也此必不然矣今但平心而論則季孫之賜曾子之受皆爲非禮或者因爲習俗嘗有是事而未能正耳但及其疾病一聞人言必舉扶以易之則非大賢不能矣朱子之言如此愚謂禮于冠服車旂則有等威若牀第燕私之具非有大夫士之辨也故曾子平時亦受而安之第當貧而御華美于事不稱童子不言則已既言之矣曾子固勇于受善者

也豈能姑待哉若決江河莫之能禦有忘乎其疾之華矣或曰曾子平日之識豈不若童子乎何以遂御華美也曰天下之善豈有窮乎尊者賜之受而御焉未有失也童子之言本非切要而將義者聞之則以爲更有進爾安貧履素不失吾真視終于華美者固爲正矣豈可謂失于平時而正于將死乎此正字非可以不正對言如孔子以不能從義爲憂非孔子從前皆不義也

雲谷附錄

卷十

八

三思

宋都昌縣學生問于朱子季文子三思而行子曰再斯可矣乃周公之思夜以繼日所思又不止三也朱子引張橫渠言荅之尚未晰愚謂再斯可矣謂事已知其當行猶再加詳審耳與周公之不令有不同蓋周公之仰思在未得之前文子之三思在既得之後苟理有未得何妨深思夜以繼日但謂之一思可也豈有三乎

太王翦商

太王翦商之言古今多論之宋陳安卿因泰伯三讓集註問于朱子曰當時商室雖衰天命時勢猶未去太王乃萌是心睥睨于其下豈得不謂之邪志泰伯固讓爲成父之邪志且自縊其身而以所不欲者推之後人何以爲至德朱子曰翦商乃詩語泰伯不從亦是左氏所記當時必有所據看書中說肇基王迹中庸言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

雲谷卧餘

卷十

九

緒則可見矣此聖賢處事之變不可拘以常法處按安卿問語極好而朱子不能荅第曰詩語左氏必有所據審爾則太王翦商之心爲實何以這無將之律耶愚謂翦非翦滅魯頌謚言自太王居岐以至文王境土漸闢損商益周若載翦然推原其本實自邑岐始耳在太王當日豈遂有心也哉此與書之肇基皆是後人推原之詞如此方不說壞太王又楊用修云按說文引詩實始翦商解云福

也蓋謂太王始受福于商且說文別有剪字解云滅也川修蓋謂詩本是戡而訛爲翦耳然予考說文注戡爲滅未嘗解爲福也其釋翦曰羽生也一日采羽又未嘗解爲滅也夫戡之訛翦或不可知但說文引詩以釋戡實注爲滅初不注福也用修引古多舛如此

阮

白起阮趙卒四十餘萬項羽阮秦卒二十餘萬竊

雲谷卧餘

卷十

十

嘗疑之所謂阮者苟謂既殺之而復埋之恐起羽不知此迂也如謂掘成坎穿而生驅以入則當掘時必事泄而駭竄矣古今言阮者甚多從未有抵陷遊逸之事何也拓跋珪禽燕兵四五萬人盡阮之于參合陂慕容垂後至參合見積骸如山哭而祭之此亦可見非掩埋也但不知阮之義云何耳余應爲注曰詐而殺之謂之阮不識可否抑古文用字好奇後之作史者慕而效之不必盡實也如

魏殺燕兵血臂消盡當是白骨遍地耳何人爲之
壘積而使之如山乎固知史書中文字不能盡泥
也

陳安卿

陳安卿名淳說經書極有意有曰述而第二十三
章既以爲之不厭誨人不倦自許而第二章學而
不厭誨人不倦集註又謂皆我所不能有或者疑
聖人之意不應如此相反欲以第二章亦爲自許

雲谷臥餘

卷十

土

之詞而何有于我哉只謂其何但我有此衆人皆
能如此庶前後意不相背淳爲說以破之曰聖人
之言各隨所在而發未嘗參差插雜當其有稱夫
子以聖且仁者故夫子辭之而不敢當因退而就
夫爲之不厭誨人不倦以自處此是爲謙之意辭
高而就卑也及人以學不厭誨不倦二事歸之夫
子則又辭之以我所未嘗有此時爲謙之意是辭
其有能以就無能也二處之言雖相襲而意之所

主各自不同愚謂如此看書方不死古人句下安
卿又謂不得其譽不食註惡其不備也惡字太重
亦說得是

生朝

陳安卿問朱子曰程子有言人無父母生日倍當
悲痛如先生舊時亦嘗有壽母生朝與賀高倅詞
朱子壽母詩云昨夜秋風涼氣歸今朝喜色動簾
幃細斟歡慶新春酒戲舞斑斕舊綵衣願上龜蓮
千歲壽永令兒孫一家肥也知厚德天應報更說
陰功世所稀 暑退秋容欲凜然北堂佳氣倍澄

雲谷臥餘

卷十

主

鮮舊病已向新涼失青骨應隨爽籟堅屋外光陰
那有盡尊前風月浩無邊癡兒六六今如許慚愧
西河不老仙 仙人昔住紫琳房一旦翩然下大
荒久悟客塵無自性故應福祿未渠央徙居邈近
成嘉遜捧檄因循愧漫郎願借寒潭千丈碧年年
此日奉華觴 竹栢交柯庭院清西風不動翠簾
旌高堂正喜新涼入樂事仍逢壽母傾盡室丹衷
歸善滿頭綠髮定重生年年此日歡娛意更願
時豐樂 恐非先生筆不審又何也豈在人子自己
言則非其所宜而爲父母待親朋則其情又有不
容已處否然恐爲此則是人子以禮律身而以非
禮事其親以非禮待于人也其義如何朱子曰此

等事是力量不足放過了處然亦或有不得已者其情各不同也詳朱子語意似謂力量不能使吾親以禮自律又世俗沿習已久難于猝變此所謂不得已也安卿此問極好朱子所對亦老實不欺如此問答最可觀

古三字名

升菴集中有曰戰國人名有董之繁菁董姓也之繁菁三字其名也複名古有之三字名始見此予

雲谷附餘

卷十

主

按楚臣有熊率且比齊小臣有石之紛如今尹子文名關穀於菟皆春秋人也三字名豈始于戰國

堊親須擇風水

胡伯量名淳問于朱子曰淳舊聞風水之說斷然無之比因謀葬先人周旋思慮不敢輕置既以寄諸已又以詢諸人既堊之後畧聞或者以爲堊穴坐向少有未妥便覺惕然不安乃知人子之喪親盡心擇地以求亡者之安亦未爲害朱子荅曰伊

川先生雖力破俗說然亦自言須是風順地厚之處乃可然則亦須稍有形勢拱揖環抱無空闕處乃可用也愚謂朱子最精于堪輿人有問之多不肯詳言以其說之不可爲訓也夫地既不可不擇而久淹親柩踰年不葬又以爲罪之大者倘擇地而不能得將遂葬於畝地乎抑寧遲之歲月而多方以擇乎儒者既知凶地必致禍而又欲以道義調停于其間乃爲之言曰但求地以安親不可爲

雲谷附餘

卷十

主

吉凶之說所惑國福而淹親柩殊不思安親與圖福有二乎凡風水之佳者則子孫繁盛其穴內必乾煖而安其餘沙飛水走衝射反背則子孫受禍而穴內非水則蟻矣人之所以屢年不葬非爲子孫爲親骨也今乃曰不必徇吉凶之說只求安親不思子孫既而親骨有安者乎儒者既隱衷自明風水之理確乎不爽而又教人不必信吉凶豈忠恕之言乎愚則謂人子葬親風水斷不可不求其

或求之而不能得得之而貧不能購然後哀痛而擇其次庶乎可耳蓋聖賢之論有不可通行者此類是也伯量又問曰治喪不用浮屠或親意欲用之不知當如何處朱子荅曰且以委曲開釋爲先如不可回則又不可拂親意也凡此皆近情之語

陳仲子

孟子不義陳仲子司馬君實著疑孟以闢孟子謂兄戴不以其道事君故爲不義之祿不以其道取

雲谷卧餘

卷十

五

于人而成室故爲不義之室仲子不肯口非而身享故避之仲子蓋狷者有所不爲也余隱之又著導孟辨以闢司馬謂仲子弗居不義之室弗食不義之祿孰得而非之獨是居于於陵與妻同處彰兄之過而離其母斯爲非耳余謂此不足折仲子也此章當看齊之世家一句仲子以兄戴無其德而享其祿故惡之而避不知世祿自是國典戴惡得而辭戴嗣祿而推之以養弟非不友者也仲子

卽同享萬鍾不過食先世德澤之遺何惡于是而爲此矯激之行哉故孟子深非之也如隱之說是仲子卻室與祿爲當則孟子充仲子之操一段爲

私語矣

雲公卧餘卷十終

雲谷卧餘

卷十

六

雲谷卧餘

卷十一目錄

貴戚之卿

京兆

漢邑名

秦始再遇盜

秦始會稽頌

彭越傳誤

雲谷卧餘

卷十一目錄

漢殺丁公

匹夫懷璧

賈誼言已售

沈約宋書

李浩然墓誌

四皓事不足信

漢高論諸將

張良沮立六國

漢武紀元

公主

駙馬

噬臍

落度

江南春

廣陵王事

雲谷卧餘

卷十一目錄

雲谷卧餘卷十一

古義補遺 孔著

貴戚之卿

溫公疑孟又以孟子論貴戚之卿諫君不聽則易位之言爲非是余隱之亦著論爲孟子解嘲終無以勝溫公之說此不必曲爲孟子解也然孟子易位之言洵過矣吾謂尤失在正對二字蓋此乃貴戚不得已之權而非正也使孟子曰君有大過則諫反復之而不聽則死或行權焉雖易位可也如此似猶賢于徑率之言耳

京兆

漢改內史地爲京兆不知其義顏師古注亦無之惟文獻通考注曰絕高曰京十億曰兆大衆所聚故曰京兆左馮翊注云馮輔翊佐也右扶風注云扶助風化也然則京兆馮翊扶風皆非地名今作地名用誤矣今人稱京師輒曰長安以長安古帝

都耳此循名失實矣惟稱府尹曰大京兆此則爲

漢邑名

漢邑名有絕怪者今多不傳如太原郡之獲山窮反人汝南郡之滯南郡之即音忌鉅鹿郡之鄆差泉反南絲音連廩一井反陶清河郡之愬音涉題平原郡之枋音力北海郡之輶音執東萊郡之愷音堅琅邪郡之却音扶臨淮郡之公音徒猶會稽郡之鄮音賀桂陽郡之含音淮武威郡之擗音胥次蒼音松張掖郡之饒音鹿得驪軒音虔酒泉郡之天阪音承北地郡之大慶音葵西河郡之觥音倪是五原郡之稻陽莫驪音如淳注音恒代之郡之标氏孟康注标氏音樵精漁陽郡之厓音題奚樂浪郡之誦音男交趾郡之羸音陵師古注羸陵二字並音來音其其羸則爲奚樂也荀勗音漏麓音麓冷音迷朱載至于京兆之邑有船司空頽川郡之邑有周承休玄菟郡之邑有上殷台西蓋馬樂浪郡之邑有邪頭昧爲尤異也

秦始皇再遇盜

秦始皇二十九年博浪沙中爲盜所驚大索十日人皆知之至于三十一年始皇微行與武士四人夜出逢盜于蘭池見窘武士擊殺盜關中大索二十日世鮮知者此帝王微行之始故表而出之

秦始皇會稽頌

始皇上會稽立石刻頌秦德其文有曰聖德廣密六合之中被澤無疆皇帝并宇兼聽萬事遠近畢

案卷卽餘

卷十一

三

清運理群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並通善不陳前靡有隱情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繫誠夫爲寄報此謂夫淫他妻如壯節之寄于殺之無罪許獲奸者殺男秉義程妻爲他北也謂男既秉義而不棄妻妾乃忍忌逃嫁子不得母其夫而逃嫁他人則出嫁義絕難先生有子其子亦不得威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皆遵軌度和安敦勉莫不順令黔首脩業人樂同則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

輿舟不傾從臣頌烈請刻此石光霽休銘按始皇此頌張美休烈其中間忽入禁止再醮一節秦之稅政多矣而獨禁此事何耶豈深恨于不韋嫪毐輩故云然耶然頌者美盛德之形容而雜以淫穢之禁失體甚矣當時秉筆者爲誰度李斯王綰輩斷不爲此

彭越傳悞

史記漢書于彭越傳皆云項羽入關王諸侯還歸

案卷卽餘

卷十一

四

越衆萬餘人無所屬齊王田榮叛項王漢乃使人賜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溫公通鑑乃云田榮自立爲齊王是時彭越在鉅野有衆萬餘人無所屬榮與越將軍印使擊濟北以史漢言與越將軍印者漢也以通鑑言與越將軍印者榮也兩者必有一悞余以爲溫公是史漢非蓋田榮憾羽封田安而遺已故將越使擊安耳田儋傳榮攻殺濟北王安盡併三齊之地是其証也若史漢上言田

榮叛項王下言使下濟陰以擊楚中間絕無漢事
乃入漢賜越將軍印一語何爲乎意班馬因沛公
攻昌邑時越嘗從沛公故以賜印爲漢事耳

漢殺丁公

漢高帝以丁公徇軍中曰丁公爲項王臣不忠使
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世人臣無效丁
公余謂漢果欲殺失項王天下者則項伯當爲誅
首何以不聞蓋丁公爲季布母弟帝雖以滕公言
而赦布其憾未釋故遷怒于丁公耳厥後張子房
亦曰陛下爲天子所誅皆生平所仇怨此亦可推

匹夫懷璧

左傳云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斯言不獨今世以爲
至當之論卽古人亦有取焉蓋謂匹夫而懷璧則
爲上者可文致其罪而奪之自有斯言後世之漁
獵匹夫者皆藉口是以爲古人已許我矣嗚呼此
豈君子之言哉此豈盛世所宜有哉今夫璧非獨

雲谷卽餘

卷十一

五

匹夫有也天子亦有璧天下是也諸侯亦有璧國
是也大夫亦有璧家是也使皆以懷璧罪人則赤
眉黃巢之屬亦可曰天子無罪有天下是其罪斯

豈非大亂之道也哉說者曰懷璧之罪非文致也
良以匹夫貧賤本不當有璧今有所不當有是其
罪也且璧非專指玉石蓋富贍之別名耳此又不
然人之貧富豈有當然使貧者長貧亘千世而不
容其有所懷豈忠恕之道哉其嚙五福富居一焉
今若曰富卽可罪也其悖于先聖之言亦甚矣吾
願長民者慎勿執是說以爲常然而漁獵匹夫也

賈誼言已售

漢書賈誼贊誼通達國體使時見用功化必盛爲
庸臣所害甚可悼痛云云然文帝卒用誼策分齊
爲六國分淮南爲三國及景帝時吳楚發難齊之
子孫雖皆與謀終以國小兵弱不能大逞濟南淄
川膠東膠西僅能出兵圍齊漢兵一出遂各潰散

雲谷卽餘

卷十一

木

吳楚無強援其勢失矣使齊得如悼惠哀王之時據全齊之勢土地廣甲兵完爲吳楚犄角漢之成敗未可定也是買之身雖未柄用而其言則已售矣未可謂之不遇也後武帝時主父偃說上令諸侯得推恩子弟分其國使自銷弱皆祖誼策也武帝遂尊顯偃誼之不得如偃者促于年也不然文帝豈棄才之主哉

沈約宋書

雲谷卧餘

卷十一

七

廿一史中王元美最不喜宋史至鄙之爲爛朝報此評似爲未愜愚以爲最俚俗無體者惟沈約宋書乃姚察稱約高才博洽名臣遷董而馮開之稱其史才當與陳壽范曄雁行自能炳烺天地間季道統亦歎服爲信今傳後之文余觀約書庸弱泛漫不異施羅演義何諸家推尊之過也其文品陋劣且不必論如武帝紀前皆稱高祖已數十策至桓玄餘黨平後忽改稱公又數十策至元熙元年

乃依晉爵稱王則何以首卷數十策稱高祖耶廢帝順帝紀蕭道成皆稱齊王至昇明三年三月之後忽改稱齊公則前此兩朝稱王何謂也其他洵鍊未淨者甚多姑舉此以槩之

李浩然墓誌

雲谷卧餘

卷十一

八

晦庵撰李浩然墓誌有云歲或不登君輒爲食以食饑者自春徂冬日以千數乾道戊子民饑甚就食君家者日至三四萬人明年扶老携幼挈釜東新而以君爲歸者又倍于前二十餘年歲以爲常云間嘗竊爲計算以七八萬之人口給一升每日應用米七八百石是一歲率二十八萬餘石矣行之三十載約得米八百四十餘萬卽盈縮不齊大率無甚相遠况此外耗費尤有不貲彼國家富有四海師行糧食數萬之衆慮有脫巾而呼庚癸者其能粟支數十年未之前聞君不過一編戶儒紳曷克臻此然晦庵又非飾說欺世者故記之以資

異聞

四皓事不足信

四皓侍太子事獨史漢言之溫公通鑑不取胡三省曰高祖剛猛伉厲非畏縉紳譏議者也但以大臣皆不肯從恐身後趙王不能獨立故不爲耳若決意欲廢太子立如意不顧義理以留侯之久故親信猶云非口舌所能爭豈山林四叟片言遽能扼其事哉借使四叟實能扼其事不過汚高祖數寸之耳耳何至悲歌云羽翮已成續繼安施乎若四叟實能制高祖使不敢廢太子是留侯爲子立黨以制其父也留侯豈爲此哉此特辯士欲夸大四叟之事故云然亦猶蘇秦約六國從秦兵不敢闕函谷關十五年魯仲連折新垣衍秦將聞之却軍五十里耳凡此之類皆非事實司馬遷好奇多愛而采之

漢高論諸將

漢封功臣而蕭何食邑獨多諸將不平帝曰大猷追殺獸兔者狗也發縱指示者人也諸君徒能得獸功狗耳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群臣乃不敢言吾謂帝擬何太高視諸臣太卑以吾論之蕭何守家狗諸臣逐獸狗也逐獸狗雖日有獲而家乃根本比獸爲尤重矣此何與諸臣之別也

張良沮立六國

鄼食其說漢高立六國後張良陳八說力沮之爲

案卷附餘

卷十一

十

世美談余按良策引武王封表商臣及歸馬放牛事皆迂腐無當惟第七策謂游士皆各歸爲王無與漢立事者此說是矣第立六國韓亦與焉使良得歸事韓正其夙心也良雖欲漢事成獨不爲韓計乎後人謂良始終爲韓非爲漢竊恐未然

漢武紀元

漢書武帝建元元年裴駰注云古無年號始起于此似卽昉于武帝卽位之年矣然史記武紀太子

卽位爲孝武皇帝不紀建元之語至中篇乃云共
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
元曰建元二元以長星曰元光三元以郊得角獸
曰元狩云按此似前此年號皆有司自後追稱非
當日卽有之也其曰後三年者似是元狩六年之
後至元鼎三年追算元年獲鼎于汾水故建號曰
元鼎耳史記一元二元三元之下常有四元以得
鼎曰元鼎之語今無者或是褚先生之漏蓋元光
後尚有元朔而褚亦失紀則一時臨文失檢或亦
有之由此推之從前未有年號有司追稱宜在元
鼎三年故後此元封改元始有詔書也胡三省註
通鑑亦有此說但其曰元鼎四年方得寶鼎無緣
先于三年稱之蓋以漢書四年六月有得鼎于后
土祠旁之語而竟忘元年五月得鼎于汾水上胡
氏考證精博亦有失檢之事則少孫可推矣

公主

案各書餘

卷十一

主

公羊傳曰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
之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未嘗
言王女稱公主也漢書注附會之曰天子不親主
婚故謂之公主諸王卽自主婚故其女曰翁主翁
者父也言父主其婚也亦曰王主言王自主其婚
也夫父主婚無貴賤一也信如斯言則凡女皆可
稱翁主矣非是劉攽曰公主之稱本出秦舊男爲
公子女爲公主古者大夫妻稱主故以公配之謂
之翁主者緣公而生耳此說良是若謂王女公侯
主之故稱公主則侯女大夫王之亦當稱夫主乎
駙馬
前漢書百官公卿表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駙馬
都尉掌駙馬皆武帝初置卽古注駙副馬也非正
駕車皆爲駙馬後漢書屬光祿勳非公主婿也金
日磾自馬監遷駙馬都尉而日磾未嘗尚主董賢
初爲駙馬都尉後爲三公哀帝以賢弟寬信代賢

案各書餘

卷十一

主

爲駙馬都尉魏曹植求爲駙馬安宅京室駙馬可
代爲而親王亦願請爲之則非主婿也晉武使賈
充鎮關中假羽葆鼓吹給第一駙馬元帝建國江
左封拜百官凡參軍皆拜奉車都尉掾屬皆拜駙
馬都尉行泰軍舍人皆拜駙都尉至宋劉昶奔魏
魏使尚主始拜駙馬都尉宇文泰尚魏馮翊長公
主拜駙馬都尉自後始專以主婿爲駙馬矣

噬臍

案本即餘

卷十一

主

左傳後君噬臍其及圖之乎杜預註若齧腹臍喻
不可及此似未確左傳文雖有艱勝處不至如此
引喻失倫余謂此以臍爲喻也獵者捕麋以取其
臍麋急有自噬破其臍者人遂不取若旣就繫雖
欲噬臍亦無及矣余意如此存質後人

落度

淮揚俗諺謂衰鈍爲落度入偶觀史楊儀語費祚
曰往者丞相亡歿之際吾若舉軍以就魏氏處世

寧當落度如此耶諺乃本此

江南春

先大夫集中有江南春一絕云花裡朱樓翠幙懸
家家亭館占林泉歌聲雜杏鶯聲碎并入東風和
管絃有客好評詩曰古今人故不相及如杜牧之
江南春卽千里鶯啼一句便勝此作蓋言千里氣
象何等雄闊而尊公四語可以耳目周攬而盡也
予唯唯不敢辨其實杜詩原是十里鶯啼而後人
謬爲千里耳楊用修曰千里鶯啼誰人聽得千里
綠映紅誰人見得若作十里則鶯啼紅綠之景村
郭樓臺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信如用修言則杜
詩正以耳目周攬而佳與客之所見別矣然杜作
實勝先君但不在千里字也

廣陵王事

漢廣陵王胥祝詛事發覺天子遣廷尉大鴻臚卽
訊胥惶恐夜飲悲歌達旦以綬自殺死見于班史

甚詳而西京雜記曰廣陵王胥有勇力常于別園
學格熊後遂能空手持之莫不絕脰後爲獸所傷
陷腦而死孟堅子駿皆本朝人何相舛若此胥以
罪死班書非矣西京雜記固不可信也抑又有未
了胥夜飲召所幸郭昭君等鼓瑟歌舞王自歌曰
欲久生兮無終長不樂兮安窮奉天期兮不得須
臾千里馬兮駢待路黃泉下兮幽深人生要死何
爲苦心何用爲樂心所喜出入無踪爲樂亟蒿里

雲谷卧餘

卷十一

五

召兮郭門闕死不得取代庸身自逝左右悉更涕
泣奏酒至雞鳴時罷卽以綬自殺死郭昭君等二
人皆自殺按歌辭率爾無序同類將死之言第左
右涕泣不能爲心安得更有人從旁理筆記之俱
不可解也

雲谷卧餘卷十一終

雲谷卧餘

卷十二目錄

高歡以食聚人

鍾譚詩

宗誅謝晦

臨川王聚錢

方虛谷論詩

甲冑起戎

雲谷卧餘

卷十二目錄

一陰一陽之謂道

天地之數

地勢坤

尚象取夫

舜巡四岳

泰誓

高定悞引書

二子乘舟詩

五岳

洪範

湯武

雲谷卧餘

卷十二目錄

二

雲谷卧餘卷十二

高歡以食聚人

古歛張習孔著

高歡時在位者多貪汚即中杜弼請以法繩之歡

曰天下貪汚習俗已久今督將家屬多在關西宇

文黑字文泰小名黑頰常相招誘江東復有蕭衍老翁

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我若急正紀綱

不相假借恐督將盡歸黑獺士子悉奔蕭衍人物

雲谷卧餘

卷十二

流散何以爲國張子曰縱貪豈聚人之法耶貪汚

中有何人物此等士大夫不如舍之使去耳高歡

非人族類惟知殘民以康此輩耳後世無識者每

祖述其計削元氣以助強陽陰受其損而不知也

哀哉

鍾譚詩

近代詩品予非作者不敢置論乃有鍾伯敬譚友
夏者一時標誦多所選刻名曰詩歸淺識者多遂

爲傾動至今傳世最盛曰鍾譚派實惡道也錢宗伯牧齋論之極詳予摘其切要者曰詩歸出而鍾譚之底蘊畢露溝澮之盈于是涸然無餘地矣當其翫獲之初亦嘗覃思苦心尋味古人之微言與旨稍有一知半見掠影希光以求絕出于時俗久之見日益僻瞻日益粗舉古人之高文大篇鋪陳排比者以爲繁蕪熟爛胥欲掃而刊之而惟僻見之是師其所謂深幽孤峭者如木客之清吟如幽

獨君之冥語如夢而入鼠穴如幻而之鬼國浸淫三十餘年風移俗易滔滔不返又曰譚之才力薄于鍾其學殖尤淺謏劣爾甚以俚率爲清真以僻澁爲幽峭作似了不了之語以爲意表之言不知求深而彌淺寫可解不解之境以爲物外之象不知求新而轉陳其初豈無一知半解遊光掠影居然謂文外獨絕妙處不傳不自知其識之墮于魔而趣之沉于鬼也又曰承學之徒莫不喜其尖新

樂其率意相與糊心眯目拍肩而從之以一言蔽其病曰不學而已亦以一言蔽從者之病曰便于不學而已此論深中鍾譚之病可謂狂瀾一砥也

宋誅謝晦

宋謝晦與徐羨之傅亮等廢營陽王迎立文帝帝以晦爲荊州刺史後帝疾羨之亮專權謀誅之忌晦擁兵居上流詭言伐魏發兵以討之晦亦稱兵拒命晦將周超已大破官軍而晦兵自潰被執伏

誅余謂晦果有罪朝廷卽不當授以節鉞帝苟謂新立力不及討而姑授之是帝先懷異心待佐命之臣豈帝王大正之道乎洵如帝之爲見是君與臣惟力是視徒以成敗爲曲直君勝則爲鄭厲之殺傅瑕臣勝則爲賈充之戕高貴啟天下逆亂之禍皆此不正之處分導之也嗚呼平王殺奢伍胥破楚皆惟力是視也三代而下求其以德服人者不誠難哉

臨川王聚錢

梁臨川王宏好殖貨家鉅富庫屋番百間在內堂之後開簷甚嚴有疑是鎧仗者密以聞上武帝忌之它日送盛饌與宏因幸其第飲宴半醉後履其後房屋屋檢視每錢百萬爲一聚以黃榜標乙千萬爲一庫懸一紫標如此三十餘間帝屈指計之見錢三億餘萬始知非兵器乃大悅余按古之富者皆稱錢多未嘗稱銀何也况隋時錢式濫惡行者皆稱錢多未嘗稱銀何也况隋時錢式濫惡行

雲谷卽餘

卷十二

四

壅不常三億萬錢祇值銅耳此何足珍耶或是史家行文避俗從雅用錢字以準金銀耳未必真是錢也然觀唐高宗以滕王蔣王皆好聚財賜麻兩車爲錢貨以媿之則又真是錢矣不知臨川王所殖果何等也

方虛谷論詩

吾鄉方虛谷回人論詩曰桑中漆洧非淫奔者自爲之詩彼淫奔者有此事而旁觀之人有惡之心

故形爲歌咏以刺譏醜文公以淫奔之詩出於淫奔者之口故不惟不信小序而大序止乎禮義之言亦致疑焉蓋謂桑中漆洧等作未嘗止乎禮義也回以爲採詩觀風詩亦史也鄭衛之淫風盛矣其國豈無君子與好事者察見其人情狀故從而歌詠之蓋將以揚其惡雖近手戲狎而實亦足以爲戒也予謂旁觀者摹寫淫奔之語神情逼肖則亦導淫之詞也何足爲勸戒乎若以旁觀之摹寫

雲谷卽餘

卷十二

五

爲勸戒則今之金瓶梅浪史之屬遂可上同于三百篇矣然乎否耶

采薇諸詩

先儒鄭氏曰采薇遣將帥及戍役之詩也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出車勞還師杜杜勞還役也異歌異日殊尊卑也王氏曰出而用兵則均服同食一衆心也入而振旅則殊尊卑辨貴賤一衆志也予觀二說而有疑焉聖世之尊卑貴賤無一日不嚴

豈有軍興之日遂阿屈以買其心事定之時乃分別以折其僭如所謂暮四朝三之術哉苟平日撫摩之至教誨之周卽責之探虎狼蹈水火亦疇敢有德色乃獨以區區同日之歌勞而使其無異心乎予謂兵貴神速方猷化孔棘之秋豈暇遷延累日故同日同歌以遣之也迨至飲至策勲之際既無繼發之迫我起居亦無西戎之促吾煥旆何不從容展日各致其情以詳吾體恤之意歟故勞

雲谷卧餘

卷十二

六

帥以出車勞卒以秋杜聖人之率情而無偽將士所誠感而靡爭也或謂同日同歌之義蓋欲使將士之令心志而齊其苦如兵法士未炊帥不言饑士未井帥不獨飲之意而非如後世吾向不用子今急而求子之說此亦本王氏之意然聖世帥臣推擇有素自能愛士如嬰兒亦不必于同歌時示此意矣

甲冑起戎

說命曰惟甲冑起戎蔡注甲冑所以衛身輕動則有起戎之憂愚謂甲冑衛身防人之害已也帝王當坦心任物無故而設防適足生人之心矣故不曰干戈起戎而曰甲冑起戎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

一陰一陽之謂道先儒多說向玄微此從形而上者言也愚欲更從形下者指其情狀家人曰君子言有物愚著易說大率卽其有物言之欲人易曉

雲谷卧餘

卷十二

七

也夫此一陰一陽者細自口鼻之呼吸大至天地之顯晦皆此互根迭運之理而人事萬變依之而起道者事理之當然也在天則爲四時節而寒暑平在人則爲文質剛柔喜怒生殺皆無所偏主而得其中故一陰一陽者指道之統會而爲言者也自此以上則真漠而不可言矣自此以下則碎襍而不勝言矣故惟一陰一陽可以謂道也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道體也正一陰一陽之謂也

天地之數

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
九地十今夫天瀕瀕爾地茫茫爾安見有自一至
十之數不知天地間有理即有氣有氣即有數其
自然之分限節度有不可泯者也或曰天地既有
奇偶之數何不增之而至於十二或減之而至於
八何爲止於十也曰今夫中者一也有中則有前
有前則有後有前後則有左右是左右前後中五
數也此固不可以增之而六減之而四也此五數
者陰陽各有之是以倍五而爲十耳凡此者皆自
然也自然者神也故未以神結之

地勢坤

地勢坤勢字先儒解作高下相因之無窮愚按八
純卦象先言體而後言用者四卦先言用而後言
體者亦四卦如天行地勢水洊至明兩作此先言
體而後言用也如兼山洊雷隨風麗澤此先言解

雲谷卧餘

卷十二

八

而後言體也每兩卦相對用字皆對耦親切則地
勢勢字亦當如天行行字作活字看

尚象取夫

書契取諸夫朱子謂是明決之意但夫決之夫以
決而去之爲義若作決斷果決解似與夫決不合
愚謂上古結繩甚好何必書契易以書契者必好
僞日生吏猾而民黠有不可復容者也故制書契
以治奸如一陰決去則復爲陽明之世界此其所
以取決之義與

雲谷卧餘

卷十二

九

舜巡四岳

舜典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此爲泰山無疑矣五
月南巡守至南岳八月西巡守至西岳十有一月
朔巡守至北岳經未明言爲衡山華山恒山也舜
都蒲坂今山西蒲州恒山屬山西渾源州在古蘄
州王畿內地華山雖在陝與蒲止隔一河是蒲坂
至恒爲近至華爲尤近至岱爲遠至衡爲尤遠舜

之巡守宜取道里均適非必選據形勝則南岳西岳北岳未見果是衡華恒三山也

泰誓

泰誓之文深言天地愛民亶生聖人以爲君師責非可諉其辭甚正至末句云時哉不可失此則武王之失言也羊祜策吳謂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因人而成若孫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有百萬之衆長江未可窺也且將爲後患矣使武

泰誓卽餘

卷十二

王果有失時之慮是與祐見同也豈爲承天弔民之至公哉先儒吳氏疑泰誓晚出或非盡當時之本文其識淵矣

高定俱引書

吳人祝允明作罪知錄非刺湯武引唐書高定七歲讀尚書至湯誓問父郢曰柰何以臣伐君父曰應天順人何云爲伐又問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豈是順人乎父乃不能荅梁谿陳幼學作

罪罪知以刺允明日用命二語夏書也乃以甘誓爲湯誓以啟爲湯以有扈爲桀殊悞高定口尚乳臭無足深責彼爲唐史者亦七歲耶此駁甚是然湯誓有日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女定蓋舉其意而適悞其辭耳

二子乘舟詩

嘗讀二子乘舟之詩事雖可悲而猶恨其死之不得正也昔曾參委身承父暴怒孔子非之以爲小

泰誓卽餘

卷十二

十二

箴則受大箴則走孝子之行也今二子爭死以成君父之亂命因啟後人仇讐之階豈可爲訓乎使之未嘗不在側殺之未嘗可得此舜之事親始可爲萬世則乎

五岳

東泰西華南衡北恒中嵩此歷代以爲五岳未有異同者不知始自何時唐有四岳之稱虞制亦巡四岳周制五岳視三公周禮亦有五岳之名而未

疏明何山爲何岳歷代之稱泰華衡恒嵩者溯其
最先則出于爾雅以霍山爲南岳此特小異同耳
予按周都豐鎬華山在周東不應反稱西岳如謂
以海內四方言之不以建都之東西爲準此又無
義帝王之宅中國大天子卽天也隨其所都而謂
之中可也非天子所都安見此四山者足以環中
國乎以今疆域論之西嶽當在崑崙南嶽當在瓊
山不必襲乎古制也唐蒙氏驛有六詔以點蒼山
爲中嶽固不變中國之舊也喬爽有此識見嶺中
國顧不若乎

雲谷卧餘

卷十二

七

洪範

古文恍惚傳自遙代後世讀之得以略見上古之
奇異取其中正者法之而不經者存之以備傳述
可也遽以相信且曲爲之解以文之則惑矣洪範
箕子曰鯀陟洪水汨陳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
九疇舜倫攸敷鯀殛禹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

倫攸叙夫鯀之時君天下者堯也帝卽怒鯀未嘗
怒堯不畀鯀而畀堯帝豈有靳焉而未之有聞何
也禹平成之績洵偉矣亦豈有加于欽天授時也
者何帝卒無所畀乎堯之時親睦昭明萬邦協和
矣九疇雖不出藝倫未嘗數也堯定星辰舜齊七
政先洪範而有五行矣自餘八疇固治天下之大
法五帝以來未之有改也豈洛龜所秘授哉凡此
皆事理之至明不辨而知其非也然則書之有此

雲谷卧餘

卷十二

七

文也謂何愚意古人嘗有稱引玄渺以神其說者
亦一時風氣然也仲虺曰天乃錫王智勇武王曰
天乃佑命成湯又曰皇天震怒命我文考亦與箕
誥類孟子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豈親見其
嗜飲食乎易之言龍者多矣龍非可見之物也想
當然耳箕子亦傳聞古有是言從而述之而九者
之疇大道在焉所陳在道而帝畀之有無固所不
重也讀書者亦取其中正者以爲法而已矣

湯武

非湯武者始自漢書黃生迄蘇軾鄭厚至祝允明而極尊湯武者自孟子至今不可悉數乃非之者孰倫常以爲辭卒未肯服乎孟子也不知湯武自有可尊者人多忽之耳吾則謂伯夷聖于清者也伊尹聖于任者也柳下聖于和者也湯武聖于兵者也昏虐之主害民極矣兩君者不忍坐視生民之塗炭勢不得不出于用兵然一戎大定取其殘

雲谷卧餘

卷十二

南

而已矣脫水火登衽席而未嘗有一卒之擾夫市肆一餉之累夫耕耘當日之民第見其時雨來蘇之仁不知爲烈火焚岡之事自湯武而降以兵取天下者能若是乎使用兵者皆能若是是永古不罹鋒鏑之毒也夫禪受之事非可常行世固可無堯舜不可無湯武也使蘇軾鄭厚之說而可守惟有舉四海生靈盡畢命于虐政而人類絕矣隋煬日猶大有人在非其徵乎嗚呼生太平者不罹兵

威不知湯武之德也以秦楚隋唐之際而觀湯武則謂爲聖人也亦宜

雲谷卧餘卷十二終

雲谷卧餘

卷十二

五

雲谷卧餘

卷十三目錄

釋親

范曄

嚴善思

緹縈

廝養卒說燕

行李

雲谷卧餘

卷十三目錄

過秦論

范曄

袁術不識劉備

周處碑

王逸少文

陸機文

雷震董卓塚

蕭何論治室

上官桀議縱

宋威南唐

唐烈祖宋太宗公私

正月上浣

宋書不載世說

帶牛佩犢

要言

高頻忍人

雲谷卧餘

卷十三目錄

西銘當用韻

享字平聲

風俗厚薄

魯殺子糾

鄭厲殺繁厚

衛文護國

使琉球事

雲谷卧餘卷十三終

雲谷卧餘卷十三

古欽張習孔著

釋親

人倫稱呼古今多不同爾雅稱夫之兄爲兄公逸

雅熙撰獨稱曰公又曰兄恂謂已所敬見之洪邁

初爲弟婦保夫禱祠夫隨兄使金曰頃以兄伯出使夫

婚隨行邁初謂漢書雖有兄伯之言然非弟婦所

稱心疑未妥後見爾雅乃知當言兄公出使爲是

雲谷卧餘

卷十三

一

然今俗婦人稱夫之父反曰公而稱夫兄爲公者

絕不知也然爾雅謂稱夫之弟曰叔則夫兄亦可

謂伯矣何乃爲此異稱也又爾雅稱父之兄弟先

生曰世父後生曰叔父稱父之兄妻曰世母父之

弟妻曰叔母夫既可謂叔父叔母則亦可謂伯父

伯母矣何以不言伯也觀釋親四章書總無伯字

范曄

范曄謀逆罪在青史不足復論所尤可恨者曄臨

刑時毋至市曹涕泣責曄顏色不作妹及妓妾

來別曄悲涕流漣官司收籍曄家樂器服玩並皆

珍麗妓妾不勝珠翠獨母居止卑陋惟有一厨盛

樵薪弟子冬無被叔父草布衣曄不忠不孝罪大

惡極如此後世徒以漢書稱美遂不究其生平耳

余謂國家當別敕儒臣重脩後漢書縱使文藻無

加于曄而稍爲同異竄黜曄名不使其藉文譽以

誼誣厲度以洩千萬年之憤恨也

雲谷卧餘

卷十三

二

嚴善思

則天朝刑尚慘酷被冤濫者遍天下則天命監察

御史嚴善思爲詳審使按問反者善思平反誣服

者八百五十餘人羅織之黨爲之不振此唐世名

臣也其德不下于徐有功而新舊唐書皆列于方

伎傳殊爲屈抑吾特表而出之善思名誤以字行

緹縈

肉刑自虞夏至漢歷二千餘年文帝以緹縈上書

憐悲其意始下詔除之遂爲千古斷此至憐之法
人知漢文之仁而不知繼縈之救之也孝子不匱
永錫爾類縈縈有焉後世當置仁孝賢媛祠俎豆
之

廝養卒說燕

史趙王武臣間出爲燕獲而囚趙使往燕輒殺之
以求地後廝養卒往見燕將不言求王第問曰知
臣何欲燕將既應以汝欲得王卒終不言王也第

雲谷卧餘

卷十三

三

問耳餘何如人然後漸及兩人欲燕殺趙王而分
其地因以滅燕此其說固妙而尤妙于始見之爾
問絕不及王蓋一啟口求得王燕卽殺之雖有後
說無所施矣前使者十餘輩豈無奇說至論而指
在求王又使事有職不得作迂謬語惟卒以局外
賤人又絕不爲趙謀燕將安得殺之然後得盡其
說此可以悟進言之術矣

行李

今使客謂之行李從左傳也李宇殊無意義愚按
昭十三年子產會晉侯有日行理之命無月不至
則李當爲理前傳同音而誤耳後人遂承訛至今

過秦論

賈誼過秦論有上中下三篇上篇世皆知之矣次
篇詳言攻守之勢異而遇二世之不善守末篇言
天下雖亂關中猶可自固而秦法重忌諱無爲子
嬰謀者故易亡文皆雄奇相等而獨傳其首篇者

雲谷卧餘

卷十三

四

人但習文選耳然蕭統止收其一疑又出於班固
漢書吾謂漢書論事勢故取首篇以爲亡秦之徵
非爲藝文也蕭統之收一而遺二也何居夫三文
出於一手二子之或采或遺亦偶然耳豈誠文有
優劣哉而百世之顯晦分焉然則古人文字尚有
遇有不遇何況今日乎

范雎

范雎入秦數年日益親說秦王曰臣居山東時聞

秦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今
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
人者見王獨立于朝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
子孫也張子曰范雎甚言四貴之橫耳其實國柄
未下移也不然雖何以能謀聽計用于數年無掣
肘之患且使王逐穰侯輩如犬豕乎

表術不識劉備

表術與呂布書曰術生年以來不聞天下有劉備

雲谷卧餘

卷十三

五

何惜情也若曹操對備則曰天下英雄惟使君與
操耳人之識量不同乃爾而成敗即分于是

周處碑

陸士衡文集載周處碑末云處元康九年舊疾增
加庵捐館舍又云太興二年己卯正月薨于義興
常州志亦云此碑今藏于廟文與機集同按太興
東晉元帝年號機殺于西晉太安二年碑安得及
東晉事且孝侯戰沒何云舊疾增加庵捐館舍當

是後人所為托之士衡而不慮其失考耳文亦早
縛無足取由此觀之古書之偽妄者多矣非孟子
不如無書之言不悞殺後生輩乎

王逸少文

六朝文章靡陋獨王逸少高古超妙與諸家絕異
史言韓退之文起八代之衰吾謂不啻先退之而
後逸少不知世人許我不

陸機文

雲谷卧餘

卷十三

六

張華謂陸機人之爲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
此諷刺之辭非美之也機文冗縟實如華言而唐
文皇制贊愛慕無已嗜尚相沿乃至此哉

雷震董卓冢

後漢書載李傕等塋董卓于郿并收董氏所焚尸
之灰合飲一棺而塋之塋日大風雨霆震卓墓流
水入藏漂其棺木獻帝起居注曰冢戶開大風暴
雨水上流入杼出之棺向入輒復風雨水溢郭戶

如此者三四冢中水半所獨等共下棺又風雨益暴甚遂閉戶戶閉大風復破其冢觀此則天道神明信凜凜其如在矣然何不于卓作惡時震之乃示威于死灰使功出允布下耶

蕭何論治室

蕭何治未央宮曰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至其自爲家不治垣屋日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胡與前之所見者大別豈帝

雲谷卽餘

卷十三

七

王家不必令子孫師先德乎

上官桀義縱

上官桀爲漢未央令武帝病起見馬多瘦怒曰令以我不復見馬耶欲下吏桀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言未卒泣數行下上以爲忠由是親近至于受遺詔輔少主義縱爲右內史上幸陽湖病已而卒起幸甘泉道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爲不行此道乎衡之遂坐以他事棄市二

人者其始獲罪一也桀用而縱誅何邪桀奸深調曲能移上意縱悻直不知維執故至死耳然上面責桀而內卿縱是又兩人生死之機

宋滅南唐

宋欲取南唐唐使畢辭求息兵宋祖不可曰卧榻之前豈容他人鼾睡卒滅唐張子曰南唐立國在宋之先非宋之叛臣竊據也無故而伐之夷其宗社宋惡甚矣故其子孫受金元之禍後世多憐之

雲谷卽餘

卷十三

八

而不知正天之所以爲報也史以唐觀真人之作而不爲退縮是其罪夫真人豈有定乎周世宗豈不自以爲真人哉而滅在唐先安見宋之不可以爲周也嗚呼世徒以成敗論英雄天以亦強弱爲向背耳從來弱善於強而弱每折於強彼善於此而彼每折于此書曰命不於常善則得之此上古之天也豈可望於三代之後哉

唐烈祖宋太祖公私

南唐昇元六年群臣咸謂頻年豐稔兵食既足士樂爲用宜廣土宇攻自潭越始烈祖曰吾少長軍旅見于戈之爲民患其矣吾不忍復言兵革使彼民安則吾亦安矣宋太祖則曰卧榻之前豈容他人鼾睡公私之心奚啻霄壤而唐卒折于宋如謂取天下者任力不任德此言害義而傷教故不得不曲爲之解于宋則求其所以得于唐則求其所以失耳唐無他惡惟取之于楊氏爲非義然宋之雲谷卧餘

卷十三

九

正月上浣

世以正月上浣爲一雞二犬三猪四羊五牛六馬七人八穀此語甚陋不知所始古人日題詩者多矣間有稱穀日者則此說在古亦不廢也而未有及雞犬等夫亦以隨而不足齒歟予考唐歐陽詢藝文類聚引董勛問禮俗有此言則其來久矣

宋書不載世說

宋書稱臨川王義慶愛好文義所撰有徐州先賢傳又擬班固典叙以述皇代之美然何以不言義慶編世說新語耶此書世所贈炙豈以休文之博洽而竟未之見乎隋書經籍志已載世說八卷劉義慶著蓋已入御府矣不應梁世此書尚未顯

帶牛佩犢

漢渤海多盜以龔遂爲太守遂以德化盜賊悉平

雲谷卧餘

卷十三

十

遂見民有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予謂賣刀劍是矣第不解買者何爲因是而推野有死麕及行露之詩女子固爲被文王之化而革其淫行矣何獨不能化男子乎此與賣刀劍者同一不可解也

要言

存而不論乃稽天之要言敬而遠之乃事鬼神之要言何以止謗曰不辨乃處世之要言餓死事小

乃處貧之要言于禽獸又何難焉乃處橫逆之要言能殺吾身不能滅吾性乃處患難之要言不啞不聾不成家翁乃治家之要言凡此予謂可以八字槩之曰無可奈何只索如是

高類忍人

隋文帝問高類取陳之策類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徧徵士馬聲音掩襲彼必屯兵守禦足以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

雲谷臥餘

卷十三

七

便解甲又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脩立更復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嗚呼忍人哉高類也古稱伐暴以救民未聞害民以廣地也江南之民何仇于類而必欲多方以相斃毒之惟恐其不深盡之惟患其不速百世之下觀此猶爲心惻而類暢然言之不顧殆豺鷃爲心矣伐國不問仁人諒哉

西銘當用韻

張橫渠著論本日訂頑程子改稱西銘既日銘當從韻今易其名而不從其實似猶未安吾爲正之本張子之語而使之從韻未嘗有所變易也銘曰乾稱父坤稱母子茲藐焉乃混焉中處韻一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感

韻一

應也韻一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輔佐

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也師

聖師其合德友賢友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憊

雲谷臥餘

卷十三

主

獨鰥寡皆兄弟之顛連吾當承其咎也韻一於時保

之子之敬也樂且不憂順乎命也韻一違曰悖德害

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生之直也韻一知化則

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存心養性者夙夜匪

懈不愧屋漏者無忝厥世也韻一不弛勞而底豫舜

之將享叶欣也惡旨酒而好善禹之遏揚也韻一體

其受而歸全者參乎格君心而錫類者類封人乎

韻一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棄中野而鳴琴伯

奇之從也一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拂亂

亦王我於成也夫是以存吾願沒吾寧也一韻○

享字叶

平聲本于詩古獨爲篇是用孝享禱祠烝嘗于公先王又前漢郊祀詩聲氣遠條鳳鳥翔神夕掩奠蓋孔享又韓愈祭田橫文夫子至今有耿光

風俗厚薄

宋劉溫叟性厚重方正爲中丞二十年屢求解職

太祖難其代不許及卒有司請除中丞帝曰必得

純厚如溫叟者乃可善哉帝求中丞必純厚者所

雲谷臥餘

卷十三

七

以開百年寬大之治累葉仁厚之風也後世中丞

以訐爲尚其見棄于宋祖必矣蘇子瞻載元豐

初有被劫者畏賊不敢告投匿名書於縣捕得賊

吏以爲法禁匿名書投者當流然情輕法重請於

朝上曰此情雖極輕而告訐之風不可長乃杖而

免之子瞻以爲凡賊訐不干已者告捕彼失者匿

名本不足渡過然先帝恐長告訐之風此可爲忠

厚之至予嘗觀程文簡論秦之立法設什伍以相

師而專以告姦爲賞罰有兩男者必出分而不分

者倍其賦是驅民爲告訐而禁民爲孝弟此法行

而秦民無歡心矣怡愉之樂不暢於閭門窺伺之

惡交相於隣里秦固知其然而不爲之恤也趙廣

漢治潁川設鉅筭以招訐行之未幾潁川家家作

仇特未相兵耳非韓延壽開禮遜之端黃霸聞循

良之政則廣漢刻薄所被安知潁川之不秦也漢

承秦之餘積染猶在自高祖除秦苛政文帝一以

雲谷臥餘

卷十三

七

君子長者待天下鎮之以淵默示之以敦樸行之

以質直重厚之人比其久也背之告訐無行諄諄

無親者人人自重耻言人過乃知惟民生厚在上

轉移耳後世長民者宜將何法哉

魯殺子糾

魯伐齊納子糾戰于乾時而敗喪車失將公傳乘

歸鮑叔帥師來言日子糾親也諸君討之管召仇

也請受而甘心焉魯乃殺糾而歸管仲張子曰魯

雖敗猶然國也豈不足以底子糾乃竟以狗齊人之請魯無人矣

鄭厲殺繁原

鄭厲公失國子儀立十四年其臣傅瑕私

弑子儀而納之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

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寡人出伯父無裏言

寡人憾焉原繁聞命乃繼夫厲公以貳而殺傅瑕

肆矣何又怨原繁之無裏言乎然則教貳者其誠

雲谷卧餘

卷十三

五

勸忠者其矯也

衛文讓國

僖十八年邢人狄人伐衛衛侯以國讓父子兄弟

日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出師狄人退

予按衛文牝騶三千革車三百邢狄見侵豈不能

悉衆控禦乃舉國以讓人豈創于懿公之潰欲假

此以卜衆心乎

使琉球事

嘗見明郭給諫汝霖使琉球錄所載風濤之險景

物之奇不必言中一條云舟中艚數區貯以器用

若干又藏棺二副前刻天朝使臣之柩上釘銀牌

若干兩倘有風波之惡知其不免則請使臣仰臥

其中以鐵釘錮之舟覆而任其漂泊也庶有人見

之取其銀物而棄其柩于山崖後使者得以因便

載歸吁奉使者其危若此雖曰事君不避難亦可

畏哉

雲谷卧餘

卷十三

六

雲谷卧餘卷十三終

雲谷卧餘

卷十四目錄

秦臣諫伐晉

庾信詩非古韻

朱子十二下論詩

汪伯玉文

汪伯玉詩

荀彧

雲谷卧餘

卷十四目錄

十

宋真宗天書

蘓秦嫂

王莽

慕少艾解

泰山秦碑

泰山頂

女儒

雲谷卧餘卷十四終

雲谷卧餘卷十四

古欽張習孔著

秦臣諫伐晉

秦伐晉諫者甚多然皆言晉不當伐耳從未言宜遣材武重臣督諸將分道迭出以責其成惟沙門遁安引端而未暢苻融慮及腹心之變至切當矣然亦不言命將責成居重馭輕之道乃以知足知止之迂論而遏喜功好大之雄心宜其不入矣使秦廷之臣能以勾吳肄楚之說贊苻堅秦既安而晉則殆矣而諸臣無及此者豈非天哉

庾信詩非古韻

楊升庵謂古詩有用古韻者引庾信喜晴應詔詩云御辨誠膺錄維皇稱有建栢梁驂四馬高陵馳六傳河堤崩故柳秋水高新堰王城水闊息洛浦河圖獻伏泉還習坎陰風已回巽桐枝長舊圃蒲節抽新寸山藪欣藏疾幽棲得無悶有慶兆民同

論年天子萬蓋以巽寸閏叶建獻萬爲古韻也且
 云吳才老韻補自謂博極群書而不引此何也予
 謂升菴俱矣此出沈約韻十四願部今皆用之獨
 傳字出入耳非古韻也韻補不及此政以其與今
 無異而不必引耳而轉爲才老病耶予亦有均州
 望武當山一首漢江何迅疾瓠水高屋建浮浮發
 鄖陽湍激勢微遜萑蒲新苗水一色綿綠嫩傍舫
 騁長眺青黛天影混辨視漸清晰列嶂接雲頓岬
 雲谷卽餘 卷十四 二

嶠狀態殊森矗逞昂健問人名武當玄帝昔脩選
 上有黃金宮經費浩千萬紫霄及天柱孤迥絕塵
 全神光燈夜炳天樂花畫獻帝靈昭祀典顯赫著
 懲勸梯航紛籲禱響應如執券鐵網懸崖攀曳
 苦不怨慕勝來旬荒競利走負販曩吾聞茲山朝
 謁積真願乃今奉 王綸淹泊寧 國憲西向肅
 瞻拜耿耿注方寸彷彿聆鸞吹香雲歛蒸噴此亦
 用十四願韻非古韻也

朱子十二禽詩

朱文公理學大儒不屑爲世俗文字然游戲點染
 間亦不乏其作十二禽詩云夜聞空簾響饑鼠曉
 駕羸牛耕廢圃時方虎園聽豪夸舊業堯園嗟莽
 鹵君看鰲龍卧三冬頭角不與蛇爭雄毀車殺馬
 罷馳逐烹羊酤酒聊從容手種猴桃垂架綠養得
 鴈鷄鳴角角客來犬吠催煮茶不用東家買猪肉

汪伯玉文

雲谷卽餘

卷十四

三

左司馬汪公伯玉宏才宿學稱一代哲匠當時與
 李于鱗王元美輩稱七才子七子之先有李空同
 李本寧論之曰北地李空同不讀唐以後書不采
 唐以後事爲記事文則合爲他文不必合也歷下
 李于鱗李于鱗語不作漢以後字不失漢以前而鉤棘滋
 繁龍吻不必合也弇州王元美篇或有累句句或有累
 字不必合也北地之才能小而不能大能短而不
 能長歷下之才能高而不能下能奇而不能正余

州以才勝法而法不勝才人生幾何其書充棟微
傷率耳汪新安之文小大長短高下奇正隨所結
撰積句成篇積字成句無不精麗其才能經緯錯
綜之也當時之評騰如此司馬好以古語況近事
言簡而意備尤爲獨到吾常比太函弇州文而衡
絜之覺本寧之言未爲河漢兩集之文浩不可舉
姑較其篇目之同者如泛太湖游洞庭記兩公皆
有然蒼穉隋夷之別一目迥然識者當自知之或

雲谷卧餘

卷十四

四

亦不河漢吾言也

汪伯玉詩

汪司馬以文名世其詩儼什一耳古體固非所長
若五言排律蒼秀典確字字精絕而次第脉絡起
止結構卽千古作者當推獨步茲錄其一篇以問
世如壽陳丈人八十韻白岳官群帝黃山窟列仙
地靈箕頤閔星紀斗牛躔倬彼人文絢由來祖德
玄三王勝迭致八世祚彌延瓜瓞深滋蔓松蘿吉

屢遷儒宗標赤幟吾道倚朱紱西郛傳經老南州
佐郡賢父兄俱挺出夫子更騰騫襍祿經城邑提
携辨市廛言歸陳孺社甫及項佗年玉樹春總前
金莖露始涓家承貽燕緒世受獲麟編博士堪批
頰諸生敢比肩自矜千里駿久待九方歎河內圖
初出關中火未然百家囊盡括四壁磬長懸和氏
關難叩愚公海易填遙通巴路竿薄采楚江荃病
已盲猶視刑餘腐獨全兩京容跋扈千古賴陶甄

雲谷卧餘

卷十四

五

盛壯潘安去窮奇阮籍偏亮非推轂後疑是結繩
前齊瑟工何益隋珠暗莫捐鸚鵡那饗魯騏驎不
臨燕已割滄洲地寧讓碣石天無媒通狗監有客
識龍淵王勃名俱起江淹賦通傳相將辭鮑德次
弟謝旌旃李賀脩辭詭汪倫學步專先登程獨力
後進起重趺比耦交相角分門各自妍中侯須爾
命樹羽竟誰牽倡和同聲廢存亡異代憐斷輪耳
老矣墜戶誓終焉矯節陶元亮英聲魯仲連居人

雲谷卧餘

卷十四

六

占出處縣令奉周旋憲老書倬史尊實肆法筵詎
能從緝節急爲解徽繼志在戈迴舍功收緒及泉
文章神自合豪傑禮相先倚杖衙門僻紆車負郭
駢王孫辭左轄方叔釋中權壯志慚王粲平生慰
服虔論交勞倒屣得意契忘筌擬托庚桑里同吟
梁父篇通家齊世及按席偃姻媿客御元方長賓
興季子先太丘星復聚萬石澤仍繇往者家多梗
蕭然屋數椽一身枯若鮒八口望猶蠅澤雉神

雲谷卧餘

卷十四

七

伯玉卽事詩

彩服舞蹠蹠痛飲空浮蟻雄飛競站爲杯行賓辟
易饌出子擎拳北海尊重設東山屐再穿孤亭翻
白苧羣峭擁青蓮舞下高雲鶴歌連深樹蟬未須
窮窮窈窕聊復弄潺湲水淨縵斯濯風微纔不牽接
羅還自倒紉佩更須擊聽曲遊魚出迎牆倦鳥還
夙詰耆舊傳宛在孝廉船嬰鑠懽心極優游樂事
竣祇應乘列禦何啻挾彭錢衰野徑行近箕曄嚮
用純一躋方丈室笑殺辟支禪

汪司馬有卽事一題凡三十二韻典飭更勝前篇
不知所指詳篇中語似傷尚書胡公宗憲蓋胡公
廓清海微保障七省卒中謬死當時鉤黨事急故
詩隱其辭所謂祖應甘飯落慎勿及株連是也詩
錄如後島夷干斤埃漢將護樓船國難時能定軍
聲庶已傳虛懷收上策長揖入中權傾座才華迥
分庭禮數全座披徐孺榻醴設穆生筵決策羣疑

後紆籌百勝先伏戎徒尚詐料敵必摧堅一鼓鯨
鯢盡重關虎豹閭編氓歸衽席甲士罷戈鋌功擬
麒麟並恩來驃騎偏冠軍才間出遇主契無前馬
革身難老娥眉寵易遷鑠金那自免投杼竟誰憐
北關存寬假南山絕忿愀側身被袵褐延頸受徽
纆對簿孤臣急藏弓萬事捐游魂翔舊國哀輓赴
新阡衆口仍憑怒天心詎好還無人藏玉椀有詔
沒圭田賓客歎長往妻孥正倒懸祇須耳落落慎
雲谷卧餘

卷十四

八

勿及株連宿草經霜露生芻阻澗澤霑衣傷九地
伏枕閱三年鐵馬功難掩金鷄罪未弔望空滄海
日淚滿漸江天宰樹延陵歸騎蘭大澤篇故鄉嗟
近矣空谷聽楚然骨豈留腰裏魂應化杜鵑山河
俱慘淡風雨忽潏潏想像扶桑外躊躇落木邊壯
心衝白髮俠氣薄黃泉伊昔論交態于今覺爾賢

荀彧

荀彧動以漢祖擬曹操目久參機密操之不臣彧

實與焉乃于諸將議九錫殊禮轉欲立異以博名
高非其情矣東漢尚節義餘風未泯故或既內參
佐命之功猶欲外竊貞潔之譽且狙于恩倖謂操
必能諒其素而不意其竟不悅也當病飲藥安知
非庸醫殺人家人借適飾說以成其高乎司馬公
過稱之宜後來諸論之不服也

宋真宗天書

宋真宗得天書當時君臣相欺侈爲祥瑞其書詞
雲谷卧餘

卷十四

九

宣傳播中外矣此必異才精思所構雖非天言必
有妙理何以今世失傳耶

蘇秦嫂

蘇秦嫂日以季子位尊而多金此姬大輕薄當面
罵人何秦猶不覺而顧以勢位冒厚自侮耶

王莽

後世言篡逆之臣輒曰莽操懿溫予按莽之篡與
諸人同莽之行與諸人異莽失在篡立後紛更乖

張以致亂耳。若北面之且。勲澤謙慎。有非後人所
能及者。嘗考之劉向。盡忠宗國。每上書。譏刺王氏。
言多痛切。向卒後。莽舉向子歆。宗室有才行。累遷
光祿大夫。貴幸略無宿憾。每受爵賞。無不涕泣。固
讓。且請立諸王。後及高祖以來功臣子孫。未常有
意剪劉氏也。平帝當選后。博采列侯適子女。在長
安者。莽言身無德。子材下。不宜與衆女並采。太后
以爲至誠。從之。庶民請生。即更以上守。關上。書曰

雲谷卧餘

卷十四

十

數千人咸言不宜。獨廢公主。莽遣長史以下分部
曉止諸人。而上書者愈甚。太后不得已。聽公卿采
莽女。後人以莽爲矯。以上書之衆爲誣。然莽女九
歲爲后。十歲平帝崩。傳稱其婉嫕有節操。痛劉氏
廢。常稱疾不朝。食時年甫十八。莽敬憚哀傷。欲其
改節。乃飾貴公子。將醫問疾以銜之。后大怒。鞭笞
其侍御。卽發病不肯起。則后固貞淑賢女也。建武
豈曰不宜而乃惡上書者之誣乎。願莽讓德者前

後凡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二十七人民之乘夷。奸
是懿德。此豈可以倖致哉。觀莽辭安漢公表。至誠
惻怛。語意深懷。非勉強也。曹丕辭漢禪。雖反覆再
四。累數千言。其驕矜文飾。浮於言表。誠中形外。安
可掩也。班史謂莽風益州。令塞外夷獻白雉。以爲
瑞應。夫白雉豈可風而得耶。莽祚弗延。故漢史醜
詆之耳。使其有成。豈不可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
之乎。若武庚能中興。史書所以詆周武者。又當何

雲谷卧餘

卷十四

十

如也。甚矣世好以成敗論人也。曹丕司馬炎劉裕
蕭道成蕭衍陳霸先高洋宇文覺楊堅李淵朱溫
趙匡胤。其得國與莽同。而獨以莽爲誣。且其
始節而棄之。恐非公平之論也。雖然。子貢亦曰紂
之不義。不如是之甚也。以成敗論人。自古爲然。免
慕少艾解

宋程文簡公大昌吾郡休寧人也。釋孟子曰人少
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趙

駁艱於辨識隸人梯高以希濡微水拭之使均突
兩色觀其篆畫奇古于峻健中不乏生動騫翥之
勢洵奇觀也語句間有剝落弗完道士藏有錄本
始觀全文與太史公所記稍別恐傳錄有悞再校
碑字皆合蓋太史公未親見秦碑故不無小同異
也史云親巡遠方碑云親憐遠黎史云大義休明
垂於後世碑云大義著明歷於後嗣史云皇帝躬
聖碑作躬聽史云男女禮順碑作體順史云施於
雲谷卧餘

卷十四

古

後嗣碑作昆嗣且文皆四字句乃知史五字六字
句之悞山之形勝景物志書及諸名記備矣故不
復及

泰山頂

碧霞宮雖在泰山之巔然後有所展非絕頂也予
從宮左捨身崖攀援而上至最高處有小室周垣
四空無倚視日觀尚在杖底庭中央數石墳起如
聚指高二三尺此泰山頂也予手摩數匝作歌紀

之罡風窈窕萬壑寒步虛縹緲開吹鸞周垣斗絕
俯無地嶙峋一柱中天觀網緼元炁翕以抱獨見
孤清日杲杲巨靈植臂不握拳五指駢撐劃暗昊
我來磅礴跌其顛手摩厥頂傳真詮大古未留至
人記七十二君皆徒然青青千里了齊魯不辨烟
霞矧塵土坐待片月生如輪平揖天人漱玄腴

女儒

前秦帝逞母宋氏不知何郡人家世儒學宋氏以

雲谷卧餘

卷十四

古

幼喪母躬自養其父及長授以周官音義謂之曰
吾家世學周官傳業相繼此又周公所製經紀典
諸百官品物備於此矣吾今無男可傳汝而受勿
令絕世屬天下喪亂宋氏諷誦不輟其後石虎徙
之山東宋氏與夫俱在徙中乃推鹿車背負父所
授書到冀州依膠東富人陳安壽壽養護之逞時
年少宋氏晝則採樵夜則教逞然紡績無廢壽每
歎曰學家多士大夫得無是乎逞遂學成名立仕

泰爲太常堅常幸其太學問博士經典乃憫禮樂
 遺缺時博士盧壺對曰廢學既久書傳零落比年
 綴撰正經粗集惟周官禮經未有其師竊見太常
 韋逞母宋氏世學家女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今
 年八十視聽無闕自非此母無可以傳授後生於
 是就宋氏家講室書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
 幔而授業焉拜宋氏爵號爲宣文君賜侍婢十人
 周官學復行於世時稱韋氏宋母焉按自古無女
 儒宋氏學行如此豈在高堂伏勝下乎使爲男子
 雌俎豆千秋可也

雲谷卧餘

卷十四

十五

雲谷卧餘卷十四終

雲谷卧餘

卷十五目錄

陸賈

慕容令

王猛

漢得天下之功

圖事重根本

慕容垂

雲谷卧餘

卷十五目錄

宋祖飾大度

俗語之譌

樂府

韓會

周禮奔者不禁

月建九宮

十字平聲

韓愈注論語

雲谷卧餘卷十五終

雲谷卧餘卷十五

古歛張習孔著

陸賈

陸賈事漢高帝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翁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

雲谷卧餘

卷十五

一

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憚有慙色謂賈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稱其書曰新語張子曰祚漢者賈也功豈在三傑下手世稱漢儒率首董仲舒吾謂當以賈爲第一仲舒在文景時已重文學賈當秦坑焚漢嫚罵儒術廢熄之世獨能守湯武仁義之說以動人主視仲舒爲尤難也

慕容令

慕容垂奔燕是爲無策擅霸王之才而無下人之志仕無釁之國而處嫌疑之地非遽變故惟有殺身而止耳然奔秦非垂始計迫於迫者耳始垂子令說垂逃龍城內撫燕代外懷羣夷守肥如之險以自保垂善其計而出此第一高策惜不及行耳然追騎之迫以慕容麟之告變也麟爲垂子令豈能防變生骨肉非謀之不臧也孟子曰周公之過

雲谷卧餘

卷十五

二

不亦宜乎吾於令亦云然

王猛

王猛史稱其賢比於諸葛吾觀鄧羗傳羗將徐成失期當斬羗請賁猛不可羗固請曰成羗之部將也願與成效戰以贖猛固弗許羗怒勒兵將以相攻猛始釋成時燕兵甚盛猛畏之勉羗力戰羗曰若能以司隸見與公勿以爲憂猛意斬之許以安定太守萬戶侯羗不悅而退俄而兵交召羗羗寢

不應猛馳就許之羌乃大飲帳中與成大破燕軍
夫徐成勇將鄧羌力請貸死立功自贖於情法未
大失也猛乃堅慢不聽迨羌以強劫始弭耳順之
謂軍法何至於勅敵當前羌復乘危要君猛爲大
帥而不能制命皆前之應務失宜所致也一事數
失猛之負職多矣史顧從而嘉之何以立是非之
準乎

漢得天下之功

雲谷卧餘

卷十五

三

漢得天下有大功者三皆關乎成敗之機非攻城
略地等也始項羽願與沛公皆入關懷王諸老將
曰羽爲人剽悍禍賊所過無不殘滅不如更遣長
者扶義而西獨沛公素寬大可遣懷王卒遣沛公
此大功一也及沛公西上過宛張良曰公雖欲急
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強秦在
前此危道也沛公固宛未下其舍人陳恢踰城見
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留守宛

宛連城數十乘城堅守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
有彊宛之患爲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諸城未
下者聞聲爭開門待足下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
從其說引兵西無不下者此大功二也漢王至洛
陽董公遮說曰臣聞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
其爲賊敵乃可服項羽放弑其主天下之賊也使
三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諸侯此三王之舉也漢
王於是爲義帝發喪卒滅項羽此大功三也後漢
高置酒洛陽南宮與諸將論所以有天下之故歸
功三傑而不及此所謂曲突徙薪無恩澤殆類是
乎

雲谷卧餘

卷十五

四

圖事重根本

東坡志林云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
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終不可議田
宅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粥
田宅者也張子曰此言豈徒守成當知卽創業者

成敗亦視此矣石勒謀臣張賓說勒曰天下鼎沸戰爭方始明公雖擁精兵遊行羈旅人無定志非所以保萬全制四方也夫得地者昌失地者亡耶耶襄國趙之舊都可擇此二邑而都之然後命將四出兼弱攻昧則王業可圖矣勒深然之終成霸業李密說楊玄感者三其上策雖奇而微倖猶是懸命於天至其中策乃謂關中四塞天府之國今宜率衆輕賫鼓行西入國兵雖還失其襟帶據險

雲谷卧餘

卷十五

五

口明公親簡精銳西入長安既克京邑業固兵強長驅函傳檄指擣天下可定此卽密說玄感之計也密非不知爲上策乃以諸將出於群盜已去必各競債事計不果行蓋翟讓尚存密固不能無後慮非智於玄感而愚於自謀也古今以來攻守大致不外是矣予故因坡語而推論之

慕容垂

苻堅滅燕秦固燕仇也但慕容垂先旣委質于臣

雲谷卧餘

卷十五

六

之分定矣堅之待垂恩踰父子知己之感垂當何如報一艷心富貴乘人之危舉莫大之恩而負之一隅獍張蕩析轉徙雖草竊二十年而疆宇未一正朔不歸後世稱爲賊耳垂何汲汲於是而棄骨肉於刀俎委信義於土芥畧不之顧而唯富貴之是圖卒之子孫夷滅殆盡何如積善度疇身名泰而後嗣久長也使垂能佐堅於敗亡之後保境息民身爲宰衡輔以仁義而堅賢主也自能悔禍

侯時保其祚命垂之勳烈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智不出此而甘蹈獻行番真匹夫哉

宋祖飾大度

史載宋太祖欲察群情向背頗為微行或諫曰陛下新得天下人心未安今數輕出萬一有不虞其可悔乎帝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求之亦不可得拒之亦不能止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我終日侍側亦不能害若應為天下主誰能

雲谷卧餘

卷十五

七

圖之微行愈數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不汝禁也張子曰甚矣宋祖言之不衷也既曰有天命者任為不禁又何必微行察人情向背乎內則汲汲而飾為大度徒為有識笑爾

俗語之訛

俗語亦有訛字如云若要小兒安常帶二分饑與寒夫饑可也寒豈不生疾乎余意寒當是汗字蓋汗與安皆在十四寒韻後世方作去聲耳又云騎

駿馬使痴奴駿當是鈍蓋鈍馬痴奴取其易于制馭無泛駕跋扈患耳訛鈍為駿亦是傳悞

樂府

古今人所作樂府如艾如張上之回戰城南將進酒等篇其目皆出於漢饒歌此曲列於鼓吹多序戰陣之事本朝廷治軍振旅所用非詞家詩題也目凡二十二

雲谷卧餘

卷十五

八

七遠如期十八石留十九務成二十曹魏改漢十玄雲二十一黃爵行二十二鈞竿平改艾如張為獲呂希等是也改朱鷺為楚之平陽改艾如張為獲呂希等是也改思悲翁為戰樂離為舊邦改戰城南為定武功改巫山高為層城改上陵為平南荆改將進酒為平關中改有所思為應帝期改芳樹為芭蕉改上邪為太和其餘並同餘十篇皆仍舊目孫吳亦使韋昭制十二曲名以述功德若改朱鷺為炎精缺改巫山高為關背德等是也改朱鷺為炎精缺改思悲翁為漢之季改艾如張為憶武師改上之回為

烏林改雍離為秋風改戰城南為克皖城改巫山
高為關背德改上陵為通荆州改將進酒為章洪
德改有所思為順歷數改芳樹為承天命十二曲
改上邪為玄化其餘十篇亦用舊名不改十二篇
外亦用舊名不改晉武受禪令傳玄製二十二篇
述代魏功德則改漢二十一惟末篇鈞竿仍踵舊
名改朱鷺為靈之祥改思悲翁為宜受命改艾如
張為征遼東改上之回為宜輔政改雍離為時
運多難改巫山高為平王衡改上陵為文王統百
樹為大序改上邪為大晉承運期改君馬黃為金
靈運改雉子班為於穆我皇改聖人出為仲春擬
旅改臨高臺為夏苗田改遠如期為仲秋補田改
石留為順天道改務成為唐堯改黃鸝行為伯益

雲谷別餘

卷十五

十

鈞竿依舊名今晉書所載諸詞具在使無取於朱鷺思

悲翁等制則竟稱為靈之祥宜受命可也何以必
曰改朱鷺為靈之祥改思悲翁為宜受命乎魏承
漢即曰改漢可也晉去漢遠矣何不曰改楚之平
為靈之祥而晉史必遵用漢目由此觀之漢曲二
十二篇每篇當各有格調如今之詞曲牌名一定
而不可移者故魏晉雖變其詞而仍就其格故曰
改某為某也若然則所謂將進酒上之回者其格

謂久亡徒存其篇首之字後人摹仿而為之所為
捫籥為目者耳漢書所載房中歌十七章郊祀歌
十九章詳其聲韻氣格雖未必果有科律然謂竟
無所準修短豐殺任意所為亦未敢謂然也杜子
美詩才雄富韓退之學識淵博而皆不作此題亦
曰吾斯之未能信耳李太白有戰城南將進酒上
之回等篇此外作者更多吾不知於古制果協否
也脫無所合則何不自據胸臆何必擬此以欺後

雲谷別餘

卷十五

十

世而誣古人哉太白以近體而蒙古題不問而知
其絕遠近代王元美有擬漢郊祀歌二十首擬饒
歌十八首則依其字句而比擬之無不脗肖蓋亦
慮有如予之前說也其用心可謂勤矣揆諸前代
稍為近之總之樂府題實為後生藏拙地所謂盡
工不盡犬馬而畫鬼魅知此道者不作可也

韓會

韓退之文起八代之衰一返六朝靡弱之習時人

怪詭謗議數起予考柳鎮墓碑陰先友記愈兄會
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以故多謗按退之本傳愈
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
祭十二郎文亦云夫會以文高致謗想其佶屈聲
牙者有在退之先矣然則退之文章傑出千古豈
非得之家學之傳哉退之名若山斗而會無聞并
其遺文鮮有存者非子厚之稱許勸之碑碣亦孰
知退之前有能文之兄乎士之淹沒而不彰者多
矣予故表而出之

雲谷卽餘

卷十五

七

周禮奔者不禁

周禮媒氏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是月也奔者不禁
此雖後世昏淫之主亦無此法曾是周公制禮而
有是乎予按古有聘則爲妻奔則爲妾之言以奔
對聘是明有奔之一說矣意奔也者當是草率成
婚若今鄙野小家之爲不能如聘者之六禮全備
耳蓋荒侵二喪或孤弱而不能自存必待備禮而

需以歲年則遲歸無時男女之失所多矣故先王
通此一格以濟大禮之窮不待其既亂而爲之所
也其曰令者媒氏令之也既有令者非私合矣不
禁者不禁其關禮也豈誠踰牆行露之謂哉不然
判妻入子且書之遷葬嫁殤且禁之而於挑達淫
冶之私反爲之導引豈理也哉以意逆志雖無明
徵君子以理斷之可也

月建九宮

雲谷卽餘

卷十五

七

九宮七色之說出於乾鑿度楊升菴載之于丹鉛
錄以洛書九位爲九宮其色則一六八爲白二黑
三綠四碧五黃七赤九紫又考唐會要曰天蓬星
太乙坎水白天內星攝提坤土黑天衡星軒轅震
木碧天輔星招搖巽木綠天禽星天符中土黃天
心星青龍乾金白天柱星咸池兌金赤天任星大
陰艮土白天英星太乙離火紫而皆未詳言其故
今曆家于每月之下列此九宮予久未明其由一

日細推之乃悟此文王八卦方位也其曰三綠四碧升菴與乾鑿度良悞當是三碧四綠法以黑赤白紫黃白綠碧白為始以黃居中而上列黑紫綠下列三白赤居右脇碧居左脇以碧為東方震洛書為左三所謂天衡星軒轅也綠為東南巽洛書為四肩所謂天輔星招搖也由是而以紫為南方離洛書為戴九黑為東南坤洛書為二肩赤為西方兌洛書為右七白為西北乾洛書為六足白為雲谷卧餘

卷十五

主

北方坎洛書為履一白為東北艮洛書為八足天星則如會要所記由是而變之則以黑白此為紫白此為赤此為白此為黃綠碧為序如正月為黑者此為二月則為白此為坎三月為紫四月為白此為五月為赤也以至八月綠九月赤十月又為黑周而復始循環無端律家謂之飛九宮其實不知何用也以月建六十甲子論七十五年為花甲十五週而九宮則一百周復與月建會細觀亦無甚奧義且中黃無

與八宮錯飛之理不過天官家為此以紀數耳

十字平聲

唐詩三十六所春宮殿一一香風透管絃又綠浪東南西北水紅欄三百九十橋又春城三百九十橋夾岸朱樓隔柳條又煩君一日殷勤意示我十年感遇詩楊升菴日前人讀十字多作平聲予觀文文山詩曰近來煩惱障左目忽茫茫聶政心雖碎劉伶醉未忘問天天不應食日日何傷萬相由

雲谷卧餘

卷十五

主

來假收拾太乙光則拾字亦作平聲矣

韓愈注論語

唐李漢序韓文曰有注論語十卷傳學者順宗定錄五卷列於史書不在集中今韓集有順宗定錄而注論語不傳嘗考聽雨紀談吳郡都穆著自言其家藏古本韓文有之解六十而耳順耳常為爾猶言如此也曾謂泰山謂當作為言冉有為泰山非禮也宰予晝寢謂晝當作晝宰予四科十哲安

得有晝寢之責人之生也直謂直乃惠字之誤言
 人生稟天地之大德也子所雅言謂言當作音三
 嗅而作謂嗅當作鳴鴈之鴈雉之聲也子在回何
 敢死謂死當作先浴乎沂謂浴當作沿君子而不
 仁者有矣夫謂仁當作備以杖叩其脛謂叩當作
 指君子貞而不諒謂諒當作讓孔子時其下也謂
 時當作待鄉愿德之賊謂鄉愿當作內采子謂以
 上諸說惟浴作沿少有意餘皆穿鑿不通甚矣曾
 雲谷卧餘 卷十五 十五

雲谷卧餘卷十五終

雲谷卧餘

卷十六目錄

貂勃

韓愈曹植

王莽傳

劉昭續後漢志

莊辛幸臣論

賈誼

雲谷卧餘

卷十六目錄

張孟談

張儀說韓文疑僞

戰國策文多僞

古今人心同智

譚忠智本宗策

唐世縱囚事

溫泉寒火

韓文上宰相書

三代社木

元元

落酥

馬援蕙苾之寃

五行衰絕字

模古詩

雲谷卧餘

卷十六目錄

二

雲谷卧餘卷十六

貂勃

古張氏孔著

貂勃嘗毀田單單為酒召而問之勃曰跖狗吠堯非貴跖而賤堯吠非其主也單曰敬聞命明日薦於王而任之王有所幸九人中傷單勃力言單之功終勸王殺九人而單以安世皆以勃為賢張子曰貂勃以田單非其主故吠之然則誰為勃主者雲谷卧餘 卷十六 一

乎齊固有王則主勃者王也主有狗不以之吠盜顧以吠豕督何用此狗為哉單既啗以利又從單而搖尾勃誠狗之不若矣如謂勃先所主者九人之屬後乃從而推刃焉則碎礫勃以飼狗狗將不食也

韓愈曹植

韓退之訓子讀書城南既勉之以力學中乃曰一為公與相潭潭府中居又日不見三公後饒寒出

無驢是從富貴起見也曹操好方外之士招致甘始左慈鄒儉之流曹植作論辨之以操爲匹夫所罔納虛妄之詞信眩惑之說是矣其曰玄黃所以娛目鏗鏘所以聳耳媛妃所以紹先芻豢所以悅口是徒欲其父爲嗜慾之人耳卽安見四者之養有以勝於彼氏也人情至愛莫過父子愛之而不以道是所謂小人姑息者也植不足責何退之於父子之際亦惓惓于是歟

雲谷卧餘

卷十六

二

王莽傳

後漢班昭傳言班固著漢書止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踵成之是此外皆孟堅筆矣乃王莽傳蕪蔓卑弱非但不類孟堅卽大家亦不爲此也如曰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王舜王邑爲腹心孫建爲牙爪又如莽羽翼已成意欲稱攝豐等爵位已盛心意旣滿又實畏漢宗室云云此與小說演義何異乎意漢書非止大家踵

成表志恐列傳亦多後代續記也如元后傳五侯群弟子平爲省後賂遺珍寶四面而至後庭姬妾各數十人此等語皆非東京筆意予考梁劉昭補後漢書序云昔褚先生補子長之削少馬氏接孟堅之不畢相成之義古有之矣豈班傳未終有馬氏續成之歟今不可考已

劉昭續後漢志

雲谷卧餘

卷十六

三

范曄在獄與諸生侄書曰旣造後漢欲徧作諸志前漢所有志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不果是後漢書未有十志也洪景廬曰劉昭注補志三十卷本朝乾興元年判國子監孫奭始奏以備前史之闕故淳化五年監中所刊後漢書凡九十卷惟帝后紀十卷列傳八十卷而無志云新唐書藝文志劉昭補注後漢書五十八卷不知昭爲何代人所謂志三十卷當在其中也予按宋景祐元年

詔余靖詳定後漢書序中云范曄益集諸家作十紀十志八十列傳十志未成曄被誅至梁世有劉令劉昭者補成之則昭梁人也梁書自有劉昭傳景虛于史無所不讀顧未知此

莊辛幸臣論

莊辛幸臣論見兔顧犬之喻今古以爲格言末曰君王馳騁於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不知夫穰侯方受命秦王填崑塞之內而投已乎崑

雲谷卧餘

卷十六

四

塞之外其言止此襄王聞之旣色變震惧矣然終不問所以圖天下國家之事而徒賞之以爵與地所謂舉一隅而不以三隅反者也有何取夫能懼然辛亦徒受爵土無復籌策以弭穰侯之禍則所言顧犬補牢者安在也

賈誼

東坡謂賈生立談之頃遽欲爲人痛哭流涕昧交淺言深之戒非也君臣之義非可以淺深言也市

井草莽之臣秉激時事尚與一旦得瞻天日悉陳

所見安有已服朝廷爵秩屢被寵眷顧隱忍觀望

不盡吐其情哉况文帝元年以賈爲博士一歲中

超遷至大中大夫至六年乃上治安策已非立談

之頃矣先此前席之商至宵分不輟交已非淺矣

有君如此尚忍不爲之痛哭流涕哉故謂生志大

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是以不能用文帝當也謂

其不宜痛哭流涕者非也誼爲梁太傅梁王墜馬

雲谷臥餘

卷十六

五

死以爲已奉職無狀亦自傷死此區區小信固君

子所不由然其意念凌懇不肯漠然悠泥于世以

自安卒至于死而已殆亦古義士仁人者流歟王

介甫有詩云懷王自墜馬賈傳至死悲古人事一

職豈肯苟然爲哭死非爲生吾心良不欺滔滔聲

利間絳灌復何爲蓋悲賈生之志矣

張孟談

戰國高士人知魯連爲第一而不知張孟談趙當

危急時孟談獨以一身周旋其間內盡籌略外振敵情更無二人也洎夫解國難定霸圖功烈無與比而一旦浩然決去至其所以去者又非同塵垢富貴以爲名高其言曰五霸之所致天下者主勢能制臣無令臣能制主今臣名顯權重故願損功名去權勢以離衆此持國之道也臣觀成事臣主之權均而能美未之有是孟談之去非止自爲計實所以安國家也出陶朱赤松上矣退耕三年五

雲谷卧餘

卷十六

六

國欲謀趙襄子復往見之孟談聞命即出絕無推避并使其妻若子分走楚韓魏齊而列國之謀寢其視一往不返烟霞沉銅者又何若故吾嘗謂戰國人品當以孟談爲首云

張儀說韓文疑僞

戰國策載張儀說韓王曰山東之卒被甲冒胄以會戰秦人捐甲徒程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之與山東卒也猶孟賁之與怯夫也以重

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也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于墮千鈞之重于鳥卵之上必無幸矣觀儀夸秦輕韓之言不遜甚矣雖賤夫曲士不能甘之矧萬乘之前乎儀號能言豈無婉曲入情之論而鹵莽唐突至此至其要歸不過欲韓攻楚耳韓何至自請爲郡縣而築帝宮稱東藩而効宜陽也疑此皆好事者以意撰造非盡當日之本文矣

雲谷卧餘

卷十六

七

戰國策文多僞

予嘗疑戰國策文多僞如鄭疆欲害張儀於秦故於儀之遣使於楚也疆屬楚留其使而自僞爲楚使使秦謂儀以上庸地致楚故來受地於是秦王怒張儀走夫楚使豈可僞爲禮儀文告一失其節情即敗矣秦王雄主張儀智士豈不能營其奸而遽怒遽走耶此與公孫開使人僞爲田忌之人操十金而卜於市欲圖大事因捕卜者驗於王前而

走田忌同一小兒之見齊王前能信章子非關王也豈可以兒戲罔乎

古今人心同智

韓使周逐其臣向晉周成恢爲晉謂魏王曰晉雖逐周必寬而反之王何不爲之先言是王有向晉於周也魏王諾之成恢因謂韓王曰逐向晉者韓也而還之者魏也是魏有向晉於周而王失之也豈如由韓反之哉韓王曰善因請復之國策於此

雲谷卧餘 卷十六

等皆若以爲奇計吾觀今之市井小人無不知爲此者其人固未嘗讀國策也好巧之智古今人心若合符節豈非生而具哉

譚忠智本宋策

唐討成德節度使王承宗魏博節度使田季安患之時幽州將譚忠使魏說季安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而悉甲壓境號曰伐趙陰遣趙書使解陴障遺魏一城持以奏捷則魏之霸基成矣季安遂與

趙陰計得其堂陽按戰國策魏伐趙而徵師于宋宋不敢拒又慮惡于趙乃說趙曰宋請受邊城徐其攻而留其日以待趙之有城而已趙王曰善宋人因舉兵入趙境而圍一城魏甚悅曰宋人助我攻趙亦曰宋人止于此矣兵退難解德施于魏而無怨于趙二事正相類譚忠之智蓋本乎此

唐世縱囚事

唐太宗縱囚世皆知之若唐臨事人鮮知者臨初

雲谷卧餘 卷十六

爲萬泉丞有輕囚十數人當春農時臨白令請釋歸耕約農事畢復就繫令不許臨便宜縱之皆如期還臨由是知名屢遷大理卿高宗幸寺親慮囚前官所斷者皆稱訴不已獨臨所斷無言帝怪問之囚曰罪實自犯唐卿所斷既非寬濫所以絕意帝歎息久之囚遂見原則囚以承服而獲釋者乃唐朝故事也此見于劉肅所撰唐世說而新舊唐書惟載帝歎美不言原囚未知孰是

溫泉寒火

陸機策問紀瞻謂一氣偏廢則萬物不得獨成此不偏之明驗也世有溫泉何無寒火瞻不能對吾代爲之對曰陽可制陰陰不可制陽月可受日光日不可受月光此正如君得制臣臣不得制君之義火制水而使之溫陰之從陽順也若水之制火則逆矣直滅之而已矣火寧受滅不受制也故雖有寒灰寒炭而無寒火火已亾矣灰炭魄耳漂蕩沉沒亦聽之火不受也苟有一星之焰豈肯降其性而爲寒哉此陰陽順逆之道理勢宜然推之君子小人之消息亦猶是也

韓文上宰相書

昌黎上宰相書自今有人生二十八年至教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二百四十八字作一氣讀文太直礙此乃筆機滯澀處而中間九品之位其可嗟數語忽作俳調似詩似賦後生以爲佳境吾謂此

雲谷附錄

卷十六

七

皆韓文之類大槩此書機括不利開口引詩瑣瑣注釋無甚高論宜其不足動宰相也惟後三月十六所上之書引周公吐握事通篇皆有精采

三代社木

宰我對問社三代異木集注云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也朱子蓋以社有神靈所棲故必樹木以爲憑依然松栢之堅貞挺拔樹之可也若栗則又牙輪困高不踰尋丈且夏葉冬凋壽多無過三五年此何足樹也果是樹植之木則周社未屋其栗固在何庸問哉程伊川以用木爲神主良是今世刻主多用栢栗亦古遺制也公羊傳云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尤爲明證

元元

容齋隨筆謂元元二字兩漢書多用之其雜引紀傳稱元元者凡五十一予按蘇秦說秦王曰子元元臣諸侯則不始於兩漢矣元元解爲民字然元

雲谷附錄

卷十六

七

帝紀元元之民勞於耕耘嚴安傳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嚴助傳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刑法志羅元元之民天絕無辜有奴傳元元萬民則元元非卽民也顏師古注元元或云善意語亦未協予謂元首也蓋以首會民如日黎首之意重言元者首之多不可以一數也記此以質諸後人

落酥

洪光弼使燕歸得龍圖閣書一策曰貽子錄有御

雲谷卧餘

卷十六

七

書兩印存不言撰人姓名其林園一章謂茄爲落酥容齋謂此名甚新記於隨筆今人稱茄皆曰落酥豈宋時無此名耶按酉陽雜俎錢王有子跋足嫌茄音近癆故呼爲落酥然本草已有落酥之名亦不始於諱避也又按爾雅釋荷其莖茄其葉蓮其本薔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意則茄自是荷莖在蔬類者徑當獨名落酥耳

馬坡薏苡之寃

馬文淵慕義歸漢屢建奇勛歿身王事而卒蒙薏苡之謗妻孥惶懼至不敢收葬固諛者之害然不能不爲光武恨初援勸隗囂歸命稱帝開心見誠濶達多大節同符高祖數語寔帝一生知己也雖分在君臣當與骨肉同契豈孽孽與之競財利哉夫用人者當論其功使嶠南不平雖無明珠文犀亦罪旣二徵授首拓地數千里得戶數萬雖有明珠文犀一車此何害於治哉帝聞謗而怒非怒援之有也怒其有而不以獻我也當時權貴人亦疑其有南方珍怪望之而不敢言則帝之望於援者蓋亦與權貴人同其逐逐故一聞其有而遽怒之溪也彼權貴人固好利小人其望宜爾帝以開代之主富有四海乃欲分甘於臣下不得則怒且溪又何以責唐德宋徽輩乎獨計援初稱帝濶達多大節今乃小量如此援九原有知當亦慚此言矣

雲谷卧餘

卷十六

七

五行衰絕字

洪景盧謂木絕於申故神字之訓爲木自斃水土
絕於巳故汜字之訓說文以爲窮濱圯字之訓爲
岸圯及穀火衰於戌故威爲滅金衰於丑故鈕爲
鍵開製字之義昭矣吾因而推之木生於亥故爲
核核者木所生也木旺於卯故爲柳柳者木之易
榮者也木死於午故爲杵杵者斷木所爲也水沐
於酉故爲酒沉酒之義也水病於寅故爲演說文
演水長流水滋於源耗於流也水死於卯故爲那

雲谷卧餘

卷十六

十四

那者潛水也水養於未故爲沫沫者漬面養榮衛
也土生於申故爲坤坤者生也然此皆附會穿鑿
之語吾因其妄而謾言之耳其實於陽爲生者於
陰爲死陽水絕於申矣陰木則胎於申也陽水絕
於巳矣陰水則胎于巳也土同且金墓於丑火墓
於戌景盧皆以爲衰則尤悞矣大抵字必求說斷
斷難通此王介甫之所以困也

擬古詩

錢牧齋先生論滄溟集擬古樂府云如具寬之管
新豐雞犬皆識其家寬所管者新豐也其阡陌衢
路未改故寬得而貌之也今改而管滄之毫周之
鎬我知寬之必束手也此言最中擬古之弊夫刻
楮鐫工畢竟是玉而非璞宋人具此藝巧何不自
出心裁製他物豈不卓然垂千古哉滄溟之肖
與青蓮之不肖其議則一矣不若少陵昌黎之不
作爲高此罔不刻楮業者也

雲谷卧餘

卷十六

十五

雲谷卧餘

卷十七目錄

房玄齡妻妒

古字

墓中蜃畫

元始重載之悞

韓文送孟東野序

朱子論藝文

雲谷卧餘

卷十七目錄

一

賈島推敲字

筆

子由古史

曹沫

西瓜

黃棘

天齊

連縣字

天資難移

陽城無後

雲谷卧餘

卷十七目錄

二

雲谷卧餘卷十七終

雲谷卧餘卷十七

古欽張習孔著

房玄齡妻妒

唐書房玄齡微時病且死謂其妻盧氏曰吾病革君年少不可寡居善事後人盧泣入帷剔一目示玄齡明無它會玄齡良愈禮之終身乃國史異纂云房玄齡夫人至妒太宗將賜美人屢辭不受乃令皇后召夫人語以妾媵之流令有常制且司空

雲谷卧餘

卷十七

一

年近遲暮帝欲有優崇之意夫人執心不回帝乃令謂曰寧不妒而生寧妒而死曰妾寧妒而死乃遣酌一卮酒與之曰若然可飲此醢一舉便盡無所留難帝曰我尚畏見何況玄齡由唐書言之則夫人貞婦也由國史纂言之則夫人妒婦也何初終易操若此不然夫人始以忘身殉玄齡所謂從一之道推此以事親則養志之子推此以事君則不二心之臣也故亦欲以此律玄齡耳苟無盧氏

之貞惟以潘悍而妒可乎所謂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古字

明成化間有吏建言時事禮科給事中忌之以激厲風俗之屬不從力叅送法司問罪不知厲本古字漢書凡云風厲勉厲皆不從力此坐不讀漢書故也又兵科給事中閱兵部題本以伎不從女呼吏笞之翼旦有不平者令受笞吏執韻書以進乃

雲谷卧餘

卷十七

二

顏顏慰遣之此蓋識俗字不識古字故也予在刑部時於文書駁字俱從馬交同官以爲當從馬又予力辨之情寓中置書不多苦無古本執證然予書必從古字吏畏譴累時私易之爲可恨也

墓中書畫

路史載何俊有記曰今人稱顧陸之筆然此特晉宋間人耳予家乃有漢人畫此世之所未見亦世之所未知者也其畫非繒非楮乃畫于車轆殼上

乃是姑蘇泥辨之至山東賈畫買回者聞彼處盜墓人每發一墓則其下有數十石其畫皆作人物如今之春畫間有幹男色者畫法與隸釋中有一碑上所畫之人自畫法至此一句讀大率相類其筆甚拙陸尚有其遺意至唐則漸入於巧矣夫車轂者蜃也雉入大水爲蜃雉有文章故蜃亦有文章登州海市卽蜃氣也但不知墓中嬰此物何用余觀北齊邢子才作文宣帝哀冊文云攀蜃輅而雨泣玉

雲谷卽餘

卷十七

三

筠昭明太子哀冊文曰蜃輅我我江總陳宣帝哀冊文云望蜃綈而攀標齊謝朓敬王后哀冊文云懷蜃衛而延首則知古帝王墓中皆用之蓋置於柩之四旁以防狐兔穿穴其畫春情亦似蜃勝悉蛟龍侵犯之也

元史重載之悞

元史百三十一卷有完者卽傳百三十三卷又有完者拔都傳兩傳戰功事頗官階賞賚年壽職諡

皆同但前傳詳而後傳稍略後傳所無者家世丰采樂善好古喜賢疾姦及降黃華射鵬禁私鹽數事耳餘無不同兩人生平豈有如此巧合者此爲一人無疑按洪武二年二月始脩元史至八月成書惟闕順帝事三年二月復爲補輯至七月全史成自古史家未有若此迅疾者也其譌齋宜矣

韓文送孟東野序

雲谷卽餘

卷十七

四

韓文送孟東野序後人議之曰序謂物不得其平則鳴唐虞時皋禹其善鳴者而假言以鳴變假韶以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又云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是非所謂不得其平也余謂韓公所謂不得其平者美惡皆有非獨謂輶軻攻射也如風之感水以及草木春之感鳥此豈有不善耶不過動之而已皋禹陳謨伊周迪王是皆中有所見動乎其天而不得已是以議論生焉動於美動於惡皆謂不得其平如曰有說於中耳當會意看

朱子論蘇文

朱子不喜蘇文每加彈駁然亦有失言處如論六一居士集序云只恁地文章儘好但要議論道理便看不得首尾皆不相應起頭甚麼樣大末後却說詩賦似李白論事似司馬相如按蘇叙末云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未嘗言似司馬相如也且詩賦特歐緒餘叙末帶言之耳篇中止言其繼韓愈而明道亦未嘗及詩賦也

雲谷卧餘

卷十七

五

賈島推敲字

賈島詩句僧敲月下門初欲用推字鍊之未決引手作推敲狀遇京尹韓公而不覺韓乃定爲敲字然未明敲何以勝推後人以爲敲字聲氣較推爲清亮耳余謂僧守戒律月下之門自是當敲不當推蓋敲有聲響推則近暗昧非僧所宜如此解似爲得之然島引手作勢第揣其情狀亦未必思及

有聲無聲也余又思之鳥何必定用僧字此字亦欠秀雅何不曰人歸

筆

世稱秦蒙恬造筆然曲禮曰史載筆士載言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爾雅曰不律謂之筆筆不始於秦矣崔豹古今注引牛亨問古有書契便應有筆世稱蒙恬造筆何也答曰自恬始作秦筆耳以枯木爲管以鹿毛爲柱羊毛爲被非兔毫竹管也然予猶疑之管之竹木毛之鹿兔其差有幾而遂歸始功於恬乎後世造筆有用鼠鬚用猩猩毛者矣亦可與恬同功耶余觀事文類聚程泰之曰古筆多以竹如今木匠所用墨斗竹筆故其字從竹此言得之矣古用漆書毛豈能濡漆言竹者不可易也又法言曰刀不利筆不銘加諸砥可乎筆而用砥尤徵是竹不然今筆之用毛功於竹若古有毛筆製字當從毛矣江覺卿對問編曰水經注

雲谷卧餘

卷十七

六

孔子廟前有硯一枚云平時物也非筆硯何爲哉
覺卿亦以筆爲毛穎用硯以濡耳予并謂安知硯
非貯漆物耶大抵古器之變也有漸墨始以漆後
變以石煤又變以松烟以桐膏烟墨變而筆亦隨
之矣然不能悉究其爲何時也

子由古史

蘇子由作古史於本紀世家獨取一二大事論
之餘不槩叙此最得古人筆意文之高老者在此

案卷附餘

卷十七

七

如夏本紀則論傳子郊鮒秦始本紀則論封建晉
世家則論文公悼公之霸齊太公世家則論管仲
宋世家則論襄公之非仁義田敬仲世家則統論
六國安危大勢以彼諸國皆更歷數百年王之賢
愚政之治亂年之延促使皆一一敷叙無遺成何
文氣乎此世俗之歷年圖與各朝提錄其冗弱可
厭政坐此也今贈人文字亦然舉一人之生平無
一不叙惟恐或遺文安得佳使只撮其生平一二

高致極力發揮其餘官階庸行略一點過便已則
文自有精采

曹沫

春秋莊公十三年公會齊侯盟於柯左氏傳無曹
沫劫齊桓事公羊高始言其略至戰國若魯連之
屬時復稱引太史公據此乃詳列於刺客傳中藉
轍以爲譏于古史獨刪沫事其論曰莊十年敗齊
師于長勺自是魯未嘗敗安得謂三戰三北又言

案卷附餘

卷十七

八

曹沫卽曹劌長勺之役問所以戰蓋知義者也豈
肯以其身爲刺客故斷以爲事之必無余謂此不
足證也春秋之詞年世久遠其間所畧者有矣如
夫人姜氏旣孫于齊矣乃後屢書會于禚享于祝
丘如齊師會于防于穀再如莒則姜氏旣孫不知
曾幾何時而卽復歸于魯也閔公元年書季子來
歸而先此未書其出杜預謂國亂史失之是也由
此言之春秋紀事不能無所遺明矣不特郭公夏

五也安知長勺之前長勺之後曹沐更無戰齊之事乎且公穀皆周人必有親得于見聞者豈有無其事而鑿空撰出者乎至謂沐爲知義不當爲刺客之事夫刺客之稱史遷加之耳迹沐所爲其辭直其氣壯非以趨捷擊刺爲技者也後人若簡相如樊噲於兩君之會皆直辭壯氣以伸國體明大義豈亦刺客流耶轍以此爲斷尤其疎矣

西瓜

雲谷卧餘

卷十七

九

洪忠宣使金著松漠紀聞載西瓜事謂得種歸薛之禁園鄉園矜爲創見王元美引此以爲靖康前中國未有西瓜云楊用修丹鉛錄曰胡嶠陷北紀云嶠於回紇得瓜種結實大如斗味甘名曰西瓜是西瓜至五代始入中國今考五代史記嶠出迤北踰辭鄉嶺渡黑水又行數百里始食西瓜聞是契丹破回紇得此種未云以種入中國也豈用修所記又出別本耶予謂古雖未有西瓜之名然攷

魏劉禪瓜賦藍皮密理素肌丹瓠陸機瓜賦或攄文以抱綠或披素而懷丹張載瓜賦玄表丹裡程素含紅若香瓜甜瓜之類未有紅瓠者則中國自古當有西瓜也用修元美極號多識而吾鄉江甯鄉亦博雅士引楊王之說亦復載梁武帝痛任昉而投綠沉瓜事三家考證似謂無遺論矣乃不知上參禮記何耶按玉藻云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蓋西瓜體圓中虛截爲數段其形如環手操而食盡中之紅瓠而垂其操者正西瓜也他瓜皆薄去其皮而食肉未有食中而棄所操者以此爲證豈不較明於綠沉乎洪之創見或前代此種未廣耳然洪不知茄爲落蘇則不識西瓜又未足異

黃棘

雲谷卧餘

卷十七

楚辭悲回風云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求介子之所存兮見伯夷之放迹朱子解黃棘爲棘有芒刺丹鉛錄引薛符溪云秦楚嘗盟於黃棘

後懷王再會武關遂被執是黃棘之盟楚禍所始
朱注非是予觀上下文氣是屈原欲乘光躡景以
黃棘爲驅策而追介子伯夷也曰借曰施曰求曰
見皆原自指若依薛解四句文氣作何通貫古文
字句有偶同者如國策張孟談納地釋事而耕於
負親之丘後云耕三年韓魏齊楚燕負親以謀趙
前負親爲地名後負親爲背負約親文在數句之
內而義各不同如此今以楚詞之文偶同於史策

雲谷卽餘

卷十七

士

遂害辭而牽合之則升菴好奇之過也

天齊

宋禮志眞宗朝加號東嶽曰天齊仁聖南嶽曰司
天昭聖北嶽曰安天元聖中嶽曰中天崇聖西嶽
曰金天順聖四嶽皆天宇在下而東嶽獨曰天齊
後世因之亦不解其故第以爲崇奉之辭其義不
過與天相齊耳偶讀漢書郊祀志乃知其由蓋東
嶽在齊地郊祀志曰齊之所以爲齊以天齊也天

齊爲八神將之一其祠居臨淄南郊山下下景下
者蘇林曰當天中央齊也顏注曰謂與衆神異如
天之腹臍是天齊之稱始此而齊之名國取義亦
奇矣

連縣字

左太冲招隱詩峭蒨葱蒨間竹栢得其眞楊升菴
曰五言詩用四連縣字前無古後無今余觀高季
迪對雪作滿江紅有云窓竹裡似風非雨蕭颼騷

雲谷卽餘

卷十七

士

屑一句四字皆用連縣語亦奇俊然皆自國風輶
轉反側來是商周間已有之矣又朱子集傳云輶
者轉之半轉者輶之周反者輶之過側者轉之留
以韻語作注疏殊有古致附記之

天資難移

孔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自非然者無不可移
愚謂聖人之所謂可移者行也然有不可移者才
也今天資者可勉而廉潔者可勉而貞暴者可勉

而平倭者可勉而誦此行也權在人者也若精神之壯萎膽氣之勇怯識見之宏卑聰明之敏鈍此才也權在天者也人之所資於天苟處其不足雖聖人無如之何矣偶讀陽城傳山東節度府聞城高義遺城五百緣城不獲辭置之不發舍里人鄭倣貧不能葬親城以緣助之倣感其義願請爲奴城曰子無庸爾也能同我學乎倣泣謝從之然不能通城爲更徙遠阜俾習終不通如初慚恨

雲谷卧餘

卷十七

七

縊死城之心甚善若倣自揣固奴才也是以欲以力役爲報耳觀倣志節其致力於學者豈有遺乎而資適限之終不可強悲夫然倣以死而謝天之儉於賦可謂奴才而士行者矣是聖人之所謂可移者也

陽城無後

陽城傳載其年長不肯娶謂弟曰吾與若孤惻相育既娶則間外姓雖共處而益疏我不忍弟義之

亦不娶遂終身乃城遷國子司業時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夫不孝不大於無後城豈不念祖父乃忍於兄弟皆不娶以斬其宗乎禮記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此言子婦均承宗祧體有並重雖不幸而老年喪偶猶必繼娶城世爲官族又長子也居大夫之列王宗廟之祭

雲谷卧餘

卷十七

七

而主婦不備祀禮壞闕平日所讀何書乎雖有他賢行不足贖矣

雲谷卧餘卷十七終

雲谷卧餘

卷十八目錄

古無木棉

食稻衣錦

魏文帝孝行

正月

子糾當立

儉可益壽

雲谷卧餘

卷十八目錄

辨种英藉冠事

馬伸

鼃錯

象孕

袁盎温嶠高歡

韓燕文有非真

思治論

哥窪

韓文原道

桐花

詩文之傳

暴冉不謚父

雲谷卧餘

卷十八目錄

雲谷卧餘卷十八

古欽張習孔著

古無木棉

孟子曰五十非帛不煖帛蠶綿也余少不知辨今
老矣衣帛實不能禦寒必木棉方可因疑古人何
為相反如此後考小爾雅曰麻紵葛曰布及諸字
書皆無所謂木棉者孟子中有絮字考說文曰敝
綿也一日縲餘為絮不縲為綿則亦非木棉也乃

雲谷卧餘

卷十八

一

知古之用帛時未有木棉耳載觀丘濬太學衍義
補有云唐人調法民丁歲輸絹綾絕及綿輪布及
麻是時未有木棉也宋林勳作政本書匹婦之貢
亦惟絹與綿非蠶之鄉則貢布麻元史種植之制
丁歲種桑棗雜果亦不及木棉則是元以前未始
以為貢賦也周禮以九職任民嬪婦惟治蠶桑而
無木棉焉中國有之其在宋元之世乎元初孟祺
要云木棉種于陝右行之其他州郡多以土地不
宜為解近世陶九成作輟耕錄亦云閩廣多種木

棉紡緝為布松江民因謀樹藝蓋種于彼蓋自古中國所以為衣者緣

麻葛褐四者而已漢唐之世遠夷雖以木棉入貢
中國未有其種民未以為服官未以為調宋元之
間始傳其種入中國關陝閩廣首得其利然是時
猶未以為征賦故宋元史食貨志皆不載云然後
知古小民禦寒之衣惟桑褐耳

食稻衣錦

少嘗疑孔子食稻衣錦之言謂居喪固不可御華

雲谷卧餘

卷十八

二

美豈能絕粒不飯乎蓋予江南人無貧富貴賤皆
飯粳米後歷抵北土始知民間皆飯粟麥惟貴者
方購粳米為飯故孔子以稻對錦而言也且春秋
時漕運未通稻米尤為難得

魏文帝孝行

魏孝文帝祖母太皇太后馮氏殂帝哀毀過禮勺
飲不入口者五日堅欲行三年之喪羣臣諫者多
人帝推援古制反覆辯論數千百言當太后聽政

時忌帝英敏欲廢之盛寒閉于空室絕其食三日幸得不死帝畧無憾意又有宦官譖帝于太后太后杖帝數十帝默然受之不自申理及太后殂亦不復追問踰年謁太后陵追感哀哭終日不飯自此始進蔬食帝至孝如此然顯祖帝父也當顯祖殂時不聞帝有哀毀之事况顯祖爲太后所鳩帝卽不知而太后之淫蕩帝亦少聞之矣雖孫無仇祖母之理而痛父之情常有深于失行之祖母也

雲岑卧餘

卷十八

三

正月

三統並建自古有之第寅月爲歲首固當稱正月非歲首者當云一月何以稱正也三代固曰難稽而秦漢建亥以十月爲首見于史漢者班班可攷也何以皆言正月而不言一月也愚又臆度之黃帝命大撓作干支據皇極經世之書以黃帝八年

歲在甲子爲始以法推之立春爲丙寅而黃帝以此月爲歲首正月之名當是黃帝之所定是以歷代尊之歟此并前語皆屬鄙臆實無的據然存之以備採擇或亦君子之所不棄也

子糾當立

雲岑卧餘

卷十八

四

焦弱侯筆乘載薄昭與淮南厲王書曰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程子因據此以子糾爲桓公之弟然荀子謂桓公殺兄越絕書謂子糾桓公兄也皆與昭不合蓋文帝爲厲王兄昭特避就以爲之諱耳自宋儒以來率謂子糾非所當立考之管子載召忽之言曰百歲之後吾若下世有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况與我齊國之政也觀此則糾之立有先君之命矣呂紀曰初鮑叔管子召忽三人相善欲相與定齊國以公子糾爲必立召忽曰吾三人者於齊國猶鼎之有足去一則不成且小白必不立矣不若三人佐糾也

管子曰不可夫國人惡子糾之母以及糾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事未可知不若令一人事小白夫有齊國必此二公子也於是鮑叔傅小白尹文子曰子糾宜立者也小白先入故齊人立之黃楚望曰考春秋立子以貴之義子糾魯出也魯女貴而班在衛上則子糾當立凡此又皆子糾爲兄與當立之證千古是非未可臆決

儉可益壽

雲谷卧餘

卷十八

五

三代以上氣數醇醞聖賢皆壽以下反是由是推之周室東遷以入春秋壽者鮮矣然其間有能審勝取與之際薄取而厚與者亦必天之所甚佑而有不容不壽者其不壽非必皆疾病短折之氣爲之也劉子政紀弑亡之禍有數而經書殺其大夫者至不可勝數盈與謙之異也魯季孫行父季友子也僖十六年季友卒文六年行父用事始見於經文宣成皆十八年至襄五年行父卒去季友七

十六年行父當近百歲其所以壽安不帛馬不粟也鄭子產七穆之一子國子也襄八年鄭侵蔡始見於傳昭二十年卒行事可考者四十四年歷事簡公定公聲公獻公亡慮八九十歲其所以壽孔子稱之曰古之遺愛行已恭養民惠也齊晏平仲之父桓子襄十七年卒平仲以知禮見於傳史記魯定公十年平仲卒言議可見者五十餘年亦當八九十歲其所以壽一狐裘三十年又納邑辭富也吳季札吳王壽夢少子兄諸樊欲立之季札讓國年可十五六哀十一年楚子期伐陳季札救陳退兵以爲子期名杜氏注襄十二年至今七十七年季札蓋九十餘其所以壽能以國與人大矣又能以名與人至於以劍掛人之墓則又無一物能累其心也嗚呼此四名卿者於春秋衰世諸人不得其壽之時獨能以壽永終則豈非薄取厚與之德有以勝之歟此聞之吾鄉先達方虛谷述朱子

雲谷卧餘

卷十八

六

之言世鮮知者吾慮其久而逸特爲紀載以自傲且俾傳于世焉

辨種英蕪冠事

焦氏筆乘載盧多遜當國門下士最多其所器重者種英蕪冠二人而已後多遜得罪賓客皆散去獨英冠二人徒步送之數千里而還英後改名放卽明逸冠改名易簡冠天下仕至參知政事予按此說他無所見獨見於王明清玉照新志明清南

雲谷卧餘

卷十八

七

宋人云其家實有盧載范陽家誌一書備言前事且以陸務觀借去爲惜是寔有是書矣故焦氏信之遂傳其說然予考宋史種放隱居養母尚辭徵辟豈肯舍母而遠去南荒然猶曰事或有之至考易簡傳太平興國五年易簡擢大魁年甫弱冠七年多遜始貶崖州易簡時官於朝何嘗名冠且徒步數千里耶載爲多遜孫或以放高士易簡名臣借爲裝點以誇後嗣耳然多遜子雍寬尋皆錄用

而寬弟察中真宗景德進士旣列仕版其於本朝近事豈有不知而於家誌故爲謬妄以起疑刺此又必無之事也然則玉照新志固有不可信者矣

馬伸

薛方山資治通鑑載馬伸上張邦昌書勸其復辟與脫脫宋史指同而辭異通鑑全采玉照新志獨通鑑云內外赦書施恩惠收人心等事權行拘取埃立趙氏日然後施行而新志云內外詔書施行

雲谷卧餘

卷十八

八

恩惠收人心專事權行拘收候立趙氏日然後施行蓋詔等爲專乃傳寫之過遂成破句最害文義其拘收作拘取亦通鑑之譌又伸諸啟奏皆削牘不以自明伸旣貶死此事無知者有伸門生何兌爲辰州通判痛師之湮沒輯其事狀發馬伸上之伸事乃白而新志何兌皆作何先按兌字太和取兌悅意則兌字爲正此新志之誤也宋史通鑑卷帙浩繁學者多不能讀而新志編于小說家人喜

閱之恐謫久悞深聊筆於此

鼂錯

世之論鼂錯者多矣或原其功或迫其過迄未有定吾謂論錯者當論其心鼂錯建議削弱諸侯及所更令三十章諸侯謹謹錯父聞之謫諫錯錯曰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錯父一語卽錯之定評也錯不能模稜姑息安身以安其父致父仰藥死此不孝也而錯志在

雲谷卧餘

卷十八

九

尊天子安宗廟忘履宗之禍以國之此其心則忠論錯者責其不孝而旌其忠可也

象孕

象入北土從不生育近年京師象房生一象子人以未見其交而孕爲奇近閱曲靖兵備程于周式名客滇偶筆象仁而有禮非象奴命不觸一物交感必擇人跡不到處行之偶爲人所窺必盛怒窮迫力盡而止孕十有二載乃生乃知此象初有

身於滇來今始足十二載耳

袁盎溫嶠高歡

漢書袁盎傳宦者趙談以數幸常害盎盎患之盎兄子種教盎曰君衆辱之後雖惡君上不復信于是上朝東宮談驟乘盎伏諫下談談雖恨終不能害盎溫嶠辭王敦赴丹陽尹懼錢鳳後諧之因敦餞別嶠起行酒鳳未及飲嶠因偽醉以手版擊鳳憤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敦

雲谷卧餘

卷十八

十

兩解之及發後鳳于敦前言嶠不可信敦曰太真昨小醉豈得便相譏貳高歡陰欲統六鎮恐爾朱兆疑而不與且慮賀拔革間之當兆患并肆不靖謀于歡歡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宜選王素腹心者私使統焉兆曰誰可行也賀拔允時在坐請歡行歡拳歐之折其一齒曰天柱爾朱榮時奴輩伏處分如鷹犬今日天下安置在王而阿鞠泥敢誣下罔上請殺之兆以歡爲誠遂以委焉此三人事

頗相類夫相惡必相讒此恒情也間主每受其浸潤而不知察有能防之而使其不行可謂明也已矣而謫者即因其明而中之則吾之明反爲彼用是何也惟其先存一防之之心耳苟虛中以聽則是非自照而彼之用我者測之而有中不中乃無所施其臆度矣無心之勝有心豈不信哉

韓蘇文有非真

韓退之與大顛三札後人多疑其非真袁世弼質

雲谷卧餘

卷十八

七

之歐陽永叔永叔覽之曰實退之語他人不及也蘇東坡云韓退之喜大顛如喜澄觀文暢意非信佛法也而或者妄撰退之與大顛書其詞凡鄙雖退之家奴僕亦無此語今一士人又于其未妄題云歐陽永叔謂此文非退之不能作又誣永叔矣二公皆號一代文宗而識鑒不同如此又方崧卿引周端禮之言曰徐安國自言年二十三四戲爲此書今悔之無及觀此洵非退之作矣其靈山石

刻蓋僞徒因徐作遂標之以張其教謂韓公嘗崇奉之也然則東坡之鑒別精矣乃吾觀坡文非真者亦頗不乏如集中淮陰侯廟碑庸陋舛雜無一佳語亦斷非坡筆也豈坡公記室亦有代筆人耶其屈原廟賦亦平弱可疑與諸賦絕不類因論韓文記此以俟博達者辨焉

思治論

東坡思治論是其最得意文字然吾以爲此非論

雲谷卧餘

卷十八

七

體全是一篇策略賈誼有治安策此亦可曰思治策其文自首至尾意凡倏更似是隨筆寫去未嘗照管起手言天下事始不立而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此卽七年病求三年艾之意貴乎其早立也是以欲其堅忍循候而俟其成至論新法又謂萬全之利以小不便而廢百世之惠以小利而不顧此又言爲治當擇術如治病者不可百藥皆試而僥倖于一中又與首意不侔矣至

富人之謀利常獲一段又是謂舉事當先信服于天下則不爲衆論所非不爲私意所害此卽信而後勞其民之說又一意也未後論從衆又謂不當從其衆多之口而在從其同然之心又一意也至論口所不樂而心所同然者如臧任子一事此與開端之旨絕不相蒙矣篇中有云古之君子先定其規模而後從事吾謂豈惟立事作文亦當如此東坡此論正似全負此語

雲谷卽餘

卷十八

主

哥窰

古窰之名甚多其稱哥窰者久不知出處近閱一書南宋時龍泉縣有章姓人兄名生一弟名生二兄弟各主一窰而生一所製爲佳故以哥窰別之哥窰多斷紋今溫處人猶稱爲章窰云

韓文原道

韓文原道篇曰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此二語人多不明朱文公亦未有訓釋蓋仁只是一

個愛義只是一個宜老子雖小之然所以名仁義者無二也故曰定名若道則有君子之道小人之道德則有吉人之德凶人之德故曰虛位惟其爲虛位故可以合仁義而爲公言亦可以去仁義而爲私言也與下文自相貫

桐花

月令季春桐始華今作油之桐則然若梧桐未嘗季春花也月令所言者豈油桐乎然觀元微之桐

雲谷卽餘

卷十八

古

花詩云靡月上山館紫桐垂好陰滿院青苔地一樹蓮花簪自開還自落暗芳終暗沉爾生不得所我願裁爲琴白樂天詩云山木多蒼鬱茲桐獨亭亭葉重碧雲片花簇紫霞英受君封植力不獨吐芳馨君爲長高枝鳳皇上頭鳴夫曰爲琴集鳳則皆梧桐也且明言其花紫色今梧桐未嘗有紫花何歟其曰梧桐作花于山木鬱鬱時碧雲重葉紫霞簇花皆不合月令此豈與今桐別爲一種抑古

今木性亦異耶詞人言刺桐花者多矣此花亦未
之見獨見晉嵇含著南方草木狀記南越交趾植
物有日刺桐其木爲林三月三時布葉繁密後有
花赤色間生葉間旁照他物皆朱殷三五房凋則
三五復發如是者竟歲九真有之所謂桐花者豈
此花耶然三代帝王皆都北土其不取南徵未入
版圖之樹以志月令明矣且言九真始有則非中
國恒產而詞人所言刺桐花又何樹耶言刺桐者

雲谷卧餘

卷十八

七

或響附之詞若元白所見則葉與花並皆盛夏始
有不可解也

詩文之傳

詩文之傳有天幸有人力彼魁傑特出千萬人亦
見者固宜必傳雖造化不能沒之矣自餘平通之
家皆號作者而傳之則有盛不盛其或時際清平
交與廣博加以繕刻工好收藏謹而子孫賢數世
之後再爲標揚則亦與漫無名心聽去取于好惡

者不同矣如王之渙

一作漁之

與高適王自齡齊名旗

亭之飲各不相下今之渙詩存者涼州詞二送別

二宴詞一止五首耳吾鄉許宣平極爲李太白稱

賞今存者僅一首山遠疑無樹湖平似不流馬周

佳句也至今以爲膾炙然亦止存此篇耳度周所

作當不止此也袁朗常製千字詩當時以爲盛作

有集十四卷今傳者飲馬長城窟一首閭丘曉夜

渡淮詩云舟人自相報落日下芳潭夜火連淮市

雲谷卧餘

卷十八

七

春風滿客帆水窮滄海畔路盡小山南且喜鄉園

近言榮意未甘此詩豈遜李杜而傳者止此至長

慶等集佳者固多俚陋冗賾之句亦復不鮮而片

言隻字無不傳者其真有幸不幸耶

暴貴不謚父

曲禮曰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陳澧註曰文王雖
爲西伯不爲古公王季作謚周公成文武之德亦
不敢加太王王季之謚愚謂陳註尚有未盡文王

之文非謚乎夫禮之不謚父者謂暴貴耳若文王撫有方及大畏小懷久有爲天子之理武王受之非暴貴也故謚之而不以爲過後世惟漢最爲合禮高帝稱父祇曰太上皇而不爲作謚曹魏文帝始尊其祖嵩曰大皇帝此越禮之始然稽之謚法無曰大者則亦太上尊高之稱耳自此之後無不追謚數代矣

雲谷卧餘

卷十八

七

雲谷卧餘卷十八終

雲谷卧餘

卷十九目錄

賀壽稱家

孫策不忌張昭

王霸

竹書

書經孔序

再論莊周

雲谷卧餘

卷十九目錄

張暢

山海經

范滂恨公儀

張儉

知己

類字

護法論

東方朔傳

雲谷卧餘卷十九終

雲谷卧餘卷十九

古欽張習孔著

賀壽稱奏

今人賀壽者七十曰七袞八十曰八袞按字書袞與袂帙同書衣又書卷編次也與年壽絕無涉不識稱者何居因觀自樂天詩年開第七秩屈指幾多人自注云余與蘇州劉郎中同壬子歲今年六十二又詩行開第八秩可謂盡天年注云時俗謂

雲谷卧餘

卷十九

一

七十以上爲開第八秩字書訓袂字與帙同又與秩同唐蕭至忠傳官秩益輕是則袂帙秩四字皆可通爲一義而白詩所引則謂過此而及彼若緡書帙然也信如此解則稱慶七十者當云八袞八十者當云九袞乃與古語合第如其年而稱之殊未宜也

孫策不忌張昭

昭烈臨終語孔明曰嗣子如不才君可自取此語

人多知之至孫策事鮮有知者策將終語張昭曰若仲謀不任事君便自取之此更在昭烈先矣後人論昭烈君取之言非孔明忠誠素信適足啟嗣君之猜忌非也後主闇弱其賴孔明如嬰孺之怙乳母何猜忌之能爲若仲謀英主聞斯言而不致嫌於子布誠爲大度耳

王霸

雲谷卧餘

卷十九

二

人之以隱爲高者必學優識弘恢恢裕公輔之器而遭時不偶退然卷懷斯爲不可及耳若岷農樵稿死岩穴以此而驕語富貴人未有不笑之也王霸威令狐子伯之子而傷其子之蓬髮歷齒不知禮則此愛子至情也霸妻乃以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爲解哉子伯固不能及霸之高而子伯之子車馬服從雍容自如則勝於霸子之沮怍不能仰視者多矣此而謂之高則岷農皆勝貴仕乎文王以武川績緒成德爲無憂舜亦以子孫克保成

其大孝親見其子蓬髮歷齒對客慚沮而不動心
非人情矣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靖節與霸其
有同感乎杜子美詩謂有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
是無志人語

竹書

竹書紀年所載與詩書多有不同而最甚者則在
於太甲殺伊尹之事以爲偽耶則杜元凱得於親
見國不妄也以爲真耶何以處詩書之不同者愚

案各開餘

卷十九

四

意古者書用竹簡掌於官司轉運重滯列國之人
力有不易致者所有紀述率倚傳聞苟或沿訛皆
同臆說惟在攷古者善斷其是非爾孔子欲觀廢
道而宋不足徵惟得坤乾異代之事雖聖人有不
能詳者矣冢書戰國人所著去商彌遠所聞人殊
安能無乖異哉至如西伯戡黎蔡傳以爲文王之
事至今傳習而竹書明言西伯發伐黎蔡若見此
可無或曰之疑矣又共和攝政以爲一人蘇轍古

史實取諸此其幽厲以前事尤足補春秋國語之
不備由是言之是書安可盡廢歟唯謂文丁殺季
歷考之周書大雅語氣絕不似先世受誅者此本
朝事何以他書略無所載是則未可信耳

書經孔序

孔安國書經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
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
更以竹簡寫之爲隸古定其語不明余謂定其可

案各開餘

卷十九

四

知者爲隸古定定字譌或是字字否則書字盡
以伏生之書比對科斗字然後定其可知者譯爲
今文而古之科斗文字亦不可不傳乃舊竹已朽
則更以新竹簡摹之以存古制也然則後世因伏
生而識科斗書亦希世之功矣

再論莊周

莊周之文吾極愛之然極不喜人爲莊周遊說自
古文人才士未有不爲周遊說者也東坡劇忤曰

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燔燒夫子之六經以此斷秦罪案誠泰山之重而鉄鉞之嚴矣而獨寬假莊周謂於吾孔子寔陽擠而陰助之夫周以狂肆之性縱橫之才悍然欲蕩越千古之名教掃除百王之禮樂貶斥一世之聖賢使其得席泰始之勢禍豈在坑焚下哉而世喜其文多爲之曲說弗思甚矣吾獨以莊子之學推而歸之於竺乾家與楞嚴壇經同一賞心未嘗不可爲文人抵掌也儒者何必引而內之而後爲善讀莊哉

掌谷卧餘

卷十七

五

張暢

太平廣記載張暢嘗念持觀音南誦之構逆也暢不從王欲害之夜夢觀世音曰汝不可殺暢遂不敢害及王敗暢繫獄誦觀世音經千遍鎖寸寸斷獄司易之役衛吏因釋之考宋書暢傳其在彭城守死堅決與魏臣應對千餘言務執大體侃侃有直氣不應小挫遂闕鄙失守如此又暢與王元謨

同元謨在難誦經適沈慶之諫免死本自偶會而史歸功于觀音暢鎖寸斷奇踰元謨而史不載休文何緣作此异同必當時無其事也太平廣記多引稗官固不足信

山海經

世稱山海經爲大禹伯益作讀者以禹益治水不當肆履海外又經稱夏后啟事者三又言殷王子亥又言文王基凡商周之事不一而足晁氏亦以

掌谷卧餘

卷十九

六

長沙桂林數郡名皆出後代以此爲疑乃其書秦漢已傳而汲冢發自晉世語多有合是以疑者雖多而不能顯斥其僞獨胡元瑞之說最爲明卓可以釋千古之疑也元瑞曰山海經古今語性之祖劉歆謂夏后桀醫撰無論其事卽其文與典謨禹貢迥不類也予嘗疑戰國好奇之士本穆天子傳之文與事而後大博極之雜傳以汲冢紀年之異聞周書王會之說物類騷天問之遐旨南華鄭圃

之寓言以成此書而其叙述高簡詞義渾質名號俚諺絕自成家故雖本會萃諸書而讀之反見諸書之取證乎此者而寔弗然也穆天子傳至晉始出而此書漢世獨完緣是前代文人卒未能定其先後余首發之於此俟大雅君子商焉又曰始余讀山海經而疑其本穆天子傳雜錄雖駢列傳會以成者然以其出於先秦未敢自信載讀楚辭辨証云古今說天問者皆本山海經淮南子今以

商執盾此類皆與紀事之詞大異近世坊間戲取山海經作物爲圖意古先有斯圖撰者因而紀之故其文最應爾及讀王伯厚王會補傳引朱子曰山海經引諸異物飛走之類多云東向或云東首疑本依圖畫而述之古有此學如九歌天問皆其類余意頗爾釋然甚矣紫陽之善讀書也卽此文義之間古今博雅所未究而獨能察之現平生精力萃於經傳者可淺窺乎陶洪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則知此經古有圖也宋刻稱張僧繇畫又曰古人著書卽幻設必有所本山海經之稱禹也名山大川遐方絕域固本治水作貢之文至吳會詭獸鬼域之狀充斥簡編離國浮誇之習乃禹貢則亡一焉而胡以傳合也偶讀左傳王孫滿之對楚子曰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澤山林魍魎魍魎莫能逢之不覺灑然擊節曰此山海經所由作乎蓋是書也其用意

一根於性所載人物靈祇非一而其形則皆魍魎
魍魎之屬也考王孫之對雖一時辨給之談若其
所稱圖象百物之說必有所本至於周末離騷莊
列輩其流遂不可底極而一時能文之士因假穆
天子傳之體縱橫附會勒成此書以傳於國象百
物之說意將以禹益敷天下後世而適以誣之也
自此書之行古今學士但謂非出大禹而已而未
有辨其本於穆滿之文者尤未有察其本於王孫

雲谷卽餘

卷十九

九

之對者區區名義之末誠非大體所關然亦可見
古今事理第彈精索之卽千載以上無弗可窮也
作者有靈其將爲余絕倒於九京也哉

范滂恨公儀

陳蕃爲光祿勳范滂爲其主事執公儀謁蕃蕃不
止之滂懷恨投版棄官而去郭林宗聞而讓蕃曰
若范孟博者豈宜以公禮格之今成其去就之名
得無自取不優之議也蕃乃謝焉張子曰滂雖賢

不得廢國制蕃受其公儀是也滂以此棄官豈得
底去就之名哉孟子曰往役義也役之尚可豈惟
公儀林宗之論殊昧大體

張儉

張儉遭黨事以命望門投止莫不破家相容其所
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宗親並殄滅郡縣爲之殘
破而儉一身獨存其何忍於諸人乎使儉留其身
以有待後果能建豎非常則不恤委禍親故以全

雲谷卽餘

卷十九

十

不貴之身可也乃黨事解後不就徵辟僅能傾其
財產以賑邑里獻帝初僅官衛尉略無可紀則惜
一死以流毒無窮者何爲也哉其時詔捕范孟博
縣令郭揖欲引與俱亡范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
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君子生無道之世所自
處者不過如此買處不納岑昞所見極正若張儉
者惟知畏死固小丈夫也

知已

語云士屈於不知已而信於知已又曰士爲知已死亦第自顧爲何如人耳其人爲君子也者世俗不知而一人知之固厚幸也脫其人奸僞飾詐與汗鄙內慚方畏人之燭照何樂有知已哉然則知已二字惟正人得言之今舉世皆好言知已直是自彰其惡耳若真正好雄亦復不諱曹操所以欣然於許邵也

類字

雲谷別錄

卷十九

七

訂慎說文釋類字云種類相似惟犬爲甚故從犬此解鄙陋可笑羊豕之屬豈不相似而獨犬耶按山海經云賣爰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狸而有髦其名曰類自爲牝牡食者不妒然則類固獸名也故從犬豈如許慎之謂哉自爲牝牡句郭景純注亦未明獨其讀有曰類之爲獸一體兼二近取諸身不用假器窺究是佩不知妒忌觀此似謂類之交媾卽于本身有其具而爲之者然此亦不經之甚

也

護法論

宋張丞相商英著護法論一篇虞集宋濂序論凡一萬二千三百四十五言謂人當尊信佛法語極爽切文繁不能載撮其大概謂世儒欲排佛教則當盡讀其書深求其理接其不合吾儒者與學佛之見折疑辨惑而後排之可也今不通其理而妄排之則是斥鷃笑鵬鵬耳佛本淨飯國王太子捨其至貴極富爲道忘身何求於世苟爲造妄何所圖哉若謂造妄垂裕其徒則凡夫尚知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而佛豈不知耶古今世人有稍挾欺罔者必爲衆人所棄若使佛有纖毫妄心則安能俾其教綿亘千古周帀十方天龍神鬼無不傾心菩薩羅漢更相弘化試此論之有詐妄心者求信於卑凡下愚尚不可得況能攝伏于具神通之聖人哉又曰歐陽修曰佛爲中國大患何言之甚歟豈

雲谷別錄

卷十九

七

不爾思凡有害於人者奚不爲人所厭而天所誅
絕哉安能深根固蒂於天下也禁紂爲中國天子
害跡一彰而天下後世共怨之况佛遠方上古之
人也但載空言傳於此土人天向化若偃風之草
苟非大善大慈大利益大因緣以感格人天之心
者時克爾耶又曰今之浮屠千百中無一能勢髣
古人者其人之罪非佛法之罪也雖然禮非玉帛
而不表樂非鐘鼓而不傳非藉其徒以守其法則

雲谷卧餘

卷十九

七

佛法殆將泯絕無聞矣若夫證其形服者誅之自
有鬼神警之自有果報威之自有刑憲律之自有
規矩吾輩何與焉且孔子之時已分君子小人儒
後世儒服者豈皆孔孟顏閔者哉歷觀自古巨盜
姦臣強叛猾逆率多高才博學之士豈先王聖教
之罪歟豈經史之不善歟又曰韓愈言如彼言可
憑則臣家族合至灰滅此亦自蔽之甚也佛者大
慈大悲大善大捨自他無間冤親等觀如提婆達

經使害於佛而終憐之受記作佛而後世亦
求喜怒禍福以爲靈則是邀祭祀之小小鬼神矣
安得謂之大慈悲之父乎世間度量之人尚能遇
物有容犯而不校况心包大虛量廓沙界之聖人
哉又曰議者深嫉其徒不耕而食亦人知其一而
莫知其他也豈不詳觀通都大邑不耕而食者十
居七八以至山林江海之上草竊姦究市廛邸店
之下娼優厮役僻源邪徑之間欺公負販神祠廟

雲谷卧餘

卷十九

七

宇之中師童巫祀者皆然也何獨于守護心城者
而厭之哉又曰議者皆謂梁武奉佛而亡國蓋不
探佛理者未足與議也國祚之短長世數之治亂
吾不知其然矣堯舜大聖而國止一身其禪位者
以其子之不肖而後禪也其子之不肖豈天罪之
歟自隔閡至漢明帝以前佛法未至於此而國有
遇難者何也聖人創法本爲天下後世豈爲一人
設也孔子曰仁者壽而力稱回之爲仁而回且天

又豈孔子之言無驗歟蓋非爲一人而言也梁武
之奉佛其類回之爲仁乎又曰姦雄氣餘足以塗
炭於人而有時不敢爲者以地獄報應不可逃也
若使天下之人事無大小以有因果之故遂不敢
自欺其心善護衆生之念各無侵凌爭奪之風則
豈不刑措而爲極治之世乎謂佛無益於天下者
吾不信矣其所言宏義妙法余非夙習未敢縷舉
姑錄所知者固亦未可非也

雲谷卧餘

卷十九

七

東方朔傳

褚少孫補東方朔傳絕與漢書不合漢書所有者
褚皆不及其可深恨者乃謂朔用所賜錢帛取少
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婦謂長安中凡有好一歲
女卽取爲婦也
所者卽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索
字
疑此或
清耗之義予謂曼倩千古奇士雖陸沉滑稽其高
風亮節大德不踰漢庭直臣豈復有加而少孫乃
饒之如此乎朔受賜且遺細君非無恩義人也取

女一歲卽棄忍刻薄倖無人情矣寧曼倩之賢而
爲此哉吾載觀孟堅朔傳磊落奇肆讀省神偉卽
帶叙董偃一事尤見風神橫溢史通乃謂委瑣煩
碎不類諸篇知幾號作者何以惜然爲此語豈非
不知于都之伎者乎

雲谷卧餘

卷十九

七

雲谷卧餘卷十九終

雲谷卧餘

卷二十目錄

杜詩孔明廟

申積中

哭泣

私鑄錢弊

堪輿賄售

待堅善言

雲谷卧餘

卷二十目錄

桓冲憂敵

君子避碗

古不用銀

灸詩

守死善道

李綱諫和議

用人

杜詩能畫

二程先生世系

風水不當關

測池用羅鏡

雲谷卧餘

卷二十目錄

雲谷卧餘卷二十

古歛張習孔著

杜詩孔明廟

杜詩咏孔明廟前古栢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沈存中嘗之曰四十圍乃是逕七尺而高二百丈無乃太細長乎范元實曰形似激昂之言蓋若詩人之興周餘黎民靡有孑遺耳溜雨參天不如此不見古栢之大予謂此說亦非古人形

雲谷卧餘

卷二十

一

容之言如千門萬戶之類乃舉成數而言故自不礙今日二千尺是實指之辭似具有此栢矣觀者自然礙眼宜乎來後人之譏也予意宜改作三百尺雖亦大長猶愈于二千耳杜陵新栢詩何當一百丈歛蓋倚高簷宋王勉之曰縱有百丈松豈有百丈之簷漢通天臺可也云云余謂凡此皆詩病如寒稍萬尺雖東坡以月落空庭爲解嘲而不知雖有千尋竹影豈有千尋空庭乎卽通天臺亦所

無也此類甚多不能悉舉

申積中

人知張公藝九世同居不知申積中十四世同居三百年公中成都人十九登進士宋政和間仁至奉議郎通判德順軍見宋史人知石奮號萬石君不知馮揚父子九人皆二千石亦號萬石君又嚴延年兄弟五人皆二千石其母號萬石嚴娘皆見漢書

雲谷卧餘

卷二十

二

哭泣

說文云泣無聲出涕也故世謂有聲者爲哭無聲者爲泣乃漢書惠帝崩呂后哭而泣不下又戰國策安陵君泣數行下則泣字當卽是淚字非獨有聲無聲之別也檀弓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箕子過股墟欲哭不可欲泣則近于婦人孺子婦人皆非無聲者但又不作淚字解

私鑄錢幣

南北朝錢法大壞私鑄盛行齊孔顓上言民所以盜鑄數法不能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惜銅愛工者務欲令質輕而數多使工省而易成不詳慮其爲患也漢興鑄錢輕民巧僞者多至元狩中始懲其弊乃鑄五銖錢計其費不能相侔私鑄遂少此不惜銅不愛工之效也按孔顓此言千古鑄法之弊一語道盡矣蓋國家銅與工取之民故可以不惜盜鑄者之銅與工皆其自出豈能與官家

競利哉然古之惜銅愛工者朝廷自收其利也後世上自大僚下逮群吏無不染指于爐鞴朝廷鑄本皆衆官侵之以惡錢而得重值盜鑄安得不多乎病國網民不在君而在民其弊尤異于齊代矣

堪輿賄售

堪輿之說于今盛極然習者甚多而知者少有地于此數人譽之習者視之遂覺其美矣數人毀之習者復視之又覺其惡矣人苟有劣壤欲售賄諸

術者譽之則售矣售有日矣旁有失賄者皆之遂不售矣凡地之美惡皆成于毀譽之口故求吉而得凶者比比也然此風不自今始梁昭明太子塋母已定一壞或有地欲售乃賂宦者俞三副謂得值三百萬則分百萬爲酌三副言于武帝以售之實非吉也有道士云此地不利長子若厭之或可申延乃爲蠟鵝及諸物埋于墓側爲太子官監所告誣爲厭禱詎上昭明慚憤不能自明終鬱鬱以

死雖武帝以暴逆得國法當不延而堪輿以賄賂之故禍及皇家其弊自古爲烈矣

符堅善言

符堅時星變甚太史令張孟奏十年之後燕當滅秦群臣多言罷鮮卑之太過堅曰朕方混六合爲一家視夷狄爲赤子夫惟修德可以禳災苟能內求諸已何患外患乎余謂堅修德禳災之言固爲美矣然視夷狄爲赤子可也以無功之慕容猗加

寵倖于修德何居堅寵鮮卑實惑于牀第之私顧
飾爲大度以悅群言非具有帝王之盛德也不然
宋景善言焚惑卽是天之符堅豈誠夢夢而必不
申其保佑乎

桓冲憂敵

秦寇晉兵勢甚盛都下震恐謝玄入問計于謝安
安夷然荅曰已別有旨旣而寂然遂命駕出遊興
玄聞棋而已時桓冲深以根本爲憂選精銳二千

雲峯卽錄

卷二十

五

入衛京師安反阻之冲歎曰謝安石有廟堂之量
不開將畧今大敵垂至方游談不暇遺諸不經事
少年拒之吾其左衽矣張子曰桓冲老成深識謝
安未免以人國僥倖時人以肥水之捷轉爲安譽
耳有識者固不可以成敗論人因而貽悞後世也

君子避礙

楊子法言曰禹之行水一東一北行于無礙也君
子之行獨無礙乎如有直往也水避礙則通于海

君子避礙則通于理此言當委曲以濟難處之事

也劉元城學誠于司馬溫公溫公教以自不妄語
始及爲涪州司法參軍司戶以貪聞轉運使吳宇
禮將按之問其事于元城元城曰無之宇禮爲止
元城心常不自安曰司戶貪貪而吾不以誠對吾
其違司馬公教乎後讀法言之說意乃釋余謂避
礙之說不自法言也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
曰知禮所謂避礙也然爲尊者諱臣諱當然是則

雲峯卽錄

卷二十

六

通諸理矣元城以司法爲官憲府之黜陟所憑之
以寄耳目者也使皆以爲礙而避之國法何所申
乎元城雖附會法言然終當以初念之不安者爲
正

古不用銀

前古之通用者大率以金如齊薛之觀孟子平原
厭仲之壽魯連聶政涓人之買駿馬列國之賜說
士與夫范蠡居積之所致孟嘗東床之所值皆是

也而不言銀與錢銀之見于載籍者始于禹貢錢制始于太公止是貨財中之一種耳不常用也自漢鑄錢以通百貨數千年來皆是用錢金銀雖亦行于世然國課物價不以之爲準丁畝租庸之入度支軍國之用五穀絲麻而外折納皆錢至元并

不鑄錢而用楮鈔武宗間一鑄錢旋即停止而楮鈔始有準金銀之例然亦曰金銀錢貨通準不獨言銀也至明時租稅權贖一槩徵銀銀始獨重于

雲谷卽餘

卷二十

七

炎詩

關雲長刮骨療毒飲奕自如高關道鑿頰出鐵進饌不輟固爲奇矣吾鄉朱少章使金不屈疾無藥物灸體二百餘壯于灸中作排律二十韻差可與關高並美詩云不作漳濱卧年侵血氣衰據鞍思少壯攬鏡嘆清羸有病方求艾無營莫問著心知出下策理勝遇中醫陽燄神逾速銅仙術盡施論

功鄣炮製取穴辨毫釐火帝恩光具炎官續用奇書螢比差似珠蟻迫方知付物嗟炮懿觀形笑灼龜煙微初炙手氣烈漸鑠皮閉目書徒展支頭枕屢移發狂還自哂賈勇僅能支宋鷁退風日具牛喘月時忠言勞緩頰善謔爲開眉鍊氣工夫遠燒丹歲月遲衛生防後患伐性釋前疑展轉那成夢呻吟且當詩因心念民瘼出位嘆身卑欲已七年病當從百世師保身將保德未可廢歲規少章名

雲谷卽餘

卷二十

八

升婺源人建炎間使金所著有聘遊集四十二卷奏議一卷尚書直解一卷曲酒舊聞三卷續龍龕說一卷雜書一卷風月堂詩話一卷新鄭舊詩一卷南歸詩文一卷

守死善道

文文山京口潛脫元軍至真州州守苗再成援其爲間距之城外遂去至揚州遇元軍奄至屏伏土間中度不能免衆人乃大悔不死于揚州城下而

死于此死轉覆匿重傷倖免盖死于揚州則忠義大節猶白于天下死于亂軍則與糞土同沒也胡澹菴疏劾王倫秦檜劉直忘身願赴東海而死及竄吉陽軍主張姓遇之亡狀每有性命之憂澹菴盡禮事之至作五十韻詩壽其生日後澹菴歸朝隆興初爲侍從嘗錄所作生日詩以示人亦以枉死于朱崖泯泯無益也昔人云人固有一死死有輕于鴻毛重于泰山者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盖死生亦大矣故當守之以善其道也豈可漫然付性命于不惜哉

李綱諫和議

宋高詔群臣議和金得失諸臣多極言不可惟李綱疏尤切于事理綱謂一聽其部論必有赦文使朝廷頒示郡縣必立約束使陛下奉藩稱臣且繼有號召或使親迎梓官或使單車入覲或使移易將相或使改章政事或竭取賦稅或股削土宇從

雲谷卽餘

卷二十

九

之則無有紀極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爲兵端此數語者勢有必至理有固然度諸臣之諫當無加此也至胡澹菴之疏止是一篇文字忿恨激烈振動當世之儒生而已至于國事之肯綮用兵之方畧皆未之及如疏中所謂羈留虜使責以無理徐興問罪之師者澹菴能任之乎此疏因吳師古當時錢刻印傳致令人以千金募購遂膾炙至今其實金人何不購李綱之疏而購此耶

雲谷卽餘

卷二十

十

用人

崔祐甫爲相用人多涉親故德宗詰之對曰臣爲陛下選擇百官不敢不詳慎苟生平未之識何以諸其才行司馬光曰天下之賢非一人所能盡必待素識而用之所遺亦多矣古之爲相者舉之以衆衆曰賢矣已雖不知其詳姑用之待其無功然後退之張子曰祐甫之言固偏然猶合于聖人舉爾所知之意若司馬之言使爲相者自無精鑒卓

識唯衆言是徇待其無功然後退之病國不已多
乎孔子曰古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
其名又知其實然後因天下之爵以尊之見家未
嘗遽授以官也然天下良士何由盡知之按王制
司馬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
後官之任官而後爵之是王者之知人由于司馬
之告也而前此鄉大夫之論秀而升之司徒司徒
又論而升之國學國學進之于大樂正于是乎論

卷二十

卷二十

士

其秀穎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焉天下之才既
教養之于鄉大夫而又辨論之于公卿大臣王之
所不知者鮮矣由是加以爵祿豈有失乎自此由
小臣而進于大臣若司馬司徒樂正之屬蓋未有
聞而無識私而不公者矣後世宰相多庸才選用
非公朝廷因加防制遂變而爲崔亮之停年至今
不改蓋謂與其任意而滋弊不如任法而無營也
嗚呼任意則爲崔祐甫任法則爲司馬光其病一

也人君欲希虞周之盛則得相爲要哉

杜詩能畫

杜詩能畫毛延壽投壺郭舍人有時天一笑復似
物皆春政化平如水皇恩斷若神時時用抵戲亦
未雜風塵此詩題只用能畫二字已不明矣而語
意雜亂止見不通而容齋隨筆猶以爲絕妙其解
曰技藝倡優不應蒙人主顧盼賞接然使政化如
水皇恩若神爲治大要既無所損則時時用此輩

卷二十

卷二十

士

亦無害也余謂卽如容齋此解亦是慢拋接建章
矣出林有詩云日暖看三綵風高聞兩廂蛙翻白
來屋裡坐打殺又何妨自注首聯云方畫見三珠
結網又見兩雀闔于腐簷次聯云一蛙跳牆而忽
翻其自肚似出字一蚶死于砌下如紫之字也三
聯云正潑茶乃聞鄰家彈琵琶曲爲鳳梧因食
饅頭外報云建安章秀才來謁遂拋餅出迎也結
句云送章秀才出後歸入門時忽見門上貼鍾馗
捉小鬼故云打尚得謂佳哉使子美意果如此亦
肯自注如咲林者方可今其題僅曰能畫何從知
其所指乎使子美詩意本非如是而容齋爲之郭

書燕說是尤益其妄也余于杜詩之外者每多駁
正而讚辭則畧疑于善善短而惡惡長非也彼作
者既佳矣吾復爲之饒舌皆贅也顏之無所不悅
亦豈善善短乎

二程先生世系

程明道伊川兩先生其先蓋吾郡人忠壯公靈洗
後也永新劉文安公定之記程氏義田云公之先
家徽郡忠壯公靈洗蔓延厥系于海內明道伊川

雲谷附錄

卷二十

七

實祖之鄧州李文達賢志程亞中公墓云靈洗仕
陳至開府儀同三司宋封忠烈王五世孫大辨徙
中山博野六世少師羽再遷河南醴泉二世曰元
白宋宜春令追封冀國公四世曰琳曰珣琳宋太
師中書令謚文簡珣大中大夫子爲明道伊川二
先生也按歐陽文忠公撰程文簡父冀國公碑銘
云中山之程出自靈洗實昱裔孫仕于陳季云云
又程夫子祖墓尚在今欽之篁墩去朱夫子祖墓

不數里而近地靈之所鍾此亦盛矣人知朱子世
家新安而程所出鮮有知者故表而出之

風水不當關

夷族戒門之刑自春秋迄五代史不乏書趙宋之
後此禍遂少明永樂初一發旋止不數數也蓋由
上世地理未盛墜家不知避凶脫煞故罹禍最慘
爾近代堪輿之學家講戶習雖未能盡得其與然
衝射塞壓反背傾瀉形似乎惡者無人不知之故
有冷退敗絕而鮮參夷之禍仁人君子何必堅關
其說乎

雲谷附錄

卷二十

古

測地用羅鏡

儒者之闢堪輿者以其既相地形必用羅鏡以審
其陰陽方位一言陰陽則生剋制化之道自然具
在理無可遺乃其說則近于術數推測與聖人之
順天知命者相謬遂不得不違心而非之耳然儒
者亦知葬親之不可不擇地始爲去太去甚之說

以謂停其間文公家禮引臨川吳氏曰葬師之說
盛于東南郭氏塋經者其術之祖也蓋必原其脉
絡之所從來審其形勢之所止聚有水以界之無
風以散之然後乘其地中之生氣以養死者之留
骨俾常溫煖而不速朽腐死者之體魄安則子孫
之受其氣以生者不致凋瘵乃理之自然而非有
以觀其効之必然也若曰某地可公可侯某地可
將可相則術者倡是說以愚世人而要其重術者

雲谷卧餘

卷二十

五

也其言豈足信哉予按吳氏此說是言地必宜擇
而但不當以公侯將相自期耳丘瓊山註家禮引
朱子論擇地謂必先論其主勢之強弱風氣之聚
散水土之淺深穴道之偏正力量之全否然後可
以較其地之美惡愚謂卽如朱子之言其審覈之
精與堪輿無異也風氣聚散力量全否至人可以
目力定之後世淺學舍羅鏡陰陽何從取則哉嗚
呼此獨可爲知者道耳羅鏡之法本于周易圓圖

俗師不能得其奧是可訾也豈可并訾羅鏡乎

雲谷卧餘卷二十終

雲谷卧餘

卷二十

六

雲谷卧餘續

卷一目錄

羊車

東坡始皇論

用銀之始

行馬

史筆宜得實

飲墨

雲谷卧餘續 卷一目錄

賜民爵

大良造

東漢服制

東坡文誤

措錢

招隱

赤壁賦

自刻書籍

羅經陰陽

惜誓

星宿海

戍兵更番

元鈔行遠

四時山

碧雲駟

雲谷卧餘續 卷一終

雲谷卧餘續 卷一目錄

雲谷臥餘續卷一

羊車

古獻張習孔著

晉書輿服志羊車一名輦車其上如帟伏兔稍濤畫輪輒則羊車乃車名非真以羊駕車也志又云武帝時護軍羊琇輒乘羊車司隸劉毅糾劾其罪又衛玠傳玠總角時乘羊車入市見者以爲玉人夫羊性躁振豈可駕車卽謂晉武官中以此爲戲

雲谷臥餘

卷一

羊琇衛玠亦豈戲耶乃知灑蓋揮竹之言爲妄

東坡始皇論

坡論李斯趙高矯詔殺扶蘇蒙恬曰扶蘇始皇子而蒙恬將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卽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張子曰斯高矯詔在始皇旣死之後胡亥之立定矣雖復請孰聽之扶蘇卽反于北邊豈能遽使二世誅斯高乎曰無遺類者自是臆斷東坡特以文字俊爽後人視之以爲確論耳

用銀之始

古不用銀已記二十卷中茲攷用銀之始按金史曰立國以來食貨之法曰租稅銅錢交鈔而已初用遼宋舊錢雖劉豫所鑄豫廢亦兼用之正隆以降始議鼓鑄民間銅禁甚至銅不給用漸興窰冶凡產銅地脉遣吏察訪無遺然鼓鑄未廣歛散無力已見壅滯初恐官庫多積錢不及民立法廣布繼恐民多匿錢乃設存留之限開告訐之路犯者

雲谷臥餘

卷一

二

繩以重罰卒莫能禁州縣錢艱民間自鑄私錢苦惡特甚乃以官錢五百易其一千其策愈下及收鑄大錢所準加重百計流通卒莫獲效濟以銀錢銀不可用權以交鈔錢重鈔輕相去懸絕物價騰踊鈔至不行權以銀貨銀弊又滋掇亦無策遂罷銅錢專用交鈔銀貨然而二者之弊乃甚于錢在官利于用大鈔而大鈔出多民益見輕在私利于得小鈔而小鈔入多國亦無補于是禁官不得用

大鈔已而恐民用銀而不用鈔則又責民以鈔納
官以示必用先造二十貫至百貫例後造二百貫
至千貫例先後輕重不倫民益眩惑及不得已則
限以年數限以地方公私受納限以分數由是民
疑日深其間易交鈔爲寶券寶券未久更作通寶
準銀并用通寶未久復作寶泉寶泉未久織綾印
鈔名曰玕貨玕貨未久復作寶令迄無定制而金
祚訖矣至元趙孟頫曰古者以米絹民生所須謂
之實銀錢與二物相權謂之二虛以絹計賍最
爲適中此亦古不用銀之徵

行馬

晉魏舒李意■輩遷倖後帝賜殊禮門施行馬解
者以爲列馬騎于門以備行遣如朝廷之立仗馬
也觀曹據傳據爲洛陽令天大雨雪官門夜失行
馬群官檢察莫知所在據使收門士以爲官掖禁
嚴非外人所敢盜必是門士以燒寒耳詰之果服

乃知行馬者卽同郡邑門前之闌馬也解爲馬騎
悞矣然在漢已有曹操與韓遂兩軍會語諸將請
爲木行馬以爲防遏則行馬之名已久矣

史筆宜得實

作史者傳人事蹟最宜審慎至于生死之際乃一
生品行所關尤不可以意見揣度誣其生平如春
秋叔孫舍卒按左傳昭子始說季平子納昭公既
而平子有異志十月辛酉昭子齋于其寢使祝宗

雲谷卧餘續
卷一

四

祈死戊辰卒傳文如此而已而蘇子由古史乃曰
齋于寢使祝宗祈死遂自殺夫春秋止曰卒而子
由異其辭爲遂自殺遂之爲言疾速之意幸酉至
戊辰八日矣子由之筆其果中叔孫情實否也又
舊唐書載盧知猷嘗昭宗在華下加檢校右僕射
守太子少師進位太子太師檢校司空卒于華下
又司空圖作知猷神道碑歷叙官階從昭宗播遷
自華幸洛天祐二年九月乃終享年八十有六表

聖乃盧幕客其言當不悞而新唐書云昭宗爲劉季述所幽知猷感憤而卒洪容齋曰昭宗以光化三年遭季述之禍天復元年返正至知猷三時相去五年矣云云按此亦與叔孫自殺同一率筆也

飲墨

開寶通禮北齊朝會儀諸郡守勞訖遣陳士宜字有謬誤及書跡濫劣者必令飲墨水一升策秀才書有濫劣者其罰亦然東坡監試呈諸試官云麻

雲谷卧餘續

卷一

五

衣如再看墨水真可飲山谷次韻楊明叔云脾晚純穉兒可飲三斗墨是以飲墨爲罰也若王勃屬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汁數升酣飲引被覆面卧及寤援筆成篇不改一字人謂勃爲腹藁滕達道蘇浩然呂行甫亦嗜啜墨水又以飲墨爲雅事矣然製墨法用皮膠猪膽麝香等皆非潔物也諸人蓋徇其名雅而不知其實穢耳

賜民爵

秦漢之世每有賜民爵級之典余嘗以詢諸博古之士鮮有能舉其說者此雖尋常耳目前事人多忽之故知者鮮耳秦制級凡二十漢因之一公士二上造三簪褭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大夫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駟車庶長十八大庶長十九關內侯二十徹侯高帝卽位詔軍吏卒會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滿大夫者皆賜爵爲大夫故大夫以上賜爵各一級又詔曰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諸侯子及從軍歸者甚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于吏者亟與爵或人君上所尊禮久立吏前曾不爲決甚亡謂也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亢禮今吾于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其令諸吏善遇高爵稱吾意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又十二年以盧縮雖有反謀吏民無罪

雲谷卧餘續

卷一

六

賜其吏六百石以上爵各一級與綰若去來歸者赦之加爵亦一級此皆有職而加爵也惠帝卽位賜民爵一級此則天下無一人不貴矣光武建武二十九年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注男子謂戶內之長其制賜爵止于八級自公士以上不得過公乘踰八級者得移與子及同產母弟也同產子嫡姪也有罪得以爵贖貧者得賣與人是時蓋亦有無爵者故以爵爲幣如此始皇四年令百姓納粟千石

者當再考之

大良造

商鞅傳鞅爲大良造秦爵二十級有上造少上造大上造無大良造索隱云卽大上造也秦之第十六爵今云良造者或後變其名耳

東漢服制

漢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浸成風俗由是內外衆職並廢喪禮元初中鄧太后欲復古制詔勒長吏以下行之時有上言牧守宜同此制詔下公卿議者以爲不便司徒劉愷獨議曰詔書所以爲制服之科者蓋崇化厲俗以弘孝道也今刺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里之師尤宜尊重典禮以身先之議者以爲不便者非是太后從之據此是漢時三年喪獨行于民俗矣世祖顯肅時稱令辟不識何爲有此乖制

東坡文誤

東坡南安軍學記孔子射于矍相之圃使弟子揚觶而序黜者三則僅有存者按射義初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又使公用之襄揚觶而語去者半處者半序黜又揚觶而語蓋僅有存者序黜是人名東坡謂揚觶而序黜意以爲序進而黜退之誤矣

或謂坡文本是序點傳寫久謬爲點亦非揚解而序點者三成何文理不得謂傳寫之謬也

楮錢

世俗祀鬼神皆焚紙錢錫箔鏤錠不知何始按唐書玄宗在位久好神仙事廣修祠祭王璵上言請築壇東郊祀青帝璵專以祠解中帝意有所廢祓大抵類巫覡漢以來莖喪皆有瘞錢後世里俗稍以紙寓錢爲鬼事至是璵乃用之見王璵傳又清異錄載周世宗發引之日金銀錢寶皆寓以形而楮錢大若盞口其印文黃曰泉臺上寶白曰冥遊亞寶此楮錢鏤錠所始也

招隱

招隱士始于淮南小山其辭曰王孫歸來山中不可以久留蓋傷屈原之長往極言山中不可居而招其歸也至陸士衡左太冲皆有作陸曰至樂非有假安事澆淳樸富貴苟難圖稅駕從所欲左曰

李太白集

卷一

九

秋菊兼餼糧幽蘭間重襟躊躇足力煩聊欲投吾簪是皆侈言丘壑之樂欲投簪稅駕而隱殊非小山之旨矣于是後世每引小山叢桂爲招人隱遜之詞蓋緣不細心讀書隨人耳食漸失其故也然何以才如陸左亦踈莽若此惟王康琚盛稱隱逸之樂而題曰反招隱是乃小山本意

赤壁賦

余嘗不信東坡赤壁賦夫它事或有古今不同若大江之險萬世如一帆槳杙纜諸物稍有不備在旦晝不敢開行矧深夜乎其曰縱一葦之所如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世豈有輕性命若此者乎且當風起水湧山鳴谷應艸木震動斯時也不爲覆溺者幾希矣江流迅疾頃刻數里苟違埠次何能收艤涯澌沮洳歸路荒遙何無一語及之又謂孤鶴掠舟玄裳綰衣無論鶴不夜飛卽其黑鷺亦在翅而不在尾坡蓋未有是事乃意想而撰造者

李太白集

卷一

十

故踈誤若此也識者辨之

自刻書集

古人之書多可傳者未嘗自求其傳也藏之于家或當時或後世人見而愛之爲之鐫刻與衆同好故可傳也五代和凝有集百餘卷自鐫版行于世識者非之可見前此無自刻文集者今人不自量其詩文佳否槩爲鐫板行世是以傳者少而不傳者多也

雲谷卧餘續

卷一

七

羅經陰陽

羅經二十四官分陰分陽者人多不知其故此蓋原于洛書先天方位又參合于納甲各以類從也蓋洛書一三七九奇也二四六八偶也乾戴九坤履一離左三坎右七皆奇也故爲陽兌左肩四巽右肩二震左足八艮右足六皆偶也故爲陰納甲之法乾納甲坤納乙離納壬坎納癸故甲乙壬癸皆從乾坤坎離而爲陽艮納丙兌納丁震納庚巽

納辛故丙丁庚辛皆從艮兌震巽而爲陰至于十二支雖是一陰一陽相間然亦因寅午戌合火午是離位巳酉丑合金酉是兌位亥卯未合木卯是震位申子辰合水子是坎位故亦以類從而分陰陽也

圖位開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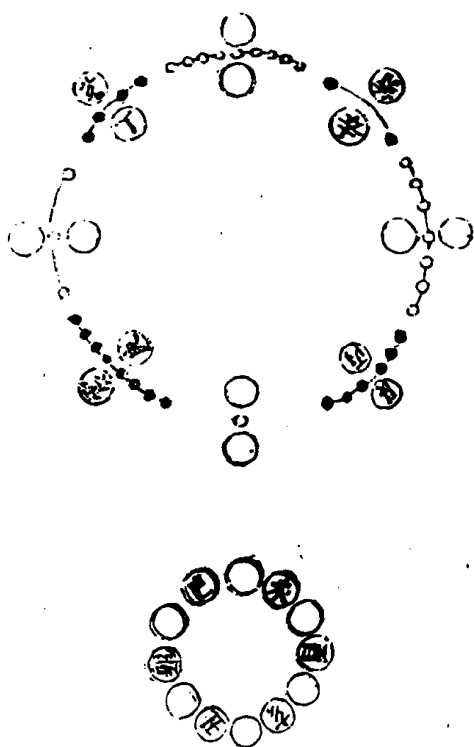
○戴九 ○履一 ○左三 ○右七

○左肩四 ○巽右肩二 ○震左足八 ○艮右足六

雲谷卧餘續

卷一

七



惜誓

楚辭有惜誓一篇王逸雖謂或云賈誼作而疑不能明獨洪興祖以爲其間數語與弔屈原賦詞指畧同意爲誼作無疑朱文公釋楚辭亦曰今玩其辭實亦瓌異奇偉計非誼莫能及予觀此篇首曰惜予年老而日衰兮歲忽忽而不反中又云壽冉冉而日衰此非少年人所作明矣漢文非無道主誼安得曰賢者逢亂世乎至于痛忠諫之剖醢疾

案本卽餘

續

卷一

古

惡來之見用悲仁人之盡節爲小人之所賊皆與誼時不合何朱子不推其意境顧以瓌異奇偉實其爲誼作也漢書誼傳亦止載弔屈原與服賦而無惜誓雖麟鳳犬羊教語相類安知古人文字無彼此因襲者不得援此遂信俱爲誼作也

星宿海

世傳黃河源于星宿海按元史前至元十七年命招討都實窮黃河源行四閱月至其地有泉百餘

泓名火敦腦兒卽華言星宿海自西而東連屬成川號赤賓河又合亦里赤忽闌也里朮三河其流寢大始名黃河由是觀之都實所至僅星宿一源耳其亦里赤等三源尚未至也今宿海共四源其長短廣狹果孰爲尊尊者當爲大源豈得遂以宿海當之

一 戍兵更番

元世祖著令蒙古軍守江南者更番還家蓋以江

案本卽餘

續

卷一

古

南殷賡視爲魚肉故使蒙古更番歲易戍者方去而枵者復來輪轉絡繹以繭絲其民耳在世祖以爲不加餉而蒙古兵皆富計莫巧于此矣殊不知民以奉君尚爲不可况戍民以飫兵乎史稱世祖爲一代之制者規模弘遠若此等計算大類商賈馴僉非有識者所爲也其享國百年幸爾

元鈔行遠

元一代皆用楮鈔其行于中國者不待言前至元

二十二年遣馬速忽阿里齋鈔千錠往馬八國求
奇寶按元史馬八國在海外自泉州至其國約十
萬里元鈔之行亦遠矣但鈔至外國直廢楮耳馬
八國何用此爲乃可以易奇寶乎殊不可解

四時山

郭熙論畫山云春山艷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
滴秋山明淨而如敎冬山慘澹而如睡余謂春秋
冬皆以人況山獨夏山曰如滴與三語不類宜曰

雲谷卧餘續

卷一

五

夏山醺郁而如醉

碧雲駟

宋人小說有碧雲駟一書梅聖俞堯臣著其書不
多大抵皆詆毀當時朝紳如言賈昌朝呂夷簡文
彥博關通宮闈引用宵小于索鎮將夏竦龐籍劉
沆黃緣烟宦趙禎納賂中官孫沔夫妻濫梁適
蘇紳欺昧貪賂而語極無狀尤可恨者乃言范仲
淹鼓扇聲勢龍借羽翼帝知仲淹無實厭之諭令

求出後爲鄧青杭三州其政大可笑又言仲淹微

時結中吏人范仲尹爲族弟因敗姓范及爲諫官
得罪累仲尹家破爨大有背蓄爲仲淹取給盡仲
尹貧仲淹不撫其家云夫范公能置義田贍宗族
豈反遺有德之仲尹乎此書何足以損范公適自
彰其誣妄耳吾觀歐陽修墓誌稱堯臣爲人仁厚
樂易未嘗忤于物豈肯爲此耶味一寔筆中言葉
石林辨此書非聖俞作乃襄陽魏泰著嫁于聖俞

雲谷卧餘續

卷一

六

者文海披沙亦云周秦行記乃韋瓘作非牛僧孺
香奩集乃和凝作非韓偓龍城錄乃王鈺作非柳
宗元碧雲駟乃襄陽魏泰作非梅聖俞

雲谷卧餘續卷一終

雲谷卧餘續

卷二目錄

蘭紬

唐寅字

元史之外

王克駿渾儀

伯顏

阿疎

雲谷卧餘續

卷二目錄

肉糜乾腊

遼金宋三史

吳處厚

明妃曲

熱能生火

紙

藤命

龍門

惠帝問蝦蟆

北關

三合五行

梁武帝

殉葬官妃之典

雲谷卧餘續卷二終

雲谷卧餘續

卷二目錄

古欲張習孔者

蘭紬

蘭紬明初尚未行至明季崇禎時臣僚聞上惡其華麗遂多以蘭紬爲服始盛行川樸園曰蘭紬備五善色不加染澤而有章一也浣濯雖敝不易色二也日御之上者十歲而不敗三也與韋衣處不已華與紬穀處不已野四也出門不二服吉凶可

雲谷卽餘續卷二

從焉五也然元世祖二十五年紀災異云秋七月癸亥犯氏太陰掩畢濟南保定路唐縣野蚕成繭繭可爲帛又金史太宗紀南京帥以錦州野蚕成繭來獻賞其長吏可見前世不知有蘭紬也今則山東各處有之歲以爲常其蠶散生野樹上土人蠶時必架廬林下把竿逐鳥鼠之害樹生者名樹繭橋名樹繭椒名椒繭大如鳥卵生深山叢條間者視他繭特小才如指上螺名山繭質更佳歲凡

三稔山東人恃此爲業矣

唐寅字

明南省解元唐寅字伯虎又字子畏按韻書寅卯之寅音移在支韻寅畏之寅音銀在真韻寅字伯虎是取寅卯義字子畏又取寅恭義矣當時稱名應作何音唐寅才敏而學疎此亦可見

元史之舛

元史成于倉卒其中舛謬甚多頗惑觀者成化間

雲谷卽餘續卷二

輔臣奉勅編宋元綱目嘉靖間薛應旂因之作通鑑亦踵其舛而無是正可見諸人之無識也如恭帖木兒傳燕帖木兒自秉權以來肆行無忌至取泰定后爲夫人一日宴趙世延宅男女列坐見坐隅一婦甚麗意欲與俱歸顧左右曰此爲誰對曰太師家人也自後荒淫日甚云云按趙世延在元臣中稱賢者前劾鐵木迭兒久著忠鯁豈當衰暮之年乃有列艷麗以宴權臣之事乎此必燕帖木

冥世延于其宅作元史者諮訪失真顛倒蒙昧而網目與通鑑又無考訂之識遂至乘訛襲舛如此又如伯顏謀亂請帝出獵帝以病辭伯顏固請乃命太子燕帖古思出次柳林燕帖古思文宗子也竟稱太子前此順帝必有冊立之文而史亦無紀可知其遺漏多矣此元史以速成致悞而綱目通鑑又不能考可見著述之難其人也

王克駁渾儀

雲谷卽餘續

卷二

三

晉書天文志載王仲任駁渾儀云舊說天轉從地下過今掘地一丈輒有水天何得從水中行乎甚不然也愚謂掘地一丈之水與包天載地之水相去甚遠豈遂相通古之墓者下銅三泉盞水下仍有乾土而仲任不知也又曰夫人目所望不過十里天地合矣實非合也遠使然耳今視日入非入也亦遠耳何以明之今試使一人把大炬火夜半行于平地去人十里火光滅矣非滅也遠使然耳

今日西轉不復見是火滅之類也此言尤可咲火炬遠則見其滅矣然不能滅于西復生于東也王充以此論天地日月不啻兒童之見而唐太宗取之入史其識與充同矣

伯顏

元之大臣名伯顏者數人或忠或邪家俱觀者至正時修金史同在史局者有兩伯顏其爲翰林侍制者死節而心有數竅者也一至元初謀弑順帝

雲谷卽餘續

卷二

四

不成而貶死則又一伯顏也並世祖時下江南者有四伯顏矣又有王伯顏鄭伯顏尤不一而足不知當時何取于此而雷同重複如此且稱呼請謁之間何所別識耶殊怪事也

阿疎

阿骨打叛遼稱金以遼留其叛臣阿疎不歸爲辭金史阿疎傳亦云阿疎遂終于遼乃金太祖紀天輔六年四月間毋婁室招降天德雲內寧邊東勝

等州獲阿疎而還七月希尹以阿疎見太祖杖而釋之而遼史天祚紀亦云阿疎爲金兵所擒然則列傳謂遂終于遼者何也至于後世讀史于此等舛錯多不摘正蓋史書浩汗卒讀者難也

肉糜乾腊

晉惠帝謂民饑何不食肉糜近閱金史世宗紀言遼主聞民間乏食謂何不食乾腊乃知古今事未嘗無對

雲谷卧餘

續卷二

五

遼金宋三史

遼金宋三史皆元丞相脫脫一人主修則其紀載事當合一乃遼金與宋交兵攻圍勝敗無一事相合他猶不足貴至于人名地名竟無一同者觀者以兩史年月比繫稽考參差繆亂不可勝摘也如金史徒單合喜傳載赤蓋胡速魯改以兵四千守德順具璘以二十萬人圍之金石抹迭勒將兵萬人破宋兵于河州駐兵平涼以解德順之圍徒單

合喜遣習尼列等將兵二萬人與迭勒會具璘間之使偏將將五千人來迎金前鋒矢里烏也擊敗之璘自將大軍蔽岡阜而出烏也等馳擊之會日暮乃解已而璘報云宋主使至兩國講和各罷兵璘乃遁去自宋兵圍城至是凡四十日乃解是璘未嘗入德順城也宋史具璘傳云璘遣姚仲攻德順已踰四句璘子挺與敵戰于龙亭敗之璘按行諸屯預治黃河戰地敵空壁躍出突璘軍璘軍先得治地人益奮擄敵大敗遁入壁會天大風雷金人拔營去凡八日而克城璘入城市不改肆是璘已克德順也此宋紹興三十二年金大定二年歲在壬午事也若非以年號甲子考之何處見其有合乎此猶有德順地名具璘人名圍城四十日之語稍可考証耳其餘凡交兵勝敗迥絕不令不知當日秉筆者爲誰脫脫既任總裁何不使兩相參訂而穢雜至此宋元綱目通鑑多依宋史紀載遼

雲谷卧餘

續卷二

六

金二史似皆未見也

吳處厚

宋元豐中屢失皇嗣議卽吳處厚以程嬰公孫杵臼嘗全趙孤今不祀恐其爲厲請建廟加封乃封嬰爲成信侯杵臼爲忠智侯夫程嬰之事且無論其有無縱有之則夫二人者生前旣保趙孤以全忠義豈死後反勇遠裔以求血食乎處厚言固可笑乃朝議竟從所請是舉朝皆兒戲也

雲谷卧餘續

卷二

七

明妃曲

王介甫明妃曲云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意蓋謂與其淪棄于漢帝不如寵幸于匈奴也昭君事出于西京雜記未必其信否卽以其事論如介甫之語豈可爲訓吾謂衆官人皆行賄呈身而昭君獨不肯伴進遂致遠嫁絕域謂其守正而不獲福祿可也是豈昭君之願而謂樂知心于匈奴哉雖然昭君亦不可謂不幸矣後此趙飛燕

之專寵昭陽楊貴妃之三千第一可謂恩遇矣卒

之時移事變廢棄死卽爲後世指嚙豈若昭君者承君父之命以成國信雖沒身異域而非其罪千載之下莫不歌詠而傷歎之孰得孰失安可同年語哉又况當時行賄呈身之官人湮滅與草木同腐猶不能望昭君萬一也

熱能生火

古言燧人仰觀知空中有火麗木則明于是鑽木

雲谷卧餘續

卷二

八

取火然火不待鑽取始生也世傳積油萬石自然生火此特相傳未嘗見也敖英綠雪亭雜言載其在京師親見馬草中火發在劍州見積聚油紙中火發在秦州見乾蝗堆中火發在陳州見油簍中火發則蒸蘊熱極中自能生火矣予嘗製油布作輿帷新成未燥摺壓廳上數日後但聞油臭不知何來久而益甚三四日乃見烟發自輿帷中亟啟之已燒空矣倘非物壓則燃燒不可撲也由此推

之燧人之前亦常有火但彼時方設鑽木之法取給尤便耳觀退之陸渾山火詩可見

紙

漢書蔡倫傳古書契編以竹簡其用緣帛者謂之紙自倫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爲紙云是紙本是緣故從系旁後世楮紙冒緣稱耳許慎說文紙絮一苦也不知何解亦未云是楮竹所爲古紙是緣明矣緣價貴故書契惟用竹簡吳祐父恢

雲谷卧餘續

卷二

九

官海南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時年十二諫曰昔馬援以薏苡招謗青簡累重載之兼雨恐致嫌疑祐老爲梁冀長史度諫時當在和安間又申屠蟠在東漢末前後微辟文書悉挂于樹初不顧盼紙非可久挂當亦是編竹也意漢時倫製尚未廣耳江覺鄉對問編曰楊子雲太玄劉歆謂恐後人覆瓿于雲貧士豈能多得緣意西漢先有楮竹紙矣此亦不然余計古軍府符檄亦須緘封蘇李書問

出入塞垣固非專用竹簡當時必竹帛並行覆瓿應是緣帛未可量雄不能辨也前漢趙昭儀用赫蹏書應邵注爲薄小紙或者卽是薄緣非今之紙今紙固創自蔡倫耳

祿命

祿命之說謂信謂妄言人人殊終不能合唐呂才曰長平非盡犯三刑南陽豈俱當六合趙耐翁曰從高帝入關三百人皆封侯豈無一人行衰絕運

雲谷卧餘續

卷二

十

限者此皆謂祿命不足信也江覺卿引後魏孫紹謂辛雄曰此中人尋死盡惟我與卿猶享富貴未幾有河陰之難紹故善祿命者以此證祿命信驗殊不知辛雄僅免河陰之難耳及齊獻武入洛反覆責讓遂誅雄沒其家口年僅五十是紹言實未驗也覺卿又引韓蘇以唐嗣君身命致謗譽多同漢高與盧縮同日生一帝一王李潯與宗諤同宗祿山與思明同里二各生同年月而先後一日休

咎無人異余謂祿命八字一字不同則淵霄判矣
豈有日同時異月同日異其休咎尚制于祿命乎
然此猶不能折其覈也吾有一說至爲明切夫五
行生尅之理開闢已具而夏商周之歲正各有不
同如有人生于辛丑月若在夏則爲辛亥辛丑若
在商周則爲壬子辛丑生尅制化將何從耶此可
以知祿命之說難通矣或曰三代雖改正朔至于
紀年之干支必始于寅而終于丑此亦不然綱目
雲谷卧餘續 卷二 土

龍門

龍門世但知有李膺事晉書載王衍妙善玄理嗜
談老莊每義理有不安隨卽改更世號口中雌黃
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又梁書云任昉爲中丞
簪裾幅輳預其宴者號曰龍門之遊又云表昂雅

有倫鑒遊處不雜入其門者號登龍門

惠帝問蝦蟆

晉史稱惠帝顛駭聞蝦蟆聲問曰此鳴者爲官乎
爲私乎予觀帝勿浣穢侍中血非甚駭也人卽甚
駭問蝦蟆之公私何爲此意人多置之不解乃晉
中州志有云太子旣問蛙聲官私太子令賈胤對
曰在官地爲官在私地爲私太子曰若是官蛙可
給廩觀此是太子知歲饑乏食既有官蛙可充廩
給亦以紓大官之供也語雖近駭意尚可取史逸
給廩之言遂使此語不可解耳

北關

稱君門者每曰北關以今日言之若謂朝廷在燕
京故云然古人亦多言之如北關休上書北關
辭漢署之語多矣唐非都燕也又曰以紫薇垣在
北故以此君門是固然矣偶聞味一寔筆漢未央
宮南西兩面無門惟立東關北關曰玄武蒼龍宮

雖南嚮而北關爲正門尚書奏事謁見者皆詣之
公車司馬亦在此蓋蕭何爲此以厭勝也稱北關
者或始此墩

三合五行

三合五行從來謂火生于寅旺于午墓于戌金生
于巳旺于酉墓于丑木生于亥旺于卯墓于未水生
于申旺于子墓于辰此古今相傳而不易也獨淮
南子于金木水火四行皆同惟以旺爲壯墓爲死
小差耳至謂土生于午壯于戌死于寅不知其取
何義記此以俟知者

梁武帝

梁武帝奉佛而得禍人謂果報不足信非也夫捨
身茹素誦經建寺功德固爲不小然其生平罪孽
深重豈奉佛所能解耶東昏滯虐其取滅亡宜矣
至若忌湘東王之好學乃誣以及并其弟寶覽寶
宏而殺之又殺邵陵王寶攸晉熙王寶嵩桂陽王

事本卧餘續

卷二

七

寶貞此皆無罪祖欲剪齊親屬以遂其篡逆耳和
帝既禪以位矣乃信沈約虛名實禍之言而殺
之罪大惡極萬劫難泯雖捨身空門佛豈受之乎
餓死臺城得全要領尚不足蔽辜是或佛鑒其信
奉之誠姑畀以寬典耳

殉葬官妃之典

明英宗大漸命太監牛玉執筆口占使書四事其
三命勿以嬪妃殉葬此誠千古帝王盛節自後累
朝皆從之其前此從殉之人與事史多不書其畧
可考者有錦衣衛所試百戶張鳳李衡趙福張汪
賓四人初爲散騎帶刀舍人後進爲本衛百戶永
樂初議革建文陞授官員上曰他每這幾家却是
好職事不動通調孝陵衛帶俸世襲至今人謂之
太祖朝天女戶蓋以其家從殉太祖而得官也太
宗殉葬諸妃考仁廟錄不見贈諡當是遺誤洪熙
元年七月追諡皇庶母仁宗貴妃郭氏曰恭肅淑

事本卧餘續

卷二

七

妃王氏曰貞惠麗妃王氏曰惠安順妃譚氏曰恭
僖克妃黃氏曰恭靖內郭氏二王氏卽二十二年
十月所冊立者也宣德十年八月追贈皇庶母宣
宗惠妃何氏爲貴妃謚端靜趙氏爲賢妃謚純靜
吳氏爲惠妃謚貞順焦氏爲淑妃謚莊靜曹氏爲
敬妃謚莊順徐氏爲順妃謚貞惠袁氏爲麗妃謚
恭定諸氏爲恭妃謚貞靜李氏爲克妃謚恭順何
氏爲成妃謚肅僖其冊辭曰茲委身而蹈義隨龍

雲谷卧餘

續

卷二

七

馭以上賓宜薦徽稱用彰節行又考正統四年六
月周憲王有燉薨無子乙酉上貽書王弟祥符王
有燉令其自妃夫人以下不必從死年少有父母
各遣歸其家又十日乙未憲王府以王正室翟氏
等死殉事聞賜謚貞烈贈夫人施氏歐氏韓氏陳
氏張氏李氏俱賜謚貞順贈夫人予祭及塋用一
品禮未及聞上命故也當是時帝甫十三而有此
書其後止殉之仁已見于此至成化四年遼王蒙

璉上言嫡長子恩鋪夭無子欲以其婦馮氏妾曹
氏殉上貽書切責之令移其婦妾于官中供養如
法毋使失所然二十二年一河康僖王卒官人王
氏楊氏張氏段氏俱自盡俱贈夫人賜祭及塋蓋
上以其節烈而贈之不知其亦從殉也嗚呼英宗
之仁澤遠且大矣

雲谷卧餘

續

卷二終

雲谷卧餘

續

卷二

六

雲谷卧餘續

卷三月錄

避諱

祀神

史書日食不同

聚書

國語非左氏筆

史藝論冒禍

雲谷卧餘續 卷三月錄

用韻當攷義

國語先左傳

沈約韻當變

東坡稱趙郡

填詞用韻

西廂用韻

儂家

劉柳黨事

雲谷卧餘續 卷三終

雲谷卧餘續卷三

古欽張習孔著

避諱

偶閱宋史陶穀本姓唐以避石敬瑭諱而改然當時唐姓者豈止穀一人如唐景思者敬瑭時爲貝州行軍司馬歷事出帝未聞改姓也穀以途迎取媚其人品已見此矣卽改于晉代可耳漢周宋易代之後何不復耶因思古人以避諱而改其名稱

雲谷卧餘續 卷三

者在當時或有所不得已易世之後相沿不改甚無謂也約畧舉之以恒山爲常山避漢文帝諱也正月作平聲避秦始皇諱也以慶湖爲鏡湖避漢安帝諱也以虎林爲武林避唐世祖諱也避漢武諱而以蒯徹爲蒯通避司馬昭諱而以昭君爲明妃莊君平莊子陵避漢明帝諱皆改莊爲嚴後遂并其地名灘名皆從嚴矣以唐太宗諱凡世皆稱代以宋孝宗諱凡慎皆從謹而慎德秀亦改爲眞

德秀若其主女諱二十至今猶以二十爲念時已過而不復習而不察耳自元明至今偏名嫌名俱不諱誠度越千古也

祀神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莫不有祭祀之禮國家祀典有經不必言矣惟氓俗之祭各隨土風蓋有甚不同者吾家四世居建平前人不免隨其俗爲祭頗有誣猥不經者自予返故里則稍斷以已意而變

雲谷卧餘續

卷三

二

之然吾鄉祀事可疑者不少也諸土神無論若元旦則于雞鳴時首迎土地夫土地自在人間無有去來也歲一迂之何爲按禮月令孟春祀戶孟夏祀竈季夏祀中霤孟秋祀門孟冬祀行至祭法又曰天子七祀司命中霤門行戶竈泰厲諸侯五祀曰司命竈門行公厲大夫三祀曰族厲門行王制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注曰司命中霤門行厲也其不同如此吾嘗從大夫之後

當從大夫之祀然儀禮曰士疾病禱五祀則五祀

又可通用矣吾爲祭祀家禮以示子孫曰望祀衆神曰家堂曰祖考曰竈曰門凡元旦及生日嘉慶乃祀之其曰衆神者人戴天履地豈無恩焉限于制不敢言天地故以衆神該之曰家堂者吾家所世祀與武神其神不一亦祇以家堂稱焉其祝詞則以酬報而無祈請人之生死吉凶神焉王之今生而安焉不可以不祀也則古祀司命之義也家

雲谷卧餘續

卷三

三

堂鎮吾中官其職若守土者不可以不祀也則古祀中霤之義也自吾遠祖以至後世其靈爽惟子孫是依不可以不祀也則古祀族厲之義也竈者吾賴以飲食門者吾用以出入不可以不祀也是與古同也而門則戶與行在其間是可兼也此外不敢褻祀以涉矯誣之愆焉因考經書祭禮聊記于此

史書日食不同

其矣作史之難也不但作史難閱史亦難自春秋我魯而司馬遷作世家于本國則我之由是後此作史者大率詳內而畧外尊主而俠客誇勝而諱敗謀已而伎彼以爲書本國事其體宜爾至于編年通紀各國無彼此之殊而南北分疆之史書事皆準南朝于北國多舛牾不合而宋與金元爲甚閱史者遂實以爲其人其事如是而不知以彼國之史參之甚不然也它卽不具論若夫天無二日

雲谷卧餘續

卷三

四

疆宇離隔數千里而在天當無大差吾檢魏書自太祖天賜四年丁未至孝靜武定五年丁卯日食凡五十六而通鑑所載僅二十五綱目因之蓋晉宋齊梁之際昏主亂臣兵戈敗革有司失職而通鑑止因南史所載故如此但溫公既並紀南北事何不通考北史而承疎襲簡并悞朱子此亦作史精神有不至也此猶曰南朝所載僅如此至于晉義熙十一年歲乙卯爲魏神瑞二年晉食于七月

辛亥臘魏食于八月庚辰臘宋大明五年歲辛丑爲魏和平二年宋食于九月甲寅朔魏食于十月癸酉朔宋昇明二年歲戊午爲魏太和二年宋食于九月乙巳朔魏食于二月乙酉朔此必有一悞而日建干支尤所難通不但作史者不能是正而閱史者亦未嘗寓目也由此推之前世之事悞于淺見寡聞者多矣

聚書

雲谷卧餘續

卷三

五

杜暹書尾跋云清俸寫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聖教審及借人爲不孝陳亞詩曰滿室圖書雜典墳華亭仙客岱雲根他年若不和花賣便是吾家好子孫二君之愛書至矣然亦不詳其能世守否也先君最愛蓄書時居建平自習孔旋故里游經多變失喪殆盡二十年來凡先有而今失者皆購補之所未備者百一耳且稍浮于昔所聚矣因頌古人之言念先君嗜好所在時爲慨然然後人不

能而書者其故有二一日無屋一日無人子孫卽
賢家世興替常也一經蕩析室屋庫隘皮閣無所
不得不隨器物壓積因致毀敝一也飢驅遠遊勢
不得以書自隨又不能內顧數迆歲月既久重累
覆沴其耗多端二也然則藏書不能世守豈盡子
孫之過哉吾書多手自評點頗有燕石之愛然不
敢必子孫之能保也惟願精于鑒識者得之庶以
知予之用心耳昔趙文敏書尾跋云聚書觀書亦
雲谷卧餘續 卷三 六

好惡是非之心而知吾敬聖賢之心則其敬亦有
加矣豈徒愛此赫蹏義軸哉嗚呼此未可與不知
書者道也

國語非左氏筆

左傳與國語斷非一人之筆左傳字語勁潔詞意
圓美雖有冗長處不過數篇然無弱句累字也國
語庸弱猥瑣讀之令人生厭他不具論卽以曹劌
論戰展喜犒師及晉文寺人披之語較之眞珠玉
雲谷卧餘續 卷三 七

之與瓦礫迥然不可混也自班固藝文志註爲丘
明著下至崇文總目亦同後世鮮有辨之者雖柳
子厚亦謂其文深閎傑異懼李者溺其文采而淪
于是非以作非國語然未嘗正其爲非丘明作也
惟啖助陸淳嘗辨之而或者又謂司馬遷言左丘
失明厥有國語故未肯信非左作者予嘗觀歐陽
氏有言二千載之間有一歐陽修者爲是說矣又
二千歲安知無一人焉與修同其說也又二千歲

將復有一人焉然則同者至于三則後之人不待千歲而有也同予說者既衆則衆人之所溺者可得而奪矣予慨世鮮精心讀書者惟用歐說以自信耳

史蘇論晉禍

國語晉獻公滅驪子獲驪姬以爲夫人史蘇告大夫曰亂本生矣滅其父而畜其子禍之基也畜其子又從其欲子思報父之耻而信其欲雖好上聲色去聲

雲谷卧餘續

卷三

八

必惡心不可謂好上聲好去聲其色必授之情彼得其情以厚其欲從其惡心必敗國國且深亂亂必自女戎三代皆然驪姬果作難殺太子而逐二公子君子曰知難本矣余謂驪姬之譖欲剪長子以立其子耳豈爲報父耻哉史蘇之言禍雖驗而生禍之情未得也使三公子果殺而奚齊立立而能定晉國則姬氏之欲信矣非更有惡心敗國也史蘇以此爲斷非所爲殺湣而讞以盜乎

川韻當攷義

昌黎與東野同宿聯句用沁部韻東野一聯云朝行多危棧夜卧饒驚枕予謂枕字在沁韻者乃是以首据物之名今以枕對棧則是枕席之枕非韻矣或易棧字作踐庶可對枕但行踐二字犯重無已更易作朝征或可耳高季迪愛日堂詩用宋送部韻中云遠道秋風舊索空長江暮雨孤帆重重字在宋部者其義爲再卽重疊之重也輕重重字自在上聲季迪亦誤詩家此類甚多雖無妨大體然亦不可不檢也

雲谷卧餘續

卷三

九

國語先左傳

國語非左氏筆灼無疑矣偶觀宋李巽巖有言曰昔左丘明將傳春秋乃先采集列國之史國別爲語旋獵其英華作春秋傳而先所采集之語草藁具存時人共傳習之號曰國語殆非丘明本志也故其辭多枝葉不若內傳之簡直峻健甚者駁雜

不類如出它手蓋由當時列國之史材有厚薄學有淺深故不能醇一耳不然丘明特爲此重複之書何耶先儒或謂春秋傳先成國語繼作誤矣惟本朝司馬溫公父子能識之云李氏此語足破文體不類之疑但不知其何所本拈聊識于此以俟知者

沈約韻當變

沈約韻實不可解而今古詩人兢兢守之不變者

雲谷附錄

卷三

十

以作詩者無不推宗李杜不用沈韻以爲不類李杜故無敢異同也元時高安周德清著中原音韻一書惟以諧聲爲韻其識誠卓然傑出後來洪武正韻實本之夫沈韻東冬分部作與懷皆元與門尊合部此或有說至于六麻一部則舉奢遮蛇邪等盡從之使天地間遂絕此一音豈理也哉凡註字音必以同聲相比無同聲者如酒瓜打草之類則用反切或以四聲圖發明之今沈韻既以奢遮

等從麻者也等從馬謝射等從禡使世盡滅此音

雖欲反切圈發以明之竟無此字豈天地生人竟

不得道葉字平聲哲字平聲乎若中原韻則牙字

在家麻部爺字在車遮部以四聲言牙字則牙亞

亞鴨爺字則爺也夜葉相字則相鮓詐札遮字則

遮者鵬哲夫葉之不可以爲鴨哲之不可以爲札

亦明矣沈約能強爺音從牙遮音從祖亦能強葉

音鴨強哲音札否也則甚矣沈韻之謬而從沈韻

雲谷附錄

卷三

十一

者之拘也中原韻車遮部平聲止二十八字而在

詩韻止十餘字

如寧休多體等僅字詩韻皆不入

吾謂詩韻當分

此十餘字另作一部以備天地生人之音使反切

團發者有音可從休文復起當亦不能開吾言也

東坡稱趙郡

蘇東坡一字和仲見文獻通考一百八十三卷張

嘉父撰春秋通志序言少聞春秋于趙郡和仲先

生陳氏曰東坡一字和仲所謂趙郡和仲其東坡

予家有唐僧貫休畫東坡山谷皆有跋東坡之圖書曰趙郡蘇氏初頗疑之及觀通考乃知東坡固素稱趙郡也

填詞用韻

楊用修詞品云沈約之韻未必悉合聲律如朋字與蒸同押打字與等同押卦字畫字與怪壤同押乃是鳩舌之病豈可爲法周德清中原音韻一以中原之音爲正偉矣然予觀宋人填詞已有開先

雲谷卧餘

續

卷三

圭

者蔣捷元夕女冠子云蕙花香也雪晴池館如畫春風飛到寶釵樓上一片笙簫琉璃光射而今燈謾挂不是暗塵明月那時元夜况年來心懶意怯羞與闌娥兒爭耍○江城人悄初更打問繁華誰解再向天公借剔殘紅他但夢裡隱隱鈿車羅帕具牋銀粉待把舊家風景寫成閒話笑綠髮鄰女倚窗猶唱夕陽下是駁正沈韻盡及挂話及打之謬也

又晁叔咸皇思一首不錄

國初高季迪石州慢云落了辛

夷風雨頓催庭院瀟灑春來長恁樂章懶按酒箴

備把辭鴛謝燕十年夢斷青樓情隨柳絮猶縈惹

難覓舊知音把琴心重寫○天冶憶曾攜手關草

關邊買花簾下看轆轤低轉秋千高打如今何處

總有團扇輕衫與誰共走章臺馬回首暮山青又

離愁來也諸公數詞可爲用韻之式不獨綺語之

工而已予謂用修取此數詞僅謂其能破沈韻之

拘礙耳至于也射夜借仍與下帕把馬同押安見

雲谷卧餘

續

卷三

圭

其能合中原韻也必如西廂記望蒲東蕭寺暮雲遮一折純用車遮韻晚風寒峭透窓紗一折純用家麻韻絕不相混方爲詞曲當家

西廂用韻

西廂記不獨辭調麗美當觀其用韻之妙不觀用韻不知作者之苦心如錦字傳情用支思韻惠明寄書用監咸韻蓋詩韻四支部字最多中原韻支思部字最少而監咸部字更險而窄也虞集序中

原韻謂趙具興當延祐時所撰樂章極爲仁宗嘉賞余不能及今余貶廢還山中而德清留滯江南無賞其音者由是言之則德清當是元仁英間人關漢卿輩亦已建幟詞壇矣其爲西廂不識一遵德清耶抑在德清前也此亦博雅家所當考者

儂家

傳奇中女子自稱曰奴家此語甚俗自高則誠琵琶已然不知其所始蘇東坡詩云應記儂家舊姓雲谷卧餘續卷三
西奴家或是儂家之謬久而沿耳後之編傳奇者當稱儂家爲雅然在未字之女則宜若婦人則竟稱妾可也

劉柳黨事

劉禹錫柳宗元呂溫數人坐王叔文黨貶廢不用唐史言其桡節微幸規權遂私後世以爲定論至宋范仲淹乃曰傳稱叔文引禹錫等失事禁中議罷中兵權偪阻文珍輩又絕章舉私請欲斬劉開

其意非忠乎臯衡之揣太子意請監國而誅叔文唐書蕪駁因其成敗而書之無所裁正韓退之欲作一經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豈無意於諸君子也容齊隨筆曰唐順宗卽位抱疾不能言王伾王叔文以東宮舊人用事政自己出卽日禁官市之擾民五坊小兒之暴閭巷罷鹽鐵使之月進出教坊女優六百還其家以德宗十年不下赦令左降官雖有名德才望不復叙用卽追陸贄鄭餘慶韓皋陽城于京師起姜公輔爲刺史人情大悅百姓相聚懽呼又謀奪宦者兵旣以范希朝及其客韓泰總統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中人尚未悟會諸將以狀來辭始大怒令其使歸告其將無以兵屬人當是時此計若成兵柄歸外朝則定策國老等事必不至後日之患矣所交黨與如陸質呂溫李某儉韓曄劉禹錫柳宗元皆一時豪雋知名之士惟其居心不正奸謀務速欲盡踞大權如

雲谷卧餘續

卷三

五

鄭珣瑜高却武元衡稍異已者皆亟斥徙以故不旋踵而身陷罪戮後世蓋有居任文之地而但務嘯諾引沾沾小人以爲鷹犬者殆又不足以望其百一云歐陽新唐書兵志亦云順宗卽位王叔文用事欲取神策兵柄乃用故將范希朝爲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節度使以奪宦者權而不克合三公之論二王累千年宿垢稍可沐浴矣明清源呂圖南叙柳子厚集刻之亦曰子厚于二

雲谷卧餘續

卷三

六

王譬諸草木臭味也自相蘭杜世且蕭艾之子厚其結蘭佩而蒙當門之鋤者歟論久而定亦久而沿劉柳諸賢沿泥淖久矣誰剖而定之者乎此論最爲得情予摘而錄之以俟夫闢發幽光者

雲谷卧餘續 卷三終

雲谷卧餘續

卷四目錄

焚佛骨

輦下曲

張光弼詩

元僧天隱詩

字句致嫌

張士誠妻殉節

雲谷卧餘續

卷四目錄

補遺民錄

琵琶記

明祖不用周禮

諸儒論周禮

漢高不顧家

曹參

再論琵琶記

史記不諱國惡

史記尊孔子

輟耕錄王皮事

人臣稱寡人

許宜平

汲冢非襄王

雲谷卧餘續卷四終

雲谷卧餘續卷四目錄



雲谷卧餘續卷四

古欽張習孔著

焚佛骨

明朝禁內舊有大善佛殿中有金銀佛像并金銀
函貯佛骨佛牙等物世宗欲撤其殿建太后宮命
侯郭勛等入視基址言請勅有司以佛骨瘞之中
野以杜愚惑世宗曰朕思此物智者以為邪穢必
不欲觀愚者以為奇異必欲尊奉今雖埋之將來

雲谷卧餘續卷四

上

豈無竊發乃燔之于通衢燬金銀佛像凡一百六
十九座佛頭牙骨凡一萬三千餘斤予謂唐憲宗
一迎佛骨韓愈即為切諫明朝佛骨至于如此之
多度非一朝所致何前此未聞諫阻者耶至于所
為佛者其神甚靈其道甚大乃不能保其既死之
骨為人焚棄于路衢則亦何羨于其教而從者之
衆也

登下曲

元順帝受國師戒行演撲兒法宮禁氓俗皆滯穢
不可言虛陵人張光弼名昱作輦下曲皆詠其國
俗也一首云守內番僧日念呼御厨酒肉按時供
組鈴扇鼓諸天樂知在龍宮第幾重又云似嫌慧
日破愚昏白晝尋常下釣軒男女傾城齊受戒法
中秘密不能言前篇言僧亂官閣後篇言僧亂民
室也釣軒今俗云釣閨僧房下釣閨而置婦女于
中淫媾也

雲谷卧餘續

卷四

二

張光弼詩

張光弼初居揚完者左丞幕下頗有功業之思故
其詩云免胄日趨丞相府解鞍夜宿五侯家王孟
行酒聽春雨銀燭照天生晚霞世亂且從軍旅事
功成須挿御筵花漢王未可輕韓信尚要生擒李
左車又云西樓柳風吹晚香石榴裙映黃金觴纖
歌不斷白日速微雨欲度行雲涼咲看席上賦鸚
鵡醉聽門前嘶驢驢早晚平吳王事畢羽書飛捷

入朝堂及張氏擅權光弼憤焉遂不事事以詩酒
自娛其詩云一陣東風一陣寒芭蕉長過石闌干
只消幾度鶯鶯醉看得春風到牡丹蓋言時事也

元僧天隱詩

元至正間高安僧天隱工于古文而詩尤清婉其
寒食云月暗花芬揜竹房輕寒肅肅透衣裳清明
古院無燈火獨繞迴廊禮夜香曉過西湖云水光
山色四無人清曉誰看第一春紅日漸高絃管動

雲谷卧餘續

卷四

三

半湖煙霧是遊塵他如再往湖南云春路晴猶滑
山亭晚更長竹枯湘淚盡花發楚魂香涂居士見
訪云並坐夜深皆不語一燈分映兩閒身其造語
之工當不減于惠勤參寥輩同時有浙僧覺隱亦
能詩題膳起云松下拋書枕石眠起來閒漱竹間
泉小窓石鼎茶初熟殘燼時飄一縷烟江亭秋晚
云獨對清江秋思長晚潮初上水亭涼海門風起
雙鸞暗一抹銀花湧夕陽時人號爲工詩二隱然

體氣平弱終是元人語

字句致嫌

明太祖命人作詩中有殊字太祖曰汝訕我爲反
朱耶竟殺之蓋當時專有以字句嫌疑而罪人者
亦一時風氣然也洪武甲子開科取士諸勳臣不
平曰此輩善譏訕初不自覺且如張九四厚禮文
儒及請其名則曰士誠高帝曰此名甚美荅曰孟
子有士誠小人也之句彼安知之帝自此覽天下
表箋多罹禍者

雲谷卧餘

卷四

四

張士誠妻殉節

張士誠據有浙西地當富饒頗好養士凡不得志
于時者爭趨附之美官豐祿富貴立至及國破無
一人死難者祇其妻劉氏率姬妾登齊雲樓自焚
死天台王澤弔以詩曰天星夜落水犀軍又見吳
臺走鹿群睥睨金湯空自固倉皇珠玉竟俱焚將
軍只今日橫死國士嗟無豫讓聞風雨年年寒食

節表孟誰上大妃墳又有人賦絕句云虎關龍爭
既不能鷄鳴狗盜亦何曾陳平韓信皆歸漢只欠
彭城老范增

補遺民錄

程篁墩敏政編宋遺民錄舉宋亡而乃心宗國者
悉錄其言行爲十四卷單詞片語無不搜葺余觀
別集有信世昌者遺民錄中所無茲備紀之以補
其遺世昌字雲父北方之儒也元兵南下爲張弘

雲谷卧餘

卷四

五

範館客文山被獲弘範命雲父款待之日侍談論
頗有向南之意贈文山詩云宗廟有靈賢相出黔
黎無患太皇明文山因教以詩法雲父恍有所得
明日袖出一絕云東風吹落花殘英猶戀枝莫怨
東風惡花有再開時言文山不忘宋而宋必中興
也一日謂文山曰高麗地方數千里昨喪其半遂
稱藩元主喜其不拒并侵疆歸之今傳國如故大
宋衣冠正統非高麗比北必不無禮于社稷也文

山頷其意紀以詩曰東魯遺黎老子孫南方心事
北方身幾多江左腰金客便把君王作路人蓋是
時宋臣多有反面事北者文山詩云遺老猶應愧
蜂蟻故人久已化豺狼又云黑頭汝自誇江令冷
齒人猶笑褚公皆有所指

琵琶記

琵琶記世傳高明字則誠作偶閱蔣石原外紀有
高杖字則成乃作琵琶記者或謂方谷珍據慶元

雲谷卧餘續

卷四

六

時高明避地鄞之櫟社以詞曲自娛因感劉後村
詩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爭唱蔡中郎之句乃作
此記按高明温州瑞安人以春秋中至正乙酉第
其字則誠非則成也輟耕錄中作易實傳及甲岳
墳詩者則是高明字則誠者
或因二人同時同郡字又同音遂相悞耳杖此記
爲其友王四作王四初績學不仕杖與之友善勸
其赴舉後遂登第棄其妻而贅于不花太師家杖
欲挽之不可得故作此記以切諷之記名琵琶者

取其有四王字隱含王四之名牛太師者元人呼
牛爲不花也托名伯喈者以蔡嘗從董卓之辟而
卓亦稱太師故也余謂此說亦未可信則成刺王
四可矣何以必磯伯喈名耶或當時有蔡姓者重
婚不花故以兩姓偶合而引之未可知耳然不可
考也

明祖不用周禮

明洪武時禮臣牛諒上進膳禮云古禮凡大祀齋

雲谷卧餘續

卷四

七

之日宰犢牛爲膳以助精神上曰大牢非常用致
齋三日而供三犢所費太侈徒增傷物之心何益
事神之道諒曰周禮是古人所定非過侈也上曰
周官之法不行後世久矣惟自奉者乃欲法古其
可哉愚按周禮一書信者半譬者半信之者劉歆
鄭玄諸人也譬之者林存孝何休諸人也而蘊轍
之論列其三不可信語更明切第信之則爲戾俗
皆之則爲謗經明祖惟以理斷之語簡意直尤爲

虞越

諸儒論周禮

周禮一書出于漢代雖劉杜諸鄭崇尚傳誦而當時已訾其爲六國陰謀之書且有著十論七難排棄之者至胡五峯蘇穎濱之論彈駁無餘地矣惟朱子謂周禮規模皆是周公做但其言語是他人做如今時宰相提舉勅令豈是宰相一一下筆有不是處周公須與改正至小可處或未及改或是

雲谷卧餘續

卷四

八

周公晚年作此書其所疑者但恐周公立下此法却不曾行得其細碎處雖可疑其大體真是非聖人做不得愚謂朱子此語猶是調停之說惟馬端臨陳深之論始足爲周禮功臣馬論具文獻通考陳深爲周禮序文多不能載大概謂封建之世君民相近故可行後世四海遼遠更易爲奸故不可行也

漢高不顧家

漢高王蜀後復定三秦事業成矣父母妻子尚留沛胡竟置之不問且部署諸侯兵五十六萬伐楚破彭城收項羽寶貨美人日置酒高會沛去彭城非遠絕不爲家計及羽擊之大敗乃僅與數十騎欲過沛收家室而西已爲楚追散而父母反陷敵手前此何爲者耶方其發使告諸侯共誅義帝者豈不慮羽之魚肉其家耶况羽惡張良從漢尚遷怒殺韓王成惡王陵屬漢且劫其母而致之死

雲谷卧餘續

卷四

九

羽之猾賊著矣漢王卽不慮此而羣臣亦無一言及之凡此皆不近人情深不可解

曹參

曹參爲相一以清淨無爲爲主當時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無不以爲不可而求諫參惟醉以酒使不得言卽天子亦疑而讓之史記載其醉酒頑冥處淋漓盡致似以爲參之相業如此後人苟効之其叢奸養亂不問而知必大壞矣而不知參之所

爲治者全在守而勿失四字人于此處皆忽畧看過耳此四字豈易幾乎夫蕭何之立法固善使當日之僚屬掾吏皆君子也斯能安其約束耳苟或不然則法之善者皆于此曹不便者也其所以乘隙構便潛移默易蓋有百計以蒙之者使參無深識大力以扼持其間則法久弊生積漸而不自知矣何能遵而勿失乎人但見其飲酒無爲而不知其自有兢業精察之深心行其中也帝養之法善

雲谷卽餘續

卷四

十

矣故舜得以無爲夫舜之無爲可效也舜之惟時惟幾在治忽不可效也知此而後可以論曹參矣

再論琵琶記

高則成琵琶記爲友人王四作已載之于前又觀胡元瑞莊嶽委譚引太平廣記四百九十八卷雜錄末玉泉子云鄒敞初比隨計以孤寒不中第牛蔚兄弟僧孺子有氣力且富于財謂敞曰吾有女弟子能婚當相爲力寧一第耶時敞已壻李氏

矣顧已寒賤未必能致騰蹕私利其言許之既登第就牛氏親不日敞挈牛氏歸將及家給之曰吾久不至家請先往俟卿泊到家不敢洩其事明日牛氏奴驅輜橐直入卽出牛氏居常翫好幙帳雜物列庭廡間李氏驚曰此何爲者奴曰夫人將到令某陳之李氏曰吾敞妻也又何夫人焉卽撫膺大哭牛氏至知敞賣已也請見曰吾父爲宰相兄弟皆在卽省縱嫌不能富貴豈無一嫁處耶其不

雲谷卽餘續

卷四

十一

幸豈惟夫人今願一與共之李感其言卒同處終身云元瑞以敞有登第再婚牛氏事遂謂琵琶記緣此而作吾謂不然則成生元末敞卽有再婚事相去四五百年何所關切乃牽漢轡以傳會之耶數百年間再婚相府者多矣則成何獨刺敞耶唐書僧孺兩子蔚叢蔚少擢第而最顯且不媚權倖豈肯以女弟強婚寒生耶又菰苑卮言引說郛所載唐人小說牛僧孺之子繁與同人蔡生邂逅文

字交已同舉進士才蔡生妻以女弟蔡已有妻趙力辭不得後牛氏與蔡處能卑順自將此則姓事皆令琵琶記當指此若然則成何不直指其人而顧諱其名何耶蔡生當諱而伯喈顧可誣耶僧孺兩子蔚叢皆顯而無日進士繁者唐人于本朝事何亦謬耶是其說亦難信矣說郭浩汗嘉隆間已亡軼過半矣卮言所見何部何一指肱而顧統言說郭令人難檢也東坡云不知西漢果有子雲否

雲谷卧餘續

卷四

七

吾于卮言亦云

史記不諱國惡

史記于武帝事多所刺譏然皆微詞謂有所諱耳至于世家竟公言審食其幸于呂太后居中百官皆因以決事何無忌憚至此豈漢至文景後惡呂后而不諱其惡耶然何以爲高祖地此亦可見漢法尚疎臣子得以臨文不諱也

史記尊孔子

班氏論司馬遷謂其先黃老而後六經吾觀史記于孔子則爲世家而置老子于申韓之列同傳其言曰李耳無爲自化清靜自正直斥其名賤之也至于孔子一贊深致尊崇嚮往之意曰仲尼曰孔子曰夫子蓋自托于私淑之列焉稱老子者未有是也班氏之譏猶爲厚誣

輟畊錄王皮事

著書傳世者責乎明理理所難通雖有經典明方

雲谷卧餘續

卷四

七

尚不敢信矧無稽之言乎偶觀輟畊錄載一事謂當日官司勘明顯有卷案可據者似爲可信然愚以爲無是理也輟畊錄云鳳翔人王皮入城歸憇道傍大樹下忽有二冥卒拘攝皮丐其到家訣妻子將及門呼妻子至而絕隨卒至王者之庭問曰汝爲白起偏將坑趙降卒四十萬知罪否王情然無對乃令卒反接皮取池中泥塗其胸覺洞腹透背乃悟曰已記前生事矣告王曰某雖爲白起將

當坑卒時某曾力諫不從非某之罪頃聞牽一荷
鐵校者跪王側見皮乃服日子來矣余復何言方
招承吏檢皮壽尚未終即命原攝卒引至原處
推而皮乃甦妻孥驚喜叩之備言其故有傳至京
師者差進士尚哲篤來鳳翔覆勘果實時王元吉
爲本府照磨備言其事且有抄錄公文云余謂自
起一案豈至元季尚未結乎且起能延抵二千年
尚不招承何以一見王皮而遂服且坑卒事顯白

雲谷卧餘續

卷四

古

人臣稱寡人

王羲之云吾書比之鍾張鍾當抗行或謂過之張
草猶當雁行然張精熟池水盡墨假令寡人耽之
若此未必謝之見孫過庭書譜人臣自稱寡人惟
見于此

許宣平

吾郡仙人許宣平隱城南陽城山善吟詩唐開元
時人載郡乘李大白訪之不遇題詩蒼壁而去所
謂我吟傳舍詩來訪仙人居者是也李詩具集中
宣平詩傳者僅隱居三十載一首耳近閱焦氏類
林載宣平歸見壁詩又吟曰一池荷葉衣無盡兩
畝黃精食有餘又被人來尋討着移菴不免更深
居此詩郡乘不載焦氏必有所本予觀語氣不類
頗疑之然屬吾鄉故實既見焦集固不可遺也誌
此以補郡乘之闕

雲谷卧餘續

卷四

五

汲冢非襄王

晉書武帝紀咸寧五年十月汲郡人不準掘魏襄
王冢得竹簡小篆古書十餘萬言藏于秘府余閱
竹書有魏哀王事哀王襄子也襄冢安得有哀王
事乎此史書紀載之悞楊用修丹鉛錄作發安釐
王冢胡元瑞者丹鉛新錄引晉書以摘用修之失

其實作安釐王者良是但不知用修有所証据乎抑憑意關合也元瑞不考竹書而直折以晉史猶未足以服用修爾

雲谷卧餘續 卷四終
雲谷卧餘續 卷四

去

雲谷卧餘續

卷五目錄

升菴往來滇蜀

吾竹房

陶毋截髮

王處冲

五國城

王述抱兒

雲谷卧餘續 卷五目錄

如其仁

歷代考校

考試挾書

朱子論道統

桃應問瞽瞍

孟子隨事立訓

朱子牧齋記

萬舞

邛敵奇討

雲谷卧餘續卷五終

雲谷卧餘續卷五目錄

二

雲谷卧餘續卷五

古張孔著

升菴往來滇蜀

楊升菴著述極博而縹緲處亦有人皆謂成滇後去家遠勢不得挾書自隨其失檢宜也余考用修

本傳公以嘉靖乙酉正月至雲南丙戌九月間聞

父石齋公疾疴馬問道十九日至家石齋悅而疾

愈七月焦竑獻徵錄李贊繡藏書皆健言七月而不著年號按前既云九月至家無緣七月

雲谷卧餘續卷五

趙漢或是次年七月携家就成所已丑八月聞石齋公訃告

巡撫陽子重疏請得歸裏事十一月還滇成奉

戎檄歸蜀便道獲拜隴圻事畢還滇已亥十月再

領戎役于重慶道庚子役事竣至遂寧七月歸新

都八月四川巡撫劉大謨聘修蜀志辛丑還滇至

東瀘疾作巡戴金留之返成都與黃梓谷劉珥

江遊青城升景雲臺諸山壬寅七月還成是年復

領戎役于蜀甲辰至瀘州與魯少岷遊九十九峯

山四月還戍所癸丑復領戎役于蜀携諸子僑寓
瀘州丁巳八月歸新都九月復至瀘已未春還戍
所六月遘疾作感懷詩日七十餘生已白頭明明
律例許歸休歸休已作巴江叟重到翻爲滇海囚
遷謫本非明主意網羅巧中細人謀故園先壠痴
兒女泉下傷心也淚流觀此知升菴雖戍滇亦時
往來于蜀也世鮮知者故備述之

吾竹房

雲谷卧餘續 卷五

二

盧太學桷詩文爲一時之傑而品行清介尤爲名
流所推以得罪縣令誣以重辟榜笞折辱無所不
至乃不能死吾頗爲惜之韓信黔布張耳陳餘皆
能忍辱彼豪傑度外士固不可律以德行廉耻黨
網諸賢爲仇者君父也誼不可抗非然者士可殺
不可辱苟直道在我豈能受之令長食奉祿宣布
上德宜爲國家禮賢養士顧乘勢作威或縱隸胥
肆虐是國賊也雖力不能抗獨不能罵賊而死乎

雲谷卧餘續 卷五

三

偶閱輟耕錄吾竹房事爲心隕者久之竹房先生
名衍一號貞白學問淵博安貧教授小學所著有
尚書要畧聽玄集造玄集九歌譜十二月樂譜辭
重正卦氣楚史檮杌晉文春秋諸書兼通聲音律
呂之學工篆書初先生年四十未娶所知宛丘趙
君天錫爲買酒家孤女爲妾年饑女嘗事人後夫
知妻在先生所訟之因逮妾父母父母至客先生
家又僞褚幣事覺遂推及居停主先生固弗知選
卒梓辱先生南出數百步錄事張君景亮識先生
叱還曰是不知情攝之何爲暫解縱遣歸先生不
勝慚且度其訟不可解明日持玄條緇笠詣仇山
村先生別值晨出因留詩一章詩有西泠橋小斷
橋邊之句意將從靈均於斯明日有得遺履於橋
上者後衛大隱以六壬筮之得亥子丑順流象曰
是其骨朽淵泥九十日矣西湖多寶院僧可權從
先生學聞先生之死哭甚哀乃葬先生遺文于後

山與某師骨塔相對曰皆吾師也仍乞銘于胡石
坊先生庶幾先生有後世名銘曰生弗瀆死弗辱
貞哉白陶九成習篆書極愛先生翰墨得一紙半
幅如獲至珍每與鄭公元祐痛惜之予謂高人雅
士一墨法網遂同四虜傷哉國法本以禁姦而有
時乎辱賢上失其道任用法吏刻礪成風聖脉儒
宗槩從抑折而不加恤憤鬱之極而大亂作焉則
亦同歸于盡耳於戲元至北祚將訖矣無惑乎有

雲谷歸餘

卷五

附

此風也自明祖立制生員有犯加以本等之罪生罪
折贖死而不得刑捷三百年來從無笞辱秀才者
監生不在此例其國祚長遠宜哉

陶母截髮

陶侃母截髮事古今艷稱本傳云截髮得雙髮以
易酒肴樂飲極歡雖僕從亦過所望夫雙髮之值
幾何能堪許供乎理不可信此殆陶氏家狀美辭
傳者据以爲實遂成千古佳話耳

王處冲

王處冲湛有隱德器量曠然而人不知時以爲癡
兄子濟嘗輕之迨聽其談易微妙奇趣皆濟所未
聞乃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既
而辭去湛送至門濟有從馬絕難乘濟問曰叔頗
好騎不湛曰亦好之因騎此馬姿容既妙廻策如
縈善騎者無以過之又濟所乘馬甚愛之湛曰此
馬雖快然力薄不堪苦行近見督郵馬富勝但易
秣不至耳濟試養之當與已馬等湛又曰此馬任
重方知之平路無以別也於是當礮封內試之濟
馬果躋督郵馬如常濟益歎異予謂讀書可以閉
戶處冲潛修三十年而濟不知宜爾至于謂馬必
久歷夷險方盡其妙此亦豈閉戶事耶濟于此情
無前聞誠爲憤憤矣况濟號馬癖解馬性知惜郵
泥顧鑒識不及其叔乎亦浪得虛聲耳

五國城

宋徽宗崩于五國城向不知何處今考之五國城
一曰五國頭城在三萬衛北一千三百里自此而東分
爲五國故名北至京城三千三百里三萬衛在遼
陽城北三百三十里古肅慎氏地隋曰黑水靺鞨
唐初置黑水府元和以後服屬渤海金初都此後
遷于燕京明巡撫都御史李貢巡視開原三萬衛在開原
內詩曰黑水城頭三月初寒氣凜冽猶侵膚百年
蹤跡難到此憑高極目聊斯須邊垣相去四十里

又全遼志云五國頭城有宋徽宗墓在焉然則和
議成而梓宮返蓋以空輓給宋爾

王述抱兒

老萊子七十效嬰兒嬉啼此山至性非飾也蓋老
而不失赤子之心見者雖絕倒而不以爲醜王坦
之已壯而爲官且生育兒女其父述愛之猶抱置
膝上坦之怙愛從容言桓溫求聘其女爲子婦述
怒排坦之下膝曰汝竟癡耶如此大兒猶抱置膝
上意態詎堪擬像否此事竟可與老萊作對一至
孝可欽一癡慈可鄙

如其仁

孔子論管仲曰如其仁解之者甚多終有未愜愚
疑此或是歇後語九合之功固懋矣至于其仁則
未易言也故爲歇後語以示意如彼哉彼哉同一
歇後也孟武伯問三子夫子以不知其仁答之全
語也南宮适問禹稷羿奡夫子不答隱語也至對

管仲子西之問半語也管見如此未敢以爲是存以就正有道可也

歷代考校

漢高十一年詔曰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爲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我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蓋是時人重廉耻未肯自薦也文帝時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

雲谷卧餘稿

卷五

人

良能直言極諫者帝親策之此後世考校所始也武帝時四方士多上事言得失自銜鬻者以千數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之此考校有去取之始也自唐制考試之法糊名鎖院與今畧同皆主司第其去取至宋仁宗復舊制設六科賢良方正科博學鴻儒科詞學宏遠科諫議人自上藝業于有司有司較之乃試秘閣又有書判拔萃高第丘園沉淪草澤茂才異等諸科以待布衣之士士之應者至

自稱曰賢良方正茂才異等有竭蹶奔走者詢其往日以應高第丘園科時以爲謂天子亦厭之乃詔自今制科須近臣論薦毋得自舉劉公是著論

曰賢良美稱也方正善行也古之當此名者方將高卧潛處不知羔雁珪璧之聘三四至而遂能起乎今皆循循然窺顏色求便利而進矣爭門階指嚮不足以比其羞無乃其實與名不相符哉此言

雲谷卧餘稿

卷五

九

備著亡耻干進之情態苟有類是者能不泚顏

考試挾書

容齋隨筆引白樂天集有重考進士事宜狀中云伏准禮部試進士例許用書策兼得通宵昨重試之日書策不容一字木燭只許兩條迫猝驚忙幸皆成就若比禮部所試事校不同乃知唐時試士不禁挾書如此予觀朱子策問曰今之應博學宏詞科者延明裹飯揭篋而坐于省門以俟漏啟鑰

而入視所命題退發篋而搜之則其中古今事目
次輯鱗比而亦有成章矣其居平講學專乎此然
則士有懷負道藝以陸沉乎下者其勢必耻乎此
而亦庸有不能者國家安得而用之耶朱子時去
容齋未遠何容齋知詫唐事而不知本朝之敝盪
至此耶

朱子論道統

韓子謂堯舜所傳者歷孔子而至于孟軻程子謂

雲谷卽餘續

卷五

十

韓子此言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
事是程子亦未明也惟朱子之言最爲親切曰夫
孟子之所傳者何哉曰仁義而已矣孟子之所謂
仁義者何哉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曰惻隱之心
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如斯而已矣然則
所謂仁義者又豈外乎此心哉堯舜之所以爲堯
舜以其盡此心之體而已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傳
之以至於孟子其間相望有或數百年者非得口

傳耳授密相付屬也特此心之體隱乎百姓日用
之間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體其全且盡
則爲得其傳耳雖窮天地亘萬世而其心之所同
然若合符節由是而出宰制萬物酬酢萬變莫非
此心之妙用而其時措之宜又不必同也故堯舜
與賢而禹與子湯放桀文王事殷武王殺受孔子
作春秋以翼衰周孟子說諸侯以行王道皆未嘗
同也又何害其相傳之一道哉朱子此論皆從前
所未發舉人所不能言者而親切指示惟其身
有之故吐口而出絕無遮飾所謂善言德行也

雲谷卽餘續

卷五

十

桃應問瞽瞍

桃應瞽瞍殺人之問實爲駭甚司馬光乃謂瞽瞍
被執舜烏能竊逃若臯陶陽執之以示公而陰縱
之以徇愛是君臣相予以僞以欺天下也此語比
桃應之駭更甚矣應之問固爲設詞然亦須理之
所有苟不惟其理而漫言之何不曰天崩日裂則

如之何則聖賢亦有難處之事矣蓋舜之得爲大子以其德也嫂未烝又舜德未全堯豈肯禪以位也嫂不格姦而堯始禪安得有殺人之事哉幸應祇問瞽瞍殺人也脫曰舜殺無辜則如之何彼將曰舜聖人不殺無辜也吾亦曰嫂不格姦不至殺人也知此而後知桃應之駭而司馬陽執陰縱之疑誠兒童之見也

孟子就事立訓

雲谷卧餘續卷五

主

宋有妄人作詩以干李太白謂岳翁方且爲天子女婿如何弟殺之是總不知問者之爲設詞所謂癡人前說夢也愚謂桃應萬章之言皆鄙猥不倫孟子不辨其有無而直以情理之至正者答之所以爲訓于天下萬世也後世人君不能皆舜則其父母不能不格姦有孟子畢執殛逃之言始知臣子誅法以私貴近人君貪利而遺天親之爲非矣有弟憂亦憂弟亡亦喜之言始知藏怒宿怨以剪

其手足者之爲非矣使孟子以兩人之問爲不倫而置之不答則父子兄弟之道孰與明之乎就此問而立說垂教以示天下使處變者有所準孟子之功誠大矣哉

朱子牧齋記

朱文公有牧齋記一篇叙其饒寒危迫之慮道路行李之勞閔其不能進于道德且曰古之君子簞食瓢飲其窮當有甚于余者乃未嘗戚戚于其心汲汲于其言孔子曰貧而樂其然也夫朱子知古人之窮有甚于已而深慕其未嘗戚戚于心殆將求其何以能是而用心以效之矣嗚呼必欲效之豈有他法哉不過堅忍其窮舍其身舍其妻子以聽之耳然人身有堅脆之不同忍而至于病且死則與佛氏之雪山苦行餓應餓虎者相去幾何吾知古人之必不然也然則善效古人者亦惟日志不在溫飽可耳至于治生作家養老育幼之事終

雲谷卧餘續卷五

主

不可廢也此孔子所以不辭委吏乘田歟

萬舞

春秋仲遂卒壬午猶繹萬入去籥檀弓記同陳澹
注云以仲遂之卒但用無聲之干舞以入去有聲
之籥舞而不用也愚按陳註以萬舞執干以舞籥
舞吹籥以舞其說本之鄭氏而詩記又闕鄭氏之
非曰萬舞二舞之總名也干舞者武舞之別名籥
舞者文舞之別名文舞又謂之羽舞鄭氏據公羊
雲谷卧餘續卷五

以萬舞爲干舞誤也春秋書萬入去籥言文武二
舞皆入去其有聲者故去籥焉公羊乃以萬舞爲
武舞與籥舞對言之失經意矣若萬舞止爲武舞
則此詩何爲獨言萬舞而不及文舞左傳考仲子
之宮將萬焉婦人之廟亦不應獨用武舞也然則
萬舞爲二舞之總名明矣陳氏復引左傳証萬爲
武舞而其言有未盡按左傳楚令尹子元欲蠱文
夫人爲館于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

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讐而于

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陳氏據此故謂萬爲武舞

夫振萬而夫人得聞則萬固非無聲矣愚謂舞不

論文文武皆當有聲苟闕然寂靜舞者以何爲節乎

萬兼文武此言是矣夫人聞而泣是適聞萬中之

武耳然則萬入去籥者蓋撤其半示不備舞以志

憂耳其辨在備不備固不在聲之有無也又簡兮

之詩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則籥與翟乃兩手分執

雲谷卧餘續卷五

五

五

之物以爲儀耳今學官之祭遺制尚存謂吹籥以
舞度亦未然

却敵奇計

古人以兵力寡弱遇強敵猝至而能却之最奇者
有三諸葛亮在陽平魏兵二十萬奄至亮大開四
門焚香灑掃而走司馬懿一也劉琨在晉陽胡騎
圍之琨乘月登樓清嘯中夜奏胡笳賊流涕棄圍
而去二也此二事人皆知之夢溪筆談載宋時一

事更奇而可笑元豐中夏寇之母梁氏遣將引兵卒至保安軍順寧寨圍之數重時寨兵甚少人心危懼有老娼李氏得梁氏陰喪事甚詳乃掀衣登陴抗聲罵之盡發其私夏人皆掩耳併力射之莫能中李氏言愈醜夏人度李氏終不可得恐且得罪遂託以他事中夜解去鷄鳴狗盜皆有所用信有之

雲谷卧餘續

卷五

去

雲谷卧餘續
卷五終

雲谷卧餘續

卷六目錄

寒食禁火

童生

官府用字

衡石量書

勝國

舞劍器

雲谷卧餘續

卷六目錄

秦得百二

三歲兒授官

藝圃折衷

朱子綱目

荀彧劉穆之

王欽若事

宋公主嚴妒

殷仲堪不終

雲谷卧餘續
卷六終

雲谷卧餘續卷六

古歛張習孔著

寒食禁火

介子推焚死事獨見于新序左傳史記皆無漢時并土傳說初爲禁火一月食冷傷民刺史周舉告子推廟革其俗然漢書謂是冬中非季春也建安中魏武帝令曰聞太原上黨西河雁門冬至後百五日皆絕火食云爲介子推且北方沍寒之地老

雲谷卧餘續

卷六

一

少羸弱將有不堪之患是後人不得寒食若犯者家長半歲刑主吏百日刑令長奪一川俸是其俗亦革矣然當時止太原四郡耳非通行海內也意此俗自漢魏後皆絕乃白樂天詩留飴和冷粥出火煮新茶崔魯詩杏酪漸香隣舍粥榆烟欲變舊爐灰郭勛詩萬井閭閻皆禁火九原松柏自生烟元稹詩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烟官樹綠歐詩盆盤飴粥春風冷池館榆錢夜雨新東坡詩火冷

飴稀杏粥稠豈此風至唐宋猶不改乎其日萬井

閭閻皆禁火不但無其理恐其勢亦不能行也吾

意諸作寒食詩者采用故實耳非真有是事也然

白集有謝清明日賜新火狀云今日高品官唐國

珍就宅宣旨賜臣新火者伏以節過藏烟時當改

火助和氣以發滯表皇明以燭幽臣願以賤微荷

茲榮耀就賜而照臨第宅聚觀而光動里閭降實

自天非因榆柳之燧仰之如日空傾葵藿之心徒

雲谷卧餘續

卷六

二

奉恩輝豈勝欣戴又韓翃詩日日暮漢官傳蠟燭輕烟散入五侯家觀此實有賜火事矣然白狀第言光輝照燭並無言及煖食破寒之意則其時亦未嘗禁火也攷周禮司烜氏中春以木鐸修火禁于國中司燿掌行火之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納火民亦從之意此制尚行于唐代雖民間未必四季改火而禁御猶存鑽木之制新春改火以此而賜臣下白之謝狀山

此也謂因介推禁火事實不然

童生

今自身人赴提學者謂之童生其名實始自漢漢法孝廉試經者拜爲郎年幼才俊者拜爲童子郎汝南謝廉河南趙建章年始十二各能通經尚書令左雄並奏爲童子郎黃琬以公孫臧洪年十五以父功俱拜童子郎唐有童子科凡十歲以下能通一經及孝經論語每卷誦文十通者予官通

雲谷附餘

卷六

三

七者與出身此童科所始也但古之待童子也重中試卽有祿秩今白首鮐背累累然匍匐于有司之門皆稱爲童生考其文義尚有未通者殊可憫嘆也又宋淳熙元年夏女童林幼玉幼玉一作妙毛自求試中書後省挑試所誦經書四十三件並通詔特封孺人

官府用字

今官府行用之字多不合古義殊爲可笑如稟字

受也又給也今下人白事于官曰稟查卽古槎字又山查果名今作諏訪票乃勇健超捷之義霍去病爲票姚將軍是也今作紙牒又小紙准字古無止有準字均也則也今作聽許之辭京師辭召譙者主人許之則曰准辭矣駁馬色之不純者今作詰責解奪者強取之名今日奏奪酌奪定奪乃審處而歸一之義批手擊之也又批卻導窾引繩批根批逆鱗卽非手擊義無大遠今作符牒又判字

雲谷附餘

卷六

四

日批詳與畧對精密之義今下官以牘請上日詳僉皆也今亦作判字又作傍側如食判僉書僉都之類仰昂而向上也今上官諭下曰仰稟茂也今作序次而上之義單字之義甚多止作近釋亦複之對也今作以紙列次而書緝者編而比之也今作密捕繳者繳繞不絕之意今作下踏上物允者信也今亦作聽許辭招者手召也供者奉也給也今供作承伏辭諸如此等不能悉載

衡石量書

始皇本紀衡石量書石百二十斤也言文書之多至以石計而稱量之也蓋古之案牘皆是竹木故重如此其實竹木書一石準今之紙祇數斤爾莊子惠施其書五車應亦是竹木之策今好書之家動連累屋若在古策不知當幾千百車也

勝國

今人稱前朝曰勝國此二字始見于左傳晉卻缺

雲谷卧餘續

卷六

五

伐蔡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凡勝國曰城之獲大城焉曰入之杜注勝國者絕其社稷有其土地入者得大都而不有按此則勝國當指本朝以之稱所克之國悞矣

舞劍器

杜子美觀公孫大娘舞劍器行註中謂是舞劍錢牧齋箋註自謂精確其註亦引明皇雜錄時有公孫大娘善舞劍又引歷代名畫記開元中裴旻善

舞劍只道玄觀旻舞畢揮毫益進時又有公孫大

娘亦善舞西河劍器渾脫張旭見之因為艸書若

牧齋知其非劍則止言公孫足矣何必引裴旻耶

不知劍器是健舞曲名其實空手而舞不持物也

按文獻通考唐教坊樂有健舞有軟舞亦手羅迴

陂樂蘭陵王春鶯轉烏夜啼之屬謂之軟阿遼卽

軟舞也柘枝黃章拂林大渭川達摩支之屬謂之

健舞故健舞曲有大杆阿連柘枝劍氣胡旋胡勝

雲谷卧餘續

卷六

六

軟舞曲有舞州燕合香掘枝團亂旋甘州所謂劍氣卽劍器也

秦得百二

田肯謂高帝曰秦形勝之國帶河阻山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齊東有琅邪卽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百二十二語從來難解余姑以二字作倍字看謂形

勝甲兵之勢秦得百倍齊得十倍也此與魏犢距躍三百曲踊三百皆是形容極至之辭不作數目字看

三歲兒授官

白樂天生七月能識之無字古今稱夙慧者無以過矣今觀王明清揮塵錄所載三歲兒賜對授官尤爲奇特錄云真宗實錄召試神童蔡伯倫授官之後政蹟寂無所傳後于故書中得其奏狀一帋

雲谷卧餘續

卷六

七

云伏念臣先于太中祥符八年真宗皇帝遣內臣毛昌達宣召賜對試謂真宗皇帝御製歌詩卽口蒙恩釋褐授守秘書省正字臣遭遇之年方始三歲及賜臣御詩云八閩山水多才俊三歲奇童出盛時續蒙宣赴東宮侍仁宗皇帝讀書朝夕親近頗歷歲年其後臣年一十七歲以家貧陳乞差遣仁宗皇帝聖念矜憐特依所乞仍有旨餘人不得援例自茲累歷任使今來本任至來年二月當滿

重念臣生事蕭條族累重大又無得力兒男可以

供侍一日拾祿無以爲生幸遇皇帝陛下至仁至

治無一物失所共于老者惠卹尤深臣以祥符八

年三歲今甲子庚申卽未至衰老欲望聖慈特賜

許臣再任管勾江州太平觀一任覲仍廩稍得養

單貧蓋元豐初計其年尚未七十云司農少卿今

之朝議大夫也

伯倫奏狀時應守是官

碌碌無所聞豈非聰

明不及于前時耶朱興仲續歸田錄云伯倫字景

雲谷卧餘續

卷六

八

蕃與晏元獻俱以神童侍仁宗于東宮元獻自幼鯁介羣最柔媚每太子過門闢高者蔡伏地令太子履其背而登既踐祚元獻被知遇至宰相蔡竟不大用以舊恩常領郡頗不循法令或被劾取旨上議其姓名必曰藩邸舊臣且令轉官凡更四朝元符初致仕已八十歲矣監司薦之乞落致仕與官祠其辭畧云蔡伯倫年八十歲食祿七十五年余謂人生名位壽考固可得自三歲服官至八十

古今一人而已矣

藝圃折衷

藝圃折衷宋鄭叔有著其說專排孟子謂勸滕文以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是心何心哉武王伐紂而利之非太王季文王之本心也泰伯知季歷之賢可以繼續保邦耳如使泰伯包藏禍商之心也夫何至德之凡云予謂後世子孫必有王者此承上文太王之事而言耳非專指滕也卽雲谷卧餘續卷六

九

以此言勸滕文亦謂教世之後如太王之至武王耳孔子亦有其或繼周之言教世以後之天下孟子何必曲爲避忌哉今夫天下公器也善則得不善則失存乎人之自修耳聖賢不能保一姓之不易也如謂取時王見在之天下而使他人規度之積德累仁以俟于其後卽爲不道是大德必得之言亦過矣夫天命之歸固不兩立苟不恐彼失而吾得則將滅德隳行浮惡于桀紂以縣夏商之祚

豈理也哉由是捷之孟子之言故無訛也

朱子綱目

朱子與蔡季通書綱目數日曾看得否高紀中數詔極佳皆合入更煩推此類添入有看了冊旋付此童來幸甚載大全集中觀此則綱目一書亦諸儒共襄朱子集其成耳

苟或劉穆之

荀或爲曹操腹心每以漢高比操其沮九錫以此雲谷卧餘續卷六

十

議爲董昭先發嫌其不出于已耳果欲匡振漢朝望操秉忠貞之節雖受饋而得空器何不夷然置之俟操有不臣之迹則抗辭而死于強諫豈不純乎爲漢忠臣也乃志繫榮名首鼠貪戀不遂而死情狀見矣宋劉穆之才敏絕代爲劉裕佐命寵任無比亦以九錫議後于王弘愧懼而卒二人之心迹正同此皆天之所以爲報也

王欽若事

宋朝雖以寬厚開基然法度凌夷或縱或枉在盛世已然真宗朝王欽若知貢舉臨津尉任懿應試寓僧仁雅舍仁雅識僧惠泰者與欽若等懿與惠泰約以銀二百五十兩賂欽若書其數于紙令惠泰持去會欽若已入院屬欽若客納所書于欽若妻李氏惠泰戒所書銀百兩欲自取之李氏令奴祁睿書懿名于臂并以所約銀告欽若懿再入試第五場睿復持湯飲至貢院欽若密令奴索取銀

雲谷卧餘續

卷六

主

懿未卽與而登科去仁雅馳書河陰始歸之而遺其書有河陰民常德方得之以告御史中丞趙昌言昌言以聞旣捕祁睿等亦請逮欽若屬吏祁睿本毫小吏雖從欽若久而名猶隸亳州欽若乃言鄧未有祁睿惠泰亦不及門帝方顧欽若厚命邢昺闢承翰等于太常寺別鞠之懿更云妻兄張駕識知舉官洪湛嘗俱造湛門始但以銀屬二僧不知達主司爲誰昺等遂誣湛受懿銀湛適使陝西

還而獄已具時駕且死睿又悉遁去欽若因得固執祁睿休役後始備于家它奴使多新募不識惠泰故皆無證驗湛坐削籍流儋州而欽若免方湛代王旦入知貢舉懿已試第三場及官收湛贓家無有也乃以湛假梁顥白金器輸官湛遂死貶所觀此宋朝之法可知也

宋公主嚴妒

劉宋一代公主莫不嚴妒太宗每嫉之湖孰令表

雲谷卧餘續

卷六

主

潘妻以妒忌賜死使近臣虞通之撰妒婦記備極醜狀光祿大夫江湛孫敬當尚世主女上乃使人爲敬作表辭婚曰伏承詔旨當以臨海公主降嬪榮出望表天恩所覃容及醜末懷憂抱惕慮不獲免徵命所當果膺茲舉雖門泰宗榮于臣非幸仰緣聖貸冒陳愚實自晉氏以來配尚王姬者雖累經美胄亟有名才至如王敦憾氣恒溫歛威真長佯愚以求免子敬炙足以達詔王偃無仲都之質

而俛露于北階何瑀關龍工之姿而投軀于深井
謝莊殆自同于睽睽股冲幾不免于疆鉏教人者
非無才意而勢屈于崇貴事隔于聞覽吞悲茹氣
無所逃訴制勒甚于僕隸防閑過于婢妾往來出
入人理之常當賓待客朋從之義而令掃轍息駕
無開門之期廢筵抽席絕接對之理非唯交友離
異乃亦兄弟踈濶第令受酒肉之賜制以動靜監
子荷錢帛之私節其言笑第令監于皆主之私
人督察駙馬者也毋

雲谷卧餘續

卷六

七

妳爭媚相勸以嚴妮媼競前相詣以急第令必凡
庸下才監子皆蔑萌愚豎議舉止則未開是非聽
言語則謬于虛實妳敢恃者舊唯贊妒忌尼媼
自倡多知務檢口舌其間又有應答問訊卜筮師
毋乃至殘餘飲食詰辨與誰衣被故敝必責頭領
又出入之宜繁省難衷或進不獲前或入不聽出
不入則嫌于欲疏求出則疑有別意召必以三哺
爲期遣必以日出爲限夕不見晚魄朝不識曙星

至于夜步月而弄琴畫拱袂而披卷一生之內與
此長乖又聲影裁聞則少婢奔迸裾袂向席則老
醜叢來左右整刷以疑寵見嫌賓客未冠以少容
見斥禮則有劉勝象則有貫魚本無媼嫡之嫌豈
有輕婦之謂况今義絕旁和虔恭正匹而每事必
言無儀適設辭輒言輕易我又竊聞諸主集聚唯
論夫族緩不足爲急者法急則可爲緩者師緩急
字作
寬嚴解言諸主聚集所言寬則嚴者雖家曰私理
不肯效所言嚴則寬者必相師也

雲谷卧餘續

卷六

七

有甚王憲發口所言恒同科律王藻雖復疆臣頗
經學涉戲笑之事遂爲寬寬褚駿憂憤用致天絕
王藻褚駿皆
前尚主者傷理害義難以具聞夫螽斯之德實
致克昌專妒之行有妨繁衍是以尚主之門往往
絕嗣駙馬之身通離繫咎以臣凡弱何以克堪必
將毀族淪門豈伊身肯前後嬰此其人甚衆臣幸
屬聖明矜照由道弘物以典處親以公臣之愧懷
可得自盡如臣門分世荷殊榮足守前基便預提

拂清官顯宦或由才升一切舛戚咸有恩假是以
仰冒非宜披露丹實非唯止陳一已規全身願實
乃廣申諸門憂患之切伏願天慈照察特賜蠲停
使燕雀微羣得保叢蔚蠢物含生自己彌篤若恩
詔難降披請不申便當刊膚剪髮投山竄海太宗
以此表偏示諸王蓋以愧厲之也事見宋書予謂
太宗欲禁諸主之妒何不赫然渙號嚴絕此風乃
費如許曲折苦心家庭事難處雖帝王猶然

雲谷附錄

續卷六

主

殷仲堪不終

殷仲堪父病積年仲堪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
精妙執藥揮淚遂眇一目居喪哀毀其孝如此天
當誘其衷使歸純淑以享壽考康寧之福宜爾何
爲末路乖角死于逆亂仲堪爲荊州刺史納桓玄
之誘舉兵內向以應王恭
托言清君側恭敗死玄懼起軍朝廷乃以江州授
玄以雍州授仲堪部將楊佺期而照仲堪爲廣州
仲堪患與玄等歟血結盟並不受詔朝廷憐之遣
仲堪叔茂慰諭乃已後復與桓玄構兵爲玄所敗
追獲然則人固貴始終克念以端謹自持苟或不

然天亦不能保也使仲堪順受貶黜安赴廣州爲
忠臣孝子以終豈不休哉乃剛戾迷惑舉其生平
而盡棄之悲夫

雲谷附錄 續卷六終

雲谷附錄

續卷六

主

雲谷卧餘續

卷七目錄

殷仲堪善行

天祿閣外史

紀瞻顧崇

辛憲英

謝道韞

郭脣

雲谷卧餘續 卷七目錄

殷羨沉書

程明道詩

程伊川詩

楊崇

宋爭獻納字

枚卜

古事相類

鐵鏃文

簡板

何曾

雲谷卧餘續 卷七 終

雲谷卧餘續 卷七目錄

七

雲谷卧餘續卷七

古敘張習孔著

殷仲堪善行

殷仲堪篤孝千載而下使人起敬乃謬戾凶終深足憫惜吾爲采其善行著之亦惡知其美之義也當時北土流俘在江東者多虛使之仲堪致書桓玄曰胡亡之後中原子女鬻于江東者不可勝數骨肉星離荼毒經年良可嘆息願節下隱心以及

雲谷卧餘續卷七

卷七

一

物垂理以禁暴使足踐晉境者莫不同漸天淵實所期于明德也頃聞抄掠所得皆樵采饑人壯者願以救子少者志在存親行者傾筐以顧念指遺掠者居者吁嗟以待延指掠者家屬在北土者而一旦幽繫生離死絕求之于情可傷之甚昔孟孫獵而得麋其母隨而悲鳴不忍而放之禽獸猶不可離况于人乎玄深然之仲堪嘗游江濱見流棺拯而葬焉未幾門前水中忽起爲岸其夕有人通謁曰威君之惠

無以報也仲堪問門前之岸是何祥對曰水中之

岸是名爲洲君將爲州言終而沒果爲荆益寧三

州都督桂陽人黃欽父沒已久詐服衰麻言迎父

喪前府曹依罵父母律當棄市仲堪至曰比律言

詈父母棄市謂親本生在而橫言死沒情事悖逆

故正大辟今欽父實沒墓在循邗積年久遠方詐

服迎喪此爲大妄耳比于詈父遠矣遂活之任城

魏詠之徵時家貧好學生而免缺年十八聞仲堪

雲谷卧餘續卷七

卷七

二

帳下有名醫能療貧無行裝齋數斛米西上以投仲堪造門自通仲堪與語嘉其盛意醫言須善養百日不得笑語仲堪處之別室令醫善療之及差厚資遣之後詠之竟踐仲堪之位仲堪自在荊州連年水旱百姓饑饉仲堪食止五碗盤無餘肴飯枯落席間輒拾以噉之每語子弟云人見我受任方州謂我豁平生志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安得登枝而捐其本爾共存之至于奏停梁州

三郡人丁番戍辨桓玄四時來儀論具見譙正四其孝行不忍沒之

天祿閣外史

天祿閣外史題曰黃憲著予觀此書庸弱踣陋乃妄托叔度欲以欺世豈非孩童之見乎且冊前列謝安田弘陸贄總論其庸陋正同而謝安尤甚如此文而欲冒爲晉人語殊爲不量其載田弘之言間出駁論以示非黨于憲實其非僞其言曰東漢

雲谷卧餘續卷七

注

都于大梁卽魏國也而此書有說魏王文十餘篇詎有天子而降爲王乎田弘爲何人且不知東漢都洛而妄謂大梁猶欲評陽古書乎錢牧齋列朝詩選載崑山王逢年嘉靖間人著書一篇曰天祿閣外史意卽此書也但外史有嘉靖二年王鏊序道此書源流甚詳曰此書僅出于晉後藏唐之田弘萬卷樓復流散不傳至宋韓洎學士乃得之秘閣典籍中加以論贊世之疑者以范曄不爲立傳

必其未見此書云夫漢書本有黃憲傳而序云爾且文亦卑冗不足觀不問而知非守溪筆嘗見文獻通考中有此目牧齋謂是嘉靖間作亦未必然或者逢年聞古有是書而今亡僞造之而襲其名未可知也

紀瞻顧榮

晉元帝爲琅邪王時吳人不附王導謂兄敦曰琅邪王名論猶輕兄威風已振宜有以匡濟者會三

雲谷卧餘續卷七

四

月上巳王親觀禊乘肩輿具威儀教導及諸名勝皆騎從吳人紀瞻顧榮皆江南之望竊覘之見其如此咸驚懼乃相率拜于道左吾謂紀瞻顧榮之驚懼爲王之威儀乎爲名勝騎從乎公孫述盛儀而見馬援援目之爲井畦今竊覘而驚懼趨拜識趣如此此邦亦可謂無人物矣

辛憲英

曹丕爲太子日抱侍中辛毗項曰辛君知我喜不

毗歸以告其女憲英英歎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威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憲英一女子所言皆有鉅儒之識畧無閤閤氣此等識見誠爲天賦後適羊耽鍾會伐蜀請其子琇爲叅軍憲英曰他日吾爲國憂今日難至吾家矣琇固請文帝不行帝不聽憲英謂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孝于親出則致節于國在職思其所守在義思其所

雲谷卧餘

卷七

五

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唯仁恕乎會至蜀反琇竟以全歸然則憲英不特通儒理又嫻將畧也

謝道韞

謝道韞家遺孫恩之難殘居會稽家中莫不嚴肅太守劉柳聞其名請與談議道韞素知柳名亦不自阻乃簪髻素褥坐于帳中柳束修整帶造于別榻道韞風韻高邁叙致清雅先及家事慷慨流連

徐酬問言詞理無滯柳退而嘆曰實頃所未見瞻察神氣使人心形俱服予謂女誠內言不出外言不入豈可與太守接談耶且太守爲方面師帥豈可自請與部下發女清談晉世風流乃至于此

郭麐

晉書郭麐善易筮初爲郡主簿爲太守趙凝及刺史梁熙筮莫不奇驗符秦聲言來使太守趙凝使麐筮之麐曰若郡內二月十五失囚者東軍當至涼州必終凝乃申約屬縣至十五日鮮卑折掘送馬于凝凝怒其非駿幽之

雲谷卧餘

卷七

六

內鹿鮮卑懼而夜遁凝以告麐麐曰是也國家將亡不可復振符堅末當陽門震裂史梁熙問麐曰其祥安在麐曰爲四夷之事也當有外國國王來朝主上一當反國一死此城歲餘而鄯善及前部歸鄯善王死于姑臧呂光王西河青海太守王猷叛麐勸光襲之諸臣以爲千里襲人難以僥倖光力以筮决必克常泰幃幃光將伐乞伏乾歸麐筮不宜出師雖克終當覆敗光將伐乞伏乾歸麐諫曰今太白未出不宜行師往必無功終當覆敗太史令賈曜以爲必有秦龍之地及尅金城光使曜詣麐麐密謂光曰非有流星東墜當有伏尸死將雖得此城憂不在守正月上旬河水將解若不早渡恐有大變後二日而

敗問至光引軍渡河訖
永泮時人服其神驗

且勸光速濟一如其言時

以爲神聖後磨以光年老知其將敗遂與光僕射

王祥起兵作亂百姓咸以聖人起事事無不成相

率從之如歸磨以爲代呂者王乃推王乞基爲主

後呂氏降姚興後秦與以王尚爲涼州刺史終如

磨言磨性褊酷不爲士庶所附戰敗歸乞伏乾歸

乾歸敗入姚興磨以滅姚者晉將妻子南奔爲追

兵所殺夫磨既前知如神何爲規不可成之功戰

雲谷附錄續卷七

敗走死然則前此靈異或亦出磨說說及其徒附

會耳不然造反何事豈不自卜成敗而冒然爲之

耶

殷羨沉書

殷羨投書江中事乃無行小人所爲史顧稱其介

立美果介性當致書時不受可也既受之而不終

其事始者爲何心乎華歆避難先不聽人附舟王

剛勸受之後賊追急歆以始既受其附不可中棄

遂携拯如初羨刻薄如此不堪與歆作奴子浩以
空函忤桓溫安知非此果報

程明道詩

程明道先生有象戲詩似卽今之象棋但云偏裨

備漢官名與步卒斜尖似又微有不同者詩曰大

都博奕皆戲劇象戲翻能學用兵車馬尚存周戰

法偏裨兼備漢官名垣中八角將軍重河外斜尖

步卒輕却凭紋楸聊自笑雄如劉項亦閒爭先生

雲谷附錄續卷七

秋日偶成詩有兩首第二首收入千家詩久爲村

童傳頌卽聞來無事不從容者也第一首人鮮知

者附錄于此寥寥天氣已高秋更倚凌虛百尺樓

世上利名群蟻矇古來興廢幾浮漚退居陋巷顏

回樂不見長安李白愁兩事到頭須有得我心處

處自優游

程伊川詩

程明道先生頗好吟咏伊川先生詩最少集中止

有三章一七言古風二七言絕句他未之見也古
風蒼勁清逸詩家老宿無以尚自註云時年十八
不知何以能爾洵天才也其間侯男應辟南征詩
云辭華奔競至道雖茫茫學者爭驅馳先生獨奮
孟軻舌扶持世教爭光輝志同周禮制夷夏人稱
孔子生開西當塗聞聲交薦牘蒼生無福徒爾爲
道大不爲當世用著書唯訓來者知今朝有客關
內至聞從大幕征邊陲南陲兇寇陷州郡久張墜

雲谷集餘續

卷七

九

臂抗天威聖皇赫怒捷書渙虎侯秉鉞驅熊黑宏
才未得天下宰良謀且作軍中師蕞爾小蠻何足
道庶幾聊吐胸中奇

楊業

楊業爲宋名將累摧契丹兵號楊無敵後爲王侁
所誤陷敵被擒不食三日死遼史則曰斜軫責業
曰汝與我國角勝三十餘年今日何面目相見繼
業但稱死罪而已後三日死云予謂繼業烈士豈

肯稱死罪乎此遼史曲筆也若肯委順則不死矣
此可以理推者以見史書難盡信也

宋爭獻納字

宋史富弼傳弼使遼增歲幣力爭獻納之稱復命
于帝曰獻納二字臣以死拒之遼氣折矣可勿許
也帝用晏殊議竟以納字許之吾觀遼史遼蕭特
末劉六符使宋定歲幣進貢名宋難之六符曰本
朝兵強將勇海內共知人人願從事于宋若縱其

雲谷集餘續

卷七

十

俘獲以飽所欲與進貢字孰多况大兵駐燕萬一
南進何以禦之顧小節忘大患悔將何及宋乃從
之歲幣稱貢夫爲史者各成一書揚已而抑彼情
猶可原遼宋兩史皆屬脫腕主裁胡亦互異乃爾
然猶可諉曰各尊其國也至爲通鑑綱目者並紀
前代實事法無偏黨何爲一遵宋史之文而遼史
之異者竟不折衷而定于一豈足爲信今傳後之
書乎若統和十三年正月有韓德威侵宋宋將折

街卿擊敗于子河汊之事重熙十四年興宗爲夏元昊掩擊大敗從教騎走得免聖興二宗紀皆諱之然則史書之失實多矣今日主世道者當重編宋元通鑑盡毀舊書使四代之事較然畫一斯爲不朽大業也

枚卜

枚卜之言始于虞廷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官占惟先斷志後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

雲谷卧餘

續

卷七

士

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是以人謀爲主而以神謀爲斷未嘗專恃夫卜也唐玄宗命相先書名置案上舉金匱覆之使太子測其名中則賜卮酒非卜也五代史廢帝欲擇相悉書清望官姓名約琉璃餅中夜焚香祝天以筋夾之猶有敬慎之心焉遼道宗晚年用人不能自擇令各擲骰子以采勝者官之耶律儼得勝采上日上相之徵也遷知樞密院事是以命相爲嬉戲矣傳稱儼善伺人主意妻

邢氏有美色嘗出入禁中儼教之日慎勿失上意由是權寵益固如此人者可任樞密乎然人主以擲骰而期得端士亦必無此理也

古事相類

人知讀詩廢蓼莪乃王哀事而不知有顧歡人知茅容以草具食郭林宗以雞饌供母而不知有樂順歡與顧皆南齊時人歡早孤每讀詩至哀哀父母輒執書慟泣學者由是廢蓼莪篇不復講見高

雲谷卧餘

續

卷七

士

逸傳樂順爲王僧虔主簿以同僚非人棄官去吏部郎庾杲之嘗往候順爲設食枯魚菜菹而已杲之曰我不能食此毋聞之自出常膳魚羹數種杲之曰我非郭林宗卿過于茅季偉矣見孝義傳

鐵鑊文

京口北固山甘露寺舊有二大鉄鑊梁天監中鑄人不識所用熟視之有文可讀云天監十八年太歲乙亥十二月丙午朔十日乙卯皇帝親造鉄鑊

于解脫古佛殿前滿漫滅甘泉種以荷葉供養

十方一切諸仏以仏神力遍至十方盡虛空界窮

未來際令地獄苦饑饉變爲七珍寶池地獄沸湯化

爲八功德水一切四生解脫衆苦如蓮花在泥清

淨無染同得安樂到涅槃城斯饒之用本在烹鮮

八珍興染五味生纏我皇靜照慈被無邊法喜禪

悅何取漫檀爰造斯器同成勝緣如含碧水漫

字發經蓮道場供養永永無邊其後又云帥吳虎

雲各卽餘續漫卷七

子近禁道真樂懷千佐陳僧圖承宋漫一令宣令

鄭休之義不可曉或當時幹造之人耳又一行云

五十石饒然形製不能容今之五十石蓋古之斗

斛小也始知二饒乃當時植蓮供養古佛之器耳

見張邦基墨莊漫錄

墨竹

古無畫墨竹者始于五代時李夫人陳晦伯名權

南人嘉靖文汝天中記云李夫人西蜀名家善蜀文尤

庚戌進士

工書畫郭崇韜伐蜀得之夫人以崇韜武弁常臂
恒不樂月夕獨坐南軒竹影婆娑可喜卽起揮毫
濡墨模寫窻紙上明日視之生意具足自是人間
往往效之遂有墨竹

蹋鞠

霍去病在軍穿域蹋鞠師古注曰鞠以皮爲之實
以毛毳蹋而戲也唐薛嵩好蹴鞠方士劉綱勸止
之蹋蹴皆從足卽今之踢毬也蘇秦說齊臨淄之

雲各卽餘續漫卷七

民六博踰鞠踰亦蹋也未聞有乘馬而戲者偶閱

岳珂程史隆興初孝宗銳志復古御鞍馬以習勞

事時召諸將擊鞠殿中雖風雨亦張油布布沙除

地群臣以宗廟之重不宜乘危交諫弗聽一日上

親按鞠折旋稍久馬不勝勦逸入廡間簷甚低觸

于楣挾陛驚呼失色急奔奏馬已馳而過上手擁

楣垂立扶而下神采不動顧指馬所往使逐之殿

上皆稱萬歲蓋與藝祖抵城挽鬃事若合符節云

夫陽毬之戲跳突超忽振迅非常馬性善驚豈解
狎此或是別有一種戲劇乎今則無此技矣

簡板

陸務觀老學庵筆記云元豐中王荆公居半山好
觀佛書每以故金漆版書藏經名遣人就蔣山寺
取之士人因有金漆版代書帖與朋儕往來者已
而苦其露泄遂用竹兩片相合以片紙封其際久
之其製漸精或又以縑囊盛而封之南人謂之簡

雲谷卧餘續

卷七

七

板北人謂之板牌其後又通謂之簡板或簡牌予
淳熙末還朝則朝士乃以小紙高四五寸濶尺餘
相往來謂之手簡簡板幾廢市中遂無賣者而市
肆作手簡紙賣之甚售觀此是淳熙前投簡者皆
用竹木至陸務觀之時乃有小紙手簡也然晉書
何曾人以小紙爲書者勅記室勿報小紙書古有
之矣

何曾

何曾嘗侍武帝宴退而告其子遵等曰國家應天

受禪創業垂統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
平生常事非貽厥祿謀之兆也及身而已後嗣其
殆乎此子孫之憂也汝等猶可獲沒指諸孫嵩綏
輩曰此等必遇亂亡也及東海王越誅綏嵩哭之
曰我祖其大聖乎永嘉之末何氏滅亡無遺焉然
史稱曾性奢豪務在華侈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厨
膳滋味過于王者每燕見不食大官所設帝輒命
取其食食日萬錢猶曰無下箸處曾縱侈驕蹇如
此子孫皆以奢佚相尚又豈貽謀之道乎不知自
保家門顧乃遠憂宗社國爾忘家似不如此古人
所以有目睫之歎也

雲谷卧餘續

卷七

七

雲谷卧餘續 卷七終

雲谷卧餘續

卷八目錄

卓珂月千文

晏子語同稷廿

鮮渴珠

五代史不偽梁

諱辯

錢牧齋湯泉詩

雲谷卧餘續 卷八目錄

楊王孫

管登之論釋教

山郎移

楊惲輕財好義

文字重用

元稹無後

洪邁傳遺漏

雲谷卧餘續 卷八終

雲谷卧餘續卷八

古欽張習孔著

卓珂月千文

武林卓珂月

名月

明啟禎時人取周典嗣千文作

大人頌一篇序曰崇禎初年目擊善政不勝踴躍

爰取周典嗣千字文錯綜成章名之曰大人頌

曰大人御天君子名世立千秋基典諸夏利高文

起家建景閏帝二百餘年我皇陟位河澄寶出鳳

雲谷卧餘續 卷八

舉毛從虞雲雨旦漢日再中群黎作义列州攸同

往牧故土入坐新官銘盤學湯設鼓遵禹仰因法

規俯欲絜矩動緣尺衡肅合鍾吕手植四維目親

九府云溫其色曰俊厥聲定刑勅政過化存神姿

儀豈弟黜陟威明池鯢躍海谷駒鳴庭振頓流弊

矯端仕俗宅洛周詳營田趙獨足踐籍肅情馳真

漢鬱尊黃金膳批素木內捕秦號外斬華操輦笑

自悚毀譽空勞伏龍縻組悲雁止號嶽伯分佐歲

精可招恭已無爲敬身有道所求忠貞務倡慈孝
惟寫及盡閒居雅好草聖張工詩王杜妙涇渭朗
若玉石磨馬心光並映意指更堅拜臯稷訓習孔
廟傳晉瞻畫接隨用晦眠物皆率真念匪滿假間
賤師愚謙孤設寡照平隱翳辨乃上下老友友信
并懷少者背城克賊面壁圖治禮循節也樂則和
之稼香霜飢蘭抽露施華實等慈根葉交資京多
淑鄉縣具良牧廉畏見知退思遺辱泰階既平禪

雲谷別餘續

卷八

二

碣將續東萊飯廬市劍驅續姑婦任續夫男秉柁
輔車連通珍駕遊退給助饑困重以邵嘉夕暉催
輦哉臯曜沙行養衣玄飛章羽赤靈禽引僊彩燕
感嫡幾察宰官改制音律陞奏表疏塲修論策糧
非增益軍罔枝梧民慶陋宇羗米鉅都貢珠盈寸
舍矢五扶散髮據地刻碑載途詞臣詠修正史讚
極月臨謝莊星聚陳寔桐岫釋釣竹溪離逸甚慕
冠弁弗耽藝穡彼東野孟與歸陶陶處寂而莫謂

迨且達壁沉鑑履瑋虧璣飄投淵紫耳何傷盛朝
阜林環丹亭水逼翠魚鱗不驚鳥爵成對淡剪鞠
裳屐持荷蓋長笙短歌忘富薄貴俠賓射獸妍女
傾杯絃會瑟語寓優徘徊佳兒員傲異士方徊飽
餐巨荀恬寐涼槐承祐獲康鈞賴英主轉宿移辰
迴冬幹暑執要觀煩理絲得楚浮靡每誅敦篤斯
取顧是寵命勉茲倫常烹烹阿封卽沛祿發棠帳染
墨蹟帷集書囊廟貌敢詭路骸使藏充於萬箱勸

雲谷別餘續

卷八

三

此八口惠貽農商稅答父母特致羊羔願奉黍酒
造門曲躬登堂稽首祀能濟滌賢必祇庸經筵時
幸易義最通統綺戒麗器量本洪寬罪矜惻聞言
納容嚴性比薑曠勝勿芥叛盜駭惶舊戚歡愛息
紛象廊靜事鷄塞藍果絳房墻條青帶尋菰叔夜
約阮嗣宗簡牋歷落被服裳戎川渠浴垢岡嶺摩
松驢顛李白觴競次公食糠亦肥嘗某頗羨寒侍
曠陽熱鮮巾履雨密樓陰颿吹戶啟巧筆如九弱

羅似紙武功稱甲吉運始丁德馨潛達善氣翔蒸
竟省機紡殊卑殿楹誠推韓毅令賞終纓懸想礪
伊默索巖傳調攝感欣早晚恐懼其賦別宜步眺
騰豫陪隸謹微牀旁慎度悅聽唐典訥譏霸盟委
福受福遠耻近榮厭聆左右洞燭直橫荒亡誰奈
疑殆孰形妾惡抗凌兄當結睦匡生說超丙相才
夙銀勒南驤的額西逐累牒布宣桓猷拱屬席綏
廣宙扇淨輕霄紫垣香迥魏關虛寥積仁在熟讀

雲谷別餘續
卷八

四

古去糟壹志守國肆兵伐遼弔祭墳卽字育郡邑
慮切談深體疲力竭侍庵盡凋歲尹效職崑岱永
寧火薪難滅連綿後昆煌煒初業跋尾云余嘗道
周興嗣千文不佳當更析而輯之徐野君名士俊
浙人工古文詞領余言而去未幾文就沈不傾聞
之曰前代有作此想者矣顧撓于人言謂枇杷二
字未可分而止今野君其謂之何余曰批有棘批
桑枇杷爲田器見于經子甚明所苦者飄飄逍遙

等字耳雖野君皆未之離余請得而離之于是開
戶七日作大人頌以示野君野君擊節稱三長焉
以周句多牽率此更自然一也周語忽彼忽此意
不相屬此首尾一意雜而不越二也周換韻長短
不均平仄不聞此四平四仄章法不紊三也雖然
余實自愧其一短則以余之七日不敵周之一夜
耳野君曰七日而千字孰與夫十稔而三都乎枚
生敏捷司馬淹遲迫其成也均是千古已已之春
案谷別餘續
卷八

五

卓人月識

晏子語同穰苴

晏子春秋載景公飲酒夜移于晏子前驅欵門曰
君至晏子被玄端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
家得微有事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
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
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于司馬穰苴
之家前驅欵門曰君至穰苴介冑操戟立于門曰

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爲非
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將軍樂
之稷苴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
焉夫爲晏子春秋者度亦能文之人何不變化其
辭使意態生動乃兩人如出一口轉使觀者不信
固拙筆也儒生好諛輒謂古文不求省字若沐浴
佩玉之類愈複愈見其佳此亦豈以侈爲佳者乎
吾寧違衆不敢謂然

雲谷卧餘續 卷八

解渴珠

元成宗時尚胡有以寶珠來獻朝議辭以六十萬
錠左丞尚文詢其何用曰此卽所謂押忽大珠含
之可不渴熨面可使目有光文曰一人含之千萬
人不渴則誠寶也若一寶止濟一人則其用已微
矣吾之所謂寶者米粟是也有之則天下安無之
則天下亂以功用較之豈不愈于彼乎吾謂尚文
亦是拾占來不貴異物之言以爲佳論耳若一寶

止濟一人其說猶未當夫米粟療饑固勝于珠之
療渴然米粟入喉則化其功不能終日也豈若珠
之日用不窮哉珠固不能一人含而千萬人不渴
米豈能一人食而千萬人不饑乎以顆米顆珠較
之則珠貴于米以千廩萬倉之米較一珠則米貴
于珠此孟子鉤金與羽之說也

五代史不僞梁

歐陽永叔謂五代史不僞梁是用春秋之法春秋

雲谷卧餘續 卷八

七

用意深故能勸戒切而引魯桓宣鄭厲衛公孫劉
以明之夫春秋之不奪四君亦如五代史之不僞
梁皆是據事直書而不沒其實云爾辨理明白何
謂用意深乎爲歐陽設論止宜曰史以記事也梁
有爲君之事則從而記之耳彼嘗爲真君而吾以
爲僞君後世將疇信乎不沒其實而善惡自見斯
作史之體宜然耳何必上擬春秋且春秋之褒貶
勸戒自有精意所在豈以不削四君之有國爲用

意深乎

諱辯

資暇集云退之諱辨漢有杜度謂其姓名同音也
篤論云杜伯度名操字伯度善艸書曹魏時人以
其名同武帝故隱而舉字是度非名也篤論是杜
恕所著恕亦曹魏時人其言不妄則退之悞矣余
謂昌黎自言漢有杜度安見漢無是人而必以三
國之杜操當之則資暇錄亦過也但杜本上聲音
雲谷卽餘續 卷八 九

錢牧齋湯泉詩

錢牧齋入黃山浴湯池有詩四絕云香溪從後試
溫湯寒食東風谷水陽却憶春衫新浴後竊黃淺
絳道家裝山比驪山湯比香承恩並浴少鴛鴦阿
瞞果是風流主妃子應居第一湯沐浴頗看稱意

身刈蘭贈藥想芳春憑將一掬香泉水噴向茸城

洗玉人齊心同體正相因祓濯何曾是兩人料得

盈盈羅襪步也應抖擻拂香塵此詩刻入黃山志

觀者謂錢携其妾柳氏同浴于泉而以汚辱黃山

爲恨柳亦有和韻詩見別集云素女千年供奉湯

拍浮渾似踏春陽可憐蘭澤都無分宋玉何由賦

薄裝浴罷湯泉粉汗香還看被底浴鴛鴦點山可

似驪山好白玉蓮花解捧湯瞻眼朦朧試浴身芳

雲谷卽餘續 卷八 九

華竟體欲生春憐君遙嘆香溪水蘭氣梅魂暗著

人羞心白水是前因覩浴何曾許別人煎得蘭湯

三百斛與君携手祓征塵吾詳詩意牧齋云却憶

春衫日憑一掬香泉而噴向茸城日料得日也應

是柳氏未嘗相從而却寄之也柳云蘭澤無分日

憐君遙嘆日煎蘭湯與祓征塵亦是憶遠之詞且

黃山清淨道場羊腸險絕錢雖風流豪邁頗敦雅

道豈肯蕩洗至此世人不解詩意見錢作皆柔艷

語而又有柳氏之和故有並浴之疑余每爲辨雪之然苦無証據後見柳集有鴛湖舟中送牧翁之新安作乃釋然大快詩云夢裏招招盡舫催鴛湖鴛翼若爲開此時對月虛琴水何處看雲過釣臺惜別已同鶯久駐銜知應有鶯重來祇憐不得因風去飄拂征衫比落梅

楊王孫

漢書楊王孫臨終令子孫以羸葬其友祁侯諫之

雲谷卽餘續

卷八

十

畧曰竊聞王孫先令羸葬是戮尸地下將羸見先人也餘多稱引禮法之言王孫一一具復肯皆微妙獨羸見先人一條不復或是窮于辭吾代爲之答曰吾始生時已羸見矣今適如初何傷且先人果有相見地下事乎祁侯書竟稱王孫則王孫非名也西京雜記云楊貴字王孫京兆人時厚自奉養死卒裸塋于終南山其子孫掘土鑿石深七八而下屍復蓋之以石當卽其人又文翁名黨字

仲翁見張崇文歷代小志與王孫皆以字行而史述其名

管登之論釋教

病佛教者謂其不娶絕人倫然佛未嘗令人皆不娶也惟管登之之論絕妙曰佛雖令比丘辭親出家當其說法人天畢集比丘特其中一類耳夫釋迦旣示同比丘之迹金粟如來復現淨名身示同居士之迹正以表六親之不障道也况佛度盡衆

雲谷卽餘續

卷八

七

生而反遺其眷屬必無此理其敕比丘出家所謂今先出生死而後隨順衆生入生死者也人道非稼圃不生而孔子鄙樊遲之請學非妻子不續而佛聽比丘之出家蓋必有不學稼圃者而後可以安天下之爲稼圃者亦必有不戀妻子者而後可以度天下之有妻子者今人無志于了性命而逆愛其乏妻子皆戲論也

山卽移

楊惲傳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乃得出名曰山郎移病盡一日輒償一沐或至歲餘不得沐其豪富郎日出游戲或行錢得善部惲爲中郎將罷山郎移長度大司農以給財用舊註山郎爲句移病盡一日文猶可通下移長度不成文理矣孫月峯謂當以山郎移爲句良是移字雖難解或足當時語音如此如寧馨阿堵之類亦未可知罷山郎移而長度大司農者蓋調度于司農出財

雲谷卽餘

續

卷八

主

爲長久計不爲一切苟且之法也

楊惲輕財好義

楊惲受父財五百萬及身封侯皆以分宗族後母無子財亦數百萬死皆予惲惲盡後分後母昆弟再受皆千餘萬皆以分施其輕財好義如此惲居殿中廉潔無私郎官稱公平蓋賢者也乃無考終但不審惲父何以多財若是惲失爵家居治產業起室宅以財自娛卒以此獲罪何與前之輕財者

若出兩人耶賢豪者不終誠足惜也

文字重用

予少孤晚學後又爲舉子業所縻未嘗有意于爲詩賦古文辭年月間一爲之漫棄不復憶而辭語順熟者每數用之不覺日久覆閱得之每以爲病雄嘗竄易終未能盡也偶閱容齋四筆云適見汪藻謝表新建武之官儀不圖再見數正元之朝士今已無多盖用劉禹錫詩中語適皆四用之謝侍

雲谷卽餘

續

卷八

主

講修史表云下建武之詔書正爾恢張于治具數正元之朝士獨憐流落之孤蹤以慶典轉通奉大夫謝表云供奉當時敢齒正元之朝士頌歌大業願廣至德之中興充永思陵橋道頓遞使轉宣奉大夫謝表云武德文階愧三品維新之澤正元朝士動一時既往之悲主上卽位明堂禮成謝加恩云考皇祐明堂之故操以舉行念正元朝士之存今其餘幾夫予之襲用舊語以時久而忘之也若

容齋則自知數用而不以爲嫌然則文字非盜襲他人而偶自重用亦未嘗不可也

元稹無後

元微之幼孤母鄭親授書傳九歲已工屬文十六歲代曲江老人排律一百韻工麗如宿學其看牡丹詩有云繁華有時節安得保全盛色見盡浮榮希君了真性憶雲之詩云百齡頗踟蹰况復迷壽夭娛樂不及時暮年壯心少自註云十六至十八

雲谷卽餘論

卷八

有

時作史言稹卒年五十三蓋當童年卽如老成之慮固非壽考相也微之一子祗數齡而責督過甚致疾歿死其哭于詩十首采其四云終能辨別東西位未解分明骨帶身自食自眠猶未得九重泉路托何人深嗟爾更無兄弟自歎余應絕子孫寂寞講堂基址在何人車馬入高門節量梨栗愁生疾教示詩書望早成鞭朴校多憐校少又緣遺恨哭三聲往年鬢已同潘岳詩老年教作鄧攸煩惱

數中除一事自茲無復子孫憂微之小女樊聰慧特絕四齡而死微之哭之四十韻中有云最憐貧栗妹頻教嬾書兄觀此是其子不慧而過督也嗚呼人之後胤賢愚堯舜不能得之于造物何必過求之若是哉

洪邁傳遺漏

洪邁知太平州謝表謂是其子梓擬剝夢得表式爲之文字古樸不作四六浮飾語畧云臣邁言伏

雲谷卽餘論

卷八

五

奉今年九月十七日制書授臣知太平州者中間云一去十八年之中三叨二千石之寄末由金華郡還紬石室書又云臣卽以今月二十八日到任上訖郡在江東昔稱道院地鄰淮右今謂壯藩云云載于隨筆按邁本傳隆興二年知泉州乾道二年知吉州六年知贛州十一年知婺州無知太平州者表中云末由金華郡還紬石室書則知太平者當在婺州之後而史無紀不可解也且婺之前

共蒞四州而日三叨二千石隨筆必不謬而史所
紀泉吉顓葵者又何說也適于淳熙元年又知紹
興豈紹興卽太平邪然日郡在江東地郊淮右其
爲今之姑孰明甚乃知史氏繆漏如此者當不一
而足也

雲谷卧餘續 卷八終

雲谷卧餘續 卷八

雲谷卧餘二十卷續八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張習孔撰習孔字念難歙縣人順治己丑進士
官至山東提學僉事其書喜議論而不甚攷證多
以私臆斷古人又果於自信如杜甫之詩皆爲改
定左邱明之傳亦爲刪削此自有詩文以來無人
敢爲之事也

蒿菴閒話二卷

〔清〕張爾岐輯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徐氏真合齋磁版印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蒿菴閒話

二卷》提要

余讀蒿菴閒話凡三種：李商隱刻本、信芳閣活字本、山東書局刻本。其真合齋磁版為蒿菴閒話之最初印本，僅見李商隱及蔣因培跋語。當時周林汲將有以書商問促為鈔刻者，非鈔見之本，刻必重鈔，是以歷存上卷末葉有真合齋磁版字。三月相合者，體皆吻合，常用字之字，寺間有一體略送一范，錯或排以用之，破損之活字版也。活字版形準，始此宋見於夢溪筆談，皇朝爭寶類是者，有膠泥活字版見於王氏農書者，有瓦活字版，明錫活字板，木活字版，明代盛行銅活字版，亦用有月泥製者，隋刻銅製木製，一從無用磁製者，真合齋之無從知其姓氏，蒿菴先生授子康熙十六年三月南游鈔書，在乾隆三十五年，據蒿菴自撰墓志，主爵族未刊，以此本排印，當在先生身後，子鈔其書，以用，余以乙卯乾隆六十二年，因所購真合齋者，乃在是時，是真合二字，避孔磁石引針，在信

其針書時未必獨范敏服寺中是書亦或兼石他
種其製字排印之漆書亦如服墨全膠泥木字皆用
雕刻以創新為范特有人望望未明微質未必教
袖之刻其謂題用旬培落大為之以聖而上墨也若
公望亦所允不雷定為微服使范有範印明清不
然余惟寺字印印近世所製范未范墨固無平可
以本面有數處誤佳平与餘皆清晰圓潤若与坏
質必蘇而澤墨無以同圓其為數物之微更無可疑

高庵先生所著古書屋微體却注力讀其山領氏書
錄一本指山句柳縣書堂給公同落及及小正使注寺俱
雅家塾親自照使未誤入他者故其合齊主亦必為書人
服膺先生學行得就近竟和上板其製服之听或在博
山一帶以吾東只月博山業微服製木板也姓氏注事
蹟美傳古未未創巧述之真合齊者不少概見要以此
書當為初創確板之第一印本治極本學者所未見
未司之補業氏書林清洛一期者也

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房唐 日照主數唐

次年二月臨川路文英過訪以臨博長城為訪之越
一月奇一西來依色人度春秋裝法二意符心以書之下部
也延祥望制勉求會合只中若月外功今日大英送青
萬米言章邱李氏書各同載公於其最中徐得四及
明人點李中林主翰卷于益中集之至後向也歷城而外
而李氏為姻戚著述多稿及微承書稿之題其家身後蓋
為刊行今山房料使書原版及李到古書而為家中
宋之群山宋面書館夫大英風雅嗜古意似御賢士數
教以人不能以此書亦不能以是相托也去後漫識於山用
名高謹
二十二年二月十八日徐下數唐再書

唐城周亦平藉書園雅書多群竹書先生見玉
南山房雅書簿錄呈中一向向名士所見本稿又
換入李氏雅書為雅書簿錄平全要送指致客
竟乞本章

是夜時別丹改今年苦楚松注版可也第借馬山計
下不劫絕接到平展更赴西自觀樂過余前注以海書
科之多刻之在平年精之十七
頃徐山由山房雅書簿錄有以書下注濟陽刻本濟
陽本未見也書亦平載以雅書原委求之仍疑以馬
馬氏原書或即所謂濟陽本所事陽之而教平也
存山左之平能明其大英宋之為景更當何人
八月十日徐用丹書今致林雅利亦苦不能
明以中書言之也

萬卷開話卷之一

濟陽張爾岐輯

真合齋校正

予既廢舉子業猶時循覽經傳每於義理節目外
為說家所略者偶有弋獲如咀嚙齟齬助間得少味
不必肥哉大嚼也至聽人譚所聞見亦時有切予
懷者並剽記之如是者二十年巾笥漸滿今夏較
錄成帙將以貽好事者為譚助以其於經學則無
關大義於世務亦不切得失故命之閒話焉庚戌
夏五月題

卷之一

漢書藝文志云易經十二篇穎師古曰上下經及十
翼故十二篇其十翼之目為象上象下象上象下繫
辭上繫辭下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初無傳字蓋當時
既以翼名書不須復加傳字也其所謂象本指卦下
之辭所謂象本指兩象及爻下之辭所謂繫辭本統
指卦爻之辭而夫子所作之翼即以為標目者若曰
此所釋者經之象此所釋者經之象此所統論者經
之繫辭云爾非直以所作之翼為象為象為繫辭也
此孔氏舊本也漢書直始分象象之翼加一傳字附

各卦後如今本乾卦自大乾乾元至天德不可為首
也之例此舊本之初變也鄭玄王弼更分象翼於卦
下象翼於爻下增入文言加象曰象曰文言曰以別
之繫辭以後尚自如舊此易本之再變也歷代宗之
即今十三經註疏本是也程子作傳亦據是本晁說
之始考訂古經釐為八卷卦爻一象二象三文言四
繫辭五說卦六序卦七雜卦八此易本之三變也朱
子所云未能盡合古人者也呂祖謙乃定為經二卷
傳十卷其序則周易上經周易下經象上傳象下傳

卷之一

象上傳象下傳繫辭上傳繫辭下傳文言傳說卦傳
序卦傳雜卦傳朱子以為始復孔氏之舊遂據之以
作本義象象傳字始於費氏繫辭以下諸傳字則呂
氏所增也未樂時脩大全以程傳本為主而分本義
以從之後其坊間單行本義亦用其式已大非朱子
之舊矣何論孔氏嘗私據呂氏所序定為一本藏之
家塾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
杜預左傳後序云汲郡汲縣有篋界內舊冢者大得
古書周易及春秋最為不丁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

別有陰陽說而無象文。言係辟疑於時仲尼造之於魯。尚未播之於遠國也。據此說。晉時周易經傳猶各自為篇。則謂清雜分附。始於費鄭者。猶未可盡信也。

易緯乾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所謂簡易也。變易也。不易也。鄭玄依此義。作易贊及易論云。易一名而含三義。簡易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孔穎達正義述用其說。愚以簡易變易皆順文立義。語當不謬。若不。易則破此立彼。兩義背馳。如仁之與不仁。義之與

義之一

三

不義。以不易釋易。將不仁可以釋仁。不義可以釋義。乎承訛襲謬如此。非程朱誰為正之。或問伏羲之後。文王周公之前。未有卦爻。辟何以定吉凶。朱子曰。此無可考。但周禮經卦皆八。別皆六十四。則疑已有辟矣。愚意卦爻辟未繫以前。或只據卦名以斷吉凶。如乾之健。坤之順。屯之難。蒙之不明。需之宜。待訟之爭。辨當事簡民淳之日。只此一字已足以決猶豫。前民用矣。降及殷季。情偽日雜。人之聰明亦浸不逮。古太王周公不得不多設言語以告之。及孔子之世。文王

周之辭人不能曉。於是作十翼以輔之。漢唐而後。雖有十翼亦不解。此諸老先生之所以皇皇作傳作義也。先儒不待解而明。十翼孔子之前。不待十翼而明。文王周公之辟。則文王周公之前。不待辭而定吉凶。可推知也。此時為之也。

或疑聰明何以浸不逮古。曰。只是私心太勝。如心所欲為。卦辟雖明。說凶說不當。為亦認作凶。若先不欲為。卦辟雖明。說當為亦認作凶。若去其私。虛己以聽。何不逮古人之有。

義之一

中

漢其機。机即几也。唐石經及監本大。今本並同。近日讀者或譌作机。為俗本所誤也。其陸央央本義云。其陸今馬齒。其威陰氣之多者。大全注朱子曰。其陸是兩物。其者馬齒。其陸者章陸。一名商陸。皆感陰氣多之物。按註疏亦具此兩說。其以為一物者。則云其陸一名商陸。言兩物近確。嘗聞馬齒其與商陸同食。成驚。痕雜和。驚肉同。花藏之信宿化為驚。左道刻章陸根為人形。呪之能知禍福。名章陸神醫書云。云取商陸莖陰乾百日。搗末服。

之即思念所欲事印按眼中自見二物真草木之妖異者其感陰氣之多可知小人倏閃變現鬼怪百出政相似也

孝經天子章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註疏以為使人皆不敢慢惡其親近日說者又直作不敢慢人不敬惡人解俱覺未安夫不敢惡於人不敬慢於人似謂天子愛敬其親必躬脩德行廣布仁恩不使天下之人惡之慢之也天子而為人所惡慢則危及宗廟不得為孝矣愛敬盡於事親而

卷之一

五

總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人尚有惡之慢之者乎若作不敢慢人惡人解固脫却二字大非文理其以為不使人慢惡吾親者求之語氣亦似多設一層也女曰雞鳴第二章琴瑟在御莫不靜好此詩人擬想點綴之辭若作女子口中語似覺少味蓋詩人一面敘述一面點綴大類後世絃索曲予三百篇中述語敘景錯雜成文如此類者甚多秦清齊雞鳴皆足也秦與清亦秀人述所聞所見演而成章說家泥傳淫奔者自叙之時一語不知女曰士曰等字如何收頓

大東杆蠲其空傳曰杆持緯者也曹氏曰梭也釋文說文云盛緯器據曾母投杆其為梭無疑今齊語呼理經之具以付為之密如篋者曰杆不知何以差異至此

桑柔為謀為戾亂况斯削蘇氏曰王豈不謀且慎哉然而不得其道適所以長亂而自削耳古來亂亡之主亦自有其深憂過防之事如秦之惡儒生漢之錮黨人宋之禁道學皆以為萬世無窮之慮防閑距閑懼恐不至他如勤征戍急聚斂饒饒過計自謂遠猷

卷之一

六

卒之謀非所謀慎非所慎根本既撥覆轍將至恬然安處而不悟亦可哀也哉詩人之言可謂麻木不仁痛針

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刺小人也而無正責君子也國家衰亂之會小人據勢希寵而不知止君子引身避害而不敢留古今之通患也詩之刺小人也為極切切焉之官身攬小人之忌而不顧忘身謀者也其責君子也為委曲維索之詞務破其自全之隱而激之使出忘其身謀以欲人之忌其身謀者也嗚呼索

君之節備矣

黍離詩傳黍穀名大似蘆馬丈餘穗黑色寔圓蘆此
偶誤也黍離低小即腴地豐年亦無過五六尺者別
有一種蜀秫乃高至丈餘壯人謂之高梁得無秫黍
二字聲相近致此誤耶詩解云黍有二種粘者為秫
可以釀酒不粘者為黍如稻之有秠穠也此語更誤
黍有赤白黑三種並粘可釀未聞有不粘者若夫秫
之為物則正似蘆而高丈餘者耳與黍迥別王氏農
書言之甚析詩傳又曰稷亦穀也一名稌似黍而小
或曰稷也今按稷與黍苗甚似高下亦相等唯不粘
為異亦有赤黑二種其曰稷也者則誤甚稷壯土恒
食正名曰稷穗圓長如管顆粒附著不散黍稷則穗
並長稜散垂搖曳詩所以咏離離也抗稻之鄉種此
者蓋鮮容有未詳

惡不仁者其為仁矣連下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一
氣讀俗講云惡不仁者便是為仁誤甚此矣字語氣
只略住與其為人孝弟夫子之求之也兩也字率
予意寢章兩與字並相類註云故其所以為仁者必

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身正以者字
代矣字玩之可知俗說之誤

宰予寢章兩與字平聲皆低徊擬議之辭當略讀
銜若急口讀過無味矣四書勿論註不可忽即其釋
音亦當一一細勘

孟子或勞心或勞力一段註云四句皆古語而孟子
引之也初學多疑四句所指乃有誤以食人食於人
為孟子之言者註蓋以或勞心或勞力二句緊承故
曰其為古語可無疑獨下文四句恐人誤認故但註

卷之一

曰四句皆古語其寔古語本通六句也

死徙無出鄉節顧麟士云連說講首二句云死者徙
者舉無出鄉而入懷舊土之鄉鄉田之治同此一井
而人安其業之風同井字亦猶作著力說妙據此則
以上句言其變而下句言其常皆為安土重遷盛世
之象也愚謂此說未是上句既云徙是容有徙時矣
安得強之使常同井且鄉大而井小若鄉田而同一
井更無是理今詳語脈首句自為一事重在無出鄉
第二句以下自為一事所重在出入相安若鄉田同

井乃喚起語。若云。鄉中田之同井者。其出入必相友。云云也。註云。同井。八家也。正恐人誤以為著力語。故設此句。不然。誰不知一井八家。而朱子復云爾乎。三里之城。節註云。言四面功園曠日持久。必有得天時之善者。趙氏古註云。環城園之必有得天時之善者。然而城有不下。是天時不如地利。趙註似長丘。家言天時多言向背。如背孤擊虛。背亭擊白。奸。顛。每日每時各有其宜。背宜向之方。環而攻之。則四面必有一處合天時之善者。不待曠日持久而後可。

也四字為增設矣

標則存四句本韻語鄉字平聲趙註云鄉猶里以喻居也。孔疏云。標持之則存縱舍之則亡。其出入狗物而不有常時。莫如其所向之鄉。或有讀如向音者。失之。周禮刑官之屬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隸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而教擾之。掌與獸言世傳公冶長解鳥語。嘗疑其誕。不則特具異智。神解者。今觀周公設此二款。豈古來原有此種伎倆可習而知耶。

荒微之人別有師授耶。若然。介葛盧解牛。鴻遠史載神速。姑解蛇語。皆不足異矣。

中庸無憂者。其惟文王乎。章句云。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為亦積功累仁之事也。今按通鑑前編季歷在太丁帝乙之世。數立征伐之功。王命為牧師。又賜之圭璫。粗粲為侯伯。即其勤王家之寔。所謂王家殷室也。功在殷而周遂曰大矣。

舉解於其長而眾相酬。各舉解於其長者。各舉解自旅酬下為上章句云。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

舉之一

飲而酌以酬其長也。而眾相酬者。兄弟與賓各因其子弟所舉之解而交錯相酬以福也。凡酬皆先自飲洗解更酌以與賓賓受而不舉至旅酬則賓兄弟各少者一人於其長前舉解自飲洗解更酌以酬其長長受之少者復位長乃各取其解賓酬兄弟之黨兄弟酬賓黨皆先自飲而酌以授之以次飲福所云下為上者只是是一人舉解為飲酒之端耳。讀者或誤以為少者代長者酌酒儀禮中惟燕禮坐燕時乃有執爵者行酒餘並親酌無代酌法也。

尚書蔡氏註云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
 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天度四分之一而有
 餘歲日四分之一而不足故天道常平運而舒日道
 常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此歲差之由
 此段蓋明古今冬至日躔中星所以不同之故四分
 度之一者四分其度而得一分也如一度百份止得
 二十五份是也四分日之一者四分其一日而得一
 份也一日十二時止得三時是也天之腰圍名曰赤
 道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日行不由赤
 道別名曰黃道止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六十四
 秒一歲之策止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二十五秒
 較之黃道尚縮一分三十九秒較赤道則縮一分五
 十秒矣故曰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餘歲日四分之一
 而不足也日在赤道南二十四度即為冬至日在赤
 道北二十四度即為夏至今歲冬至日之所在較前
 歲冬至日之所在尚縮數秒而已在赤道南二十四
 度矣蓋日之行不在天體極寬處而斜絡于赤道
 之內故於經度未滿而已至進極而退退極而進之

處積至數歲其縮漸多此古今冬至日躔中星之所
 以不同而歲差所由立也平運內轉二語可稱簡妙
 閏月定四時註初學或苦難讀略為疏之積三百六
 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者
 曆家以九百四十分為日法一日分作九百四十分
 以便布算一歲日行之數既得全日三百六十五而
 又零此一日分之二百三十五分也下凡言訖百四
 十分日之幾者並言全日之外又有此零數也一日
 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者月不及天既有
 十三度而又零一全度之七分也十九分亦度法將
 全度分作十九分也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
 者每會餘分四百九十九分十二會則共積五千九百
 八十八也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者置五千九
 百八十八分於此而以九百四十分為一日除之得
 六全日也不盡三百四十八者六全日之外尚餘此
 數也日與天會多五日有餘為氣盈月與日會少五
 日有餘為朔虛蓋三百六十日為一歲之大較盈者
 多於此數虛者少於此數也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

四十今日之八兩二十七者合氣盈之數朔虛之數
其得此數也一閏再閏以至七閏皆可自此積算而
得也

氣者寒暑之氣以日之歷天而生者也如日在星紀
則氣極寒而為冬至日在鶉首則氣極暑而為夏至
之類前年冬至之日到今年冬至前一日日歷天一
周故曰日與天會共得三百六十五日有餘較三百
六十日多五日有餘故曰氣盈朔者月之始也每月
朔月與日合謂之合朔此後漸離漸速至望而極望

卷之十一

一三

後又漸行漸近至次月之朔復與日合故曰月與日
會十二會僅得三百五十四日有餘較三百六十日
少五日有餘故曰朔虛

或疑蔡註與詩十月之交朱傳日月右行之說不合
是殆各取布算之便寔不相妨主日月左旋者言日
月不及天之度也主日月右行者以日月不及天之
度為右行過天之度也且朱傳亦但約略言之他日
辭正義闡餘章却與蔡同知當日原不專主右行之
說也愚意若言日月右旋則日月當附天而行若言

左旋則日月當各乘一機而不附于天 疏義云天

道外旋日月內轉月又在日之內高下相去亦六度
則日月固不附天矣日月不附天則左旋說為長也
趙宣子囚叔向樂王鮒欲為之請叔向弗應室老咎
之曰祁大夫必能免我祁大夫卒免之其知人之明
處變之度不待言至一段守身經國遠識更不可及
鮒小人也小人不可與作緣久矣况受其脫囚之惠
身受其惠而與之為異彼必不辭狗其所欲又將失
已君子之受制小人身名坐墮者皆自一事苟且階

卷之十一

十四

之叔向寧不免其身必不肯受小人之惠而為所制
大臣之識也

秦賢和曰夫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為熱氣盛之疾
以女為陽物蓋對飲食鬼物諸可致病者而言以其
生氣所聚故為陽物情焰內熾煖觸外燥兩火合炎
熾為內熱內熱所焚智水自竭燕昵日寧志敗神奎
此氣盛所由來也以為晦時之咎則鑒說也

太極圖說以為得之陳希微以為得之傅宗元此
皆信儒二氏釋教之書吾儒亦無辨其真不

此圖即信得自二氏亦非二氏所得者有也釋氏所以已性起滅世界豈肯先言太極陰陽而後言形生神哉神仙家亦止言葆精鍊氣方欲絕棄世知提提仁義烏有所謂定之以中正仁義主靜立極者哉學者讀書但當論其與孔孟合不合不必問出自何人也

西銘云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竊議其不然天之福茲一人者亦欲其錫福衆子耳福彌大者責彌重責彌重者憂彌深若曰厚吾生已也天豈以君相之

私賞哉

王摩詰與魏居士書云近有陶潛不贊把板屈腰見督郵解印綬棄官去後貧乞食詩云叩門拙言辭是屢乞而多慚也嘗一見督郵安食公田數頃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此亦人我攻中忌大守小不觀其後之累也摩詰見解乃爾慷慨而推轡輪袍非誦也當其把鄭虔手洒涕淚凝碧池頭之句與夫囚首鰥展不時想樂桑人戔杖訪親知風味孰慚孰不慚

古人上衣下裳婦人則不殊裳儀禮昏禮純衣置驢云不啻裳者以婦人之服不殊裳是以內司服皆不殊裳彼註云婦人尚專一德無所兼連衣裳不用其色是也所謂連衣裳蓋如深衣之類後世以有衣無裳為男子之服殊衣裳為女子之服不知始自何時四五十年前野老聚會猶有上著短衣下曳布裳者自道袍盛行而此種遂不見矣

齊河張如命解聲律嘗言洞簫最下貫繩一孔乃聲者所自出簫之善否全在此近見傳占衡作洞簫子

傳述

上之也白簫孔出黃絳者兩翼差後而斜

脫勿居中而徑往此其利病最要處仁說此符乃知如命於此道真有領悟也長清張非陶書病主子魚言律呂之非與李振之所言今如命又每言振之類名禮樂既笙琴諸譜俱未是聲音之道天地間自有解人若萃處而徐議之古鐘律可考而得也

漢陳遵善書與人尺牘皆藏弄以為榮古人往來書疏例皆就題其末以答唯遇佳書心所愛玩乃持藏之別作東為親耳耳謝安輕獻之書獻之嘗作佳書

與之謂必存錄安規題後答之其以為恨觀此知漢人藏陳遵尺牘愛其筆畫非取文義也又古人名刺既相見後亦還之魏野留富鄭公名刺作山家之寶亦以鄭公故非通例也王荆公投老後訪人常以金漆版書名號較曩盛之

寸楮往來始於崇禎年以嚴禁請託於投挾為便也唐李涪云今代盡敬之禮必有短啟短疏出於晉宋兵革之代時國禁書疏非弔喪問疾不得輒行尺牘故義之書首云死罪是謹制令故也且啟事論兵皆

謹而稱之書易於隱藏蓋事出一時治易不改觀李氏此言知非盛世事也

宋寇萊公準頗豪侈以功業甚盛人不之非魏野贈詩云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反語示諷耳此使至賜晏歷觀座中問譯者云誰是無地起樓臺相公遂誤以此語為真也

宋錢惟演建言二后並配中丞范諷其奸落平章事以節度使知隨州盛度為知制誥草責辭云三星之蟠多戚里之家百兩所迎皆權要之子蓋惟演之

姑嫁劉氏而其子某於丁謂也今人多以連姻貴顯為榮不計其人賢否援為譜牒之重抑知古人所重之譽之以為趨炎附勢之左證者即在此乎

古人命名取別甲乙而止無他意義其不以隱疾不以日月不以國邑山川求為易諱而難犯也未嘗有因姓為名者唯優名乃時有之如郭門為敬新磨之類近日士人乃以此法命子不知其非取義既隘族姓繁多者動輒相犯至有不復立名者亦習俗之一

字以來德尊名其依者亦自古已然近代事外復有別號或出自學者之所標目或本人自有寄託或以地或以德或以山水皆與名與字無涉容有義稍相近者亦出偶然非定例也幾十年來又專傍字義轉取別號矣

更鼓初更無前二點五更無末二點世多穿鑿之論寔或不然古人分刻置漏晝夜各五重則為朝為晝為中為晡為夕夜則為甲為乙為丙為丁為戌日入後即為甲夜之令然尚可辨以又歷三刻天乃正曉

日未出三刻前已辨人然尚屬戌夜之分五夜分限雖各有五點辨色之頃自可不用惕號故前後各關其二也

康熙甲辰夏四月廿三日隕霜較麥先一日大風繼微雨寒慘類初冬至五夜星月皎然已隕霜矣三日後麥芒漸白榆視似空轉唯近人居者林木下者適旁三四步內者皆成寔以近人居氣稍暖林木下得蔭蔽通旁塵坐寒夜故也後見王氏農書云旅地苗間燭火令烟撒隴畝可以辟霜又聞用人曳長繩

往來振麥上亦可免惜當時不及知耳

時憲曆法西洋人湯若望立即利氏學也利氏入中國同至者數人湯其一也所立法未之聞據頒行曆日其與舊曆不同者數事一者推算太陽出沒節氣時刻各省早晚不同此里差法也元耶律楚材以西域與中國相去之遠立為里差以增損之名曰西化庚午元曆是元已立里差法也又唐介偕一行正曆遣太史監南宮說等於河南北平諸處分測日晷及極星夏至日中立八尺之表同時候之陽城晷長一

尺四寸八分弱夜半極出地三十四度十分度之四凌儀岳臺晷長一尺五寸微強極高三十四度八分南至朗州晷長一尺七寸六分極高二十九度半北至蔚州晷長三尺三寸九分極高四十度南壯相去三千六百八十八里九十步晷差一尺六寸三分極差十度半是唐人已用里差矣一者晝夜九十六刻亦非創立大統曆雖云百刻寔每時止八大刻時首時尾各一小刻晝夜大刻九十六而小刻二十四六小刻折作一大刻故曰百刻時憲曆蓋以每時八刻

起算而略其小刻也李振之云減去餘分以便起算梁天監中作曆曾用此一者每月初交中氣日躔即到本宮如雨水之日日躔娵訾之類大統曆則不然或其所定各宿宮分度數不同亦自無害於理歷代曆法宿度各有損益未嘗相仍也其最駭人耳目者隋移參之後子初亦疑之及見湯氏星圖解云諸宿皆微有動移歲月不同積久斯見諸宿距星漢落下閏測得二度唐一行宗皇祐元豐皆一度崇寧半度元測五今測之不啻無分且侵入參宿二十四

不知其所以易置之者本之測驗非苟為異也曆之為道隨時變易求合天度而已

漢哀帝時用夏賀良之言漏刻以百二十為度至謂改元易號增益漏刻可以永安國家詎誕甚矣韓文公記夢詩百二十刻須更間即用此事漏刻可增固自可減也

利瑪竇歐羅巴國人萬曆辛巳來貢耶穌像萬國圖自鳴鐘鐵絲琴上命馮琦叩所學惟嚴事天主精志專耳越庚戌瑪竇死詔以陪臣禮葬阜成門外劉侗

卷之一

二十一

帝京景物略云然又聞瑪竇初至廣下船覽道祖祠人以為西僧引至佛寺搖手不肯拜譯言我儒也遂館延師讀儒書未一二年四子五經皆通大義乃入朝京師其所著書有交友論二十五言畸人十篇天主寔義同至諸人亦各有論著分言理言器為二種刻之曰天學初函又所携書七千餘卷並未及翻譯所官較佛氏差為平寔大指歸之於天主修人道寡慾勤學不禁教注專以開佛為事現諸經像及諸鬼神像輒勸人毀裂所詆皆佛氏之粗者誕者有像

廣德口僧蓮池二書頗令結舌亦一快事然其言天主殊失無解無集之旨且言天堂地獄無以大異於佛而荒唐悠謬殆過之甲申後其徒為耶穌教會者男女猥雜與白蓮無為等大非利氏之舊矣以此為關佛助儒何異於召外兵而靖內難乎妄之曆象

花算是其時長君子固當節取論術吾自守吾家法可耳

耶穌教每月數日祀天主剪牲陳饌隨其所有賀之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之義皆甚矣或曰黃

二十一

禮皆乾父坤母而為之乎先王制禮乃大有限制諸侯而下皆不得伸一獻以答生成於心不有熟乎曰不然天子之所立澤而陳者皆四方郡國之筐篚田野細民之桔橰也賤者修其物貴者修其儀普天之下固未嘗一人不祭天地也辟之事親亞旅耕田牧墾黍稷豕豕雞豚庖人司烹宰婦孺潔器具畢酒醴奉而進之二人之前者宗室注婦而已餘人未嘗輒得至前也苟欲事天士大夫各勤其職庶人謹身節用以供王稅於義滿笑因是而推斯民和樂之氣即

為德馨怨恫之聲。即為腥聞諸吏之浚民自譽者。即盜竊天地神祇之牲。桎梏案盛而食者也。利氏固解人當時何不以此告之。

月令季夏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參犧牲。令民無不成。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於季冬又曰。凡在天下九州之內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所由出力。獻力賦稅是也。非親祀也。洪武三年。令中書省臣凡行郊祀禮。以天下戶口錢糧之籍。陳於臺下。祭畢收。

卷之十

二十一

藏內庫。此即古帝王與天下九州共事上帝之意。趙緣習有測經。後法測緯度法。皆不用渾儀。詳具革象新書。利氏測驗更為便巧。如渾蓋通憲。間平儀測。倒正影法。各有成書。其測北極高下法。則指顧可辨。者其法云。用平圓板一面。或銅或木。務要平整。愈大愈佳。中掛一線。線端綴一丸子。以取其直。中心畫十字線。此直線即天頂也。橫線即地平也。此線以上為地上。從中心以規運一大圈。以當天之圓。體十字間。均作四停。每停刻成九十度。共刻成三百六十度。用。

時只刻一停九十度。亦足矣。如板式寬大。再每度分作六十分。更妙也。中心定一量天尺。可以旋轉者。中界直線兩頭。刻去一半。以看度分。尺上離心各三寸。置兩耳耳中。各鑽一小眼。務要兩眼直對。可以透望。夜對北極星之看。在地線上。幾十度。即知此地北極出地若干度。為此地離赤道若干度。

卷之十

二十一

曆頭有二社三伏。本皆古人時祭之名。特標授民。使於某日社。某日伏也。社即王社國社之屬。月令仲春之月。命民社是也。伏祭始於秦。史記秦本記云。德公二年初伏。正義云。六月三伏之始。秦德公為之。故曰初伏。又年表云。初作伏祠。社礫狗邑四門。即其事也。近日伏祭。已不聞舉行。民間春秋時。錢祠醮。猶名曰社。但用之梵宇叢祠。亦未有知報地德者。矣。本意矣。解伏者云。火氣猶烈。金遇之而伏。但推其義。而不指其事。義於何附。

俗節飲酒。皆古人祭祀之期也。酒誥云。祀報酒。古人無泛飲酒者。率皆祭畢而後飲。祭有常期。故飲亦有常時。後世祭禮廢。而飲酒如故。遂成俗節。如元。

始於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乙甘泉。以昏時祠到明。後世倣以為燈節。春祈秋報。率以仲月。因有中和節。花朝月夕之飲。三月民間有上墓之祭。因有清明之飲。五月五日弔屈原。因飲。端午近代為國壯饗。飲。五月十三。夏至冬至。時祭常期。夏陰祭薄。故飲酒盛於冬。而衰於夏。九月祭。飲。重陽。伏祠。辟狗。意主。穰除。七月十五伊蒲之供。出於佛氏。皆不立飲節。臘蜡祈年。並於十二月。而聚會飲食。亦於是月。古人因祭而飲。酒後人崇飲而忘祭。不勝三代。

二十

東漢金藏。

沈龍河文雅社約云。灌獻自兩事。今人乃混而為一。不野於禮乎。又云。元旦家家以薄饗卓上。覆以席中。設天地神牌。祭以酒果。其意雖善。却僭分。今擬止設香案。行四拜禮。不更陳一物。稍於人情為近。而禮亦無妨。此二事吾鄉人恬習之。嘗以為非。而人莫之信。此約為佐庶悟也。

洪武中降御製民間祭先祖文。不特增人震露之感。其痛切沉至。直通幽冥。真聖人之言。非文字二拙所

可量。乃民間鮮知而用之者。因錄之。其文曰。維某年某月某朔某日。孝孫某。闔門眷屬。告於高曾祖考妣。竊曰。昔者祖考。鞠育子孫。懷抱提携。劬勞萬狀。每逢四時交代。隨其寒暖。增減衣服。樽節飲食。或憂近於水火。或恐傷於蚊蟲。或懼罹於疾病。百計調護。惟恐不安。此心懸懸。未嘗暫息。使子孫成立。至有今日者。皆祖宗劬勞之恩也。雖欲報之。莫知所以為報。茲者。節屆春秋。冬天氣溫。熱涼。適逢昔時。不勝永慕。謹備酒飯。羹飯。率闔門眷屬。以獻尚享。

二十一

禮夏祀竈。今以奪冬。雖與古異。寔本功令。乃云竈神於是月二十四日上天。言人功罪。設糕餠酒脯之屬。以送之名。曰辭竈。愚誣之甚。蓋惑於晦日上天之說。遂誤以祠為辭耳。

明初祀關壯繆公。稱漢前將軍。萬曆末。內出金牌書。勅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振天尊。關聖帝君。於正陽門外祠。醮三日。太常祭祀。則仍舊稱天啟四年。部報得旨。稱帝見帝京景物略。吾鄉邢信卿先生云。未出金牌之先。京師黃宣傳有。此封號。宦者入內宣。

之上 上曰此殆天意遂有是命

志稱馮超已歸先主而猶呼其字關羽欲敘之先主曰人窮歸我敘之何以示天下張飛曰如是當示之以禮明日大會請超入羽飛並伏刀立超顧坐席不見羽飛見其直也乃大驚明日歎曰我今乃知其所以敗關張之於先主恩若兄弟而嚴於君臣之禮如此此千古之所以心折於二公也鄒俗廟祠三義先主居中關張左右並儼然南向坐舍君臣而信朋友

其神有知肯安居否

晉書地理志云按神史元君者漢時仁聖帝前有石像金童玉女至五代殿圯像仆童勸畫女淪於池宋真宗東封還次御帳繚手池內一石人浮出水面出而繚之玉女也命有司建祠奉之號為聖帝之女封大仙玉女碧霞元君後祠日加廣劉語似有所據然仁聖帝號宋真宗所加非漢故號也順治甲午歲於泰山得玉印一獻之官徑四寸許文曰天仙昭監疑是封元君時物嘗見其摹本字畫近拙

泰山高四十里其觀本之漢官儀云自下至古封禪

高四十里至天門嶺璞書又云從山下至頂四十八里三百步山東按察司張五典獨驗其不然其泰山道里記云予再陟其巔知不若是之遠乃立一法量之其法用豎竿一根長一丈刻以尺寸竿頭置一環用橫竿一根長亦一丈當中置一環兩頭皆五尺其輕重相稱也以繩繫橫竿之環而又穿於豎竿之環牽其繩之尾則橫竿上可下而不失其平也於是豎竿所立之處視橫竿所至之處則五尺為步矣此以量其遠近也每量一步在平地則橫

竿由端以至豎竿前後俱著於地若前高後下則橫竿前著於地而後懸於空視竿所懸處至地尺寸若干此以量其高下也又置一格眼冊每葉用三百六十格每量一則填一格平地則於格內填一平字其高若干尺若干寸亦於格內注之填完一葉則是三百六十步為一里其高則累尺寸而言之不爽也

順盛州守尉委巡簡張嘉彩如法量之由山下至絕頂凡量四千三百八十四步而紆迴曲折皆在其中高三百八十六丈九尺一寸內除倒盤低十八丈五

尺七寸抵高殿外臺高三百六十八丈三尺四寸折步七百三十六步六分八釐平高共積五千一百二十十有奇寔一十四里零八十餘步耳昔人所稱四十餘里者果何可見哉由此而推天下之不可盡信者殆如此矣量山之法世亦有用表影么股積算者不如是之確而可據也千古臆斷之說一朝訂之洵一快事且其一時恬熙意象更令人神往

泰山有一淵每禱雨沉牲一善沒者輒取食之以為一自入水移二時乃出持其父兄泣曰初入時得

卷之二

二十九

一難引繩貫之通索猪首不可得潛行至西南隅失足墮穴中乃又一淵也浮上求出頭輒觸石據地潛行大乃不可窮且浮且捫久得所從墮穴口浮而上如升層樓矣記言重淵九淵沒者所墮殆其類也章丘諸生王如元庚午歲試寄宿其家親見之

終始五德之說本無確據大明集禮云國家以火德土故樂不用羽即墨王邦直云本朝土德色尚黃常同宮徵商羽四調而去角洪武正韻以東字為首角音也非所宜後禮部韻會改以公字為首則宮音矣

集禮本奉紉編纂而王說相左如與漢家自謂堯後火德旗幟皆赤而文帝時魯人公孫臣乃上書云方今土德時當改正朔服色制度天子下其事與丞相議丞相推以為今水德事頗相類

律呂之說古今聚訟前代所疑多在尺度之短長有則自李文利而後律數多少更多異同以九寸為黃鐘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者歷代相承之說也韓邦奇王廷相主之以三寸九分為黃鐘益六分而為大呂下為九分遞益以至九寸而為蕤賓蕤賓損六分

卷之三

三十

而為林鐘以下乃九分遞損以至四寸八分而為應鐘者李文利黃鐘慶也以三寸九分為黃鐘九分遞益以至仲呂仲呂益六分而為蕤賓九寸自蕤賓九分遞損以至應鐘應鐘損六分而為黃鐘者王邦直也至羅九思則又概斥其說以黃鐘為九寸而損益之法作多作少自以為稽之曆數驗之晷影無不合符於是諸說紛紛莫能畫一矣因為圖著其異以俟能折衷者

韓邦奇

王廷相

黃鐘九寸。九分。之寸釐毫同法

大呂八寸三分七釐六毫

太簇六寸

夾鐘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

姑洗七寸一分

仲呂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

蕤賓六寸二分八釐

林鐘六寸

卷之二

三十一

應鐘五寸五分五釐一毫

南呂五寸三分

無射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

應鐘四寸六分六釐

李文利

黃積慶

黃鐘三寸九分。十分。之寸下同

大呂四寸五分

太簇五寸四分

夾鐘六寸三分

姑洗七寸二分

仲呂八寸一分

蕤賓九寸

林鐘八寸四分

夷則七寸五分

南呂六寸六分

無射五寸七分

應鐘四寸八分

王學直

三十二

黃鐘三寸九分

大呂四寸八分

太簇五寸七分

夾鐘六寸六分

姑洗七寸五分

仲呂八寸四分

蕤賓九寸

林鐘八寸一分

應鐘七寸二分	應鐘六寸三分	無射五寸四分	應鐘四寸五分	瞿九思	黃鐘九寸	大呂八寸七分	太簇七寸九分	黃鐘六寸九分	姑洗五寸七分	仲呂四寸七分	蕤賓三寸九分	林鐘四寸二分	夷則五寸	南呂六寸	無射七寸二分	應鐘八寸二分	明初學者宗此程文文章實寔名儒碩輔往往筆出
--------	--------	--------	--------	-----	------	--------	--------	--------	--------	--------	--------	--------	------	------	--------	--------	----------------------

國治民風號為近古自良知之說起人於程朱始敢為異論或以異教之言詮解六經於是議論日新文章日麗浸淫至天啟崇禎之間鄉塾有讀集註者傳以為笑大全生理諸書束之高閣或至不蓄其本辰以後文章猥雜最甚能綴砌古字經語猶如馬里詞諛語頌聖祝壽喧聲滿紙聖賢微言掃地盡而甲申之變至矣嗚呼誰秉國成此其讀書作文者耶何以至此極也追究其始非薄程朱之一念寔漸致之何以故師嚴然後道尊舉世師然陽者近二百

年一旦以為不足信而弁髦之其心固已侈矣侈心漸肆必以不信孔孟人而不信孔孟其心之所存可知矣固上虐民敗人國事何足異乎嘗為設一踰童子之敢於忤師者必其破乃為家私者也文章闕乎世運推言之乃知其非廓

明修永樂大典以武進布衣陳濟為總裁真亦古直事天子不嫌其布衣而界之纂述之任諸大臣詞臣不以其布衣軋已而安嚴其後使展其能濟以布衣使君相忘已而聽之天下能文之士不聞有異議皆

不及已

明朝寶鈔之制用綿紙厚如錢色青黎外用墨欄週
界界內上端橫書大明通行寶鈔六字其下復為龍
文欄界寬寸許中一橫墨線界為兩方上方橫書壹
貫二大字字下畫錢索之形兩旁篆書大明寶鈔天
下通行八字下方細書七行書云戶部奏准印造大
明寶鈔與銅錢通行使用偽造者斬告捕者賞銀貳
百伍拾兩仍給犯人財產洪武年月日識以兩朱印
文不可辨背面下截為號文欄界內橫書壹貫兩

卷之十

十一

大字字下亦為錢索形上截空處亦識以一朱印一
貫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凡六等制
並同惟橫書字錢索形各如其數嘗聞之一木二云
鈔正面墨欄之長即鈔尺也墨欄之一長一橫即尺
間市尺也語似有本

世傳明鈔用大學生課本做紙為之其青黎色是紙
墨雖合所致按宋孝宗造湖廣會子亦下江西湖南
漕司根刷舉人落卷及駁昧器引應副抄造以宋例
明當不誣

夾徐鄭氏曰古文錢字作泉者言其形如泉文一變
而為刀形再變而為圓法自圓法流通於世民寔便
之故泉與刀為廣按泉字篆文 古錢狹長之形似
之刀形則形如刀嘗見人有拾得古錢如刀形者
外有周郭蓋新莽時物非必周以前物也圓法則以
圓函方即今錢形也景王大泉小泉人猶有畜之者
又王莽天鳳元年改作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
長八分有奇其廣八分其圓好徑二分半足較長八
分間廣二分其文右曰貨左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

卷之十

十一

是千五百好優孟古人疑古布制如此而莽做為
之周禮外府掌邦布之出入泉府掌以市之恒布歛
市之不售貨滯於民用者以其價買之及禮記子碩
欲以購布之餘具祭器孟子應無夫里之布諸布皆
鑄金為之者非與帛為類之布也
文獻通考周景王二十一年惠錢輕更鑄大錢徑一
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五十肉好皆有周郭以
勸農贍不足又王莽天鳳元年貨泉徑一寸重五銖
文右曰貨左曰泉貨錢徑一寸二分大錢十當是周

一尺二寸矣則周之長山得八錢三分錢之一也
今以貨泉十較之適得大錢八錢三分錢之一之長
則貨泉所言徑一寸周尺之一寸也此亦尺度之一
徵也

唐開元錢唐高祖武德四年所鑄亦讀作開通元寶
非玄宗開元年也古錢文止載名物銖銖輕重大小
其以年號為文始於宋孝武帝孝建四銖錢後魏倣
之太和五銖永安五銖相繼而作北齊後周梁隋並
不襲其法唐惟高宗乾封泉寶肅宗乾元重寶再用

年號其一代通行者開元一種而已五代亦此因唐
錢獨晉鑄天福元寶至有宋之世每鑄必以年號元
寶為文唯太祖之開寶則文曰宋通元寶仁宗之寶
元則文曰淳化通寶不欲字以重寶也自是而後錢
文以年號為定法矣

唐憲宗時商估至京師委錢諸路進奏院及諸軍請
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勢飛錢此即鈔
法之始但商估與富貴人私為之宋初許民入錢幣
師于諸州優換朝廷始置務給券其時商公齋券入

諸州當日給付不得留滯違者科罰此法寔便公私
所為鈔者錢券也至執券而給錢不時則鈔滯矣甚
而無錢可給則鈔虛矣再甚而以虛鈔為寔錢則鈔
不得不廢矣

朱子社倉記言社倉利害甚悉然有不能得之於今
者其時皆有賢士大夫為之立或請官粟或糴私藏
如金華縣則潘叔度出家穀五百斛建陽縣社則魏
元履借穀于常平使者建昌吳氏社則吳氏兄弟糴
穀數四千斛為之其法更散之民至冬而償平歲加

還什二小授弛其車大授盡弛之數年之後于什其
母則息可遂捐此法誠善然積多歲久一不得人終
自此起矣今既無所得粟惟當於秋熟時鄉里各自
結社積穀各推一人司其斂散為長吏及鄉先生者
時加獎導而不與其事亦足以備凶荒安鄉土矣
林次崖荒政叢言屠緯真荒政考於救荒之道可稱
詳盡萬曆乙卯大饑吾邑趙令君奉行官糴之法以
故穀價不至大貴崇禎庚辰吾邑以抑定官價粟不
入市民潛持錢入眾商家倍道求之斗米暴增至銀

一兩二錢正犯二書抑價之戒也。蓋官粟在市平糶。則藏粟之家欲高其直而不能。專待米商。至者日衆。穀價將自平。亦無事于抑。此吾之所以頌趙公德不

衰而歎抑價者之有心斯民而謬於計也。

庚辰嘗與耕者偶語壟上。予曰。粟貴如是。章未有道。璵耕者曰。官粥之旁當粟矣。予駭其言。其人因備言官粥之害曰。遠來多道。糶食者多塗疾。此易知也。至於粥廠。開止有時。有足甫及而粥已罄。不沾一粒而死者。有食粥粥罷無歸而死者。饑腸久虛。熟粥

卷之一

三十九

下。粟亦往往立死。官人止以能捨粥為恆民。此等豈盡知乎。又曰。煮粥不如散米。人得米。雖以糠粃。一人一日之粥。五口一日之食也。在司牧之有心斯民否耳。其言多與林屠兩書合。

又嘗與一先輩語曰。民困矣。當權修城。令得糶食。生草駭之。方定官價。時邑人多稱善者。乃知荒政大非易事。留心斯民者。所當熟思而豫計也。

嘗言兵革之禍。類傷寒死生。在剎刻防禦固難。而倖全者亦時有饑饉之災。類疔瘡氣。息雖屬而盡期可

以豫定。苟非國手。未易使之起也。故有心經濟者。城守荒政。並是要務。

宋人遇凶歲。多籍民之大壯者為兵。恐其去為盜也。後未多游惰。竊食不得其用。歐陽公原弊論極言其害。予思籍兵亦救荒一策。但不當令坐食耳。若以其坐食之費。人授之田。與牛與食。略做井田之法。為之。猶飲三時。在田冬月。集而教之。既脫民於溝壑盜賊。而又野無失業之害。籍有得兵之利。庶可行也。惜無

卷之二

四十

庚辰後五六年。民間畜牧。盡牛一頭。直二十金。大者至三十金。貧者相博而耕。率六七八人。曳一犁。日三四畝。已困憊矣。或以一牛曳耨。其制似樓。無斗子。而一足日亦可二三畝。土偶沒耳。漢趙過為搜粟都尉。平都令。先教過一人。輓犁過。奏光以為丞。教民相與傭。輓犁率多人者。日三十畝。少者十二畝。以故田多闢。此與近事頗相類。意其說法必別有便巧。不然。日安得至三十畝乎。宋大中允武先成。賦踏。不用牛。以人力。運足。驅其製造。成以給民。民其

之踏犁制未聞又西洋人耕之法亦莫可得而詳也
華海防議云廣中所產膠膠形如掌大堅勁異常
與浙中所產不同用釘連綴於木架製為防牌鉛
子殆不能透如果不膠亦衛民一器也武備志載唐
猊鎧法用透骨草五筋羅蔔子三筋清水百筋煮二
百沸去粗入陵鯉鱗五具大同鹽三筋朴硝三筋番
硝半筋硝石五兩前二味汁內封錫同煮令烊如飴
傾瀉木片上如牛皮厚為柳葉魚鱗之形乘軟穿小
孔俟冷乃綴成甲此亦廣中鯉膠之類

卷之十一

四十一

恒臺王大同馬鞭火經官隨時改火人不病火症風
尾焦可厭火災

一跛者自言中秋飲酒醉時新黍登場就卧其上遂
足軟不能起或云藉濕黍穰成骨軟病者甚多不皆

因酒

醫書言男子周身三百六十五骨節上應天度女子
則無頂威骨一此骨在腰前左洞骨一右棚骨一二
骨在鳩尾上初步骨二在二足底後乃正三百六十
骨也俗傳男子三百六十節女子二百四十節說

耳若信少一百二十節尚得為具體耶

有市醫以滾痰丸治一老人致斃其子將鳴之官醫
出前藥對眾驗言曰前所餌與此藥形味不異耶其
子曰不異醫曰此藥甚平何能斃人殆弋命耳不信
吾當自餌之因立吞一掬其子去明日醫已死矣蓋
青蒙石煉製不易而大黃沉香並墜人元氣故也丹
溪亦言一人裝殖後虛損其自以為風癰青蒙石
合白丸子料飲之而斃青蒙石之不可輕餌如此近
見酒人服滾痰丸以為快亦大容易矣

卷之十一

四十二

崇禎十四年宿遷有估客載貨豆一船約五百石一
夜盡生黑文作人面形耳目口鼻具備人或種之所
獲亦然時王翁之避地宿遷親見之

天啟二年京師創首善書院鄭善水為三原兩先生
及諸君子講學其中御史倪文煥承崔魏風旨疏請
碎碑毀先聖主焚經籍其言有曰聚不三不四之
人說不疼不癢之話作不深不淺之提喉不冷不熱
之餅書院遂廢嗟乎彼何人斯亦安足責獨是穀
子不能安靜候時翻翻羣陰乃輕露聲光達其畏

至於黨禍大起邦國酸辛痛哉

武定袁熙宇化中先生素廟時以御史勅魏璫下

獄死方其初第所識一老諸生與一豪胥同時請見

先生令門者分別延入豪胥先揖令升階不交一語

送至階下徑返乃延老諸生走迎握手道故流連移

日送門外侯跨蹇去乃返即此一節已見風規矣

費縣王左海雅量先生萬曆甲辰進士知長治縣時

縣有死於塗者衆疑少年某所為執而訊之即誣服

已以當死移縣某司矣復獲赦人者左右言前既以

卷之一

四十年

某抵法白某同此當縱舍不治以竟前獄不能忍以

失聰獲譴不細先生曰奈何自愛其五斗而使無罪

者銜冤就死地為速具移吾寧以不明甘白簡耳遂

自請立出前少年而以其盜抵法中丞直指愈以為

賢交章薦之後以御史按遼左告歸

樂陵張念山先生濊初名自悟知曲周縣未讀治體

或以書揭縣門曰自悟不自悟貪酷遇你做自悟若

自悟官久自熱富先生得書續題其後曰自悟今自

悟是後廉潔自厲多惠政歷官至御史中丞二事並

王命之所聞前輩處遇如此真不愧古人

吳陽龍石先生庚子入賢書時其叔父主樓翁至濟

南看之因過濟陽訪邢慰山先生邢從容問曰君家

兩猶子並秀一時究當孰勝曰奮手足進時會第不

如素若夫嚴氣直情履屐踐墨第也獨矣當時先生

之見信家庭者如此後十五年而盡節乃知此事非

取辨臨時者也

濮州桑廷秀潤山先生崇禎朝以言大臣忤旨謫戍

播遷某衛甲申賜還來至而明亡著道士服往來某

稱佛舍不歸視其子或言及國事輒流涕嗚咽至戊

子尚未脫髮兵誅曹魏而歿之

蘇壯 先生亦濮州人明亡約 部尚書張某同

死蘇之女先許字張之孫張謂其僕曰寄語親家翁

死節誠好事尚須看顧兒女過活不能相從也信然

死者當往迎孫婦未幾蘇遂死而張委質

濟南衛指揮李興邦字振宇甲申聞變慟哭易服誓

以死殉持刺進辟野觀或以官卑無社稷責勸之曰

官雖卑亦官也況我戴國恩敢不盡節遂不食偽播

絕

軍至濟南官同迎李關砲聲問故拊牀大慟而
嘉靖初桂學上言小學之教希古庠序序以明教序
以行禮而視此非獨教之將有以養之也非獨養其
德性亦將養其身體固其壽命而堅強其五脈也今
之教者嚴課程急記誦以傷其寬強所不能苦其思
索以損其寬教與養胥病矣臣治縣建為學舍左右
相向中設四堂前後為門左右為塾以篤寔長者二
人坐左右塾序行道出入每食時至日夕亦如

卷一

四十五

之塾為習禮堂中繪陳祥道橫復禮圖曰接子禮曰
童子禮曰士相見禮曰婚禮曰子事父母禮曰婦事
舅姑禮曰祀先禮曰射禮立一師掌之諸童子進學
即率見先生習升降揖坐立之節隨授一圖指示
學童令其通曉間令展習以辨難服又次為句讀堂
內楠管氏弟子職亦列數圖示之日講一圖次以孝
經小學教之句讀令其粗熟仍為講義文義約之入
身又次為書算堂繪六書法每日心教一兩字即
四方上下自一至萬若干支數名教授之又次為歷

樂堂內置鼓瑟笙簫枝壺詩章子矢禮樂之器或教
以鼓節或教以歌詩或擊魯薛鼓之半以習枝壺或
擊魯薛鼓之全以習射儀四堂通而日亦且哺矣自
聽樂堂復之書算以次至句讀至習禮皆略復舊業
復於門左右塾以次序出如此則家無弟子之憂而
子弟得養其德性養其五脈養其耳目心思而非僻
之千無自而入此疏在當時未聞能行與否養蒙之
法理當不易

卷二

四十六

本禮即當時行之取陽性陰來之義如吉期在丁至
子自之昏方往親迎新婦入門即行合巹之禮明旦
婦見於舅姑於儀節甚順近日東省以兩日之昏往
迎丁日蚤旦入門三日始見舅姑名義既不協禮節
亦有未安者矣

婦人晚禁非古于文定公筆塵官之頗詳按喪大記
云夫人弔於大夫士夫人入升堂即位主婦降自西
階藉藉顙于下夫人退主婦送於門內藉藉顙婦人
藉跪其來久矣少儀云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靜為
少坐則不手肅靜為喪主則不手禁鄭氏云婦人

以肅琴為正肅琴手琴耳云為肅琴不手琴者
為夫與長子肅琴也其餘亦手琴而也觀此則
人肅琴之外自有手琴稽顙二種但不當用之告事
耳周天元後始混施無列明代命婦入朝贊行四琴
皆下手立琴惟謝賜時一晚叩頭雖猶存古意質之
君賜肅琴之文已參用近法矣

典籍既繁道術亦裂學者各以所好為勝主奴汗附
不僅佛老吾儒之出入已也嘗以飲食喻之可知決
擇夫雖由子五教也人待之以為生不可一日無者

卷之十

四十一

世傳種雖種如種也食五教者所必資不得之
無以利喉與口性理通鑑核也核核可以備味助
養而不為食主二十一史諸子之為儒家言者核核
之待烹飪撰撰者也詩賦辭賦若香也備之足以快
意廉之未為其關書最酒醴也酒醴雖五教所漸
逐本味而又易腐敗以供獻酬固不可關耽之者或
至歲日失性雅家及二氏藥餌也技之有沉疴者立
見起色然過劑則轉生他病或致教人若夫幻怪淫
靡之書與妖媚之書取俗則鴆毒耳穢耳穢

近人

王荊公父子並好老子各有注解荊公喜紛更而文
好勝與無為不爭之旨正相反而好其說何也呂惠
卿亦作道德經傳元豐元年表上之似當時好尚如
此李唐平遠書云吉甫讀莊子至參萬歲而一成純
遠大悟性命之理故其老莊二解獨冠諸家跡惠卿
所為不知所悟者何等性命令人發笑嘗歎佛老宗
風高潔而文士之得罪名教者往往逃入其中以自
掩飾二氏亦樂借其華辨以為門戶生色不知適納

卷之十

四十二

駁關耳使翟墨老子之宮金鑄惠卿而嚴事之人不
掩面反走耶
韓文公選文暢序有儒名墨行墨名儒行之語蓋以
學佛者為墨亦據其普度之說而以此名歸之今觀
其學止是攝煉精神使之不滅方將棄倫常割恩愛
以求經悟而謂之無愛可乎又其選文暢壯遊詩大
以富貴相誇訪至云酒場舞閨殊獵騎圍邊月與世
俗惑溺人何異選高閑序為旭有遺一段亦以利害
必明無遺錄情錄中利欲關進為勝於一死生

用矣

墨子書有曰文王舉閼天泰顛于置國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此言與晚置之詩合。亦學詩者一異聞也。周公戒伯禽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守者皆謙德也。

子瞻子由墓在嵩山之陽元都令復為老泉具衣冠。墓之左子瞻右子由成三蘇然老泉自墓到子瞻卒。

卷之十一

五十一

常州甲申鄉賊剪其墓中古栢三百餘本。

華縣周衛地衛宣公教公子伋使盜待諸華即此。秦屬東郡。漢東郡陽平縣。東漢置侯國。魏晉俱陽平縣。後齊樂平縣。後周置武陽郡又折其地置華亭縣以地有古華亭。隋置華州又改為華縣。唐復置華州復為縣屬魏州。五代因唐舊。梁改魏州為天雄軍。後唐改魏州為魏都。晉改廣晉府。漢改大名府。周復為天雄軍縣並屬焉。宋屬大名府。元屬東昌路。明屬東昌府。

乎延贊其子病黃瘦腹為黃瘰之見宋史。唐為子刺五竄。亦頗相類。

宋紹興中立三殿於臨安以奉聖容上元結燈樓寒食設秋遣七夕設摩疾羅霄殿摩疾羅名物夢華錄載京師舊俗七月七日街上賣磨喝樂乃小塑土偶悉以雕木絲裝樞座或用紅碧紗籠或飾以金珠牙翠疑即此唐人詩云七月七日長生殿水拍銀盤弄。此生或曰化生摩疾羅之異名宮中設此以為生子之祥。邑令杜公乃云大同於七夕以蠟若絲為女人。

卷之十一

五十二

魁塗朱施粉衣奇傳佩金珠肩輿鼓吹道送婚相家酒散果餌繼至至則衰媼童姥焚香密祝繼以笑弄名之曰摩疾羅既云生子之祥又不當止為女人形。是見女媧戲之事設之原廟何居。

野郡郡元錫作函史上編八十二卷載上古至元末君臣事蹟遺術下編二十一卷載天官方域人物財令曆數災祥土田賦役漕河封建任官學校經籍禮儀籌律財賄刑法兵制邊防異教共一百三卷。鄭平馬續所為經史其體制略與之同但所載止於秦亡。

而多至一百六分其視與為加詳矣

晚唐詩人陳陶道西山餌藥開寶中有夫婦貨藥沽酒醉舞而歌者曰藍采禾疑為陶夫婦世俗作藍采和

競渡始於勾踐見越地傳習水報吳托于戲耳

唐有一人製序一人製銘者如尹師魯序張堯夫墓而歐陽為之銘蘇頌序上官昭容墓而張說為之銘

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以其公天地萬物為一體屈伸消長進退存亡一由乎理之自然而不自私也老莊

卷之一

五十三

必欲外天地萬物極其智術為巧免之計其自私也其矣

萬物始終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釋氏乃有輪理之說則萬物始終不在造化而在釋氏矣

莊子之言雖曰形容道體然不能必信而行之是亦知之莫有未至也使知之至則必信之篤信之篤則

行之必至矣程子所謂窺測天道未盡者蓋謂此異端欲知其得失亦不可不觀其書但吾學既明雖

觀其書亦不為所惑苟吾學未明而先觀之鮮不陷

溺其中矣

老莊之書切不可深溺若溺其說而誦習不已猶居齊齊言居楚楚語談于心術文詞有不覺者矣

莊子好文法學古文者多觀之苟取其法不取其詞可也若併小其詞為已出而用之所謂純賊也韓文

公選高闕上人序蓋學其法而不用其一詞此學之善者也

形雖無而理則有理雖有而形則無純以理言故曰有無為一老氏謂無能生有則無以理言有以氣言

卷之一

五十四

以無形之理生有形之氣氣有無為兩段故曰有無為二

參同契句讀二則。管括微密開舒布實要道魁柄統化綱紐父象內動吉凶外起五緯錯順應時感動

四七乖戾謗離俯仰文昌統錄結實台輔百官有司各典所部原始要終存亡之緒

人身之中有管括則甚微密開舒則能布實者是

要道之魁柄統化綱紐之紐也若父象一動乎內吉凶必起於外如五緯之在天為錯為順應時而感

動與二十八宿之互相乖戾彰離俯仰之不同統
默運于無聲無臭之內也學道法乎此則文呂統
錄結責台輔百官有司各典所部而不至有妄動
之凶矣其道如何亦惟原其始要其終斯吾心存
亡之端緒可得而驗也原其始察念所自起以審
真妄要其終順念之既止以返虛無則此心或存
或亡不至有昧而虛極靜篤之境可漸至矣
旋曲以視聰開闔皆合同為已之樞轄動靜不竭窮
離氣內榮衛坎乃不用聰兌合不以談希言順鴻濛

卷十一

五

三者既闕鍵緩體虛空房委志歸虛無無念以為常
正難以推移心專不縱橫寢寐神相抱覺晤候存亡
吾身有旋曲以通視聰或開或闔皆合同而不離
者斯乃為已之樞轄時而動時而靜無竭窮之期
者也學道者於離目則收視而內榮衛于坎耳則
返聰而不用聰於兌口則不以談而希言以順鴻
濛三者既闕鍵而不外馳惟和緩四體以虛空房
其攝乎外者如此委順其志以歸虛無無所思念
以為常道其心之正則難以推移其心之專則不

縱橫寢寐也則建與相抱覺寤也則候察心之存
亡其持乎內者如此內外交養清靜之旨猶矣

汪氏曰前此虞夏商周之書書時不係月書月不冠
時惟春秋書春王正月朱子曰以書考之皆著月不
著時疑古史記事之例只如此至孔子作春秋然後
以天時加王月以明上奉天時下正王朔之義

汪氏曰文定以為魯史本書十一月孔子改作春正
月朱子云某不敢信防疑魯史名以春秋則似元書
曰春正月是周曆已改子月為春也汪氏名克寬字

卷十一

五

程子曰諸侯之立必由王命隱公自立故不書即位
不與其為君也既不受命於天子以先君之命而繼
世者則正其始文成襄昭哀景也既非王命又非先
君之命不書即位莊閔僖是也桓弒君而立宣受弒
賊之立定為逐君者所立故書其自立也

程子曰鄭伯失為君之道無兄弟之義故稱鄭伯而
不言弟克勝也言勝見敵之強使之強所以致其惡
也不書奔莒不係於奔也張氏曰春秋于諸侯之國

事則稱國言君與大臣共焉之也於其君之父子兄弟出入誅教之事則稱君著其君之志也

啖氏曰左氏云豫凶事仲子而在天子寧有歸其賄乎不辨教者猶不當尔汪氏曰穀梁以仲子為惠公之母蓋泥於文九年書僖公成風故尔獨程氏與明惠公寵愛仲子僖公尊崇成風之說而以為惠公之仲子僖公之成風胡氏因之其義最精

張氏曰司盟之設聖人蓋謂諸侯之仇怨不釋者設尔待衰世之意朱子曰盟詒畢竟非君子之所為非

卷之一

三十七

去盟崇信俗不可得而善也

啖氏曰按例無有改字以為義者豈有改其本姓乎如此時隱公之母寔卒不行夫人禮亦當如定十五年書如氏卒書姓也劉氏曰韓姓非義也特書君氏又不足明其為君母若曰君母氏乃可矣龜山陽氏曰韓子而書君氏是何義理須當以尹氏為正

汪氏曰說左氏者以春秋感麟而作文止于所起非經成而麟至矣苟曰經成而後麟至則春秋筆絕于哀十三年十二月意殊無意義

世之舍儒而學佛者將謂其同於儒而學之耶抑謂其異於儒而學之耶既同於儒矣學儒自足以之道不必舍此而之彼也苟異于儒矣又不當身列於儒而學其非儒者也既舍儒而趨佛則儒佛必有分矣有分則此是彼非不容強置也

人同于始而異於終學不同也人同而學異者志不同也故莫先於辨志

定志而後可言學所造甚大而所成不遠或相背馳者操術有異也故辨辨術

卷之一

三十八

錯擇其正而又有奪之者則業未顯也人多所習者皆以為不可廢辨之而後緩急可知則一源之道也又當辨業

學聖而行不至猶之未學也微其跡而或學或不學不可掩矣故辨辨跡

跡者人所同適也君子履之小人亦或履之誠與偽之殊也聖者履之賢者亦履之安與強之殊也不偽而誠則成矣安之則為聖強之亦不失為賢故辨成五載一巡狩此五載之期五載之內其一二四

朝四朝者四方諸侯今在四年來朝其寔只來一次
巡狩之事已詳上節故此節於定期之下單言朝時
述職之事敷奏以言是其述職明試二句則因其述
職盡所以待之之道經只舉言之善者與有功者一
邊說其不善與無功者可以推見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經理地輿分九州為
十二州取其便於統攝所以廣德化也以此句為注
封山表以疆域濬川以防民害皆經理中一事
象以典刑節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言其立法示人

卷之一

五十九

明白今晚如天象著明使人人知所趨避而不敢犯
贖只贖鞭朴之刑五句從重說至輕皆法之一定者
皆災二句蓋用法之權衡重刑輕刑皆用此意酌定
所謂姑終賊刑者亦只施以所應得之罪而不許其
贖與宥耳非格外加重而必置之死也傳中由輕即
重由重即輕語須善讀末二句史臣深見舜好生之
心揭出以示天下萬世之用刑者語意如云舜之制
刑嚴為防禁使人不敢犯詳為審酌恕其有所枉蓋
敬而又敬惟于刑為加意矜恤也哉按註疏作舜勅

戎百官說亦自有法
流共工於幽州節承上文言舜之敬慎刑罰因歷舉
舜生平用刑之當蓋以類紀之四罪寔非一時事說
者見下接堯終遂以為皆在堯晚年且以天下咸服
為即位張本誤也

卷之一

六十一



真合齋藏版

濟陽張爾岐輯

合齊較正

愚讀儀禮自鄭賈註疏外偶得

註稍一涉日

輒掩崇置度閤以其註皆采自鄭

往失其

至其自為說則大違經意故也及儀禮鄭註句讀成

乃取考註為之勘訂其不用鄭賈者四十餘事唯少

牢篇尸入正祭章補出尸受祭肺四字為有功於經

餘皆支離之甚不須割裂症病立見疑其書殆庸妄

書記為之不執草廬名宿豈應踈謬至此後得三禮

才題外讀之又取其書與之覆較遂確然信其非吳

與之舊也序云忌其僭妄輒因朱子所分禮章重加

倫紀其經後之記依經章次秩序其文不敢割裂一

仍其舊附於篇終今此書則割裂記文散附經內矣

序又云二戴之記中有經篇雜之為逸經禮各有義

則經之傳也以戴氏所存兼劉氏

傳十五篇今此書十五篇則具在

二篇以采劉禮記之文以充數

謂清江劉氏之

書無有也至於逸經八篇序則又列其目矣公冠

遺廟廟取之大戴奔喪投壺取

小戴中霽禘於

大廟王居明堂取之鄭氏註逸

曰八篇寔具其

書者五篇而已其三篇僅存篇

其書也今

此書則取大戴明堂列之第二篇

王居明堂之

與明堂為有辯也三者與序皆不

六不出於

也審矣序又云正經居首逸經

傳終焉皆別為

卷而不相紊此外卷以歸諸戴

之記朱子所輯及

黃氏喪禮楊氏祭禮亦去其重複名曰朱氏

記而與二戴為三草廬本書次第略見於此數言今

此書朱記了不可見而又雜取二戴之書名為曲禮

者八篇龐雜粹會望之欲迷與草廬所云此外卷以

歸諸戴氏之記者又不合矣何

安人謬誣先儒至

此真可恨也。又何喬新書儀禮

後錄云三禮考

註近刻於吾肝廬陵楊文貞公以

文正公所考

定而晏壁序文掩為已作者也竊

之文正公考

定儀禮正經與記一仍其舊今

於朱子通

經傳雜然無倫其所註釋徒取

賈公彥之文而

綴輯焉亦與易書戴記纂言之文

類決非出於公

綴輯焉亦與易書戴記纂言之文

類決非出於公

綴輯焉亦與易書戴記纂言之文

類決非出於公

綴輯焉亦與易書戴記纂言之文

類決非出於公

手豈晏氏不見公本而以己意為之耶考註一書前人
已列其為偽而猶流傳至今者以此經習之者解
人不及深考遂致坊賈流布不已耳愚為拈出庶不
使後學受其疑誤將以暇日準吳氏所序次第訂為
一書當亦禮家之巨觀也

陳白沙集潘舜絃曰儀禮之部多矣一經手校即為
完帙野人平生際遇未有如此奇者敢不焚賜當其
時已有此數儀禮之解善本久矣但不知潘氏所校
觀官本何似也

詩之風雅頌各不同黍離降為國風先儒之誤宋
儒始正其失春秋穀梁傳序云列黍離於國風齊王
德於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
也楊士勛疏云作詩之體風雅先定黍離若是風雅
大師不得列之雅頌之中若是雅頌之體仲尼亦不
得退之於風詩之中而云列黍離於國風者詩人諷
歌寔先有風雅也黍離既為國風詩不可列之於
雅頌但天子不風諸侯不雅仲尼刊正還同國風亦
是仲尼列之觀此既為黍離降為國風之說唐本已

能辨其失矣

卦變前十卦主貞後十卦主悔謂三爻變者所變之
卦若在前十卦內則以本卦象辟為主是為主貞若
在後十卦內則以之卦象辟為主是為主悔三爻變
以本卦之卦象辟占而又有此輕重之別也蓋前十
卦本卦之氣尚多後十卦本卦之氣欲盡也其所謂
前十卦者初二三初二四初二五初二六爻變也初
三四初三五初三六爻變也初四五初四六初五六
爻變也皆前十卦也所謂後十卦者二三四二三五
二三四爻變也二四五二四六二五六爻變也三四
五三四六三五六四五六爻變也皆後十卦也啟蒙
卦變圖甚詳需化張介臣嘗為圖說管窺以及位約
之如此

袁稽云繫辭中釋鳴鶴在陰以下七爻自天祐之一
爻咸九四以下十一爻皆文言傳也今混入繫辭散
而無統且亢龍有悔一爻已見文言中餘爻皆其類
可知况擬議變化自是一章結語陽卦多陰後即繼
以乾坤湯之門是言六子後繼以乾坤中間尤不宜

以咸四諸爻間之於是取此十九爻依序卦之次書乾坤文言之後錄為小冊又曰諸子曰皆孔子門人所加如後儒增象象曰之例遂開歐陽永叔之疑愚謂經文固無可更之理其所言亦自有見

乾健也震坎艮皆得健之一節者也震之動坎之中孚艮之心皆健之為也曰坎罔陷矣曰陷其過也中孚則其德也陷而中有定主焉非健何以能之止之與動不異趣乎曰人之不搖於俗者止也不終於欲者止也行止各當而主乎靜此固天下之至健也此

三男之德所以皆同乎父德也坤順也與離兌皆順之一節也順故無所不入順故能履乎陽順故說見乎外三女之德皆母德也人之具乾德者多能自立於正故文王於震坎艮之象言其德而已鮮戒詞也人之具坤德者恐其徇物而自失故與則言利見大人而離兌皆以利貞示戒焉

損乾之三以益坤之上則為損當其未損固居然泰也以損下之故而為損尚得為泰乎損上卦乾爻之陽以益下卦坤爻之陰則為益當其未益固猶是否

也以損上益下而為益既益矣豈復有否乎其損下益上也方自以為益聖人曰此損也其損上益下也

不知者或病其損聖人曰此益也示戒深矣小畜以陽之大而畜於陰之小也又其所畜者小也陽為陰畜似無亨理然所畜尚小又卦體則健而與卦體則二五皆剛中而志行故其占亨此時陰之畜乾如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也五陽皆為陰畜下之三陽以遠近為畜之淺深初得正而速故為復自道二雖漸近雖得中而同于初故為寧復三迫近則為與

雖漸近雖得中而同于初故為寧復三迫近則為與

雖有聖人不能使無憂患至而能盡其謀不失其度者其平日之積待此者嘗豫也甘者嘗恬也窮達

死生無定運。有定方。故曰震驚百戰不喪七電。

初之與上不僅以其質異也。一則震初而駭。一則震極而索索也。初可為而極難反也。

不可必者震之時不可同者遇震者之質中與不中正與不正可自必者也。殊質而同歸者也。二喪而復得五危而不喪三蘇蘇而四未光犯患者同而處患者異知憂危之事來自人分者常少而起自己分者常多也。

危辱及前自願無以致之則能御加我以其勢而理

卷之六

士

足恃奈我以安榮而不能奈我以名諡自願有以難之危辱切其外矣愧作復靡其中君子之當震者當一而小人之當震者當二也三不當四未光失亨理

美

九二之與巽以其言上九之與巽以其德巽者權之物也善柔惠而不失我正上之與則喪已而徇之安得以不凶傳不云乎邦無道危行言遜言也行

不可不危也初有濟屯之才而與已為應則連以為侯者五之壽

也求之而與俱往以聽五之所任者四之事也非知亨屯之大機者不能然故曰朋也

五之屯膏非五之屯之也無代之施者曰施而仍曰屯也曰施未光是上已知施矣而未光者非下不足以廢其意而然乎不然陽剛中正之主非不知布德於民者也經曰屯其膏據其見効而咎君之辟也傳曰施未光本其由來而咎臣之辟也此建侯之不可以已也

小過小者過矣當此時無亨理聖人曰處此則有道

卷之七

小

矣小者過也過於小也不甚過而小過也凡此者貞之屬也曰可小事小者可過小也又曰不恒其德下小者之過小勿失甚而但小也此非與時偕行者不能及矣知卦下係亨告占者不告小者

艮無動靜義得其所者靜亦止動亦止失其所者失之動亦失之靜三居上下之間上之得與失下之得與失三均與有功三均與有罪也居此而欲使氣足相及情足相喻豈一止之能哉止而至於列其責厲孰如之

第孝序問不相與何以釋正其所也曰卦之相與者相徇者有之相成者有之相傾者有之此皆待彼止其所則資望之意盡矣蓋已是者忘人非審見分者遺來効惟不相與者類也

上自止其所而下以之全下自止其所而上以之安適已之分而有相適之益居其中者寔動之三非所止而止焉絕物之通亦成已之害

吉祥之與人事為類也如有耳而聰附之有目而明履之無耳無目聰明之理存乎空際不為人有所君

卷之二

九

予之正位所以善人事也而命疑於此得類而止也如鼎鍊潔其中而冀之繫美來集矣詩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同此說也

質同而傾欹搖蕩者必先敗受同而撓撓沸滲者必先竭非有鬼神數自然也正位者之於言動持其外者有數矣持其內者有數矣百道而一于慎所以能留餘也所以能備敗也故曰凝命

初之求二以為好也聖人正名之曰我仇則怨匹夫世之歡洽羣居者安可以不擇也哉其德者等於賊

身且過之

鼎有寔慎所之也聖人之惜有寔也有寔難矣而不慎喪之憂可惜也

合之不以正者以為苟可以合而已足無所事正也目前之欲盛而永終之慮疎遠其故而始悔晚矣君子不為欲動故利害明利害者是非之貳也不可以他求者也

愚按陰陽老少主著策言其詳具筮儀三變既畢註內及繫辭傳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節本義讀者當

卷之二

十

詳之

周公本就各爻係辭因奇偶各百九十二其畫相類無以別也故姑以初九等字為別若得寬布六爻而每畫下繫之以辭則亦不用初九初六等字矣今之附初九初六等字以代其本畫也

孔氏曰又詳多文王後事升卦六五王用享于岐山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皆文王後事也故偶融陸績等皆以為繫辭出于周公是也

易之吉凶欲天下之勳而列其所幾天下之勳多端

故易之所列亦多途也我之動于易必有所合知既合則吉凶居可知矣端策而求可無庸也若考飛伏稽納甲推積算末矣故學易者必本乎靜靜則易之全者在我乃得因其動而指所之

免於刑戮夫子以取南容則免刑戮之難也朱子以謚言行釋之蓋時當無心動人不平者甚多窺伺君子者亦密官行豈易謚也言不非人而事不招非遊世之妙術

齊集傳云此頌文武之功而言其大封功臣之意也

卷之二

十一

愚按大封功臣者武王也則經文我字正是詩人代武王自言篇中豈容自頌其功齊集傳云頌文武之功者乃後人解經推原而為此說耳非當時詩人之意即一邊頌文一邊頌武也言其大封功臣之意一語足括經意其字即指武王而言序云齊大封於廟也朱子初無駁語齊集傳正本其說先輩文乃有云我國之有天下者文之謀而定天下者武之烈以武王之謚入口氣內蓋泥集傳而失之

桑桑次章至四章集傳以為皆征伐者之怨辭不知

若作詩人歎其功其意於理何待知者商之若直作詩人說四章前殺我

春秋書春王正月胡氏以為以夏時冠周正固可疑蔡氏云商周正朔以是月為歲首朝會聘問頒曆授時於是始焉耳時不改月亦不改也引商書及秦紀為証似有可據然自是商秦時宜不可引以概周以為春秋書法亦爾也若春秋所書正月是建寅之月

卷之三

十二

歲首而用前代之正月乎王濟之作春王正月辨引經中諸月事明其非夏正甚詳惜其尚遺此也近日一文士亦作春王正月辨獨主蔡氏試取王作一觀其說可以立破其中可笑者駁焦陽孟子註周七月即夏五六月云田宋作苦旱雖畏夏而尤畏秋子與七八月之說以有深意奈何以為五六月乎此真說夢觀孟子下文云勃然興之惟五六月之苗為然若至正秋稿則竟稿矣乃知作此辨者真弄筆書生豈足言辨作事哉

書經本名尚書正義曰尚者上也重此上代以來之
書故曰尚書九峰作傳亦止名曰書其配以經字疑
自有明始然又易詩春秋禮記亦初不配經字試錄
文猶然惟小試卷文乃云某經而坊間書傳詩傳亦
云某經集註皆妄加也

止解齊使說一段亦誤嘗自為之解越不伐楚則不
伯王度其所以不伐楚之故為不得晉之好耳今日
晉固不肯伐楚矣使其肯伐楚必將覆楚之軍穀楚
之將楚之棄陽翟危而陳上蔡不安矣故二晉之事

卷之二

十三

越不至於破楚不止也得晉之効如此越乃悍於得
晉何也越王曰我之欲得晉不必使之與人戰也但
得其聚兵大梁分楚之兵力而我可得志矣使若曰
若但欲使晉分其兵力不知楚之兵力已分不必晉
也且王之所求欲晉楚交兵而後圖之也晉楚不關
則越兵不起不知越兵不起則晉楚亦不關是知二
五而不知十也越兵一起晉楚必關而晉越之交合
而楚可圖矣

索隱解離字為犖字之誤似可從不然則復離二字

連上讀言小者不能伯而復離也

儀禮賈疏云榮屋翼也者即今之搏風云榮者以屋
為榮飾言翼者與屋為翅翼也俗呼屋兩傍自脊前
後下注飾輒為之者曰包袱蓋搏風之鵠也其云四
阿四注則四面為簷云兩下為之者當前後為簷也
鵠鳴於九臯傳曰臯澤中水溢出所為坎觀古人馳
鵠江臯及登東臯舒肅之語皆水旁為慶可居者則
此九臯亦謂坎邊之地非水中也淇之澳汾之曲並
近類濮氏曰澤曲曰臯正同此解

卷之二

十四

越王棲於會稽范蠡曰持滿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
事者以地雖少伯一時對君之畔跡吳越興亡勝負
絕不出此數語即少伯一生舉動皆數語注腳也通
篇眼目寔在於此持滿者與天持滿者當本之天道
也定傾者與人定傾之道當盡人之事因人之情也
人字內無彼己節事者以地舉事而欲得其節因地
之勢地之利以為宜也觀越之初伐吳吳之伐齊越
會諸侯於黃池越之後世散於海上及蠡之逃去可
得持滿與天之解觀蠡之教越事吳遣少子見莊生

可得定傾與人之辭觀其浮海出齊又去齊止陶可得節事以地之解注家以為天與之人與之地與之誤甚矣

保章字見公平傳襄公七年鄭伯髡原如會未見諸侯卒於操傳云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注云古者保章諸侯卒名故于如會名之明如會時為大夫所傷以傷章死也君親無將見章者章內當以弑君論之章外當以傷君論之疏云知古者保章者亦依漢律

卷之二

十五

冠禮于廟重冠也未冠而不以告既冠而不以面何也冠而見於母經有其文何不見於父冠而見於卿士何不於室豈經文不具使然歟抑亦有說歟昏禮婦見舅姑其文著矣為子者似亦不宜無以見於父母當其執笄而薦持豚而饋其夫皆安在乎是可疑也且禮婦之贊夫家何人為之若婦人則不必計今詳其禁則使禁矣使禁者婦人所以答男子也是何男子而令之與新婦僕僕為禮乎至于禮婦房中則著其為家老矣家老可以禮婦亦一疑也

鄉飲以獻賢能就先生而謀賓介是矣何以不風戎而戎于是日飲之者特獻之也為賓者何以一辟而許難進之風固如是乎經言主人獻賓賓詐主人俱不言其辭于席前非文之不具也蓋賓辭而後進受辭賓受辭而後主人辭是手相授受也至於酬賓而其辭薦而進爵之變節註疏並不言其故近日說家乃以為獻酢皆然而文不具果信然歟朱子語錄云張忠文公較儀禮甚子細然却于目錄中冠禮玄端處便錯了不知其錯處為何

卷之二

十六

文獻通考于儀禮門中載朱子古禮經傳通解二十三条集傳集注十四卷今皆未見又類宮禮祭疏引用朱子儀禮經傳圖解又自一書吳氏三禮考註於儀禮諸篇皆以記隨經而取二戴公符投壺鬯廟等篇總之曰儀禮逸經又名射義聘義等篇曰儀禮傳蓋略倣朱子古禮經傳通解之例而解處多誤當時何不據朱黃成書集章之而又自生枝節為也如冠禮角柶以角為四升酒器柶為柶出皆謬甚

唐文宗開成二年冬十月國子監石經成劉昫曰時上好文鄭覃以宰相判國子祭酒依後漢蔡邕刊碑列于太學創立石壁九經諸儒校正訛謬上又令翰林勒字官校字體又乖師法故石經立後數十年名儒皆不窺之以為蕪累

鄭覃石經只有經文每經之下皆書某人注如儀禮則曰鄭氏注蛇足之甚至有司徹篇亦有誤書字豈當時未及檢正所謂強弩之末者與監本十三經注疏萬曆十三年間某人奉旨校刊謬誤甚多儀禮經

卷之二

十一

文至脫去一兩行今人較書多據監本監本何足據也近日人補石經字亦據監本有司徹篇有不經闕處適當監本脫處者章于剝蝕中依稀辨出三字感知書以舊本為貴也吳氏本經文差少亦似明初舊本若一落今日坊間不知作何狀矣

泮水第二章詩傳昭叶之繞反與藻躋教為一韻愚謂昭讀如字而教讀作平聲四句換韻與音章一例似亦可通

春秋莊公二十二年冬如齊納幣穀梁傳曰納幣夫

夫之事也公之親納幣非禮也故諱之儀禮自納采以下五禮皆使使往鄭氏曰昏必由媒交接設紹介皆所以養廉取吾鄉納幣壻多親往殊失此義開京師之俗翁壻非既昏後不相見蓋猶有禮意也

鄭康成註中庸云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是謂性命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智正義曰冬主閉藏充寔不虛水有內潤不欺於物信亦不虛詐也金木水火土無所不載土所含者多知亦所含者眾故云土神則智漢唐人言五常者如

卷之三

十二

此則以水為知以土為信自宋儒始也又正義引賀瑒云性之與情猶波之與水靜則是水動則是波靜時是性動則是情穀語亦自今曉索隱行怪者心在求人知也故入亦有迷之者其迷之者惟不知中庸之為道故隱怪得而眩之浮屠神仙之說其飛揚浮動之意少年文士之未知道者多為所引不然則名節既虧者借以自益吾儒既無新奇可喜之論而大義昭然豈容假借故宋人有云後人有聰期遇孔子者儒門淡薄收拾不住淡薄云云

政以無隱怪虞耳。

甚矣吾衰也。蒙引以為氣衰。存疑以為志衰。畢竟是氣衰。故志衰。蒙引說勝。

自行束脩以上。蒙引云。人但自行束脩以上。以自為自己之自。則以上是求學。大全邢氏曰。此禮之至薄者。序則有玉帛之類。故云以上以包之。則自當創作。由存疑說主邢氏。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時講以驕吝。姑才美云。以才驕人。以才自吝。其說本於蒙引。寔未當選。只

朱注

十九

兩開說去為是。細讀註及小註自見。小註云。聖人只受平說。有周公之才美而驕吝。連他才美壞了。況無周公之才美而驕吝者乎。甚言驕吝之不可也。曰甚言其不可。明是連無才美者包在內。若說有才美者。是以才美自驕吝。彼無才美者。又以何辜。豈反不驕吝。卒是驕吝二字。原說的廣。程子氣盈氣歉。甚渾妙。人苟德有未足。便墮此兩個坑。驕字易說。吝字當以易經中吝字參看。輔氏云。不能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為向上一著事。胡氏云。驕張王吝收縮。程子

曰。人若吝時。財上亦不足。於事上亦不足。必有歉之之色。張子曰。人之不能行已者。於其所難者則儻其與俗者雖易。而還縮意思。靦靦無由作事。味此數說。可得吝字之解。何必粘著才美。古人所謂口欲言而啞。足欲前而容止。又吝字正解也。

食饘而餲。注饘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傷熱濕者本其致餲之由。言之非二事也。近作文者多以二當數衍失之矣。爾雅擇器云。食饘謂之餲。郭注云。飯饘與

朱注

二十

足食足兵。註中倉廩實指民之倉廩。武備修謂弓矢甲冑之屬也。去兵者如云器械不必精利。即孟子制梃以撻秦楚之意。時藝有以民即為兵入講者。甚可笑。不知當時無召募之法。未有以人為兵者。夫子言去兵。何嘗都無卒伍什兩之法哉。顏子所以不貳過者。以其心常存而主於理。故能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麻冕用三十升布。鄭註以朝服十五升。因倍其數而解之以無別嫌。顧叔其難戒良可嘆也。

魯人獵較註趙氏張氏之說雖不同其歸則一獵後
若不較所獲之多少則獵時自不較奪古人田獵既
畢擇取三等中敘者每等得十以充君庖其餘以與
士衆習射於射官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
而射不中則不得禽蓋田時各奮勇武及既獲則公
之辭讓而後取也若夫獵較者不復習射唯以所獲
之多少為所取之多少當其獵時自互相攫奪此亦
古法變壞之一端然皆用以祭其祖先殊無太過夫
子欲革其俗故先薄正祭器使上下尊卑祭有常器

器有常品用三鼎五鼎者乃有獸膳庶人只用特牲
則所獲免廩之屬皆不得用而人將漸知顧禮覺
較奪之非而復古者習射之制矣

白駒於焉嘉客殆以寔字為虛字如云善自客留於
此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
後求全身名之道無出此者矣
車有收以欽載小戎取行不取載故棧其收此於制
也駕服馬者衡從前軫稍曲而上向下鈞衡者梁軛

也忘其不堅以皮五廣束之然亦有文也此鈞衡之
制也設游環於服馬背上引駮之外轡貫其中而龍
之使不得出又以皮二條前繫衡兩端後繫軛兩端
使駮不得入此御駮之制也于陰板之上別設制二
條以繫駮之頸以白金鑿續制之環以為飾此駮馬
引車之制也

二章蓋以鞅車置鞅環於軾前以繫兩駮內轡而以
白金飾其上也轡是絡首者制是繫頸者不可混
三章被甲之制甚和矣三隅之牙以白金飾其鉞矢
金鏃為膚交繫其二弓以備壞以竹為閉以應廩之
月出一章用字多不可解姑以意強釋之僚攬傳並
訓好貌燎訓明也好者便娟燭展之謂明則顧盼生
姿光彩動人如有暉耀也 駮訓幽速紂訓愁結凡
人中有所慕心之所馳都非耳目間事之此之彼貌
曲難詰其念專凝盤旋于此而不可解故曰駮紂
情字王氏以為言不說而靜默錢氏以為默憂凡有
憂者多不言二解得之俗亦云銷無聲正此字 虞

受訓憂忘亦有勉強忍受不能自即之意 怪王氏
以為不安而騷動如云怔忡攪亂也只是意亂心煩
之謂 大格訓糾緊之意中心煎迫不得舒縱也慘
王氏言不舒而憂愁似不甚貼似是慘痺不樂之意
男女相悅千瘡百怪詩可謂能言麗情矣
人道之當然而不可違者義也天道之本然而不可
爭者命也

貧富貴賤得失死生之有所制而不可強也君子與
小人一也命不可知君子常以義知命矣凡義所不

卷之二

二十三

命即以為命所不有也故進而不得于命者通而猶
不失吾義也小人常以智力知命矣力不能及則智
進之知力無可施而後謂之命也君子以義安命故
其心常泰小人以智力爭命故其心多怨

衆人之于命亦有時安之矣大約皆知其無可奈何
而後安之者也聖人之于命安之矣寔不以命為準
也而以義為準故雖力有可爭勢有可圖而進退嚴
之曰義之所不可也義所不可斯曰命矣故孔子之
於公伯寮未嘗無激伯之可恃也于衛卿未嘗無彌

子瑕之可嫌也孟子之于臧倉未嘗無樂正子之可
力為辨而重為請也亦曰義所不在于義所不在斯
命所不有矣故聖賢之于命一于義者也安義斯安
命矣衆人之于命不必一于義也而命皆可以制之
制之至無可奈何而後安之故聖賢之與衆人安命
同也而安之者不同也

學記曰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

則民知敬學後世既無碩師為人所宗仰者須推一
古人為之矜式知有明之算程朱是也故其初年人

卷之三

二十四

村將興風俗醇美隆萬而後人敢肆為異論至于禮
義程朱幾如三家村老學究且漸漸侮及先聖于是
名簡太裂無禮無學而天下遂大壞矣

有所為而為善便是誠不誠便是不善有矜炫于
人而為善者有希圖報應而為善者世俗褻薄不墮
此便入彼若能知是本身分上事不為便不可為人
真寔改過遷善方是兩腳踏實地

物之敝以未終而見其宜敝也久矣至未終而始見
耳君子見其始循其節數而審求之其後千年可一

日決也此愚人之所駭而知者之所信

今夫陳敗亡之蹟而觀之無無因而得者守誦者之所明也吾所不及見不及聞與吾所已見已聞人無異事無異勢如之何不可以相求也

人生而靜靜者之生之道也動者之死之道也然人不能靜而無動聖人立禮節以節其外舉理義以靜其內故曰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息氣恒多生理亦或以全也

左傳子產不毀鄉校仲尼聞之曰謂子產不仁吾不

卷之二

二十五

信也此吾夫子言仁一大公案也仁字最難識漢

董反衆之則仁之為仁瞭然矣

嘉靖八年林希元上荒政策言官收荒有二難曰得

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曰極貧民便賑米次貧民便賑

錢稍貧民便賑錢有六急曰無死貧民急饑病疾病

貧民急醫藥病起貧民急歸米既死貧民急瘞瘞道

棄小兒急敗糞輕名係囚急寬恤有三權曰借官錢

以雜糶興工作以助賑貸等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

促源禁掠盜禁遏糶禁折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

曰戎遲緩戎拘文戎遣使屠肆其荒政考詳矣不及

次崖之約而盡也

人能無求固自佳事此中大有事在非一無求可了

古米隱逸差等極多漸之上九曰可用為儀蠱之上

九曰高尚其事此豈廢士純盜虛名者比哉不然販

夫榮傭絕意仕進亦可以高士目之矣

盜雖為莊子明是非之不易爭也知其不易爭而安

之雖無救於彼之非猶可得乎此之是老子曰全之

術也知其不易爭而必欲爭之爭之而勝我無益於

卷之三

二十六

是之公而增一爭之失爭之而不勝既多一爭之失

而無失其是之公則此之是彼非之實也何如不爭

之為得也豈特老氏夫子亦言之矣曰邦無道危行

言孫孫者不爭之謂也

人有資性醇厚立身謹愿而好詆程朱者于集註本

義諸書皆極力吹索要生穿鑿必別立一解欲駕其

上若肯平心下氣于先儒成說心雖而躬踐之豈不

有益乃費盡聰明祇成一無忌憚罪過亦深可惜推

原其故自良知之說上禍一二學人遂敢肆口亂朱

儒先其說流布四方。雖有美質。亦被引。百年以來。餘毒未殄。近日雖號為遵註。其人大率意在制義。揣摩時趨而已。至於古人為人所苦心著書本旨。皆未暇體究。其中一種平淡真切之味。寔未會細咀而熟嘗之也。勿怪乎異說之紛紛也。六月偶閱人易。變說。感而書此。

有一良友平生有志于學。中間忽彼細人誑誘。自荒于酒。百勸不回。又為佛者所惑。自是遂不復言學。一日。蘇子文集四冊。贈之。其有感悟不數日。旋回作。

卷之二

二十一

中庸說一卷。約有萬餘言。皆極力辨駁朱子之失。大率引佛氏之說。以解學庸論語為之。叱歎累。今子怪筆為焚其說。其人以長序為鄉里所推。亦能深思。快譚。嘗一遊廬山。稍見佛氏書。遂至于此。自後遂類情荒廢。遺落世事。獨時時縱筆為詩文。不別好醜。殆類狂易云。

荀子云。國法禁拾遺。惡民之慣以無不得也。此語有味。人偶有所得於公之外。必不能復力于公之內。其得失常相敵。而用也必侈。侈行用而不受。則立立。

之術也。原其始則無公之得為之術也。政治民者惡之。

仲尼之門人其賢者多矣。而世稱七十子。太史公取弟子籍。出古文者為列傳。然與家語少異。荀卿稱仲尼子子子子最高。第弟子然而。莫詳也。漢文石室圖。仲尼弟子別有林放。蘧伯玉。申枨。申黨。史記所不載。宋思陵摹石。臨安御寶及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秦檜記。此本蓋從臨安石本傳摹。準年代。其遠而異。型具存。彷彿復見。洙泗之間。斷斷如也。轉。

卷之三

二十二

子曰。惜乎。吾不及其時。揖讓其間。撫太息久之。俞人好以古官名相稱。謂其職掌崇卑多不相類。最甚者莫如以知州為刺史。漢初置州牧。建武十八年罷州牧。置刺史。刺史即牧之職也。特名異耳。專制一方。凡郡守縣令皆所統御。今知州視之。懸矣。以是相稱不近誣乎。

益人神智信莫如書。所謂書指經傳史記之屬。若申韓管商及稗官小說。最壞人心術。取人德業不可不慎也。曰諸葛武侯以申韓之書教後主。非歟。曰此武。

侯誤用心處當時收驗已自可見世人以雜書教子弟謂有裨文筆不知人之能作文字者原無待於此其不能者讀此終亦無益而刻薄狡淫決放縱執物穿鑿諸病紛紛起矣有心世道者當嚴禁而痛懲之

漢書儒林傳王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日諸君為主入日尚早可未也注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其詞也今人或以送別之詞為驪歌失考矣

卷之五

二十九

一言一動不可不慎富貴不慎便易歛怨貧賤不慎便易來侮

取士雜則士習日苟吏治衰則學術日壞勢使然也則乎此者可以言選舉之法矣

目之明者樂得天下之美以為養失美得惡則明者不如瞽者之無與于見也故治世貴智而亂世貴愚是非之分不明所以安吾內者多也

貴無定相見有藉之貴者貴也必矣故大將之門多將村巨富之室多才僕何也以是人皆待我而貴且

富也待我而貴且富我亦待之貴矣

傲人者于人無損在己則為惡德嫌人者人未必悅在己則為辱行是故君子守禮之為貴

陸氏樹聲云人處人之間過事之可否以理裁之則可以氣加之則不可

曾子易簣事當時季孫何故以大夫之資賜於士曾子亦何故受之嘗見一書說楚國曾聘曾子為相是當時亦曾做大夫來故季孫得以此為說既已去位則此物便非所宜故及其疾病一聞人言即舉而易

卷之六

三十

之未知是否

諸子之說曰止者東走逐止者亦東走言跡之不足以徵心也此說不然止者東走逐止者亦東走此自走之始言也同走未幾而走者異矣其人而止者點始而東終而亦東者也不然則逐止者而後西者也其人而逐止者點始而人東亦東繼而人東已必西也逮人則與人俱西不逮人則人東已獨西也甲獲兔而乙獲之其為爭易知也有人助甲而拒乙其為助為爭不易知也未幾而亦無不可知在乙既拒

之後也。拒乙而安坐其旁，無所與利者，真助甲者也。乙既拒而自揆之，抑或分甲之半，則非助甲也。與乙同爭而異獲也，則知謂跡不足以徵心者，妄說也。唯當勿眩於其始耳。眩於始，則必誣善而為不善者所欺，不能徐俟之過耳。不能徐俟而眩于其始，還謂跡不足徵心而概略之，勢必至苛以繩善人而寬以容惡士。小人愈有以自託，而君子且無以自立。何者，跡也者，名教之大坊也。聖賢之所慎立，而世守。庸妄者之不便也。

卷之二

三十一

標宗者在昔為佛法之幹，蓋在今為文士之變相。唯其為幹，蓋也，故直指心性，不立文字。今則標言選異，炫耀世俗，依然散名，積習耳，勿論其為名道之亡，即在彼法當亦無所裨補也。

月令仲夏農乃登黍，天子乃以雛嘗黍，鄭註登進也。以嘗雛也，而云以嘗黍，不以性主穀也。正義曰：黍是火穀，於夏時與雛同薦之。如鄭此言，則黍非新成，直取舊黍，故下孟秋云：農乃登穀。注云：黍稷於是始熟。明仲夏未熟也。又按夏小正五月始云：種黍，菽稷宜。

可云此時已登新黍乎。

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子大出母者所生之母也。呂相絕秦曰：康公我之自出，則出之為生也明矣。南城張教榜至常所，言以辨孔氏不曾出妻，出母非被出之母，乃謂自所自生之庶母也。

氏族博考云：張氏世仕晉，晉公為三，又世仕韓，此即晉之公族，以字為氏者。譜家謂黃帝子少昊青陽氏第五子揮為弓，正觀孤星始制弓矢，主祀孤星，賜姓張氏，與姓命氏之義也。按晉有解張字張侯，自出。

卷之三

三十二

晉國有張氏，則國張侯之字以命氏也。春秋將兩則必寒，與平旦日將出而寒，同陽氣助乎內，在外之陰為陽所迫，故寒勢愈甚，傷寒者將汗而戰，慄不自勝，亦此意也。也卦之象政類此。

按春秋襄公十有三年夏，取郟，杜注云：郟小國也。任城亢父縣有郟亭，今吾邑豈古任城亢父耶？此蓋承通志之誤，而不深考耳。通志既以臨邑為春秋之臨，又以濟陽為春秋之郟，濟陽固析臨邑之半，不聞古臨邑有郟，又有郟，則郟何得在今濟陽耶？愚嘗思其

致誤之故晉任城亢父屬高平國此濟陽郡同在兗州部內當杜氏作注時郡固在任城亢父中間分合不恒郡或在濟陽封域之內未可知也但古濟陽非今濟陽矣城西二十五里有廐城故址周四里許人以為郡城其旁累累高塚五六俗即以為郡王墳皆承訛習舛轉生支節者矣嘗以今之濟陽因臨邑之東西圖也自臨邑之東西圖以求當時臨邑之縣治當不止此數十里內矣而他處不聞有城故址可按臨者竊疑此城殆故臨邑城也安得塗泥榛莽中突

卷之五

三十五

出片石以証吾之言乎

華陽國志云周失綱紀蜀先稱王有蜀侯雲其自縱始稱王次王曰桓灌次王曰魚鳧後有王曰杜宇救民務農七國稱王杜宇稱帝號曰望帝夏名蒲卑會有水災其相開明決玉壘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堯舜禪授之義遂禪位於開明帝升西山隱隱時適二月子鵲鳴鳴故蜀人悲子鵲為鳴也據志所言蜀帝自以二月捨位去子鵲自以二月鳴蜀人感鵲鳴而思故主非蜀帝化子鵲也

近日吾鄉家師為童子描上大人常倒書爾小生九子二句不知其為韻語也此語不知有自何時雖見禪宗正脈臨濟宗載之擬刑郭祥正字功甫謁白雲禪師白雲上堂曰夜來枕上作得个山頌謝功甫大儒遠訪之勤當須舉與大眾已後明公舉似諸方豈惟謝功甫直要與天下有鼻孔衲僧脫却著肉汗衫乃上大人丘乙己化三千七十七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郭初疑後聞小兒誦之忽可省以書報雲雲以獨答曰藏身不用縮頭斂跡何須收脚

卷之六

三十六

爭為半夜達天在竟趕他不著白雲之意蓋欲借釋而一之

綜核之說可除蒙蔽其病必至苛察權謀之說可開昏塞其失為機詐曠達之說可破拘牽必至破名檢清靜之說息為競必至於廢人事報應之說可以勸善懲惡必至觀倖而矯誣緣業之說可以寬忿寡怨必至疎骨肉而怠修為養生之說可拯拘勉之害而已自古無停喪之俗言建安雖析永嘉播遷於是有不

得已而傳者而晉書慕容儼記帝諱言魏晉之制
祖父未驗墓者不聽服官南史兖州刺史滕恬為丁
零翟所殺尸喪不反恬子羨仕官不廢論者嫌之鄭
鮮之傳南齊書高帝時烏程令顧昌立坐父法秀宋
泰始中廷征死尸屍骸不反而昌立宴樂娛遊與常
人無異有司請加以清議本紀振武將軍丘冠先為
休留茂所殺屍絕域不可復尋世祖特勅其子雄
方敢入仕河南氏羌傳當禮壞樂崩之日而猶為之
禁先王之道教未亡可見於此矣今之人死非戰場

卷之二

三十五

槍非異域而傳久不墓曷不舉魏晉之制而著之於
令乎

按呂令五月令民勿艾藍以染鄭氏注曰此月藍始
可別夏小正曰啟灌藍蓼蓋種藍之法先蒔於畦生
五六寸許乃分別栽之常六七莖為一叢即小正所
云啟灌者也藍蓼藍之似蓼者藍有數種蓼藍今名
小藍此種為優八月方可染金氏以啟灌為取汁又
以藍蓼為二種蓼以為紬並誤五月取汁者則大葉
藍耳且惡自酒之主豈肯醇醇於物哉聞哉

鄭玄注引用杜子春鄭大夫鄭同是之說子春河南
緱氏人生漢末至永平初尚在年九十餘鄭眾賈逵
皆受業焉大夫者河南說鄭與少穎同農者鄭眾仲
師與之子也

後漢劉翊傳陽翟黃綱特程夫人權力求占山澤以
自營植种拂召翊問曰程氏貴盛在帝左右不聽則
起見怨與之則奪民利為之奈何翊曰名山大澤不
以封蓋為民也明府聽之則被佞倖之名矣若以此
獲禍貴於中甫則自以不孤也拂從翊言遂不與之

卷之二

三十六

名山太澤不以封蓋為民也四字注駭家所不及直
會得先王立制本意是為真經術方种拂問時二念
交戰聖舉故典以助其氣遂能拒權倖止侵漁是為
經術寔用故典在拂先有慮奪民利一念故能聞言而
决若無為民種子在其胸中一聞此言不笑則叱之
矣

斯公維賢自濟陽知縣陞德州知州一任日見山西
巡撫楊順坊即位與問曰此賊尚未死耶左右曰死
矣尚有子孫耶曰彼弱不能自立矣曰便宜却老賊

即遣人剔取其銜名以下大書曰敕人婦人奸賊一名楊某押送州獄特作一押狀代之楊氏子孫皆逃避一時姦豪為之咋指歛跡公治縣多著能績然疾惡太嚴大較如此所謂教人婦人蓋沈氏事也尹先之曰此公政是崐銅一輩人故見順名如見五仇也又曰順若逢公當飽公老孝公若逢順亦當遭順毒手

後漢周舉傳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

三十七

乃作弔書以置子推之廟言歲冬去火殘損壽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溫食據此子推焚死以冬太原舊俗寒食亦以冬今清明前一日俗以為寒食殆有他故解者以為為子推誤也

朱子曰廣節詩云幽暗巖崖生鬼魅清平郊野見鸞鳳聖人道其常也只是就那光明處理會說與人那幽暗處知得有多少怪異

子每習業未久輒以憂患而止王命之曰人生適意

事少憂患時多古八文章德業恒于悲憤無聊中成之如必待前憂盡釋始議覃思求者方新誰能逆拒思遂負初心矣子深念及禍全溫其曰止計是非足矣若多方校計安知辟禍之不適與禍逢也自恨弱植得良友一言目加益五氣加王

與僧凡夫語次及避亂事曰亂固須避然不可遂失常度命之所在巧拙莫移若只思苟免不顧理義平生學問何在又余怒一人僧移書曰學者過不如意事現前便顯為判曲直處了即放開心胸今如青

三十八

三十九

夫白日若事過時移尚自煎紫此是自生苦惱也鄰溫伯嘗言喜怒哀樂族不中節不強辨一事不足治一人又曰人非忠孝為心氣質粹美者不令讀兵家言並有至理

張非聞名問達曰人為異端所惑者必其於生死之際尚有係戀是不知天命之本然也或有已見道理尚感於神怪者雖是膽薄亦是所見未透

百事平氣以御是一安樂法骨肉之內此法尤為吃緊即事有拂逆當知治亂絲從容和順其結自解若

動火力爭倍增燭書矣

舍爾靈龜觀我朵頤丈夫之深恥

子於人少違多順深恐自失君子和不流一日三復之

世間矜貴艷羨之事皆無益於身豈惟無益出吾精者以取物物不可得而精者逐物而費故氣之不昌畜之者薄也畜者之薄取物之甚也老氏之所以貴畜也

蔡虛齋先生云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而為千載之

卷之二

三十九

業以一日而遺數百年之休當思千載之業如何百年之休如何士人如醉如夢碌碌過一生者皆過一日而失之者也予業多作輟意所擬為或因人言而止書此志悔

事至不能思思之既得又苦不新何怪其動而有悔也

凡人情於我有未可者必我有以致之感應之理萬不失一須平心深思始見耳

歷城葉奕繩嘗為懷展明言強記之法云某性甚鈍

每讀一書過意所喜好即剝錄之錄訖乃朗誦十餘

遍粘之壁間每日必十餘段少亦六七段捲卷閱步

即就壁間觀所粘錄日三五次以為常務期精熟一

字不遺粘壁既滿乃取第一日所粘者收筒中俟再

讀有所錄補粘其處隨收隨補歲無曠日一年之內

約得三千段數年之後腹笥漸富每見務為汎覽者

略得影嚮而止稍經時日便成枵腹不如予之約取

而寔得也葉有文采善劇曲濟南人士推為淹洽其

所言其因學要訣于讀書苦不能記當時雖聞此法

卷之二

中十

而不能用年既棄棄理憶舊所披覽已無隻字下筆

窘索徒有悵恨見少年有志者輒述此語之不惟自

悔亦其此法不沒人間也

邢楚循嘗言其師教之讀書用連號法初日誦一紙

次日又誦一紙并初日所誦誦之三日又并初日所

日所誦誦之如是漸增引至十一日乃除去初日所

誦每日皆連誦十號誦至一過遂成十過人即中下

已無不爛熟矣又擬目若干道書無上貯之筒每日

食後粘十簽謀說泥維今有條貫連作文時遂可不

勞餘方

張如命云東坡文字亦有信筆亂寫處如前赤壁賦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下云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
斗牛之間七月日在鶉尾望時日月相對月當在
陬訾斗牛二宿在星紀相去甚遠何緣徘徊其間坡
公于象緯未嘗留心臨文乘快不復深考耳

邢延慶云居官者每留心事上而不知恆下居家者
多留心恆下而不知事上真顛倒相此語可為名言
經傳用字有以相反為義者如治亂曰亂去汚曰汚

卷之三

四十一

闕荒曰荒馴物謂之擾馴謂之雜多見為祗見類
所一篇之中目其匹為特自謂曰人

近代官司上移下曰仰官草名大苦唐宋官長稱秀
才曰先輩

文移用查字本音槎浮木也乃以為稽考之義音茶
殊為難通崇禎年始改用察不知何故其時文字避
忌頗繁疑是親王諱

華不注不音附附注戎服山形似之故以為名也左
傳成公十六年鄆陵之戰卻至三遇楚子免胄而趨

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子曰方事之殷也有隸章
之附注君子也譏見不殺而趨無乃傷乎杜注云隸
赤色附注戎服若袴而屬於附與袴連

非君親之仇餘怨皆可釋非驕蹠之惡餘過皆可原
成武諸生崔承先云左羅石先生盡節後兩僕奉其
遺孀而南史閣部迎之淮上命之襄經主喪閣部諸
公與之哭弔成禮兩僕一名羅質一名宋敬

韓淮陰有後為章姓土官蕭相國匿其子貽書尉佗
封海濱賜姓章取韓字之半今蕭書尉詔並勒鼎彝

卷之三

四十二

遼陽道臣何應魁大同人方遼陷時與二妻俱死又
大陵河有副將何可剛不肯降為軍士所殺二人俱
死于遼瀕州趙生良薛所神遇者果何人歟

雷敷曰海中有獸名曰猾其體入油中油即沾水水
中生火不可救止以酒噴之即滅不可于屋下收故
曰水中生火非猾體而莫能李時珍曰此獸之體水
中生火與樟腦相同其功當與樟腦相似按史載在
一夷主人有獻然火油者其油得水愈熾以攻城燒
人樓櫓或即此物歟云以酒噴之即滅當亦其禦之

之法不可不知也樟鵬韶州所產猛火油亦南人所為豈即是物所造耶

順治朝有大老序人詩中一語云有將明之才言者論奏帝面勒之託言非已作帝云作不作固不計此是何解亦云不解通問庭臣俱以不知對帝怒校其足幾死逮後之將明之語宋人箋啟中多用之蓋采然民詩仲山甫將之仲山甫明之為句也不知有何可諱而託明乃爾又上輔本名甫字將明

戊申六月十七日人定後地震城堞壞什之六七民

卷之二

四十三

舍亦多圯者曲堤鎮古塔裂墮其半人拾得磚上有墨書三行為石灰所漫洗讀之云齊州章丘縣戶某人是磚詳其筆跡乃不知書人漫寫者是字或款等之訛按隋始改唐為章丘則道宣所謂臨邑城東輒塔是誌公所營者豈他有所指耶抑滅法後人復修補之如近日居民所為耶姑記之俟博雅君子攷焉

陳仲醇論佛曰佛法者天地間一大眷濟院也人服其奇快不知正從惡道中鯢寡孤獨廢疾者有眷也

一語參悟而出善讀古人書者或得其一句放為一篇或得其一為歛為一句東坡原前賦有曰世愈俠而難存俠字奇矣然即詩謂天蓋馬不敢不踴謂地蓋馬不敢不踴而約官之者也

薛文清公于先儒中盛推許衡幾欲擬之孔子或自有見陸樹聲老餘雜識云許衡吳澄之仕元丘璞山譏其非矣論者又謂許北遼元城中澄南產宋遺黎也二者若有間焉不知二賢之不幸生非其時而當仕與不當仕非所論於地矣如以為身任斯道之責

卷之二

四十四

而斯道為斯世斯民計則當度其時之可為與其身之足以有為必也能用夏變夷則可不然則隱居不仕著書明道以謝其使使斯道之傳不泯可也若劉因者則無識矣此論近世而實甚正恐文清亦不為許氏解免也

古人重禮禮明末此禮遂廢間有用者人多傳笑其寔不止明末為然柳子厚答韋中立書云古者重禮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幾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孤獨者獨執禮行之既成禮則

日造朝至外廷薦笏官于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撫然京兆尹鄭叔則拂然曳笏却立曰何預我耶迂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觀子厚此言冠禮之廢久矣自髡髮而後此禮更無泊處往往不冠而遊園頂相對滋為苟且禮法崩弛愈念古人用意深遠也

記云八十髯君命一坐再至髯亦如之一坐再至者一跪頭再至地即今之連叩也非老非殘疾其野於禮乎

卷五十二

四十五

費大記夫人為寄公夫人出節陳氏注云婦人不下堂此謂自房而出髯于堂上也大記又云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此二段可訂近日婦人哭喪之失

蘇東坡與范子豐書云今日李委秀才來相別因酒小舟載酒飲未醉下李善吹笛酒酣作鼓弄風起水湧大魚皆出上有舳艫坐念孟德公瑾如昨日耳據此書則赤壁賦所云客有吹洞簫者即李委也乃云是楊繼昌得之石塘則何說

洞簫即今人所吹半竹簫古人正名為笛今所謂簫則橫吹耳

餘字即今通用真書是也以其為隸字所便故名今人多以八分書為隸非是

先師廟之有從祀其典甚鉅升黜屢經朝議洪武二十九年罷楊雄嘉靖九年罷公伯寮等十三人夫公伯寮之當黜不待言矣秦冉類何二人則以經史記設書而罷愚謂過而廢之不如過而存之是當仍廢復也楊雄之事葬戴聖之賊史馬融之附勢誣賢王

卷五十二

四十六

肅之畫策逆策吳徵之愚宋仕元俱無容平及他如荀況劉向賈逵何休王弼杜預并以學術有疵罷非如雄等之大傷名教即不得復列兩廡亦當記于鄉如林放例可也

夏小正曰正月啟蟄故漢氏之始以啟蟄為正月而雨水為二月節及晉太和以後始改氣名以雨水為正月月中驚蟄為二月節至今相承不改

時文誤字甚多如堂廡二字出賈誼治安策今作堂簾斷施之士本漢武帝詔今作斯地或作訛所當見

試錄序中亦襲用不知其非殊可訝也

按同馬法一甸出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六十四井可出也一同萬則井戎車百乘是出賦者止六千四百井也一對十萬井則戎車千乘是出賦者止六萬四千井幾內百萬井則戎車萬乘是出賦者止六十四萬井當時土地之利寬以予民者多矣後之君子乃好與百姓爭尺寸境塙之土視此何如

方田法始於宋神宗景祐時其後屢行屢罷至徽宗

卷之二

四十七

太觀五年復行方田官受安增田稅至并不食之山而方之御史臺受訴有二百餘畝方為二十者畝有二頃九十六畝方為七十畝者慶州之瑞金是也有稅租一十三錢增至二貫三伯者有稅租二十七錢增至一貫四伯五十者慶州之會昌是也民大擾懼乃遂罷之其時又以中官楊戩主後苑作始立公田以樂尺打量民田取其贏者入官別立租課有聚仁厚之澤蓋矣

方田法用的體方置界面千步立對訖乃令民於方

內詔所種田付體不能引之使長稍屈稍邪便虧原穀彙強者各自取盈則貧下者不得自有其地矣且有一段公判三四方內者奇零衰銳訂算為難一聽猾胥之今派此瑞金之所以有地而無地會昌之所無稅而有稅也順治己亥東省行方田法親見其弊故知之頗悉

孟子言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周以百步為畝每里三百六十步方之當得一千二百九十六畝自九百畝而外尚餘三百九十六畝以為溝塗遂路之地則地

卷之二

四十八

之不稅者多矣此高鞅之所以稅意剷除也江陵集云皇城址苑中有廣寒殿瓦甍已壞棟楠猶存相傳以為遼蕭后梳妝樓成祖定鼎燕京命勿毀以垂鑒或詞人題咏甚多至萬曆七年五月四日忽自傾圮其梁上有金錢百二十文蓋鎮物也上以四文賜余其文曰至元通寶案至元乃元世祖紀年則殿創於元世祖時非遼時物矣以此見世所傳古蹟訛誤者多而信耳者往往據以為真殊可笑也江陵此說甚足信而冠帝京景物略者固公卿人願猶

遠此證據則可也

曆法每十九年為一章第一章之初年月日時俱會于甲子朔旦冬至是為曆元以後章首冬至必在朔旦而非甲子日時四章七十六年為一節朔旦冬至在夜半子與第一章同而月日非甲子二十節為一紀凡一千五百二十年冬至朔旦乃甲子日甲子時而非甲子歲首三紀共四千五百六十年至朔同日而年月日時俱會於甲子如初矣孟子所謂千歲之日至正求此一元之初年月日時俱會甲子朔旦冬至之

卷之二

四十九

至者也近代推曆者斷自宋文帝元嘉元年甲子為始入元上年癸亥閏四月六月朔大暑十一月朔甲子冬至數至明天啟癸亥共計二十甲子一千二百

年則崇禎庚辰寔第一紀第十七節之一年也

近俗喜聯宗凡同姓者勢可藉利可資無不兄弟叔姪者矣此風大盛于唐其時重舊姓故競相依附至于每放一楊諸中式人與主司同姓者則為姪其母與主司同姓則為甥其妻與主司同姓則為姪壻與主司之母同姓則為表姪與主司之妻同姓則為妻

姪姓猶孤僻或上推至祖母曾祖母必求有當交互組織無非嫡親骨肉真異事也又有可異者杜子美暹送劉十弟判官詩云分源豈韋派別浦雁賓秋年事推兄示人才覺弟優注云劉杜本一姓故公與劉十為兄弟習俗移人一至此乎

臨京師之俗有喪者用僕隸代哭甚者以乞丐代之齊南城中人間有用之者名曰號喪鄉間則無此事蓋誤讀文公家禮代哭之文而致此謬也家禮本用禮禮士喪禮云乃代哭不以官鄭註云代哭也

卷之二

五十

孝子始有親喪悲哀憔悴禮防其以死傷生使之哭不絕聲而已人君以官尊卑士賤以親疎為之日之後哭無時周禮挈壺氏凡喪縣壺以代哭學者知絕酒宿娼賭博之當戒不知說閑話看閑書管閑事之尤當戒前三事固下流之歸稍知自愛皆欲去之不為後三事初若無害其廢業敗德生禍究不免然其毒伏藏甚深人多不覺及其既覺已難追悔聞此頗多各自知警

五帝紀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乃權

授舜授禹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此史還以世俗之見妄測聖人也以事實論之以天下授舜天下固利矣丹朱亦不病授丹朱天下固病矣丹朱亦不利聖人舉動如天施地生萬物咸若豈有欲利天下而獨病其子之理殆陳亢疑孔子逮其子識見略同且其於利病反覆計較始而幸繁繼而痛割聖人心事斷不爾爾

卷之二

五十一

十三年過家門不入云云寓山聖人仁孝沈痛精誠直至地平天成止了餘盡一事勿論功低二字不足言即悲天憫人猶是聖人安常處順之事非所以論禹也

史記載武王至紂死而自剄之三葬夫以黃鉞斬紂頭懸之太廟之旗信如此言武王豈特非聖人已也新語云紂死紂之官衛舉紂之軀棄之王門之外民之觀者皆進蹴之武王乃使人惟而守之此為近情史乃舍此而錄彼何也

厲王之難其所近者好利之藥夷公也幽王之難用事者好利之號石父也大臣好利之効如此原二人所以見用則厲王先自好利而幽王愛嬖妻之故所謂木先蠹而後蟲生之也

蔣良夫曰榮公好利而不知大難知好利者必愚史言石父為人佞巧善諛知好利者必諂好利其病本為與諂其技業也

卷之二

五十二

周惠王有弟頹之禍襄王有叔帶之禍悼王敬王有子朝之禍皆王心一念偏愛所致史曰初莊王嬖姬子頹子頹有寵曰惠后生叔帶有寵曰嬖王曰嬖王愛子頹欲立之皆明著禍原以為永無世俗舞以

攝意正心為迂談以此思之迂耶否耶刑政寬猛各適時宜如衣服藥食飲之者夏乳子曰殷因子夏禮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者是也秦初并天下所宜損益何如者乃推終始五德之傳自謂方今水德之始必剛戾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金五德之數于是決意刑殺毒害天下而秦亦以亡如祁寒而飲人以冰盛暑而附人於火不知裁成輔

相之理而濟其太甚以為若天違知時變者如是
乎其君臣好謂人愚儒此獨不謂愚乎雖始皇天資
自爾其使之自信不疑者此五德之說也乃知世間
異端邪說微祥小數諸不在詩書六藝之科者皆能
殘害生民滅人國家也

盧生說始皇曰今上治天下不能恬淡此語寔黃老
本旨盧生在彼法殆似知道者他語則誕甚或隨俗
倚仰之言耳卒能脫身亡去小其知道之驗

秦世以誅刑立威及其既旁生一胡亥故扶蘇夷滅

卷之二

五十三

公子又生一趙高教胡亥生一子嬰又生
一項羽子嬰而秦無遺胤矣展轉相殺皆秦公以
果嚴慘之習漸積而致然也易曰積不善之家必有
餘殃此之謂也

天生項羽以助沛公滅秦耳秦滅自不令項羽得以
軍制生人和風驟日之下不容復有霜雪仁暴之氣
互為盛衰然自然也其死時特出一語曰是天亡我
殆鬼神或使之



終

蒿菴閒話二卷 桂林府同知
李文藻刊本

國朝張爾岐撰爾岐有周易說畧已著錄是編乃其
劄記之文凡二百九十六條顧炎武與汪琬書自
稱精於三禮卓然經師不及爾岐故原跋以是編
為日知錄之亞然日知錄原原本本一事務窮其
始末一字務核其異同是編特偶有所得隨文生
義本無意於著書謂之零璣碎璧則可至於網羅
四部鎔鑄羣言則實非日知錄之比如曾子易簣
一條稱嘗見一書說楚國會聘曾子為相是當時
亦曾作大夫故季孫得以此為遺云云案韓詩外
傳稱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
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
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又稱
曾子仕齊為吏後南遊於楚得尊官爾岐所謂嘗
見一書當即指此然韓嬰採掇雜說前後已自相
違異豈可引以詁經顧炎武必無是語矣其論吳
澄三禮考註出於依托極為精核蓋爾岐本長於
禮故剖析鑿鑿使盡如斯則方駕日知錄可也

暑窓臆說二卷

〔清〕王鉞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十三年刻
世德堂遺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暑窓臆說
二卷》提要

暑窓臆說序

予在苒衰暮智未及而髦及然而一室晤言不廢書
卷顧老矣累牘連篇惟不能終帙而睡丙寅長夏早
箴爲虐三伏酷暑日出如蒸揮汗之餘聊取架上書
讀之消暑得明人小說百餘種取其意義淺近篇幅
易了也遂巡讀之隨讀隨筆或卷而得一焉或卷而
得三四焉間憑臆而爲之說有與原旨相成者有與
原旨相反者大都率所欲言初不經思久而成帖命
曰暑窓臆說老人精力短淺況又不工立言豈敢以
質之當世士大夫用以貽諸兒輩使知老而秉燭僅
勝夜遊其尚當惜寸惜分以無忘居諸也哉

琅邪王 鉞任庵氏自序

暑窓臆說卷之一

憶

琅邪王

鉞任庵纂男沛

思校閱

恂

王元美記皇明盛事踵唐人卓異記之後也所記率一時富貴福澤而勲業不與焉行誼不預焉道學家視之弗屑也然得時最盛得天最盛不可謂非天之幸人誌之亦以見榮遇之難也

暑窓臆說卷之二

一

菽園雜記記巡撫周文襄初至昆山市登岸盛怒撻一人儒學教諭朱冕叱止皂隸進白公曰請息怒至衙門治之公從焉至寓府後召冕問故對曰下車之初觀瞻所係恐因怒傷人累盛德耳公謝之未幾太倉開設衛學公保奏冕為教授且語二衛武職云吾為爾子弟得一良師宜隆重之今巡撫新到將答責人儒學教諭敢叱止皂隸乎寧唯教諭即監司等官敢叱止皂隸乎故吾不多教諭之敢言而多撫軍之能容言也因怒傷人恐累盛德教諭不難教撫軍以

正而何有於軍衛子弟也撫軍於是乎不獨容人且能用矣

李賓之事父極孝雖位至公孤周旋承順畧不少怠公飲酒不多然遇酒邊聯句或對奕則忘倦嘗中夜飲酒歸其翁猶候之賓之愧悔自是赴席誓不見燭將日晡必先告歸此為人子者所當效也西涯公才名震一世而事父之節小心周慎內行醇備如此真絕德也公當道瑾亂政時劉謝諸公去而公獨留論者不無異議時有士人看公投以詩有回首湘江春

暑窓臆說卷之三

二

草錄鵬鵠啼罷子規啼之句諷其退也然公雖一時若濡而調停委曲保全善類居多蓋未易測其所至也故論人於孝子之堂未敢深其責備焉

正統初南畿提學彭御史昂嘗以承樂間纂修五經四書大全討論欠精諸儒之說有與集註背馳者嘗刪正為一書欲繕寫以獻或以大全序出自御製而止以今觀之誠有如彭公之見者蓋訂正經籍所以明道不當以是自阻也子謂既刪正為一書矣即不能獻之王朝獨不當刊之私塾嘉惠後學乎後來若

大全辯等書尚板行民間惑亂士子而此書獨不傳也惜哉惜哉

客座新開記昆陵白司冠昂爲進士時往候鄉先達宗伯胡忠安公談間問處世之要忠安曰多栽桃李少種荆棘白公嘗對人稱忠安斯言吾服膺拳拳終身享之不盡真格言也哉予謂樹桃李得食樹荆棘得刺此固然矣然何由知爲桃李而多栽何由知爲荆棘而少種耶蓋在人之事其不可必者也無已其種自心之桃李除自心之荆棘乎

卷之三

三

枝山前開記吾邑之相城有一乞兒姓沈年在中歲每詣沈隱君孟淵求丐凡所得多不食而貯之篋中一日隱君問焉曰將以遺老母也隱君潛令人偵所爲丐至一岸旁坐地出篋中飲食整理之擎至船邊船雖陋而甚潔老嫗坐其中丐登舟陳食母前俱酒跪而奉之伺母接杯乃起跳舞而唱山歌作嬉笑以樂母母意殊安之也必母食盡乃他求若無所得則自受餒終不先食也日日如之凡數年母死丐始不見隱君歎咤以爲真孝儒者多稱顯揚旣已失身爲

丐矣雖孝養勤至何足云然雖已失身爲丐苟孝養勤至猶足補固極之萬一所謂養口體者也養口體乃僅比於行乞之孝兒並口體而失養焉吾不知其視相城丐者爲何等矣

莘野纂聞稱學士劉球以避難隱居姚江幾數年從學者日衆而名始聞當途以其異黨也廉得之竟寘於法有成器老儒者憫其忠爲文祭之登靈緒山望空而哭者三祭畢輒書祭文數通分呈藩臬跡其所爲若謝期王炎午之於文天祥皆非有爲爲者後數年而球之子僉事紆以提學至造其廬而拜之執子弟禮甚謹至今山上有祭忠臺在焉按學士劉球以正統八年應詔陳言忤太監王振振矯旨就朝粹繫詔獄其黨馬順於獄中殺球斧殲文下糜爛而死學士死事彰彰如是而此記謂當途以其異黨也廉得之竟寘於法當途何人異黨何事糜爛而學士之死節沒奸閹殺忠之實事草草傳疑不稱記事之體且真下哭忠祭忠不相涉并成器此舉亦落莫無色矣野史記事之失實如此不可不正也

駒陰冗記記胡忠安公諡天順初年年八十二休致其弟克恭克寧克誠並年踰七十蒼顏白髮燕樂一堂遂扁曰壽儼一時以爲異今思之誠足異也夫人昆季聯翩十人五人不足而至於白頭聚順一堂樂愷並年踰古稀若忠安公兄弟四人者真難得也天倫樂事既翁且耽言之不勝咨嗟歎慕焉

忠安公卽永樂初奉勅還自天下遍訪仙人來遊遊者也

中洲野錄記樂平彭福字綬之舉進士守泰州爲人剛介自守以直道忤部使者而歸時寓鄱陽有故舊

彭公此舉猶前輩風流也若此詩者今人不能作亦不敢作也

五

新登進士第者歸僥綬之具酌邀之值微雨果速不至綬之遺以詩云倘來名利若遊塵何事痴兒太認真咫尺泥塗行不得山陰雪夜是何人人多傳頌之

彭公此舉猶前輩風流也若此詩者今人不能作亦不敢作也

長安客話記景泰初始開經筵每講畢命中官布金錢於地令講官拾之以爲恩典時高穀年六十餘俯仰不便無所得一講官忘其名嘗拾以給之按宣德中李時勉爲侍講學士一日景陵懷金錢至史館撒

於地令諸講官拾取時勉獨正立乃呼至前賜以袖中金錢則金錢之事其來已久按金錢之事雖其來也久然非例也景泰朝乃爲將易儲市恩諸講官宣德中直以太平日久偶一給賜耳

古穠雜錄記康齋先生辭官還鄉遭風舟幾覆衆驚怖失措先生獨正襟危坐舟定衆問其故曰吾守正以俟耳父任司成在京時命先生還鄉畢姻親迎後不行合卺之禮及赴京拜父母畢始入室祭酒胡父執也自京還家往謁之至大門四拜而退明日又造

其宅方請見曰昨日已行拜禮今日長揖問其故曰

六

先生父執也面拜恐勞尊凡行皆類此按康齋先生膺石亨薦然薦章則南陽爲之也南陽於康齋愛好之如此及承上問亦曰汝弼儒者之高蹈可謂誠於薦賢矣康齋學術在前朝不無異議然觀其風格高邁出處不苟未可謂非有明一儒然南陽能薦康齋而不能客一羅倫之規正飾非遂過賢者猶然敢以責之碌碌餘子哉

本朝仕途中能以理學爲務者纔見薛大理一人余

嘗欲從游以官執弗果斯人疏於處世直道見黜已就閒矣未知造詣何如也觀此則南陽之於文清公直欲折節從游矣然有明道學實以文清公爲首稱曰沙康齋嗟乎後矣南陽之好尚如此豈不誠賢矣哉

切見今之士大夫開喪且用求討輓詩數月延緩哀戚之情甚畧南陽公相業在有明幾與三楊埒獨以奪情一事大損物望乃其所言則如此是亦明知奪情之爲非矣何爲躬蹈之而不悔也富貴榮利之場

能自克已爲難哉

皇憲廟記卷之二

七

同年鄒來學由戶部郎中改通政司叅議不以爲美謂此官何足榮予謂誤矣宜曰無才何敢當此蓋才有餘而位不足公論以爲虧此是好消息或才不足而得高位公論以爲倖此非好消息也鄒因悔謝惜乎今之士慮不及此唯恐位之不高如才也此論最好士大夫而苟念及此則國家無職業不修之患而士大夫亦鮮折足覆公之虞矣

後渠雜記天順末諛者謂憲皇景帝嘗廢之當別立

嗣英皇意頗疑獨李賢不從一日上病臥便殿召賢諭曰今庶事頗寧顧大者反搖奈何賢曰此國本也力陳不可動上曰然則此位竟傳太子乎賢叩頭賀曰宗社幸甚遂傳旨召太子須臾至賢曰殿下事定趨出謝太子抱上足對泣灑遂不行成化初賢遭喪奪情實憲皇固眷云此南陽定儲大計也與韓魏公鎖閣填勅事何異大臣不當如是耶至於遭喪奪情雖憲皇之殊眷然非公之所以自處也因言者而並波及且以路公市德爲言則南陽之遂非僭過矣

皇憲廟記卷之二

八

曹文忠公勲爲人疏通俊爽初爲學校官不願告改劇職授泰和典史時中使有午公處之裕如延禮名儒益進學不倦遂登進士第西楊先生嘉其志薦入經筵遂入閣士論榮之公之爲典史也嘗捕盜得一賊妻頗少艾公命執燭侍公于燭下看書偶動念即書曹勲不可字比明凡易數十帋竟不及亂公之制欲以勵職業如此宜乎其通顯也

懸笥瑣探記王端毅恕歷仕四十五年凡上三千餘疏皆忠直凱切蓋憂世之志如范希文濟世之才如

司馬君實直諫如汲長孺惠愛如鄭子產年九十矣
猶攷論古今不忘國恤云所論端毅公比德古人處
可謂無溢美矣

王汝玉作神龜賦太宗皇帝親定爲第一召解學士
謂曰汝玉賦第一卿次之何也縉曰汝玉文詞甚妙
臣實不及上喜時安南平乃詔新成候與六部賀表
皆令汝玉撰既上上覽之益喜時黃文簡公淮侍上
曰汝玉誠俊才朕觀其所撰表殊不厭淮叩首言汝
玉實自矜退有後言後上還乃得罪下獄死按汝玉

景憲親王

九

雖以矜才致禍黃文簡公亦於是爲不廣矣然汝玉
亦自以仁廟監國官僚多得罪者非盡由文簡公之
譖也洪熙初贈官追謚蓋甚惜其無辜云

五代葛從簡爲忠武節度使聞許州富人有玉帶欲
之不可得遣二卒夜入其家殺而取之卒夜踰垣隱
木間見其夫婦相待如賓二卒歎曰我公貪其寶而
害斯人我必不免因躍出告之使速以帶獻遂踰垣
而逃此與晉鉏寬刺趙盾相似盾爲於君臣富人篤
於夫婦皆足以感人益以見天理民彝之不可泯也

按鉏寬之謂趙盾曰不忘恭敬今富人之夫婦相對
也不忘恭敬矣敬德之興也神明佑之而謂不足格
克人乎近世俗多鄙儒術爲迂腐概觀古今固有極
迂腐極得力處此等是也儒者可以矢所守矣

南翁夢錄記安南陳氏藝王始末也據錄藝王者陳
家第九代王裕王庶兄也事裕王爲左相裕王夭而
無嗣大臣公議立裕王同母兄恭肅之子爲王左相
爲太師恭肅子佻易無度亂常好殺太師懼禍行遜
宗族百寮挈家追隨相率勸請還都以清君側逼迫

景憲親王

十

就道遠近雲集恭肅子乃罪已辭位伏地迎請焉羣
臣廢恭肅子而奉太師卽王位卽位之後慚懼彌深
願自黜尊榮以酬夙志飲食服用率依節儉且以已
子不才難堪大事使弟右相嗣位而已同聽政焉三
傳而後薨謚之曰藝據藝王始末如此豈非賢與攷
其時則洪武之二十七年也又數年而中國亦有靖
難之舉云

碧里雜存記南京舊內在今應天府之左高皇帝建
大內宮殿既成遷居之舊內虛焉他日召中山王飲

樂其卽以是第賜之中山拜謝而出上乃命工作區
刻舊內之門四字厥明將往懸之未行而中山辭表
至矣上悅中山之純謹而機警如此予謂唯其如此
所以事雄猜之主而功名終始不替也或曰上嘗於
舊內飲中山酒強之醉因留宿焉比夜半中山醒視
之舊內也整衣冠北向叩頭而出上聞之益喜蓋中
山之不以冥冥墮行也如此機警又不足云矣

田居乙記記學一段所謂丈夫當建名千載不可爲
空生徒死之物穢天地之間者可念也記仕一段所

暑意應舉卷之二

三

謂富貴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危亾期而
危亾至者可重念也

西樵野記謂明初於京師建妓館六樓以宿行旅時
雖法度嚴密然有官妓諸司每朝退相率羣飲妓樓
以謀斯須之歡以朝無禁令故也厥後漫至淫放解
帶盤薄牙牌疊疊竟日喧呶政多廢弛於是中丞顧
公佐始奏革之故宿娼有律耳按官妓侑酒自宋元
以來皆有之然止許佐酒而不供夜直故朱文公以
此劾奏唐仲友至竟良賤混淆官箴斯在顧公奏革

之是也此有明法制勝前代之一也

明初永宋元以來亦嘗置立丞相若汪廣洋胡惟庸
等俱在相位洪武八年太祖欲出師北伐相府因有
井油之變事覺獲伏兵數百斬之由是始置三公閣
內以備顧問而丞相廢革矣竊內批之權歸之閣下
而閣重閣亦宰相也然至竟其權分苟橫不若分宜
專不若江陵未遽致決裂者然亦以旁撓故事功少
遜前人矣

暑意應舉卷之三

三

二西委譚記甘州一山洞中有一立化神女名某母
其旁有一屠者蹲踞而化云初屠者日見一女子買
猪肝三片疑之乃微踪其往至一山洞中屠者就見
焉女爲說法因各化去皆眞身也第神女身上無所
係下去地將尺許竟不知何以中懸子謂石之似人
者耳何必人化耶且神女矣必清虛者買猪肝何爲
又何以與屠者爲緣也況化不化不可知不必盡仙
也崖州有石螺石蝦之屬乃在榆林港但螺與蝦入
焉卽化豈亦仙耶又吾聞佛與仙蓋虛無寂滅爲教
石則沉着名相耳何神通者化矣而迹相者尚留滯

人問耶且中懸以示怪也不可解也

歲丁亥豫章大侵戊子春新建縣一民鄉居窘甚家止存一木桶貨之得銀三分計無復之乃以銀二分買米一分買信將與妻孥一飽而死炊方熟會里長到門索丁銀無以應里長者遠來而饑欲一飯而去又辭以無入厨見飯責其欺民搖手曰此非君所食益怪之始流涕以告里長大駭急起傾其飯曰吾尚有谷若干且分活何遽殞命爲民感其意而隨之果得谷以歸出之則五十金在焉其人駭曰必里長所

暑感應卷之二

三

收官銀也渠活我我奈何坑之持至里長所還之里長亦駭曰實非我銀殆天以賜若者其人固不肯持之同久之乃平分而兩家俱賴以濟嗚呼頻年饑饉普天同困似天不欲多生人也河南北人相食而卒未聞上蒼有來牟之惠乃忽於豫章兩姓示異如此何耶然二人一善念而感天錫金聞者亦足以勸矣竊凶年殺人自屬劫運然亦人心漸滅所致乃饑餓所迫人心轉更死盡則上帝所憂矣間從人心一念不昧處顯示提撕若豫章兩姓所以牖民一念生機

也然此等顯化却又不能頻頻現示頻頻現示則不能神不能神則亦不足以勸也

三餘叢筆謂漢封禪記云泰山東峰名曰觀雞一鳴時見日始出近閱島夷志云琉球國有大崎山極高峻夜半登之望陽谷日出紅光燭天山頂爲之俱明又宋學士集云補怛落迦山在東大洋海中鷄初號遙見東方日出輪赤如火流光燭海波閃爍不定唐人詩云海岸夜深嘗見日非虛語也今東武琅邪臺觀日出亦以鷄初鳴時大約如宋景濂學士所言落

暑感應卷之二

古

迦山者則夜半日出之說爲信

聽雨記談謂今士庶之家凡有喪者其靈座前皆設有果或土或木任意爲之而飾以其色其祭祀則必焚楮錢及金銀楮錠陶穀清異錄載周祖靈前看果皆雕香爲之形色如生則看果五代時已有唐書王珣傳載漢以來皆有瘞錢後里俗以帑錢寓珣乃用於祭祀則祭祀之焚楮錢蓋始于珣又清異錄載周世宗發引之日金銀錢寶皆寓以形而楮錢大若盞口其印文黃曰泉臺上寶白曰冥遊亞寶則楮錠及

錢亦始於五代時矣按瘞錢之事既以禍死者又足累生者易以焚楮是已後又有議禁之以塞妄者不知人死是妄爲人子孫而忍死其親以爲妄乎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智而不可爲也生死之間有無之際仁孝之所從斟酌也康節先生臨喪祭亦焚楮錢伊川怪問之曰冥器之義也脫有益非孝子順孫之心乎噫斯言當矣

朱子於經傳多有訓釋唯尚書則否蓋以其多錯簡

脫文非古文之全也蔡氏書傳序云二典禹謨先生蓋嘗是正則其他固未之及世所傳有朱子書說蓋當時門人取語錄文集中語以成之非朱子意也或謂日本國有真本尚書乃徐福入海時所携者予初未之信後觀歐陽公日本刀詩有云徐生行時書未焚遺書百篇今尚存今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則外國或真有其本歐公之言非無據矣朱子之不註者豈以是耶予謂朱子之不註尚書或工力偶未之及爾未必其以殘闕也又明初朝鮮國獻顏

子書朝議以僞書却識者憾之然則聖賢之書不行於中國者豈亦有數耶

劉氏雜志言宋仁英以前用差役而民不擾王安石用雇役而民始擾矣司馬君實廢雇役用差雖子瞻亦喋喋不已豈稍欲中立於溫荆間冀免後患耶觀其爲拈宗言臣私憂神宗廟精之政漸致廢壞理財而邊備弛子瞻之情殆可見也然其後惠僭之貶罪子瞻全佐助溫而不貸其畧護向荆則昔者之言徒爲向背亦何益哉子瞻作君實神道碑深美其誠蓋

自覺其誠之未如君實也余向讀蘇君論雇役事亦自喜其言之侃侃自永新言之始覺此君之首鼠兩端也載觀其上哲宗一段蘇君志欲中立之跡於是乎不可掩矣竟以海外一行有以自別于荆舒則惠僭之行非韓公之不幸也然微劉君言幾爲公所欺論世知人益難矣哉

蘇子由使遼歸爲哲宗言遼主弘期以與我和好爲喜年貌可六十步履輕健飲啗不衰享國尚當有年我可以無虞其君臣事佛國俗化之止彼之巨蠹足

爲我喜也弘期孫延禧當嗣位然骨氣凡弱瞻視不正恐非彼之類其意亦嚮慕和好而我不足恃之矣其後弘期在好又十餘年而祖延禧亦不肯盟然遠國未遠以匹則子由之言信矣觀子由之料遼國兩主恭壽之於數十年之前而數十年之後不爽錙銖何其鑒之明也世皆以文人日子由觀其智深而謀遠豈白面書生輩可同日語哉其君臣事佛爲彼之巨蠹一言尤深識也人言次公不逮長公觀此殆不啻過之無不及也

景憲說卷之七

七

推蓬寤語謂唐制議謚之法無爵者稱子若蘊德丘園聲實明著雖無官爵亦奏聞賜謚曰先生今三品以上乃得謚號而無爵之謚遂絕予以爲純白之士雖不得出仕者仁朋義友孝子順孫循其行實私爲加謚義無不可又唐碑碣之制五品七品以上立碑若隱淪道素孝義著聞雖不仕亦立碣今無爵者法不得立碑但立石紀歲月不轉首龜趺似亦無傷也此論甚公足爲明道立德而淪落不偶者吐氣然此議一行又恐有力負之而走彼生而庸死而賢人而

愚鬼而智者又豈少耶

劉文靖公嘗言學詩到李杜亦只是兩個醉漢今見人有吟聯琢句動經旬日何爲也哉嘗謂亘古今來凡有一技古人已到至處如字於晉詩於唐已無餘恨今不過步其後塵猶不能不貽昔賢之誚學人須於自性中理會有光風霽月氣象不妨吟風弄月以歸子謂自性中理會自好然若文靖言恐祇爲無才不學人借口如謂凡有一技古人已到至處後人便無庸着脚則寧唯字與詩古人之已到至處者甚多

景憲說卷之七

太

真無處着後賢矣凡事隨分做去期盡其才而止自必有可觀者不能絕頂亦不必絕頂也字必鍾王詩必李杜則詩可絕響字可闢筆矣豈通論哉卽自性多絕頂今已落第二義矣亦將不必從事乎

寒檠膚見謂孟子言求放心康節曰心要能放何也子謂求放心者大學所言誠意以正心之謂也心要能放者孟子所言知皆擴而克之之謂也唯求放心而後能放心正心而後能推心也然能放心三字唯康節能道之他人不敢道也膽欲大而心欲小此言

其無弊耳

唐見又書孟浪一段謂不言而躬行者萬石君之所
以見稱清談而廢事者司馬氏之所以自敗爲夫空
言無實與夫大言不慚者皆孟浪也今之學道者日
言天德而所謂自強不息者無有也日言王道而所
謂厚德載物者無有也鹵莽而耕亦鹵莽而報益終
其身於孟浪而莫之悔也

書肆說鈴謂人有被橫逆而欲報復者問於予予應
之曰天方助桀胡可與爭人自吹堯吾則何與急而

卷之三

九

擊之在我多費博浪之椎徐以制焉在渠自有烏江
之劍况彼之叫跳有識者已鄙其狂而我之安閒無
知者亦服其量使丙夜而深思乎彼之含羞其將何
解卽終身而不報乎我之得勝亦已多矣此一時曉
解之語可以銷人世不平之氣此語足銷人世不平
之氣而實多不平之氣在余謂解報復語莫若孟子
三自反一段曰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
難焉此語胸襟雪亮有矜憫心無嫉憤心使彼禽獸
輩立身天地不得所謂不惡而嚴者耶

語窺今古謂古云事在勉強而已又云勉強行道吾

人艱難處世存一勉強之心卽甘淡薄守寧靜志氣
清明何宏遠歟歟不可至于乎予謂勉強二字實古人
德業事功之本蓋吾人本來有所謂理義之性卽有
所謂嗜慾之性理義之性性也嗜慾之性離天而人
之際性也而雜以氣矣理義之性卽合體於道者是
嗜慾之性則順適於人者是今所謂勉強者卽力持
其合體於道而屏除其順適於人故曰好五色矣而
視遠唯明則勉強也耳好五聲矣而聽德唯聰則勉
強也體好安佚矣而中采齊中肆夏則勉強也言好
聲華矣而慎樞機慎物恒則勉強也其要不越甘淡
薄以安嗜慾之性守寧靜以葆禮義之性而已矣世
之有志勉強者將爲勸之駕焉

卷之三

十

往昔英雄豪傑秘計奇謀可喜可驚真足照耀千古
太史公紀之詳矣然天下豈皆撥軀染翰之士按籍
而觀者寧幾何人匹夫匹婦茫乎未知也我朝騷人
墨客作浣紗紅綈符投筆等記其間慷慨悲歌風
流豪邁樹盛世洪勳之奇男子具超塵偉識之俠婦

人編之詞曲演之壇場俾當年行事歷歷如在目前
凡有血氣者咸知奮發誠感激人心之一助也余謂
太史公傳記讀之誠足感發人心激昂志氣矣然論
者尚嫌其是非謬於聖人不甚爲立後首若所稱浣
紗紅拂竊符投筆等傳奇其予奪果盡是非之公與
其好惡果盡性情之正與惡淫詞麗曲止足搖蕩人
心奇情俠骨止足飛揚人志有王者作在所必禁而
謂感激人心之一助則此公亦與於少年子弟之尤
者非碩師宿儒之雅訓也

暑處庵集卷之三

三

新知錄記吉水羅念庵先生以議大禮不合去後屢
詔不起居常講學務敦實踐接引四方有志之士孳
孳不倦嘉靖末郭希顏以放棄佚臣上疏請建儲朝
廷惡其希功干進處以極刑歲癸丑楊繼盛在武選
惡嚴嵩當國端權發其十惡五奸卒以危言就戮劉
仕義曰念庵知道者也二公其賢智之過乎予謂念
庵是已二公固未可非也天下而無賢智之過者國
事其誰與問乎

居官以不擾爲貴老子烹鮮之喻柳子種樹之說可

謂達於治體矣淺識之人每自矜其智炫其才驅所
治之民而奔走之取前人之成規而更易之殊不知
上日勞而下日困矣其何能治陽明先生知廬陵時
務以立然化民縣庭晏然民有訟者不令人拘捕但
以一木牌付訟者俾人隨牌至而已其不擾類如此
父母斯民者所宜深念也不擾信爲治之體要矣然
必才如陽明智如陽明而又達於爲治之體故治能
不擾也不然卽如訟不拘捕但給木牌令人隨牌至
是已儻人不隨牌至將奈何故必法行而後可云不

暑處說卷之三

三

擾也但非苛急以爲法耳不擾可易言哉

國朝超越前古五事尊孔子以先師而祀以天子之
禮樂一也優外戚以厚祿而處以安閒之職銜二也
政本有歸無母后專制之失三也兵柄有統鮮悍將
拒命之患四也禁官妓而嚴官箴敦尚風化五也此
國朝超越前古之五事也予謂有明亦復有不及前
代者五事設司禮監權在閤部之右宦寺易于專政
一也君臣過於濶絕情誼不易相通二也廷杖言官三
也士大夫好尚議論而不重實行四也奴隸武臣而

兵柄遙制失古人專閫之意五也此五者有明之所
以傾覆也

識小編言儒者謂管仲煮海爲霸國之術然歷代行之
之未有能廢者我朝國賦所資於鹽者尤溥以近日
計之歲入餘鹽課稅等銀約一百萬三千兩有奇各
邊中鹽引價約六十萬七千兩有奇其於全賦蓋五
之一云此前朝鹽利也本朝制沿勝國大約課稅如
之唯中鹽之法未議舉行此亦籌國者所宜留心也
永樂初凡誣告三四人者杖一百徒三年五六人者

暑感廢棄之一

筆

流三千里十人以上者凌遲梟首其家屬遷化外近
時誣告者罪止不應故其俗日盛竊誣告條輕則刁
風日盛而良弱魚肉矣此亦司刑者所宜知而刑官
唯欲訟多不欲訟簡故于刁民不期縱而縱良民不
期刻而刻也

庚巳編記鎮江衛左所軍士范姓妻患瘵疾瀕死遇
道人子之藥云用雀百頭以藥米飼之至三七日取
其腦服之當差范如教買雀養之未旬日范以差出
妻親雀歎曰以吾一人殘物命至百吾寧死不忍爲

此開籠放之夫歸怒責妻亦不悔已而病差是年忽
有姙生一男男兩臂上各有黑痣如雀形一飛一僂
啄分明如刻畫蓋冥道以此示放雀報也按活一人
而殺物命百道人誠不仁且道人曾不問彼救中孫
真人著千金方以物命救人用減陰功不得白曰飛
昇乎若茲婦人者以一念之誠於愛物而病愈且以
生男乃生時又以雀誌何也蓋一念之仁生機也亦
生生機也若孕則感雀而胎若婦人之感薑而生子
枝指感兔而生子缺唇也不關冥報也

暑感廢棄之一

舌

續巳編記汝寧秀才燕生者妻一乳三男吾鄉人
傑知光州時嘗以公事適府城過其家生呼三男出
拜皆韶秀形狀衣飾畧無少差其髻一向左一向右
一在頂中生曰其年皆十二矣以貌類難別故剃髮
爲髻以誌耳他日生率三子來州謁見云聞此地有
一胎三女者與吾兒同年欲求爲配人傑奇之召見
其人爲議而配焉竊一乳三男奇矣同時即有一乳
三女者若適爲配合焉造物者何其巧耶其有意乎
其無意乎大約極盛之時何所不有此等雖無關蓋

奇是亦豐盈之一象也命曰人瑞不虛耳

涉異志所記無足采末段題棟詩載費文憲公嘗攜別業乃宋柴侍郎之故居也公方營造次一日卓午有絳袍冠帶士題棟柱曰我昔循君昔君今勝我今盛衰皆有數不必苦勞心俄不見按此詩即出自太平廣記唐太宗往遼行至定州路側有一鬼衣黃衣立高冢上丰采特異太宗遣使問之答曰我昔勝君昔君今勝我今榮華各異代何用苦追尋言訖不見問之乃慕容垂墓題棟句乃全錄前詩但小異同耳

暑處錄卷三

五

事之涉異者多轉相勦襲如此難可盡信也

蘇談記顧阿瑛在元末爲崑山大家其亭館有三十六處每處春帖一對阿瑛手題也記必名公詩必本士雖篆隸二三字亦必選當代之筆當時如楊廉夫鄭德明張伯雨倪元鎮皆其往還客也尤密者爲秦約于立釋良琦有二妓曰小瓊花南枝秀每會必在焉阿瑛好事而能文其所作雖不逮諸客而詞旨流麗語句動人故在當時得以周旋騷壇之上者非獨以財也後遭亂財散遂削髮爲在家僧按阿瑛名德

輝字仲瑛阿瑛其別名也淮張據吳時避隱嘉興之合溪以母喪歸綽溪張氏再辟之斷髮廬墓誦大乘經以報母自稱金粟道人蘇談所記削髮爲在家僧或其斷髮廬墓時也至正之季其子元臣爲元水軍副都萬戶洪武元年以元故官例徙臨濠二年三月卒年六十自爲壙志戒其子以紵衣桐帽櫻鞋布襪纏裹入土仲瑛嘗自書小像題詩其上詩云儒衣僧帽道人鞋到處青山骨可埋還憶少年豪俠興五陵裘馬洛陽街則仲瑛生平可知矣

暑處錄卷三

五

周文襄公忱在吳中好徜徉梵剎旌節所至鐘磬交接每至佛殿則膜拜致敬人或謂之文襄笑曰卽如以年齒論之彼長吾蓋二千五百歲豈不直得人一二拜也行之自若予謂此文襄飾說也卽如有桀跖遺像至今亦且以其長于我下拜耶

楊文貞公薦達士類多踐清華如吾蘇一郡蓋有三入則天下從可知也三人爲尚書楊仲舉都御史吳訥五經博士陳嗣初仲舉與文貞爲患難交訥以一文嗣初以一詩皆入啓事悉登臺閣今人雖詩文百

篇誰復聞有薦一人者哉予謂薦達士類宰相事也有明相業稱三楊而文貞公爲之最也不愧哉

墨哇稱會退如以五月十二日初度先一夕聚于齋因言去年此日與雷何思同在柳浪談及訪祝老事退如曰彼時已知其謬但恐兩兄見笑遂詭言之耳先是祝仙人名籍甚退如約余及小修同訪予復書曰退如但知官慕神仙不知神仙亦慕官也小修書曰今之所謂仙者分之則山人合之則仙也退如不甚信已而果然彼時張明敎自邳來亦言其人荒謬

墨哇錄

幸

之甚然此輩聞名可知其僞不須面晤也據所稱祝老者卽祝萬壽海園居楚稱祝萬壽後居吳稱彭齡幼朔卽吳中舊所謂江艇艇也詭激多奇錢牧齋列朝詩集列之李卓吾萬世尊之後謂之三異人談其奇詭事不容口則牧齋固已深信之矣中郎此段或平心之論也文人好奇喜異如錢牧齋者不少此輩之所以多傳也

沈休文謂王筠曰自謝朓諸賢零落生意氣殆盡不謂疲暮復逢於君休文憐才如此史謂其聞人一

善如萬箭攢心何也按本傳稱休文用事十餘年未嘗有所薦達休文忌刻若此史家所以有萬箭攢心之謗也至於隱侯佳句唯元禮能讀元禮好詩唯隱侯善頌兩人意外相賞所以意外相憐也蓋唯真憐才人則所憐愈少中郎之於仲宣是也其不知者便以爲刻矣

陝洛日記記陝洛遊宴始末也泉石花木巒峯亭榭一一隨筆寫出無有剩者聞中日曆也

墨哇錄

天

吾度內實剽釋氏之言害道爲甚大抵聖人之心極小其立言極近易曰乾稱父坤稱母神明森然在上在左右君父之倫等於天地下至一言一動一事一物俱不敢忽匹夫匹婦皆能勝予如此立教方能扶持世道彼高奇者真名教罪人也所云聖人之心極小其立言極近者最是心極小故終身祇有戒懼慎獨言極近故立論無過口用人倫彼佛氏初生便云天上地下唯吾獨尊此似其徒不善尊佛祖者之所爲又云道成爲人天師爲人師固也天地無心而化

成又將有師乎此等誕詞不謂之無忌憚不可故先儒謂儒釋之分正在敬與肆之間良是

道理載在典籍者一定而有限天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故世之苦讀書者往往處事有執泥處至於作官更歷事變多者又看得世故太融通而無執此皆是偏處吾人當讀書時要思量泛應世務庶乎臨事不滯當應事通達無滯時却又思量據着書本行如此方免二者之病按理有一定事無窮極固已然事從何生從理生也天下有理外之事乎哉彼讀書

書志卷之三

无

者處事執泥看事不明良由看理不明不善讀書者也作官者通融無執守理不固自是處事不當不善作官者也理不能通之事事不能本諸理將讀書作官看成兩件欲兩得必兩失矣學者必有內外胥微人已洞達道理亦在乎求之而已矣

聖賢立言多端只一恕字終身受享不盡假如已在患難望人振拔有排擠者恨之必深則當無事時可爲盡力乃視人患難却不救或下之石此豈是恕已當憂病望人存恤有疎濶者必不悅若人有憂病却

顧慢不矜管此豈是恕已當卑位去見尊官使勢輕忽不出心上必然忿恨若居尊貴不肯體恤人此豈是恕已有過失唯恐人知他人有過却對衆公言此豈是恕至於已所守廉潔却不責人以刻已所行忠厚却不望人過泰此又是盛德事加於恕一等矣竊恕字雖多端無過好惡兩條就中惡字邊尤難推准故大學單說惡而此間述恕字條件亦多以所惡爲言大都不出大學所言上下左右前後也若自責厚而責人薄亦是恕內事蓋恕以推已爲義者在責已

書志卷之三

幸

邊以及人爲義者在責人邊自責厚而責人薄纔人已兩盡正恕字義非加於恕一等也

士大夫功業在外者不必十分留心但澄養心源要緊如中庸所云不見不動不言不賞不怒不顯皆在無聲無臭處做工夫大抵心源潔淨已是七八分地位舉而措之事業皆自然而無難爲者矣予謂澄養心源正要在外面事功上着力待外面工夫做盡而所謂心源者自然澄徹不則從心源上做正是告子勿求於氣學問鮮不失之凌躐近日學問大都看

中庸不透要在無聲無臭處做工夫不知無聲無臭
矣又何處着工夫起即孔子云知我其天亦是從下
學做入是故舍子臣弟友之外無學離天下國家之
外無治心源潔淨正須向倫物上勤求倫物與心源
無二也故曰即其外以治其內養其粗以致其精交
相養互相發也今將遺外爲內離粗求精此學術之
流爲老佛者不可不辨也

子嘗與人論造化所生之物自然而成者如果實雞
卵之類多是圓少有方者山石間成方體亦非自然

皇極經世一

三

可見造化以圓爲貴而無方截廉隅老子曲則全之
說非欺我也直方之道人之所以裁成天道者亦不
可過甚造化所生之物多圓而少方若果實之類是
已然果實之類亦體圓而性方如爲甘爲酸性各不
易非方耶人肖天地則頭圓而足方矣其性肖天地
亦復智仁圓而禮義方今云造化以圓爲貴而以方
截廉隅爲忌且取老子曲則全之說則是以混俗和
光爲賢而聖賢嚴威儼恪之道不復講求成何學問
成何建豎吾恐率天下之人而趨於纖巧便利者必

此之言也矣

儒字古列於九流十二家至荀子乃稱大儒之效歸
之堯舜孔子至宋儒益加發揮儒道始彰儒名始白
荀子之功不減宋儒矣荀卿雖有儒効篇而以仲尼
子以並稱則亦擬人不倫矣以子思孟子儕之十二
子而同貶焉則亦是非淆亂矣而且以性爲惡焉以
善爲偽焉以桀紂爲性焉以堯舜爲偽焉千古之聖
人皆千古之偽人也其得罪於儒術實甚而以爲功
不減宋儒則立論之最無識者

皇極經世一

三

莊子說有夫未始有始者釋氏無無亦無等語似乎
渺茫不可究詰大抵是精入語今人粗心不能識得
即如自心生出種種見解而外邊安能計其層數今
收攝此心向內豈無階級特心粗窺測不到耳莊子
有未始有夫有始者釋氏無無亦無等語分明渺茫
不可究詰而以爲精入語亦是學識未到耽心於冥
漠之弊且夫無則無耳而以爲無無甚且以爲無無
亦無此等見解求深而祇以得鑿其勢不流而爲公
孫龍輩不止善夫子順之言曰謂兩耳甚易而實是

也謂三耳甚難而實非也將從其易而是者乎抑從其難而非者乎無無亦無之說不近于難而非乎甚矣其鑒也

否泰錄記正統己巳之變與夫庚午中秋之慶也否而往泰而還也自古無人主身陷敵庭期年而吉旋者此固有明方盛之運有以默相而然亦以見天意之警戒人主而艱危之備嘗也豈偶然哉

遇恩錄者文成公仲子劉仲璟述一時遇恩之蹟也洪武二十三年太祖宣諭吏部命仲璟襲父爵仲璟

景憲錄卷三

三

回奏有長兄之子薦在上喜命賜襲封除仲璟閣門使次年陞谷府長史建文遜位稱疾不赴見文皇猶稱殿下且云殿下千百年後逃不得一個字下獄自經死據仲璟之終始若此文成公於是乎有子哉天順日錄記上躬理政務凡天下奏章一一親決有難決者必召賢商議可否且厭左右干預察知無非私意嘗於靜中召賢嘆曰爲之奈何賢曰唯在獨斷可以革之上曰非不自斷如某事某事某人某人皆不從其說對曰若常如此可矣上曰但依之則悅不

從便怫然見於詞色賢曰於理果不可行者唯陛下明見從容諭之庶幾可以漸革上曰然觀此則天順初政幾於不可問以英宗之明佐以南陽之智惴惴岌岌石亨曹吉祥兩變乘時邀會僅能定之乃知奪門之舉幸而不爲禍者社稷靈長耳徐有貞以狙獪之智貪功首禍其初欲假手曹石輩苟且倖成而終背之以爲功觀其舉措與李訓鄭注輩無以異其不致甘露之變者倖耳厥後曹石輩族誅而有貞終老牖下爲漏網矣卽千少保且啗冤地下而有貞猶快

景憲錄卷三

詩

快末路放情詩歌以自忤其抑塞不平之氣焉噫左矣

今言謂宸濠之役王陽明不顧九族之禍擒賊奏凱彬忠諸佞倖導康陵南征罪人未就旬師之戮中外洵洵視行陣間尤費心力媚嫉之徒肆爲誣詆天日鑒之而已其桶岡橫水洲頭之賊連穴數省冠叛數十年國無大費竟爾盪定此功豈在靖遠威寧之下其學術非潛心內省密自體察慎勿輕嘗也予謂此論最公宸濠之擒功在不賞桶岡等捷視之微矣然

其出沒變化擒縱指示實有出古今兵機之右者自古道學家言應用實効未有如公之彰彰者存公此舉實足爲道學家吐氣而議者謂其學與考亭異趣不無訕議夫天資有敏鈍學力有遲速本同末異未易以一轍窺至於張大其詞高深其說者亦其徒不善闡發之失未必盡陽明過也

威寧出塞俘馘甚多一時羣臣忌功百方誣訕皆非實事汪直自敬憚威寧威寧不峻拒之亦未爲過後人乃以威寧比陳餞何其忍也有明議論頗多成法

書卷之三

聖

拘擥每不能用格外之士若威寧者獎拔士類驅使才勇觀其顛倒籠絡制勝出奇實亦有過人者徒以出塞之役不幸與汪太監同功遂爲指摘所加清議所不容後之論者當憐而滌之若海鹽公者使豪傑之士一爲揚眉不啻谷永之訟陳湯也亦一快也

彭公筆記稱景泰數年中敬禮大臣寬恤民下賞罰亦無甚失獨易儲廢后爲害大義所以失人心者在此二事予謂廢后固失易儲爲尤失而當時大臣曾不疆諫即于少保亦憤憤而况其餘蓋當時以濫賞

市恩以濫官市惠至有滿朝皆太保二部兩尚書之謠則時事可知矣然當英宗北狩後變出非常非景皇帝之仁明則宗社幾殆其功固有不吝掩者奪門復辟之後英宗之所以處之者亦似少肅蓋兄弟之間不宜宿怨也或曰景帝之崩由太監蔣安以帛勒死亦傳疑之說也

瑯琊漫抄記北京功德寺後宮像設工而麗僧云正統時張太后嘗幸此三宿乃返英廟尚幼從之遊宮殿別寢皆具太監王振以爲后妃遊幸佛寺非盛典

書卷之三

美

也乃密造此佛既成請英廟進言於太后曰母后大德子無以報已命裝佛一堂請致功德寺後宮以酬厚恩太后大喜許之復命中書寫金字藏經置東西房自是太后以佛及經在不可就寢遂不復出幸當時名臣尚多而使宦者爲此可歎也予謂此事在宦者則可在大臣則不可在宦者則像易就經易成像與經在不可就寢其說亦易行在大臣則反是而止多一導諛母后造像寫經之流樊焉可輕以責之當時名臣輩哉

震澤記開記鐵尚書鉉建文時守濟南文皇師至城
下攻之百方鉉隨機設變不能克以礮石擊其城將
破鉉書太祖高皇帝牌懸城上師不敢擊久之不下
乃舍之去文皇即位擒至不屈死焉其家屬發教坊
司鉉二女皆不受辱爲詩以自述詩聞得赦出詩云
云按錢牧齋列朝詩集攷鐵長女詩乃吳人范昌期
題老妓卷作也詩云教坊落籍沈沿華一片春心對
落花舊曲聽來空有恨故園歸去却無家雲鬢半驕
臨青鏡雨淚頻彈濕絳紗安得江州司馬在尊前重
爲賦琵琶昌期詩見張士淪國朝文纂則非鐵氏作
明矣大女詩所謂春來雨露深如海嫁得劉郎勝阮
郎者語尤不倫大抵革除間事野史所載半屬譌謬
此亦其一端也牧齋號博雅此段考訂頗爲有據故
錄之

世言王振之橫也公卿皆拜於其門天子亦以先生
呼之三殿初成宴百官故事宦官雖貴寵不預是日
上使人視王先生何爲振方大怒曰周公輔成王我
獨不可一坐乎使以復命上瞿然乃命東華特開中

門振至問何故曰詔命公由中出振乃曰豈可乎至
門外百官皆候振拜振始悅按振驕橫如此土木之
役其以人主爲孤注也奚怪哉然英皇復辟後終念
之不置一日命中官設位祀焉殊不可解也

王茲李秉俱號一時名臣及二人致仕居鄉茲高自
標岸不妄與人交秉出入閭巷每與人對奕終日無
忤茲告人曰李執中朝廷大臣而與市井小人親狎
何自輕之甚秉聞之曰所謂大臣者詎能常爲之在
朝在鄉固各有體何至以官驕鄉人哉其不同如此
予謂兩人之所持各成其是然而在鄉黨間吾必以
李君之言爲正

丘濬瓊州人學問該洽尤熟于國家典故議論高奇
務於矯俗能以辨博濟其說對人語滾滾不休無敢
難者論秦檜曰宋家至是亦不得不議和南宋再造
檜之力也論范文正公則以爲生事論岳飛則以爲
未必能規撫皆人所未發也好著述雖老不倦性剛
福而不苟取年七十猶滯國學意不能無少望孝宗
即位進大學衍義補升尚書時李廣有寵于上濬因

之得入閭每事欲紛更衆不謂善也嘗與劉健爭至脫帽投地時王恕有重望會御醫劉文泰誣奏恕或謂濬族之也以是尤爲衆所貶按濟之以成化十一年進士及第則瓊臺公所取士也而此段於瓊臺多貶詞何也瓊臺於陳白沙爲同鄉白沙後進也白沙之膺薦舉也瓊臺多行沮抑白沙不善也白沙集中有南盡海邦諸郡淺之句或謂爲薄瓊臺也白沙道學聲高濟之亦文譽妙天下而皆于瓊臺不滿焉瓊臺之封已自好可知矣然其學問之淹貫自不可掩

書應龍卷之二

堯

也

李東陽性善謔同年有陳太常者醇厚敦朴語好稱也罷遂稱爲也罷先生陳好語謔每一語訛則籍記之積以成秩朝士有訛語亦附錄焉名曰淵源錄敦朴者則曰淵源錄中人也以淵呼之有一語訛則曰又增一條一事訛則曰又增一條矣閩人呼谷爲猪翁世資爲尚書屬官票工部送一谷來世資以爲猪也曰厚禮聞者大咲東陽因是呼倪舜谷爲厚禮凡好謔皆此類西涯公之口吻如此不無陷於輕薄將

不得爲盛德事矣公之子兆先幼穎敏然好狎游公一日過其書齋題句云今日花街明日柳街焚膏繼晷秀才秀才兆先歸見之亦過公齋題句云今日黃風明日黑風燮陰理陽相公相公蓋諧謔之風流而及於父子也非雅道矣

震澤長語謂程朱之學一也程子以凡百玩好皆奪志史文僅成誦至于書札皆以爲玩物喪志朱子則不然天文歷律度數無不究悉仍好爲文工于詩工于筆札如楚詞韓文亦皆注釋至五行陰陽風水之

書應龍卷之二

早

術亦皆通曉雖衆同契陰符經之類亦注之亦好奇矣視程子得無異乎然通天地人之謂儒朱子有焉子謂玩物喪志之說固已然以爲喪志則雖兀坐一室遊心冥漠亦是坐馳以爲求放心則雖作一字作一文作一詩亦求放心也古人小物克勤正是密練身心務使本末一源處蓋必粗如其精細如其大而後可以超凡可以入聖也周公之多才多藝孔子之不試故藝可見古來無不通世務之聖此考亭之所以勤勤於博雅也程子之說或別有所指近世從而

加厲焉乃有直指心源以爲頓悟者並文字亦不借徑焉則是假玩物喪志之說以自成其固陋耳恐古今來無此種學術也

爲人臣者莫難于任怨不能任天下之怨不能成天下之事孔子論禮有因革卽有損益易謂窮則變變則通董子謂更化則可以善治夫祖宗之良法守之可也其間時變不同損益宜所不免自宋王安石變法致亂後世以爲大戒一有更張一有損益則羣起而非之曰又一王安石也由是相率爲循默不敢少

書卷之三

聖

出意見論列不才者得以自容才者亦無以自見吏傾補漏視天下之壞而不敢爲斯時也毅然任怨而不懼者其亦難乎余謂任天下之怨而能成天下之事者自古不能此等皆果於變法若商鞅輩者爲太言以欺人主耳且夫法以行之天下也旣天下以爲怨矣而曰成天下事不自相悖乎蓋立法者開創之事也開創以後則以守文爲賢矣其有神明之潤色之與于守文之賢者非創制也今無故而創制且犯難而不恤焉得則爲商鞅不得則爲王安石儒者不

忍爲其失寧忍爲其得乎甚矣其非也彼才人者固隨地可以自見不必創非常以爲奇違衆議以爲高也

唐宋翰林極爲深嚴之地見於詩歌者多矣國朝翰林院設於長安門外爲齋宿委積之所不能如古制之深嚴唯文淵閣政本所自出號爲深嚴其比古之翰林耶今翰林在外雖非唐宋之深嚴然非文學之臣不預無復工伎茶酒醫官雜流跬步卿相視唐宋爲重矣明制翰林院與吏部科道謂之四大衙門然

書卷之三

聖

其清貴視吏部科道爲優本朝制沿前代亦復慎重其選非兩榜三鼎甲及庶常不授也近間有自部屬改授者又有宏博之選則布衣生員以上皆得入矣居此地者或不無流品不清之憾然明初本衙門舊制則唯才是視不復計出身也且夫出身何足云致明初之在翰苑者若宋景濂高季迪輩今之所謂進士者曾夢見其脚汗氣否耶可愧也爲文必師古使人讀之不知所師善師古者也韓師孟今讀韓文不見其爲孟也殿學韓不覺其爲韓也

若拘拘規倣如邯鄲之學步里人之效顰則陋矣所謂師其意不師其詞此最爲文之妙訣震川制義文字爲一時翬目號爲大家古文以修潔爲工人謂規摹韓王今讀之亦不見其所謂韓王者所謂師其意不師其詞者公益自道也

聖賢未嘗有意爲文也理極天下之精文極天下之妙後人殫一生之力以爲文無一字到古人處胸中所養未至也故爲文莫先養氣莫要窮理按讀書淹貫所以養氣朱子曰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是也思致融液所以窮理朱子曰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是也嗚呼盡之矣如此而爲文不登作者堂奧則必無是理也

世謂詩有別才是固然矣然亦須博學亦須精思唐人用一生心于五字故能巧奪天工今人學力未至舉筆便欲題詩如何得到古人佳處按震川公之論詩如此錢牧齋謂公於詩不審法唐於北宋似梅聖俞于南宋似范致能峭直疎放自成一家固自其才爲之亦其學爲之也世有才不本於學者乎吾未見

其爲才也矣

病逸漫記記英廟有意江南買辦諸學士欲持不可而難言徐有貞亦度不可言將入對給學士薛瑄云子苦多言恐忤上意若度不可當從後觸止之瑄以爲信于其語半持其後有貞卽大聲曰薛瑄欲有所言上問言何事瑄倉卒無對卽以買辦事言之上不悅而罷此文清公爲武功所賣也然亦足以見文清之誠武功之詐矣武功生平以術用奪門之舉亦術也功名熱中之所爲也而卒亦以術敗金齒之行豈

不幸哉

景泰帝謚恭仁康定景皇帝此憲宗皇帝盛德事也如此等豈嫌改父之政哉

母雖以子貴然嫡母在則不敢並封生母未封則子婦亦不敢受封此等自酌之天理人情之正者今則居然並封或生母未封子婦居然受封矣蓋自嘉靖議禮後私情用事苟便於己雖士大夫有不知其非者矣

高坡異纂記程濟朝邑人有仙術不知所承授嘗爲

四川岳池縣教諭地相去數千里旦暮寢食未嘗離家而日治岳池事不廢革除中上書言北方兵將起當預爲之備朝廷以其言妖妄繫至京將殺之濟曰陛下幸且囚臣及期無驗戮未晚也及期靖難師起赦出之使護軍北行戰於徐州大捷會曹國師退文皇渡江濟亡命或曰濟嘗與高翔同學翔曰吾願爲忠臣濟曰吾願爲智士後濟爲建文帝從亡臣帝之亡也每遇險濟以術脫焉智士之說信矣然吾聞帝之結茅白龍山也嘗痛念方黃諸臣而病至骨立不

書卷之三

望

愈濟與從亡臣史仲彬等向之雨泣及濟病帝亦坐榻旁不刻離濟曰師不死濟何敢死顛沛君臣相依爲命若此此獨非忠與迨滇僧就鞠荒遁跡露帝以骸骨歸故鄉而以老佛迎大內也濟聞而嘆曰今日方終臣職矣蓋智以成其忠智之事倍難於忠矣豫章漫抄記趙善鳴字元默與同年湛元明俱出陳白沙之門三十年前因元明識其人甲午春以南京戶部員外公差過豫章出許司徒函谷所刻論辨爲惠始得盡見一時賢俊論學之說予向嘗疑氣以成

書卷之三

果

形而理亦賦焉爲有語病今諸公并以性卽理也一言爲不通之論大抵義理之學要在悅心如登山然高一步則所見自別若未至其地而議之何益之有函谷至以太極圖爲周子之真贋實犯此何言與按氣以成形之句而疑爲語病者疑其失次也予謂原句意自謂理原天地所有卽氣以成形之後而理亦具焉已則理先於氣意自較然何語病之有若性卽理也一句原顛撲不破而以爲不通不過白沙學陸氏學橫以覺字爲性耳但覺何嘗非性若覺不本于理恐如朱子之說認氣爲性耳認氣爲性卽不免墮入禪窟界內矣彼以太極圖爲周子之真贋實犯者論愈下矣又何足置辯也哉蓬軒吳記記太祖高皇帝取張士誠城破日常開平入齊門所過屠戮殆盡徐中山入闔門不殺一人至臥佛寺前兩王相遇中山始戒開平勿殺嗚呼同一吳民也遇開平何不幸遇中山何幸耶厥後開平之爵不續而中山今已五傳子姓繁衍茲固嗜殺與不嗜殺之明驗也觀此曹翰曹彬傳益信不誣前史如

李廣殺降而不封侯于定國陰德而子孫至三公言之不啻詳矣而刻薄者終不之信嗚呼人亦有言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此語或可爲惕然也

蓮軒別記記皇朝文臣得拜極品爵者不數人咸寧伯王公其一也公當廷試日稿甫就忽旋風起掖下騰公卷入雲中廷臣與同試者咸仰視彌久彌高至於不能見乃已監試官以聞詔許別給卷騰進後公由中執法大司馬以晉伯爵云別書記公試卷之飛揚也隨風飄墮高麗國公庭上高麗君臣共見之驗

著憲廣覽卷之二

聖

是天朝進士卷也後隨貢使封進蓋奇異若此公以一書生而名聞四裔咸行塞外也豈偶然哉漢時親受業者曰弟子傳業於弟子者稱門生舊所蒞曰故吏故吏與弟子並皆終身侍坐其同僚曰同舍同學曰同門皆終身以兄弟稱又有舉將舉吏皆終身不易稱卽今舉主門生也舉主門生近已奉旨禁革唯業庠師及國學師不禁自朋友道衰而所謂師生同門者名在而實亡矣嘗思君臣之誼准之師生也其薄於知我者卽薄於成我者也古人

所以禦在三也移風易俗尚賴一二聞人哉

余至京師有外國道人利瑪竇贈余倭扇四柄合之不能一指甚輕而有風又堅緻道人又出沓琴其製異於中國用銅鐵絲爲絃不用指彈只以小板按其聲更清越又有自鳴鐘僅如小香盒精金爲之一日十二時凡十二次鳴亦異物也按利瑪竇自歐羅巴國航海九萬里入中國神宗命給廩賜第建天主堂以居之堂供耶穌像畫像也望之如塑中國續事所不及其右爲聖母堂母親少女手一兒耶穌也卽所

著憲廣覽卷之三

聖

謂天主者刻有天學實義等書行世其國俗工奇器若簡平儀龍尾車沙漏遠鏡候鐘天琴之屬皆奇器也其人來自海西聞湯時有奇肱之民隨西風乘陵風舸而至者湯破其械不以示人此或其遺民與其國人多精於天文今之所行時憲曆則其法也曲江燕唐初設以慰下第舉人其後弛廢而進士會同年於此開元時立爲令典造紫雲樓於江邊至期上率宮嬪垂簾觀焉命公卿士庶大酺各携妾伎以往倡優繚黃無不畢集先期設幕江邊居民高其地

值每丈地至數十金園亭樓房則至百金是日商賈皆以奇貨麗物陳列豪客園戶爭以名花布道進士駿馬鮮衣子弟僕從率務華侈推同年俊少者爲探花使公卿勲戚皆以是日揀選東牀今傳奇所述猶本此意白居易詩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遍長安花故唐人重進士謂衣骨並香蓋其始不過爲耽勝解悶之舉而其後以優賢俊其末以恣豪舉崇游觀矣始乎簡卒乎繁豈謂是與白馬之禍朝貴不啻賜夷至使清流爲濁流盛極而衰曲江爲監鵠也有

皇朝文獻通考

吳

明進士科至末造而極盛矣一登兩榜立躋天上入仕途爲令長兩考無過卽撫按亦嚴重之謂臺省可立致也手本用大字脚色列前行氣談不啻薰灼矣入新朝餘習故在入之而亞於漢軍滿洲氣殺矣久之而儕之貢舉援納氣愈殺矣今則登第十年而不選入局十年而不調墮朝氣而用暮氣曾明季之明經孝廉不若矣亦豈所云物盛而衰者乎近聖天子勤學好問留意人才惻然念進士一途之壅滯也作養疏通之諄諄焉前困其少蘇乎則吾願諸君子

之善自保愛必無流於盛滿焉驕溢焉清流白馬之禍庶幾其不復見於盛世也夫

青巖叢錄論緯書漢儒以爲孔子所演有易緯書緯詩緯禮緯樂緯春秋緯凡七緯又太平御覽有論語緯而尚書中候論語識不與焉大抵緯書之說出於漢哀平之世蓋夏賀良之徒爲之以爲有經則有緯故曰緯書其言誕謾詭譎不可致詰當世儒者多推崇焉唯桓譚張衡力非之而不能回也至魏王肅推引古學王弼杜預從而明之自是古學稍立

皇朝文獻通考

辛

而識緯之學浸微宋大明中始禁其書及隋末遣使搜天下書籍與識緯相涉者悉焚之唐以來其學遂熄迨鶴山魏氏作九經要義始痛加黜削而其言終焉矣今易緯乾鑿度猶存按識緯之學雖不傳於民間所藏若透天經東明曆推背圖等尚其遺種也宜并絕之以塞妖妄且以靖亂源

佛氏之學其未入中國也世尊大弟子阿難陀多聞總持有大智慧結集世尊所說爲修多羅藏而諸尊者或後或先各闡化源優波羅集爲四部律謂之毗

尼金剛此外有秘密章句有唯識宗旨有中觀論有華嚴法界觀其大畧也自漢永平二年始佛法入中國厥後離為異宗曰教曰禪曰律凡三焉魏嘉平初吳柯羅始持僧祇戒本至洛陽唐南山澄照作疏以明之四分律大行是為南山之宗薩埵以瑜珈授龍猛數傳而至不空三藏是為瑜珈之宗唐貞觀三年三藏玄奘往西域會戒賢於蘭陀寺因授唯識宗旨以歸授慈恩基是為慈恩之宗梁陳之間北齊惠因因讀中觀論悟旨遂遙禮龍勝為師再傳而至天台

慧慈嚴密之

聖

國師智顗其說乃備是為天台之宗隋末顗弟子灌頂以法界觀授智儼儼授賢首再傳而其化廣被是為賢首之宗此則世之所謂教也世尊大法迦葉二十八傳至菩提達磨始入中國弘教外別傳之旨謂不立文字可以見性成佛六傳而至慧能能二弟子懷讓行思皆淡入其間奧讓傳道一一之學江西宗其傳為懷海再傳而至臨濟慧昭大師義炫是為臨濟之宗海之有出為為山大圓禪師靈佑佑傳仰山智通大師慧寂是為為仰之宗思傳希遷遷之學湖

南宗之數傳而至雲門匡真大師文偃是為雲門之宗玄沙師備實偃之同門友其傳為桂琛琛傳法眼大師文益是為法眼之宗遷之有出為藥山惟儼再傳而至洞山悟本大師良价价傳曹山元澄大師本寂是為曹洞之宗此則世之所謂禪也律學均以南山為宗真悟智圓著會正記等文是為會正之宗至大智律師元照復別以法華開顯圓意作資持記是為資持之宗此則世之所謂律也大抵佛之為道本無二門自去聖既邈源遠而流益分於是師異指殊

慧慈嚴密之

聖

各建戶庭互相矛盾禪則譏教為滯於名相教則譏禪為溺於空寂若律之為用雖禪教所共持而取舍各不同至於為教禪之學者又各立異以取勝自教宗言之慈恩立三教天台分四教賢首又為五教自禪宗言之慧能與神秀同受法于弘忍能為頓宗秀則為漸宗道一神會同出於能道一密契心印神會則復于智解其不同如此支派乖錯論說紛紜殆不得而悉數也所叙佛學之行於中國其源流大畧如此其教禪之互相譏者亦如吾儒朱陸之說相非而

不相下豈道理在天壤間固有頓漸兩種耶抑有所標榜而云然耶不可得而知也

老子之道本於清淨以無爲爲體以無爲而無不爲爲用道德經其要旨已先漢以來文帝之爲君曹叅之爲臣嘗用其道以爲治而民以寧一則其道固可措之國家天下者也自其術一變爲神仙方伎再變爲米巫祭酒遂流爲異端矣攷神仙方伎之術有二焉曰練養曰服食米巫祭酒之教亦有二焉曰符籙曰科教蓋嘗論之練養之說歐陽子嘗刪正黃庭經

暑窓臆說卷之二

聖

朱子嘗改注參同契二公大儒皆不以其說爲非山林獨善之士用以養生全年固未爲得罪於名教教之說鄙陋不經庸黃冠資是爲逐食之具爲世患蠹未甚巨也獨服食符籙二說本邪僻謬妄而凡惑之者鮮不罹禍樂大于吉之流以此殺身柳泌趙歸真之徒以此禍人而自禍張角孫恩之輩遂以此敗人天下國家而不顧矣今也練養服食其術具傳而全真之教兼而用之全真之名昉于金世有南北二宗之分南宗先性北宗先命其說自相乖異至于符

暑窓臆說卷之二

奇

籙科教具有其書正一之家實掌其業而今正一又有天師宗師分掌南北教事而江南龍虎閣皂茅山三宗符籙又各不同先儒有云道家之說雜而多端其信然矣世傳太平經最古今不復存若大洞等經大率六朝以來文士之所造雖文采可觀而往往淺陋無甚高論朱子謂佛學偷得老子好處後來道家只偷得佛家不好處執是說以求之道家之本末可論矣所論道教源委如此世之爲老子言者精已不知於何而流爲長生不死之說緣不死而爲練養粗已爲服食益粗已爲符籙爲科教粗而又粗已回視老子所謂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蓋倍徙千萬矣故立論不宜太精太精則其流必極于粗老子之弊是已或曰佛氏于性宗工夫深老子于命宗工夫深然佛氏所謂性是心老氏所謂命是氣總是去理字遙遠故唯儒者窮理之學爲無弊

暑窓臆說卷之一終



慎

琅邪王

鉞任庵纂男沛

思校

恂

東谷贅言謂史魚盡死後之忠邪嘉賓盡死後之孝此忠臣孝子之苦心也曾子曰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若二子者死猶未已乎余謂史魚之忠忠已若邪嘉賓者欲以戒老父旦夕之慟而不知適以貽老夫沒

暑窓臆說卷之二

齒之恨也貽之慟與遺之恨均之不善貽其親者也謂之孝得乎

人莫不有死也惡之欲其死者衆人之情也愛之欲其死者君子之心也夫既愛之矣又欲其死何哉蓋所愛有重於死者故南齊雲被執未死張睢陽太呼以速其死文丞相被執未死王鼎翁作生祭文以速其死子謂愛之欲其生者細人之愛人以姑息愛之欲其死者君子之愛人以德也是故睢陽之呼南公同德相濟也鼎翁之祭文山懼其德之不幸而勉之

也勉之不可謂非愛之然謂之知我知我則未也

或問古來亦有夫爲妻棄者乎曰太公望爲妻所棄也故也朱買臣爲妻所棄貧故也魯秋胡志淫而忘親其妻能以一死絕之其志也烈哉晏子之御氣盈而驕其妻能鑄鐵以求去其志也偉哉子謂太公妻買臣妻無論已秋胡志淫而忘親誚責之是已以一死告絕不過甚過甚矣乎或者儕之妬婦之列也不爲無見御者之妻以一言而同其夫之驕古今一有氣骨女流善相其夫者也其不爲御者妻而爲大夫妻也宜哉

暑窓臆說卷之二

二

士大夫守官之廉猶處子守身之潔皆分內事也若處子自多其潔恒自矜曰我于庶士也絕無桑中之約則人將賤之矣士大夫之能文章猶處子之能女紅亦分內事也若處子自多其女紅恒自矜曰我之織紵組紃諸姑伯姊莫能及則人將鄙之矣子謂自多其潔猶不可况貌爲潔而自炫自多其女紅猶不可况飾爲組紃以相欺其爲賤且鄙又當何如耶聞中今古錄記元順帝有一象晏羣臣時拜舞爲儀

明師破元都順帝北遁徙象至南京太祖一日設宴使象舞象伏地不起殺之次日作二木牌一書危不如象一書素不如象掛於危素左右肩由是以老疾告乃謫合山縣尋卒按此象與唐明皇舞馬同獸亦有知耶別錄記上一日御閣聞履聲問爲誰危素進對曰老臣危素帝不懌曰吾以爲文天祥耶翌日出片紙曰危素是元朝老臣可令赴和州看余闕廟去余闕元忠臣也此等處分素可內愧死矣若危不如象素不如象之書處分得無太虐然旣已蒙面失節

此等亦其分應聞大兵之入燕也素趨所居報恩寺井寺僧大梓力挽起之得不死一念隱忍因循大辱成仁殺身固難矣哉

世儒論陰陽激而爲雷何神豈知一物必有一神乎許敬觀明州衛兵也事母孝一日拉十兵駕船販私鹽至郡江北渡忽霹靂一聲挈人船上江岸十人皆震死獨敬觀昏絕中默念我死了我母靠誰卽有人援之去死所三丈地而甦雷之有神如此聞之善莫大於孝一念之善陰陽厲氣所不到世豈有雷火能

入孝子腹中乎理卽神神卽理也作錄者自岐觀耳元末永嘉高明字則誠登至正四年進士歷慶元路推官文行之名重於時方谷珍反避於鄞之標社以詞曲自娛因劉後村有身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之句因編琵琶記爲中郎雪恥其曲調萃拔入明朝遣使徵碎以疾辭使復命上曰朕聞其名欲用之原來無福旣卒有以其記進者上覽畢曰五經四書如五穀家家不可缺高明琵琶記如珍羞百味富貴家其可缺耶其見推許如此予聞則誠作琵琶記蓋有所刺也此云爲中郎雪恥則誠卽暗步何詎至此世豈有雙親殍餓髮妻流離而已方晏然坦腹丞相家者以此爲中郎洗辱是重辱也此則後村之所重惜也夫

春風堂隨筆記元韶娶魏孝武帝后魏室奇寶多隨后入韶家有二玉鉢相盛可轉而不可出瑪瑙榼容三升玉縫之皆西域鬼作也鬼作卽世所謂鬼工子謂鬼工之說甚怪或曰蟾肪可以軟玉積蟾肪治玉過軟則可以相盛可以縫也不須鬼也按元韶乃魏

之宗室齊主洋既篡魏魏宗室殺之畧盡唯韶以高氏婿得免齊主嘗剃其鬚鬚以自隨曰吾將以爲嬪御者也無妻帝后事妻帝后者楊愔非元韶所妻者魏孝莊帝爾朱后非孝武帝后也古今人臣妻帝后者二齊臣楊愔一元臣燕帖木兒也楊愔猶是妻前朝帝后燕帖木兒則直妻本朝泰定帝后矣

昔人云讀漢書要取堂扁合作者信難得宋呂丈靖題鏡湖天花寺一絕云賀家湖上天花寺一一天花向水開不用閉門防俗客愛閒能有幾人來予欲取

書意覽卷三

五

愛閒二字署山居一軒堂予謂閒可愛乎古今唯清福二字最難消受閒是也故曰不是閒人閒不得又曰舉世盡從忙裏老何人肯向死前閒念之可爲瞿然也

世目薄行人爲沒前程此語亦有所自柳子厚作非國語人以爲子厚生平作文得國語最深因知其短長而持之故謂子厚沒前程然則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從古已然可歎也予謂非國語益見其於國語之學深沒前程處有前程此狡兔滅跡法也學問中

却不嫌智過其師所謂當仁不讓也

簾曝偶談謂佛居大地之陰西域也日必後照地皆西傾水皆西流故言性以空孔子居大地之陽中國也日必先照地皆東傾水皆東流故言性以實意者亦地氣使然與佛得性之影儒得性之形儒以明人佛以明鬼予謂佛氏孔子卽不必爲地氣所囿然各言其所見非以相欺也夫物莫不始於東而卒於西生於東而死於西佛氏見其死故言其死孔子見其生故言其生言性以空從其死也言性以實從其生

書意覽卷三

六

也佛得其影儒得其形影無覺也形有覺也佛以明鬼儒以明人鬼無知也人有知也今儒者捨現在之有知而從無知捨現在之有覺而從無覺捨實而從空是爲捨形以逐影捨人以從鬼捨生以從死亦見其惑也然而生人多驚於其未見在東而言西以不見爲奇也不可如何也然則西土之人何以不喜談東教曰人終於鬼者也生趨於死者也實歸於空者也人莫不以不見爲奇故此美而彼不美也

見怪不可驚怪宜鎮之以靜如桓公見紫衣之神周

南見怪鼠之語李叔堅不殺戴冠之犬公亮大書入
窓之手是皆能以氣勝之也夫怪豈能傷人所患者
不能持守乃自傷耳予謂勝之以氣者所謂見怪不
怪其怪自敗是也是一道也然吾聞天子見怪則修
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刑士庶人見
怪則修身修身者轉災爲祥之道也語曰鴉鳴鼠舞
不恒爲災大人君子遇之則吉大人君子者修身之
謂也

董遇云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皆

慧應錄卷之三

七

謂閒暇無事時也東坡所謂此生有味在三餘是也
予又聞讀書無忘三上謂枕上馬上廁上也三餘者
空閒時也三上者匆劇時也匆劇空閒不廢讀書則
無負於書矣

兩航雜錄謂宋史稱明道平居氣象清越灑然如在
事外及遇事則與賤者同起居飲食能堪人所不堪
嗟乎唯其能在事外而後能與人同天下事斷非著
迹者所能辦予謂士大夫灑然事外非難所難者遇
事則與賤者同起居飲食能堪人所不堪耳今道學

家寬衣博帶坐談名理而一遇棘手則不能與皂隸
輿徒共功名天下所以望而遠之曰儒者迂濶濶我
實不能關其口而結之舌也何怪哉若明道者吾知
免夫

孔子贊易曰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稱善人曰
勝殘去殺語季康子曰子爲政焉用殺大學一書于
妨賢病國小人深惡痛絕然止曰進諸四夷不與同
中國未嘗言殺也聖人之慎殺如此按孟子守孔子
家法者也當戰國尚殺之時而曰不嗜殺人者能一

慧應錄卷之三

八

之又曰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又曰殺人之父者人
亦殺其父殺人之兄者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
也一聞耳鳴呼不得已而以因果止殺也聖賢惡殺
之衷亦良苦矣

六藝古聖王之教也學者優游漸漬其中上焉者以
達次焉者以立萬世不易也王文成之卽心卽性卽
心卽經本爲支離者鍼砭然其末流未免虛而失實
內而遺外甚者恣心順意以經史爲糟粕長游談而
廢實學此憂世者所深慮也予謂文成先生天資最

高或實實見到徑省處非欺也然唯文成則可非文成而徑省不悖則鑿矣且四子之書具在從無徑省以爲道者詩書禮樂之外無學子臣弟友之外無教吾終不敢背考亭而面新建也

農田餘話記至元間南國有總統者發掘宋江南陵寢其間金寶不可勝計取梓宮中尸置故宮殿基其上建石塔壓之凡宗廟神主人民版籍皆置其下高一十三丈後有雷火自天而下破塔烟火焚經三日方止按總統則西僧楊璉真伽也利宋諸陵寶玉因

暑處錄卷三

九

倡妖言惑主發殯宮之在會稽者斷理宗頂骨爲飲器璉敗骨歸內府洪武二年正月詔宣國公求之得於僧汝訥所命葬金陵聚寶山石以表之詩人貝廷臣瓊爲作穆陵行以傷之或曰方妖僧之議掘也有林義士者故文山客也破產構得陵骨數具爲石函葬之樹冬青以誌楊鐵崖先生冬青冢篇所謂文山老客智日勇夜舟拔山山不遁江南石馬久不嘶冢上冬青今已拱是也朝代廢興之際何事蔑有然有宋之禍貽死後何烈耶彼妖僧者不知與理宗何仇

而至以頂骨爲飲器慘矣哉讀之不覺爲廢書三歎云

翰林王學士達曰在天爲命在人爲性理一也於是乎有心焉曰虛曰靈虛則見天理之湛然者爲甚明靈則見天理之流行者爲甚妙靈則虛虛則靈知覺於是乎生然行其所當行者則知覺枯於氣人心道道心矣行其所不當行者則知覺枯於氣人心道道心矣故理一而氣二道心同而人心異學者可不盡精一之功哉右所論最爲精確矣雖程朱復出何以

暑處錄卷三

十

加茲

真文忠公德秀曰程子家治喪不用浮屠在洛亦有化之者司馬氏關之尤嚴彼之教得行由禮之先廢使今之居喪者始死有奠朔望有殷奠虞祔祥禫有祭既足以盡人子追慕之情則于世俗之禮且將亦暇爲之矣不復祭禮而徒曰勿用浮屠使喪者悵悵然無以報其親未見其可也以此言之奠祭之禮其可缺乎按所論甚當然子嘗以謂人稟陰陽之氣以生而有魂魄既死則魂氣歸於天魄氣歸於地故嘗

者於人之已死有或求諸陽或求諸陰之說今道家之上章於天所以慰魂氣求諸陽也釋家破獄於地所以慰魄氣求諸陰也以古人用冥器之義例之事居有無之間道在可信不可信之際邵子所云脫有益非孝子順孫之用心乎予謂可檢其太甚者去之參以祭儀使居喪者萬一有以自盡似亦未見其不可也余生平最不信二氏然于此思得古人用巫覡之義且以後世之二氏比于先代之巫覡也未知是否聊以質之當世賢者

水南翰記記王荆公曰莫大之禍起於斯須之不忍一言一動毫釐不忍遂致數年立脚不定嘗有詩云愚濁生嗔怒皆因理不通休添心上焰只作耳邊風長短家家有炎涼處處同是非無實相究竟總成空予謂荆公於此等亦第能言之耳公性好爭新法之行與諸賢競辯常至聲色俱厲晚年退居建業題謝公墩詩曰我名君字偶相同我屋君墩在眼中君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尚從公人謂墩姓字尚屑屑與古人爭蓋公之性好如此雖復自訟迄不能改

也

倪郎中宗正書室中云德業觀前面人名位觀後面人敖清江問觀之何如倪曰從前觀之祇見我不如人而益勵思齊之志從後觀之祇見人不如我而自消踴躍之憂予謂有志者原不甘後人觀之前面人而思齊之志益勵有守者原不憂落莫觀之後面人而踴躍之懷愈消

鼂永清課謂自宇宙以來有夔龍周召高議文陛之上必有巢許皓光冥栖幽谷之中若使聖明之世不

觀逸民則岩壑爲尸冢而芝朮雲霞爲糠粃矣予謂夔龍周召高議文陛之上者以有用爲用也巢許皓光冥栖幽谷之中者以無用爲用也昔人謂詹於五官最無實用然而居口鼻之上者無用之爲用大也若使聖明之世不睹逸民則朝貴無典型而閭閻少矜式亦成缺陷故周公於漸之上九而係曰其羽可用爲儀吉無用之爲用固儼若列眉也已矣此清課之所爲作也

吳風錄皆邇吳風之所自其後多流弊不可問者唯

一段云自角里披裘公季扎范蠡輩前後潔身歷世不絕時時有高隱者永樂中有王賓氏按賓字仲光生平博覽該貫問無不知而尤精於醫學貌甚侵又以藥熏其面成瘡壘兩角短布衣芒屨竹杖行市井間人見而惡之縉紳輩或知其賢亦莫敢薦引也不娶奉母極孝郡守姚善賢而造之映門語曰勿驚老母踰牆逸出他日却騎從獨候門下始接焉據坐受拜若師弟子人兩高之同時有韓奕字公望者亦隱於醫與仲光友善至今言吳中高士必以二公爲首

稱云

北方立期爲市謂之集嶺南則稱虛不知稱虛之說何義土人亦不解予謂大抵作市於丘虛間故爲之虛唐人有緣荷包飯稱虛人想其來遠矣又一書云成市則實市散則虛或未然予謂丘虛之說無謂若然則亦可謂之丘乎成市則實市散則虛之說殊有理似當云成市則集市散則虛並南北之義了然蓋北人尚有從其始聚而言之南人尚無從其既散而言之也醇漓之分也

蓬樞夜話稱輓村主人其先宰藏穀十餘屋傳其子一日發之悉化爲錢又復禁閉迨其孫錢栩栩飛出一貼壁拂之不下俄化爲字令儒者辨之一一都是好文鄉里閭稱輓村家有文章就視窮詰皆錢穀轉轉幻化異哉錢穀化爲文章是化臭腐爲靈奇也然三家村腐儒焉知文章卽所謂好文安知非仍是臭腐乎吾又以知銅臭者之未易爲靈奇也道化而物不化也

寶積記從王子年拾遺記脫化而怪譎迂誕不啻過之此等文字不知其所自來大都類莊生所謂寓言者耶

脚氣集謂潘默成磨鏡帖甚佳帖云僕自喻昏鏡喻書爲磨鏡藥當用此藥揩磨塵垢使通明瑩徹而後已倘積藥鏡上而不施揩磨之功反爲鏡之累故知托儒爲奸者曾不若愚夫愚婦也予謂積藥鏡上而不施揩磨之功者讀書不化章句之學其弊爲服虔鄭玄輩若托儒爲奸者儒之賊則荀卿楊雄輩敢爲離叛者是也未可同日語也

趙幾道說誠無爲幾善惡作一圖上寫一誠字直落
寫個善字偏旁一絲寫個惡字以惡是誠之底孽善
是宗嫡友人沈可亨疑之以問此疑甚善幾道自謂
可勝胡氏同體異用之說不知其尤非也且如喜怒
哀樂未發謂之中當其未發只是至善至于發時始
有中節與不中節中節者是不走作這中不中節者
是走作這中却不是這先生個中節旋生個不中節
如水之清有以濁之不是當初帶得這濁來若是庶
孽須是從他身上出不枉曲此論自精予謂若作一

暑憲說卷三

十五

圖須先寫一性字性字直落寫一誠字誠字直落寫
一善字然後誠字偏旁寫一僞字善字偏旁寫一惡
字蓋性乃天命之謂此際毫無入爲少焉落於形體
便少氣稟不得從氣稟而有僞從僞而有惡乃是由
誠而岐之僞由善而岐之惡非性之本有也是以聖
賢工夫從此處着力不許氣稟分毫用事乃所以杜
絕岐路純一聖功者故朱儒於性兼理氣論予謂只
理是性氣不是性則性善之說方確此等直似水之
性本清緣他混混不舍所以偶然泥土間之則濁糞

穢間之則污也豈水之本來耶蓋水之清從理混混
不舍處從氣也

淵明送一力與乃子助其薪水之勞而曰彼亦人子
也見得淵明知道王褒僮約非實事以文爲戲耳後
世虛用其下者乃以爲口實可歎也觀此則士子臨
文雖戲筆可容易耶倘一言而開慘薄之漸如陰陽
何故體物之仁爲士君子者可不時時觀省

續志林者明待制王禕續蘇氏志林而作也禕字子
充與宋景濂同出柳待制黃侍講之門元季政衰走

暑憲說卷三

十六

燕都上書不報歸隱青巖山中明太祖徵爲中書省
椽進平江西頌上喜曰浙東有二儒卿與宋濂學問
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詔修元史與濂
同爲總裁官史成拜翰林待制奉使雲南抗節死子
紳洪武中應蜀王聘爲成都府文學自蜀至滇訪求
待制遺骨作滇陽慟哭記父子並以學行著皆明初
偉人也其續志林之作議論正大而才思風發于長
公稱畏友焉亦有明之傑構哉

寓園雜記記正統十一年太師英國公暨侯伯二十

餘人早朝畢奏曰臣等皆武夫不諳經典願賜一日假詣國子監聽講上命以三月三日往於是太師率諸侯伯至日到監携茶酒果餌之類甚豐祭酒李先生命勉命諸生講五經各一章講罷設酒饌奉欵諸侯伯讓曰受教之地皆就列坐唯太師與先生抗禮飲甚歡太師屢辭先生曰秀才家飯不易措置願太師少寬命諸生歌鹿鳴之詩賓主雍雍抵暮而散此亦太平盛事也按此正統十一年也越明年而有土木之變太師與其難焉追憶一時盛事益令人恨王振之罪爲不勝誅云

景憲錄卷三

七

楊先生翥爲修撰居京師隣家失雞者指其姓而罵家人以告先生曰坊市中不獨我一家姓楊又一鄰居居甚隘雨至必從先生家出水甚受其害家人以告先生解之曰晴乾日多雨落日少其德量類如此此等德量雖由性成抑亦可學而至于意嘗欲彙集此類爲一編時時省檢遇事輒有意倣效之久而漸熟當必有可觀者顧匆匆未能也幸持此意以告後起

青溪暇筆記洪武間翰林應奉唐肅有應制賦海東青一絕云雪翎能追萬里風坐令狐兔草間空詞臣不敢忘規諫却憶當時鄭魏公自記云是日上御奉天門外西廡房觀海東青翰林學士朱湣因諫曰禽荒古所戒上曰朕聊玩之耳不甚好也湣曰亦當防微杜漸上遂起嗚呼太祖聖明天縱固非唐太宗所能比然宋公之直誠不在鄭公下而肅之詩亦可謂善于規諷矣按太祖之於宋公直以文士目之而其侍從之暇不忌切直如此太祖可謂能容矣然而思誼不終後竟以孫慎累坐戍死或太祖胸中蓋不無追憾於生平亦若唐太宗之絕婚仆碑於鄭公死後也君臣終始之際蓋難言哉

景憲錄卷三

六

太常博士顧祿字謹中善歌詩有過鄱陽湖詩其一聯云放歌今日容豪客破敵當年想至尊聞入禁中太祖命盡錄其作一日近臣入便殿見上所常御之處有祿詩數帙益深喜之也按祿少有才名嗜酒善書高士敏贈詩有兩京詩博士一代酒神仙之語而錢收齋列朝詩集謂解大紳目無一世顧盛稱謹中

詩以爲爐吸風雲奔走造化豈其才情爛熳不經師匠畧有相似者與亦確論也

庭聞述畧謂小子文祿初就外傳也思學之不進先康毅君誨之曰漆紋千遍其光自見書讀千遍其理自見益貴熟讀之而自得之也按此卽所謂故書不厭百迴讀熟讀深思子自知者也朱子亦曰書只貴熟讀別無方法又曰讀書之法讀一遍了思量一遍思量一遍又讀一遍讀誦者所以助其思量常教此心在上面流轉如何記得不仔細皆熟而自得之意

皇朝經義

尤

也後之有志讀書者尚服膺此言

近峯聞畧記逆瑾用事時百官門狀啓禮悉用紅紙故京師紙價頓十數倍雖元臣宿將必曰晚生曰門下生而稱瑾則有恩府恩主千歲公公之語按風俗至此那得不弊凌夷至魏璫用事時稱乾兒乾孫者尚書而下比比皆是矣晚生門下生亦何足云稱忠賢有謂九千歲者千歲公公比之猶本分語也可憐哉

近吾蘇劉完菴銓爲僉事將致政有意臣索題牧牛

圖詩曰牧子驅牛去若飛免教風雨濕蓑衣回頭歎指桃林外多少牧牛人未歸憲臣感之亦掛冠去僉事與此憲臣可稱兩賢語曰言之匪難行之維難僉事言之而行憲臣言之而聽皆勇退者得此於明之季世也爲尤難哉

周益公云蘇子容聞人語故事必令人檢出處司馬溫公聞新事卽便抄錄且記所言之人故當時諺曰古事莫語子容今事勿告君實按聞人語必檢出處則所聞必精聞新事卽便抄錄且記所言之人則所

皇朝經義

手

見必確如此以爲聞見則其所聞見那得不既博且核此後賢所當法也

近峯記畧記劉太卿榮言英宗土木之難幾不免矣也先之母告其子曰吾蘇州人少隨夫戍邊被汝父擄來生汝昔居中國爲今天子臣臣無殺君之理且泣以請也先從之英宗得還此說不見記載太卿掌詔勅在內閣必有所授之也據英宗之還乃天意也如此說乃天意而假手於婦人以濟亦容有之不然以也先之桀黠不有於其主而何有於中國之主

乃不殺而奉之還也誠難爲解也因念一婦人耳猶能思踐土之義而愛護其故主焉古今若中行說衛律輩者不當愧死耶

年號不宜相襲涼張重華五代蠻張遇賢宋方臘皆僭稱永樂元泰定帝太子阿速急八即位稱天順景主李乾順稱正德明季失考而皆襲之正德紀元詔下馬家宰試選人論題曰宰相須用讀書人蓋用朱事議內閣也年號一代大典可不慎哉或謂紀年不宜用正字愚謂正字上畫象天從上畫下垂是天道下濟下畫象地從下畫上起是地道上行此天地相交之泰運故曰正正之時義大矣哉

郭勝野聞記青田劉伯溫嘗泛舟西湖夜觀天象曰天子氣在吳頭楚尾過嶺見張士誠曰貴不過封侯郭子興據濠往見之遇太祖曰吾主也深自結納曰後十年當爲天子我輔之乃去考青田登元末進士方谷真反建議剿捕忤執政罷官歸管紹興感憤欲自殺門人密里沙抱持不得死後瘞石抹宜孫軍宜孫敗歸走青田山中伏匿太祖聞其名遣孫炎鈞致

之不肯出以寶劍遺炎炎作詩以爲劍當獻天子人臣不敢私封還之青田乃逡巡出蓋青田之始終爲元如此後不得已而佐命則其所云天子氣在吳楚十年當興予當爲輔者真妄談也不可不辨也

徐太傅追元順帝將及之忽傳令頒師常遇春大怒先馳歸以告曰達反矣太傅度遇春歸必有變乃留兵鎮北平而引軍歸住江浦使劍人謁帝方盛怒戒開吏曰達入勿縱之達既入疑有變乃拔劍斬開吏奪關而出帝使人釋其罪令內謁達不允帝不得已

枉視於舟中達因進曰達有異圖不在今日雖曰朕矣然吾臨江鞠旅亦能撫有江淮願弗爲耳且晉之不擒元帝亦籌之熟矣彼嘗南御中國我執之以歸汝曷治焉天命在爾已知之矣顧達何人敢以自外帝重感悟結誓而去按中山純謹小心終始如一故能事雄猜之主而以功名終若如所言拔劍斬關內謁不允云云則中山之桀驁視藍玉諸人有加矣太祖眼中不着微塵者而肯容之屬下終老耶蓋其無稽甚矣其他類此者尚多命曰野聞誠哉其爲野聞

也

觚不觚錄錄有明中葉以還其爲觚而不觚者甚多中雅二司不跪督撫與夫不跪巡按不觚而觚者幾此二事按明初舊制布政司在外與內尚書同按察在外與內都察院同其於督撫固無屬官體其後督撫權漸重而儼相統轄矣然不跪自若也其後則跪矣至巡按之秩益卑乃積威所刻久而與督撫同體而兩司亦或長跪以從則益非體矣作者益心傷焉故於此二事之猶存舊制者亟紀之見千百之猶存

皇朝通志卷三

三

十一也本朝制沿勝國近且革去巡方而督撫之權益尊布按之體益卑余懼夫觚之未必常爲觚也已谿山餘話記謝深子淵一日侍坐於少師劉公健劉問謝章德懋可爲今日何官謝遜謝不敢對劉再問謝乃起對曰恭而安宜爲日講經筵官劉搖手曰不得不得德懋居山林久未嫻講筵禮數萬一山野使人主不肯親近儒臣自此始劉公此言當時或有所指由今思之人臣在講筵固貴積誠感動至於周旋禮數以及容貌詞氣之間要在使人主可敬可親而

不可遠庶幾進講之餘少有裨補其或熟習講章動應故事者固無足論若一味朴誠生疎而無雍和樂易之氣以將之亦殊無格君致主之望伊川先生在講筵其所言未嘗不正而終鮮感悟之效者或亦誠正之誼蘊蓄在中者多而盛德之符徵發在外者少也昔人所以謂威儀爲定命之符也

吳中故語記魏守改郡治事魏守者魏杞山觀也洪武初以國子祭酒致仕將歸太祖親宴餞於便殿時得平蘇之報乃酌酒留之命知蘇州府既治蘇三年

皇朝通志卷三

三

大得民和因治隘弗稱乃按舊治而新之正當張士誠僞官之址又吳多水患郡城河道頗加濬築時乃有飛語上聞命御史張度視焉魏方擇吉上梁高太史啓客魏所爲作上梁文御史還報魏與太史啓並死都市方魏之乞歸也年六十六矣時已予告且賜參政俸優贍於家既行復詔還與詹同宋濂賜宴賦詩榮遇若此復奉命守蘇當時不聞有過舉一聞飛語立置之死攻飛語謂魏方復官開涇心有異圖也夫魏以一書生老屈以郡卽云大得民和豈至以七

旬腐儒動上忌哉或當時偶以新治當爲周舊官故遷怒及之及已死而詔有司歸葬則亦未嘗不憐其無事或者如解大紳封事所謂每多自悔之時輒有無及之歎者乎至於高太史啓之死尤爲非罪攷太史以召預修元史授翰林院國史編修官一日忽特擢爲戶部侍郎高自陳年少不習國計且孤遠不敢驟膺重任太祖喜命賜內帑金放還旣而以上梁文連坐腰斬曾不少貸論者惑之旣讀太史在鳴集有宮女圖詩詩云女奴扶醉踏蒼苔明月西園侍宴迴

書虞夏三

三

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淡官禁有誰來吳中野史謂高以此詩得禍錢牧齋考以國初昭示諸錄所載李韓公子姪諸小侯爰書乃知高詩實寓諷諭蓋因此觸怒太祖而感發於魏守之獄也夫才人筆墨有涉人聞閣事者往往多陰禍况朝家官闈間乎太史之及此也有由矣然太史爲明初四才子之冠讀其集者蓋不無隱慟云

甲乙剽言記劉佐子從朝鮮還爲言彼中書集多中國所無者且刻本精良無一字不做趙文敘惜爲倭

奴殘毀亦典籍一厄會也余乃知國初朝鮮獻類子朝議以僞書却之此四庫之所以不及前代也詳胡意自深惜類子之書不行於中國類子書真僞不可知然亦必無害於人斯存之以備學者之參攷未爲不可而竟以僞却亦足見廟堂之無遠謨也且夫真僞亦何常之有麟經也而王安石以爲斷爛朝報矣繁辭也而歐陽永叔以爲非聖人之作矣古書之存於今亦在乎讀者之自得耳且如大戴所傳曾子十篇卽不必爲曾子之書顧後賢讀之亦自有相爲感

書虞夏三

三

發者假令天壤間而有能爲類子之言者卽不必類子無亦類子之所許乎惜矣哉其不傳於中國也清暑筆談記一事云臨海金一所貢亨仙居應客應大猷二人以道義相友善金旣謝事家居應復起用詣金言別金曰君此出他日回來要將一照樣應客應還我兩人竟保晚節噫此語言之若易爲之實難子輿氏曰居移氣養移體自非大賢鮮能自解免者蓋其潛易默化初若寒暑之密移我不自覺及一旦當之者不堪而彼猶施施然曰我仍初服也仍初服

也時移勢換恐富貴催人上九重後應客庵不知換
幾副面孔矣

高子業詩云衆女競閨中獨退反成怒夫爭妍取忌
有之也而獨退成怒者豈不以衆邪醜正世忌大潔
耶余謂士君子患不能正與潔耳果正矣何慮衆醜
果潔矣何慮世忌雖然士君子固有高自標榜私立
名字以號於世曰我正也潔也卒以來世忌而招深
讟者若漢之黨錮唐之清流宋之道學皆是也夫至
正非以夸俗至潔非以炫衆君子所以貴闇修也易

暑窓隱卷三

三

曰逝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潛龍哉至有明諸君子
猶有自樹爲東林者取類既雜得禍愈烈讀司馬溫
公保身說又不能不爲之三歎云
先生於得者也辱生於寵者也故得爲失先寵爲辱
先惟能以未得爲失則失不足患矣以遺寵待辱則
辱不能驚矣茲言儘高然深思之畢竟是莊列匪餘
聖賢處此則求之有道以處得得之有命以處失有
道以爲得富貴皆吾分應何須以未得爲失有命以
處失患難視若等閒何須以遺寵待辱凡作意於其

間排遣以爲高者猶第二義也故道必衷諸聖賢爲
無弊

祿位者勢分也官守者職分也勢分爲儒來由乎人
者也職分有常責由乎已者也故士大夫之視勢分
也宜假其視職分也宜真此段甚好勢分假故可疏
水樂在亦可富貴浮雲職分真故放桐負展不爲通
牛羊會計不爲屈古今賴聖賢輩遮起各盡職分所
以相扶至今耳不然幾何不相率而爲獸蹄鳥跡耶
若榮華享受則轉眼成空其不足掛達人胸臆間也

暑窓隱卷三

天

稔矣

釋氏輪迴不特生死輪迴凡念頭起滅卽是輪迴故
一念之起生之類也一念之滅死之類也於中解脫
是了日用中小生死此言自深於禪理然究其所謂
解脫者不過斬斷念頭使無起滅以此謂不入輪迴
似也然使不善念頭斬斷可也若乃天機之發有善
無惡此等念頭方迎養之不暇而一概斬斷吾不知
其何以居心何以涉世也儒者則不然當念頭未起
處用涵養法念頭既起處用省察法涵養須敬故敬

以直內省察須義故義以方外而又不重內而輕外
不存內而遺外故涵養多在省察中而直內不出方
外裏則正以利用安身爲了徹詣以精義入神爲解
脫法也而又何慮乎生死何患乎輪迴耶

陽明致良知之說病世儒爲程朱之學者支離語言
故直截指出本體余謂直截指出本體之說卽膠看
五經及四子之書從無直指本體之說蓋聖賢之學
卽用卽體故內則從視聽言動用功外則從子臣弟
友着力皆用也待用處做盡而所謂本體者自然呈

書卷之三

三

露孟子所謂成章故達資深達源皆是也今未曾下
學而遽云上達則徒以資游談長虛浮耳譬諸求大
木者吾不知捨枝幹之外何處覓本根矣

父兄勞於官子弟逸於家一逸已過分况乃事奢華
軒軒傲閭里僕僕趨縣衙不知禍所倚方謂勢可誇
勢亦有時歇禍或來無涯不如慎德業庶幾永無譴
此張東海有感之作仕宦子弟宜書諸紳此段卽百
可漫志所載張東海則南安守張汝弼也詩雖近俚
而有補風教故百可漫志及之東海又嘗作假髻行

以刺時貴詩云東家美人髮委地辛苦朝朝理高髻
西家美人髮及肩買粧假髻亦戔然金釵寶釵團珠
翠眼底何人辨真僞天桃窓下來春風假髻女兒歸
上公其爲南安守也陳白沙應詔道出南安汝弼頗
以白沙出山非是欲尼其行白沙不可詩章往復頗
相譏諷詳在玉枕山詩話中攷其言論風裁蓋一時
之表表者也

書卷之三

三

夙素以卒友聞偶遇翊之於舟中語及兄奪產事公
聲蹙謂曰吾正苦吾兄懦使得如令兄之力可以盡
奪吾產吾所願也因揮涕不已翊之乃惻然感悟遂
拉溪亭同至兄宅拜且泣深自悔責相之亦泣涕慰
解各欲以田相讓遂友愛終身人咸稱嚴以誠感施
以誠應鄉邦美事至今猶樂談云此見聞紀訓所載
兄弟同氣也友愛翁和自其天性而或以田業鬻荷
讀此一段其有不感且泣者耶昔徐英公爲其姊袁
棄火煨鬚姊曰何不付僕使英公曰豈謂無人耶

念我老矣姊亦老且病思欲常爲姊煮藥豈可得乎
英公武人不學何從得此至性語每讀之未嘗不酸
鼻此溪亭公之揮涕所爲以誠感也世寧有誠感而
不誠應者乎脫有之必不自比於人之數者矣

余素承太宰漁石唐翁知比赴閩臬過蘭溪特晉謁
焉臨別翁曰吾欲造君舟一拜奈有足瘍不能步當
遣兒子汝楫代行余曰小子何敢勞翁但翁官居八
座年邁七旬天下大老也孔子曰吾從大夫之後不
可徒行翁學孔子者而欲過之耶翁曰固然第吾楓

卷之三

三

山先師歸祇是步行未嘗乘輜倖朴菴公及竹澗潘
公俱守此禮吾豈敢違吁浙有楓山猶曾有岱嶽遺
矩巍然而諸公皆能率履不越如此視近時少年纔
登一第還鄉乘軒擁蓋揚揚過閭里者何如耶此亦
見聞紀訓所載蓋前輩風範乃如此余生平碌碌不
能力行古道然乃心竊景行之書此以遺後人有能
補余之闕者是余之所望也夫且過里門不乘車不
過萬石君家範一則耳而後人乃視之若景星慶雲
幾于不可復見又安望其言先王之法言行先王之

法行服先王之法服者哉

同年建德王本立建嘗語余曰渠爲諸生時提學歲
考後適分守某叅政行縣諸生謁見言及考事唯問
案首姓名幫補進學人數而止越數日分巡某僉事
繼至亦對諸生言及考事惟問黜退停降撲責人數
而止諸生乃私相論曰二公發問相反如此吾屬識
之且觀二公後日祿位何如後分守公官至戶部侍
郎子相繼登第分巡公陞陝西副使遇安化王作亂
而死吁豈一問遂能致禍福哉蓋言者心之聲而行
之表也存心仁厚則一言一行依于厚存心刻薄則
一言一行依于薄君子以厚德載物彼殘忍刻薄之
人豈享福祿之器哉此亦見聞紀訓所載語云忠厚
者其福厚刻薄者其福薄非獨天道抑亦人事蓋厚
則無所不厚厚人者人亦厚之是厚人者自厚之本
也薄則無所不薄薄人者人亦薄之是薄人者自薄
之階也譬如仰天涕唾還墮已身君子勉爲厚而已
彼刻薄者竟何益哉

正德庚午余游學廣德忽本庠張掌教使人呼同謂

余曰歸安武大尹乃蔡虛齋高弟今科必入簾吾介爾往拜其門以文字結知場中當必留意余唯而出私念窮通得失有命在天進不以正識者所鄙遂不往而是科僥倖中式恰由武公所取加濫美焉當時設從張師之言則彼此無以自明終身含愧多矣可見人之出處預定不須分外謀求徒壞心術也此亦見聞紀訓所載後進者所宜深識因憶坡公與人書中有云若進退之間一不慎靜其于定命不能有毫髮增益而於道德有丘山之損矣此自老於闕歷之

景憲廟說卷三

三

言而少年輩或未之信蓋世間巧拙得失嘗參半也苟能從巧者失處看拙者得處看則可以釋然矣楊文懿公守陳偉才高第藻詞淵學莚林推爲雄長而介潔自守未嘗干求恩澤爲翰林五品者十有六年而不調權倖有欲引之者使所親諭意公語所親曰吾猶娶婦也茹荼積久乃以白首改節耶濡遲散秩竟以三品終此先進遺風所紀前輩恬退風格也然公亦官至吏部右侍郎則未嘗淪落也何必呈身濯其以自喪所守耶

章文懿公懋任翰林時朝廷舉張燈故事公率同官莊景黃仲昭上章極諫忤旨左遷弘治中薦起爲南監祭酒嘉靖初進南禮部尚書致仕公嘗謂門人董遵曰待客之禮當存古意今人多以飲食相尚非也聞薛文清公居家留客止用雞黍盛以瓦器酒三行就飯而罷又魏文靖公居家客至必留飯止一肉一菜此二公可法云此先進遺風所記前輩儉素風格也公理學名家碩德重望而家居待客必薛魏兩公爲法然則世之飾七箸以爲賢者聞公之風其亦可

景憲廟說卷三

三

以不必矣

吳文定公寬爲人靜重醇實無慷慨激烈之行而能以正自持遇有不可未嘗碌碌苟隨好古力學至老不倦於權勢榮利則退避如畏又篤厚倫誼未第時嘗讓貢於其友同年賀解元選疾京師卽其家朝夕視之死爲服一月喪此先進遺風所記前輩友誼風格也朋友一倫至今日而壞極公學問文章爲一時矚目而風雨同好力存終始如此此道今人棄如土矣

王文恪公鑒初授翰林開門力學避遠權勢弘治中補經筵講官中官李廣怙寵干政公進講意存風諫上退謂左右曰講官云云意指若曹也後廣敗大臣多被污公獨不與戚畹壽寧侯與公有嫌絕不與通歲時問遺輒麾去或以爲過公曰昔萬循吉攀附昭德吾嘗恥之今乃自附壽寧耶此先進遺風所記前輩持身風格也公經學通明制行修謹蓋其于嫌疑之際意念深矣卒以困於逆瑾不得志而去益足以驗公之所存云

王文成先生守仁家居時里人有求鬻其產者先生辭却後與諸生游山偶經其處觀其風景佳勝裏默悔前之未收也忽惕然內訟曰是何心哉有貪心便無恕心矣且悔且訟兩念交戰胸中行里許始化徐以告同行諸生曰克己之難如此此先進遺風所記前輩心學風格也觀陽明先生天資如彼高明亦須于尋常日用間念頭起止處用力若能時時從念頭起止處用力將淺之爲克伐怨怒之學深之卽視聽言動之功于以造聖賢分際不遠矣世之爲陽明之

學者有頓悟速化之說吾惑焉

東司寇公壽由給諫累官至刑部尚書其在諫垣也指陳時政得失無隱惟不喜彈劾曰吾父戒我勿作刑官枉人而言官枉人尤甚顧可輕耶故公雖敢言而不搜索士大夫短長以沽直名云此先進遺風所記前輩忠厚風格也所貴于言官者爲有補民生行裨吏治也時政得失非所謂民生吏治乎而必搜索短長以爲資試思以他人短長作自己官聲此等肺腸反求將有不可問者故直聲可言也許以爲直不可言也况有爲以訐乎

擁絮迂談談革除事也嗚呼革除之舉甚矣文皇帝之忍也夫旣已扼其吭而奪之而殺之矣並於其號而革之並於其年而除之前之甘心于其敵國者之所無而文皇帝創爲之于其侄嚆忍矣且夫建文帝之立誰立之太祖立之也太祖立之而文皇帝從而革之則旣忍於其父且並其兄孝康皇帝之號而革之並孝康皇帝之祀而斬之則旣忍於其兄孝康皇帝者懿文太子出自馬太后文皇帝之同母兄也而

夷其廟而斬其祀則並忍于其母嚙忍矣而且移其忍于死事諸臣竊死事之臣千古所同惜也而文皇帝獨若有深讐積恨者而殺之而族之而瓜蔓抄之而且妻女給配功臣奴給配象奴甚乃發教坊司隸樂藉嘻忍矣斯時之天理民彝幾乎息矣度其故皆爲建文帝而遷之怒也皆革除之餘毒也且文皇亦何怒乎建文也以親則兄之子也以分則君也文皇帝之所嘗北面也而亟亟于滅而除之以快一時之私而不復計有後世之公焉何其見之淺也今無幾

皇憲廟卷三

三

何而建文帝之紀之謚且不沒於史矣而文皇帝之忍心害理者亦百世不沒也而又誰多誰少乎哉遼邸記聞詳始末似以遼邸之禍成之者江陵也然江陵故爲遼王所深眷非有酒食匪毗小疵也卽夫德不報何至齟齬不相能而必欲死地擠之哉無亦爲遼王者寵極而驕時一著不臣之跡往往落江陵眼中江陵刻意做事業人義不以私害公故王禍本可解耳余謂江陵不蚤自慎重呈身王門已受人解推大恩矣而卒背之不思其不祥乎故夫江陵之誤

在始事不在終事也且夫人如江陵固未易爲怨亦未易爲德者也然江陵能摧遼邸之驕橫而亡之而卒不免於驕橫亡殆所謂不自見其睫者雖豪傑之士不免乎

北還錄合之南巡日錄記世宗幸承天之行也南巡者危其巡也北還者幸其還也世宗繼武宗盤遊之後宜鎮之以安靜而車駕數幸承天當時必有勞于奔命疲於供應者侍近臣不敢深言托之乎記行之筆以爲比于誦祈招之章云爾當時聞有以詛咒詔

皇憲廟卷三

三

獄者穆天湘竹之譚幾蹈不測時事蓋難言也哉北使錄及北征事蹟先後記英宗北狩及還轅事也北狩之變在有明全盛時以一王振倉惶挾一少年天子嘗試敵庭而不之返其事若直以其主爲奇貨而買於也先者然而振亦卒以其身殉以其家殉則非真買主也蓋振以老內監經事先朝親見宣宗皇帝躬歷行間摧敵破陣以爲天子之威其足以折衝萬里而橫行域外矣庸詎知其一跌不返哉振之肉真不足食矣而英宗之禍釀之者成祖宣宗也及夫

宮車蒙塵天子下殿中原之禍幾幾爲晉宋緒而轉
西明年竟爾吉旋詳其局則景帝無志于迎而卒以
得迎諸臣不敢言復而卒以得復也觀也先之言曰
你每事務成就又曰皇帝在此是一個閒人則英宗
南轅之故可知矣彼李實楊善者會逢其適不過一
有明之廝養卒焉已矣

西征記無可承醫閭漫記一段謂謝元吉言人看聖
賢書當如看相書然乃有益人看相書如言面正滿
則吉偏狹則凶以鏡照面自考曰我面正滿耶偏狹

不
暑
應
集
卷
三

堯

耶正滿則喜偏狹則憂矣讀聖賢書如言仁義言禮
智與夫不仁非義違禮弗智一一自省於身我果有
是善果無是惡耶以是而爲憂喜以致思齊自省之
力則庶幾其有益不然雖誦之甚習記之甚富亦何
益於進修哉此段甚好呂獻可所謂讀書不須多讀
得一字行取一字者其是乎讀書人真能如此不患
不到聖賢地位矣

琉球使畧無所記渤泥入貢記記渤泥入貢始末也
渤泥荒遠其風土亦貧瘠窘促文字尤陋極不足觀

而宋太史猶不憚濡筆而爲之記者非獨以昭聖化
之盛亦以見不臣不贊之風後世難再見云

雲中記事記嘉靖癸巳大同之變也悍卒噪殺總兵
官而苟欲以激變謝如此則無法無法則無國矣明
世宗朝猶不至廢弛至是載筆者其猶有幸詞焉

朝鮮紀事紀景泰元年出使朝鮮事也朝鮮爲天朝
附庸世守忠順觀其奉迎天使恭而有禮至于文物
從容雅歌曲晏令易世而下想見當時華風之漸被
焉信乎其爲箕子之遺化也耶然隋唐之交亦嘗屢

不
暑
應
集
卷
三

平

抗王師至煩天子再駕而不服又何其桀驁也故小
國之服役大國也亦在乎馭之而已矣

平定交南錄錄文皇帝平定安南事也安南乎定功
由英國後卒以反覆不靖棄論者不能不遺憾三楊
焉交趾自秦漢以來中國土宇也唐以後棄之外夷
今幸已版其土地籍其人民矣三楊稱一時賢相而
不能圖所以安輯之使服而復叛究之十七府四十
七州一百五十七縣之境淪於化外而不復見天日
焉是誰之過與儒者多爲地大人衆之說若果地大

則難理人衆則不治又何貴有聖賢乎錄中所云交人久外聲教樂寬縱不堪官吏將卒之擾往往思其舊俗此數言者得其概矣然則班定遠所言宕夷簡易寬小過總大綱以施之遠人殆無往而不可哉且當時若以撫循事任之黃公福以坐鎮威任之張公輔不過數十年坐定矣惜矣哉三楊之拘於計也撫安東爨記馬公文升記一時撫安事也所記雖一時事而國計葵情畧可概見至於撫定大計付之內使而一二貪功小人爲之掇掇幾何其不敗乃事也

身家錄卷三

聖

太監汪直以西廠擅權以邊功擅威此足以見一斑矣讀工部詩總戎皆插侍中貂之句千古同勸已哈密國王記記哈密忠順王廢滅興復始末也忠順爲天朝所封又其地爲西域咽喉諸番入貢孔道而王母金印爲土魯番所擄朝廷不能問已見輕遠矣矣迨罕慎襲封爲阿黑麻所殺陝巴繼封又爲阿黑麻挾以去國威頓矣非精練番兵爲襲殺牙蘭之計則封不成封資不成資問外事尚可問乎迨黑麻擄禍陝巴來歸然後諸番無警邊方寧謐蓋老成之謀

國其成之難如此亦足見有明之議論煩多而成功鮮少也所由來非一日之積矣

安南水程日記黃公福記赴南安水程也安南初定公奉命爲安南布政使有惠政甚得遠愛心後奉詔還朝而安南叛迄公之再往也值交人作亂交人不忍害公衛之出境曰公不去吾屬必不反也公山東昌邑人爲當時名臣

身家錄卷三

聖

雲林子倪瓚元鎮之別號也其遺事近迂僻然盛流多景慕焉元鎮當至正初天下無事忽盡鬻其家產得錢盡推於知舊人皆竊笑及兵興富家被剽掠而元鎮扁舟箬笠往來湖泖間人服其前識云按雲林子詩書自高逸其他則迂而迂愚然其愚亦古之愚所以成其爲高逸者雖非中道要亦聖賢所不棄若潔癖則真愚而可笑矣國寶新編編一時公友也前編十三人以關中李獻吉爲之首續編二人爲田爲周皆一時名流也風華掩映後先彬雅固有明極盛會矣今之言成弘正嘉者益不無咨嗟歎美焉

歷錄以仰山名仰止前賢如高山也前賢如丁鶴年之奉行章三益之友于尚矣他如楊退庵之卓識王樂善之誠對方正學之端方趙雙硯之清介夏忠靖之寬弘張侍御之勤幹以至郝立齋之志在扶陽周莆田之心存有主楊文懿之隨講進規羅東川之每念省察董蘿石之老而進道皆一時人倫之表表者學希尚友見切思齊作錄者亦人傑哉

新倩籍并歎仰時賢資其華藻以自琢磨者所紀五人或放狂或雅飭並藻心秀質便敏達才有聲聞于

時所籍如此則夫昌毅之所存可知矣

吳中往哲記所記高逸一條安節龔先生止稱其安貧苦節而不及其金川慟哭事按龔先生名詡字大章以父營任洪武中給諫戍五開死勾大章補父伍建文中調守金川門靖難兵入大慟變姓名遷歸走任陽投馬陳二氏匿大困中讀書間夜渡婁省母更二十年人無知者周文襄撫江南具禮訪問便宜兩薦爲學官堅不應曰胡老兵仕無害恐負往日城門一慟耳卒年八十有八據大章之始末如此門人私

謚曰安節不愧矣大章丁革除時與忠義爲仇讐而毅然自振拔不昧所懷殆無所感發而自奮者耶卒時正冠危坐誦大學一章有白氣起屋上所謂得正而斃者儒之全受全歸者也

武川縣志官師志其官武功師武功者也非武功也官雖才師雖賢弗志也志之者誰康公海也志以人傳者也

綠雪亭雜志論冠萊公斥丁謂拂鬚事余謂正可與韓魏公參看魏公於小人欺已處明足以照而終不

道破萊公之於謂不免道破矣所以激成反噬之禍也魏公之德量固由天分亦其學術最高處萊公之不能忍萊公之無學術可知也所謂霍光傳不可不讀者也

楊大年弱冠與周翰朱昂同在禁掖時二公瞻然老矣大年每論事則侮之曰二老翁以爲何如久之翰不能堪正色謂之曰君莫侮我老此老亦終畱與君昂笑曰莫畱與他免得後人又侮他厥後大年果不及五旬而亡此固可爲少年侮老之戒竊謂人之享

受率由人精神自造彼意中厭惡老成者亦自到老
成人地位不得其精神所不注也人之於富貴福祿
亦復如是蓋人事天事常相肖者也唯達者能見其
微耳

長沙有朝士某者還鄉意氣滿盈賓至則鼓吹喧闐
里中有執友來謁朝士曰翁素好誦詩近日誦得何
詩友曰近誦得孫鳳洲贈歐陽圭齋詩其有味乃朗
誦之曰圭齋還是舊圭齋不帶些兒官樣回若使他
人居二品門前鼓吹闐如雷朝士聞詩默然明日賓
至門庭寂然余謂此朝士一聞友言而卽屏去鼓吹
正自加於人一等矣

暑應龍卷三

聖

同年楊宗喬尹新鄉質任峭直與人議論不能下氣
監臨者惡其不遜同列又從而構之勢如騎虎不可
收拾一日桂古山過之宗喬告以故古山曰譬如對
奕且饒一着譬如爭路且退一步便無事矣宗喬惕
然乃告以敬職余謂善奕者必須爭先善行者不甘
落後饒一着者以讓爲爭也退一步者以進爲退也
故曰終年讓畔不失一段終身讓路不失一步要終

而論也然士君子處此須拚是失一段失一步幾見
穩着儼不然而出於爭則雖勝猶負矣此意唯老於
世故者知之

雲夢藥溪談記禹貢曰萊夷作牧厥篚檠絲爾雅曰
檠山桑顏師古曰山桑之絲其韌中琴瑟之絃蘇氏
曰惟東萊爲有此絲以之爲繪堅韌異常萊人謂之
山繭紉爾雅又曰蠟桑繭繭由檠繭末云今萊陽之
山繭紉益檠繭也余按此說非是山繭卽禹貢所云
檠絲今以之作山紉者是檠繭又別種俗所謂檠繭
也檠土名臭檠不才木也土人嫌其名惡借名檠取
莊子靈樗不老之義然則爾雅所云蠟桑繭今之山
桑檠絲是繭由檠繭今之檠絲借名檠繭是義並曉
然矣

暑應龍卷三

吳

兼葭堂雜抄記嘉靖初年遼庵楊公爲首相以議禮
忤旨霍尚書籍因特疏劾公至削籍賜歸猶根蔓公
門下士不已有大學生孫育公鄉人也受恩最久一
切保護周恤不啻子弟又以公授入文華殿供事以
書寫資勞例得受京職時亦以公黨恐遭斥逐乃錄

公居官事數十條呈霍公以自解後數月以暴疾卒於京其子奉柩還公猶易服弔其喪其子跪泣曰人子固不敢言親過但悖德者不祥吾父負公而死願公無弔公曰爾父豈負我者我爲人所陷波及汝父汝父欲保全身家萬不得已姑借我以免禍耳吾獨不汝父諒耶按公既博通經濟相業歸然而與人之際復雅量汪汪如此彼一時齟齬公者不當內愧死耶又議禮之舉持正議者以公父子爲赤幟故當時貶削杖黜之禍亦公父子爲獨烈今事過時往浮議

書卷之三

三

消歇士大夫乃有知私不勝公恩難掩義者彼枉心塗面甘爲容悅以長君惡者真側媚小人也公父子間正氣赤忠則耿耿千古矣流芳遺臭固不可同日語哉

快雪堂漫錄記慶安坐化事云歲正月湖南淨慈迎雲栖蓮池師講圓覺法席甚盛聽講衆二千餘先日常有客比丘慶安宣城人自言明日當坐化或尤之曰莫捏怪惑衆安不顧先以銀二分授丐者令買薪火我次日衆守至日中咸散去將忽起禮十方佛約

數十拜遂端坐合掌而逝停三日顏色鮮好鼻注尺餘火浴無屍氣所記如此則坐化之說信矣或曰人之生也萬殊而死也萬殊人之生也有橫生者有倒生者有生而揖者有生而能言者有生而記前生事者種種不同則死之不一也有側化者有立化者有坐化者有自言死期者皆死之一法也無異也若法宜坐化則彼教中所稱諸佛菩薩未聞皆坐化也且既坐化矣亦不聞化後示何靈異也故有生必有死或坐或立或臥一也何以異於人哉

書卷之三

三

又記李于鱗吟茶事于鱗爲浙中監司徐子與以吟茶之最精者餉之此看子與昭慶寺問及則已賞皂役矣蓋吟茶葉大多梗于鱗北士不識宜矣記之以發一笑余謂此何足笑洛陽伽藍記謂南士之嗜茶者爲水厄于鱗不過未遭陽侯之難耳又南士之北仕者謂若不堪與酪作奴吟茶雖精酪飲之健奴耳此物正合解隸人渴不得以不相宜擲擲也

天爵堂筆餘謂六經二十一史文章在茲經濟亦在茲所當讀之書盡於此矣此外諸子亦經史鼓吹耳

讀固可不讀不妨近日學者務旁求百家雜撰尤沉
圖世說以爲奇而質以經史茫然不能應亦奚以爲
此說深中明末學者之病楊用修最稱有明博雅而
王弼州譏其工於証經而疎于解經詳於稗史而忽
於正史詳於詩事而不得詩旨求之宇宙之外而失
之耳目之前說者謂是楊氏諍友余蚤歲功力盡之
八股中年後頗事旁涉而多漁獵于小說外史家顧
反忽本根焉讀筆餘此段若錄余之膏肓焉者書此
遺後人慎勿若余之老而內悔也夫

暑處覽卷之三

吳

士大夫家少年子弟不宜使讀世說未得其雋永先
習其簡傲不可不慎近世士大夫動稱晉魏風流卽
使真爲晉魏不過如王何而止昔人謂王弼何晏之
罪甚於桀紂又可尤而效乎且夫少年子弟之稍有
才者雅簡傲二字最易入骨彼見夫食蒸豚以爲狂
作白眼以爲高者以爲真可置身名教外也稍涉世
務命之曰俗稍徇人情命之曰鄙鄙俗曰遠簡傲曰
增于以胥溺而逮於禍也不遠矣或曰人家子弟唯
俗字不可醫余謂雅不俗二字更不可醫何也俗字

猶知是病不俗矣又肯就醫乎此固和扁所望而却
走者也

三百篇詩之祖也楚人之騷漢魏之樂府五言古詩
去古不遠六義未乖所當誦法唐之近體興而詩一
大變然可兼爲不可端攻者也近日無人不詩無詩
不律無律不七言卽五言律五言絕句善作者少
而况古詩乎夫至無人不七言律而誰謂詩不差矣
余於詩無所會然今來亦覺得此弊覽是說頗有當
余心夫論詩之道律難於古七言律尤難於五言律

暑處覽卷之三

辛

而今先爲其難者何也七言律有肩架有蹊徑可以
貌求可以襲得然則所惡於七言律者惡其浮也惡
其僞也苟浮矣僞矣情非真情境非真境幾何而不
弊也今請與後學約學詩須先學五言古而後五言
律而後七言古而後七言律以漸及於諸體焉而且
讀古人詩得其所爲情與境與詞者而融會貫通而
有得於心而後以之寫吾之情吾之境而不必古之
是貌焉襲焉則亦庶乎其可也請以是易子姪輩之
學詩者

道狗編率偶語今擇其尤警者采之

分粟者多寡之爭靡定量之以斗斛而爭者平矣是斗斛者片言折獄之季路也寄財者疑慮之心未忘付之於鎖鑰而疑者息矣是鎖鑰者一介不取之伊尹也予謂此是聖人以無爭平有爭以無心防有心法而世之爲老氏家言者曰斗斛作而爭訟興扁鵲具而盜賊起則吾不知之矣

人只道人心難料不知自心更難料假如乏錢時自思得了百錢千錢儘够足矣及至得錢後再添了千

暑意庵錄卷三

三

貫萬貫還更不够以此知自心難料人只道人心不平不知自心更不平假如失意時受了人一拳一棒恨幾死矣及至得意後打了人百拳百棒反更稱快以此知自心不平予謂難料者料之以忠知足無欲則貧可知富矣不平者平之以恕橫逆自反則犯可不校矣

生時平安由得我死後平安由不得我由不得我底要在由得我處做理念平淡人所能欲念平淡人不能人所不能底要在人所能處修前段是知生所

以知死後段是存理乃以過欲

吾有箇無財布施法如難讀之書教人易讀不讀之書教人知讀此是大布施吾有箇無位薦舉法如人少作文勸人多作人苦作文勸人樂作此是大薦舉大布施是廣大法門恐難具此力量大薦舉是現在功德必力堅此婆心

雪濤談叢記相議一段謂余令長洲時一日謁瑤泉申相公問及冊立事公曰老夫致政之前一年以此事勸上上面許來春立無何言者羣起乃反不果然

暑意庵錄卷三

三

竊窺上旨實無他端但不欲廷臣居功耳及去年震位大定乃知元老造膝之議人不及知者多矣予按儲議一事開有明廢興厥後廷擊紅丸紛紛大獄多從此起長洲公以元輔柄政深得主眷而當時從容密議毫無執持如此說者謂公繼江陵之後盡反其尊主強國之功頽墮其綜名核實之政而一切以容悅姑息爲賢以致紀綱不振議論日煩發成痿痺之天下皆公過也觀其議論以密勿論思委曲調停爲是而以倖倖建白邀取名高爲非則長洲公之所存

可知已胡廣中庸之禍貽誤人國可勝言哉

澧州華陽王號味一者喜讀書能詩其談吐多可觀嘗言喜鵲鳴噪人聞之而喜故以喜名鵲鳴聞者皆惱應名惱鵲而世乃從老字名老鵲非也此語頗確余謂此語近諧戲而云頗確何也然則老鼠亦可云惱鼠乎他如老鸛老雕老狐老虎之稱此類不乏又當何以云爾也或曰此等皆不得其所從死如類有壽者故以老稱亦應說也存之以備參考

委巷叢談云錢塘羅買中本者南宋時人編撰小說

樹齋叢書

卷

數十種而水滸傳叙宋江等事姦盜脫騙機巧甚詳然變詐百端壞人心術其子孫三代皆啞蓋天道如此竊自此風一盛此等通俗小說不啻汗牛充棟近更道人家閨閣事淫褻鄙穢不堪着眼益復壞人家子弟不可勝言矣不知天道又當何如處之近明史一案株連稍衆冤濫多有然亦平時筆墨罪孽隨地報應不發於彼而發於此或者有陰禍然也儻如此而不知俊改禍獨無烈於此者乎慎之慎之此在書坊射利家尤宜炯戒

熙朝樂事記一歲杭遊勝概也浙俗好尚游冶然亦以臨安都會故漸染繁華羶逐奇麗相沿而成風也記之者其有憂患乎抑猶是東京夢華之意耶

譚輅一段謂嘗讀宋史至韓魏公填空頭勅賔任守忠事未嘗不廢書而歎假令正德初年館閣大臣能用此道以行韓文之疏則逆瑾輩甘心黜謫何至流毒薦紳旁及黎庶哉古事多可爲今人法而人多不能法古可惜也余謂此說自好然亦未審當日事勢何如及內閣諸人權力何如不然者劉公健輩即不及魏公亦非碌碌者何至坐失事機授人以柄貽後世歎惋若是哉

樹齋叢書

卷

又一段副憲金公世龍謝病家居者數年矣一日郝明府以賢士夫見問子首舉公明府不知吳中有此士夫也夫官至四品居城市而能使郡邑大夫不知其名非賢而能之乎此真今時絕無而僅有者竊薦紳習氣至有明中葉後而薰灼矣况以憲副而居鄉閭乎若金公者郡邑大夫至不識其姓字真絕無而僅有者譚輅即從郡邑長不識處表章其賢亦卓識

哉

戲瑕者戲指前人文字瑕疵也然瑕可勝指乎恐指瑕者人復指其瑕如非國語者之有非非國語殆轉相非而未有已也予謂文人樂輸情隨境生固有不必盡拘者自孟子以意逆志之說興而作者讀者開一生面矣樂觀古今人徵引典故不能盡合者多矣豈止如高唐龍鍾之失其真乎

語怪所書走無常等事以儒者之法論之理之所必無也然編曰語怪矣又可以理詰乎其靈哥事聞今

暑寒應鑒卷之三

三

尚有之大都或託以言休咎或托以治疾病多無效者其與人接則自帷中言聲止嬰兒尤微也謙而善媚亦其類皆然或男或女不一亦不辨其爲猴爲狐也

異林者記異之筆也曰神異曰人異曰藝術異曰夢異曰女士異曰物異而異林終矣蓋祖述異記續齊諧記而爲之者昌穀之漫筆也

西州合譜者譜故友生平遊歷之地以寄西州之慟也若檀園若司馬公署若西冷寓舍若梅花莊若南

城別業若松濤閣皆所譜之地也若李長蘅若徐田仲若張叔維若唐元常若張彥雍若李彥仲皆所譜之人也合譜之所由作也

海味索隱者因海味之有贊頌銘解而索之隱也贊頌銘解自足孤行益之以索隱而不必居海者人人知味矣

笑禪錄錄禪之可笑者也所謂機鋒語也凡機鋒語必可笑不笑不成其爲機鋒語昔有大和尚因讀西廂得道問之則從臨去時秋波那一轉悟入也此語

暑寒應鑒卷之三

三

豈不可笑然思之豈隨無理路可尋庭前栢子樹亦猶是也凡禪皆可作如是觀也錄之則見爲可笑耳雜纂三續亦自有解人頤者足當匡鼎之說詩也洞簫記最無謂似從唐人后土夫人傳及三星等傳得來然唐俗多淫淑風不競作傳者借天上以喻人間耳非事實也此傳則若實有其事者不然則陰有所譏耶不可知也予讀宋太史濂溪集有所謂天麥毒行者所見所遇彷彿如徐生安知非陰氣不央爲人尤如濂溪所稱天麥毒者乎以奇病爲奇遇俗下

人往往皆然或之死而不悟也可歎也

廣寒殿記明宣宗皇帝御製也述祖訓而以宋元爲戒益不勝天監民岩之畏焉有明之子若孫而長守此戒也雖至今存可也

周顛仙人傳明太祖皇帝御製也據太祖皇帝所稱述則顛也而仙矣或曰天地以正氣生真主卽以間氣生仙人然其所謂仙人者又嘗陰扶王猷翊贊宏業蓋無代無之若漢以黃石唐以丹丘宋以希夷明以顛仙皆是也然儒者家每抑而不道懼其以此惑世誣民也思浚哉

卷之三

李

李公子傳詹公寓言也李公子者何詹公自謂也所謂於陵陳仲子也於傳中觀其詩酒翩翩豪華自喜者可以得詹公一斑矣錢牧齋傳詹公稱其重然諾饒智畧精心深衷妙得老子陰符之學蓋深於知詹公者詹公才名夙著早自推息焚棄儒冠希心通隱然而富貴熱中聲華浮動之機往往不能自遏作李公子傳以寄意焉當其爲廣徵詔屢賣精廬動以康齋白沙爲比不惟擬人失倫當亦非詹公之所以自

處矣

阿寄傳者傳義奴阿寄事主之事也觀其二十年經營爲主母畢三女兩男婚嫁且致產數萬金而棄無私蓄焉卽讀書識道理者何以加茲而得之村鄙之民衰邁之叟也可傳也漢書傳獨行而不遺李善輩若阿寄者在漢庭不當腐薦書光史筆耶而阿寄僅拮据竭牛馬報以死一軀一兒敝緼掩體而且不免徐氏諸孫之疑焉世通降矣通衰矣非田公爲之傳後世誰復知有阿寄哉

卷之三

義

義虎傳曰何義乎虎也虎直殺不義耳富而淫不義也富而殺總角交以濟其淫不義也淫而兇山中之戴角而披毛者耳猶覲然而人面乎義哉虎也殺一獸心人面者而濟厥貧夫婦焉義矣然則虎有知乎曰神導之也正直之謂神正直者義之歸也謂虎爲義使可也爲義使則義也枝指生直爲義傳也幽怪錄所錄五通神或曰卽獨脚鬼也亦能淫人家婦女其遺精如墨汁遭之者多成病木石之怪也若程氏所奉玉真娘子則狐狸之屬大都太平之世其

鬼不神此等皆各返其居不敢混迹人間耳晚近世反是故錄之錄之云者使民知神奸也鑄鼎之遺意也

名劍記記名劍所從出也梁人陶弘景著古今刀劍錄今之爲記者益踵之而增華耳

名馬何足記飛黃乘黃之說益荒誕矣記之者聊以備博物之一種云

見世說記嬰兒之早慧者近乃有根器之說謂宿世智種也予謂醴泉無源靈芝無種早慧則早慧耳何根器之有且夫智成於初而名驟於後者豈少哉大器當晚成耳早慧未足多也

暑窓臆說卷之二終



暑窓臆說二卷 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鉞撰鉞有粵遊日記已著錄是編則世德堂遺書第四種也前有自序稱三伏酷暑揮汗之餘取架上書得明人小說百餘種逡巡讀之隨讀隨筆今核其名目似所讀乃陶珽續說郛也如辨華野纂聞記劉球事涉異編勦太平廣記所載慕容垂詩春風堂隨筆誤記元韶娶魏孝武后事之類亦間有可采而體例不善賓主混淆不辨孰爲原文孰爲鉞語是則排纂之過耳

聽潮居存業十卷

〔清〕原良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初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聽潮居存

業十卷》提要

先生是編。登木已數十年。未肯傳佈。庚申歲。詔求遺書。尼菴詹公。視學西江。網羅名山之藏。不遺餘力。昭武太守覺菴陳公。因取是編呈進。詹公披閱之餘。不勝嘆賞。遂以應詔。且表先生潛德於廷。請准。

廟祀於戲。人文之傳有時也。豈不信乎。今按是編所著。大而天經地紀。細而食息起居。微而性命鬼神。顯而兵農禮樂。論斷子史百家。獨出匠裁。瞻念國課邊籌。恆杼偉議。誠渡世之津梁。資身之布救也。宜詹公稱案頭書。不置云。爰請廣傳。以公同好。

東山書林卓觀主人識

聽潮居存業叙

今天下民殘極矣斃于饑
痺于病殪于賊于兵于私
鬪而實劇于爲文士子之
心二十季來羔鴈之詞如

存業序

圖鬼魅聖賢面目了不相
蒙號稱疆明者謂是時會
使然撫擬恐後高不聞性
命卑不及經濟 兩都繼
陷束手就縛死義如晨星

蒙面事讐者不可勝計齊
民走死地如驚蓋士實操
刃殺人也人今亦殺士矣
予固知有今日同憂患者
惟吾友鳴喜可與微言時

存業序

二

時相對歛歛竟日不能去
蓋鳴喜賦性在夷惠之間
能寡欲以事心靜氣以觀
理故文如萬斛泉語言妙
天下汪洋宛委各肖其義

類而止予欽其識於其挾
與天人不暇釋老知之予
欽其骨於其慷慨時務力
排穢史知之予欽其養於
其美業弗售售矣而復蹶

而終鮮憤懣不平之氣知
之讀存業終篇如噉蔗寢
佳足領其大槩矣 國家
籲俊之典縣性命經濟爲
的而有才如鳴喜曾不一

拖青紫僅餽弟子員天不
欲平治天下曷足怪焉乃
若鳴喜之事業則有足述
矣邑城卑圯甚壬申戊寅
之役人莫必其命予與令

獨掌難拍爲之率諸好義
十季拮据使崇墉屹屹千
雉如削者誰里苦粟騰貴
饑莩載路爲之周防遠計
使內地無菜色商農不相

厲者誰綠林四起狺狺伺
隙者如蝟爲之捧漏沃焦
左支右拄諍之調之使萬
井晏然人不知其惠者誰
鳴喜之沉思定力叫囂攘

存業唐厚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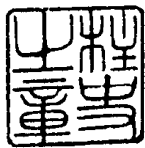
臂之子曾不能窺其際鳴
喜亦終不言所利而鳴喜
遠矣然後知詩書之用廣
而學問之力沉也 真人
既出當必有蒲輪盛事賁

于象峯鰲水間以展其驥
足爲吾徒曼開生面申公
伏生之流曷足以當之予
且志鳴喜于蘭臺石室間
使舉世儀鳴喜沈道德浮

存業唐厚

六

英華處爲通儒出爲茂吏
則是集其成信之言也夫
社弟詹爾選頓首拜撰



存業序

鰲水原鳴喜先生以司鐸來寧
古貌侶深山幽人心異之然見
其人矣未讀其書也既觀所爲
京遊錄拜獻

大廷之文及到寧會課程士之作

存業楊本

書氣縱橫博而奧渺稍觀其
大畧然文矣未親其行也既師
表寧生開誠淳誨侃然身著爲
教然見諸一日未盡其生平也
既得深交先生以余爲可與言
也出存業一十編唐一菴先

生爲之序者若其生平學行具

在是余肆觀之天人性命之奧
古今治亂興亡之故君子小人
陰陽易險之情前乎注者後乎
來者千秋羣品是非得失之林
且於尋常日用之剛時宜幹濟

存業楊本

之韜無不抑心窮理勒爲一家
言而脩身善世資糧百代抑何
勤渠也噫嘻世有攷好學不
遠于用者幾何人哉先生生於
鰲水時方多難鰲城安危托左
右於先生一人而卒賴以綏安

使得遭時而遇其任用尤大可
觀々姑位其身於名吏若隱之
間以傲古簡兮簡兮不得志於
時者之意無已或旁見其情於
微辭襍志以發舒其胞之所存
而先生遠矣昔文皇靖難時賢
存業楊序
三
才埋沒姓名文字不傳後世者
幾千百人彼日天下事勢何若
而賢才已如此矣今日天下事
勢又何若而先生寓遜於危能
使其著述必傳焉先生其愈遠
矣予欽先生之風不禁慕悅因

序其次惟一菴先生知先生深
叙先生校如寫生面加頰上三
毛而先生神傳矣予垂疣爾其
知耶否耶則願附於深知者
虔南教下社第楊文彩頓首
譔
四
存業楊序

存業義例

愚業舉子非舉子業而以存題維何半生攻苦菰不
關售卽帖括盈箱徒山窓腐草已耳不足存也少好
爲古文辭企五七言四六語競爲之然以望不尊光
而恒爲尊光者代幾瀝心血歷成往來應酬之套亦
不足存也今此諸編非敢爲世人說法祗錄以自醒
自勗因以醒勗兒曹是家用之布菽也故頗足存爾
然特隨時隨手書之非欲敲琢爲文故於文無當若
稍當文字者則有步爲草在

存業義例

編有十者維何平夙興居或靜思有所得或動作有
所感或讀經書有所窺或覽性鑑雜傳有所會或咏
古人詩有所喜觸今時事有所憂非大關繫大裨補
者不以誌而留今采其義類相近分爲卷帙偶有十
耳初非預定爲十而編著之也以平夙所誌止此此
外無限欲言亦無可如何已矣
編中議論品題有循故墨者有翻窠臼者有前人未
及而獨抉出之者有前人及而未悉因暢演之者有
疑團久結或博採或苦思而忽得者有前後散紀不

屬因哀合而參論之者有不知諱忌本不平之胸襟
瀝之者總求無詭於正道爾已

第一編中品題有互入四編者但以其屬帝王聖賢
故尊之於前編不敢與三代以後人物並例也

編中有引用原語至後必足以已意申論斷之有因
原語刪潤摠本其大意疏滯汰浮讀之便易亦必足
已意於後也要多憑臆匠裁開眼放膽談之前修之
合不合羣情之當不當不計也大都輯舊十之一潤
訂十之二臆構十之七八

存業義例

二

是編古古今今平平奇奇整整碎碎之不同摠以俗
他山之石耳有借以攻玉者意資於問學十之一資
於才識十之二資於世務十之三資於身心德業十
之四或無當於高深則覆瓿可也
先年所梓野言原就是編中隨意抽出今仍依舊
俱存入刻中所梓京遊錄未與

三山主人鳴喜識

存業十編總目

一編 明宗正學

二編 身世要則

外讀書作文十六則

三編 史會大綱

四編 友古特評

五編 羣古對觀

六編 左國補議

七編 讀餘誌畧

存業總目

八編 玄圃餘珍

九編 韻林隨筆

十編 山野齋言

前序二

後序一

存業一編分目

家學商

性情心論

太極

陰陽

中

辨端

狂狷鄉愿楊墨

仁義禮智

堯典九經大學

忠恕絮矩

周子聖學章

敬

英雄戰兢

倫常難盡

性命倫常

主靜

十編分目

洗心

義利

欲惡

富貴

義命

聖賢只了本分

空

消怨

卦演

畫前易

先後天坎離

麟經

春王正月辨

葩經

闕雅

孔子淵源

孔子前知

黃帝儒宗

堯舜禹	皋陶道統
伊尹聖之奇	湯武
文王必集大命	孔子評武微詞
伯夷太公	叔齊尤難
五臣十亂	孔門諸賢
子夏子貢之於師	孟子闢利國
禮經問	古今禮樂制
先輩苦工	先輩責已
說經	學始辨情
編分目	

聽潮居存業明宗正學一編

江右鰲邑原良鳴書

是編庸談名理尚論前徽循學正宗防儒岐路
或經書篇卷偶有會通或聖賢高深間行微闡
祇憑狂僞具列悟疑聊佐斯文以脩商榷

家學商

尼山之堂。猶都會之京師。聽東南西北至焉。東南
西北之地。皆有可達京師之途。東南西北之人。皆具
能赴京師之力。豈謂此地可達。彼地則不可達。此人

存業一編

能赴彼人則不能赴乎。後之主盟斯道者。各標宗旨。
以訓人。豈其意見城府哉。亦猶東南西北各殊方向。
直提自家已經之途。一身已効之力。以示人。使人便
而易循。以庶幾於道。亦猶方異途殊。而望京師為歸。
則同也。程伯子謂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却是
自家體貼出來。夫天理字面。古今人常談。而伯淳若
為一人之親悟。是其會心得力。與平常所認不侔矣。
德性問學之說。分遂成朱陸之異同。議者或各有左
袒。或兩為回護。愚謂畢竟皆偏。謂二先生由此着力

見道則有之。謂豎此宗風。能使人亦由此入道。恐未必然者。蓋慕象山而馳之。猶欲步大行。而忽越武於崑崙。學紫陽而泥之。猶欲謁薊門。而僅稅駕於蘇湖也。近日新會有云。爲學須從靜中養出個端倪。方有商量。此與宋儒教人靜坐之旨相似。至謂養出端倪。則養用何法。端倪有善惡。又恐錯認。將無與看未發前氣象同耶。夫既未發矣。有何氣象可看。且着一看念。便非未發矣。所以端倪之說。學者多詆其類禪。大學言致知未言良。孟子言良知未言致。文成胡挈致

存業一編

二

良知自謂萬死一生剝來。發揮痛快。呼醒寐人。一時蒙翳都掃矣。然纔言知。便從性發覺而言。尚未落根性命。所謂第二義也。劍江則落根至善。歸本於身。止以定命。修以嚴防。此固知本之學。而未免牽合之疑焉。要之諸君子提宗開講。非不稱善。而就中不無偏駁。可商者。蓋未免無意見城府也。孔門以求仁爲宗。趣試看問仁。往往同。而答仁則往往異。卽樊遲一人而問仁者三。而先難愛人恭敬忠。何嘗規規一格之語以教也。後之提宗者。惟恐宗旨不明。惓惓發抒已

存業一編

三

意學一先生之言者。遂守師說而不變。同此宗風。則標榜之。與此宗風則貶駁之。此學術之所以不一不明也。吾輩後學。既先有登天之畏。復重之以岐路之泣。然則着腳進步。將何途之從。竊嘗求其說而不得。謹按大學最吃緊者誠意一章。中庸最吃緊者天命一章。語誠意吃緊工夫曰君子必慎其獨也。語修道吃緊工夫曰君子慎其獨也。曾子子思。尼山嫡派。而慎獨二字。如出一口。則厘仰止之思者。此或其起家之級與。獨怪先儒於獨字增知字。至今動曰獨知。而獨之本色晦矣。蓋獨者意之所從出。而不可謂卽意。亦性之所初動。而不可謂卽性。好惡未形。喜怒哀樂未發是獨。卽好惡既形。喜怒哀樂既發。而獨體仍在。離天下國家。天地萬物是獨。卽對天下國家。天地萬物而獨體仍在。所以謂十指十視。所以謂莫見莫顯也。慎字從心從真。特持以常惺惺法耳。蓋莫惺於自心之真也。此心常惺。則有天理可存。無人欲可遏。縱有欲念甫萌。一經提醒卽去。無甚禁遏之煩。譬之司閏者。致謹於稽察。而後匪類不得潛踰。縱有乘間入

者其如簡閱之嚴何矣。辟之司藏者致謹於扁鑰而後旁窺不得妄覲。縱有胠篋來者其如典守之固何矣。此其所以當慎也。然則學庸兩慎獨有辨乎。曰中庸爲葆性。故於幾未動時預防其欲。工夫稍閒。大學爲誠意。故於幾將動時亟絕欺萌。工夫甚緊。故特加一必字。微有當境先境之辨耳。然則獨與幾無辨乎。曰易稱幾者動之微。然雖微而已動之矣。獨猶在動之先。慎則其幾善。不慎則其幾惡。註意認獨爲幾。蓋亦認獨於知而然也。夫曾思之學受之仲尼。仲尼之

存業一編

四

學。祖自堯舜。舜之告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人道發於一心。便是獨的機緘。精而一之。便是慎的法脉。仲尼自叙未言慎獨。而曾思吃緊首言之者。猶舜止受允執厥中一語。不須大着工夫。而於禹不得不益以危微精一之數語也。試觀禹與魯思且如是。而况大賢以下乎。今人談學。必求如何悟。如何修。竊謂實得慎獨兩字。卽此是悟。不必別求悟。卽此是修。不必別求修。卽此是悟。卽修。卽悟。不必分悟分修。且不但下學發軔工夫。就到聖

人地位。此慎如何歇手。可見入門究竟中才上智都只一個法門。則向所謂體認天理也。德性問學也。主敬與主靜也。致知與修身也。可以此途該貫之矣。緣孤陋之身。僻在陋隅。偶窺一線之路。不識是路也。可引而達之都會否。望王盟斯道者教之。

性情心論

古今紛紛談性。孟子而下。有告子。荀子。楊子。韓子。以迨宋諸儒。人各有見。見各有偏。不得遽尊其說之是。不得遽闢其說之非。總折衷於孔子之論性而定。孔

存業一編

五

子言性相近。習相遠。上智下愚不移。朱子解曰。此所謂性。指氣質而言。是孔子已不離氣質而示性宗矣。乃宋儒分義理之性與氣質之性爲二。不知纔言性。便已落在人身。落在人身。便是麗於氣質。若離却氣質。空空杳杳一理而已。尚可謂之性乎。第氣質有清濁純駁之不同。而性之剛柔善惡中因之。剛善柔善。剛惡柔惡也者。從氣質而分也。中也者。不爲氣質勝。而達得天地所付之初。正如明珠沉水底。水全清則珠全現。水稍清則珠稍現。水濁則珠埋沒不見。而明珠

未嘗不在中也。孟子道性善。祇道及上一層。未嘗合氣化而言之。諸子無善無不善。可善可不善。有善有不善。及生之謂性。與性惡之說。善惡混之說。祇道及下一層。未嘗合太虛而言之。孟子非不欲合氣而言。祇因紛紛諸說。都暗却上層。不得已專提一善以矯之。亦權以救世云爾。惟張子謂合虛於氣。有性之名。又言論性不論氣不備。此千古論性之的。千古聖賢之性。亦各從氣質而分。堯舜周文孔子所謂中也。湯武之勇。伊之任。夷之清。惠之和。由之兼人。求之退。師

存業一編

六

之過。商之不及。曾之篤質。孟之英風。太露二程之一和。渾一嚴峻。所謂剛善柔善。而為氣質勝者也。論性而不論氣質。祇可云性一而已。孔子何以云性相近乎。相近也者。繇虛麗氣。而微有忒錯焉之謂也。韓子性有三品。上善焉而已。中可導而上下也。下惡焉而已。雖未言氣質。其實由氣質上爭差。故性有三品之分。與張子合虛於氣之意。不戾。其可導而上下。亦合相近相遠之旨。而上善下惡。亦合不移之旨也。乃世多病於其說。然既週之孔旨而不謬矣。又何病焉。曰

然則心與性。性與情。奚別乎。曰。虞書人心道。心始言心。商書若有恒性。始言性。大學言心。未言性。中庸言性。未言心。心與性。蓋二而一。一而二者也。性從心從生。古人制字。必先制得心字。然後性與情皆從心來。孟子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仁義禮智之端。似心從性生也。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是性從心生也。孟子豈有雙騎之語乎。湏合數章味之。方見完旨。明道以性之有形為心。伊川以性之動處為心。是亦心從性生。由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數語認來。其

存業一編

七

實數語。姑道其一半。意尚未完。蓋性對情言。如種之與苗。心對性情言。如地之與種。與苗。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情。孟子却云。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是從情上見心。仁義禮智是性。孟子却言。仁義禮智根於心。又云。仁人心也。是從性上見心。所謂心對性情言也。心是硬腔。又是活珠。能括藏此。又能運用此。所以性情俱離心不得。康節言。心者性之卯。卯。晦菴言。性猶太極。心猶陰陽。太極只在陰陽中。其說皆是矣。然於硬活兩邊。不無偏認。惟張子心統性情一語。與孟

子數章語意差合。似無可班駁耳。宋性理大明而議論醇疵相半。雖二程不免焉。性亦難言矣。夫惟統性於心而性明。合虛於氣而性愈明。由張子之論。以上溯孔子之旨。性學其幾矣乎。

太極

孟子而後。周子崛起千餘年之後。得不傳之學。著太極圖以示二程。孔子只言太極。而周子加無極二字於上。曰無極而太極。朱子力爲發明。而陸子靜反覆辯之。以爲只有太極。不得更加無極。然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上。有無極。只言太極。非有物事。渾然

存業一編

無極耳。至理無形無器。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根焉。故曰無極而太極。以無極贊太極。猶中庸以無聲無臭贊天載。以於穆贊天命也。有理然後有氣。所以太極生陰陽。太極不離乎陰陽。亦不雜乎陰陽。太極不專指先天。凡流爲陰陽五行。以至萬象萬物。而太極無不在焉。所謂一物各具一太極。萬物統體一太極也。亦不得謂太極專指在天言。人物都稟陰陽五行之氣而生。卽都稟太極之理而爲性。人性卽是太極。

更無二理。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

陰陽

天下只是陰陽兩端。交錯變化。陽中有陰。陽。陰中亦有陰。陽。如天是陽。乃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地是陰。乃曰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豈不是一各含兩之義。五行有五。除却土爲冲氣。只是四。四又只兩。水是太陰。火是太陽。木是少陽。金是少陰。冲氣則陰陽會也。然火雖陽。亦有陽火陰火。丙丁是也。水雖陰。亦有陽水

存業一編

陰水。壬癸是也。天下無一物一事無陰陽。凡動靜閑關呼吸始終表裡。以至東西南北。上下前後左右。皆是一陽一陰。無對之中。自有相對。相對便是陰陽。只有太極無對。然太極含動靜在中。亦自有對。雖陰陽互爲消長。但可謂此盛彼衰。不可謂此有彼無。何者兩兩相對。必不可離。所以謂一陰一陽之謂道也。

中

堯舜之開道統。曰中。中無方體。可按。難於舉似。故須從人心道心認出。人屬形氣。道屬性命。離却形氣。更

何安頓性命。所謂惟一者。非絕人有道。以爲一。乃合道於人。卽形氣卽性命。不得分之爲兩。乃謂惟一。而中于焉在矣。若必離乎形氣。則言道可矣。何以言道。心子思子明中。又何以本喜怒哀樂而言也。喜怒哀樂。非人心乎。而其未發。乃爲中。堯舜之所謂中。卽孔子之所謂仁。孔子曰。仁者人也。夫仁卽人而是矣。中豈外形氣而空懸者哉。

辯端

昔人問陸子靜。何謂異端。曰。子且先理會同的一端。

存業一編

則凡異此者爲異端。大抵吾儒之與異端。卽道心之與人心。共一端也。而人道異焉。堯舜以來。教人辨識此心。道心人心。非截然兩件。能於人中認道。不惟理義可以養心。卽嗜慾亦可以養身。倘於道內涉人。非獨嗜慾可以殺身。卽學術亦可以殺人人。中認道。卽吾儒兩端四端之端。道內涉人。卽學堯舜文武而念頭爭差。將浸假而荀李申韓。浸假而楊墨老佛。皆此端爲之流傳矣。顧今日之病。不在異而在假。儒心儒行。已汨沒於名利場中。而啟口落筆。又俱能言聖人。

之道。是吾儒之異端也。反不如荀李申韓之猶能自得矣。

狂狷鄉愿楊墨

夫聖道至正大中而已矣。然有中不能無偏。有正不能無邪。何謂至正大中。吾儒中行是也。正而偏者。狂狷是也。邪而類於正者。鄉愿是也。偏而類於邪者。楊墨是也。楊墨之品。自在鄉愿之上。以其真故也。狂狷之品。自在楊墨之上。以其正故也。故嘗譬之中行尺璧也。狂狷有瑕之玉也。鄉愿無瑕之石也。楊墨自是

存業一編

倭金海寶。但一如灌圃幽人。一如散金俠客。試攷其泣岐悲染。及守宋一端。是何等識力。特其相懸。如南人止知舟北人止知車。蓋其所認絕真。而所主絕偏。偏非有害。偏之流弊却有害。孟氏闢之。防其流弊耳。楊之骨氣亦狷。但太狹而私。墨之神魄亦狂。但太闊而泛。楊非老而近於老。墨非佛而近於佛。然與其鄉愿也。寧楊墨與其恣惡無顧忌也。寧鄉愿。

仁義禮智

程子謂仁爲四德之元。其實義禮智都是仁。陳北溪

云仁者此心渾是天理流行。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亦都是天理流行。到那分別萬事是非各定亦都是天理流行。所以孟子明仁義禮智先提之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明乎以仁括義禮智也。則仁之一字離義禮智而單言之可。分義禮智而配言之可。聖門離義禮智而專言仁。可見仁卽義禮智也。孔子言仁智孟子言仁義。又言仁禮。是分義禮智而各以仁配之。可見義禮智皆仁也。更有商者中庸言成己仁成物。知至孟子引子貢之言。又云學不厭知教不倦仁。楊存業一編

子言於仁也柔於義也剛。至易中又將剛配仁柔配義。何言仁知仁義如此其異也。大都性理玲瓏活潑。隨處可以映照。已欲立達卽以立達乎人是仁而物我兼之。大學在明明德卽以明明德於天下是智而仁惻隱亦是仁。仁固可合剛柔言之。義本剛而亦可以柔配者何。易曰利者義之和也。中庸曰義者宜也。義體方而用圓。則雖謂之柔也亦宜。

堯典九經大學

文武之九經本於堯典大學之三綱八目。本於堯典九經欽明文思允恭克讓卽九經大學之修身所謂在明明德也。克明俊德尊賢也。九族睦卽親親而家齊矣。古有爵土者方賜姓。平章百官族姓卽敬大臣體羣臣所謂治國也。協和萬邦卽懷諸侯而柔遠人在其中。黎民於變時雍卽極子庶民來百工之化而天下平矣。此三經皆先已而後人。先親而後疎。先臣而後民。可見大學卽堯舜以來相傳之意。堯舜周孔之道豈有二哉。若執克明峻德之傳爲自明大德則存業一編

前已有欽明之文。若執圻內民庶以解堯時之百姓則後又有黎民之稱。此古注可參而意會可得者。

忠恕絜矩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平天下之道絜矩而已矣。所惡上下照所求臣以事君之意。所惡前後照所求子以事父弟以事兄之意。所惡左右照所求朋友先施之意。皆不言夫婦何也。君臣之上下父子兄弟之前後朋友之左右一身轉相迭處於其間。故可絜可求。夫婦定位非可轉相迭處也。安得以所絜所求言之。

夫婦人道之始。居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先。上下前後左右。都從此生。故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

周子聖學章

通書四十章。聖學一章最關切。曰聖學一爲要。一者無欲。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此周子指示作聖之功。徹首徹尾言者。顧下學立心。安能當下無欲。卽云一者無欲。然一之中。必有入手持循之方。而持循莫如敬。程子云。主一之謂敬。主一而無他適。則漸收歛。漸刮

存業一編

十四

磨。以至於無欲。所謂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也。此通書外。又有太極圖說。紫陽牽合圖書。謂通書發明太極圖說之意。然通書與圖說。或有暗合。亦理自相通。爾不必指某爲太極。某爲陰陽。某爲仁義中正。而主靜也。竊意圖說似屬天命之性。本體居多。通書似屬修道之教。工夫居多。

敬

冊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天下無人不當主敬。無事不當主敬。無時無處不當主敬。小心翼翼。所

以敬上帝。顧畏民罔。所以敬百性。愔愔則不能凝精。是心當敬。愔愔之氣。不設於身體。是身當敬。臣忠君忠。卽敬也。故曰君臣主敬。子孝父孝。卽敬也。故曰不敬。何以別乎。夫宜妻矣。而必曰相敬如賓。弟從兄矣。而必曰敬長。朋友歡洽矣。而必曰久而敬之。則是敬也者。一身之表裏動靜。以至上下前後左右之交。無不以是爲主宰。蓋可忽乎哉。

英雄戰兢

朱晦翁云。真正大英雄人。却從戰戰兢兢處。做將出

存業一編

十五

來。若是氣血粗豪。却一點使不着。試觀大禹不矜不伐。而鑿龍門。排伊闕。明德美功。被千萬世。文王小心翼翼。而遊密伐崇。赫怒而安天下。周公不驕不吝。而東征三年。赤舄几几。卒安周室。孔子恂恂鄉黨。似不能言。而却萊夷墮三都。誅少正卯。便有一變至道氣象。此皆真正大英雄人。何一而非戰戰兢兢也。

倫常難盡

或問程伯子道何在。曰道在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間。他日又曰。嘗思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有多

少不盡分處。夫惟聖人而後自知子臣弟友爲未能。夫惟賢人而後自知倫常間。有多少不盡分處。世人動飾忠義孝友以干名。不知其於倫常間。縱無慚德。能無缺德乎。先輩云。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縱做到極處。俱是合當如此。着不得一毫感激念頭。若我施任德。彼受懷恩。便是路人。便成市道。所以爲難也。

性命倫常

驚高者。顛談性命精微。遺却倫常事物。尚實者。顛談倫常事物。遺却性命精微。遺却倫物。不知性命從何。

事業一編

七

而麗遺却性命。不知倫物從何而源。故知性命。而不知性命之流貫於倫物。縱抽玄挾秘。總是無用之學。浸假而成私。知倫物。而不知倫物之根極於性命。縱稱忠頌孝。總是無本之學。浸假而成僞。當聖遠言湮。時異端曲學。千蹊萬徑。都從私僞兩途。差却路去。吾儒但精會倫物。便是徹性命。實體性命。便是盡倫常。豈分理與事而二之哉。

主靜

程陸之學。主靜。明白沙氏亦主靜。議者以爲類禪。不

知學問必從靜處得力。所以大學首言靜。第靜體難會。入靜之方難持。靜體須玩。周子之言。入靜之方。須玩陽明之語。周子云。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此語大約與程子靜固定。動亦定之旨有合。陽明云。理無動。動卽爲欲。循理則酬酢萬變。而未嘗動也。從欲則稿守一念而未嘗靜也。又云。求靜之心。卽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故學者無間喧寂。隨處體認天理。活潑潑地。不惡動求靜。而無動非靜。則靜而能動。動而能靜。

存業一編

七

洗心

萬變不失其常。此經世有主之學。與禪自別。學聖賢者。宗趣須認得正。脚跟須站得定。肩頭須豎得勁。心腸須洗得淨。要只在一處作工夫。但使心腸一淨。則宗自正。脚自定。肩自勁矣。陸象山云。斯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難。顧此心。宜淨物欲。尤宜淨意識。蓋心如一顆明珠。以物欲障蔽之。猶明珠而混以泥沙。以意識襯貼之。猶明珠而飾以銀黃泥沙。人樂於汰銀黃人未肯輕去也。故學

者不患垢病而患繁病之難治。不畏事障而畏理障之難除。如一任聰明意見。自謂大開眼孔。不肯傍人門戶。直欲特地立基。豈知吾聰明意見。時多偏謬。而自信之確。自持之堅。害有甚於依樣葫蘆者矣。此際洗刷淨盡。然後心體瑩然。

義利

君子小人。其心甚遠。其迹甚近。其辯甚微。君子中庸。君子儒。小人皆托其名以貌之。其他周比和同。恭驕闇的。求諸已。求諸人。種種相似。所爭祇毫釐介耳。要

存業十編

文

其根原。則從義利而分。義利劃然分者。易知。嘗有跡涉汚辱。爲人訾議。而究其心光明。無所爲而然者。利亦義也。亦有外矜名。詎爲人贈稱。而究其心隱曲。有所爲而然者。義亦利也。果喻義乎。自是周和泰闇。求諸已。所以爲君子中庸。君子儒也。如喻利乎。自是比同驕的。求諸人。所以爲反中庸。小人儒也。故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陸子靜於白鹿堂。講喻義喻利章曰。人之所喻。繇所習。所習繇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義。所習義。斯喻義矣。利亦然。今世科舉相尙。使汨沒於

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向。有與聖賢相背馳者矣。或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者哉。於此更歷多。講習熟。安得有所喻。顧恐不在義耳。一時聽者莫不悚然。晦菴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大爲嘆服。玩來亦卽前所云外矜名詎。而隱曲有所爲而然者之意也。

欲惡

夫子語道。口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語仁曰。已

存業十編

文

所不欲。勿施於人。語行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子貢言不欲。無加大學言所惡於上六條。皆從不欲一邊言何也。凡人生得意之境。常少。拂意之境。常多。如富貴居一。貧賤夷狄患難居三。好樂居一。忿戾恐懼憂患居三。吉居一。凶悔吝居三。則所欲益難言之也。若必以所欲與人。則待勢而後行。需時而後遂。且此惟彼受。身世不勝膠擾。惟不欲一念。人人有時時明勿之毋之。但照現在念頭。只消當下止法。最真切。最直捷。故可以近道。可以事仁。可以行終身。可以平天下。

富貴

俗士覬富貴而居之。介士惡富貴而逃之。皆非堯舜孔孟之正學。夫富貴行道之藉也。堯舜若非際富貴之運。何以轉洪荒爲唐虞。孔孟若乘富貴之權。安知春秋終於春秋。而戰國終於戰國也。富與貴是人之所欲。非惟庸俗人欲。卽豪傑人亦欲。非惟豪傑人欲。卽聖賢人亦欲。所爭者道與非道之分。惟聖賢豪傑人。則不以其道得之不處耳。孔子之浮雲富貴。非薄富貴也。不義而富且貴。則浮雲也。孟子之萬鍾何加

存業一編

子

非輕萬鍾也。不辯禮義之萬鍾。則何加也。伊尹以天下爲已任。豈真芥視祿天下馬千駟哉。非其義非其道。則不顧不視而已矣。聖賢見道不見富貴。道在富貴則富貴亦道。

義命

伊川與和靖論義命。和靖曰。命爲中人以下說。若聖人只有箇義。伊川曰。何謂也。和靖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奚以命爲。伊川喜其語。然則孔子曰。有命非乎。曰。義命二字。他人視爲二。聖賢

視爲一。言命便是守義。言義便是安命。如居易以俟命。行法以俟命。居易行法。義也。而命在其中。君子惟知義耳。命則何敢知哉。和靖謂聖人只有箇義。語最確當。至謂命爲中人以下言。未免意圓語滯矣。

聖賢只了本分

舜之德冠古今矣。而臯陶稱之。僅曰罔愆。禹之功平天地矣。而孔子稱之。僅曰無間。稷之誕降。利生民矣。而詩稱之。僅曰庶無罪悔。成湯之德至矣。而仲虺述之。曰改過不吝。文武之謨烈。光日月矣。而君陳稱之。

存業一編

子

僅曰罔缺。周宣中興令主。而吉甫美之。猶曰衮職有闕。孔子之道。師帝王配天地矣。而其自期。僅曰可無大過。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韓子曰。事君若周公可矣。曰可者。非極其量而無以加之詞也。可見做人真難了足。不求有譽。只求無咎。雖古來大聖大賢。不過了得自分。不容些子誇張。而況其散焉者乎。

宜

齊家治國平天下。總是一箇處置得宜。曰宜兄宜弟。宜其家人。可見齊家只是宜之而已。曰宜民宜人。時

措之宜。可見國與天下。只是宜之而已。不但已也。喜
怒哀樂之中節亦是宜。好惡之不辟。其儀之不忒。亦
是宜。是心身只是宜之而已。陸子靜云。民不可使知
吾道之義。而可使享吾道之宜。使道不宜於天下。聖
人以道強世亦烏取乎道哉。

消怨

豪傑雖無避怨之心。聖賢却有消怨之道。周公頌武
丁曰。無時或怨。夫子贊夷齊曰。怨是用希。躬自厚。則
曰遠怨。正己不求。則曰無怨。擇可勞。則曰又誰怨。與

存業一編

至

仲弓論仁曰。在邦在家無怨。與曾子論孝曰。上下無
怨。聖賢豈周旋世故。諸合人情哉。人心之怨。伏於陰
不消其萌。而陰氣鬱結。必至於潰敗莫底矣。故必至
無怨。乃驗學問事功。

卦演

伏羲畫止八卦。至文王始演六十四卦。劉元城引易
大傳。言神農氏爲耒耜。蓋取諸益。日中爲市。蓋取諸
噬嗑。黃帝堯舜爲舟楫。蓋取諸渙。服牛乘馬。蓋取諸
隨。且三易。夏曰連山。商曰歸藏。周曰周易。爲卦皆六

存業一編

至

意也

畫前易

羲皇代天畫卦。不立文字。使人默視其象以知吉凶。
後世不明卦畫。聖人於是不得已而有辭。一著其辭。
便謂易止於是。更不知有畫象。而况畫前乎。大都真
易不在辭。而在象。不在象。而在象以前。晉人頗究於
易。苟奉倩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是六籍雖存。固聖
人之糠粃也。兄俟難曰。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辭以盡
言。則微言胡不可聞。答曰。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舉。

也。立象盡意。繫辭盡言。則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子安問。易從甚處起。伊川以扇柄畫地一下。曰。從這裏起。子安無語。後至洛中。子安舉以告和靖。且曰。悔當時不更問此。畫從甚處起。和靖以告伊川。伊川曰。待他問時。只與默然。仍似個子安。和靖舉示子安。子安大服。蓋會畫前易之意也。維摩詰問文殊。何等是不二法門。文殊曰。於一切法。無言無說。離諸問答。是爲入不二法門。文殊復問維摩。當各自說何等是入不二法門。維摩默然。伊川於子安。似以禪

存業一編

語

意相參。然遇解人。自合如此。

先後天坎離

洪範初一五行。而水火先之。蓋未有天地。先有坎離。坎離先天相對。後天亦相對。乾坤四子。後天比先天。俱易其位。獨坎離不易。乾純陽。坤純陰。餘兼陰陽而偏於上下。坎離以一陰一陽位乎中。而主生之本。坎中一陽。交於離中。則成乾。離中一陰。交於坎中。則成坤。是乾坤皆從坎離生也。故聖人分乾坤坎離爲上經。至終又歸之既濟未濟。見坎離循環。以生天地於

大易之後也。由是論之。則天一生水。地二生火之說。尚未盡。蓋坎離交而後生乾坤。乾坤交而後生萬物。乾下坤上。交而泰。乾上坤下。不交而否。易知也。孰知乾坤之先。更有坎離之交之妙義也哉。推此而于午針之定理了然矣。

麟經

春秋絕筆於獲麟。而後之論者。乃謂春秋感麟而作。遂名麟經。不知作春秋者。孔子之素志。前此志急行道。尚未暇及。至是反魯著書。耶畢疇昔之志。獲麟其

存業一編

主

造然事耳。縱不獲麟。春秋之筆必絕。如龍圖出畫卦。龜書出叙疇。當時卽無河圖洛書。其八卦九疇亦必作。蓋天地之氣候。至此必然也。不則陰陽定位。帝王大法。自是聖人之心。思所必到。豈真待神物挈而予之哉。乃西京雜記。謂仲舒夢蛟龍入懷。作春秋繁露。于雲太玄成。有鳳凰集玄上。是附龜龍麟之瑞而夸誕欺世耳。繁玄何裨世教哉。

春王正月辯

聖人作經之始筆。非諸家射覆之疑城。何意義紛紜。

無以定之。治春秋者宗胡氏傳。胡氏蓋得之程氏云。胡氏夏時冠月。示垂萬世。周正紀事。示賤不敢專也。周正在子。而春秋仍正以寅。蓋夫子嘗欲行夏之時。猶空言之。此正其見諸行事之實云爾。王文成駁之。謂夫子嘗曰。吾從周。又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今一旦改周正朔。是禮度自己出矣。可謂從周乎。誅僭叛。自爲僭叛。何以服亂臣賊子之心。春秋之改月與時何疑。攷汲冢周月解曰。維一月既南至。則是改月矣。又云。春中氣雨水春分穀雨。則未嘗改時。後儒有

存業一編

三

以周衰各國行歷。周曆本于。或魯曆得寅。有合於夏時。故因魯史而修之。此亦未必然也。故味程胡之意。冠春於月。繫王於正。改正朔而不改月與時。爲聖人之特例。味文成之意。仲冬可春。子月可正。改正朔而并改月與時。爲周曆之故例。然文成可以駁程胡之說。安知後之攷據者。無復駁文成之說乎。大抵月數從人。春令從天。人可移。天必不可移。冠之以春。卽是建寅之春。周建子矣。而詩言四月維夏。六月徂暑。九月授衣。十月滌場。皆寅月起數也。左傳四月鄭祭足。

帥師取溫之麥。若時月皆改。則當爲夏時之二月。二月豈有麥取乎。汲冢之改月。安知非東周秦漢間附會而然也。春正月三字。實周家之定朔。聖人特加王字於正月之上。若曰。列國政異俗殊。曆朔各布。惟此爲王正月。于以告天下萬世。大一統云爾。

範經

呂伯恭曰。書易禮樂春秋。皆所以形天下之理也。不以理視經。而疏鑿之變多。天下無全經矣。聖人有憂焉。汎觀天壤之間。鳥鳴于春。蟲鳴于秋。而匹夫匹婦。

存業一編

三

懽悲勞佚。喜怒哀慘。動于天機。不能已。而泄于謠詠之音。于焉喜曰。是固匹夫匹婦胸中之全經也。遽取而列諸書。易禮樂春秋之間。并數而謂之六經。羈臣賤妾之辭。與堯舜禹湯文武之格言大訓。並列而無所輕重。聖人之意。將舉匹夫匹婦之全經。以救天下破裂不全之經。使學者知所謂詩本發乎閭巷草野間。非可格以義例。而局以訓詁也。夫古來說詩多矣。未有如此之深中肯綮也。詩發乎天機。行乎天籟。未嘗有鈎索敲推。如後世之爲五七言者。而必皆以精。

義求之則失矣。古人有所懷。便感時觸物賦之。後之人亦遇事興懷。斷章取義。以風泳之。便是當日詩意矣。蘇是論之。詩莫盛行於春秋時。而春秋之邦君大夫。宴會贈答。號稱博雅。獨善於用詩。而此後則謂詩亾可也。不然。孝經學庸所引。皆斷章取義。聖賢豈欺我哉。

關雎

端本詩傳云。文王之妃。姒氏。思得淑女。以共內職。賦關雎。卜子小序云。關雎。后妃之德也。所以風天下而

存業一編

宋

正夫婦也。夫詩必作於后妃。乃見爲后妃之德。后妃求淑女。佐君子。貞靜無妬。得賢則樂。不得賢則哀。方見后妃性情之正。若止以爲文王得姒氏。官人作詩。以美之。則此時宮無嬪媵。官人止內寺之屬耳。焉有此屬歌頌。可冠三百篇。而稱王化之本。風天下而正婦乎。匡衡云。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燕私之意。不於動靜。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其摹寫后妃貞無妬之意。具見矣。惟后妃求賢。所以樛木螽斯。皆而下。感后妃之德。以頌之也。蘇轍朱子俱據小

序以爲非。商賜可與言。見許於夫子。而及不足於後人乎。如桑中東門之墀。東方之日東門之池。鵲巢月出。小序以爲刺淫。而朱傳以爲淫者自作。靜女木瓜。采芣丘中。將仲子。遵大路等。小序本別指他事。而朱傳亦以爲淫者所作。淫詞如此多。而猶存之。則不知所刪者何等篇也。淫詞出於奔者之口。則可刪。出于刺奔者之口。雖邪亦必正視之。是亦思無邪也。所以說關雎者。宜取正於小序云。

孔子淵源

存業一編

元

天開孔子家學之源。其來已遠。孔子殷人也。殷始於契。蓋禹稷以下二十二人。各任一職。而契則敷五教。是開闢以來。獨倡性命之說。爲千古道學之宗矣。至湯始言性字。高宗始言學字。曰降衷。曰日新。曰誠。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直與唐虞執中之旨相發明。聖賢之君六七作。皆著書立言。其臣虺有誥。伊有訓。說有命。又與典謨並其精微。故雖凌遲之末。猶有三仁焉。箕子衍洪範九疇。而微子以象成湯之賢。封宋。至孔父嘉。乃別爲公族。而受氏。五世之後。復生大聖。

人爲萬世帝王之師。是天地文明之氣。逖獨萃於殷家。而道學淵源。信不可誣也。

孔子前知

孔子在陳。聞魯火災。曰。其桓僖乎。已而二廟火。蓋以親盡廟不毀。知其必有天譴云。他日將近行。旦無雲。既日出而命持雨具。已而果雨。門人問何以知之。曰。昨暮月宿畢。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商瞿四十無子。孔子爲瞿筮。卦遇大畜。曰。當有五丈夫。而一短命。後果然。且辨萍實。而知楚之將霸。辨商羊。而知齊之存業。一編

三

將水。又皆以童謠。聖人豈懸空神其生知哉。所證者禮也。詩也。易也。所察者適言也。不寧惟是。論語云。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孔子刪書。書所以錄二帝三王。而序秦誓於終篇。何也。明乎繼周者秦也。孔子刪詩。秦風首云。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夫國君高拱深宮。而特使寺人傳令。是假奄宦以權也。其後景監得以薦商鞅。趙高得以殺扶蘇。終於嬴秦寺人之禍也。聖人錄此。以冠秦風。則繼周之始末俱知之矣。

黃帝儒宗

古來開物成務。創制顯庸。大闢文明之宇宙者。莫如軒轅黃帝。其功不在堯舜禹後。而堯舜禹亦享黃帝之成。黃帝幼而徇齊。長而敦敏。舉風后以爲相。舉力牧以爲將。命大撓作甲子。造曆置閏。命容成作蓋天。命羲和占日。命常儀占月。命車區占星氣。命伶倫造律呂。命隸首作算數。命甯封爲陶正。命赤將爲木正。命共鼓化弧爲舟楫。命邑夷作大輅。命文妃教民蠶。命岐伯作內經。凡衣裳宮室金刀貨幣。畫野分州。制

三

畝設井。治兵習戰。所以前民用者。種種具興。儒家以經世爲宗。黃帝實儒宗也。後世乃傳帝得仙術。騎龍升天。至莊子遂述黃帝往空峒之山。問道廣成子。而班氏之譏史遷曰。先黃老而後六經。是以黃帝與老子同。而與六經異矣。藉令以老氏治天下。絕聖棄智。剖斗折衡。止於無所事事。安在其有開天之大經綸。如黃帝也者。帝固六經之祖也。而可與老氏同年語耶。然則莊生之述黃帝。其卽許行之援神農。而漢人合黃老而一之。其卽戰國人合孔墨而一之者與。或

曰黃爲黃石公云

堯舜禹

堯舜並帝也。或謂堯容四凶。舜誅四凶。是舜之不如堯處。夫商辛之惡。武王何不早誅。而必俟十三年春者。俟其貫盈而後可誅也。意四凶之惡。堯時尚未著。舜時始暴白。而後可誅之。此何可爲二帝差等。必欲差等二帝。則於堯曰大哉。於舜曰君哉。孔子已微言之矣。舜帝而禹王人。遂言德衰。且勿論禹功萬世無兩。卽以德論。蓋父之愆。可匹諸孝。聲教訖四海。可匹存業一編

三

皋陶道統

唐虞之臣。有稷契伯益夔龍。孟子獨曰禹皋則見而知之。當時禹出經九州十餘年。宅揆之任。必屬皋陶。故舜嘗與之論道。論治獨多。其至精則曰迪德修身。其至切則曰知人安民。皆學術事業之宗。故禹有謨。皋有謨。而諸臣不與焉。舜贊之曰四方風動。惟乃之

休民協于中。時乃功。禹贊之曰。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念茲釋茲。名言茲。允出茲。不能舍皋陶。必有以大服其心者。卽舜亦心知皋陶之德之盛。特禹平成永賴之功。尤昭然耳。目故因天下之民心以命之。禹王天下後。皋陶必不存。不然禹斷無舍皋而傳子之理。後世惟伊尹之學術事業。可與兼稱。陸象山謂唐虞之時。道在皋陶。信哉。

伊尹聖之奇

古今聖人之奇者。伊尹一人。可耕可相。可囂然。可幡

存業一編

三

然。可以就湯。可以就桀。就桀而桀不忌。就湯而湯不疑。可以放君。可以復君。放君而已。不以爲嫌。人。不以爲偏。復君而君不以爲隙。已不以爲功。創起南巢。桐宮。千古未有之局。如行尋常事耳。日不驚。南巢一事。以五就桀之心原之。安知非再三與其悔改。以全有夏之天下耶。雖謂之忠桀亦可也。且武王伐紂。十亂力焉。尹相湯伐夏。一人而已。周召輔成王。殷人洵洵不靖。尹輔太甲。夏人帖然安之。先儒謂古今善用權者。莫如伊尹。信矣。湯於伊尹。先學後臣。其微言與論

惜未有傳。至相太甲。始有五篇之書。與典謨並精微。是其蘊藉經綸。千古超絕。方諸五臣。僅亞於禹。比諸十亂。尚媿乎周。噫。奇之至矣。後世語訓誥。則曰伊虺。語道統。則曰伊萊。語商相業。則曰伊傳。語征伐。則曰伊呂。語輔幼冲。則曰伊周。語放君。則曰伊霍。伊霍云者。猶所謂孔墨孟荀云爾。特借以爲重之稱也。要之皆不離伊爲稱。可見伊之各極其至。人爭合稱。以爲千古之美談也。

湯武

存案一編

三

湯伐桀。武王伐紂。一也。然有不同焉。湯數桀恭。武數紂傲。湯數桀簡。武數紂繁。湯行師。一誓而已。武誓師。再四未已。湯僅放桀南巢。武則懸紂大白。夏氏族支。不聞有賢可繼。湯不得不代之。殷有微箕。正可立賢以謝天下。而武不出此。湯勝夏。猶有慚德。慄慄危懼。若將隕於深淵。武勝商。則幸曰。于湯有光。全無愧懼意思矣。湯誥篇。始有降衷綏猷。精微之語。至後諄諄罪已。勉人。真王者之誥。武成篇。止叙幾句世烈而已。於誥何關。湯崩。太甲初年。敗度敗禮。夏人帖然。未嘗

乘機而動。武王既喪。成王雖幼冲。猶不失爲守成令主。商人洵洵不靖。幾搖王室。歷三十餘年而後定。何湯服人心之易。而武服人心之難也。武豈可與湯並言哉。

文王必集大命

人疑文王當武王時。必不爲革命之事。是不然。若使文王漠然無心於天下。欽然終守臣節。卽三分之二。亦不當有矣。遏密伐崇。又何爲乎。且商罪貫盈。毒痛四海。文王如有回天之力。使紂翻然易轍。則亦相安

存案一編

五

耳。然由箕比之事觀之。則紂之剛愎。恐文王亦無如之何。既無如之何。而坐視其毒痛。不爲之拯救。何以爲聖人乎。況有二之天下。媚茲愈深。一分之天下。怨叛愈甚。豈一歸二。文王雖拱手辭之不得矣。

孔子評武微詞

孔子作春秋。正君臣之大分。故於武王革命一事。時有不滿之意。見於言外。稱泰伯之至德。曰。以天下讓。稱文王之至德。曰。以服事殷。泰伯文王之德至。則武之德未至可知。其曰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又曰未盡

善也。首已燦於言中。其徃徃與舜匹言者。乃以揖讓
形征誅也。孔子非不欲爲武王諱之。而大義必不容
諱。如稱昭公知禮。卒乃自居於過。爲君受過。則君之
過自明。雖諱而有不諱者存矣。

伯夷太公

伯夷太公。出處之局雖殊。忠君愛民之心必一。當時
以二大老。同受文王之養。則平居暇日。必嘗同堂合
謀。念斯民陷水火之中。固欲起而救亂。思君臣裂冠
冕之分。又恐因而階亂。籌念有素。各以一事自任。如

存案一編

三

三仁之或去或奴或死。各自靖獻而已矣。豈相矛盾
哉。觀伯夷扣諫時。太公扶而去之。曰義士。可見太公
素知伯夷矣。

叔齊尤難

孔子兼稱伯夷叔齊。孟子專稱伯夷。從未有獨闡叔
齊者。愚謂伯夷之高。猶可踵而步之。叔齊之高。千古
無兩也。當父之屬意在齊。則夷於義有不容不去。齊
正可儼然而君之矣。乃竟偕夷而行。非其淡勢利。篤
天倫。出於至性而能然乎。泰伯能爲伯夷之所爲。而

王季不能爲叔齊之所爲。果王季之賢下叔齊也哉。
蓋孤竹有仲子在。則叔齊可偕夷而行。仲雍與泰伯
偕逃。則王季有欲去而不得者。若謂王季無叔齊之
心。則亦太安忍矣。夫豈然。

五臣十亂

五與十爭品。不爭數。虞臣三四人。可當十人。卽一人
亦可當十人。如五臣輔成一個舜。十亂輔成一個武
王。不知其臣視其君。舜視武何若。則五人十人之分數
明。及舜禪之後。四臣又輔成一個禹。禹之王。視武之

存案一編

七

王何若。則四人十人之分數。又明。由此觀之。禹一人
可當十人也。況復有稷契諸人乎。契開商。稷開周。此
十人者。特因邵姬之舊德。而佐成其孫子耳。其能與
開代之祖頡頏耶。

孔門諸賢

十哲之稱。起於後世。未足以盡聖門之品。而至今沿
爲定序。且復意增。不知何所據也。竊謂有子宓子南
容原思公西赤彫賢矣。而更有服於高柴。傳道既不
妨魯。則愚亦何病於柴。愚者近厚而守正。故記稱其

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及爲成宰。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服者。聞子羔至。遂爲之衰。是其孝弟已立本矣。而足不履影。故螫不殺。方長不折。遠以徵其孝性焉。至於衛蒯之亂。倉卒逃生之頃。一則曰君子不踰。再則曰君子不隧。不同結纓者以輕死。而反因受刑者以全生。方正不苟。夷險無二。意其朴實泥古。或有之。而謂未嘗學問。無得於道不信也。

子夏子貢之於師

傳稱子夏篤信聖人。又稱入見聖道而說。出見紛華。

存業一編

三

而說。然所謂紛華。非富貴也。特指才華知見而言之。他日設教西河。使人疑子夏於夫子。其後傳於田子方。子方後流爲莊周。或又曰子夏數傳。而爲荀卿李斯之學。則由其知見岐出。而其初之所信未至也。尚謂之篤信聖人乎。夫子嘗語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明乎知其信之不篤。而預戒之矣。又稱子貢知足以知聖人。夫庸德庸言。下學上達。聖人自言如是而已。非真不可及也。子貢尊之爲日月。又尊之爲天之不可升。其尊彌甚。其隔彌遠。且以夫子不得

邦家。未見綏來動和之化。爲恨。曾不如封人木鐸之語。一見而決也。尚謂之智足知聖乎。夫子嘗以莫我知。啟子貢。而卒曰。知我者其天乎。明乎賜之不能知也。

孟子闢利國

孟子於齊宣。好貨好色好樂好勇。未嘗直直沮折。無不迎機導窾。宛引而曲。牖之。所以後來宣王由足用爲善。至梁惠初見曰。亦將有以利吾國乎。此問未爲甚非。孟子直拒曰。何必曰利。當頭一棒。劈得恁狠。鈍。

存業一編

三

根之人。能無沮乎。況利有富強之利。有安吉之利。安知惠王不安吉。問而富強問也。卽富強問。安知其不可引而安吉。邪。易元亨利貞。利見大人。利涉大川。秦誓黎民尚亦有利哉。夫子言知者利仁。或利而行之。子思言仁義固所以利之也。利之一字。古聖賢諄諄及之。何不以引宣王者。引惠王而開悟於一新之初。或有幾幸乎。卒之梁土地無尺寸之利。而子孫黎民俱殆。竟不受仁人之言之利也悲夫。

禮經問

刪定贊修昭然日月。及魯正樂。太師知魯樂之非。率屬去之。則定樂亦昭然矣。但不知定禮定何禮也。儀禮乎。周禮乎。而乃屬之戴記。記多出漢儒之手。且多孔門問荅。是豈當年所定者哉。原壤母死。登木爲醵首之歌。孔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蓋委曲以全親故也。以質夷侯之責。豈小過不可容。而大罪反可恕乎。衛有舊館人之喪。孔子哀而出涕。使子貢脫駟賻之。及聞門人之喪。未有脫駟之疑。而曰子惡夫涕之無從也。以質慟回而不予車。豈恩義兼者專用情。而情

存案一編

四

義疎者兼用物乎。二事皆過於厚者之所爲。夫子必有說以處此。不則或記之謬誤乎。至諸賢之遇喪。亦各不同。喪事雖凶。始死從吉。主人未變服。弔者服吉。楊裘是也。旣變服。弔者服凶。襲裘是也。曾子襲裘弔。子游楊裘弔。曾子非子游。以爲不宜從吉。及主人旣小飲。子游出。乃襲裘帶經而入。曾子始爽然知子游是而已非也。敬子之喪。主人未小飲。子夏經而弔。旣小飲。子游改服加經而弔。蓋旣飲而經是。而子夏之先經非也。人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子游以爲服大

功。而子夏以爲齊衰。以同父母之兄弟服降之。則子游之大功是也。卽記而觀。惟子游嫻於禮。曾子子夏未及之意。屬子游之門人記乎。季孫母死。曾子子貢往弔。哀公先入矣。二子修容後入。諸卿皆辟位。公降一等揖之。此正二賢之道德所動。豈爲修容而然而乃美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豈有大賢而修容盡飾者哉。豈有借修容盡飾而動公卿者哉。其何免於後世之疑矣。

古今禮樂制

存案一編

四

禮樂之學。亦是性學。以故天命之性。必要歸於中和。但言禮樂者。且緩及於精微。而必先求其度数。春秋之時。先進已流爲後進矣。浸假而後之。復知古禮古樂之爲何物耶。至今博攷遺文。第能明於其義。而欲悉其儀制於千載以前。此不得之數也。古三禮。天地人四禮。冠婚喪祭五禮。吉凶軍賓嘉合朝覲鄉飲燕射經曲百千。極鴻纖之數。攷數所不能窮。然古禮於今時不盡可行。亦不盡可曉。揔隨風氣遷流。而酌情俗以爲制。所以有夏禮殷禮周禮。其後又有叔孫禮。

開元禮。開寶通禮不一也。姑揭民間數事。古冠禮三加。若必遵其服。則誨僭。不恒其服。又誨偽。後世乃酌時制行之。古男三十而娶。孔子十九娶。開官在中古已過其宜矣。父母之喪。一儀禮。父在爲母齊而期。意後來短喪之制。皆爲喪母而然。唐宋以來。議加母服。則三年之制未通行可知。至明始有定制。子爲父母庶子爲其母皆三年。而後人子之心無憾。古婦爲舅姑齊衰期。至宋乾德間。始議夫婦齊體。哀樂宜同。乃升期爲三年。古嫂叔無服。至貞觀時。議有長年之嫂。

存業一編

聖

育童孩之叔情。若所生。安可無服。始定小功。姨舅視母一體。乃親同服異。重姨可也。遂輕舅可乎。古大夫三廟不及高士二廟不及曾。今民間得祀四代。以邇高曾。古祭必立尸。今廢尸未必非。古無墓祭。故孔子少時不知父墓所在。今墓祭未爲非也。古廟中男東女西。主婦衆婦咸入班。後世以爲嫌。而婦不與者。時俗然也。晦翁集謂古人坐與跪相似。兩膝著地。以肩著臍。而稍安者爲坐。兩膝著地。伸腰與股。而勢危者爲跪。漢文與賈生語。不覺膝之前席。管寧坐不箕股。

楊常膝處皆穿。所謂跪坐也。古坐以簞席。而後易以椅案。古食以俎豆。而後易以杯盤。他如車輿衣冠。器幣。卽古聖生於今。亦必隨時從俗。而不必咎古禮之難復也。若樂則尤繁其數。諸器不一。又有容。各音不同。又有詩。而鍾律之學最微。如淮南龍門所紀。僅傳空文。然當時猶有伶官。能習於鏗鏘鼓舞。而第莫知其義。唐宋以來。學古者能因文明義。而鏗鏘鼓舞則鮮知矣。後世卽無師曠。豈遂無審音辨器。如萬寶常王令言輩者乎。誠得其人。本蔡元定律呂新書。朱元

存業一編

聖

晦鍾律通解。截竹爲筒。以求聲氣之元。并如其布灰候氣之法。卽今所用之器。所奏之調。去其靡曼而歸淡調。其德懋而歸和。求得古樂之髣髴。以漸究古樂之純全。亦救世移風之大着也。

先輩苦工

聖人自然。未必當下便自然。堅苦強忍作工夫。古之儒者皆然。張橫渠十五年做恭而安不成。劉元城於不妄語三字。力行七年而後成。謝上蔡別伊川七年。方只去得个矜字。明道少年之獵心。猶不覺躍然於

十二年之後也。夫恭而安。是聖人事。或不易成。若不矜不妄語。今人以爲無難。遂一時勉強。按制不久。又復然。安得有陶鑄。極養七年之工夫。至於少年之情。念復發。有縱之而已。有諱之而已。誰能自知自言乎。可見先輩工夫。俱從淺近做起。却不視爲淺近。而直深遠做去。所以煞有受用。

先輩責已

學者往往明於責人。故於人多刻。暗於自責。故於已多恕。所以前輩云。人但能以責人之心責已。以恕已

存業一編

里

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中庸正已不求人。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論語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孟子三自反。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已。然則聖賢竟不責人乎。曰有諸已而求人。無諸已而非人。何嘗不責人也。子夏喪子喪明。呼稱無罪。而曾子直數其罪者。三子夏卒謝以爲過。伯淳談介甫之學錯處。謂吳師禮曰。爲我達介甫。此天下公理。我亦未敢自以爲是。如有說。願往復。果能明得。不有益於介甫。必有益於我。而介甫未以爲然。聖賢不計聽言

者之高下。能從與不能從。而必直正之。或婉規之。亦所以盡已而已矣。安見人分上事。非已分上事乎。

說經

學者以古聖賢經義。而講說於千百年之後。高者憑臆。卑者憑耳。有所訓詁。如射覆然。中不中未可知也。劉向治春秋。主穀梁。劉歆治春秋。主左氏。歆數難向。向持穀梁義。不少徇。鄭衆鄭玄。各注周禮。十異其五。是漢儒說經。雖父子不苟同也。然經義之正宗一也。而其間或同或異。此非騁意見。則爲分門戶。而經於

存業一編

里

是乎裂。卽不爲異。又守師說而不變。執詁傳之筌蹄。失元經之魚兔。而經於是乎腐矣。此皆說經者之過也。惟橫渠在京。坐虎皮談周易。一夕聞二程至。撤去虎皮。曰平日與諸公談者。皆亂道。二程先生深於易。學吾所不及。汝往師之。橫渠豈真虞射覆之不中哉。蓋其虛心不敢自足也。能虛心於師友者。乃真能虛心於聖賢也夫。

學始辯情

近有名宿云。世儒談道。動快性命精微。然與其講性

不若講情之爲切。此語亦可味。蓋情涉人欲。須於人欲上認天理。總逼真夫人。皆自情中生。卽鳥獸蟄蟲。亦感情氣而動。故相蕃育。若非情。則生、不續。卽天地幾乎毀矣。天地以氣。人物以情。俱有陰陽交合之義。所以中庸言道。必曰造端乎夫婦。人類之愚不肖衆矣。而專及夫婦。旣云妻子好合。又云樂爾妻孥。可見道在一陰一陽也。關雎得淑女。琴瑟鐘鼓樂之。夫子稱其不淫。周公東山之詩。晚、兒女語曰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何一而非本乎人情也。情之正者。聖

存案一編

聖

賢無不然。下此則不免過之。漢高英雄大智。能決絕於太公呂后。而不能決絕於戚夫人。項王英雄大勇。咸陽三月火。骸骨亂如麻。哭聲慘天。眉容不皺。真鐵作心腸者。乃垓下訣別之際。寶匣血廟。了不關心。獨眷、於虞兮。悲歌不已。張文忠謂蘇子卿。噓雪啖鹽。踊血出背。死生呼吸之界。猶不免於娶胡生子。武或別有意。且未論。摠之人心。惟危。有情難遣。晉人云。太上忘情。其次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我輩終當爲情死。不信然歟。願情一也。而馭之不同。明道伊川

同人讌會。時有妓在。明道談笑自如。伊川不喜。後數日猶談及對妓之事。明道曰。前日有妓。我心本無妓。今日無妓。弟心却有妓。可見伊川鎮情。而明道忘情矣。先輩云。二氏爲絕欲之說者。欲之所以愈熾也。聖賢但說寡欲養心。不過去其泰甚。約情合中而已。不能於情關淡其數。而欲於性道徹其微。能乎雖然。古今之戀君戀親。好善好學。者皆篤於情者之所爲也。情之涉於欲者。則宜淡。而情之當於理者。則宜濃。則情不盡累於人。而何以不講。



存業二編分目

扶陽	謹微
自求矜貴	盈滿互慰
善處順逆	洪厚
恢量	忍
蓄勇	去矜
謙	退步
謹言	盟本心
信素行	剛直信義
是非利害	戒優閑
愧無學	窮困解
仁愛	陰德
報應急緩	私意難瞞
七福	清約
節用省憂	居高謹儉
不道得者必不守	苦遺田宅愚
厥時將何物去	慈義
諫親	教子

附門

友愛

交友	親善遠惡
士節如劬	士露骨不露面
士沉幾	士正直忠厚
過權勢	士不計身
當官除躁	文人良吏
學仕	天下受傷有原
能多事鮮	秤停
定性練心養氣	養精養生
止謗	施德
任義任命	學除俗氣
薄名利	山水
閉福	修名
治生	審用術流
觀人	讀書九則
作文七則	

聽潮居存業身世要則二編

江右驚邑原良鳴



是編欵列尋常用關切當勿問朱緋素每川興居接應自有志誼當矜有生業當理有家幹國務之當綜釐分條以助肅弦隨境咸宜茲飭扶陽

古今治世少而亂世多。天下君子少而小人多。人事作善少而作不善多。人心旦氣少而晝氣暮氣多。何也。陽數不足敵陰數。陽為奇陰為偶。是陽居一而陰

存業二編

居二。所貴扶陽抑陰。使旦氣常存。善事多作。則人多君子。而世多治運矣。

謹微

風有飛石折木之烈。人當之而血脉不能傷。及隙穴遠來。不能動輕塵。而中人肌膚遂成深疾。故魯酒薄而耶鄆圖羊羹偏而宋師敗。邱孫以關鷄公身齊僕。以啖嬖破國。酒食戲啖之微。往往輒成大禍。所以易乾坤之下。六爻皆有坎。乃聖人防患備險之意。蓋也。蒙未出險。訟師方履險。戒之互矣。若夫需者冥樂之

樂此者親附之象。乃亦有險焉。何也。錫爵寄於杯觴。刀箭藏於笑語。人可無慎防哉。

自求矜貴

玉人不易識。而抱玉者泣獻於楚王。至於知有玉而不知有足也。亦愚矣哉。騏驎人不易識。而賣馬者微顧於伯樂。至區區因數倍之直。而遽易絕世之雄姿也。亦躁矣哉。是故寧不遇識王者。不可使吾德不是。玉是玉。無論售不售矣。寧不遇識馬者。不可使吾才不是。騏驎是騏驎。無論價之增不增矣。玉非不欲售。

存業二編

馬非不欲價。貴吾玉馬。不以輕投。而後人貴之也。

盈滿互懼

人生世間。自少至壯。自壯至老。如意之事常少。不如意之事常多。如小兒叫號。皆是意有不滿。雖富貴之人。天下所仰羨。以為神仙。而其不如意處。各自有之。與貧賤人無異。特其所憂患之事不同耳。故謂缺陷世界。且造物甚忌盈。元城輪夏至云。六陽至此為極。萬物繁鮮至盛矣。然一陰已生於九地之下。他日沍寒肅殺。皆自今日始。雪將作。必先溫燈將滅。必霎明。

木將枯必增茂。蓋大盛者卽衰之始。所以人生不互十分滿足。耳中須常聞迷耳之言。心中須常有拂意之事。總是進德修行的砥石。若言言悅耳。事事快心。卽無意外之猝變。亦把此生埋在鴿毒中矣。

善處順逆

路莫仁於羊腸。莫不仁於康莊。蓋險則戒。戒故全。平則翫。翫故覆也。凡人處貧賤易。處富貴難。安勞苦易。安閒散難。當毀辱易。當譽望難。忍痛易。忍痒難。何也。帆揚五分。舟便穩。水注五分。器便安。每事留個有餘。

存業二編

三

不盡意思。使後可以受增。無若削面然。小鼻大目。居不丹之絕階矣。韓信以勇略震王。被擒陸機以才名蓋世。見殺。霍光敗於權勢。偏君。石崇死於財賦。敵國此皆以十分足取禍。而不知貶損。不知持謹者也。康節云。飲酒莫教成酩酊。又云。得便互事。不得再作。摠戒人以知足。知止之意。是固然矣。然當貧賤勞苦。毀辱痛楚之極。至難處者。而反云易處。果何道以處之。曰。語有之。登山耐險路。踏雪耐危橋。一耐字極有味。遇傾險之人情。坎坷之世路。若非十分堅耐。撐持過。

云。矣。何不墮坑塹哉。

洪厚

凡山勢高峻。直截者。物生必稀。谿谷合轉。回環者。其中草木暢茂。蓋高峻直截。則氣散不聚。故生物之力薄。回環合轉。則元氣蓄藏。故生物之力厚。水亦然。灘石峻。則水急而魚鼈不留。淵潭深。則魚鼈聚焉。以是驗之。人之峭急淺露者。心無所蓄。不能容物。作事則輕易而寡成。寬緩深沉者。則所蓄多。而物無不容。作事則安重有力。而自成。觀於山水。可以進德。呂居仁。

存業二編

四

解天下歸仁云。面前徑路無令窄。窄時無過客。無過客時徑亦荒。眼前大地生荆棘。摠不欲其立已太峻。須留餘地予人耳。

慨量

人之量。卽人所承受之器。此器人人有之。但大小不同耳。有杯盂之量。有池沼之量。有江海之量。有天地之量。天地之量。聖人也。江海之量。賢人也。池沼之量。中人也。杯盂之量。則小人矣。小大雖生而定之。其實可勉而致。勉致之功。始於一忍。故書言有容德乃大。

必先之曰有忍乃有濟。朱子以不報無道爲含忍之力。則當三自反處。得力全在忍字。至於付之何難而不校焉。則其量爲有容矣。

忍

晉朱伺有武勇。人問將軍擊賊。何以多勝。曰兩敵相對。惟當忍之。我能忍。是以勝。夫兩軍相向。勇者先登。是萬不可忍。無如此時。今不貴勇而貴忍。此真一字千金兵法也。有詰教師者曰。兩人相鬪。勝負未分。能先決乎。曰後動者勝。蓋已見形故也。是以君子貴養。

齊東野語

五

氣東坡論子房。賴瀆論劉項。專說一忍字。以萬不可忍之時。而非忍不濟。則可忍之時。而不忍。有不敗事者哉。張公藝之百忍。治家且不能外此。况欲當大任。三不能忍性可乎。

蓄勇

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平居遼遠然。貌若不勝。衣言若不出諸口。遇事退然。若怯懼而不敢當。及其當大任臨大難。則一往直前。毅然不可禦。不可奪。有儀秦失其辨。賁下失其勇者。所以寬博必端之人。卽

千萬必往之人。非兩人也。語云守如處子。較如逐兔。其此謂矣。淮陰安勝下之侮。子房受圯上之役。以何而佐漢。皆歸然元勲。光武謹厚。專事田業。志若無他。也。及誅莽賊。絳衣大冠而起。平定海內。復漢中興。豈非其先默有以養之者歟。若平日輕率暴厲。則氣不能蓄。一當大事。其不至於摧折沮喪也幾希矣。

去矜

人之病在好譽所長。長於功名者。動輒夸功名。長於文章者。動輒夸文章。長於游歷者。動輒夸其所見山

齊東野語

六

川之勝。長於星家形家諸伎藝者。輒夸其業之工。術之神。此皆露其所長。而不能養其所長。露其所長。則人忌之。養其所長。則人欽之。且不特此也。人心中不但過處。不可留滯在胸。卽好處亦當脫化。若常將好處。宿在胸中。作梗不覺。釀成大病出來。須知做得天大事業。不過了得本分事。如當下一頓家常飯。耳人一餐不飯。固不宜。一餐飯不消化。亦不宜。先輩云。彌天罪過。當不得一個悔字。蓋世功名。當不得一個矜字。易子行賢而去自賢之意。學者須知。

謙

富貴家互學寬。聰明人互學厚。此兩語最確。愚請其益以一言。曰互學謙。富貴人謙。自不至於缺憾。聰明人謙。自不至於輕薄。蓋未有謙而不寬且厚者。禹之不矜不伐。如不有其富貴。而富貴長焉。顏之無伐無施。如不有其聰明。而聰明擅焉。

退步

世儒多從高遠處說起。做起。嘗有上人之意。而反歸下品。老子却從卑近處說起。做起。疑於退快。其實將

存案二編

七

欲進之必故退之。以退為進。反居上步。漢文張良曹參為君為師為相。皆用此術而効矣。何況吾儕凡人。好進步。則面前自促。一退步。則面前自寬矣。所以涉世方子。畢竟讓老子一着。

謹言

黃帝鑄金人。三緘其口。曰磨堯堅。慎勿言。故孔子於易傳。著慎言者十二。於論語。著慎言者十五。於戴記。著慎言者八。以聖人猶拳拳於此。況中人以下乎。人問王眉子。汝叔澄名士。何以不相推。答曰。何有名士。

終日妄語。晦翁云。今人真會說廉說義。及到做事。只是不廉不義。此能言鸚鵡也。愚謂不如鸚鵡。鸚鵡只效人言。未常貪飲啄而矯言不飲啄也。人不廉不義。獨說能廉能義。即能廉能義。何必說廉說義。此不惟言把子。利口膏夫之當戒。即理應闡發。亦互要言。不煩。何必極口河漢。所謂吉人之詞寡。非勿言也。寡則自當爾。

盟本心

趙清獻公。無一事不可以告天。司馬溫公。無一事不

存案二編

可以告人。胡端敏公。自贊云。瞞人之事。弗為。害人之事。弗存。有利於國之事。雖死弗避。三公正大存心。公忠體國。故能有名世作用。若使本體多疾。即有枝葉才華。徒飾虛用。罔耳。無真人品。而安得有真事功。

信素行

人之言語容貌服飾。皆可蒙人。惟平生行誼。最不可蒙。柳下惠不私發婦。誰則見之。而人信焉。其素行不欺也。曹孟德分香賣履。誰不聞之。而人不信焉。其素行欺人也。是故君子務貞心實行。求可以自信。而人

方信之。若徒裝點瞞世。畢竟世不可瞞。則亦枉勞已耳。

剛直信義

夫人論事稜稜。處事鶻突者。畢竟中心柔狡。有不可問。不可信者也。真正剛直之人。自有信義。若無信義。便非真剛直。剛直者。不徇情。不附勢。不顧非議。即有疑之。忌之。終必亮之。信之。蓋其素行足以服人。素心足以信人也。所以小和射。不信千乘之國之盟。而信子路之一言。淮南王憚汲黯之切直。而漸寢逆謀。鄉人盜牛。頭耳刑戮。而不頭使王彥方知。是剛直信義。

有素士編

九

之人。在鄉足爲鄉重。在朝足爲朝重。

是非利害

先輩云。是非不可少遷就。少遷就。則失從違之正。利害不可太分明。太分明。則起趨避之私。夫遇是非而漫無分別者。此其人模稜兩可。將焉用之。然必胸中先有定識。而所是非者。爲真是非。乃爲定衡。不然。而所認或偏。則其害有甚於模稜者矣。至於處利害。何可不分明。古聖教人。趨吉避凶。則利亦有當趨。害亦有當避者。不可不趨避也。然利者人所必逐之。

趨使人皆艷利而趨。則故爭樹怨。幾已傷風。恒必出之。是利。而害百也。害亦何常。有不便已而實使人不便。今而實使後者。乃害一而利百之。使人皆慮害而避。將天下事有成敗莫知。而在我分。誼應做者。一切付之異人任乎。是又當欲不爲苟得。而患有所不辟也。

戒優閑

東坡言。人心不可縱放。閑散既久。毛髮許事。便自不堪。信哉。是言。辟如人科頭箕踞日久。一旦加之冠服。

有素士編

十

促不自寧。况欲其盤折周旋乎。陶侃朝運百甕於齋外。暮運百甕於齋內。豈徒用其力哉。蓋以人心一刻優閑。則百骸俱怠。而萬事俱隳矣。所以顏之推云。江南朝士。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資俸祿而食耳。卽有力田。皆信僮僕爲之。未嘗日觀起一撮土。耘一株苗。不知幾月當下。幾月當收。安識世間餘務乎。故治官則不了。營家則不辦。皆優閑之過。亦終荒廢而已。

愧無學

顏之推云。今士大夫射不能穿札。筆纔記姓名。飽食。

忽忽無事。及有吉凶大事。蒙然張口如坐雲霧。
三。弘宴集談古賦詩。蹇然低頭欠伸而已。有識旁觀。
其入地。又云貴竹子弟多無學術。莫不蠟衣刺面。
至長簪車。跟高齒屐。坐碁子方褥。憑班絲隱囊。求第
則顧人答策。公識則假手賦詩。嗟乎在齊梁時。以此
為怪事。今日則相習成風矣。然駕車坐褥。貴游常態。
無足甚怪。卽賦詩假手。亦不必過誅。獨答策獎寶多
端。有力者曳白。可以衣紫。無援者倚馬。不得登龍。為
古今寒士憤心久矣。

存案上編

十一

窮困解

窮為士之不得志者言。非貧之謂也。易云窮則變。古
詩云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遇值其窮。正不得泥
為死着。須認出活着來。所謂絕處逢生也。且以窮字
味之。雖伏處於穴之下。而穴之所蘊者何物。蓋有身
焉。張儀失志歸。猶自壯曰。吾舌尚有。況內身有心。志
外身有股肱。天之以此全副界我者。豈虛具也。身旁
有弓。丈夫生而懸弧。以示有四方之志。禮射平心。武
射平世。於是有弓制焉。有天子之弓。有諸侯大夫士

之弓。而不及庶人。蓋貴之也。身從弓。則身出。而非穴
處無用之軀。片從身。則弓張。而非穴藏不試之器。內
有寶物焉。其破穴而升必也。世俗以夜眠為困。貧窮
拂逆亦為困。遇夜不困。則精神耗倦。旦晝作事難持。
早年不困。則才鮮磨練。後來設施必乖。此為有器不
售者言。中人以下不可言困也。困之象。人在田中。自
有收穫之期。故龍之潛而不飛者。曰困龍。言困自有
飛時也。是以處困而亨。固是常理。然亦安必困而遂
亨乎。士固不可無待亨之志。尤不可有營亨之意。

存案上編

十二

仁愛

明道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夫
濟人不論位之有無崇卑。如有力者。倉箱廣施。與大
工建大果。無力者。飯一盂。飲一文。奉石散木之方便。
皆福利濟。然孟既又錢。奉石散木。尤難於施。倉箱建
大功果。尤難於存心仁愛耳。引然。孟子新法言。民
者皆欲投効而去。羣臣曰。新法固嚴。能算一分民。即
受一分之賜。投効而去。何益。近思錄勸人作善事。或
許以無力。遂指之曰。何如。此極狀科擢。吾為整之。

亦一善也。如此存心。便覺宋人拔効去者。亦是寶山空同。

陰德

世皆言陰德。却未解陰字之義。今俗邀福者。一橋一亭。一櫓一帳。輒題曰某樂助。某喜捨。有唯恐人不知之意。此有何福。卽有福。亦與名俱盡耳。李士謙云。陰德猶耳鳴。已獨知之人。無知者。余謂不但人不知。併已亦不互知。若知之而常沾沾在念。不市人知。未始不市天知。是自薄其福也。嘗想埋蛇渡蟻。還帶還金。

存業上編

卷十

諸公定別有人不能知之隱。以大受福之基。曾是數者。膾傳於後世。尚可謂之陰德乎。

報應急緩

竇燕山之還遺金。韓魏公之還婢妾。范純仁之麥舟助喪。朱永逸之煮粥濟貧。殷仲堪之接葬流棺。崔樞之樞瘞番寶。孫叔敖之埋蛇。常卅之放黿。或顯或壽。或子孫貴。天之助。人爲善。捷於報効也如此。而又有不盡然者何居。昔有問龍潭老人曰。近世善惡報應。頗覺差爽。豈其蒼者亦爾。贖耶。龍潭指天而語。

之曰。此老雖不急性。却有記性。要其終而觀之可也。然此老既有記性。吾輩於善念善事。當寧耐爲之。畢。嶠云。張九齡忠義君子。或謂其處士大夫之有辜者。必致窮絕之地。以致一念不仁。所以無嗣。九齡一念之差。而身前身後之福。俱從此削。謂虛多遜輩當何如此。又可知而不可知者。

私意難瞞

宋淳熙中。起江玉山知貢舉。玉山憐一寒士。約會于富陽一寺。夜分密語曰。頭場冒語。記用三古字。士感。

存業上編

卷十

喜。玉山入場閱卷。得冒語三古字者前列之。放榜非其士。玉山疑士泄也。士越數日來見玉山。怒責之士。指天誓口。實以暴疾不能赴試。敢有他哉。未幾以三古得者來謁。遂詰其故。其人曰。茲事甚。敢不實對。向來赴試。宿富陽一寺。間步廡下。見一棺塵埃漫漶。僧云。此官遊女。樞十年所矣。是夕夢女子前曰。君赴省試。頭場冒語。用三古字。必擢巍科。但願毋相忘。俾朽骨歸土。幸已。覺而識之。因如其言。果僥天倖。今已發人。獲其女矣。玉山爲之驚嘆。此事雖若傳怪。然雖。

亦可傳。其足以醒世者有三。一則見方便陰功。果有報驗。可以動人之仁慈。一則見富貴有定分。非其分。雖力爲援引。不可得。可以淡人之營求。一則見人發片念。出片語。雖昏夜暗室。人不知而鬼神知。畢竟欺瞞不得。可以杜人之私曲。知此則可以翛然任運。守正無營。君子贏得爲君子。小人枉却做小人。

七福

華封人之祝堯曰。多壽多富多男子。箕子演五福之疇曰。壽曰富曰康寧曰攸好德曰考終命。不言多男。

存業二編

五

子。夫福豈有人於多男子耶。蓋壽富祇福一身。而多男則福乎奕世。非是則壽富諸福。將焉用之。然皆不言貴者何。貴莫貴於天子。爲堯武言。故畧貴耳。令爲卿士庶人言。則安得遺之。若多男子。則自天子以至庶人。無弗碩也。倘於五福中。增多男與貴。合封祝箕疇爲七福焉。斯其全矣。蘇子謂既醉之詩。備五福。君子萬年壽也。介爾景福。富也。室家之壺康寧也。昭明有融。攸好德。高朗令終。考終命也。愚謂亦有七福焉。永錫祚胤。非多男子乎。景命有僕。非貴乎。雖然。福

其種也。自揣是薄福人。互常行厚德事。自揣是薄德人。互常行惜福事。必有堯德。而後三祝效。必有武德。而後五福歸。然德以生福。或人所知。德以居福。人所未知。福至而修。遂輟焉。福亦不長矣。堯武福非不脩。而封箕拳。進者。尤欲其以德居福也。况福未至。而可不厚爲地乎。

清約

謝上蔡云。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脚。然利之一關。尤難透。此關。鵬笑不清。漸至機利滑熟。雖敗名喪檢。而

存業二編

五

有所不顧。吾儕自好若何。竟以蠅頭阿堵物。污曠平生哉。聖人教人廉。非教人不取。若畫限不取。似不逃情。只分辨不苟。非甚奇卓苦難。何名慕而實不居也。此無他。必資身以計度。日不給。勢不得介介持乎。然每見貪黷之行。不盡在貧寒。而多見於富貴者。又何也。此亦無他。必由窮奢好大。所入不足以供所費。窮奢必至妄取。好大不顧小廉。用之如泥沙。而不取之盡錙銖。將安賒乎。故欲戒貪黷。必先戒奢侈。古人之能以清節著者。多由脫粟素絲來也。

節用省憂

東坡云。初到黃州。廩入既絕。人口不少。甚憂之。但痛自節儉。日用不得過百伍拾錢。每月朔。便取四千伍百錢。斷爲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用。盡又挑取一塊。仍以大竹筒。別處用。不盡者。以待賓客。此賈耘老法也。度囊中尚可支一歲有餘。至時別作經畫。水到成渠。不須預慮。以此胸中都無一事。俗有云。常將有日思無日。莫待無時想有時。則賈耘頗得之。愚獨謂東坡此法。猶多一翻安排布算意思。似不能坦然無預慮也。看到至時。別作經畫。水到成渠。有此一番胸襟見解。方是達致。所謂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倘能聚不能散。株株若守藏然者。其細已甚。和嶠祖約。不貽譏於後世乎。

居高謹儉

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爭買魚獻之。公儀不受。其弟詰其故。公曰。受魚必有下人之色。下人必枉法枉法。必免於相。免於相。則吾雖嗜魚。不能自給。魚不免於相。則雖不受魚。吾能長自給。魚。張知白爲相。自奉

存案二編

七

存案二編

七

如河陽掌書記時。外人遂有公孫布被之議。公嘆曰。吾今日之俸。雖錦衣玉食何難。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不然。家人習奢。人不能頓儉。必至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鄭仲亨自言生平貧苦。晚得一第。稍快意奢侈。便成奇禍。今學張子韶法。要見舊時。蓬蒿風味。甚長久也。溫公在洛。與諸故老遊集。相約酒果食品。不得過五。謂之真率會。子瞻在黃州。與鄰里往還曰。安分以養福。寬胃以養氣。省費以養財。蓋未有節約而不久長者也。

不道得者必不守

盧坦爲河南尉時。杜黃裳爲尹。召坦曰。某家子。與惡人游。破產。盡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厚蓄者。必剥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福不道之家矣。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裳聞而驚服之。坦此言。於法似疎漏。於理極透達。不主治而主恣。舍士師事而專論天事。可謂卓識奇談。要之大不道之家。縱極法窮黨以救之。其產亦終歸他人。而不能守。造物

豈其賸耶

苦遺田宅愚

徐勉云。人遺子孫以財。我遺之清白。子孫才也。則自致輜輶。如不才。終爲他。有其戒。子有云。此逆旅舍。何事須華。常恨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富繼踵。定是誰室。顏之推。謂子孫自是天地間一蒼生。何預身事。而乃愛護遺其基址乎。山谷云。男婚女嫁。緣渠儂墮地。自有衣食分齊。其不應凍餓溝壑者。天不能殺也。昔人謂田是主人。人是客。又詩。世事如波。往續流。

存業二編

九

前人田土。後人收。後人收得休歡喜。還有收人在後頭。觀此。乃知遺子孫者。應自有在。而不在田宅明矣。死時將何物去。

宋韓持國致政嘗謂人曰。吾已癯老。且將聲樂酒色娛年。東坡聞之曰。惟其殘年。正不宜爾。頃有一老人將終。諸子願留一言。曰。第一五更起。惟五更可以勾當自家事。日出之後。欲勾當不可矣。諸子未喻。老人曰。所謂自家事。是死時將得去者。吾平日治生。今日就化。可將何者去。諸子頗悟。今請持國勾當自家事。

與其勞心聲酒。不若爲可以死時將得去者計也。愚意東坡好禪。所謂死時將得去者。或欲待國於晚景。逃禪耳。然不但禪理。死時將得去。凡一念一事。合天理當人心。減嗜節慾。存得這些靈性。長在。皆死時將得去者也。

慈義

世皆言慈不長兵。義不長財。若然。則必慘酷而後冠三軍。必貪私而後致巨富也。愚以爲不然。必慈而後可以長兵。老氏云。慈故能勇。又云。抗兵相加。哀者勝。

存業二編

三

矣。昔司馬穰苴在軍。問疾醫藥。身自撫循。取將軍資糧饗士卒。而自比羸弱者。于是士爭赴戰。大敗晉師。吳起與下卒同衣食。分其苦。爲卒吮疽。故士樂效死。大破強秦。雖書有威克允濟。愛克固功之語。然威所以嚴明法。令爾。豈以法令妨仁哉。必義而後可以長財。老氏云。既以與人。己愈多。史遷曰。貪賈三之。廉賈五之。廉賈以義散。而所得自多於貪賈。昔范蠡居陶。治產擇人任時。十九年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故昆弟。後子孫修業而息之。後故巨萬。如其生計。有

耕畜廢著。候時轉物。要之力本。逐末皆義所存焉。義固所以利之也。豈妨利哉。

諫親

父有諍子。則身不陷於不義。不義固當諍。然諍恐至於傷恩。不又曰。事父母幾諫乎。故與其諍也。寧諷矣。監司蘇掖家富而奢。好乘人窘急。嘗置別墅。客不墮。直與鬻者反覆甚苦。其子曰。大人可增少金。吾輩他日鬻之。亦得善價也。父愕然。尋亦悟。張宗晦以秘書監致仕居洛陽。一日謁留守。其子唐言賀監以道士

存業二編

三

服歸會稽。明皇錫以鑑湖。今洛中嵩少。雖非朝廷所賜。大人可衣羽服。優游其間。何必更事請謁。尋亦止。王珣好積聚。及死。其子弘悉燔券書。一不收責。世之爲子者。誰不喜其父殖產殖貨。攀援進身。以爲後人計。乃能超越流俗之見。宛正於生前。直行於死後。雖若違之。實則順之。總可謂孝。

教子

武侯誠子。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愒慢

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至哉言矣。伏波誠諸

子。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口不可得言也。龍伯高敦行周慎。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憂樂。父喪致客數郡。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勅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尙類鶩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也。此真教家親切之語。豈可以其言招謗。構禍。遂議援哉。魏武侯之教。雖爲聖爲賢。亦必由之。卽如伏波之教。亦

存業二編

三

謹身持世之善物也。惟王僧虔誠子。汝開老子卷。未知輔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說。馬鄭何所異。而便盛於塵尾。自呼談士。此最險事。設令袁令命汝言易。謝中書桃汝言莊。吳興叩汝言老。端可復言未嘗看耶。噫。勉子以學。而但宗老莊周易。以爲談柄。此則晉之風習然也。故上之當如武侯。次之亦如伏波。

閨門

孝經閨門章。以嚴歸父兄。以百姓徒役比妻妾。蓋欲主家者嚴以治內。閨門萬化之原。必清肅以爲本。華

子無閨室之內。嚴若朝典。陳登曰。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謂能肅也。夫婦琴瑟之和。而必曰有別。則別嫌明微。自夫婦始。繇此而門以內皆然。乃爲善教家。不則而有五季徐之才。韓熙載之風。則不堪舉似之端。何以昭訓。凡家之貧窮困苦。舉不足羞。不足患。惟穢德腥聞。乃大足羞。大足患也。故能嚴肅。馭內世代相承。方謂清白傳家。

友愛

五倫惟兄弟之歲月獨長。或一二年。四三年。相通而存業二編

生。自竹馬遊戲。以至駘背鶴髮。多至七八十年之久。恩愛最深。而昔人云。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蓋謂難得者兄弟。不可一日虛天倫之樂事也。乃友恭相好者十之一。而間隙相尤者十之三。至家衆操戈。野鬼瞰室。何耶。如爭死讓名。讓產諸高誼。或難繼武。爲兄弟者。但勿貽斗米尺布之謠。亦勿邀長枕大被之譽。誠如陳元方季方。王子猷子敬。許子政子將。蘇子瞻子由。以名行文章。而篤洽情愛。其芳美不大可追乎。

交友

昌黎有言。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握手出肝肺。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一臨小利害。僅如毛髮。反眼若不相識。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若是乎。翻雲覆雨之態。摠由不能慎始故也。顧未授合也。以難持之。旣授合也。以淡處之。李溫陵曰。交難離亦難。交易離亦易。天下盡市道之交。其交也不過交易之交。以利交易者。利盡則疎。又不過交通之交。以勢交通者。勢去則及。至其朝

存業二編

摩肩。夕掉臂也。大抵定交之後。勿因有求於其人而加親。無求於其人而加疎。勿因有畏於其人而加親。無畏於其人而加疎。勿因恒見其人而加親。不恒見其人而加疎。勿因其人得時之日而加親。其人失時之日而加疎。勿因我得志之時而於其人加疎。我失志之時而於其人加親。武侯云。溫不增華。寒不改葉。勢利之交。不可經遠。張陳之凶終。蕭朱之隙末。豈非殷鑒哉。

親善遠惡

康節云。善人固可親。未能知。不可急合。惡人固可疎。未能遠。不可急去。此語不惟善治身。亦善涉世。但雖不急合。却不可怠親就之心。雖不急去。却不可怠遠絕之意。何者。善難親而惡易昵。怠親就之心。恐後欲契洽之而不能。怠遠絕之意。恐後欲斷制之而不得。

士節如魴

宓子賤將之單父。陽晝語之曰。有釣道二。請以送子。夫投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鱈也。其爲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博而厚味。子

存業二編

子

賤曰善。將至單父。冠蓋迎之。載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陽晝之所謂陽鱈者至矣。噫。世人士多爲陽鱈而鮮爲魴。亦繇上之悅媚已者。不知有魴。而第知有陽鱈也。故士不必有媚骨。而但當有傲骨。上不當以頻奉色者爲親。而當以不識面者爲寶。

士露骨不露面

嚴挺之。寧不作相。不見李林甫。崔佑甫。寧不作相。不見牛仙客。所謂有傲骨者是也。孫夢得薦唐介。吳中爲御史。或問孫曰。君未與識面而薦之何也。孫曰。昔

人耻呈。御史。豈求識面臺官。後唐吳果。俱以風力著。請以不識面爲寶者是也。雖然持節在士。而能成士之節者。則在上。

士沉幾

士。子不可無憂國之心。不可有憂國之言。言發於外。人以爲謗矣。是招禍之端也。不可有濟物之念。不可有濟物之名。名彰於外。人無不覲矣。是招怨之端也。不可無高人之志。不可有高人之氣。氣揚於外。人不欲近矣。是招忌之端也。惟事。沉幾。處于靜重。則

存業二編

子

我與世無爭。世與我無忤。又何禍何怨何忌之有。

士正直忘厚

羅豫章云。士人立朝。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正直不忠厚。則漸入刻。忠厚不正直。則流爲懦。汲黯正直中有忠厚。正直所以關公孫弘之阿諛。忠厚所以顯張湯之殘刻。又曰。朝廷大奸不可容。朋友小過不可不容。若容大奸。必亂天下。不容小過。則無全人。亦正直忠厚處。韓魏公范希文韓彥國同在西府。上殿爭事如虎。下殿不失

和氣。皆所謂正直忠厚也。豈但立朝。豈然。凡居家應世。並以是爲要。

遇權勢

魏明時。劉放孫資秉權。大臣莫不趨好。而辛毗不與往來。毘子敞曰。孫劉用事。衆皆影附。大人小降意。不獨有謗言。毘正色曰。吾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劉孫不平。不過不爲三公孝武時。戴法興戴明寶巢尚之。三人權重。天下奔趨。門外成市。顧顗之獨不降意。常以爲稟命有定。分非智力可移。安意僥倖者。徒虧雅道。

希業二編

五

無關得喪。乃著定命論以釋之。此時不趨權貴。假令處權貴之事。又有呂東萊之說。謂事涉權家。須平心看理之所在。若其有理。固不可使之無理。若其無理。亦不可畏禍。曲使之有理。政自見得無理。只須作尋常公事看。斷後不須拈出說。取禍者多是自張其事。邀不畏強禦之名。所以彼不能平。若取得平穩。受帖彼雖不樂。視前則有間矣。然不欲拈出者。非以避禍。蓋此乃職分之常。若特然看做一件事。則發處已自不是矣。士君子功名淡。禍福輕。知命確。自然不落權。

貴泥滓中。而更於處權貴之事。心氣平。形迹泯。是真不爲權貴動者也。

士不計身

羅氏云。士當愛君如愛父。愛國如愛家。愛民如愛子。三語當官格言。然世有不愛君。不愛國。不愛民者。總繇於自愛一身。士能不計一身名利。不計一身生死。而後所計者。專在君專在國。專在民已矣。愚尤愛箴公云。以殖貨財之心。殖學問。以求功名之心。求道德。以愛妻子之心。愛父母。以保爵位之策。保國家。四語

希業二編

六

亦痛切。此又當官而合修身齊家者之格言也。

當官除躁

呂居仁曰。當官先戒暴怒。事有不可。但詳處之。則思慮自出。張叅政云。守官常持四字。勤謹和緩。或曰。勤謹和是也。緩則未聞。張曰。何嘗教人緩不及事。且道世間甚事。不因忙後錯了。或問張子韶當官臨事如何。曰。切戒躁急。躁急則先自處不暇。何暇他事。遂有乘隙中害者。非特害人。甚害於已。由此論之。凡事徐緩。則道理自出。猝停自當。若躁則噴火動。而無明火。

文人良吏

元結刺道州。因其兵殘。欲重民。不堪命。不忍加賦。嘗奏免稅租。及和市雜物。十三萬緡。又奏免租庸十餘萬緡。使困乏流亡盡歸故土。杜子美稱云。今盜賊未息。得結輩數十公落。然參錯爲天下邦伯。天下少安。可立待已。夫文人作吏。炫名無實。有幹畧者。未必能撫愛。能撫愛者。未必有幹畧。况兵困之後。相湏尤急。使搞章之士。盡如元次山。方爲文章有用。不爾來。

何益

學仕

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己。學爲己者。自是仕爲人。一夫不獲。引爲己。舉。摠爲己之學之本分耳。學爲人者。自然仕爲己。去義懷利。利民肥己。摠酬爲人之學之本謀耳。顧爲己爲人之學。惟自家知。人不盡知。若爲己爲人之仕。終發端堂上。而遠邇道路。已耳而目之。因而口之。是非非。不能掩也。可無辯。

天下受傷有原

羅氏云天下之亂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傷氣則寒暑易侵。木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內有林甫之姦則外必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姦則外必有朱泚之叛。崔羣曰玄宗用姚崇宋璟韓休張九齡則治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爲亂之始。臣獨以開元二十四年罷九齡任林甫乃治亂之所分也。然湏問朝廷何以有林甫何以有盧杞便識受傷之原在君身。

存業二編

能多事鮮

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圓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語出淮南。而思邈引爲膽欲大。不若志欲大之爲要。能欲多而事欲鮮。此語大妙。孫遠不引何耶。能多者。未有不自多事。以侈其才情。而事顧欲鮮焉。則善言韜藏。不惟能養才。且能養性。

評語

陳陽然。字實臣。同任樞密。勝叔聰明罕比。遇事來迎。而

而後已。事經實臣處者。慎型。無不先常。九城調梓。停
二字。最吾輩當致力。先正云。夏世事變。便倉皇失措。
預先定已心。心定自有區處。又謂應事最當熟思。緩
處熟思。則得其情。緩處則得其當。但是解字意。故氣
爲實。不能爲陽。淑。

定性練心養氣

商文清云。有事時不教心亂。無事時不教心空。愚謂
必無事時不教心空。然終能有事時不教心亂。人每
當優暇。便意懶神昏。每當勞攘。便手忙脚亂。其常態

布案上編

卷

也。必於無事而凜。若有事之時。如祖遜之聞雞起舞。
陶侃之朝暮運甕等類。乃能於有事而鎮。若無事之
常。如謝安解新亭之伏兵。張浚制叛虜之叛將等類。
俱不爲事變倉皇失措。蓋由其用功在平時。而得力
乃在當下耳。至於氣。則尤難降。人怒則氣上。喜則氣
浮。悲則氣消。憂則氣結。恐則氣下。寒則氣收。炆則氣
泄。驚則氣亂。驕則氣橫。勞則氣耗。逸則氣游。思則氣
沉。平日能養氣。必不至如上而種。卽偶有之。亦不
至甚戾於中和。顧養氣何如。亦曰定性練心而已。

養精養生

董子曰。天地之氣。不至盛滿。不交陰陽。是以君子甚
愛氣。而游於房。是故新牡十日而一游於房。中年者
倍新牡。始衰者倍中年。中衰者倍始衰。大衰者以月
當新牡之日。其要皆則於不極盛。不相遇。故養生之
大者在愛氣。壽之爲言。猶譬也。自行可久之道者。其
壽譬於人自行不可久之道者。其壽亦譬於不久。故
天長之。而人傷之者。其長損。天短之。而人養之者。其
短益。此言命無權。而養有權也。然又曰。自行佚。而壽

布案上編

卷

長者。命益之。自行端。而壽短者。命損之。則又似養無
權。命有權。所以類非縱欲而亦夭。其微也。雖然。君子
行法以俟命。盡人以回天。寧舍後說而從前說。愚嘗
因俗有年年防饑。夜夜防盜之語。復益以時時防火。
刻刻防虎。兩言顧防饑。防盜。防火。特爲謹家之要。若
刻刻防虎。則爲謹身之要矣。陰陽之患。可以徐調。人
道之失。恐其立盡。吁。畏哉。

止謗

我實丘垤。人以我爲岱華。于我何加。我實清淵。人以

我爲汙渠。于我何損。君子當觀其在我者如何耳。人之毀譽何有焉。王昶有言。人或毀已。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已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已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楊素厚遇王通。或譖通於素曰。彼實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或問通息謗曰。無辨。問止怨曰。不爭。故閭諍而怒者。謗之罔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夫聽佞。不過使吾自損。苟聽謗。則其害人

布素上編

卷

不小矣。然果能無辨無爭。則謗亦安能入之。

施德

以德報德。只自受德於人者言之。施德者不必着念以與人。崔子玉所謂施人勿念。受施勿忘是也。昔信陵救邯鄲。有大德於趙。時有矜色。其客唐雎謂曰。人有德於我。不可忘也。吾有德於人。不可不忘也。世皆服其言。人有德於我而忘之。則我爲負恩。而并沮施者之情。吾有德於人而不忘之。則沾沾有望。稍不如望。反生睚眦矣。必如雎言。始稱厚道。

任義任命

後梁爲北魏影國。今世一切皆影人。何謂影人。舉止不得自由。只依附他人。先揣合人情。然後敢開口。先揣投時好。然後敢提筆。所以近人士女。處世至此時。笑啼俱不敢。論文於我輩。玄白總堪嘲。此憤激語也。愚謂一言一動。直信自家本心。既也由我。啼也由我。只是任義。一字一句。直寫自家性靈。玄也由他。白也由他。只是任命。

學除俗氣

朱門無豪貴氣。富人無錢穀氣。才士無揚詡氣。書生無寒酸氣。武夫無刀兵氣。山僧無香火氣。換出一番境界。纔有超致。不爾便俗。然古云。士俗不可醫。然醫法惟有學問。能學問便脫得俗氣。若無學問醫。則其氣難降。便當以吾學問之罪。遇之以吾學問之胸。耐之。所謂村居耐俗。漢于俗。軍何尤。不可因而嫉俗。矯俗。是爲平耳。

薄名利

人有問殷中軍。何以將得位而憂。棺將得財而憂。穢。

殷曰官本是臭腐。所以將得而夢。財本是糞土。所以將得而夢。穢其說未必有本。然一時名過。可爲馳名利者。暑席一水。雖然官而能賢。財而能義。豈可視爲腐穢哉。曰縱不是腐。不是穢。何嘗不是夢。

山水

人日居朝市間。身墮塵網。心忽忽無一清致。須常有山水之意。以活之。淵明聞田水聲。倚杖久聽。口吟稱已秀。翠色染人。時剖胸襟。一洗荊棘。此水過吾師丈人矣。郝誦山行。聞樵牧唱。曰洗盡五年塵土腸胃。李

存業二編

幸

卓吾云。山窓中。日對古人法書名畫。可撲面上三斗俗塵。夫溪山風月。無人不可受分。而終不能領趣者。其神氣不韻也。東坡跋跋逸少帖云。逸少自誓去官。超然事物之外。當卒以樂死。然欲一遊岷嶺。而至死不能。乃知山水遊放之樂。自是人生難必之事。况以市朝眷戀之徒。而出山林。獨往之言。固已疎矣。雖然山水之緣。豈必去官而後遂。黃學士云。立朝而意在東山。則雖佩玉鳴珂。而常不念登山臨水之意。亦不至悵悵於塵網耳。

閒福

台母愛顏蠟。不仕之言。曰。願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如此隨緣受分。然後爲能閒。造物於人不靳予功名富貴。而獨靳予閒。高爵厚祿。不知其幾。而樂恬退者。倒指不一二對賓客。張買山築墅之談。至私居作。推尾干時之牘。佳山勝水。明月清風。何嘗見。見之又何嘗領。故曰身閒爲富。心閒爲貴。又曰。不是閒人。閒不得。閒人不是等閒人。然謂身閒易知。謂心閒不易知。心如何閒得。天之旋日月星之運無

布業二編

三六

一刻停。停則世界休矣。此心生機活潑。息息流行。若不學問以養之。不思維以通之。而徒空之爲稿木死灰。恐此靈物不任稿死也。然則何以謂心閒。曰無事。心不空。有事。心不亂。方謂之閒。無事不空。以常有詩書在對。詩書便有閒趣矣。有事不亂。以有平日詩書涵養。靜定之心在。當紛擾而涵養定靜。愈有閒趣矣。身閒心閒。是大福事。福雖由天。寔自求多福也。

修名

宋仁宗責田况好名。况曰。人主惟恐士不好名。好名

則畏義。即未必誠於盡忠。亦決不爲不忠之事。古來死忠死孝。伏烈慕義者多矣。龍比申已而外。安知非名腸之所激乎。正賴此副名腸。少延三綱於不墜耳。豈特士大爲然。即自好於鄉黨者。凡事有所顧畏。而能勉強矜持。則必不爲喪檢敗行之事。使人人能好名而不爲喪檢敗行。其於風化不亦少裨乎。

治生

溫公祈公每詢士夫生計足否。或問之曰。人無生計。到做官不免俯仰榮炫。苟且依違。而肯爲朝廷輕去。

存業二編

就耶。以士夫尚須於生計。況餘人而漫不事。可哉。大抵生計有本曰耕。耕不妨讀。不妨耕。固其並要者。自此而和。垂可以弓矢膠鬲。可以魚鹽。類而廣之。何非生業。必使天下盡士農工商。然後無游惰之民。民無游惰。而謂有饑寒之慮。盜賊之憂。吾不信也。

審用術流

軒轅岐伯開醫學一宗。以前民用於今億世賴之。精其業者。藉行陰德。請其方者。藉活性命。所以饋藥拜受。雖聖人不能廢也。古人宅兆必卜。書達觀新邑。

東瀛西。詩升虛望楚。降觀于桑。度其原。觀其流。不特都會爲然。即十室之村。亦必倚山帶溪。風氣團聚。方卜居也。塋則重親遺體。令他日不爲城邑道路溝渠。是故五父之殯。而必合葬於防。聖人止自安其心。無他求也。必欲精擇。亦不過溪山迴合。封植蓊蔚。俾親骸安。而孝子慈孫之心。乃俱安。若過惑於福利之說。而橫肆機謀。懼反害之。如世所傳鶴飛牛眠。使其事果確。亦惟孫鍾陶侃之世德。乃徵茲吉報爾。豈鐘侃能貪天而謀也哉。且堪輿肇自郭璞。即郭璞不

存業二編

夫

能自選福蔭。致身遭刑戮。而子孫衰微。則人謀亦何益矣。至於唐舉徐彥昇之術。以已成之骨格。祿命恐喜世人。使其術果精。禍福無差。亦止爭一先知已耳。何能轉移一二。而裨補萬一乎。矧其未必精也。昔宋忠賈誼。不滿於朝。士大夫同遊市中。嘆曰。古之賢人不居朝廷。必在下。醫中蓋以此輩。因吉凶決從違。稍有資於人事。故太史公以龜策日者。與扁鵲倉公並傳云。若夫惑於星相。與嬾於僧道。是謂作無益。害有益。將焉用之。

觀人

文侯卜相。里克曰。君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相矣。時魏成舉得人。翟璜舉失人。因卜相於成與璜。故以達視其所舉。悟之。其實五言皆定鑒也。莊子達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繁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備而不肖。人可得矣。夫漆園

存業二編

卷五

放達荒唐。而此語則關切名教。爲經世之要術。要之五視驗其已然。豈惟定相。凡品皆可察。知九徵試其將然。豈但徵不肖。舍此更從何得賢乎。故合五視九觀。而人之情僞盡。所以提衡人者亦盡。

讀書九則

大地無窮期。此生不再得。人幸有生之樂。當懷虛生之憂。而欲免虛生。惟有學問。凡人纔學。便須知着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蓋學有三。其上孜孜。其次悠漫。其次憊憊。憊憊者非不向學也。不知味也。使誘而知之。安在憊憊者不爲孜孜者耶。惟悠漫者最害道。孫權勉呂蒙學。蒙辭以軍中多務。權曰。多務孰若孤。孤讀書大有益。蒙乃就學。及魯肅過潯陽。與蒙議論。大驚曰。卿今才畧。非復吳下阿蒙。曰。士別三日。即

存業二編

卷五

當刮目相待。李謐師孔璿。謐勇於學。及數年後。璿還就謐請業。劉松作文示盧思道。思道多所不解。乃感激讀書。師刑于才。後爲文示松。松復不解。學問豈能限人哉。顧其得力如此捷者。皆從孜孜中來也。晦翁云。讀書須是身心都入。在這一段裏面。更不問外面事。方見得一段道理出來。昔陳烈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書。遂閉門靜坐。百餘日後。讀書一覽無遺。以是觀之。收得放心。則無記者可使。

有記。況有記者。何難頓徹道理乎。又云。人之情氣。只緣見此道理不徹。所以一向提掇不起。若見得道理分明。自任不得。豈更有情時耶。

凡讀書不可專守師說。須於衆論不同中。尋取真是。方有長進。如公冶長一章。謝上蔡謂聖人擇婿。驚人如此。楊龜山謂聖人所求於人者薄。可免刑戮。而不累其家。皆可妻也。上蔡氣高。龜山氣弱。皆未平氣以觀書。故所見各別如此。晦翁謂諸說異同處。最可觀。如上蔡之說。如彼。龜山之說。如此。何者爲得。何者爲失。所以得者是。如何。所以失者是。如何。愚謂龜山之說。近是。但平氣以觀書。似在可妻也三字。徵其素行。下面不過偶舉一事。見其無傷。不妄認真在此。讀書不可無疑。錯疑思問。容有問不卽解者。着力還在。慎思明辨間。當因循索解。時不勝苦。及豁然有會。乃不勝快躍矣。許魯齋云。凡讀書。須於無疑中。看得有疑。更於有疑中。看到無疑。方是得力。人皆謂有疑。看到無疑。終不能於無疑中。尋出疑來。則所謂無疑。非真無疑也。

存案二編

四

存案二編

五

溫公讀三國志。窺破魏武遺令之意。謂操。及莫大於禪代一事。今遺令諄。百言。下至分香賣履。家人婢妾。無不處置詳盡。乃無一語及禪代。其意謂禪代之事。自是子孫所爲。吾未嘗教爲之。是實以天下遺子孫。而身享漢臣之名。此老奸之意。千載無人識得。東坡與其父及弟。同讀富鄭公使北語錄。至於說遼主云。用兵則士馬物故。國家受其害。爵賞日加。人臣享其利。故凡北朝之臣。勸用兵者。乃自爲計。非爲北朝計也。寇主知利害所在。故不用兵。三人皆嘆以爲切中事機。老蘇謂二子曰。古人有此意否。東坡對曰。嚴安亦有此意。但不如此明白。老蘇嘆以爲然。嚴安諫漢武用兵。其畧云。今匈奴夷朝夜郎。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長策也。溫公於有字句。悟無字句意。東坡於此字句。悟彼字句意。前輩讀書。例如此。不則腐儒爾。

陳子兼云。讀資治通鑑。想其使酒罵坐口語。歷歷如在目前。便是靈山一會。儼然未散。然此是讀書時。自然光景。前輩云。讀武成出師表。而不墮淚者。其人

必不忠。讀令伯陳情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孝。讀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友。然此是讀書時自然情思。血淚如程子所云。讀高帝一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始終治亂當是如何。此必有真經濟者。方有此真識解。纔是真讀書。

晦翁答陳膚仲云。家務叢委。妨於學問。此固無可奈何者。然只此便是用功實地。但每事看得到理。不令容易放過。更於其間見得平日病痛。痛加剪除。學又何加以此。若起一脫去排遣之念。則理與事却成兩存業二編

聖

截讀書亦無用處矣。但少有間隙。不可浪過。須偷些小工夫。看些小文字。窮聖賢道理。乃可培植本原。庶枝葉自然長。王耳又答劉平甫云。冗幹既多。餘時又以不急雜務。虛費光陰。不惟廢讀書。亦妨幹也。又比來遊從稍雜。此曹最易親狎。觀聽亦自不美。所損多矣。然亦難遽絕之。但吾清心省事。接之以時。遇之以禮。彼將自疎矣。觀此二書。則知務冗不妨學。惟交雜妨學。吾輩當省。

陳寶通九經百家。年踰九猶勤筆研。徐廣年踰八猶

歲讀五經一遍。朱熹定年踰百。猶橫經授易。紀傳所載年數未可知。揔之老而能學也。曹孟德嘗言老而字。惟吾與袁伯業兩人。操不識漢天子。未知所學何書。然書實長智之物。安知操之機智。非得力於此。至其至老不倦云。沈攸之晚好讀書。嘗嘆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窮達在天。讀書在我。但當盡其在我。以聽其在天。何爲半生精神。分耗於榮通。不得歸併於學也。能無至老而悔乎。至於老而始學。則已晚矣。然至於老而能好。則又晚景勝矣。

存業二編

四三

楚人有賣珠於鄭者。爲木蘭之櫃。飾以文璫。鄭人買其櫃而還其珠。夫經書本載義理而來。義理元神。經書面目。至於注疏。又面目之影子也。世於經書。覽其面。不會其神。甚且煞泥注疏。認傳不認經。失却真正義理。此與買櫃還珠何異。玄家言。五雲影裡神仙現。手把京羅扇遮面。憑須着眼看仙人。莫看仙人手中扇。如公治長章。認真於非罪。兇刑。子路魯皙。章以爲用世不如樂天。皆買櫃而看扇者之類也。

作文七則

先輩論詩文綜博則澤鮮深沈則力勁綜博而能沈思方可極其至楊雄之於文杜甫王維孟浩然之於詩皆由苦得之太白子瞻自是天成不能學也王元美論詩初時題到茫然思不相屬便有一種供給應付之語畏難怯思卽以充役故每不得佳此時須遣去與隸另換正身能破此一關沈思忽至如高屋建瓴亂絲抽緒種真相畢現此際宜善剪裁寧割愛勿貪多如數萬健兒非大將軍整頓攝服何能使一軍無譁湯嘉賓論制義亦謂每拈一目舌若橋樑若存業二編

瞻胸若鐵壁俄而一線微冲駁雲穿隙湏臾之頃割然豁開窮天窮地目前歷可見詩文並得力於思也夫思所以挾性靈性中何嘗載時語舊話而來倘不惟性靈之求而但掇拾現成貪逐艷異安知今日不經人道語不爲異日陳之栗乎雲刻刻而移非借朝刻之青紫爲暮刻之青紫也物歲而春非留今歲之花草爲并歲之花草也化工之奇轉盼不堪覆拾若以既謝之華重粘枝上成何生理昌黎所謂惟陳言之務去憂乎難之是也乃李文饒文箴曰

文之爲物自然靈氣恍惚而來不思而至抒軸得之淡而無味琢磨藻績珍不足貴是箴也若爲大白子瞻一流言之而向所謂非沈思弗至者非乎曰詩若文從興會心靈出故思之或難或易或苦或甘正自人工天巧而分各成於資學家數論者特道其常而已

文以氣行氣以神行神氣由養而來出於心手自然已有所不知者東坡記畫竹云竹之始生一寸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腹蛇蚶以至於劒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爲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此非特論竹實言文也言文之全以神與氣行也文章若從神與氣流瀉便自逼真痛快逼真痛快便自動人見推正則纓冠肅衽如對王公大人見怪奇則脫帽狂呼如蛟蜃之突驚梟廬之方勝也語快令人舞語悲令人泣語幽令人吟語壯令人豪語與令人密語高令人入雲語繁令人映玉

譬如漢劉褒畫雲漢圖。見者覺熱。又畫北風圖。見者覺寒。故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神。

夏竦幼學於姚鉉。使爲水賦。限以萬字。竦作三千字。以示鉉。鉉怒不視。曰汝何不於水之前後。左右廣言之。竦益之得六千字。布景終未盡。吳太史云。蘇秦說六國。撮其大旨。不過曰割地事秦。如抱薪救火。自盡之術也。此何人不知。偏是蘇君爲從約長何也。他到一國。自有一國議論。寫各國之形勢。揣各國之人心。搜各國之往事。描各國之所畏所苦。天下機局。如在存業二編

目前。睥睨抵掌。極文之變。令傷心者哽咽。不平者按劍。欲不舉國以從。不可得也。是所謂能於前後左右廣言之者。

業必善而遇其恒也。然善而不必遇。遇而不必善。選有之。今所膾炙唐詩。皆非當日省試之作。所傳爲省試者。又不復爲後膾炙。近舉子試牘亦然。則以應世之文與垂世之文自別也。問何爲應世之文。曰早知不入時人眼。多買臘脂畫牡丹。問何爲垂世之文。曰不是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問者併以質

余。余曰噫。徹骨之寒固難禁。暗度之香亦難入。古今步和靖者幾人哉。牡丹之愛。互乎衆矣。雖然臘脂畫牡丹。何嘗是牡丹。然則今人皆愛僞牡丹耳。何嘗愛牡丹。

杜少陵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貴自信也。而先輩譏韓子蒼不能自信。匍匐求信於人。問津吏過關者。必非魯過關者也。然文家問津。正冲虛得力之處。詎可少乎。要之得失自知。與得失問人。凡失處。非頻改不爲功。文字頻改。工夫自出。永叔作文。先貼于壁。存業二編

時加竄定。有終篇不留一字者。如醉翁亭記。人見其冒頭數行。一筆抹去。止易以環滁皆山也五字。魯直長年多改定前作。張文潛謂樂天詩。世以爲得之率易。嘗見其草點竄塗乙。及成與初作不侔。唐子西自言作詩甚苦。悲吟累日。僅能成篇。初讀未見可羞處。明日讀之。瑕疵百出。反覆改正。復數日取讀。疵病復出。凡如此數四。方敢示人。然終不能奇。先輩之於文。沉吟鄭重如此。

陳後山携所作謁曾南豐。一見愛之。因留款語。遠欲

作一文字。遂托後山爲之。後山窮日力方成。以呈南豐。南豐云。大段好。只冗字多。不知可畧刪否。後山請改竄。南豐就坐取筆抹二三行。凡刪一二百字。後山讀之。則其意尤完。因嘆服以爲法。所以後山文字簡潔。元明善與虞伯生在京不相下。漸成大隙。董士選舉酒。戒明善。明善領之。會人求明善文。文成乃治具招伯生。出其文視之。伯生曰。公能從某言。去百餘字乎。明善泚筆屬之。及刪而明善大喜。歡好如初。以視禹錫塗竄僧孺之文。歷二十餘年。僧孺猶不能忘。彼

有案二編

哭

此作詩嘲謝而後已。致禹錫有文字爭緣。結成惡業之語。以誡其諸子。則僧孺之去後山明善。豈啻九牛一毛哉。

真正文人。無不沉靜謙虛。若王融謂劉孝綽。天下文章無我。當歸阿士。袁淑見謝莊赤鸚武賦。曰。江東無我。君當獨秀。杜審言將死。語宋之問。武平一曰。吾在久。壓公等。恨不見替人。若此浮華輕薄。不但薄其受用。以致坎壈。且有意意外之橫災。以報其狂逞。要之王

袁淑仕審言諸人。畢竟非真正文人也。試觀馬班

陶杜韓歐諸公。曾有一點飛揚之氣乎。王楊盧駱。有文章盛名。裴行儉謂人曰。士先器識。而後文藝。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其後三人卒鮮令終。吾輩擅譽作家者。可發深省。



存業三編分目

正統論補

古今治運

先代亂原

夏商周中興

五霸

春秋諸大夫評

七雄

蘇呂辨

天報秦

秦隋

兩漢

開基繼統諸帝辨

仁明

三傑雲臺凌煙

漢宣人才

三國

主編分目

三國人才

兩晉

宋齊梁陳

隋氏富庶

唐宋

唐府兵之制近古

唐維州宋靈州

唐至五代易朝

梁唐晉漢周

宋宰相諫官

慶曆名臣

元祐黨

南渡

遜國忠義異常

古今將

皇明臣品問

古今宗臣

封建

正氣無分品類

古今人非不相及

聽潮居存業史會大綱三編

江右鰲邑原良鳴

是編虛以鏡前統而觀世歷代興衰之運羣品得失之林或整幅縫紉或散錢穿貫歷古括今掛三漏七撮其大畧以備觀參

正統論補 崇禎元年著

天下不可一日無統無統則亂有統天下之權之勢而無統天下之德之法則有統而無統愈益亂故嚴於辨統而後統尊尊於奉統而後帝王得一以貞天

下智力戢鋒奸雄號曉世乃底定而無虞春秋所以大一統大居正也朱子作綱目於周秦漢晉隋唐宋皆繫之以正統謂其能混一區寓而全有天下故也國朝方遘志著釋統論三篇謂如綱目皆予正統焉以爲勸戒於是分正統一變統三三代正統也漢唐宋雖不敢幾三代然以孔子與齊桓仁管仲之意例之亦可附於正統惟取之不以正如晉宋齊梁陳數代則變也守之不以仁義如秦隋則變也擅竊如胡元賊后如呂武則變也其論精且悉矣厥後楊用修

立法也明又遠過漢唐宋晉之上是故夏商周曰正統也西東翰漢金唐宋附正統也晉附正統而偏安者也餘爲變統及附變統而偏安如前所云者夫乘五德之運以遞主天地之統者一正而已矣惟正之復變之而後古今之統以辨正之變之復各附之而後古今之統以盡要本朱子及方楊二公之意爲之詳次以附春秋之義云耳作正統論補

古今治運 崇禎十年著

天下一治一亂雖若循環然治數恒少亂數恒多惟

存業三編

唐虞至成康千一百餘年則大亂少而大治多其間并浞桀紂之亂外皆不失爲小康也是故極千古之大治無如舜禹之世嗣降而四百餘年以至於湯甲湯甲之世蓋一大治云降而二百年以至於武丁武丁之世又一大治云降而百六十七年以至於成康成康之世蓋又一大治云自後周道漸微而三代之風漸遠矣降而八百九十年始有漢文景之治文景之後降而八百二十年始有唐貞觀之治其間雖有昭宣二十餘年不過小康而已貞觀之後降而八

百九十年乃有永樂熙宣之時其間有宋乾德至治平間百餘年雖未及漢文唐太刑措之休然承平獨久可爲生於斯時者之幸也論者謂永樂有貞觀之象攷其時可稱承平無事而南征北伐帝自多其事至洪熙宣德時乃真承平無事而惜爲時之無幾耳姑甞歷代時景約畧其治運如此若追論於君則並有疵議無三代之盛德而與三代之盛治得乎大槩成康而後治世十之一二亂世十之三四小康亦十之三四也居今叔季其敢過望隆平但得中原底定

存業三編

以庶幾小康焉亦云幸矣

先代亂原 方力四十年著

古之公天下有諸侯強偪而公者周唐也有匹夫橫騁而公者秦也有朝臣執權而公者漢魏也有蠻夷侵迫而公者晉宋也而人主之無道未及焉人知暴主恣亂能公其國不知庸主釀亂尤能公其國暴主身爲大惡其公也速而其流毒於天下也尙淺庸主身不能爲大惡而天下之爲大惡者肆行無忌其公也緩而其流毒於天下也更深桀紂暴惡甚故公其

一成衆一旅與其舊臣伯靡經營四十餘年收餘燼以討賊卒復故都祀夏配天其中興之難越千古無兩矣商高宗周宣王皆稱中興高宗之臣傳說甘盤而已宣王之臣則有仲山甫申伯召虎張仲尹吉甫方叔左儒諸賢臣詩與史俱極頌美之維時內外文武視畢散顛天輩何多讓焉不意代而中葉復有此多才之盛蓋大將滅必靈明木將枯必增茂王風漸滅殆將盡矣三代以上之臣品始終運於諸臣故一時雲集若斯耳然而中興之功卒不能盛於高宗者

存業三編

七

豈真仲山諸臣不及一傳說哉亦宣王不逮高宗遠耳宣王以厲爲父以幽爲子固其遭際使然而所謂樂色亾德與料民大原不籍阡畝曲殺杜伯俱不從諸臣之諫視恭默思道殷殷於輔德訓志者有慙負一時之多才矣要之中興之主莫艱於少康中興之佐莫艱於伯靡說者謂少康猶階成旅光武不階成旅爲過之不知羿浞澆豷皆積年在內盤結之奸而王朗王尋者乃一時在外無根之盜耳少康之艱幸句踐未可彷彿而况光武乎

五霸

五霸之稱出於孟子而世遂指爲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夫齊桓九合一匡責強楚之罪復苞茅之貢晉文爲踐土之盟修朝聘之禮王室賴之生民賴之其稱霸宜也秦繆違蹇叔任孟明殺百里奚殉三良故謚爲繆豈得以其悔過附書遂謂聖人全予之哉宋襄不度德量力覆軍殘軀爲天下僂笑尤無足述者霸懷決而楚莊身爲夾霸尊周而楚莊問鼎寢廟且皆無興微繼絕之功孔子未及稱識一語何霸之

存業三編

八

云乎若荀卿以威文楚莊合闔閭勾踐爲五闔閭勾踐逞兵私闔愈不足道矣然所稱五霸何居風俗邇云按春秋傳夏后太康耽樂不循民事諸侯僭差於是昆吾氏爲盟主誅不從命者以尊王室及殷之衰也大彭氏豕鬲氏復續其緒以主盟所謂王道廢伯業興也若此則霸於夏衰者一霸於殷衰者二而桓文則霸於周衰合而爲五霸云

春秋諸大夫評

延見評春秋臣者謂論功則宜首管仲而狐偃趙衰

爲次孫叔敖百里奚又次之論行則宜首展禽而公孫僑遽瑗季札爲次士會士燮輩又次之然器小貽譏不恭興詒則其他可知矣信乎程人品於三代以降難也昔子貢問今之人臣孰賢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爾聞用力賢乎進賢賢乎曰進賢賢哉子曰然吾聞鮑叔進管仲子皮進子產未聞二人進賢已之才者也春秋臣品管仲子產爲第一流而必取其進二人者爲賢此所以爲聖人取人之法然子產比管仲猶難鄭國

存業三編

九

最爾偏晉楚之間兵戈歲擾幣帛往來疲於奔命內則豪宗大姓怙寵爭權所事簡定諸君不如桓之英明而卒能靖內難消外侮全此區區之鄭使其際仲之遇以有爲九合一匡豈難哉爲相一年豈子不戲狎班白不提挈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閉道不拾遺處則士農商賈如哭父母雖其丘賦刑書貽譏一時顧匪操作何能轉弱爲強而孔子稱爲古遺愛則亦不病於操作矣特用人未進賢已之才亦鄭無賢已者爾與西山稱其用人各以所長得聖門器使

之道則亦何愧于進賢爲賢者哉

七雄

自洹水軟盟六國已爲與國兄弟矣縱有內讐關牆必相外禦其侮而何輔車唇齒之義不講耶與國兄弟自相魚肉爭割地於秦不爲援救豈非自弱以強秦哉陳軫有言天下爲秦相割秦曾不出刀天下爲秦相烹秦曾不出薪是山東諸國何愚而使秦坐受田父之功也秦處西齊楚處東南而三晉居中韓魏以齊楚爲後門齊楚以韓魏爲藩蔽乃秦用遠交近

存業三編

十

攻之術以愚齊秦不兵齊齊不肯秦于是五國攻秦而齊不助秦攻五國而齊不救已而韓魏趙次之魏又次之藩籬撤而剥膚之禍近矣齊于時能結楚燕犄角以拒之猶未可知乃坐視秦六十萬衆破楚而不爲之援豈痴幸於負山阻海也而謂可孤存乎哉楚併而齊踵燕以亾祗令人笑其愚騃已耳秦雖處建瓴之勢攻人易而我攻難然令洹水終盟六國併力西嚮卽不能破秦豈不足以拒秦而各保國土也哉善乎蘇源明謂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

秦之心禮天下之才士併力西嚮恐秦人食之不下咽也而子由之意乃欲四國陰助當鋒之韓魏使秦不得越韓魏而東而四國得休息於其內若是專以韓魏委秦爲韓魏者不亦難乎假令四國異心不爲陰助自幸鞭長不及之利而坐視近火先焚之災韓魏先而四國隨亦立盡之術也杜牧之謂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信夫

羸呂辨

古今人之憤秦也不始始皇之身其歷世強大蠶食

存業三編

十一

六國時人莫不憤之見合從則惟恐策不成見連衡則惟恐策不敗秦之強暴日甚而人之怨毒亦日深故目之爲強秦暴秦孤秦穢秦無道秦於秦社快其速墟於秦綏快其速絕遂因當日呂不韋事傳其以呂易嬴而論史者乃謂呂政嗣位當書秦亡然後正其姓氏別爲後秦庶爲實錄是其於呂秦似鑿鑿如見矣愚以爲事屬曖昧不可傳疑夫不韋之爲此謀也不過欲使異人歸秦繼秦緒而有國欲使異人得國以佐異人而作相捐千金西遊爲異時相國地其

息有萬於千金者所謂奇貨可居者頌止此矣卽不韋之所能謀者亦止此矣至其獻姬則以爲春申君之故智知其有娠而獻卽果有娠能預必其娠果生子子果得立立果能爲天子乎哉而作此不必然之想望恐無此迂誕之人也且史稱有娠矣又稱期年而生子政夫孕止十月人理之常茲經十二月而生則是歸嬴氏之兩月而娠而必信以爲不韋之子當不其然堯十四月而生弗陵亦十四月生又傳武帝亦十四月生孕十二月而生者傳未之聞縱或有之

存業三編

十一

安必其遂在始皇之母也不韋果爲是謀而天遂之矣當更有謀焉令始皇知其爲父而身享上皇之尊何至併天下十有三年而不韋猶徙蜀自殺也子爲皇帝而莫庇其身安用陰墮之以子不枉却此謀也哉其與春申之立其子於楚而身不免焉不同一覆轍乎故謂姬有娠者誣曷以誣之憤秦而污之也憤秦而污之不載期年生則爲傳疑既載期年生則亦無疑可傳矣無疑而立疑案久而遂成鐵案可不謂快啓也哉

天報秦

人有言。秦滅六國。趙獨餘。長平之役。戰而斬者四十餘萬。降而坑者四十餘萬。即於此時生一女子曰卹。卹姬。陰以呂易嬴。而莫之覺。生一男子曰趙高。先後殺始皇之二子。而滅秦之宗社。此兩人蓋從內亂之。趙國之冤氣所化也。秦滅六國。楚獨無罪。誘懷王而幽囚以死。王翦六十萬兵。復至五湖七澤。勢如破竹。陸終熊繹之後。蕩無孑遺。即於此時生二男子於東楚。曰陳勝。吳廣。生二男子於西楚。曰劉季。項籍。奮臂存業三編

大呼。四方響應。七百年之基。拱手付焉。此四人者。蓋從外取之。楚國之憤氣所化也。孰謂天道憤憤耶。此後人具眼者。巧想至此。見人事天理。作報之不爽。可儆省恣惡不道之人。但呂秦之事。愚曾置辯。莫若以卹姬之淫。致不韋嫪毐汚宮。爲敗亡之本。乃天以尤物禍之。更爲明證。其後宋得天下於小兒。失天下於小兒。又金人俘宋帝。與后舉家屯于青城。及百年而元人又俘金之二后二王及諸妃嬪。即於前日金人俘宋之地。何莫非作報之不爽哉。

秦隋

論者每以秦隋並例。爲其昏暴相似。其奸臣指鹿爲馬。指雀爲鴛。相似。其惡聞盜賊。而奸臣遂不以盜聞相似。俱再世而公相似。然此其易見者也。天之安頓兩朝於七雄五胡之末。詎無意存。蓋爲興漢興唐而設也。史遷月表云。秦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然王迹之興。起於閭巷。鄉秦之禁。遠足以資賢者爲驅除難耳。言當日之勢有艱難阻礙者。得秦爲先驅。以芟之。故漢之成功也。獨易唐存業三編

之藉。隋亦猶是矣。夫齊楚燕韓趙魏戰爭不休。漢豈易混一耶。乃忽而大一統於秦。中原數百載羣虜盤根。唐豈易混一也。乃忽而大一統於隋。使秦隋得中材之主。繩繩繼之。雖享國長久可也。孰料兩朝皆暴君奸相以亂天下。天下亂極思治。故漢唐不勞而坐收之。豈非天乎。即謂秦隋爲漢唐之功臣也可矣。兩漢

世稱西漢尚經術。東漢尚節義。然西漢節義亦多。如梅福逢萌龔勝蔣詡鄭子真嚴君平譙玄。殆不勝數。

皆蘊藉義憤不肯仕莽。持世教不謂無人。乃西漢之亡速。而東漢之亡緩何耶。且西漢一十二君。英詎無失德者。六成哀雖不類。而禍不及民。此其勢頗強。宜不易拔。况經諸呂七國匈奴諸難。皆不能搖動。而王莽乃以斗筭穿箭之才。不煩寸兵尺鐵。談笑而取之。東漢亦十二君。自安順而降。日衰日亂。而桓靈之虐。則成哀所未有焉。其勢岌岌矣。取之直拉枯朽耳。乃遷延至於再世。而董卓曹操才百倍於王莽。竭其智力。欲取而終不敢。操以其大事付之後人。西漢之

存業三編

十五

安危何相反若斯耶。蓋嘗揣之。秦無禮義。漢沿秦制。未更其弊。而所治者多縱橫雜霸。致風俗日澆。而人心日壞。寡廉鮮耻。節義蕩然。莽將移祚。滿朝公卿。勸進盡頌功德。即楊雄儒者有美新之文。他尚何責乎。然時非乏節義也。節義隱於在下。免死而已矣。光武崇尚風節。其後士大夫砥礪名行。雖矜激相高。禍成黨錮。然終能以名維持天下。如王允黃琬扶漢室而謀誅卓。竟誅之。孔融荀彧補衡。嚴氣正性。抗論危詞。必有以擬曹操之魄。而擊其所為。所以在前者甚難。

攫之物。庸夫舉之有餘。在後者特反掌之形。奸雄熟視而莫可如何也。可謂人才無關於國哉。權德輿訓。西漢所以亡。皆曰莽卓。然究其原則。亡西京者張禹。亡東京者胡廣。豈無見而云然耶。

開基繼統諸帝辨

漢高漢光皆起徒步。誅暴秦。除賊莽。百戰而有天下。其雄才大畧一也。乃論者謂高挾大體。光詳節目。光親戰而善將兵。高不戰而善將將。以是優高於光。然優劣不在此也。高之大失。在溺冠嫚罵。不事詩書。而

存業三編

十六

光則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臨大學徵處士為優。高之大失。在猜忌寡信。誅夷功臣。而光則推心置腹。保全雲臺諸將。為優。高之大失。在父虜不顧。幸分杯羹。而光則兄續之死。酒肉不御。枕席涕泣。為優。高任權術。而光率敦誠。其差數倍矣。病光武者。莫大於廢后易儲。次則信圖讖。斯固帝失哉。然無能救正者。以輔弼非其人也。高祖得張良。因招四皓羽翼。而太子得全。令光亦得儒臣佐之。杜於其萌。救於其著。安知后若儲不能扶植而全安耶。唐高祖取天下於亡隋。比之

宋太祖爲差正。其時政治規模。無甚美觀。僅中智之
主而已。宋太祖得天下於小兒。明屬篡弑。蓋相沿五
季之風。強藩之弊。以致此君臣之義。數十年而漸滅
盡矣。然其美政善治。未可殫紀。至洞門見心。防非窒
慾之語。尤若開本朝理學之傳。故禮義文物。過於漢
唐。而語其治。終在漢唐之下矣。若夫取天下之正。尤
烈於高光。而治天下之善。尤純於藝祖。脩諸帝之長
者。則明太祖真足伯夏后而仲殷周乎。至於繼體。則
漢文帝尙已。唐太宗才畧如漢高。力戰如光武。貞觀

存業三編

七

之治古今爲著。而究所以致治者。繇其能屈已從諫
也。然而父子兄弟天婦之間。每多慚德。程子謂貞觀
之不能三代者。以無關睚眦趾之意信矣。宋太宗美
政多端。無愧太平天子。惜其負太祖公天下之心。而
貶殺弟侄。兄后不爲服。終無以解燭影斧聲之疑。於
人倫有遺憾焉。明成祖非宋太宗可及。惟與唐太宗
着着可對。其英畧多戰功同。靖難火烈。與禁門喋血
同。永樂之治。與貞觀氣象同。獨其駕頻北征。不無騷
耗。而壽藏遜國諸臣。其視委任王魏若何。然於家法

肅清。大綱大本無媿。直可爲子孫世法。不亦遠駕於
唐者哉。

仁明

君道貴仁貴明。仁而不明。與明而不仁。同訕。顧明易
流於察。仁易流於柔。漢昭則明而不察。漢章則仁而
不柔。孝宣孝明明矣。而失之察。孝元仁矣。而失之柔。
唐德宗察而不明。唐高宗柔而不仁。宋之諸君。克明
者無之。孝宗似仁明。而亦不仁。餘則多仁而柔。
與柔而不仁者也。蘇軾云。朝廷欲師仁祖之忠厚。而

存業三編

太

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于媿。欲法神考之勵精
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于刻。夫使忠厚而不
媿。勵精而不刻。亦必有道矣。此其意亦可見神宗之
非真明。而仁宗亦非真仁矣。求之五代。則後唐明宗
幾於仁也。後周世宗仁而幾於明也。能兼其美者。漢
文而後。其周世宗乎。

三傑雲臺凌煙

高祖謂運籌決勝。不如子房。鎮撫給餉。不如蕭何。戰
勝攻取。不如韓信。知臣莫如君。故其推美甚真。而叙

次甚當。至定元功十八人。首鄧侯蕭何。而韓信不與焉。或爲信已封王。王位於侯上。故弗及與。晉侯亦侯而弗及又何也。或爲良遊赤松。遂沒其元功與。則初之取冠三傑又何也。且闕史應叙而不得叙者尙多。史不詳而列在元功者亦不少。此其故揔莫知。然時雖智勇如林。大約無右三傑矣。以師相將皆備也。雲臺二十八將。首鄧禹。鄧禹之視蕭何奚若。意者合調糧之寇恂。以兩當一。乃庶幾焉。若馮異。吳漢。耿弇。祭遵。邳彤。賈復。卓茂。諸人才品雖皆命世。或與曹絳在

存業三編

十九

伯仲之間。而以此頡韓信則難其人矣。况張良乎。然皆能全身遠害。脫蕭韓之慘辱者何。則光武之能鑒往轍而然也。凌煙二十四人。首長孫無忌。未免私於椒房。非復蕭鄧之比。若以蕭何例之。置汗馬之勞而問籌策。卽當首房玄齡。杜如晦。而後及李靖。尉遲敬德。蕭瑀。屈突通。諸人可也。然房杜亦不足方子房矣。况其間濫叙失倫乎。若論智勇兼焉者。實無如唐太宗一人。唐之取天下。大抵多太宗力也。由是論之。使光武而僅爲將。自當冠雲臺。使太宗而僅爲將。自當

冠凌煙。雖有馬援。朱弘輩。不與功臣之列。雖有魏徵。虞世南輩。僅足文治之班。能出二主之範圍者哉。漢初人才未脫縱橫之氣。然匡王定霸之士。類不勝紀。較光太二代人才爲盛焉。而東漢之吏治。貞觀之納諫。致太平。則又漢初所不及也。

漢宣人才

賈誼。鼂錯。董仲舒。漢儒莫能過之。然皆遇英主。皆不能盡其用。而能盡人才之用者。無如孝宣之世。孝宣幼孤苦。處民間。習知民苦吏急。企諸吏流品。迨入繼

存業三編

二十

大統。獨綜吏治。核名實。迅賞罰。故一時治郡者如龔遂。黃霸。趙廣漢。張敞。韓延壽。尹翁歸。朱邑。召信臣。所在大著能聲。治行今古爲烈。其公卿大臣。則有魏相。丙吉。張安世。杜延年。蕭望之。王吉。治獄則有于定國。路溫舒。理錢穀則有耿壽昌。制虜則有趙充國。典屬國則有蘇武。兼以經術文章。則有夏侯勝。戴聖。梁丘賀。劉向。王褒之徒。斌斌然儒生法士。皆茂異之流。維時吏稱民安。向時虛耗。以漸阜饒。匈奴單于自漢以來。彌賂彌驕。屢約屢背。騷邊不寧。黷征無已者。至是

稽顙歸義。咸尊天漢。蓋千載一時焉。所大疵議者。趙蓋韓楊之不得其死。維時上下務峻嚴。而丙吉黃霸安世延年定國諸人。皆寬大平恕。乃不能於四臣之賢者。曲明其無罪。寬以八議。而愛惜保全之。斯亦諸君子過也。噫。孝宣刑名襍伯。幾於刻薄寡恩。為中興之累。說者謂西京之亡。自宣帝始。詎不信夫。不然。以一時衆多之才。又使趙蓋韓楊同盡其用。則漢宣之治。高出文景之上。必不至於一再傳而漸衰矣。

三國

存業三編

主一

荆州扼要之衝。用武之地。英雄所必爭者。故蜀吳之爭。漢魏之興亡。皆繫焉。孔明在隆中。與玄德畫曰。曹操勿與爭鋒。孫權可與為援。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英雄用武之地。而其主不能守。殆天所以資將軍也。魯肅初見孫權曰。荆州與國鄰接。險固沃饒。據而有之。則帝王之資。請往說曹操。劉表之衆。共治曹操。是魯肅亦同孔明之見。而孫權皆利荆州相約結援。共討賊。以興漢。似先計之矣。蓋曹操不得荆州。無以收中原。曹操不得荆州。無

存業三編

主一

以圖吳。蜀操久已垂涎。一旦擊而取之。乃意氣洋洋。順流東下。目中無吳。而吳乘玄德孔明來。合謀併力。一舉而焚之。赤壁之下。操竟落魄而還。而荆州若為曹操公物。關羽周瑜各處南郡。於是今日爭荆州。明日借荆州。今日分荆州。明日奪荆州。繫兩國英雄於一荆州之內。十數年間。不肯越荆襄一步。以向中原。縱賊操於江北。聽其睥睨炎鼎。而莫之顧。說者謂操以荆州為餌。而漁天下。要其後觀之。則誠有然者。操非不熱念荆州。特重挫之餘。無可如何而置之耳。不然。周瑜魯肅勿具論。豈孔明亦為其所愚耶。權不思赤壁之役。已徵援劉之利。即不能以荆州讓劉。當守其東西分制。永終盟好。合併以圖。於討賊興漢。奚難哉。而詎料權不能討操。更陰以翊操。關羽在荆南。為吳蜀保障。權乃密策操。以討羽自效。因使陸遜襲殺之。不知當日結盟共治者何事。而讐其夙好。剪其爪牙。私臣曹氏。以保固江東。是操之不除。漢之不興。皆權之罪。權襲取荆州。權蜀之鋒。張魏之燭。是荆州之爭。於吳蜀小。而關於漢魏大也。朱子云。人知曹操之

為漢賊而不知孫權之為漢賊信矣。

三國人才

荆公謂歐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國志非也。因欲東坡為之而東坡辭。夫三國陳壽已志之矣。豈以其大義未明而一時才品之眾尚未悉乎。嘗歷觀前後。惟三國之人物最蕃。惟時巋然王者之佐而居第一流者。非孔明而誰。自此而龐統、蔣琬、徐庶、孔融、盛憲、禰衡、顧雍、賈詡、費禕、董允於瑕瑜成敗外論之。皆可謂命世之英。至於清正則有毛玠、楊彪、崔琰。義烈則有

存業三編

圭

臧洪、陳容。高尚則有管寧。王烈、陳登、邴原、司馬徽、龐德。公儒雅則有鄭玄、賈逵、仲長統、荀悅。智謀則有荀彧、荀攸、法正、田豐、徐庶、周瑜、騭、勇。則有關羽、張飛、趙雲、黃忠、輩不勝列。雖其才品參差不一而種種瑰琦于焉類聚。亦豈偶哉。溫陵集載曹操求交於宗世林而不得。張遼求交於胡質而不得。弁州謂漢魏之際得三人而列范承明於孔明、幼安之間。崔胡范未見詳之於史。而當時後世推之。益見三國人才之未易殫紀矣。

原缺第二十四、二十五葉

特為大唐之先驅耳。合而觀六朝之受禪者。惟劉裕頗有功。晉安亦甘於書詔。是宋不如四代之甚也。故天稍長宋之胤祚。六朝之禪國者。惟陳叔寶未遭弑。且得修其廟祀。是隋猶有一念之仁也。故天獨廣隋之封疆。

隋氏富庶

古今天下富庶之盛。漢文帝而後。惟隋文帝時。時天下承平。百物豐實。洛口回洛倉庫盈溢。可供五十年。民間衣食滋殖。民戶初不滿四百萬。經二十年。遂增

存業三編

圭

至八百九十餘萬。自南北朝分裂。三百年來。一朝合併為一統。東西九千三百餘里。南北萬四千八百餘里。皇靈誕振。突厥遐方諸族莫不稽顙稱臣。奉珍入貢。隋氏之盛。雖兩漢盛時莫能過也。究所繇來。楊堅非有宿德元功。不過一時乘機倖取耳。而其所致富庶。不知何道而然。東坡謂其貢賦輸籍之法。必有可觀。而深惜其無傳。然攷文帝勸課農桑。輕徭薄賦。食不重肉。乘輿服御敝即令補。後宮服澣衣。民間禁羅綺金玉。聽度支長孫平奏。令民每秋家出粟麥。貧富

爲差。儲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脩凶年。其義倉便民之制。與後世有名無實者不同。岐州刺史梁彥光。奏課爲天下最。新豐令房恭懿。政爲三輔最。平鄉令劉曠有異政。命爲刺史。以是風勵諸州吏。多稱職。故所在殷然。使其後僅得中材以嗣之。可以世守而無虞。乃煬帝窮奢極欲。用裴矩開邊。糜費萬萬。致中國困敝。遂至於亡。夫隋文有漢文之節儉。而無其盛德。是其基已薄。隋煬慕漢武之好大喜功。而益以暴虐之甚焉。宜不再傳而滅也。

存業三編

主

唐宋

世譏唐大綱不正。父子兄弟夫婦間。代多慚德。而稱宋朝家法。遠過之。是固然矣。然太宗以弟負兄。其後以中州之辟。稱臣稱姪於殊方。尙可謂大綱正乎。大都家法不振。與國勢不張。並名爲弱。唐弱於藩鎮。而宋弱於外侵。此故也。唐自文皇之外。無君卽以文皇論。其取天下治天下。則功之魁。而其傳家法則過之。首也。節度之制。初不過控制邊方。及安史亂。而強藩據州郡。擅廢立。絕貢賦。時禁兵既弱。不得不藉循節

度以兵之。節度旣以多功。後雖欲更變而不可。而跋扈之患。遂與唐相終始。故唐之患。不起於昭僖之間。而起於天寶之際。方鎮之強。不起於江北之繼襲。而起於節度之多功。使天寶之際。不爲是苟且之制。則河北不停襲。而僖昭之患。何自起。使其初無哲婦亂官。關則權璫不結。又何自而啟強藩之禍哉。若宋家一統之業。其甫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于時新法之議。浸淫于士夫之肺腸。傳法護法。蔓延而不可解。其旣裂而不復合者。秦檜之罪。于時和之一字。淪洽

存業三編

主

于士夫之骨髓。和之復謀之。竟至並威而不可救。夫宋當三大敵。初有寇準富弼折之。中而大橫則有張韓劉岳禦之。終敗於海。有張世傑陸秀夫文天祥諸公死之。以爲宋之先後多名臣。而不知先後實壞於奸臣也。宋之亂。不在京下。而在王安石。宋之亡。不在賈似道。而在秦檜。使當日能復讐雪耻以殲之。蒙古何由得入。使非新法。歛民財窮民力。以開邊釁。割七百里地界遼。爲異日興兵之端。天驕豈能無繫而來。唐宋之大綱皆不正。而宋僅以母后勝唐。唐之

所以致強藩者何故。宋之所以致夷狄者何故。斯得論世之意。

唐府兵之制近古

古者兵法起於井田。居則聯其家。爲比閭族黨。出則聯其隊。爲伍兩卒旅。有急驅諸行陣。事已叙歸田里。所謂寓兵於農也。井田廢而兵農遂分。秦楚齊晉諸國橫行。是勢之偏於外重。外重者。繇內無重兵以制之也。秦於是收天下兵。聚之咸陽。然至二世時。陳勝吳廣變起。而郡縣莫敢誰何者。是勢之偏於內重。內

存業三編

元

重者。繇外無重兵以制之也。凡外重則叛。如韓黥七國。祿山僕固皆是。凡內重則篡。如卓犖曹馬以下皆是。此兵制未善也。漢制畿內設南軍以衛宮。設北軍以衛京。已有內重之勢。又懲秦孤立之弊。大封諸侯王。是外亦重矣。而及者九起。至於文景。猶成淮南濟北吳楚之亂。未聞京中南北軍禦之。豈南北軍之制其後亦有弊乎。唐定府兵之制。不特畿內有之。天下州郡皆有之。兵共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分四方沿邊之地。盡爲節度府。各帶甲十萬。而將帥不至

於叛者。內有京圻重兵。足以制之故也。合四方之兵之衆。而一關中遂半之。然而朝廷強臣。不至於乘隙生變者。外有節度重兵。足以制之故也。故外之節度。石周諸侯。外重之勢。內之五百餘府。有秦關中內重之勢。其內外府兵各屬附近土著之民。兵無遠戍之勞。國無養兵之費。將帥亦無專兵之患。誠近古之良法也。至天寶之際。京畿之兵四出萃於范陽。德宗之禁兵皆出戍趙魏。是以祿山朱泚得肆行莫禁。唐之衰也。弊在外重。而外重之弊。繇畿兵外出之故。蘇

存業三編

三

唐維州宋靈州之議

唐吐蕃將悉怛謀帥衆奔成都。以維州請降。李德裕遣兵壞其城。具奏其狀。事下尙書省集議。皆請如德裕策。任僧孺曰。比來修好。約罷戍兵。中國禦戎。守信

爲上。上以爲然。詔德裕以其城及悉怛謀諸衆悉歸吐蕃。吐蕃盡誅之境上。極其慘酷。夫維州蜀成都境內。唐故壤也。祖宗之土。尺寸不可與人不幸而久失之。吐蕃。唐之君臣。自當力爲興復。則興復者之爲義之爲是無疑也。何牛李之是非。疑議者紛紛耶。將謂故壤可棄。何不觀丁氏引鄭伯歸柩之事。魯以許易柩。而春秋譏之。維州不復。是甚於魯之棄許也。抑謂約信當守。何不觀胡氏引蒲人之事。蒲人止孔子適衛而與盟。孔子以爲要盟者神不聽。竟出而之衛。

存案三編

主

奪我地而約我盟。是要之也。唐猶守區區之信。舉險要而棄之乎。况德裕已嘗奏報。君臣已同有定畫矣。何僧孺爲私怨故。遂以守信止之。以三日至咸陽。恐之。舉平日籌邊之成謀。今日歸義之美事。一言而僨。豈不悲哉。如義不受降。卽宜慰諭悉怛謀。率衆仍逐維州。姑且安待。不必具聞吐蕃。何至一切縛送受誅。阻歸附之誼。于造物之和也哉。至今言之。猶令人歔噓哽咽。不能已已也。綱目前書悉怛謀來降。不書叛後書贈悉怛謀右衛將軍。則予之之意可知矣。而司

馬氏斥德裕爲利。予僧孺爲義。是非之謬於聖人如此哉。至於宋之靈武。地方千里。表裏山河。卽周朔方郡。天下勁兵處。土地肥美。爲關峽重鎮。唐肅嘗卽位此地。唐德奉拳募人鎮守此地。雖僻在西壤。爲趙保吉所必爭。然祖宗以來相傳之地。豈宜輕棄。一或棄焉。則沿邊諸郡皆不可保。輔臣之言自當。而何亮上安邊書。指陳三患。復請於溥樂耀德二地築城。以爲靈州唇齒。誠爲得策。宋人不能從。漫然無所備禦。使靈州被圍。絕餉。裴濟孤力莫支。刺血求援。而宋兵不

存案三編

主

至。卒致失陷。資元昊富強之勢。馴及靖康之削弱焉。則楊億李沆張齊賢不得辭罪矣。以宋方盛時。而諸臣偷安失計如此。豈不惜哉。夫維州靈州皆中華之故土。一則旣失而歸。歸而復棄之一。則未失而可守。不守而故棄之。是尙爲當世有人乎。

唐至五代易朝無死節

從來一代改革。必有一代不屈之臣抗而死之。此固國家養士之報。亦天地間綱常名節所不容一日墜者也。唐賢相名臣。指不勝屈。乃二百九十年間。死封

疆者如張巡許遠顏杲卿輩不謂無人何至易命特遂皆拱手而付之朱溫求為社稷死者無一人焉又奚貴於五代之季乎所以後梁死封疆者猶有王彥章後唐有宋令詢張敬達後晉有沈斌至其易命則皆拱手付之他人相承而晉而漢而周死社稷者並無一人惟有販國之馮道容悅四朝方諸沈約殆甚焉而蒲朝之為馮道者又不勝數爾時綱常名節漸滅盡矣真令田橫之客笑人也豈非唐乏教化士習凌夷以至此耶論者謂韓通死周為五代第一人沉

存業三編

五

而病歐公不錄其節夫通歷事四朝已公足齒且聞變而歸謀帥衆禦之遂為彥昇所害是繇機泄而敗非死於抗敵犯難時也第嘉其志可矣豈可盡非五代史耶

梁唐晉漢周

賊溫篡唐而有天下獨李克用以平巢大功乃心唐室雖唐滅二十年父子猶稱唐天祐而不奉梁之正朔十四攻梁與朱氏血戰十餘年畢竟攻梁為唐使存勗能紹父節求唐宗室立之豈非世篤忠貞而無

歟要其世數僅五十餘年而方之六朝多令辟且將立不假禪名既立不弑舊主謂非此善於彼乎

宋宰相諫官

唐太宗初制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有失輒諫所以為貞觀致治之本嗣後希聞宋初宰相權重臺諫莫敢議已至韓范為臺諫始與宰相爭議而宰相權稍輕然韓范既以此樹風裁隆聲望矣及其自為相用事臺諫亦譁然與爭而韓范亦不相忤司馬光為諫官議建儲嗣而魏公俯從又力爭刺義勇事魏公雖

存業三編

五

不樂而光亦不顧及其自為相蘓軾力陳免役便不必改法初亦忿然後竟改容謝之歐陽修為諫官好立論士皆依以為重及濮禮議興未知是非所在而傾國之人回戈向之修亦無辭而竟罷是韓范司馬歐陽之所以攻人者即其所以受攻蓋已為臺諫能攻宰相之失已為宰相亦能受臺諫之攻所以為國家美事安石當國不能傲行以為是益兩參政也能言人於在下位之時不能容人於秉大政之日宜其以執拗亂天下與

慶曆名臣

人才之盛。周成宣時尙矣。其後若高光兩朝。不過智勇雲集。艷開國之勲名者耳。求賢能。直亮立朝。多君子者。無如宋仁宗時。其時有范仲淹。富弼。韓琦。司馬光。歐陽修。杜衍。文彥博。趙抃。蔡襄。唐介。包拯。范鎮。余靖。晏殊。胡瑗。諸名臣。其在下若周邵。張程。尙未升用。此真千載一時也。而仁宗亦希世之令主。宜不難上追三代。乃致治未及漢文。唐太何歟。意者仁遇而柔。不能義絕奸黨。致譏乘其間。遂使正人旅進旅退。不存業三編

三十一

得安其位而行其志。噫。若是則周召滿朝。亦末如何已矣。而可全咎范韓諸君子哉。說者謂帝乏剛武。故契丹西夏跳梁爲憂。抑豈知衆正登庸之時。能有任賢勿貳之心。則股肱耳目。効力宣猷。州郡邊陲。可恃以無恐。元氣固而神氣張。內順治而外威嚴。又何遑壞之足患也。

元祐黨

東漢李膺范滂諸賢。皆氣誼矜尙。互相標榜。竟成黨錮之禍。株連逮捕。空天下之善類。而漢室以衰。嗣是

而牛僧孺李德裕分持其黨。相構數十年。其禍猶未烈。至宋熙豐則有甚焉。時王安石引用奸邪。黨附新法。排擊異己之論。使正人君子貶逐殆盡。天下洶洶怨誹。幸而元祐間宣仁聽政。復用司馬光呂公著范純仁文彥博范祖禹程頤劉摯。蘇軾蘇轍諸賢。其青苗手實戶馬保馬諸新法。次第罷之。而呂惠卿章惇蔡確諸奸。盡遭斥逐。海內更始望治矣。夫何正人滿朝。復各分黨而立。朔洛蜀之名。先是安石司馬邦正樹黨。猶可言也。正人復各樹黨。不可言也。朔黨猶不

存業三編

三十二

樹敵。洛首伊川。蜀首子瞻。二黨共相攻擊。時譬黨於兵家。朔黨自守之兵也。洛黨應敵之兵也。蜀黨侵鄰之兵也。則子瞻諸人尤過焉。如願進講欲坐殿。見上折柳枝。則止。朝臣慶罷往弔。則拘於歌哭。同日若此者。以世俗觀之。似迂。卽以學問律之。僅圭角未渾。大方之過。要非大可譏議者。而軾嫉侮之甚。且詆以爲奸。則失其是非之正矣。軾以才名恣玩弄。以文字爲譏彈。而意氣未平。黨同伐異。至使熙豐羣邪。以憾怨宿怨之根。乘間竊發。毒肆排擠。追貶竄逐。殆無虛日。

致紹聖之紛紛而東北之難徽欽之禍皆北於此雖曰羣小人之罪抑豈非諸君子之過哉蓋蘇元祐諸君子但知盡去熙豐之法而不能盡去熙豐之人小人既雜處其間君子復各持其黨各持者未嘗一念防小人而雜處者未嘗頃臆忌君子能不乘機離間攘臂而報復之哉明道謂新法之行吾黨有過紹聖之禍吾黨尤有過詎不信夫

南渡

人謂高宗中興宋室不知宋業之中斬者高宗也高

宗父母兄妻俱蒙塵於沙漠古今不共戴天之讐莫甚此時而宰相李綱趙鼎而外有宗澤張浚韓光世岳飛劉琦吳玠虞允文李顯忠古今不可多得之名將又並聚於此時使高有志復讐專委諸將經畧斷不榮聽奸邪則二聖還轅中原克復猶反掌耳乃前

宋

藏於汪黃後惑於秦檜以和之一字信徂狡之虜情和墨未乾寇鋒已逼播遷之蹕日頻祖宗之土地蹙偷安忍耻忘親事讐豈非古今一大罪人哉如高宗之意果以重質在金勿輕挑釁若興兵激怒骨肉必

為齎粉故不得已而乞和若是猶可原也然冀望於比遷之初誠無足怪至於忽盟忽背屢和屢寇而猶堅持焉雖愚駭不至此則其隱意可知矣豈知當日人情物力諸將皆奮身士卒皆用命糧餉復不匱併力北攻必能摧鋒陷陣擒逆亮繫兀朮俘撻辣而致之闕下則二帝南還可期而中原恢復何論矣勢可為而不為情不能忍而忍無怪乎議者謂檜為金作間而高宗忌徽欽之南還也噫

遜國忠義異常

存業三編

三

自三代至五季易命死節未有如宋元之際者也時文信國陸秀夫張世傑汪立信謝枋得諸公外三十餘人慷慨從容忠義盛著論者以為三百年養士之報信夫然宋值胡元更代忠臣義士尤為憤激故相率而殉難者宜乎眾也乃國朝靖難之師雖為南北交鋒實則叔侄相讐非殊族異類者比乃其時鐵鉉景倩方孝孺練子寧卓敬陳迪暴昭高翔等首遭族滅宋瑄瞿能俞通淵滕聚莊得楚智張皂旗等皆力戰死之徐輝祖張昺謝貴陳性善王良魏冕陳植廖

升鄒瑋劉璟馬宣曾濬王彬彭聚孫泰宋忠俞頊崇
剛張彥方賴伯瑋唐子清黃謙黃觀鄭恕鄭華黃鏞
等皆義不受屈。或死社稷。或死封疆。猶曰此迫於職
守而然也。若聞變自殺。則有故御史會鳳韶死於家。
舊臣周是修死於應天學宮。王省死於濟陽學宮。猶
曰此各戴其王而然也。若燕府長史葛誠余逢辰皆
不順其主而死。亦大可異矣。甚有深山樵豎。聞帝焚
死。擲擔自投於河。豈不尤異哉。至於葉希賢梁田玉
等。解綬遜行者四十餘人。北平州縣官朱寧等。聚去
存業三編

者二百九十餘人。其間變易姓名。爲僧爲傭爲匠。流
落莫知其終。吾不知何以得此於一時之人心。致忠
義憤激之多如此也。斯固高皇三十年培養之效。抑
聞之建文時。博士黃彥清。於金陵市見二兒食棗。相
讓有禮。餘一棗復固遜。乃舉以授他人。有得鈔於衢
者。輒拂其塵土。置高絮處。以石壓之而去。彥清入朝。
僞奏其事。以爲風俗樸茂。雖中牟三異。何以過此。上
曰。昨宮中二人譁。朕呼而諭曰。年來寬刑尚德。中外
怡愉。爾獨犯教。意朕有乖德歟。外仁義而內多欲歟。

感愧自責。一人始謝過。是一官尙未能齊。斯言何敢
當也。彥清拜曰。萬邦時雍。而有子獨傲。四方風動。而
有弟未諧。官人相競。亦其常事。陛下引爲已過。愈見
盛德。繇是觀之。帝與守文之令主。有終不可誼者在。
其一時忠義憤激之多也。豈偶然哉。雖遭變一時。而
竟終削其年號。不知千萬世之公議何如矣。

皇明臣品問

天生一代人才。自足供一代之用。特大以成大。小以
成小耳。世曾有無人之國哉。然或有臣而無君。或有
存業三編

君而無臣。蓋有天數存其間也。謂明有人才乎。何開
國時賢相無聞。國變時殉難無幾也。謂明無人才乎。
則遜國靖難時。忠義憤激。極千古未有之衆。要之才
亦盡於此時已矣。何也。國初元氣磅礴。豪俊挺生。全
賴朝廷長養之。而文皇過於摧折。有干天地之和。既
孤篤生之意。必吝誕降之靈。而間世奇英。寥焉寡儔。
此故也。弇州於本朝人士。取徐中山一人。謂三代而
下罕比。殆韓淮陰。卽高帝曹濟陽。合爲一者也。外此
而問諸大臣。則曰不知也。無已其于肅愍之任。王端

毅之直劉忠宣之篤乎此蓋姑取之以示不滿本朝之意愚謂遜國之難如鐵鉉方孝孺宸濠之變如王文成皆可謂振古人豪而餘且漸次論之稱名相者非無某某其如房杜姚宋狄梁陸宣誰乎如韓范富歐司馬李趙誰乎稱名將者非無某某自中山外如汾陽西平濟陽宗岳韓劉誰乎稱才子名家非無某某其如李杜韓柳歐蘇誰乎雖然豈後代不及前代哉或勝前人或遜前人自有定評以俟論世之君子

古名將

存業主編

望

評先後諸將者有謂武侯而後惟有郭汾陽有謂趙克國爲首出其說皆有據愚以爲奇奇正正各標勝場然勝算多在出奇如田單李信用寡趙奢王剪用衆要之用寡用衆皆用出奇而善出奇者前無如韓淮陰後無如岳武穆淮陰之擊魏也以疑兵陳船臨晉而以木罌暗渡襄陽遂定河東拔幟立幟背水列陣以破趙蒙沙壘水以敗楚先輩謂其用兵皆從天而下未嘗與敵立戰者良然武穆用卒不必多持日不必久八日平湖湘一月平湘漢淮陰善用多故云

多多益善武穆善用少嘗以八百戰南薰門破王善五十萬以八千戰遂頭嶺破曹成十萬戰潁昌止八百朱仙鎮止五百皆破其衆十餘萬外此則漢水之捷以三千兵破曹二十萬而一見於趙雲淝水之捷以三萬兵破苻堅百萬而一見於謝玄順昌之役以五千破虜數十萬而一見於劉琦采石之役以七千破虜四十萬而一見於虞允文可見非奇必拙於用多非奇尤困於用少也至赤壁之戰蔡州之襲崑崙關之奪順昌之捷皆稱奇功然周郎則乘風李愬則乘雪狄青則乘雨劉琦則乘電是皆天作之合偶而不可爲常者若武侯之八陣七擒極千古之奇無與步踪而田單火牛雖奇乃可一不可再者淮陰武穆品自不侔一以驕功死於激一以精忠死於忌並受奇禍其視郭子儀韓世忠福澤永世者何如雖然遭際各不同未可以此槩律也

古今宗臣

宗親生而享富貴乃繇是以恣其不道是秦之逆以累之顧宗臣之傑出者不乏人吳季扎楚屈原清節

存業主編

望

孤忠固莫可尙。信陵諸君稱人豪。皆特表表侯邦耳。漢諸呂用事。劉章不顧妻父。卒與平勃盡誅之。仲劉氏二十數傳。歷祀四百。訓非首功哉。武帝時。河間獻王修學好古。大雅不羣。至宣成。則劉向以名儒盡瘁。遭恭顯王鳳。能正言譏刺。殆文章而忠義者。東平王蒼諫明帝出獵。及言處家。則曰爲善最樂。帝悅而大其言。東海王疆去就有禮。北海王睦智慮畏慎。俱一時稱之。獻帝末。劉虞牧幽州。督農桑。年登食足。大司馬諸將奉立爲帝。直拒之。欲拜匈奴以自絕。魏兵入

存業三編

成都。後主與譙周盡降。劉琨皇子也。怒曰。若勢窮禍逼。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何爲俛首他姓。遂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噫。若琨者。至今猶凜凜有生氣也。貞觀時。霍王元朝好讀書。恭謹不妄。與處士劉玄平爲布衣交。郇王素節著忠孝論。爲天后所惡。則其賢可知。朱趙汝愚定大策。建大功。精忠無貳。爲韓侂胄斥死。遺荒天下。而冤之。明襄王塔天順間來朝。上問叔父欲何言。王曰。萬方望治如饑渴。願皇上省刑薄斂。爲

萬姓自愛。上納之。豈惟一統文明之世有然。卽生篡逆之族。不爲族所滿者。亦得數人焉。司馬孚武攸緒。朱全昱。皆念本朝故主。違尊榮而去之。而攸緒尤卓不可及。曹植蕭介。僅忠一家。而屬意文章。亦表表自樹者。可見雖劇亂之世。天理民彝。終不淪滅。况席廢於禮樂教化之朝。欲豎功功易成。欲効忠忠易鑒。欲爲善善易表見。亦何憚而不爲哉。

中州三厄斷

趙王武臣爲燕將執獲。張耳陳餘數使人請不得。有

存業三編

所養卒曰。吾爲公說燕。與王載而歸。舍中皆嘆養卒謝其舍中走燕。問燕將曰。君知張耳陳餘何欲。曰欲返王耳。曰非也。夫武臣張耳陳餘共下趙數十城。各欲南面而王。特以少長。先王武臣。今君四武臣。兩人將分趙而王。名爲求王。實欲燕殺之。殺武臣。則二王問罪於燕。滅燕必矣。燕乃縱趙王以養卒御而歸。一養卒也。而饒此說力。猝成奇功。乃中州大臣聽乘輿。聞於沙漠而不顧。是何等世界乎。晉之懷愍辱於虜廷。而江左諸臣偏安晏處。徒洒新亭之淚。不能一洗

中原之腥膻。宋之徽欽。舉家播北矣。一時恢復雪耻。豈謂無人。而姦臣力主和議。屈事讐敵。兩宮竟無還日。不大悲憤哉。明英廟誤陷土木。致北狩之變。本朝卽立景帝。示國已有君。絕其竒貨之想。及後果責奉迎朝廷。未審誠僞。遣使探問。而難其人大都恐拂嗣立者之心。所以相傾而推諉耳。獨都御史楊善慨然請行。未嘗有迎復之命。亦未嘗有尺帛半錢之儀。孤入虜營。勁氣宛詞。賅詳明快。虜意豁然。立遣送駕來歸。竒哉。故時論稱衛社稷功于謙爲首。歸上皇功楊善爲獨。然竊度其時虜或知景帝有高宗之忌。故亟歸之以戕我兄弟君臣。彼實以有意間之。故我能以無意得之。亦幸機逢其遠爾。故晉度其必不得而不敢求。宋力求之而不得。善不甚勞於求而得之。善雖不能無短。而此舉超晉宋諸臣。與養卒並稱竒矣。

存業三編

宋

封建

封建之制以古鄰邊之國若燕若秦各固其圉。致東西二周歷世久長。統觀之而乃知古帝王之制善也。唐太宗慨然欲復封建之制。使當時諸臣皆同顏師

古蕭瑀之議。則三代之舊。庶幾復見一斑。而無李程微李百藥于志靈馬周。皆主郡縣。力爭之以爲不可。遂停襲封。後之儒者若柳子蘇子並著論封建之非。惟胡氏力破柳子之謬。朱子力破蘇子之謬。蓋真見古帝王規畫法意盡善。雖時異勢殊。不難嚙久燼之灰。而重灼光燭也。近日楊用修亦極論其不可。復詆胡氏爲腐儒。或亦未深察耳。竊嘗計之。封建與天下共其利。天道之公。郡縣以天下奉一人。人情之私。此以理論是非固也。卽以勢論。統天下而分封之。則內

存業三編

宋

以翼衛王庭。外以彈壓邊圉。各子其民。而共戴其主。卽不無大小強弱。互相陵競。摠與國之兄弟相傷於父母之至尊。未敢輕犯也。故天子非惡如桀紂諸侯非聖如湯武。夏商之天下豈遽失哉。然則周何以滅於秦耶。曰秦自平公至於莊襄。窺周百有餘年。若非兼建侯邦。而以區區數邑介暴秦之間。將惴惴不能終日况數世乎。豈非封建亦享國久長之勢乎。善夫朱子之言曰。不必封建而後可治。但論治體則必如是。然後公天下以爲心。且使有國者自愛其土地人

民謹守祖先之業以遺其子孫。凡為宗廟社稷之奉。什伍間井之規。城池封疆之守。皆得自為綢繆。以弭邊釁鄰患。而能享國久長也。顏師古謂分王宗子。勿令過大。間以州縣雜錯而居。互相維持。亦足以扶京室也。然胡氏謂欲行封建。先自井田始。其說亦泥。自開阡陌以來。井田局面破壞已盡。即有能補綻決。隨形割裁。終無以復於其舊。况產不繇授。而繇創。一旦削富人手創之物。分之貧民。恐人情洵洵。終難平帖。况生齒日加繁庶。今時有大倍於古初者。而欲計存業三編

口授田能乎。故謂封建可行。誠有然者。謂必自井田始。殆不能無疑矣。

正氣無分品類

天地正直之氣。人皆有之。乃或銷鑠於顯要。而反憤盈於卑微。如霍光廢賀。宰相無敢異議。而嚴延年獨劾之。董卓廢帝。舉朝蓄縮。而盧植獨廷斥之。北朝將易唐命。百官上表勸進。武臣李安靜獨正色拒之。布衣帝月將上書。言武三思亂。椒房布衣歐陽徹上書。極詆黃潛善。大學生陳東上書。罷黃潛善。又請殺

蔡京。王黼童貫等。以謝天下。黃愷伯上書。攻史嵩之。起復處士呂祖泰。上書乞斬韓侂胄。武學生華岳上疏。極數韓侂胄之惡。與夫刺董卓者。得之校尉伍平。刺秦檜者。得之軍士施全。祿山宴羣臣於凝碧池。盛奏衆樂。樂工雷海清獨悲憤。擲樂器於地。西向慟哭。祿山殺之。雖皆身死無益於事。要非得天地之正氣。不能也。惟時不聞諍救者。亦已矣。且或錄或失錄。史亦未盡表章。何以昭公道勸後世乎。

忠孝一家

殉難而至於骨肉。此大不幸之遭。憤不忍述。然足以風世勵俗。故耶以脩觀。鄧艾寇漢中。諸葛瞻戰於綿竹。敗績死之。瞻子尚亦赴難死。時稱孔明有子有孫矣。蘇峻攻青溪。卞壺力疾苦戰死之。二子眈眈並赴敵死。袁粲謀誅蕭道成。事敗又遇。粲子最以身衛粲。遂父子死之。他如交人閩。卞州蘇緘力拒無援。緘殺其家三十六人。因自焚死。元兵圍潭州。李芾召帳上沈忠曰。吾家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乃殺我。忠泣。啜因醉其家人悉刃之。帝方引頸死。忠還家。亦殺妻

子自刎時尹穀客居。急爲二子冠曰汝曹冠服見先人於地下。禮畢父子焚死。陳友諒歸安慶。余闕獨守孤城。血戰二百陣。罵賊自頸。妻子女並死之。黨廟初。張振德令蜀監酋奄至。振德督戰力盡。率其妻媳子女慟哭。北向羅拜。盡投烈燭。童僕二十一人皆憤激殉之。何忠義萃於一門如此。乃又有不然者。劉向疏劾王氏。而子歆則附賊莽。荀淑策斥梁冀。而子爽則應董卓之召。郝愔忠晉。而子超則佐桓溫密謀。晉若此。則悖父從逆。其何以訓。

存業三編

辛

擇主

士當一統之世。出處無可遲疑。惟遭大亂。上下未定。時君固擇臣。臣尤必擇君。如張良之於沛公。鄧禹之於文叔。孔明之於昭烈。房玄齡之於世民。趙普之於匡胤。劉基之於高皇。皆預識其主。而後就而事之。故皆勲名爛焉。向使范增而歸漢。則亦張陳之儔矣。荀彧而歸蜀。則亦諸葛之亞矣。呂布而歸劉。則亦張趙之匹矣。王猛而歸晉。則又王謝之上矣。李密而歸唐。則亦裴騫之倫矣。有才而不能擇所事。縱有功於各

主終不足以當名世也惜哉。

古今人非不相及

張思光有言。不恨我不見古人。惟恨古人不見我。俗之相品者。每榮古陋今。然往聖來則是中末而後幾。成無人之世矣。不知世愈降。做人愈難。論人者當要其時勢論之。故嘗謂爲聖賢者爲禹湯文武。爲孔孟難。爲顏魯易。爲周子與國朝王文成難。爲忠臣者爲龍比易。爲文丞相難。爲大將者爲太公望易。爲郭子儀難。爲刑官者爲皋陶易。爲徐有功難。爲托孤者爲周公易。爲孔明難。須有空千古以上之眼。方可站千古以上之脚。今之視古。卽後之視今。必謂後世不及古人。則自待太輕。氣挫而足亦不前矣。何以鼓後來人乎。

存業三編

辛



存業四編分目

許由不堪天下

召虎立孤

共和

衛弘演三奇

管仲責苞茅

孔父警牧荀息

趙宣子三灰士

延陵季子

子家羈

沈諸梁

樂毅

魯仲連

蘭相如

田橫客

茅焦

紀信

四編分目

樊噲

曹參

漢文帝

吳公

丙吉

馬援

黃憲

徐穉楊喬

諸葛孔明

孔融荀彧

關雲長

趙雲

徐庶母

祖弼吉平

王導謝安

王猛

高允

魏徵

狄梁公

張柬之李多祚

郭子儀

劉晏

白樂天

張承業

王朴

寇準富弼

范文正

邵堯夫

鄒浩三益

李綱

張浚殺曲端

虞允文

岳飛班師

朱弁

許衡

王文成儒效

四編分目

龍潮居存業友古特評四編

江右鰲邑原良鳴



是編開晴觀古張膽題評佳客不勝遍請投驩
乃用專迎有世夙膾稱而疑生班駁有往恒夷
忽而特自標軒隨意是非以俟忝酌

許由不堪天下

世傳堯禪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天下。後世皆高之。
陳增公云。堯時盡大地是洪水。盡大地是獸蹄鳥跡。
禹荒度八年。方得水土漸平。換艱食鮮食粒食三番。

存業四編

境界粗具得一片乾坤草稿。何曾有受用處。劍篋聊
以克饑。鹿裘聊以禦寒。不惟無享天下之樂。而且有
叢天下之憂。許由亦何所艷美而受之。今之天下濃
濃則誨盜。古之天下淡淡則拱手以與人。則受天下
難而不受天下非難也。雖然許由之不受天下。實有
欲受而不能者。何也。許由有傲骨。傲則不能敬。有逸
志。逸則不能勞。不能敬不能勞。而望其兢兢業業一
日二日萬幾乎哉。舜之不可使為由。尊隅不在陪厠
之側也。由之不可使為舜。馭瓜不在堂殿之上也。蓋

生而定之矣。乃王仲任謂許由皇者之輔。何見而云
然乎。

召虎立孤

居岸賈殺趙朔。復索趙氏孤兒。趙客杵口。乃取他兒
當之。與俱死。程嬰乃載真孤匿山中十五年。復讐竟
得成立。後世稱立孤者皆最程嬰。不知有先嬰而立
孤者。曰召穆公虎。周厲王無道出奔。太子靖匿召虎
家。國人圖弑召虎。以其子代太子。太子得脫。是為宣
王。失嬰曰取他兒代死。召虎以退避代死。嬰曰為王
孤。虎曰為王。

存業四編

家成事。召虎為天下成事。況召虎經文緯武。戮力王
家。詩人以江漢美之。又能使宣王中興。人品功業。超
程嬰百什也。昔憂帝相。為寒浞弑滅矣。后緡方娠。奔
歸有仍。而生少康。夏有遺臣伯靡。匿跡民間。收合餘
燼。以圖興復。遂殺寒浞而立少康。然則召其有類於
靡乎。至今靡無稱。而召亦未聞膾炙。故表而出之。

共和

厲王虐。周人怨。王出奔彘。時國無王。太子潛匿
民家。周召二相協理三十餘年。而國不亂。名曰共和。

二相雖未能如旦如奭然當危疑之時。行居攝之事。專而且久。而旁絕睥睨。衆息譁囂。則亦無媿前之周召矣。高惠時。蕭何。何。法。定。律。曹參。一遵約束。無所變更。而天下寧一。孝宣時。魏相。綰。嚴。刻。滌。而丙吉。寬大。知治體。共佐中興。唐太宗。每與玄齡。謀。輒曰。非如晦。不能決。蓋房。善。謀。杜。善。斷。故也。玄宗時。姚崇。貞。變。善。應機。宋璟。剛。直。善。持。正。姚。雖。未。可。比。宋。可。謂。非。同。心。仿。理。乎。蕭。曹。而。下。或。比。肩。而。相。或。繼。踵。而。相。兩。人。志。操。絕。不。相。同。然。相。異。而。達。以。相。資。相。及。而。達。以。相。成。

齊東野語

三

無愧於共和也。後世並居政府。非猜忌傾軋。則模稜阿順。卽一日難安其位。而况三十餘年乎。或曰。共伯名和王。出奔泉。奉和行天子事。宣王立而共伯歸國。云。共伯屬一人固難。若二人同心。合爲一人尤難。

衛弘演三奇

衛懿公有臣曰弘演。遠使未還。狄人攻衛。其民曰。君之所祿者。鶴也。所富者。宮人也。君使宮人與鶴戰。余安能戰。遂潰而走。狄人追及懿公於榮澤。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號。盡哀。

而止。曰。臣請爲表。因自刺其腹。內懿公之肝而死。齊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無道。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救衛於楚丘。夫弘演報使於肝已奇。納君之肝於腹。則奇之奇。因此而動齊桓公。救以存衛。又一奇也。要之此三大奇事。不可無一人。不能有二人。

管仲責苞茅

春秋召陵之師。管子責楚以苞茅不供。昭王不復。詞嚴義正。致楚不戰而屈服。蓋屈於其理焉爾。然當時周家大物未改。而楚敢僭號稱王。此正責楚第一大

齊東野語

四

義。令仲而出。此楚其何誦。顧不責此而責彼者。亦以吾將糾諸侯以主夏盟。又欲假楚重以懾諸侯。而先責人以必不可從之事。徒遺我以卒不可伸之威。其何以定霸。於是姑責其小罪。使可安受而無辭。楚服吾盟。而諸侯皆入吾彀中矣。此管子所以能霸。正管子所以不能王也。與。

孔父讐牧苟息

春秋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宋萬弑其君湫。及其大夫讐牧。晉里克弑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苟

息公羊傳曰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孔父警牧荀
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
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何賢乎。警牧。警牧可謂不畏
強禦矣。何賢乎。荀息。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是宋督
宋萬里克三人。公羊一繫奪之。雖然三人皆首惡者
也。而里克似爲可原。孔父警牧荀息三人。公羊一繫
予之。雖然三人皆節死者也。而荀息猶爲得正。里克
何以可原。里克初事太子申生。事得其正矣。獻公爲
奚齊卓子而殺申生。則事申生者之殺奚齊卓子亦
存業四編

五

所以附復讐之義也。荀息何以猶爲得正。荀息預知
其不濟。卽預決一死。不負吾君。併不負吾先君也。可
無憾矣。雖然獻公發內廢長立少。息不能諫正。以至
於亂。而遽以死許之。是亦斯言之玷也。左氏或以詩
刺之手。

趙宣子三死士奇

晉靈公使鉏麇刺趙盾。未明入盾家。見其盛服將朝。
坐而假寐。麇以爲敬不怠。君竟不忍殺。又自以妨棄
君命。觸槐而死。靈公愈怒。召盾飲。伏甲害之。車士和

彌明衛盾入甫三爵趨而述盾出。公呼癸嚙盾。彌明
搏殺之。俄而伏甲起。彌明衛盾而死於難。甲士有靈
輒者。盾嘗給食活之于翳桑。獨抱盾登乘疾驅而出。
盾奔而輒亦亡去。夫鉏麇彌明靈輒三人者。皆希世
之奇人也。或動於一時之敬。或感於平日之恩。皆能
不貪生不貪利。巧合而效死力於宣子之一人。則宣
子必有以服人者矣。獨其受褒命以立靈。褒卒而及
外求雍。且以不討賊受弑君之惡名於後世。何也。然
盾可無深論。而盾所遇之三人。則不可無特紀。

存業四編

六

延陵季子

貞介與豪邁不倫。季札貞而豪者也。春秋於其讓闕
而賢之。至詳其所爲讓。則亦賢而過矣。伯仲叔季四
札弱而才。三兄知其志不可奪。乃約迭爲君。以及札。
伯仲叔已迭立而死矣。義誰屬乎。先公之祧父兄之
命。亟切于身。札乃不顧而去。豈情理也哉。令札儼然
嗣吳。吳之方興未艾。必也。何至啟爭於闔廬。覆師於
夫差。再傳而吳滅。是誰咎與。然其聘遊列國。所識皆
一世名流。至魯則悅叔孫豹。至齊悅晏平仲。至鄭見

子產如舊相識。至衛。悅。遽。環。史。饋。公。子。荆。公。叔。文。子。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至。晉。悅。叔。向。見。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歸。於。三。族。乎。過。徐。徐。君。心。愛。其。劍。札。亦。心。知。之。使。遽。徐。君。逝。遂。解。劍。懸。於。墓。樹。而。去。若。是。者。皆。翮。翮。豪。邁。之。舉。也。不。謂。孤。介。絕。俗。中。有。之。至。今。猶。想。見。其。高。致。云。

子家羈

昭公聽羈小謀去季平子。以告子家羈曰。季氏僭公室久矣。伐之何若。子家羈曰。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

春秋四編

佾以舞大武。皆天子之禮。而君僭之亦久矣。今譏人以君微幸。不可爲也。公弗從。令退羈。羈恐退而疑其泄。乃館于公宮。公與師。季氏請囚請公。羈勸公許之。許之而季氏果公。則國可無事。卽不成公。而公可無出一與盟而國定矣。而無奈公弗從。及公徒敗。而公乃奔齊。夫他人陷君於難。已復屢諫不從。以至於公。則從行似可已矣。而羈繼繼相從。以密畚返國。所有謀揆。悉中機互。無如公與羈從違之。卒至死于乾侯。夫羈與不同調之僨。不納計之主。周旋七年。而不遂

其歸復之謀。其志亦可哀矣。平子大服子家之賢。召以從政。子家辭不見使。惟日哭泣。竟執義而逃之一。逃而力不能討賊之恨。與此身終焉已。子家子不從。誓不黨惡。不爲權憎。不爲難避。不爲利疚。殆婉而勁。清而忠。彼忌君事。誓之輩。不媿死耶。魯公族多賢。如公子友。叔矜。孟獻子。輩。當無出子家之右矣。史遷爲賢卿列傳頗多。而遺子家羈。并不得與曹沫專諸比。何哉。

沈諸梁

春秋四編

楚王孫白公勝。稱亂於楚。劫惠王將弑之。此國賊也。春秋大討賊之義。能討賊難。能蚤見其賊而預絕之尤難。子高知內人入國。爲國大難。侃侃于子西。召用之時。子西不從。子高逃而居蔡。及聞亂作。曰。吾怨其棄吾言。而德其治楚國。以小怨置大德。不義。遂帥方城之外以入。遇一人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若賊矢傷若。絕民望也。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不望國人望君如望歲焉。何可掩面。絕民望也。乃免胄而進。乃與國人共誅白公而定王室。子高民

之司命。邦之司直。先事之智。前驅之勇。進言之忠。戢亂之器。具有焉。而又言忤無怨。功成不居。豈特楚之第一流人哉。卽其問孔子於子路之意。必非晏嬰子西之所能同。孔子若不心許之。何急於自白其爲人。亦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明乎欲進此大賢。勉之共學。豈得以其夷而偕也。併彼之耶。

樂毅

樂毅破齊。易七十餘城。而難苦卽墨之小邑。或稱其庶幾王者。或疑其私而不力攻。不知毅之於燕。昭襄之於齊。管仲之於齊桓。孔明之於昭烈。謂貳於燕。昭而私此大不然。至律王道於戰國。何不攷之毅書。所謂珠玉貨寶。盡收入燕。齊器設靈臺。大呂陳元英。其視齊前日之遷其重器。不過一掠一復。爲報怨之舉耳。何王之云。大抵毅率韓魏四國之兵。而攻齊。滑衆怨之主。若摧枯振稿之易。易至滑殺而子立於莒。齊人憤盡而憐生力。爲捍衛。復有田單智畧以保卽墨。辟之奕棋然。其初我本國手。又無敵手相對。所以獨勝。忽田單以二邑當之。正與毅爲敵手。而以強弩之末。

當困獸之鬪。於是毅之智畧亦窮。卽燕昭不死。毅之成敗莫知。况易以燕惠之昏庸乎。然毅雖無成功。不足以損英雄。非然而孔明何以樂毅自比也。所比之意不可知。豈毅之忠誠信義。依依去後。不敢忘先王。不忍叛後王者。此意隱有以相授與。或曰取其復讐云爾。

管仲連

才辨雄世者。必不忌富貴功名之念。其有守義不辭之操。又時務莫關。無所短長於世。惟魯仲連者。旣適者。素四編。已之遊。又憂人之憂。旣成人之事。又不受人之報。是有如人耶。其策田單下狄也。直徹其侈肆。使之奮而。有功射書耶城。泣悟燕將。解歲餘之圍。救百姓之死。然魯仲連齊士。此猶爲齊爾也。秦圍趙急。魏使辛垣衍說趙。欲共帝秦以退其兵。連非天下大有人。何爲入此闕城之中。而不去乎。遂見衍以大義關之。復宛轉以明帝秦之害。而後衍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亦却軍五十里。此真淮南所謂廟戰者也。芻蕘思之。奈有必帝之勢。乃以一布衣空爭帝秦之名。卽百

仲連蹈海。何益於事。蓋其所爭者。在救趙與不救趙。而不在帝秦與不帝秦。但必去帝秦之名。而後可與救趙之計。仲連已陰爲信陵地。爲魏排解。而不露者。至趙欲以五城封連。連不受。復以千金壽連。連不受。竟辭趙去。終身不復見。吁。卓哉。龜山謂其辨過儀秦。氣凌髡衍。猶膚也。謂戰國以來一人則近之。雖頻遊人說客之迹。而無縱橫押闔之心。且幽人逸士之標。而妙英雄豪傑之用。以超世者持世。以救世者出世。所謂天下士豈虛耶。

存案四編

蘭相如

蘇子由謂相如非戰國士。類學道者。可以爲大臣信哉。夫高相如之義。在澠池之會。與引車避匿。而完璧事不與焉。人皆以完璧爲美談。不知其直在秦。其曲在相如。秦王已如相如之約。齋戒設寶。以受璧。而相如造璧。亡歸。重一璧而輕信義。此狡譎不可施。儕伍而可欺王公哉。雖全璧而因以全身。微天之幸。曷足言也。獨其持國體於澠池之會。則夾谷而後所僅見。趙王爲秦王鼓瑟。而秦太史書之。辱趙滋甚。相如

氣蓋秦廷。有萬夫莫當之勇。有肉視虎狼。水顧罔錢之雄。必使秦王強一擊。既必使趙御史直書秦王爲趙王擊。既及秦臣請以趙城爲秦王壽。亦必請秦咸陽爲趙王壽。着着相抗。一毫不挫於秦。大穰乎秦君臣之魄者。豈易易哉。其下廉頗。至羞舍人而求去。極怯之形。如此。豈徒從頗起見哉。直從趙起見也。急公義而緩私讐。能剛能柔。能持國體。致頗亦感而負荆。并成顯名。則相如淵乎遠矣。

田橫客

存案四編

韓信既破齊。橫聞齊王死。遂自立爲齊王。尋爲淮嬰敗走。懼漢追殺。遂與其徒五百餘人。逃處海中。不肯歸漢。漢以召命迫來。將至洛陽。橫耻而自殺。漢以王孫之葬。葬畢。從客二人。穿其塚旁以殉。其五百人聞橫死。皆自殺。二客奇。而五百人尤奇。橫豈有道德可宗。而爲之歸附者乎。抑僅平風之食客相從也。然至於國破身亡。而食客亦已散盡矣。何五百人依依窮途。且以死義報主。無一人異其心。非有以大服其心。然耶。胡氏責其不事漢。而徒死傷勇。則夷齊不事

屈。而其餓死非與。然愚猶恨夷齊子然無徒。其聲氣不如橫也。丁氏取橫得國。君死社稷之義。客得臣同君死之義。不知橫久失國。而客亦未嘗委質爲臣。如律以死社稷之義。自當死於國破之時。乃忍一死而率其徒以逃。非別有捲土重來之意。卽共有耻食周粟之心。摠不害其爲高也。橫之品自在夷齊四皓之間。而五百人則陳蔡相從而後所僅見者。若俠烈則又過之矣。

茅焦

齊策四編

古今稱忠諫之臣。則最龍逢比干。夫忠諫者。必其能使所諫之事濟。而裨補於國家。若不問濟不濟。而但稱敢諫。則代不乏人。始皇之虐。燔毒鋒。過於桀紂。當其幽太后於離宮。諫而死者二十有七人矣。一時忠臣義士。皆短氣結舌。莫可如何。而茅焦獨奮然進諫。於二十七人之後。肉視虎狼。水顧鼎鑊。廷折四失。解衣就刑。俾暴主悔悟。而從其言。遂爲母子如初而已。得不死也。豈不大奇哉。從來批鱗折檻。苦諍而不能回天者多矣。卽有能口舌悟主。大濟國事。而非遇虐

燔毒鋒之始皇。亦未見其難也。龍比忠而無敢於萬一。而焦之所全者獨大矣。乃論者謂始皇志在併諸侯。焦特以諸侯畔秦恐之。故太后得復。非能感悟其天性之良也。噫。使非良心固在。安能恐之而動耶。或曰。太后宣淫。始皇爲父讐母。幽之未爲非。何復諫爲。曰。正惟宣淫也。愈不互遷之于外。則迎歸於內者。乃其杜後之深意爾。可過咎焦諫耶。

紀信

齊策四編

楚圖榮陽急。將軍紀信。度漢王不能免。乃乘漢王車。同女子二千人出東門。誑以食盡。降楚。楚囚東擊。縱火灰信於烈焰之中。漢王得與數十騎。間出西門遁去。其時三傑莫能效謀。信獨以一身當之。詐居漢王以潛脫。漢王自視一虎。輕於鴻毛。而孰知一虎重於泰山。二十四傳。四百年。皆信灰燼之骨所延也。此其忠莫並焉。功亦莫並焉。則酌報紀信。自當在三傑之上。乃諸將繫封繫賞。卽雍齒且侯矣。如信有後。則侯之。無後則祠之。何竟不蒙一卹典。豈高祖獨非人心。是必觀其事而諱之也。何以知之。曰。于靳丁公

知之。初丁公寤帝於彭城。短兵接帝。帝已懸命於丁公之手矣。因兩賢相厄之言。丁始退兵。是帝死而丁公生之也。帝實醜其事。心憾丁公。故特慘之。而姑以不忠項氏之名蓋之耳。卽是觀之。其置紀信而不錄也。豈真忘之哉。

樊噲

漢初諸功臣自張良而外。吾獨右樊噲云。噲輔高祖起沛中。入秦時。高祖利其宮室貨寶子女。欲留居之。噲毅然諫止。令還軍霸上。便是興王第一着。及高祖

春業四編

十五

飲鴻門。危哉幾墮范增項莊之網矣。噲帶劍擁盾直入而前。先聲奪羽。大義服羽。羽君臣卒然無能如何。而竟免帝於虎口。高祖疾卧禁中。絳灌諸臣莫敢入。十餘日。相國亦莫知爲計。噲排闥直入。見帝枕宦者卧。曰。陛下獨不見趙高事乎。帝咲而起。噲驍勇武夫耳。而凡所持論。皆見大體如此。餘固莫及。卽韓彭絳灌能有是乎。其次則王陵劉章於議去諸呂。猶有可疑。若蕭何元勳。以不知足受辱。韓信功大而致人疑忌之端。蓋互有得失焉。陳平諂詐阿附。大非正人君

子之倫。四明黃氏以爲漢初之罪魁信矣。平卽名位加於噲。而品豈能噲及哉。

曹參

曹參從高帝起豐沛。摧堅陷敵。斬將奪旗。實爲首功。參之疆勢擊斷。極於操切。自是武臣本態。乃天下已定。參爲齊相。獨退然不自用。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者。旣得蓋公。避正堂舍之。專用其言。而齊大治。初參與蕭何有隙。何臨死獨推參。參代何爲相國。一遵何法。無所變更。本其治齊者治天下。而天下安。參始以戰鬪爲功。而終則以清淨無爲自守。非其懷公忠。化私忿。樂從人而勇自克能然乎。夫武人而能降習氣。蓋亦難矣。張翼德以馬超藉寵。闕畧於先主。羽怒欲刃之。飛謂當示之以禮。明日主臣大會。羽飛挾刃立直。超見大驚。乃尊敬先主。無敢闕畧。此與義釋嚴顏事。皆飛細膩所在。不得處暴目之。唐瞿血之變。坐二府者百餘家。尉遲敬德曰。首惡已誅。復窮支黨。非取安之道。乃普原之。太宗欲妻以女。敬德曰。臣婦共貧賤久矣。願俸聖恩。凡此皆盛德事。豈獨

春業四編

十六

稱萬人敵已耶。觀此則參之強武而能靜氣固無疑也。所難在相時識體。干戈甫息。如人之疾病方瘳。不立藥石。重困弟靜。以安養其氣血。爾一時相體互然而參乃遂得之。

漢文帝

漢文帝之賢。未可求之三代而下。既令臣得以盡言。復令臣得以盡法。申屠嘉以鄧通戲殿上。檄召而責其當誅。張釋之以太子不下司馬門。追留而劾其不敬。亞夫嚴將軍令於細柳。而遇天子之乘輿。袁盎正帝業。四編

七

妃妾於上林。而却慎夫人之坐席。古今皆歸美於諸臣矣。非文帝而能成其美乎。或議其短喪者。短喪春秋戰國之習已然。非自文帝始。且文帝遺詔天下吏民三日釋服。未嘗命太子勿喪三年也。其不喪三年者。景帝與朝臣罪耳。文帝何尤。意可置議者。或細劉章之功。而不蒙顯錄。寵鄧通弄臣。而賜之銅山乎。要亦絳灌大臣無能闡之。彈壓之。帝因得少任其私。爾設帝而左周右召。四輔皆賢。寧有是過舉乎。然其生養休息。雖古帝王世不多見者。漢本大封同姓。至文

帝封國漸蕃。諸侯王自食其地。稅入已寡矣。又與匈奴和親。歲致金帛。復數寇邊。師行糧食。重以河決築塞勞費。而史又稱數歲不登。有水旱疾疫之災。是所入啻而所出奢。乃於十年間。兩賜民田租之半。至十三年以後。租稅盡除之。而海內殷然足。豈節儉之所留如此其莫量耶。帝務以德化民。故民富而禮義興。幾至刑措。有三代之休風焉。文帝之德之治同於成王。然成王藉姬召以有成。文帝而得周召以輔之。直可附湯文之亞。豈成王能比跡哉。

帝業四編

十八

吳公

漢文時朝廷節儉。海宇殷富。與天下相休息。于時吏皆廉平。無庸劣。故不聞以卓異稱。無猛鷙。故不聞以循良著。乃書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史不詳所治狀。第紀其薦洛陽賈誼云。能知人。必能安民。舉其要。可知其餘矣。意奉法循職者。不勝紀。而特首吳公。吳公政蹟不勝紀。特載薦誼一事。其稱公而不名者。豈遺之哉。抑尊之也。迨武帝窮黷以後。海內虛耗。至孝宣始綜覈吏事。激勸良二千石。而神爵五鳳間。

吏治蒸蒸焉。維時固多賢守令。揔不若吳公之不待
激勸而然也。獨怪史遷傳循吏。遠紀春秋數人。而漫
不及漢。豈踈畧過耶。則不如無傳庸愈矣。班固傳漢
循吏。紀文翁黃霸朱邑龔遂。而不及吳公。豈以吳公
無可狀述耶。不知凡數其事者。長止此也。不數其事
而長兼矣。令吳公生於孝宣時。而與黃霸諸人並登。
豈有先之者哉。

丙吉

丙吉起家獄吏。從事刀筆。是豈秉心豁刻。淺露而無
所藏。乃其人器宇弘深。不能測其底衷。其與魏相經

術儒流。而名法綜覈者。似相反也。巫蠱之難。孝宣祿

十九

祿在獄。武帝詔丙吉治之。吉謹擇乳養。以私財給衣
食。脩藥療帝。為獄有天子氣。遣使一切殺之。吉閉門
拒使。至天明不納。卒以保全。此豈逆知後來能繼統
而然歟。其矢念天日。雖臨以鼎鑊弗顧。何正氣凜如
也。霍光廢昌邑。時未定所立。吉密以皇曾孫奏記光。
光遂定大策。及宣帝即位。帝未知前繇。吉亦絕口不
道前事。一時俱莫明其功。歷十二年。因宮婢自陳有

河保功。詞引丙吉知狀。帝因親問。始知吉有舊恩云。
今有微勞。薄德於人者。便沾沾自表。以希報。况鞠養
生全。施於君臨。我而可以爵祿我者乎。乃吉竟不欲
言。其器量涵養。為何等也。以視夏靡周召虎。抑又難
矣。卽此已盡吉之為人。何必問後來相業哉。時天子
丞相務綜覈嚴明。吉獨以寬弘佐理。大識治體。何必
因牛喘一問。紛紛為吉詬厲哉。

馬援

東漢中興之功。莫多於馬援。漢列功臣二十八人於

雲臺。而援以椒房之親。不與焉。噫。是何以小嫌掩大

二十

義也。夫明帝之后。伏波女也。武王之后。邑姜太公女
也。武列太公於十人之班。并邑姜亦與其中。且公旦
親弟而首叙之。武皆不以為嫌。何帝獨憐而避耶。是
不然也。愚攷馬援歸先武。在卽帝位封功臣之後。後
卽多功。或徃於已成而不復入耳。且當時梁松竇固
杜保諸人。皆於援有怨隙。始而構陷之。削侯奪印矣。
繼復意以興讒。使馬革不得歸葬。凡可以戕敗其功。
污蔑其名。何所不至。况肯令其勒功雲臺之上。以聲

死後士子。意必創佈其說以動帝動后。托避嫌之公。以快其私耳。何諸家斷案皆見不出此也。

黃憲

憲汝南布衣耳。李膺將訪之。遇郭泰問曰。子得見。叔度乎。曰泰以布衣交。安得不見。子以軒冕交。安得。見膺乃稅駕於野。乘蹇驢造焉。荀淑與憲語。悚然異之。曰子吾師表也。賊良才高敵。見憲輒肅容曰。未見叔度。自以爲無不及。既見則難得而測。陳蕃周舉亦皆曰。不見黃生。鄙吝復存乎心。林宗數從遊曰。叔度

布衣四編

主

汪汪千頃波。澄之不清。滄之不漏。不可量也。叔度是何器宇。凡遇之者。心醉神傾。若此乎。楊龜山謂叔度學充其德。雖顏子可至。考其遺文。知其居郡時。計殄巨寇。司馬龍而汝南賴以安堵。帝封以慎陽之田。則

皆本仁祖義。較難扶傾之意。志不遂。乃與弟子著外史五萬言於時。閹戚未熾。黨錮未形。憲已知王室禍難。皇皇密計。斡旋焉。至公可如何而後已者。殆魯仲連一流人與。或曰牛醫兒一脉。爲鄉愿之學。則愚未知。

徐穉楊喬

東漢黨錮之禍。雖羣小構成之。實李膺范滂諸君子。矜激好名之過也。維時人倫之冠。爭推元禮。要其譽望。太高。標榜太盛。豈誠蘊義生風。雄幹瑋畧。能爲一時起衰救敝者乎。又况公命之張儉。品行何稱。時流

布衣四編

主

吠聲躡影。莫不破家相容。且兄弟母子。一門爭死。以臣之虛聲白望之。煽播如此。未有不激而奇禍者也。能引身遠禍者。其徐穉郭泰乎。議者謂穉與陳蕃對榻。而不能諫蕃。泰與李膺同舟。而不能諫膺。則亦自爲孤介高潔已矣。惟楊喬事桓帝。能數進言。帝妻以女。固辭不聽。不食而死。無亦知閹患黨禍。天下將大亂。而不可爲歟。夫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富貴色欲。不以繫心。天下更有何利動得。死生不以繫心。天下更有何害撼得。時諸君子多困囿于下。令喬不

死與諸君子共起而有為漢室未必不復興也。喬與孺子漢季兩人而已。雖然元禮輩固以矜激成禍。孺子輩亦以矜激成高。喬果有定志。帝固不能強奪也。何以死為。無亦矜激之過也耶。

諸葛孔明

諸葛武侯有以韓淮陰與之並言者。有以蕭相國與之並言者。有以張子房與之並言者。論人品則三傑不如武侯。論功業則武侯不如三傑。然炎運初興。三傑依日月之光。功業易奏。至後漢火將燼矣。時勢難存。業四編

為。雖撐半壁之天下。較之誅秦楚趙魏一統天下者。功亦何讓也。且韓信誅蕭何。繫有功而不能居功。品不能居子房之右。而謂可方武侯乎。惟子房孔明着着可對。但子房用智之過。微近於譎。其小者如躡足之類。其大則挾漢以為韓。而終身不以語人。孔明之為漢復讎。如青天白日。人人得而知之。子房早年頗似荆軻。晚年頗似魯仲連。所謂俠士之知義策士之知幾者。孔明早年養望隆中。晚年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致不同也。議者謂子房學宗黃老。孔明學出申

夫子。房得老氏不敢為天下先之術。不代大匠斲。故不傷手。是也。孔明治蜀。綜核名實。賞罰嚴明。刑亂國用重典。處勢不得不然。且後主慈柔闇弱。安得不操作濟之。雖古聖賢當之。計必出此。而豈故用申韓之術乎。史稱子房有儒者氣象。謂子房非儒者。僅有其氣象耳。又稱孔明王者之佐。則實言其有王佐之才。但時無可奈何耳。先輩謂孔明不若子房之從容。子房不若武侯之正大。夫得為而為。任其從容而猶不免於用術。不得為而為。空多詭謀。而猶能出於正大。存業四編

則子房之不可與孔明並論明矣。乃深求孔明者。謂其受顧命時。不薦立劉禪。為相時。不預除黃皓。此大關節失處。噫。昭烈死四十年。而漢亡。前此謀或未生。或尚稚。未著其佳。皓或小寺人。無權寵。未著其惡者。孔明何從而預知之哉。所微疑者。木牛流馬。八陣圖。請東南風事。似太神奇。然此乃人所訝以為不可能。非人所病以為不可為。即此奇事繫之。亦千古一人而已。

孔明

孔文舉志大才高。本欲靖難扶炎。然於曹操有舊。豈不稔其奸雄。睥睨之素。而坐受其徵。居將作之位。卒爲操所忌。而死於其手。何也。雖然。文舉在無人敢議。九錫。則其嚴氣正性。默有以懾之。夫操專國二十五年。終不敢身自篡立。可謂融死無益於國哉。所稱山有猛獸。藜藿不採。信夫。荀文若大有才名。亦圖復漢。乃爲操臣。操得之喜。以爲吾子房也。居或於子房。則居已於漢高。其篡漢已現情詞矣。或無術以潛銷。無力以顯正。又無節以遠引。爲謀二十餘載。無不合操。

存業四編

五

意者。當有大於九錫之事。操篡漢而托扶漢之名。或扶漢而佐篡漢之實。乃猥以九錫之議。忤操至於殺身。豈不愚且悖哉。孔荀當漢末。皆希世之人豪。使天嗟炎祚。二人歸玄德。與玄德同心協力。其於滅曹興漢。有斷斷如者。無柰其暗於擇主。而失身於初也。然孔之品行。自居荀右。孔受薦薦。而荀則臣曹。且其所以致死者。孔爲曹所憚。而荀爲曹所輕也。

關雲長

雲長驍勇忠義。古今罕有。不具論。姑論一二事。元

人編演義。因傳有羽守邳。見執曹氏之文。遂撰爲其原雜處。袁燭達曙之說。而世遂以大節高之。然陳壽志裴松注。及鑑綱俱無可據。卽有據。豈足爲雲長高夫身陷讐敵之國。如與虎狼同圈。雖至公識。公行。亦知爲誘陷我。恒人皆能避嫌。而雲長大節。豈在是哉。操之權術。能死孔融。荀或。彌衡。而於雲長獨不加害。且始終禮遇之。此必有以大服其心矣。雲長受恩圖報。遂爲曹奮擊袁紹軍。而斬顏良。文醜。不知玄德時已奔紹。設紹以殺良醜故。報害玄德。不幾假手於袁。

存業四編

五

而自戕其主乎。羽不報效於曹。懼不得歸劉固也。然令其稍須待焉。安知無他適會。可圖報效者乎。初孔明對先主曰。吳國險民。富可與爲援。而不可圖。故吳蜀結盟。共討賊。以扶漢。會孫權求婚於羽。羽互因此。遂共襄大事。乃罵使不許何耶。如以權爲漢賊。認之。則尋盟好分。荆州之意。謂何。况玄德可婚權之族。而羽獨不可婚權之子乎。竟以此激吳挑釁。遂使荆州失於雲長之手。而雲長卒斃於吳人之手。悲。

於身後功名千秋赫濯。幾同宣廟之祀。政子瞻潮廟碑。所謂公之神在天下。如水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存。故無一處無一時鑒井而不得泉也。豈偶然哉。

趙雲

曹操據漢中。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視。值操兵數萬。大出。雲猝突其陣。且鬪且却。至營更大開門。操兵疑雲有伏。引退。雲擂鼓轟天。勁弩百發。操兵大驚。自相蹂踐。墮漢水死者無算。全獲輜重。遂有漢中。玄德至。營歎其一身都是膽也。玄德奔江陵。令雲衛眷屬。遭

存案四編

主

曹兵失散。雲乃衝陣尋索。至長坂獲之。王母抱小主哭曰。將軍抱兒護持。見父勿以妾爲累。死無恨矣。雲不得已抱主馬上。突陣衝鋒。斬透重圍。血染袍鎧。竟保小主無恙。孫權欲取荊州。計賺孫氏歸省。併小主隨行。暗約登舟而下。雲知之。截江奪小主。吳軍無敢近者。玄德下西川時。欲以名田宅分賜諸將。雲諫曰。昔霍去病以匈奴未滅。安用家爲。今國賊尚在。詎可圖安。且蜀遠兵火。田宅半空。豈盡還百姓。令其復業。不互奪之以爭。愛玄德之。此武臣而得宰相之

體也。子龍不惟功將。實爲福將。不惟有大節。且有大識。可僅以虎將目之哉。雲與吉平俱傳詳而史未悉。特表而出之。

徐庶母

徐庶從玄德定計取樊城矣。程昱盛稱徐庶於曹操。操急欲得之。昱謂庶性至孝。但賺其母以至。庶必棄劉來矣。操遣人取徐母至。操曰。元直奇才。甘從逆黨。如良玉瘞於污泥。大爲可惜。今以母書招入許昌。吾爲朝廷保奏。無憂不富貴矣。徐母厲聲曰。玄德漢室

存案四編

主

宗親。英雄仁義。今漢賊反目。之爲逆。欲使吾兒棄明就暗。冒萬世之罵名乎。擲筆於地。操怒欲斬之。昱曰。徐母正欲求死。以堅庶事劉之心。且母死則庶盡力報讐矣。操乃囚之。昱因詐爲徐母書。以招庶。庶覽而泣。卽辭玄德起許昌。急見母。母驚其至。怒罵曰。汝事得其主。乃復投逆賊之門。吾何面目與汝相見。遂入而自殺。卓哉徐母。明漢賊之分。審向背之宜。決生之正。豈不儼然丈夫哉。昔王陵事漢。楚取陵母。至中以招陵。陵亦不能從。有至陵至楚之心。見

來始送使者揮劍自裁以堅陵事漢之志陵母固賢而徐母則又超而上矣獨惜徐庶傑然名流其始明於擇主與玄德相得甚驩一時為母歸曹迫天性之不得不然似高於王陵之不來矣乃母既憤曹而死矣庶此時或托以終喪飄然而去或復歸玄德以與伏龍鳳雛相左右豈不足以慰母靈哉乃不譬操而復臣操縱不為曹發謀而依依賊廷亦枉却母之一死矣庶何面目見母於地下乎

祖弼吉平

存業四編

五

漢家四百年之天下終於漢獻獻非有大惡不道特遭逆操篡逼而華歆王朗首佐弑逆之鋒滿朝皆操不之臣無一漢臣不知東漢敦尚節義何為而當此大關無一大臣死節惟金襴耿紀肅晃皆微臣能起兵伐魏雖不克而死亦可謂榮至符璽郎祖弼義不予璽卒罵賊死之噫區區郎吏豈不媿死漢廷諸公卿哉先是董承受帝密詔謀操計害承憂且病太醫吉平往候間聞承夢語知承有謀操意語承曰平雖操門心實憂漢公倘有用平處即族滅甘之承疑

不敢盡言平嚙一指誓曰操嘗患頭瘋平以一劑鴆殺之無用諸公兵為也承起謝曰漢社稷賴君矣平辭去承入內偶見奴妾私語承大怒撻其奴錮之奴夜踰走赴操告密操匿其奴明日詐患瘋召平平懷鴆入投操操曰君飲藥臣先嘗請先嘗平知事泄強進之觸藥傾地地裂遂執平拷掠平曰事不成有死而已操且錮之明日會宴諸謀者皆與酒酣操取平至曰是人結連惡黨試聽口詞因脩極痛拷平睜目罵曰操賊惡過莽卓天下爭啖汝肉何獨吉平操曰

存業四編

五

汝急吐主鴆者曰天王之操曰汝何去一指曰吾嘗以誓殺國賊操令削九指指盡削曰吾有口尚可吞賊操令割舌曰願存舌一言并釋縛以執謀者操令釋之平起望闕拜曰平不能為國除賊天也觸階而死噫吉平真烈丈夫哉憂漢謀賊從容就死終不洩董承之事以醫流而跨滿朝之儒流其視伍孚之刺董卓施全之刺秦檜抑又難矣

王導謝安

王謝皆東晉名臣皆慕老氏尚清談者導淡素而夷

於浮沉。安高曠而流於侈靡。摠晉之習氣使然也。導
渡江來。備安江左。坐視神州陸沉。而漫無復讐之
志。安頗有意中原。猶能破江北強寇。而奏淝水之捷。
然終無由挽吳江之水。以洗關河嵩洛之腥。王敦之
反。導不能無罪。觀敦與導書。平京師日。當親割溫嶠
之舌。非素與謀者。敢投此言。及敦伏誅。導請以大將
軍禮葬之。後又言。大將軍昔日爲桓文之舉。此皆其
罪逆之案。王敦王彬。皆導從兄弟。彬苦諫敦。而導阿
順敦。導視彬當媿死矣。獨諍元帝立少。披撥傳詔。以
存業四編

王猛
秦符堅狄種也。王景畧以中夏人豪。屈而事之。入相
出將。國富兵強。事無不治。戰無不克。魏晉以來。希有
也。秦何幸而得猛哉。使移其所以事秦者。而事晉。則
克復中原。在轉盼間。謝安諸人。遠不及矣。猛惟忌慕
容垂。圖反間殺之。其計謀大譎。然與范增勸殺沛公
同一除讐固主之心也。且其初心。本欲仕晉。無奈桓
溫不能識拔於捫虱而談之時。惟問三秦豪傑。何以
不至。夫三秦豪傑。而有過於王景畧者乎。覲面相失。
存業四編

高允
北魏高伯恭。豐才博學。精天文其餘事。朝政有不便。
輒屏人極諫。主聞過而天下不知。人與處數十年。不
見喜愠之色。或疑其乏風節。及司徒之譴。明詔切責。
崔公股栗不能言。餘伏地流汗。無無人色。允獨數陳

事理申釋是非。辭義清辯。明主動容。宗愛貴寵威。王公莫不趨拜。允獨升階長揖。風節不亦矯矯乎。翟黑子奉使受布發覺。問策於允。允勸其首實勿欺。國惡遂收。浩次及允。允爲太子傅。太子奏制由崔浩不由允。魏主問國書皆浩爲乎。允曰。浩不過總裁。著述臣多於浩。魏主怒不釋。太子復力救曰。允因天威嚴重。迷亂失次。魏主問信如東官言乎。允曰。臣罪實當滅族。殺下特哀。臣乞生耳。魏主曰。臣不欺君貞也。

布業四編

卷一

死不易辭信也。赦而旌之。允謂人曰。吾不敢違心苟免。負翟黑子。其云不負翟黑者。以初教翟黑首實。母欺故已。亦首實。母欺。庶可對翟黑於地下耳。允爲郎。二十七年不徙官。然歷事五主。出入三省。處尊貴。如處寒素。小心愼密。五十餘年無譴闕。亦難矣。乃不素生魏。而屈事虜廷。與王景畧同一遭遇。惜哉。令當日南事劉宋。必能大廓元嘉之治。終南宋雄與北流哉。魏徵

貞觀之治。由太宗能受魏徵之言。魏徵機敏切直。

言無隱言皆確。畫可行。古今忠諫之益。殆第一流也。然程子云。天下寧無魏公之忠亮。而不可無君臣之義。昔事建成。而今事太宗可乎。夫建成太子而兄。太宗藩臣而弟。非若子糾小白之未有定分也。太宗殺建成。徵之至死。尤甚於召忽。奚齊爲申生弟。獻廢子也。荀息傳奚齊。猶遇難死之。况事太子而可不死乎。使徵爲里克。尚當極力謀討太宗。安在其可北面太宗也。乃論者謂徵受高祖命以輔建成。建成敗。是徵負所托也。不當死。建成之難。但當先高祖之命。蓋其存業四編

卷一

時高祖尚存。若以方命律徵。徵復何辭。此其說摠責徵之當死而不死耳。既不能死。何不引身而去。不能死不能去。卽有管仲一匡之功。猶不免議焉。况止於口舌諫諍而已乎。其視明初方練鐵景諸公。自當媿死矣。

狄梁公

舉朝皆武氏臣。獨仁傑以孤身徇唐社稷。此時若憤激而爭。急遽以圖。則仁傑必死於周。而大事憤矣。想其爲大理丞。抗天子而不屈。在豫州日。拒元帥而不

下。豈當大事而反糊塗者哉。蓋以剛正不同之志。寓委蛇不峻之行。卽稱周革命。亦姑聽之。不與李安靜爭死。卽僧懷義之污亂。亦姑聽之。不與王求禮蘇良嗣爭直。卽張易宗昌宗之嬖幸未去。亦姑聽之。不與魏元忠爭貶竄。惟以雙陸鸚鵡之解折其氣。以母子姑姪之說悟其心。於是房州之書。始轉爲東宮之紀。而復唐之機括在手矣。更有一事可快。海南貢集翠裘后。以賜張昌宗。會仁傑奏事。后命與昌宗雙陸。問以何賭。仁傑對曰。願以臣之袍賭昌宗之裘。后曰。此

存業四編

幸

裘價踰千金。對曰。以昌宗之服。對臣之裘。臣猶快。快於是昌宗累局連北。仁傑對御。禡裘謝恩而出。又戲渝又嚴正。其隱忍以畜濟如此哉。因以身老力孤。復薦張柬之。仁傑死。柬之相。旬月內。挾天下以還中宗。及周爲唐。而仁傑之志成矣。世稱狄公在周。如大乘菩薩。行忍辱行。自非小聖所測。知言哉。

張柬之李多祚

史稱張柬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年八十始相。相未五月。卽同崔玄暉桓彥範敬暉袁恕已定謀。率羽林

將軍李多祚。斬張易之。昌宗。廢武后。立中宗。厥功偉矣。乃論者以不誅武氏於唐太廟。聲其九大罪而廢之爲恨。此天地之大義。古今之公憤。誠然。雖當年情勢似有礙而難行。要之今日豈可無此議論也。顧武氏可且已矣。不盡殲諸武。何以雪唐子孫之幽恨。而五王豈有堊所哉。薛季昶有言。二凶雖誅。祿產猶在。去草不除根。終當復生。夫三思奸謀。遠過二張。日夜切齒欲甘心。五王倘五王於討二豎之後。乘勢亟圖。可剪此而後朝食。而何東之嬰視三思。漠不爲慮。真

存業四編

幸

得虎不縛。自貽伊戚也。亦大失計矣。公何而淫后。諸行五王殲盡。善謀莫終其謀。奇功莫全其功。豈不令人悔恨矣哉。所幸明年多祚輔太子誅三思。聲大義討國賊。爲宗社雪耻。爲五王復讐。此舉人神共快。而論者引春秋之義。以罪多祚亦過矣。五王既死。舉朝皆逆黨。所抱忠憤者。獨多祚一人。故前後討賊皆繇之。斯豈非間世人豪者耶。東之爲狄公之所未及爲。多祚又爲東之之所未及爲。是皆有大功於李唐者。郭子儀

郭令公收復兩京。再造王室。天下倚其身爲安危者三十年。功高而主不疑。位極而人不疾者。則由其心無纖芥之猜嫌。無絲毫之晦昧。而平風忠誠。洽人之志氣深也。每閱史載種種。如挹芝蘭。卽不無敗着。可曲而相原。不無過端。亦悔而旋改。有聖賢之本體。特無學力以克之。至於忘光弼之卻。抱泣持拜。而令力以東征。單騎回紇之營。嚴辭責讓。致動悔心。請擊吐蕃。以謝過。此何一而非忠誠所動乎。淮陰有其功業。無其忠誠。武侯有其忠誠。無其勛業。且自古未有權

存業四編

主

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淮陰武侯。無謬謗無掣制。得以大展所爲。子儀有李輔國程元振。謗謗於中。又有宦官魚朝恩。節制於上。設以他人當之。此室彼滲。日不暇給。幾不知死所矣。而子儀處此。獨能勛名兩全。遐邇傾信。且子貴孫蕃。壽考令終。蓋能如其威赫者。不能如其洪厚。能如其盛德者。不能如其厚福。終綱日千三百六十二年一人。豈不信乎。

劉晏

古今計臣。管子尚矣。唐轉運使劉晏。猶在漢桑弘羊

之右。夫晏遭安史亂後。戶口逃亡。府庫耗竭。所在宿重兵。其費不貲。皆倚辦於晏。雖用兵數十年。未嘗歛及民間。以爲戶口滋多。賦稅自廣。故其理財以養民爲先。嘗募善走者。置通相望。覘報四方物價。變通有無。不但利國家。而天下食貨。無甚貴甚賤之憂。其於穀豐則貴糴。歉則賤糶。或以穀易雜貨。仍於豐處賣之。凡以利民也。要其足用。多得之權。鹽法不欲官多官多擾民。而法至詳密。其足食得之運艘。江汴河渭水力不同。艘亦隨宜而造。故歲運穀百餘萬斛。皆

存業四編

主

凶恙。古今善理財。稱鹽法漕運之能者。必以晏爲最。至擇人釐務。皆盡一時之選。嘗云勾檢簿書。出納錢穀。事雖至細。必委之士類。吏不得輕一言。此皆晏之見大處。不然。平天下者。何以理財爲大道哉。初時戶口僅二百萬。其後乃三百餘萬。初時歲入僅四百萬緡。其後乃千餘萬緡。戶口蕃而國用足。于以濟唐之中興云。夫國匱乏。不得不取。民困勢不得不取。取則民病。予則國傷。晏獨能取不病民。予不傷國。故國不增役而民力紓。民不加賦而國用足。史稱劉晏知取

知予有以也。知取知予。以爲國爲民。非心計之獨善者歟。桑孔不若之矣。若青苗均輸市易保馬諸法。非惟不及劉晏。亦桑孔之罪人也夫。

白樂天

論者謂古今風流無幾。晉有東山。唐有太白。宋有子瞻。固也要不如白樂天之尤脫然。在朝則臺省故人相驩相信。與楊虞仲爲姻家。而不累于虞卿。與牛僧孺元稹相厚善。而不黨於牛與元。爲裴晉公所愛重。而不因晉公以進。爲李文饒所不樂。而不爲文饒所存。業四編

傷及進諫。必以直道上爭。雖上斥爲小臣。不遜不顧也。歷宦未久。歸而結社香山。與諸老偕徜徉於脫畧樂天。嘗種花東坡。數有東坡詩。子瞻專慕樂天。因以爲號。謂平生出處。粗似樂天。又謂樂天心相似我。有詩云。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覺有追慕不及之意。余竊評之。東山幹局風流也。太白樂天子瞻文采風流也。若康節之道德風流。又超而上之矣。

張承業

五代張承業。晉王存勗一內侍耳。其才品志行。雖

紳士夫遠不能及。晉王連歲出征。軍府政事。一委承業。承業勸課農桑。蓄積金穀。饋餉不乏。軍民肅清。王湏錢給伶人。乃置酒。令爲承業舞。指錢欲賜之。承業曰。庫錢所以佐霸資。承業不敢爲私禮。竟忤之。未幾承制。開府儀同三司。燕國公。固辭不受。但稱唐官。終身承業治家嚴。有姪爲盜。斬之。侄瓘爲麟州刺史。畏承業執法。所至不敢貪暴。承業惓惓以復唐社稷爲志。欲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仇。然後求唐後裔立之。其忠於唐室何如。知晉王自取。遂慟哭而卒。時唐存業初編

八十六載矣。而綱目書卒。必繫之唐。著其始終爲唐。不失臣節也。胡氏謂使中常侍皆若此。必無趙高石顯張讓之禍。是但賢於諸宦官云爾。然承業實賢於諸士大夫。唐人不聞一人死節者。承業忍圖興復。歷久不忘。不果然後死之。試觀更代易運之際。而書先賢舊爵者。古今幾人哉。

王朴

五代時。不期有周世宗之君。遂有王朴之臣。王朴獻

江北則江南可下。江南下而巴蜀可傳檄而定。吳蜀平。燕必望風而至。惟河東必死之寇。須以強兵制之。不足患也。惜乎朴卒而世宗亦殂。未竟厥用。然宋興之初。先平江南。晚定河東。次第不能易也。先儒謂古今論用兵成敗者甚衆。卒之無言不酌者。惟韓信登壇之對。諸葛亮草廬之談。王朴平邊之策。鼎足稱奇。然比王朴於淮陰武侯。則王朴自非尋常之侶。特其間有遇不遇耳。朴不特明於當世之務。又能定律準以作大樂。十二均。八十四調。皆得於黃鐘。論者謂元

存業四編

聖

寇準富弼

魏陳仲孺奏律準以後。四百年僅見之。其實秦滅樂學以來。朴得不傳之秘。以上合古法。且星曆之學。無不貫通。後來宋定欽天曆。作大成樂。舉不能易。豈非五代第一人也哉。

成天下之大功難。居天下之大功尤難。成大功以才。居大功以器。才欲其軒發。器欲其凝斂。才器兼焉者。上有才而器不足。居之抑末矣。宋真宗時。契丹寇澶州。羽書一夕五至。中外震駭。朝廷束手無計。計有退

存業四編

聖

寇準獨排羣議。決策親征。帝至澶州。望見契丹軍容甚盛。即欲駐蹕。準復排羣議。固請渡河。及渡。諸軍望御蓋。踴躍高呼。聲聞數十里。契丹氣奪。請盟而退。時帝方厭兵。姑從和議。不然準直欲大擊。使其稱臣。獻幽薊之地。必保百年無事而後已也。諫止。仁宗時。契丹兵壓境。言割關南地。欲報聘。無敢行者。富弼毅然入對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遂見契丹主。先以用兵則利。歸臣。通好則利。歸主。悟之。然後却其求地。復却求婚。已却獻字。復却納字。以單車入不測之虜廷。以正辨服不馴之豺虎。而國威以壯。自非朝廷有西夏之憂。弼必死爭。不肯以增幣成和好也。諱壯哉。此宋室兩大奇功。人爭震斃。而能不自以為多者鮮矣。乃準自澶淵而後。不無自矜其功。因致孤注之譏。竟遭貶斥。後藉天書入相。復遭貶斥。所謂善居寵辱者如是乎。弼出使時。女死。男生。不顧得家書。輒焚印。臥亂人意。有難不辭勞。有功不言賞。兩辭。樞密直。再辭翰林學士。蓋有其忠者。未必如其勇。有其能者。未必如其謙。才與器實兼之。寇富雖皆名臣。

乎。而鄭公穆乎遠矣。

范文正

文正學本忠孝。秀才便以天下爲任。無一事不經理。會及仁宗一用。便做出事業許多。特其正正剛毅。爲時宰所忌。咸惜其當朝不久。莫竟其先憂後樂之志。然出而服安西夏。撫馭諸羌。功莫大焉。公患諸路監司不才。取班簿。視不才者一筆勾之。鄭公曰。焉知一家哭矣。公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劫盜張海逼高郵。晁仲約度不能禦。喻軍中富民出金帛勞之。事聞

存案四編

聖

朝廷大怒。弼議欲誅仲約。公曰。郡縣兵械足。遇賊不禦而反賂之。此法所誅也。今高郵無兵械。小民釐出財物。而免殺掠。必喜仁宗乃釋之。弼愠曰。方舉法而撓之。何以整衆。公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今欲壞之。他日手滑。恐吾輩不免也。姑述一二。而公與鄭公之分數觀矣。稱爲宋朝第一流人物。信乎。居家置義田千畝。贍里族。至其以麥舟助石曼卿喪。特其恒事。曼卿文采氣誼豪一世。嘗爲大理丞。貧不能葬。母文正傾丹相貲。何足爲重。如曼卿之貧。乃可重也。歐

陽作文正墓誌銘。曼卿其表。皆不載麥舟事。以知公之盛德不專在此耳。

邵堯夫

古來語高隱。則嚴子陵。徐孺子。陶淵明稱焉。語風流。則李太白。白樂天。蘇子瞻稱焉。而於斯道則槩乎未有聞也。堯夫隱居於洛。著書十餘萬言。繇易而悟伏羲先天。通元會運世之變。蓋前無古。後無今。獨領一宗絕學。而又不傍乎釋老之嘆。豈非名世真儒哉。有因其先知未來。以術數病之。意此特爲儒者藏拙耳。

存案四編

聖

安見陰陽消長之運。古而禍福之知。非經世之學所以前民用者乎。晦菴謂堯夫原要出來有爲。陳叔易謂堯夫志在經綸。不然。程子何以稱爲內聖外王之道也。然康節才足有爲。學足有爲。且際明盛之世。司馬呂富諸公。慙慙汲引。宜足以大展所爲。而達其道於天下。乃獨脩然任運。安貧樂志。於一窩中何也。豈其聞村鵲於天津。知天下自此多事。而盈虛往復。卷舒進退。蚤於易中有定畫乎。抑亦見時平幹辦。司馬呂富諸公。自饒爲之。不必以其身肩有道之殼。與

子擬之空中樓閣。朱子則言其四通八達。須從實地上安脚合之。而見其下學之分數或少耳。近胡敬齋謂其有侮玩不恭之意。想自其豪吟中覩出。似有然者。大都其胸中包羅天地古今。其眼前品題風花雪月。以道味澹世味。以出世藏經世。有子陵孺子淵明之風。而未嘗着泉石相。專以高隱名之。不得。有太白樂天子瞻之致。而未嘗着詩文相。專以風流名之。不得。夷之清惠之和。點之狂。憲之狷。康節合而一之。殆聖賢而豪傑者與。吾師乎。吾師乎。秦漢以來一人而已。

存業四編

聖

鄒浩三益

張九齡以直道至宰相。猶喜蕭誠軟美。嘗召之。若非李泌嚴挺之勸之絕。蕭幾以軟美售矣。雖有大賢。可無直諫哉。鄒浩與田畫王回曾誕交。嘗以道義氣節相勵。哲宗時。劉妃與孟后爭寵。遂廢孟后。時鄒浩為右正言。失諫。其友曾誕三以書勸浩。浩不報。誕作王山主人對客問。以譏浩不諫。其畧謂廢后之意。明欲立劉。然迄四年。而冊命未行者。正畏清議也。令當日力言復后。必無立劉之幸矣。及立劉妃為后。浩欲上

疏爭之。追停冊禮。以告其友寺簿王回。回曰。事有大此者乎。雖有太夫人在。能移孝作忠。亦其素志也。疏上。竄浩于新州。臨行人。莫敢顧。回獨往來經理治裝。且慰安其母。邏者以聞。遂逮回獄。御史詰之。回曰。實言預謀。因訟浩疏幾二千言。獄上除名停廢。回即徒步出都門。行數十里。其子追及。問以家事。不荅而去。出畫在家聞后立。謂人曰。志完不言。吾絕交矣。及浩以罪行。畫迎諸途。浩泣。畫正色曰。使志完隱默官京。遇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南之外能死人哉。

存業四編

聖

李綱

願君毋以此舉自了。士所當為者未止此也。浩與然謝過。李彌遠送胡忠簡之謫。謂名節之士猶未及道。宜更進步。亦畫之意。愚攷浩嘗劾章惇。毋觸惇忌。忠畫之性。已得天植。而猶需良友之衆。相砥以有成也。况其散焉者乎。史稱鄒正言所諫。極人所難言。吾以為三諍友。尤極人所難言。志完何幸而得此直諫哉。

欽宗即位之初。李綱建言。即云攘除外患。使中國之勢。詎獨內憂。今君子之道長。祖宗疆土。不可以尺

寸與人剛忠誠勁直。力圖恢復。味此數言。已蚤有定
畫於胸矣。凡所陳奏。皆明白剴切。不減魏徵陸贄云。
專闢和議而修戰守。故每督戰。便大敗虜騎。當虜圍
汴。耿黃不以遣綱。綱自請行。使得遂其請。必能懾服
虜人。如顏真卿之於李希烈。斷斷如也。乃竟罷綱以
謝強虜。何哉。綱罷而二帝遂已蒙塵。時數萬人。搗壤
登聞鼓。以爭綱之去。則當日之事勢。人心繫屬於綱。
綱一身之去。惜關社稷之安危何大。及高宗相綱。綱
以十事進。自比姚崇。然崇不能及綱。綱固宋璟一流。

存案四編

聖

也。綱必欲還汴都。必欲歸二帝。必欲復三鎮。兩河。朱
子謂李綱入來。方成朝廷。乃爲相七十日。竟沮於汪
黃。而罷惜哉。使徽宗預用綱。必不至離汴播遷。欽宗
能用綱。以將神師道。必不至舉族北轅。高宗能用綱。
以將宗澤。必不止于東南半壁。使綱得遂志。以中興。
則方召可追。鄧寇莫及。卽不然。而僅在慶曆無事時。
韓范馬富之班。未知誰伯誰仲也。豈特靖康建炎間。
一人已耶。

張浚殺曲端

張浚之殺曲端。或比於孔明之殺馬謖。不知街亭之
失。馬謖實違節度。王平欲屯要路。謖不聽。平乃屯孤
山。遂致困敗。孔明雖收殺之。猶臨祭流涕。撫其遺孤。
追其初。特信任。馬謖之過耳。非有它也。若曲端大有
威聲。爲敵所懼。豈馬謖所能比哉。浚嘗按視端軍。端
以所部五軍籍進。浚點其一端。開籠縱一鴿以往。而
浚所點之軍隨至。浚愕然。旣而欲盡觀。乃悉縱五鴿。
而五軍忽集。嚴整精明。浚實心忌之。第乘謀友之誣。
遂甘置之死。士大夫莫不稱冤。且向者詆趙鼎。劾李

存案四編

聖

綱。至岳飛忤其意。遂聽飛終喪。而不番種種忌嫉如
此。又安能於曲端相忘耶。卽不至若秦檜之殺岳飛。
而比諸孔明之殺馬謖。則其心不同矣。史稱其量狹。
而不能下士。知黷而不能知人。視趙奢之下許歷。韓
信之拜李左車。相去殊遠信哉。所以三爲將而三敗。
頑也。然而志圖恢復。終身不主和議。有功社稷居多。
分自不可掩耳。

虞允文

虜兵臨采石時。宋遣無主將。舊主王權解去。新代李

思未來。虞允文止受命犒師。非督戰也。及至采石。騎克斥。官軍四散。使允文以無責之身。觀望退避。誰則咎之。乃毅然收合。合燼。激勵諸軍。出計於倉卒之餘。而決勝於俄頃之際。以七千卒。却虜兵四十萬。所失陝西州郡。盡復歸宋。因城唐鄧。而虜四千騎。夜走汴。唐鄧士民。爭持牛酒拜馬前。使其終守唐鄧。慨不耳計而決矣。豈不大奇哉。古今水戰。采石比赤尤奇。且難。蓋周瑜宿將。而允文則儒生也。周瑜握重兵。而允文則空拳也。周瑜士卒素相統屬。而允文士卒。則偶經號召也。周瑜有孔明為犄角。而允文則孤身寡援也。非其忠誠素結。才力素練。而又識時達權者。能奏此奇功哉。

岳飛班師

岳飛既大敗強虜。克復諸州。中原豪傑。又皆期日與兵。與官軍會。父老百姓。頂盆焚香。爭挽車牛。載糗糧。以犒義軍。敵人大恐。皆令老少北去。欲捐燕以南。棄之。將多率眾歸降。飛大喜曰。直抵黃龍府。與諸軍。此正吾輩。忽有詔班師。且一月。

十二金牌。飛憤泣而還。夫飛也。萬世之耻辱。既激吾胸。不世之機緣。又握吾掌。且闔以外。將軍制之。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飛豈當局迷耶。昔韓信受詔擊齊。高祖復遣使說齊下之。齊弛其脩。而韓信遂襲破齊。李靖攻突厥。突厥使人入見謝罪。太宗遣使慰撫。突厥靖夜勒兵。大破突厥於陰山。齊在漢初。突厥在唐初。非甚閼切安危也。信靖猶不以詔沮。而必破之。况虜於宋。不戴天之讐。不兩立之勢。不再得之時。不停瞬之機乎。飛於此時。果以詔出於帝。則互倣韓信李靖之事。胡滅而二聖歸。即以擅制戮焉耳也。且焉有天子詔一事。而一日十二頒者哉。其矯詐不待智者而辨也。為飛計。且停師暫駐。遣忠誠部曲。備狀面奏。倘得微命出師。固遂本懷。不然。解兵權。歸私第。違禍全身可也。又不然。亦矯詔出師。必於破虜可也。矯詔出師。破虜而得罪。不猶愈於賊槍矯詔而殺已耶。何計不出此。致一門遺其魚肉也。噫。至今百世之下。憤其事者。豈可奈何。而責倖於飛。以為班師之後。不能乞終制。杜門謝客。乃復受副樞之命。將收濠之兵。

昧於進退。自貽伊慙。責之誠是也。然悲武穆特悲其
滅門而已哉。爲天下萬世之大綱悲爾。

朱弁

宋遣王倫使北議和。朱弁副之。王倫素附秦檜。嘗往
來於北。贊成和議。胡澹菴上書。所首欲斬之者也。弁
雖介倫。志不同倫。時虜允和議。應遣一人受書還國。
弁曰。吾來自分必死。敢覲今日先歸。因推正使歸報
天子。而自留於北。弁持漢節。卧起與俱。虜復迫弁仕
劉豫。弁不從。因絕其餼遺。以困之。弁忍饑待盡。有死

存業由編

卷五

而已。虜因感動。致禮如初。後復欲易弁官。弁曰。官受
本朝。豈可輕易以辱吾君。弁意終不主和。不得已受
成事而還。及其奏帝。有盟不可信。兵不可弛之意。爲
秦檜所惡。不得志而卒。惜哉。昔孟子使滕。王驪爲輔。
故孟子得直行其志。今弁爲倫輔。而毅然始終自持。
蓋亦卓矣。蘇武之留匈奴者十年。洪皓之留金者十
五年。弁未有如彼其久。然其誓死無貳。不屈虜廷。不
辱君命。何異哉。

許衡

論者譏許衡仕元。而高劉因不住。劉因固云高矣。衡
又當別論。衡本北產。屬元之故土。欲遠而避之。實難。
昔王景略仕符秦。其時夷夏僅分南北。君子猶曲而
原之。况普天之下。皆元土乎。且元以夷入華。若無華
人從仕。以大儒維持其間。中國之車書禮樂。幾何不
變爲蒙古之俗也。蒙古攻汴梁。久不下。及下。欲屠之。
又元初吏多貪賄。欲盡誅漢官。空其人以爲牧地。皆
賴遼人耶律楚材力諍而止。與姚樞廉希憲皆有功
於中華。而况許子之才品出其上乎。春秋斥楚爲夷。

存業由編

卷五

使昭王用孔子。孔子必有用夏變夷之道。是孔子未
嘗不欲仕夷也。元不能相衡。以大用其道。固當時之
不幸。然使果大用之。衡遂能變夷矣乎。雖然。辟之捕
虎者。孔子仕楚。猶卞莊子操戈而往。人知其必獲虎
也。許子仕元。猶市之健兒。持挺擊虎。料其事之未必
然。曰不爲虎傷足矣。不使虎得忽然於平原足矣。夫
仕元之人多矣。而獨責衡者。丘氏謂朱子責倫楊雄
之意。愚謂責衡所以扶世教。而寬衡亦爲世教慮焉。
觀余改許衡之學。讀人心德印板。板本不差。雖摹千

萬紙皆不差。本既差矣。摹之於紙無不差者。謂讀書於無疑者得有疑。有疑却看到無疑。方是有功。謂教人與用人相反。用人當於其所長。教人當於其所短。且謂治生亦學者先務。若生理不足。不但於學有妨。後來作官嗜利。亦窘於生理所致也。此皆情理切至之語。況餘未深悉者乎。

劉誠意

誠意佐高皇。言聽計從。功成身退。有似子房。上亦曰。吾子房。然星學則過子房矣。李善長有怨於基。基于

存業四編

奎

上前極稱之。楊憲與基交密。上欲以憲為丞相。基極言其不可。曰。憲有相才。無相器。上復問汪廣洋。基曰。福淺。又問胡惟庸。何如。基曰。小獷。將憤輾破犁矣。上曰。無踰先生。基辭曰。臣疾惡大深。又不耐煩劇。後卒相惟庸。基竟為惟庸所害。不意聖明而奸邪得售。忠計而聰聽反違。此帝失也。於誠意何尤。

王文成儒效

自魯司寇相夾谷。麾萊兵。斬侏儒。復汶陽之田。誅兩觀。三都。強公弱私。三月魯大治。而後儒效不章。久

矣。漢董生繫翼膠西。公可如何。唐韓愈諫佛骨。慰鎮軍。解深州之圍。馴鰐魚之暴。後亦無甚卓烈。程頤經筵講畢。諫折柳枝。上擲之。其色不平。溫公嘆曰。使人主不欲親近儒生。正此輩也。楊時晚年應召。當時病其輕出。尹和靖應召。蒲朝廷想。及在經筵。亦無開筵之功。朱元晦立社倉法。行各路。一時全活頗多。然與呂祖謙真希元。皆以大儒立朝。無救於宋之削弱。使人謂儒者迂闊無用。而正心誠意之學。不足以平治天下也。惟皇明王文成。振古英畧。督虔時。適值宸濠之變。不必請兵請糧。而神機妙弄。旬日間。頓擒反賊。正法。而江省遂寧。封伯爵。配廟祀。道德事功兼至。蓋聖賢而豪華者焉。孔子所謂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斯其儒效章章矣。足為宗諸儒吐氣矣。

存業四編

奎



存業五編分目

二聖善誅二君善賞 刑賞不徇喜怒

好惡不徇功罪 爭榮灌爪

滑諫立回主怒 因事納忠大關

曲全骨肉宗社 曲處大事

許國無負 忠孝

忠孝奇癖 孝感

孝治 誦法伸孝

君父兩難 代友高諍

五編分目

違命真忠 垂難不避

故國老臣 忠諫辭名爵

冷熱權閤 賢不獻

為國忘私讐 戒私章安逆黨

兄弟讓產 爭或讓名

還璧還錢 讓生

患難依歸 嚮理人義

一風義朋 嚮理人義

一風義朋 嚮理人義

寬嚴因地 情不勝羞

為民力拒權貴 才各有空

羈各先定 識量

刑曹識拔 受誣不辨

不顧私恩 認過舉才

不謁相 清約可畏

士自處空當 物價由上轉移

增進戒嚴促更 靜尖勝决决勝

驕功取敗 國難乞援

五編分目

殉身救國 持虛善教

假手誅叛 駁客兵

淘脫習氣 宮聲知君

聲音退賊 持體

近臣力爭君欲 小節說人

刺客賢 僕隸可人

取邊 勤破世情

國計 憎而知善

匪人幸不幸 苛陳虞士真偽

聽潮若存業羣古對觀五編

江右鰲邑原良鳴

是編於史傳中每采兩人或三四人專跡相類及相反者合爲一條復足已意評之要取其事關當務對鑒可資非記記哀集已也

二聖善誅二君善賞

華士齊高士太公三召之不至曰不臣天子不友諸侯是棄民也召之三不至是逆民也而旌之以爲教首使舉國效之將誰與爲君遂誅之少正卯魯聞人

存業五編

孔子曰心達而險行僻而堅言僞而辯記醜而博順非而澤五者有一則不免於君子之惡而少正卯兼之此小人之傑雄也遂誅之夫僉士壬人凡英明者能誅之聞人高士非二聖不知其當誅也晉文公與楚戰城濮問舅犯犯曰戰陳之事不厭詐君其詐之而已問雍季季曰焚林得獸後必無獸詐僞雖利後亦無復君其正之而已用犯謀大破之歸賞有功者先雍季或曰城濮之戰犯謀也先季賞何也公曰犯言一時之權季言萬世之利也豈可先一時之權後

萬世之利哉趙襄子圍於晉陽知伯率韓魏夾水灌之甚急羣臣皆懈惟高恭不失臣禮及出圍賞有功五人首高恭或曰恭無大功襄子曰在憂殆之中與寡人交不失君臣之禮者惟恭是以首賞之夫論功行賞其恒也而二公先禮義而後功利不大關人心風化者哉

刑賞不徇喜怒

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寒加衣於君君覺而悅問誰加衣左右曰典冠君罪典衣并典冠並罪之其罪

存業五編

典衣以爲失職其罪典冠以爲越職光武出獵夜還至關上東門侯到憚拒關不開上乃回復從中東門遂得入明日賜憚布百疋貶中東門侯爲參封尉其賞上東門者以爲雖拂旨而能守官終無失事其貶中東門者以爲雖順旨而不能守官恐終至於失事夫人主賞加於所喜罰加於所怒其恒情也乃一則不徇已之喜而行罰一則不徇已之怒而行賞斯真能激勵臣工者哉

好惡不徇功罪

樂羊爲魏將攻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啜之盡一杯。文侯謂人曰。樂羊以我故而食其子之肉。谷曰。其子而食之。且誰不食。樂羊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麀。使秦西巴載之歸。麀母隨而啼。西巴弗忍而還之。孟孫歸而求麀。答曰。余弗忍而還其母。孟孫怒逐之。三月復召爲子傅。其御曰。曩將罪之。今召爲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不忍麀。又且忍吾子乎。夫樂羊以有功見疑。西巴以有罪見信。可見樸誠終足以感人。而天性斷不容自絕。西巴之存業五編

天性固在。而文侯孟孫賞而復疑。怒而復召。則亦非絕天性者。如樂羊陷於不知。可無傷於天性。不然。非惟有愧於人。且有愧於麀。

爭桑灌瓜

吳邊邑卑梁。幼女與楚邊邑鍾離小童爭桑。兩家相攻。楚爲鍾離遂伐卑梁人。卑梁大夫怒。聞之。吳亦發兵使公子光攻楚。遂滅鍾離云。梁邊邑與楚鄰界。梁亭楚亭皆種瓜。梁善灌瓜。瓜美。楚不能。瓜惡。楚夜竊其種。梁以焦虎梁欲往報。其邑令朱就不可。遣人

潛爲楚灌瓜。楚瓜日美。楚亭察之。知梁亭之爲也。以問楚王。王乃謝以幣。而請交於梁王。夫爭桑之隙。甚微。而竟成二國之讎。灌瓜之德。甚小。而卒交二主之歡。人之忍不忍。識度之相越如此。始之慎不慎。利害之相去如此。是可深省乎。

滑諫立回王怒

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擊之。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爲君數之。因舉戈臨之曰。汝爲吾君養馬而殺之。而罪當死。汝使吾君以馬之故殺圉人。而罪又當死。汝使吾君以馬故殺圉人。聞於四鄰諸侯。而罪又當死。公曰。釋之。勿傷吾仁。武帝時。有殺上林鹿者。下有司收殺之。東方朔曰。是固當死者。三使陛下以鹿殺人。一當死。天下聞陛下重鹿賤人。二當死。匈奴有急。不有鹿觸之。三當死。帝默然赦之。後唐莊宗獵於中牟。踐蹂民田。中牟令當馬而諫。莊宗大怒。命斬之。伶人敬新磨率諸伶擒令至馬前。教之曰。汝爲令獨不聞天子好獵乎。奈何縱民稼穡以供歲賦。何不且其餓餓。空此田以待天子馳逐。汝罪當死。

諸伶復唱和。莊宗赦之。三君盛怒時。不可以口舌急爭。三子各以滑稽行諫。以動其不自安之心。故不覺轉圜而從。真能談笑回天。而伶人爲更奇更難矣。

因事納忠大關

唐文德皇后葬昭陵。太宗於苑中作層觀以望之。引魏徵同登。徵熟視曰。臣昏眊不能見。帝指視之。徵曰。此昭陵耶。帝曰。然。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帝泣爲之毀觀。獻陵高祖陵也。肅宗不朝上皇。山人李唐見上。上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存業五編

五

之卿勿恠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上泣下。遂朝西內。一則念后而恠其父。一則念女而疎其父。能以徵言而挑動孝思者。誰乎。王方慶在政府。以子爲睢州司士參軍。武后問曰。卿在相位。子何遠乎。對曰。廬陵陛下愛子。今猶在遠。臣之子焉敢相近。后默然有動。明英宗北狩。太子幼。景帝監國。遂卽位。因欲易儲。語內宦金英曰。七月初二。東宮生辰也。金英叩頭曰。東宮生辰。十一月初二。景帝然。蓋帝所言者已子。金英所言者。則英宗太子憲。

宗也。一則出其子以圖據位。一則據其位以圖傳子。能以微言而思復大統者。誰乎。此四事都關於天理民彝。朝常國是。或可望之賢相。而必難望之山人與中官。則李唐難。而金英尤難矣。

曲全骨肉宗社

梁孝王漢景母弟。竇太后愛之。出入游戲。僭於天子。帝聞之弗喜。太后因梁使來。案責王所爲。韓安國爲梁使見太后。泣曰。前日吳楚七國反。梁王念太后帝在中。泣送臣等將兵擊吳楚。吳楚破。梁王力也。梁王

本

車旗皆帝所賜。故出蹕入警。以夸諸侯。今天下知太后帝愛之耳。今梁王日夜涕泣。不知所爲。何王爲子。孝爲臣忠。而太后弗恤也。太后以聞。帝意解。詭勝有罪。匿梁王所。帝遣使至梁。捕詭勝不得。安國見王泣曰。帝以太后故。不忍致法。太后日夜涕泣。而大王終不寤。倘太后宮車宴駕。大王尚誰攀乎。梁王泣下。乃殺詭勝。而梁事乃釋。武后幽中宗於房。欲立武三思。問羣臣。與皆稱賀。狄仁傑退而不答。后曰。有異議乎。對曰。有之。后怒。令笑出。一日謂仁傑曰。我夢雙陸。

不勝謂何。對曰：雙陸不勝，官中無子也。復策出。又一日問曰：我夢鸛鵲雙翅折，謂何？對曰：武陛下姓廬陵，王陛下羽翼也是可折乎？后感悟，密召廬陵王入，謂仁傑曰：我欲立三思，卿不從，無復得相見矣。仁傑曰：太宗百戰取天下，以授子孫，三思何與焉？且姑姪與母子孰親？立廬陵王，則陛下萬歲血食太廟，立三思，則廟無附姑之禮，臣不敢愛死以奉制。武后感泣，乃出廬陵王拜仁傑，遂定策。中外大悅。夫安國遭爲子者之變，能轉不類而爲類，仁傑遭爲母者之變，能轉

海業五編

七

不慈者而爲慈，皆所謂善處人骨肉之間者也。要之安國所全在一國，而仁傑所全在天下。

曲處大事

陳平周勃不黨呂氏，亦不與呂氏立異。然心未嘗一日忘呂氏，卽勢有可尚，猶遲迴鄭重以求萬全。而後同劉章以誅諸呂，狄仁傑不黨武氏，亦不與武氏立異。然心未嘗一日忘武氏，特時未可爲，且遲迴鄭重，預引張柬之輩以俟後舉。凡處事變者，須識得此意，始不爲國家害，而吾之身名亦全。此有大識力者之

所爲也。然諸呂之王，平勃與有過焉。後雖有功，僅足贖過。仁傑日以復廬陵王，反周爲唐爲念，而忍辱以求濟，委曲以啗成，夫其所爲者極難耳。而豈平勃所可幾哉。

許國無負

公子糾，齊僖公之庶子。召忽，傅子糾者也。子糾殺而召忽死之。初，召忽與管仲叔牙約曰：百歲之後，吾君亡也，廢吾立。奪吾糾，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奚齊，晉獻公之庶子，荀息傅奚齊者也。奚齊殺而荀息死之。初

存業五編

荀息對獻公曰：臣竭股肱之力，加以忠貞，濟則君之靈也，不濟以死繼之。凡人死難者，多出於一時，公可奈何？未必初心便爾爾也。乃召荀則皆志定之口許之矣，不易其志，不食其言，真烈士矣哉。然觀荀壁馬假道一事，或疑其計謀之胸，未必能醇於召忽者也。

忠孝

王裒之父儀，爲司馬昭殺，裒痛父非命，隱居教授，不就徵辟。終身未嘗西向而坐，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三復流涕。門人爲之廢蓼莪，嵇紹之父康，爲司

母前香告元不孝。香到元家。爲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元因感悟。卒爲孝子。王奐署香爲主簿。謂曰。聞在蒲亭。陳元不罰而化之。得無少鷹鷂之志耶。香曰。以爲鷹鷂不若鸞鳳。故不爲也。北魏孝景伯。爲清河大守。貝丘婦。訴其子不孝。景伯入。向其母崔氏。母曰。民未知禮義。何足深責。乃召婦入。對榻而食。使其子立堂下。觀景伯供食。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曰。此面慙其心未也。又留旬日。其子叩頭流血。母亦涕泣乞還。然後聽之。卒以孝聞。夫小民固多愚悖。然其孝敬良心。

存業五編

土

終不容氓。惟上不知教化。但知刑罰。愚民所以愈扞格。而終於頑悖也。仇不以刑罰而以溫詞。崔不煩詞。令而以身示。皆知教化之原者哉。

誦法仲孝

孔文舉爲北海相。人有爲母病方差。思食新麥。因盜鄰家麥。以進母。事發。文舉得情。貸其罪。特加賞之。吳祐爲膠東相。商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怒。不受。責其首聞。祐聞曰。掾以親故。受汙名。所謂觀過知仁。使謝其父。而以衣遺之。夫五刑之屬三千。罪

莫大於不孝。則罪而有孝。可議者。赦必先之矣。司法者得其實。爲父母之情。雖攘竊食私。亦必宥之。此作人以孝之權法也。然攘麥者。貸罪足矣。而又賞之。則過私賦者。以衣遺父。而以法懲子。則得之。

君父兩難

唐李懷光之解奉天圖也。德宗以其子璣爲御史。及命懷光取長安。懷光屯咸陽不進。璣密言於上曰。臣父或負陛下。願早爲之備。臣聞君父一也。但今日恐危朝廷。不忍不言。上驚曰。卿大臣愛子。當爲朕委曲。

存業五編

土

彌縫之對曰。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愛其父。與宗族也。顧力竭無奈何耳。上曰。然則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復何策哉。及懷光死。璣亦自殺。楊光遠鎮青州。抗晉。李守貞帥兵圍之。光遠子承勳。勸光遠降。光遠不許。承勳斬諸勸父者。獻首於守貞。規父出居私第。上表待罪。朝廷以光遠罪大而諸子歸命。難於顯誅。乃遣人拉殺光遠。以病死聞。起復承勳汝州防禦使。夫君父之際。難處哉。欲全君。則背父。欲全父。則背君。李璣楊承勳。亦可謂大義滅親。權

之自殺。尤曲全其忠孝。無異楚棄疾之死。子南也。若父被戮而已。叨榮承勳於情義終未盡矣。

代友高誼

狄仁傑爲并州法曹。同僚鄭崇質當使絕域。仁傑以崇質母老且病。詣長史蘭仁基請代行。仁基咨美其老在堂。具奏願以柳易播。後改禹錫連州。狄柳二公善體人情。曲全天性。不顧利害。不分彼我。可以觀厚可以觀孝。求之澆世。憂乎其難之矣。

存業五編

七

遵命與忠

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徵兵。淮南王欲發兵應之。淮南相不從。乃曰。王必欲應吳。臣願爲將。王乃以兵屬相。相因固城守。不聽王。不爲七國而爲漢。及七國敗。淮南得獨全。惜史失其名。而但載其相也。大將軍竇憲納室。郡國俱往賀。漢中太守亦欲遣往。李卻諫曰。竇氏專權恣橫。危亡立俟。願明府勿與通。太守固遣。卻乃請自行。所有故爲遲留。徐以觀其變。行至扶風而憲就執。凡交通者連坐。惟漢中得免。桓溫病

篤。諷朝廷加已九錫。許之。謝安使袁宏具草。草成示安。安見輒使宏改。數示數改。由是歷句不就。溫遊錫命遂寢。淮南相之與李謝二公。跡於欺而心實忠。疑於術而道甚正。所謀者遠。所全者大。豈尋常識力可幾乎。

閒難不避

宣和時。傳忠肅察爲節伴使。時虜已渝盟。傳至燕山。聞幹離不入偏。或勸其緩行。傳曰。銜命而行。閒難而止。若君命何。遂去不顧。陳忠肅過庭。當虜人拜偏。

存業五編

七

京師。議割兩河。滇大臣偕行。聶昌耿南仲皆以事辭。陳曰。王憂臣辱。臣願効死。欽宗揮涕遣之。壯哉兩忠。肅聞二公之風者。則奉使航海。必不捐印而還。遣勘出關。自當膏車而去。庶幾所謂艱險不避。死而後已者哉。

故國老臣

劉裕受晉恭帝之禪。徐野民獨哀感。涕泗交流。謝安明止之。廣叔淚言曰。君爲宋朝佐命。身是晉室遺老。憂喜之事固自不同。乃更歎歎。宋主禪位於齊。不肯

臨軒王敬則勒兵入迎。宋主乃出就東邸。光祿大夫王琨攀車慟哭曰。人以壽爲歡。老臣以壽爲戚。旣不能先驅螻蟻。乃復頻見此事。嗚咽不自勝。百官皆兩泣。此兩朝相繼。假禪代之名。行篡弑之實。遭此慘景。旣無人倡義殺賊。又無人捐軀殉國。而徒有一二老臣。歔歔慟哭。繫千古綱常於不絕之綫。其亦可節取矣。

忠諫辭名爵

范鎮劾王安石落職去。蘇軾送之曰。公雖退而名益

存業五編

五

重。公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勇功。吾獨不得爲此命也夫。今使天下受害而吾享名。是何心哉。開元末。壽王瑁以冊立。裴禎陳申生戾園禍。以諫。玄宗改容謝之。詔授給事中。禎曰。陛下絕招諫之路。爲日滋久。今臣一言而荷殊寵。則言者將衆。何以錫之。帝善其議。止不拜。古之諫官。進不求榮。退不求譽。如此。豈與後世之沽名博官者等哉。

冷熱權衡

宋哲宗朝。范純夫爲諫官。東鄰宦官陳衍闔亭存焉。衍每至園中。不敢高聲。謂其侶曰。范諫議一言到上前。吾輩不知死所矣。此其所以爲純夫。此其所以爲元祐也。王黼爲宰相。與宦者梁師成鄰居。密開後戶往來。徽宗幸其第。徘徊觀覽。偶見之大不樂。此其所以爲王黼。此其所以爲崇觀政宣也。夫嚴正則人畏之。狎私則人輕之。人亦何樂而爲小人也。

賢不獻媚

隋煬帝時。五月五日。百僚皆餽珍玩。納言蘇威獨獻

存業五編

未

尚書。唐玄宗御五鳳樓觀宴。令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各以聲樂集樓下。時多以車載樂工數百。衣以文繡。魯山令元德秀。惟遣樂工數十人。聒袂歌于薦而已。于薦者。德秀所爲歌也。帝嘆曰。賢人之言哉。中宗與近臣宴集。令各較伎藝爲樂。國子司業郭山惲獨歌鹿鳴騶。明日賜勅。獨嘉之。宋南渡時。遇聖壽日。州縣皆集僧道誦經。時陸子靜獨令儒生講洪範皇極。錫福一章。時議隨之。蓋賢者不敢媚君。又不屑同俗。故當衆人媚悅時。獨持正道以奉上如此。

爲國家忘私讐

趙王以藺相如功大拜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每朝稱病不與頗爭列。或望見頗輒引避。舍人耻之。欲辭相如去。相如曰公視廉頗孰與秦王曰不如。曰以秦王之威而吾廷叱之。獨畏廉將軍哉。顧念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頗聞之負荆謝罪。爲刎頸之交。安思順師朔方郭子儀與李光弼俱爲部將而不相能。雖

存案五編

七

同盤飲食。常睇目相視。不交一語。及子儀代帥。弼欲去未決。忽詔子儀率兵東征。弼入見子儀曰一死固耳。乞免妻子。子儀趨下相持泣拜曰國亂主遷。非公莫能戡定。豈懷私忿時耶。遂相與合謀破賊。夫人情屈已難。屈已於平日怨鄰之人尤難。自非真誠顧念國家。渾忘形迹。未有不乘機而快一逞者。其視寇恂之委曲以避賈復。寇準之委曲以全丁謂。則尤卓矣。

戒私章安逆黨

蕭王秀拔邯鄲。斬王郎。因收郎文書。得吏民與郎交

關訪毀者數千章。蕭王置而不問。急集諸將焚之曰。令及側子自安。王新建執獲宸濠。時奸黨巨測。陽明憂之。遣二中貴至。陽明張宴於樓。酒半屏人去。梯出書二篋示之。皆此輩交通逆藩之迹也。陽明盡數與之中貴感謝。陽明之終免於禍。亦多中貴維護力也。夫與王郎宸濠交通者。無非逆黨。若今人得其文書墨跡。遂持此爲據。株連構禍。豈有已乎。非先武陽明之大識大度。安能立焚之。立與之。以安人心如此哉。

存案五編

六

兄弟讓產

卜式初事田畜。與少弟分家。其田宅財物盡予弟式。獨取羊百餘。入山牧十餘年。致羊千餘頭。自買田宅。而其弟盡破故產。式輒以已產復分予弟。薛包爲後母所憎。分出之。不得已廬於外。旦入灑掃。號泣不忍。去父母。服喪過哀。既而弟子求分財異居。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難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產。輒復賑給之。許武旣舉孝廉成名。而二弟晏普未顯。武欲

據著二弟。一日謂弟曰。禮有分異之義。乃括財產三分之。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者。而推其薄劣者與弟。時論盡鄙武貪。而稱二弟克讓。晏普用是顯名。並得選舉。久之武乃集宗親告曰。二弟未沾榮祿。吾向分財自取大譏。爲二弟地耳。今幸皆就。願均前產。乃悉出所藏。予二弟云。夫三人論品。則薛包爲高。論事則許武爲奇。要之。薛不惟讓財。且復賑財。許不惟讓財。且復讓名。皆可謂友愛之至矣。末世閱牆。至於讐殺。不可解。摠爲財產耳。安得起三公風之。

存業五編

九

爭死讓名

衛宣公爲子伋娶齊女。公悅而納之。生子壽子朔。朔與母共搆子伋於公。公惡之。乃使子伋於齊。與以白旄旌。令盜遶界上殺之。子壽知。以告子伋。使避。伋曰。逆父求生。不可。壽乃弑其旌。以先。盜殺之。子伋至。曰。當殺者我。此何罪。盜併殺之。田叔都與兄戚都俱有聲。而叔都尤著。郡將辟之。叔都耻越兄。遂托病。瘖友並疑之。同于雨夜穿墻。奪其衣衾。窮夜獨處。竟無聲。思友因抱持泣曰。謂汝陽瘖。瘖兄耳。何意真爾。天喪

斯文乎。數年而戚都舉安定長史。叔都因頽仰始言。乃同辟爲御史舉茂才。夫世之勇於代兄死者。無有矣。而况得之異母之弟。世之急於讓兄名者。亦鮮矣。而况托之數年之瘖。子壽不染於惡種。而殺身以全其兄。難於王覽之代兄王祥也。叔都自掩其才名。而廢身以成其兄。難於許武之成弟晏普也。不知有生死榮辱。而惟知有天顯。皆奇人奇致。迄今追其事。而不感激者。其人必不友。

還璧還錢

存業五編

十

魯邠成子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送之以璧。成子退謂僕曰。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送我璧。寄之我也。若是觀之。衛其有亂乎。過衛三十里。聞甯喜之難作。穀臣死之。成子還車而臨。三舉而歸。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居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返其璧。閭敝爲第五常祿。常被徵。以俸錢百三十萬寄敝。敝埋置堂上。後常舉家病死。惟餘孤孫九歲。常未死。閭曾說有錢三十萬寄祿閭敝。及孫長大。往求數。敝見之悲喜不勝。卽肅取故物還。

孫孫口祖惟言三十萬。無百三十萬。敞曰。府君遺志耳。夫世人財利。昧心存。公易念。誰能絕貪私而篤故舊。遇其子孫。猶依依不改者乎。郗成不過邂逅杯酒之交。間敞不過一時供職之屬。數十年猶還璧還錢。於其子孫。卽世受深恩者。未聞若斯。真千秋之高誼已。

讓生

齊戎夷如魯。天大寒。與弟子宿郭外。寒愈甚。謂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我與子衣。子活。我國士也。爲天下惜。死子不肖。其與我衣。弟子曰。夫不肖人也。又烏能

存業五編

主

與國士衣哉。戎夷嘆曰。道其不濟夫。解衣活弟子。而自束死。燕羊角哀。左伯桃。聞楚平王賢。往楚遇雪。道阻糧盡。伯桃度不兩全。乃并衣糧與角哀。令往事楚。桃入空樹中而死。夫彼不以生讓師。而此能以生讓友。桃亦畸人哉。要亦角哀盡義。能得人而友之。若戎夷則取友非人於義終有未盡耳。

患難依歸

漢末管秋陽與弟及伴者一人。避亂俱行。天雨雪糧絕。謂其弟曰。今不食伴。則三人俱死。乃與弟共殺之。

因得糧而行。人皆謂秋陽貪生殺生。其罪大矣。孔文舉獨曰。伴也非友也。若管仲啖鮑叔。貢禹食王陽。則不可。噫。斯言豈可訓哉。華歆王朗亦同志避亂。有一人欲相依附。華歆難之。以爲今日輕受。恐後日輕棄。朗曰。幸尚寬。何不可。後賊追急。朗欲舍所携人。歆曰。吾向所以遲疑。正爲此耳。既已納其所托。寧可以急相棄耶。由此觀之。王朗亦幾。秋陽之忍矣。可共患難。歆爲得之。然歆特一時之天理人情未死耳。如文舉果可乎。秋陽則後來舉家之難。可全咎天哉。

存業五編

主

繼踵死義

曹操圖雍丘急。雍丘郡將張超曰。臧洪天下義士。終不肯降。當來救吾。時洪爲袁紹表用。而舊嘗爲張超功曹者。洪果徒跣號泣。請兵袁紹。紹不從。雍丘潰。超死。洪怨紹。瞋目數紹之罪。紹興兵攻殺之。陳容時在紹坐。諫紹。紹怒曰。爾非臧洪儔。空復爾爲。容曰。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遂亦見殺。晉惠攻成。郡王穎。穎都督陸機戰敗。機與宦者有隙。遂譖機於穎。穎怒。令收機。及機弟雲皆殺之。機司馬孫拯亦逮。

獄吏掠拯數百兩。踝骨見。終言機冤。官令族拯。拯門人費慈及宰意。曰。君義不負二陸。僕義安可負君。極言拯冤。官又殺之。夫臧洪孫拯。戀故主之恩。而以死相殉。其守義固已難矣。乃陳容費宰三人。即付臧孫之難。於不顧。豈盡傷義。而亦相繼而死。豈非奇事哉。可以不死而死。以視遺君父之難。當死而不死者。不愧殺若輩乎。

感義叔堊

平陵曹叔。在吳章門下。章為王莽所殺。弟子皆更名

存業五編

主

他師。莫敢收堊。故為司徒掾。獨稱吳章弟子。收堊章屍。梁與譚李固杜喬。與妖賊通。遂收固喬下獄。並死獄中。吳與喬屍。令有敢臨者加罪。固弟子郭亮。故掾楊匡。並上書乞收二公骸骨。向雄事鍾會。會誅雄。收殮營堊。晉王召雄責之。雄曰。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枯骨。今王誅既加。於法已盡。何為讐枯骨。為將來仁賢之資乎。晉王善之。夫為君父而奮不顧身者有矣。為其師。為其友。為其長吏。而奮不顧身者則不多見。此五人者。亦當之氣。知有恩義。而不知有利害。其

有感於樂布哭彭越之義乎。真足以風澆薄之末流也哉。

施恩食報

趙簡子有兩白驃。甚愛之。胥渠居廣門之官。夜有款門者。曰。胥渠有疾。醫曰。得白驃之肝則生。不得則死。董安于御側。曰。胥渠也。覲吾君驃。請即刑。簡子曰。殺人以活畜。不如殺畜以活人。於是殺驃取肝以與之。無幾何。趙興兵攻狄。廣門之官。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獲甲首。趙宣子至翳桑。見途人靈輒。不食

存業五編

主

三日。遂食之。輒食而留半以遺母。宣子使盡食。而以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後靈公謀殺宣子。而輒造在伏兵之內。遂倒戟以禦公徒。而宣子獲免。二公常境。特觸於一時之不忍。遂憐而惠鮮之。卒然而應。何嘗有市恩希報之想。乃竟以收莫大之報。人亦寧過於厚過於愛而已矣。

留恩固結

趙簡子命尹鐸理晉陽。欲其為保障。不為繭絲。鐸至晉陽。損其戶數。意蓋輕賦稅。舒民力也。簡子屬襄子。

曰如晉有難。必以晉陽為歸。後智伯率韓魏攻趙氏。襄子出走晉陽。智伯圍而灌之。城中沉寃產蛙。民無叛意。孟嘗君遣馮煖收責於薛。詰貸而不償者。馮性召貸者合券。因矯命以責賜民。悉燒其券而回。孟嘗不悅。馮曰。為君市義。令薛民親君耳。及就邑。薛民扶老携幼。爭迎百里外。竟保全無禍。終於薛為薛公。夫鄙人何知。以嚮其利者為有德。古今皆然。今公府之徭稅。海加私家之責。直竊索。宜編戶之怨。深骨髓也。民之緩急。無以恃我。我之緩急。獨可恃民乎哉。

存業五編

孟

救荒

慮坦為江淮時旱。儉穀價日增。或請抑其直。坦曰。河部地狹。穀少。仰食他州。若直賤。商不來耳。不如任之。既而賈米全至。米價頓平。趙抃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涌貴。諸州皆禁增價。公榜衢路。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商賈輻輳。米價更減。民無饑死者。浙東大饑。王淮薦朱熹提舉浙東。朱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載米至。獨其征米。遂極果。大商賈趨利。貴則米賤。則去。物價因時。少則賈多。則賤。或高其價。免其稅。以招商。或

川仁術。巧抑其價。以利民。皆為救荒者法。周忱撫吳中。蘇松大饑。忱廉得江浙湖廣大稔。令人索金至彼。故抑其直。不賣。因揚言吳中米價甚高。大賈遂載米數百艘來集。忱乃下令。盡發官舊廩貸民。半收其直。米價頓減。只得賤糶。復糶以實舊廩。此又巧行其平糶者也。

寬嚴因地

柳仲郢為京兆政嚴。後出河南政寬。或問之。曰。輦轂之下。先彈壓。郡縣之民。先惠養。崔郾治陝。經月不笞

存業五編

宋

一人。及治鄂。嚴法不貸。或問之。曰。陝土瘠。民勞。撫之猶恐擾。鄂土沃。民剽。雜以夷俗。非威莫制也。世人寬嚴。皆任性而行。不能因地而施。因地而施者。如周官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柳崔二公近之矣。

情不勝法

漢蘇章為冀州刺史。有故人為清河太守。犯姦。章行部。請太守宴。陳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

日異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正其罪。唐張鎮周爲舒州都督。舒州爲張故鄉。到州就本宅召親友酣宴。如布衣時。凡十日。旣而贈金泣別曰。今日鎮周猶得與故人飲。明日則舒州都督治百姓。官民體隔。不復得交遊。自此犯者一無所縱。境內肅然。晉荀晞從母弟求爲將。晞距之曰。吾不以王法貸人。無貽後悔。強之乃以爲督護。後犯法。晞杖節斬之。旣而素服哭之。泣曰。殺卿者兖州刺史。哭弟者荀道將。宋曲端爲涇原都統。有叔爲偏將。戰敗誅之。旣乃發喪祭之。曰。斬

存業五編

三

副將者。涇原都統制也。祭叔者。侄曲端也。情法固宜。兩盡。然情終不勝法。蘇張先情後法。荀曲先法後情。人或譏其盡情者。要譽鄉黨。盡法者。要譽朝廷。然總之。罰不貸親。皆能以公滅私。是爲難耳。

爲民力拒權貴

章聖梓宮。葬承天。道經山東。諸內臣牌卒。鞭叱州縣。官宣言供帳不辦者。死。意恐嚇以錢。武定知州唐侃。因同事者皆逃去。奮然昇一空棺。置旁舍中。及索急。乃謂曰。吾與若諸錢所受錢。乃引之旁舍中。指棺示

曰。吾已辦死來矣。錢不可得也。羣小愕然。不能難。事竣。諸逃者罷。而侃受旌。世宗時。威曉郭勛。怙寵在外。率遣人市南物。逼脇漕總。領俵各船。分載入都。牟利。漕運由此壞矣。劉璽時爲漕總。乃預置一棺於舟中。持刀指諸很幹曰。毋以若貨犯吾舟。犯卽殺之。吾亦自殺入棺。以明若輩之害吾軍也。諸幹懼而退。亦終不能害公。夫人當大利大害關頭。忍於輕擲民財。民命以依阿徇人者。摠爲戀一官而然。唐劉二公死。且不避。何有一官。勿論所持者正。所全者多。卽其氣

存業五編

三

已吞羣小而而餘矣

才各有宜

黃霸爲潁川守。力行教化。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及爲丞相。功名損於治郡。丰采反出丙魏之下。薛宣爲左馮翊。聲跡奕奕。爲吏師表。後遷御史。竟以苛察失名。此宜於小。不宜於大也。龐統爲耒陽令。不治免官。魯肅遺書曰。統非百里才。使處治中別駕之任。方能展其驥足。先主因與談大器之。蔣琬除廣都事。不先主欲罪之。諸葛亮曰。琬社稷之器。及事後主爲

丞相功業容與亮比。此宜於大而不宜於小也。古來惟聖人小大咸宜。可以賓門納麓。可以宅揆登庸。可以委吏乘田。可以司寇攝相。其餘才各有限。不能強人是惟善持衡者。因材而器使之。國家何患不治。

器各先定

張耳陳餘爲秦索急。變名姓爲里監門。里吏嘗笞餘。餘欲起耳躡之使受笞。吏去耳引餘于桑下。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餘卒敗死。泚水上而耳專漢。富貴壽考非偶也。管寧華歆同

布業五編

元

席讀書門外有乘軒過者。欲棄書往觀。寧耻之。割席曰。子非吾友。嘗共鋤菜。見地有金。寧揮鋤不顧。與瓦石無異。歎捉而擲之。其不顧者。直是忌情。擲則矯情。而其隱莫測。卒之歆事操殺。伏后爲漢逆賊。寧避曹養晦。請詩書習俎豆。學者宗之。繇前二人在忍不忍間分優劣。由後二人在靜與動直與矯間分優劣。必能忍而後成功。必澹寧而後成品。皆于其初定之所

識量

狄仁傑素頗輕婁師德。數擠之。而師德則薦仁傑於太后。既入相而仁傑不知。太后問仁傑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太后曰。卿乃師德所薦也。亦可謂知人矣。仁傑出曰。婁公盛德。吾不得窺其際也。寇準數短王旦於帝。而旦於帝前亟稱準及準罷。託人語旦求爲使相。旦拒曰。吾不受私請。準深憾之。已而除準節度使。同平章事。準入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旦所以薦準。準愧歎以爲不可及。夫狄寇二公。唐宋傑然人物。尚不能知人。而

存業五編

子

爲人所知。不能容人。而爲人所容。則識量誠難哉。人須進德如婁王可矣。

刑賞識拔

韓信初爲漢連敖。坐法當斬。其僞十數。皆已就刑。至信信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而斬壯士。滕公奇其言貌。釋弗斬。與語大說之。言於漢王。以爲治粟都尉。狄仁傑初授并州佐。時闕立本黜陟河南。仁傑爲人誣告。立本一見。卽驚謝曰。仲尼觀過知仁。吾觀足下。可謂海曲明珠矣。特薦於朝。還并州法曹。

人知蕭何識韓信而不知滕公尤識於先人知婁師德識狄仁傑而不知閻立本尤識於先夫以開漢之將軍復唐之國老而能驟焉物色於法案之下豈非具眼者哉

受誣不辨

西漢直不疑爲郎有同舍郎二其一郎告歸誤持同舍郎之金去同舍郎以誣不疑不疑不辨買金償之亡何而告歸者至乃返金於同舍郎同舍郎大慙時人皆服不疑爲長者東漢卓茂乘馬出有失馬者認存案五編

三

其馬以爲已馬茂不辨慨然以馬與之史稱其寬厚近於仁犯而不較鄰於恕夫直卓之高誣誠可爲澆世風乃論者識其蒙垢以求名非聖賢大中之道然而爲此亦甚難矣非有豪傑堅忍之力者不能也

不顧私恩

漢左雄薦周舉爲尚書後復薦馮直爲將直坐贓受罪舉以此劾雄雄曰進君遠以自伐也舉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爲司馬厥以軍法戮宣子之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我選厥也任其事今君不以舉之

不才而誤升諸朝不敢阿君以爲君羞雄謝曰是吾過也崔洪爲吏部尚書薦卻詵爲左丞詵後糾洪洪謂人曰我舉卻丞而還奏我是挽弓自射也詵聞曰昔宣子選任韓厥厥戮宣子之僕而宣子悅之今崔族舉才我以才用各明至公何故私言乃爾洪聞言而重之周卻二公不徇情而徇法皆有韓司馬之風若後世則卿感私恩曲護無所不至况肯面許其過乎認過舉才

葛端肅爲秦左藩入覲有小吏註考老疾當罷公於存案五編

三

京師得面交乃見太宰復爲吏請留太宰曰計簿出自藩伯何自怠也公曰邊吏去省遠甚注考止據文書今親見其人壯正堪驅策方知誤注不敢使小吏受在太宰驚服曰誰能於吏部堂上自實過誤郎此是賢能第一矣時論兩賢之又有陸太宰秉銓黜陟自由絕不關白臺省時孫公丕揚居省以專權劾之陸既落職辭朝遇孫公因揖謂曰承科長教甚荷相成第今日吏部之門囑托實衆不專無以申公道此似誤矣孫沉思良久曰吾過矣即日草奏自劾失

言而力薦陸。時論兩賢之。茲四公者。不沒人長。不護已過。不避嫌疑。不存形迹。皆可以風世。而為葛公孫公則尤難矣。

不謁相

韓琦當國時。馮京知制誥。數月不一見。琦謂其傲。以語京之婦翁富弼。弼使往見之。曰。公為宰相。而京不妄詣。乃所以重公也。焉敢傲哉。司馬光薦門下劉安世館職。因謂曰。知所以相薦否。劉曰。獲從公遊。舊矣。曰。非也。光居閒時。賢問訊不絕。光位政府。賢獨無書。

存業五編

三

此所以相薦也。夫京與安世。自處固應如是。韓公責人往見。其視司馬公何如。此王旦為相時。所以惜張師德有士行。而兩及吾門。韓昌黎三及宰相之門。書三上。而宜其不報也。

清約可畏

袁淑德候李僧伽。必先減僕從。然後入李門。曰。見此賢令。吾羞對軒冕。李德林亦父喪。正嚴冬。單纓徒跣。自駕靈輿。崔謚將候德林。從者數十騎。比至門。減至五騎。云。不得令李生怪人薰灼。蓋人知緼袍慚對狐

貉。而不知極濃郁之人。對極淡素之人。反覺面目可憎。所以仁義之愚。輿馬之飾。原憲不忍為。賜氏也。士自處宜當。

范滂遷光祿主事。時陳蕃為光祿勳。范執公儀詣陳。陳不止之。范懷恨。投板棄官而去。郭有道讓陳曰。范孟博豈宜以公禮格之。今成其去就之名。得無自取不優之議。仲舉乃謝孟博。裴解為陝府錄事。時李汧公充觀察。始至官。屬謁訖。令別召裴錄事。坐與語。且云。少頃有燕。隨判官同赴。及燕。三召不至。公怒。召讓

存業五編

三

之。解曰。中丞府中。自有賓僚。下吏安敢同之。解退。汧公命駕訪之。遂置賓席。云。夫君子氣節固當持。名分亦當守。解堅自卑。執人愈益推崇之。若范之處下。矜高。祇自隘耳。豈困東漢之風。而然乎。

物價錄上轉移

宋仁宗以珍珠賜張貴妃。時宮中諸嬪爭欲之。乞旨和買。緣此京師珠價騰踊。上知之一日。於別殿賞牡丹。妃嬪畢集。貴妃後至。多飾珠以誇同輩。上望見。以袖掩面曰。滿頭白粉。都無忌諱。貴妃慙。起易之。乃

大悅。賜各簪牡丹一枝。自是宮中不簪珠。珠價大減。王導初渡江。相晉國家帑藏空竭。惟有練布數千端。導與朝士謀。各制練布單衣服之一。一時士人翕然相效。競服練。練遂踊貴。令司藏者賣之。每端至一金。因稍充國用。一時之憎厭幾何。而物之貴者。可使賤。忽於奢靡之中。轉爲儉朴。一時之奸尚幾何。而物之賤者。可使貴。忽於窮絀之饑。濟以變通。風俗之侈約。國計之饒乏。繫於上之愛憎。若此。其可忽諸。

增竈減竈促更延更

存業五編

三

魏龐洵攻韓。齊孫臏救韓而先走魏。洵聞之。去韓而歸。臏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洵行三日。大喜曰。吾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以者過半。乃與其輕銳兼程逐之。孫臏至馬陵。夾道伏兵。洵至萬弩俱發。洵死。魏軍羗寇武都。遷虞詡爲武都守。羗率衆遮詡于陳倉。詡宣言上書請兵。須到乃發。羗聞之。乃分鈔旁縣。詡因其暫散。日夜兼行。令軍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虜見竈日增。謂羗兵來迎。不敢追。既到郡。用計掩擊。大破之。馮贛初知

許州。會爲蜀山命數千。大驍虜劫。夜攻州城。贛曰。此賊二合之衆。可恃重鎮之。旦將自潰。使騎兵守諸門。贛上城。遣密令掌漏者促其更籌。未夜分。擊五鼓。賊驚。遂縱兵迫破之。呂翰據嘉州。叛曹翰攻奪其城。叛賊復約三鼓來襲。翰覘知。密戒司更延緩。向曙猶二鼓。賊衆不集而潰。因破之。夫師行一也。孫臏減竈。虞詡增之。禦賊一也。馮贛促更。曹翰延之。或強而示之弱。弱而示之強。或緩而示之急。急而示之緩。蓋兵不厭詐。無非疑敵以取勝耳。

存業五編

三

靜次勝死決勝

劉錡順昌之役。以五千人。敵兀末數十萬。敵營暮鼓震天。喧聲徹曉。而我城中肅然。不聞鷄犬聲。識者便知其必勝。曹瑞用兵。整暇賈同。按邊問從兵安在。曰。已具矣。既出就騎。甲士三千環列。初不聞人馬聲。識者便知其必勝。秦穆爲殺與彭衙之敗。復用孟明伐晉。孟明濟河焚舟。以示士卒必死之意。果取晉地。封殺屍而還。項羽救趙。引兵渡河。沉船破釜。持三日糧。示士卒必死。與秦軍九戰大破之。蓋兵法以治待亂。

以靜待譚。劉曹得之以制勝。可見天下事。未有不得之沉靜者。兵法置之死地而能生。焚舟破釜。作不旋踵之計。未有志堅誓死而事不克濟者。

驕功取敗

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歸謂其僕曰。屈瑕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瑕至羅。果以不設備而敗。蓋以其狙於蒲騷之役。恃其伐絞之功。自用而忽羅故也。用單將攻狄。見魯仲連。仲連曰。將軍攻狄不能下。單曰。臣以鄆墨破亡餘卒。下萬乘之燕。復齊之墟。今攻狄不

存業五編

下。何也。弗謝而去。攻三月不克。單懼復問連。連曰。將軍在鄆墨。坐則織簣。立則杖鉞。爲士卒倡。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所以破燕。今將軍束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大凡驕矜則有輕敵之心。逸樂則無慮患之意。若此者。皆因平日功高志得意滿。遂不能善其後。故必持盈以圖終。乃爲善處功名。

國難乞援

伍員與中包胥友。楚平王殺員父。員奔吳。因別包胥

曰。我必覆楚。包胥曰。子勉矣。我必復之。員果以吳師破楚。包胥如秦乞師。秦師不出。包胥立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飲食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乃出師。遂復楚國。尹子奇圍睢陽。城中食盡。時進明擁兵臨淮。張巡令南霽雲犯圍告急。進明具食延之。霽雲泣曰。睢陽不食月餘矣。吾雖獨食。不能下咽。大夫坐擁強兵。不爲分災救患。可謂忠臣義士乎。因醫落一指。以示進明曰。霽雲不能達主將之意。請留一指以示信。二公視君國之難。不啻剥膚之災。故一腔之

存業五編

美

忠誠哀痛迫切如此。獨其間有幸不幸焉。申幸而遇秦。異國猶能感動。南不幸而遭進明。並大唐之臣。而置之隔膜也。豈非逆賊哉。

殉身救國

楚圖宋急。晉景欲救宋。使解揚堅宋勿降。謂晉兵且至。楚執解揚。因厚賜之。使反其言。令宋急下。揚給許之。楚乃乘揚樓車。使宣令於宋。揚倍楚約。直致晉君之命。楚將烹之。揚曰。既受君命。有死無二。遂得免。漢景時。吳楚反。將興兵西向。齊從亂。齊不聽。三國兵

圖齊。齊使路中大夫告天子。天子復令路中大夫告齊堅守。漢兵且破吳楚矣。三國劫路中大夫盟。令反言漢破矣。齊宜急下。路中大夫許之。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大尉擊破吳楚。將引兵救齊。齊但堅守毋下。三國將誅路中大夫。會兵破三國。遂解齊圍。唐劉感鎮涇州。薛仁果圍之。感出戰大敗。爲仁果擒。果令感諭城中速降。感至城下大呼曰。賊餓餒。人在旦夕。秦師四面將集。城力勉之。果怒遂殺感。三人者。或救人之土地。或自救其土地。皆知有君而不知有身。雖身臨鼎鑊。而愈堅君國之壽。其生其死。有幸不幸焉。而義烈一也。

倚虛善救

魏伐趙。齊孫臏謀救趙。不走趙而走魏。曰。批元倚虛。則勢自爲解。引兵疾走大梁。彼必釋趙而自救。魏果因齊兵逼境。旋與齊戰于桂陵。魏師大敗。而趙竟以全僕。固懷恩入寇。楊志烈發卒五千。謂栢文達曰。君但將之以攻靈武。則懷恩有反顧之慮。此救京師之奇策也。文達進攻靈州。懷恩遂歸。而京師以全。北虜

圖棗陽急。趙方料虜空巢而來。若倚其虛。則棗陽之圍自解。遣兵分二道攻唐鄧二州。設伏掩擊。虜至三面受敵。大敗而去。而棗陽以全。不直赴趙而攻魏。不直赴西京而攻靈武。不直赴棗陽而攻唐鄧者。此秦秋晉人救宋。吳子救蔡之義。所以爲善救也。

假手誅叛

曹瑋知涇州。號令嚴明。西人憚之。一日方召諸將飲。會有叛卒數千。奔賊境。候騎報至。諸將相視失色。公言。咲如平時。徐謂候騎曰。實吾命之。其勿顯言。於

存案五編

平

是佈聞於西人。西人以爲襲已。盡殺之。統制鄴瓊率其部卒叛歸劉豫。張勳公方宴僚佐。報至。滿座失色。公色不變。樂飲至夜。乃爲蠟書言事。可成。成之不可。成速全軍以歸。遣死士持以遺瓊。而故爲虜獲。虜得書疑瓊分隸其衆。困苦之。邊賴以安。夫叛將叛卒。與叛臣叛奴。皆罪不容誅。然茶已他投矣。欲誅何繇。必知二公之大識大謀。以計殺之。而後紀綱風俗可正也。

馭客兵

漢末李傕時。召羌胡數千攻郭汜。以御物繒絲與之。

又許以宮女。羌胡數來闕省門曰：天子在中耶？宮人美女安在？帝患之，使賈詡設方計。詡乃密呼羌胡大帥飲食之，重以封爵重寶。于是乃引去。唐回紇還國，恃功恣睢，所過剽傷，供餼不稱，輒殺。人李抱玉將饋勞，賔介無敢行。馬燧自請，豐辦具，先賂酋與約，得其旗章爲信。犯令者得殺之。燧又取死囚給役左右，小違令輒戮死。虜大驚，至出境無敢暴者。夫邊鄙多事，則苦兵不足，不足召客兵可也。何至召胡兵爲國大害也？此二事可爲駕馭客兵之法。

存業五編

聖

陶晚習氣

伯牙學琴於成連，三年不成。成連曰：吾師方子春在東海中，能移人情。乃與伯牙俱往，至蓬萊山，留伯牙曰：子居習之，遂刺船去。旬時不返。伯牙延望無人，但聞海水洞湧，山林杳冥，愴然嘆曰：先生移我情矣。乃援琴而歌，水仙之操。曲終成連回，刺船迎之以還。伯牙遂爲天下妙矣。唐段師善音樂，德宗召見，令康崑崙彈一曲。段師曰：本領何雜，兼帶邪聲。崑崙大驚，上令師授崑崙。師奏曰：且請崑崙不近樂器十數年，忘

其本領，然後可教詔。許之。後果窮段師之藝。太海水洞湧以移情。十年離樂器以忘本領，乃可以除胸中之宿物。而陶平日之俗氣，習三藝且然而況學道治文者乎。

官聲知君

煬帝將幸江都，樂工王令言子當從行，忽於戶外彈胡琵琶。時令言臥室中聞之驚起，急呼其子曰：此曲與自何時？其子言頃始有之。令言歎歎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返。子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官聲往

什業五編

聖

而不返。官者君也，是以知之。帝果於江都遇害。明皇燕會五王，奏伊州等樂，衆皆舞蹈稱善。獨寧王聽之不悅，起曰：斯曲也，官離而少微，商亂而加暴。君勢卑，臣事僭，發於忽微，形於聲音，是將有播越之禍。國其不免乎？上默然。後果有漁陽之變。觀此則聲音之道，果與政通。吳札觀風，知各國之興替。師曠吹律，識不競之南風。所由來矣。豈千載而後遂絕無知音者耶？

聲音退賊

劉琨在晉陽，爲胡騎圍城窘迫。琨乘月登樓清嘯，賊

聞之皆凄然長嘆。中夜奏胡笳。賊流涕歔歔懷歸。而曉復吹。賊棄圍而走。王琛爲秦州刺史。諸羌屢叛。琛有婢朝雲。善吹箎。爲塹上聲。琛令假爲貧嫗。以吹箎乞諸羌。羌聞之悉流涕曰。何爲棄墳井聚山谷也。相率來降。劉峙避亂塢壁。賈胡數百欲害之。峙拔箎吹。爲出塞入塞之聲。以動其歸思。羣胡垂泣而去。夫賊不可以言論。而可以音感。不可以威劫。而可以情動。三人皆能以一時聲氣。勝數萬甲兵。此奇事亦佳事也。推此則聖樂之能和神人。舞鳥獸。豈誣哉。惜乎今存業五編

持體

嵇紹爲侍中。詣齊王冏咨事。冏設宰會。召客共論。客白冏。侍中善絲竹。可令操之。遂送樂器。紹推却不受。曰。紹雖官卑。職條常伯。操絲比竹。樂官之事。不可以先王法服爲伶人之業。今逼高命。當釋冠冕爲之客。不自得而退。唐高太子宴集。命諸官臣擲倒。擲倒者。相撲而仆戲也。次至王及善。及善曰。擲倒自有伶官。臣若奉令。恐非所以羽翼殿下也。太子謝之。二君皆

能自持體統。不屑爲浮沉倂仰之態。苟降體趨承。則媚悅何所不至。雖驢鳴高麗八風舞。皆爲之矣。

近臣力爭君欲

趙烈疾好音。謂公仲連曰。歌者槍石二人吾愛之。各賜田萬畝。連諾而不與。烈疾屢問。連乃稱疾不朝。或教連進佳士。連遂進三人。一陳仁義。一舉賢才。一節財用。烈疾喜。謂連曰。歌者之田且止。魏大武校獵西河。詔古弼以肥馬給騎士。弼故給弱者。上大怒。欲還臺斬之。弼屬盡懼。弼曰。使君盤遊不造。其罪小。不備

存業五編

聖

不虞其罪。大今北狄南虜大可憂。故選肥馬以備軍實耳。罪自我。卿等無咎。上聞而喜。後唐莊宗好蒲博。嘗預錢給伶人。而張承業主錢不可得。莊宗置酒錢庫集飲。命伶人爲承業起舞。舞罷。承業出帶馬爲贈。莊宗語承業與錢一積。承業曰。國家錢非臣得私。且受先王顧命。誓雪國耻。惜此錢以佐王霸業耳。若財盡兵散。豈獨臣受禍也。莊宗乃止。夫古今近臣。於君未有聲樂狗馬博戲之萌。尚先意誘之。况既有聲樂狗馬博戲之萌。不因而達之者。無有也。而謂君須田

須馬。須錢。有能與之爭者哉。連以不爭爲爭。弼以爭爲爭。承業以內宦爭尤難。皆知有國不知有身者。小事如此。大事可知矣。

小節覘人

樊仙叛吳。吳王召問潘濬。濬請五千兵往。足可擒仙。吳王曰。何以輕之。濬曰。仙嘗爲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一節之驗也。權遣濬往。果斬之。宋御史臺有閹吏。視中丞賢則橫其挺。不賢則直其挺。范諷爲中丞。閹吏造報事。范視其挺。

存業五編

聖

直立問曰。汝挺何直。吏初請之苦問乃曰。昨見中丞召客。親諭庖人。指揮數四。庖人去。復呼叮嚀。凡役人授以法。不如法則刑。何事喋喋。中丞宰天下。事不止一庖之任。皆能如此勞乎。某心非之。不覺其挺直也。范咲且慚于潘濬之咲。樊仙可以知將。于閹隸之咲。范諷可以知相。

刺客賢

漢杜林客河西。拘於隗囂。而不肯屈節。囂惡之。林弟卒。囂聽其持喪歸。而遣刺客楊賢遮殺之。賢見林身。

存業五編

聖

推鹿車。自載弟喪。嘆曰。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遂去。張浚議征苗。劉次秀州夜坐。警備甚嚴。忽有一客至。前出紙懷中曰。此苗劉募刺公賞格也。浚問欲何如。客曰。僕讀書知逆順。豈有身爲賊用。特恐爲備不嚴。有繼至者耳。公問欲金帛乎。咲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留事我乎。曰。有老母在。不敢留。攝衣躍瓦。宵步趨角。見盾篤於君臣。乃止。相同。秀州客刺張浚。與延州客刺韓琦。止取金帛。去者亦相同。可見德足感人。人雖不肖。不類。而天理民彝之終不可泯也。何力士中無義士哉。

僕隸可人

溫公獨樂園。子呂直者。春時人遊洛中。園子例應得錢。至閉園日。與主平分。一日呂直持錢十千納公。公曰。此自汝錢。可持去。再三欲留。公怒遂持去。曰。只端明不愛錢。後十許日。見園中新剋一井亭。問之。乃前日不受十千所剋也。山公雲。鎮廣西。語一老隸鄭牢曰。世謂將不忌貪。今粵西饒貨利。可取否。牢曰。公物。

到如新潔白袍。一沾汙。如白點墨。終不可滌也。公又曰。土夷饋獻不納。必致疑忿。奈何。半曰。居官贖貨。則朝廷有重法。乃不畏朝廷。而畏蠻子耶。公笑納之。竟以廉操終。溫僕能守已之清。山隸能致主之清。皆不多見。其與御史臺前提之老隸。及蕭領士之僕。甄琛之奴。韓魏公之老兵。同一狡狡。誰謂僕隸中無人耶。

馭邊

曹操以裴潛爲代郡守。服烏丸單于之亂。操美其治。代功遂遷潛。潛曰。後來者必以潛治過嚴而加寬惠。

存案五編

過寬必弛。既弛。又將攝以法。此怨叛所由生也。以勢料之。代必復叛。未幾單于果反。魏以陸侯爲懷荒鎮。將高車訟侯嚴急。無恩。復請前鎮將郎狐代侯。侯曰。不過期年。郎狐必敗。明年高車果殺狐而叛。帝召侯問之。侯曰。高車不知上下之禮。故臣制以法。乃訟臣無恩。而稱狐美。狐獲還鎮。悅其稱譽。專用寬恕。無禮之人。易生驕慢。狐必復以法裁之。衆心怨對。必生禍亂矣。帝然之。昔鄭子產戒子太叔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人。其次莫如猛。火烈民畏。故鮮死焉。水弱民玩。

則多死焉。大叔不忍猛而寬。是以致荏符之盜。故孔子有寬猛相濟之說。

勘破世情

何叔度子尚之。爲吏部。告定省。傾朝送之。叔度問曰。汝歸時。送別可有幾客。答曰。殆數百人。叔度咲曰。此是送吏部。非送何彥德也。皇甫謐從姑子梁柳爲城陽太守。將之官。或勸謐餞之。謐曰。柳爲布衣時。過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菹菜。今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輕梁柳也。夫勢炎則驤逐。勢冷則門羅雀。從古俗情皆然。亦何足怪。惟何叔度。皇甫謐冷眼看破耳。

國計

李吉甫爲相。撰元和國計簿上之。總計天下方鎮州府縣。現今戶稅實數。比天寶年間戶稅。四分已減其三。現今天下仰給縣官者。八十二萬餘人。比天寶年間人數。三分又增其一。陳恕爲三司使。真宗命具中外錢穀大數以聞。恕詰而不進。上屢趣之。恕終不進。上命執政詰之。恕曰。天子富於春秋。若知府庫之充。莫恐生侈心。夫國計所關至大。君相所宜並知者。乃

一則上未問而必進。一則上數問而不進。其進者欲以勸上之憂心。其不進者欲以防上之侈志。雖皆大臣之深心。然賦臧用增。進之固足啟朝廷之濬約。卽至於倉盈府羨。恐上漸生泰淫。豈格心大臣獨無防微杜漸之術乎。而第以陳平不荅漢文錢穀之問。爲得相體。而漫不奏聞。預以陳閉。則未知其諛之應然與否矣。

憎而知善

陳恭公素不善歐陽公。其知陳州時。歐自穎過陳。陳

存業五編

兗

拒不見。後陳爲首相。歐爲學士。遂不造其門。人何而陳出知亳州。歐嘗草制。陳自謂必不得美詞。至云杜。却掃。善選權勢以遠嫌。處事執心。不以毀譽而更變。陳大驚喜曰。使與吾相知深者。不能道此。吾恨不早識此人。趙叔平與歐陽公同館。趙重厚寡言。歐意輕之。知制誥日以趙不文。除天章閣待制。會歐甥女事發。語連歐。將文致歐罪。趙乃上言。修以文章爲近。臣不可以閨門曖昧之事。輕加污蔑。臣與修踪跡素疎。修待臣薄。所惜者朝廷大體耳。二公皆憎而知善。

者。不惟存厚道於一心。實以明公道於天下。世之受人喻。索人瘼。落井下石者。視此魏死矣。

匪人幸不幸

晉陳述爲王敦掾。甚見愛重。及死。郭璞往哭之。哀。乃呼曰。嗣祖焉知非福。頃敦作亂。明帝征破之。其黨錢鳳。沈充俱伏誅。使述不早逝。將與鳳充俱戮矣。五代蕭道成謀篡宋祚。褚淵實陰附之。道成卽位。以淵爲司空。賀客滿座。其從弟炤嘆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爲一名士耶。

存業五編

幸

嗚呼。嗣祖以得死而免身後之惡名。彥回以不死而喪平生之懿行。豈特存歿所繫。亦賢不肖之大致也。然二人不必深論。獨郭璞之先見。褚炤之直言。其是非已了然胸中。斯足高矣。

荀陳

陳太丘詣荀朗陵。貧儉無僕役。乃使元方將車。季方持杖。後從。長文尚小。載車中。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文若亦小。坐膝前。於時名士相聚。太史奏五百里賢人聚。夫賢人聚於二家。尚爾應。

占假令聚於一朝又何如。以陳氏荀氏尚應德星假令道德高於荀陳者又何如。

處士真屬

謝安素有重名。屢辟不就。人皆曰安石不出。當如之。生何。特安於東山畜妓。簡文聞之曰。既與人同樂。不得不與人同憂。安石必出。殷浩亦有重名。屢辟不就。謝尚王濛相謂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劉真長曰。卿諸人真憂深源不起耶。此言直窺其虛聲。媒出之意矣。蓋安石真率外見。故簡文見其真。深源矯情爲高。故真長識其假。爲處士者。當求如養高有用之謝安。不可如無實益名之殷浩。

存案五編

辛



存案六編分目 目錄左國起句

鄭莊公伐弟 晉侯朝王

祭仲專 晉侯使士句

鄭徐吾犯 晉荀息帥師

晏子曰陳氏 吳太子終累

楚王之在隨 小邾射

鄭人伐滑 莒太子僕

叔向見韓宣子 趙簡子嘆

晉陽之圍 屈到嗜芰

六編分目

楚昭王奔郢 齊助楚攻秦

齊薛公與韓魏 公孫衍爲魏將

秦攻齊 魏公叔痤病

楚襄王爲太子 田單守即墨

魏攻魏取寧邑 秦昭王謂左右

天下之士合從 中山君饗

齊湣王之遇殺

聽潮居存業左國補議六編

江右鰲邑原良鳴



是編因呂氏之議未全柳子之非稍刻間取餘篇闡論量補二書闕文尤慮戰國陰謀人心日壞故策惟採乎近正事則喜於離奇聊任編裁何辭掛漏

左傳

鄭莊公伐弟叔段。遂寘母姜氏于城穎。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穎考叔豈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食母之食。而無母。不可。公曰。爾有母遺。我獨無。穎考叔曰。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我獨無。穎考叔曰。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我獨無。

存業六編

語之效。且告之悔。對曰。若掘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鄭伯將伐許。授兵于大宮。公孫閱與穎考叔爭車。考叔挾輜以走。子都怒射之。顛。夫孝豈易言哉。曾參能守身。閔損能全身。夫子稱其孝。未嘗以純孝與之。而左氏遽純孝考叔也。思失之誣。聳交友不信非孝。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不孝。身體髮膚。尚不敢毀傷。而況戮父母之遺體乎。不能全身守身。而僅飲食其親。則曾元口體之養而已。曾是以為孝。孝為難焉。穎考叔處僚友不能讓。當忿怒不能

存業六編

懲至於殺身而不顧。其大節已虧矣。而援前日區區奉母之故。以予之名高。吾未敢以為然。夫莊公出母於穎而堅之誓。其機未易撥轉。處人骨肉之間。固非口舌所可爭者。考叔穎人。習知其故。而欲曲全其恩。舍羹遺母。殆設以感動莊公之術。未必由衷愛母而然也。即其有獻於公。便有微公賜食之意。俾得申其說而行其計。正如左師觸龍之於趙太后。趙后愛長安君。而不肯質於齊。左師設為托子之計。與之緩頰而談。丈夫亦憐其少子一語。趙后之天。已撥轉于左師之天矣。長安君竟出質于齊。謂左師術能動后。則可謂左師真慈其子。不幾夢語耶。且黃泉之誓。一時亂命。所難得者。悔心之萌耳。悔則機自欲轉。而特藉人以撥之。於此而與誘可也。法諍可也。直違其誓。命使迎母於大內可也。何必掘地踐言。必使隧而相見乎。迂而不情。誕而不經。可哂甚矣。雖然。母子如初。由此也可。不謂仁術哉。以為仁術。則是以為純孝。則非何者。非愛其母而施及莊公。乃愛莊公而施及其母也。論者因其爭車取禍。而譏其見親於羹。不見親於

車不見親於車然矣。彼何嘗真見親於羹也哉。吾於
三氏傳。得靈輒焉。輒不食三日矣。趙宣子食之。翳桑
之下。輒亦舍其半以遺母。當窮餓之極。自救不暇。能
念母而思以遺之。其無所為而為之心。與考叔之有
為而然者不同矣。左氏何不取輒旌之耶。

晉侯朝王。王饗之。命之曰。請。弗許。曰。王章也。與之。
陽樊。溫。原。欒。茅。之田。陽樊。不。服。國。之。舍。焉。呼。曰。德。
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不。服。國。之。舍。焉。呼。曰。德。
晉侯。圖。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曰。原。
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室。也。民。之。所。
庇。得。原。失。信。何。以。庇。之。退。一。舍。而。原。降。之。室。也。民。之。所。
晉文平王室之難。功懋空賞。襄王不許其請。遂。宰割

存業六編

三

地以予之。其與衛賞仲叔繁纓。孔子以為不如多與
之邑。同一顧惜名分之思也。夫衛之邑壤幾何。尚可
多而與之。況為天下共主。而乃靳此區區哉。獨呂氏
之議。謂隧固王章。圻甸亦王章。形勢猶身。德猶氣。人
未有恃氣之克。而置身易成之地者。平王捐岐豐以
封秦。既失周之半矣。以破裂不全之周。子孫猶不知
惜。今日割虎牢界鄭。明日割酒泉界號。襄王又頻捐
數邑於晉。是棄糧於陳蔡之間。揮金于原曾之室。晉
文恐多取以自肥。亦猶奪楫於陳蔡。攫金于原曾。不

存業六編

四

仁甚矣。呂氏為襄周固形勢。其論甚美。而為當時之
救藥甚當矣。雖然。晉周之晉。即予晉田。猶然周田也。
何異乎予邑公叔。謂公叔有之而非衛有耶。凡侯國
之田。諸侯食其稅為祿。轉而輸其賦於王。民什一輸
於諸侯。諸侯什一輸於天子。則諸侯之藏。亦天子之
外府也。襄王未為失計。失在晉文。何者。土田賚有功。
民心歸有德。晉文之功。足以服王室。而晉文之德。不
足以服人民。可以拜賜於上。而不可以強令於下。則
當錫命之初。即拜稽而讓。以示不敢當。人或感其讓
而服。未可知也。乃入天子之邦。據天子之地。威天子
之民。將置天子於何地乎。無德以服陽樊。又無禮以
處倉葛。倉葛乃陽樊之傑。令進而撫柔之。咨詢之。民
譽歸。而民將焉往。不此務而出其民。不已甚乎。如能
庇原。必不伐原。既已張威。而故為示信。其去衛鞅之
徙木幾何。而人猶沾沾於伐原之信。吾不解也。始而
圍。既而降。敵相加而力相勝。以臣拜君。賜而若此。亦
何以榮光簡命也哉。然則襄王雖弱。猶知重隧輕田。
且有以繫陽樊原人之心。依舊德。不至輕背。夫豈

也。若晉文之罪。不惟強割天子之土壤。當請隨時。隱然天子自為也。視楚之問鼎。異乎不異乎。

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將雍糾殺之。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遂告殺雍糾。祭仲殺雍糾。

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國人患之。子南之子弃疾將討焉。汝其居。王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汝命重刑。臣亦不為。王遂殺子南。觀起奔疾。請尺既而疾。

祭仲專鄭。子南專楚。皆負罪於國家。為之君者。便操太阿立斷之。不則咎焉。豈可旁謀於人。且謀諸罪

存業六編

五

人之戚屬。而令其弑觸無計也。豈不誤哉。鄭伯欲殺祭仲。而謀於其壻。壻欲殺嬖翁。而謀於其女。楚子欲殺子南。而謀於其子。雍姬告之。殺其夫。棄疾不告。殺其父。父也。君也。夫也。鼎立為三綱。無可輕重。全彼則害此。全此則害彼。豈非天下之至難處者乎。呂伯恭合二事以為議。謂雍姬棄疾之事。君子之所必不遇也。伐國不問仁人。對孝子而言將殺而父。世所必無。雍糾不忌雍姬而故殺之。楚子不忌棄疾而故告之。則雍姬棄疾之不仁可知也。若是則伯恭曷煩議為。

天下無是理。或有是事。不悉計之。則不周。假令就仁

人而問伐國。仁人遂漢不為應耶。天子父無殺人之

事。士師無執天子父之理。而猶曲為設處曰。竊負而

逃。遵海濱而處。全法因以全親。儒者商榷古事。自應

爾爾。然則為棄疾計若何。曰棄疾當王泣時。何不痛

哭求赦。不則願以身代。歸而痛哭諍父。俾其悔禍。更

弦立陳觀起之罪於王。而撻之市。已則席藁待命。解

柄而歸。國怨庶或可消。王怒庶或可釋乎。雍糾機事

而奪之嬖人。便有殺身之理。況嬖人處此。其難尤甚。

存業六編

六

忽於父。則賊生身之恩。忽於夫。則乖從一之誣。亦惟

有泣告其夫。姑以緩兵。曲求兩全。亟偕母氏哭諫其

父。令解柄而歸。無敢復與國事。或可寬赦於萬一。如

因是以殺其夫。則亦從而殉焉。以明其心。斯亦可矣。

安得起伯恭而質之。

晉侯使士句將中軍。辭曰。伯游長。荀偃將中軍。士句

佐之。使輔起將上軍。辭曰。趙武。又使栾黶。辭曰。臣

不韋。起佐之。栾黶將下軍。魏絳佐之。使趙武將上

軍。韓起佐之。栾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晉國之主也。范宣子

其下皆讓。栾黶遂聽。君子曰。魏絳之讓也。晉國以平。數世賴

之。刑善也。夫士句

世之亂也。君子與小人爭。不特與小人爭也。伐枝以相高。妬能以相軋。樹黨以相敵。而君子與君子爭矣。爭善猶不可。而況爭利乎。凡爭功爭名爭位。皆利也。惟治世則無爭而有讓。休哉重華之廷。四岳推揚。九官拜稽。禹讓稷契皋陶焉。益讓朱虎熊羆焉。垂讓父新。伯讓夔龍焉。太和在廣宇宙。真千古盛事哉。子言禮讓為國。傳言一家讓一國興讓。公卿讓於前。百執事讓於後。君子讓於朝。小人讓於野。觴豆讓而受惡。衽席讓而坐下行。讓路耕讓畔。而國不稱極治乎。然存業本編

而難言之矣。春秋之卿大夫。皆伐技妬能。而各樹黨者也。不謂晉霸代衰之日。而諸臣相讓以成風。如范文子卻克樂書。一戰勝齊。不自以為功。而互相推功。爾時休風千百季一再避矣。亡何范宣子將中軍。讓荀偃。韓起將上軍。讓趙武。宣子敬承文子之風。而能世其讓德。一人讓諸人。皆讓和風被物。所向忻忻。雖傲如樂厭。猶不敢違。若虞賓之歸訟放虐。不能不相從於德讓也。休哉列卿。雖鳴一堂。遂致通國人士。無不豫附。四鄰輯睦。而楚師不敢與爭。晉之霸業。復

與。詎偶然乎。至其後趙鞅攻范氏。區區勝鄭。而簡子遂誇上功。由是蒯聵鄆良。亦爭上功。簡子伐。其下皆伐。不數傳而晉遂裂矣。夫一晉也。讓則盟主之不讓。則瓜分之讓。之於人國豈小補哉。獨不虞漢初諸臣。飲酒爭功。至拔劍擊柱。大損朝儀。開國如此。後來風尚若何。人言西漢雜霸。以諸功臣觀之。其媿於霸也多矣。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思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二子。使女擇焉。子產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趨乘而出。女自房觀之。存業六編

曰。子南欲殺之。抑子南夫也。適子南子皙怒。藥甲見子南欲殺之。子南執戈逐之。子皙傷而墮。子產曰。直鈞切賊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曰。余不忍女殺。有女以違。勉速行乎。無重而罪。

朝有善政。而後楚有善俗。入單父之楚。而見秦漁之俗。知子賤之政善。入中牟之楚。而見馴雉之俗。知魯恭之政善。楚俗之閑國政如此。況同朝而有悖理傷化者。謂無與於國政可乎。羣寮百執之悖理傷化者。謂非執政大臣之責可乎。子南子皙。皆公孫氏也。兄弟爭娶。大戾名義。子南已聘徐女。而子皙思奪之。且思殺其弟奪之。天之予我民。癸大泯亂矣。尚謂國有

政耶。成人有兄。必不爲衰者。聳子高卒成。遂爲衰化。齊長蒲亭陳元弗孝其母。香爲陳人倫孝道。譬以禍福。元感悟。卒以孝。聳。天性之良。固不待法制而興。上復有法制以佐之。曷敢不正。卽彼世祿之家。凌德滅義。而相臣肅風紀於上。教以諭之。政以治之。有不洗心惕志以承風。其何以容於本朝耶。子產曰。是國無政。若能身任其咎矣。旣任其咎。卽力爲之清。鄭風。釐鄭典。申鄭憲以正之矣。難而姑爲雙騎之語。曰。唯所欲與。假令欲于哲。遂與子哲奪弟之婚。易女之醮。悻

存業六編

九

理傷化。非執政爲之教首哉。幸而其女知從一之誼。不炫於盛飾之儀。不鄙乎超乘之致。美于哲而夫子南認義真而持義正。徐女過於東里子多矣。當委禽藥甲之時。子哲已爲子南之警矣。尚得爲子南兄耶。且旣有藥甲之來。自難免執戈之逐。卽有傷而歸之。形不足報殺而奪之意。子哲過大子南過小。直在子南而不直在子哲。乃以爲直鈞。其說何也。夫悖理傷化之事。雖長者不能行於幼。雖貴者不能行於賤。如以罪歸幼賤。則凡居高官。享大年。惟恣其所爲而不

顧人皆莫可誰何矣。豈所以訓哉。由直鈞之語。則是非不明。由罪在幼賤之語。則賞罰不當。然則子產盡非與。曰。不遂于南。無以安于哲。不逮其遠行。無以銷近禍。是又所以安于南也。然何以安于南之室。度非携行不可。而傳何以不詳。設子南行。徐女居。吾思鄭國之刑書。將爲子哲之媒。媾矣。子產其謂何。

存業六編

十

攻人之國。國其地。降其人。可取而不取。雖古王者未之前章。王師非不取。不因利而急取也。叛則誅。降則受其間。有叛彼降此者。則衡以義。未可繁言誅。繁言納。必有說以處此。使受人之降。以獎人之叛。則今日降我。明日叛我。利不補害。得不償失。將焉用之。荀穆子以伐鮮虞之故。圖鼓。是其罪在鮮虞。而不在鼓。明矣。使鼓有罪。雖高壘堅壁。何難攻其所不守。必取而屠之。以彰吾問罪之義聲。若鼓無罪。何不便舍而去。而乃頓師城下。堅不解之圍乎。圍之者必利其城瑕。

可擊虛而下之。而偏使修繕守備以樹吾敵。則何為者。且百計絕餉困之。以速其降。業自請降矣。復卻之。以俟食盡。曠日持久。而不虞敵兵之救援。又何為者。悉怛謀叛吐蕃。以維州降唐。維州唐故壤也。叛吐蕃。正以忠唐。德裕納其降。未為失計。而僧孺持修好守信之說卻之。歸其將卒以戮於吐蕃。亦已過矣。叛固可誅。亦有可原。安知叛鮮虞之非所以忠晉也。雖然始不納叛。非所望於孫吳。繼而降不遽取。非所望於管樂。終而不戮一人。雖湯武王師不是過矣。穆子所

存業六編

十二

其志。不然有不以為宋襄之迂且愚者幾希。
晏子曰。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飲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景公曰。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社家施不及國。大夫不取。公利公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
魯有季氏。齊有陳氏。皆主權旁落其手。勢將分國而有之。然陳氏卒有齊國。而三桓子孫寢微。魯公室亡。惡何也。季氏攘公益私。飲民肥己。魯僅守府。雖失衆而無罪。故民心怨在私家。而憐在公室。公室卒以不絕之綫。與戰國相始終。陳氏四量。視公量皆登一焉。
以家量貸。以公量收。厚施結民。民與舍諸。如魚啖芳餌。羣隊來矣。況又有履賤踊貴以敗之。而陳氏能不代齊乎。宋公子鮑禮國人。竭粟以貸飢。饋貽七十以上。未幾謀弑。而卒有宋國。後漢郭威。入大梁見帝。帝勞賜厚。辭曰。臣將兵在外。凡供億兵食。皆居中者力也。請徧賞諸大臣從之。不知者美威推功於人。識者則以威欲收中外之心。而卒為後周太祖。彼市恩於國。此市恩於朝。謂鮑與威。非陳氏之故智歟。齊景與魯定哀。正弱。孔子語定公曰。君使臣以禮。大權而既

存業六編

十三

窮落矣。何規規於禮之云乎。蓋禮宰制萬物。其為體嚴。其為防峻。上不得倒持大阿。下不得分操威福。等級截然不紊。不謂當時卿大夫亦知及此。唯禮可以已之。甚矣晏子之言似夫子也。使景公而商陳氏於孔子。孔子能舍禮而別對乎。三國馬超。恃先主優待。關略無上下禮。雲長欲殺之。翼德謂當示以禮。明日大會諸將。關張挾刃立直。超見大驚。自是尊事先主。無敢關略。唐李愬破蔡。屯鞠場以待裴度。度至。愬具囊韃迎拜路左。度欲辭。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數

存業六編

三

十年矣。願因示之。使知朝廷之尊。由是觀之。禮誠馭下之經。而節制權奸之善物也。若夫拔劍擊柱。玩藝君臣。乃制綈蕞以尊天子。亦曰唯禮可以已爭。則叔孫通之禮。尚可以救時。而況古先聖王之禮乎。

吳太子終業敗楚舟師。楚國大惕。恐亡。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陽。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為矣。於是乎遷郢於都。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

寡翁之子馬亡入胡。忽數月馬歸。其父曰。何遽不為。子果以好騎墮而折股。人吊之。其父曰。何遽不為。子乎已。而胡人入塞。丁壯戰歿者十九。獨以跛故。

父子相保。所謂禍兮福所倚者。禍至而恐。恐修省。然後能福也。所謂福兮禍所伏者。福至而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寡翁豈置人事於不問。而僅聽渺茫不可知之數乎哉。楚昭時。舟師既敗。陵師復敗。水陸俱困。國之禍患孔棘矣。乃楚能大惕而思亡。所云殷憂放多難興邦。正此時也。子西執政。不為敗軍挫折。反幸其可以有為。倘亦能恐思修省。毅然有與復之志。昭王之不失國也。宜矣。夫遇敗而思。乃能終免於禍。猶之遇勝而思。乃能終保其福。范文子鄢陵之捷。

存業六編

十四

二於戎馬前曰。吾何福以及此。庸知天之不以勝楚。趙襄子伐翟勝。將食有恐。色侍者曰。戰勝而主不怡何也。曰。德不至而福至。謂之幸。吾是以思。夫晉諸卿之善處勝若此。宜其國之能長主齊盟也。今子西之喜。或悔昔之不善處勝。以至於斯。而今乃知所處矣。屬當敗勢。必欲轉敗為功。則不得不翻然有為。第未問昔之不可為者何故。今之可為者何在。且所謂改紀其政。以定楚國。能革僭王之號乎。能成書社之封乎。卒召白公勝以亂楚。又

安能定楚也哉。

楚王之在隨也。子西為王與服以保路。國于脾洩。王所在而後從。王使由于城麋。復命于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賊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時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祖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不能也。

操官人之權。惟相乘。程人之鑒。惟相。子西相楚。大不能知。孔子小不能知。由于詐亂。不能知。白公知人不能。而謂治國能乎。昭王失國。子西脾洩之舉。代王行事。叔拾人心。若公子目夷。為宋襄居守。亦可謂能權。王孫由于子西之懿親。豈不習其人而嫻其能。否。乃

齊業本編

上

不量而使之城。靡將以其能。扈衛雲中。身蹈白刃。遂能躬版築之勞。任奮錡之役。揣高。低度厚薄。物土方。計徒庸。如士彌牟者乎。不知一材也。此罷宜。彼罷弗宜。一罷也。此用宜。彼用弗宜。匠氏於木。榱楠合抱。則梁棟材之拱把小撓者。為榱楠。為榱。榱之榱。非液楠軸解。而肯置之焦爨乎。故一人也。老則優。趙孟則否。一謀也。桀則獲。邑則否。黃霸宜。賴川而不宜。丞相龐統不宜。耒陽而宜。治中能因其幹。罷鴻纖。莫置得所。卽侏儒矇瞍。蓬筚臧施。各有可用。安得用違其才。而

強人以不能乎。使易子西而當雲中之盜。未必能身

冒其戈。易由于而當國破君亡。其不能為王與服而

立國明也。宋神宗時。監司李及登對。上問麥價。不知

他日擇按察。予不知麥價者。宰執請故曰。朕欲知四

方利病。須忠信人。如麥價不知。旋撰一箇對來。有甚

不得。蓋取其不知為不知云爾。自非由于能不旋撰

一高厚焉。以上對哉。由于誠不能也。不能而自謂不

能。不冒居於能。卽謂其能於子西亦可矣。

小和射。以句釋來奔。曰。使季路娶我。吾無盟矣。子路

齊業本編

上

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和。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之。是賞叛也。叛既蒙賞。而我國尤而效之。叛我而奔人。如魯府寶玉大弓。為陽虎盜奔齊。晉是教叛也。所食於利微。所傷於義大。祇自貽伊。感爾。句釋和君之地也。非和射所得有也。一旦以其地奔魯。魯因而利之。其與和庶其以漆閭丘來奔。而季武子受以招盜。春秋訊之前轍。何不鑒乎。設異日小和與問罪之師。求道臣而索其地。魯何以應。此小和射所以必求魯

盟也。如止求魯盟。魯必與之盟。而無辭矣。愚竊怪知射不知有知君。不知有魯君臣。而反知有子路。不信魯國千乘之盟。而信子路一言之約。為子路者。遠乎於異國。繆臣而魯諸名卿大夫所弗逮。即此已榮懷矣。且所要一言已耳。非有艱大望於仲子也。乃知射求之不得。季氏求之不得。冉子代求之。又不得。魯有義而鄭重其言。寧輕吾一死。而不敢輕吾一言。吾自重其言。使魯君臣各自重其義。此非大賢以上能之。

存業六編

七

乎。雖然大賢以上。必不輕身於權門。由不仕魯而仕季氏。不仕衛而仕孔悝。雖云義成其主。而所以為主何人。所以致成何事。可以成。可以無成。成傷勇。其能盡合於義矣乎。

國語

鄭人伐滑。王使游孫伯請滑。鄭人執之。王怒。將以翟伐鄭。高辛曰。不可。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若是則閔乃內侮。而雖閔不敗。親也。鄭在天子兄弟也。鄭武在有大勳。力於平桓。凡我周之東遷。皆鄭是保。子類之。又鄭之由定。今以小忿奔之。是以小怨。置大德也。無乃不可乎。天子諸侯之分。猶冠履之相懸。雖在懿親。不能敵貴。

也。雖有大勳勞。亦藉天子之威靈也。臣何力之有焉。夫功莫周公若。親莫周公若。以叔父對幼冲。必稱王。必稱旦。凜凜於君臣無少越。及遭流言。即辟位居東。以俟王心自悟。至管蔡罪著。成王未嘗曲貸於親。必命周公破斧誅之。蓋大義不得不然也。襄王使人請滑於鄭。已倒持太阿而授之柄矣。鄭文遂執天子之使。如大國諸侯。藐小國附庸然者。大逆不道。尚何言哉。王怒而伐之。固義。但當命大司馬。帥六師以臨鄭。或合列國諸侯助之。何難服此褻爾之區。而乃用狄。

存業六編

太

伐鄭。傷中國之義。而敢後世名虜為援之端矣。富辰不達於大義。若為鄭游說然。沾沾於鄭之親好。鄭之勳舊。以前之微勞為大德。今之大逆為小怨。然則骨肉懿親。身有大勳勞。即執天子之使以行叛逆。而亦可免於誅戮耶。而僅以兄弟恩怨為解。置君臣上下不言。富辰烏得無罪。傳稱周鄭交質。周鄭交惡。又稱二國。呂伯恭以並列周鄭。夷王國於侯國。無尊卑之辨。罪鄭罪周。尤重其罪於左氏。而富辰乃曲為其說。以止伐。不亦等視周鄭耶。且僅言伐鄭之不可。而並。

言引狄伐鄭之大不可也。然則爲甯展奈何。曰其謀止翟伐而後聲鄭之罪於諸侯。命晉侯帥列國之師以討之。鄭雖拔扈。未有不屈於義而服焉者。

大子僕殺紀公以其賢來奔宣公使僕人以書命
 季文子曰苦太子不佞以吾故殺其君而以宝來
 其愛我甚矣爲我予之邑今日必殺無逆命矣里
 革過之而更其書曰苦太子殺其君而翦其宝來
 爲我施之於夷今日必通無逆命矣明日有司復
 命公詰之僕人以里革對公執之曰違君命者女
 亦番之乎對曰臣以成晉筆矣齊其番之也公曰
 寡人實貪非子之罪乃舍之

存業六編

賊者之於賊一問耳。稍有人心。能無憤然。從來國書。未有敢中更者。里革之奮筆更書。可謂直而勇。使里革操鐵筆之任。遇亂臣賊子。必能直書簡端。以彰萬世。奚媿南史乎。然非其職矣。意忿激一時。未暇尋思。遂私易君書。冒成刑。而不顧何耶。吾爲里革計。有二說以處此。當其過僕人也。得君致書之意。卽執君之書。從僕人入奏。如後世之封還詞頭。因聲太子之異。而諫其予邑之愆。碎首成爭。本有不能得者。茲其具書命季文子。文子與趙盾。必不苟焉。徇君命。

不從僕於季氏之門。勸其以道正君。激其以義正。文子明而熟於計。必有諷諍之術。以致其轉圜之聽者。茲又其一。乃計不出此。而公然矯命。校焉舞文。其得免於刑戮幸哉。豈度文子黨篡之流。必徇君也。故私爲奮筆乎。藉令漏誅於此。而長奸於彼。異時吾君有命。不戾理道之宜。而效尤者。亦將中更。以恣其罔兩將若之何。不幾於顛倒朝常。爲欺君誤國之教首哉。里革之處國事。未可非。而其處君命。不可訓矣。乃傳不載里革更書而載季文子之對。若鷹鵠逐鳥雀。

及舉元愷誅四凶之語以婉宣公云二書並出左氏而不同何也。

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曰昔辛武子無一卒之田宣其德行順其憲則諸侯親之戎狄懷之以正晉國及桓子貪欲無厭畧桓之行而於難而賴武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改桓之行而修武之德可以免於難而羅桓之罪以亡於楚卻昭子富羊公室家半三軍其身尸於朝其族滅於終夫八卻五大夫三卿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哀也唯無德也今吾子有衆武子之寶吾以為能其德矣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

史遷有言千乘之王百室之君尚有患貧況匹夫編戶之民甚而極世之猥瑣以形求富之態蓋激為過

富之言而後之。機運者。遂以為實。蓋貧賤則溺其目矣。味遷之言曰。亡嚴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足羞。其意隱然自道。必嚴處奇行而後可貧。非是則足羞。何嘗不矜重貧耶。然止及嚴士之貧。未及朝士之貧。則韓宣子尤卓。止言富行其德。未言貧行其德。則叔向過遷遠矣。宣子以世卿而貧。因為能德。令他人遇宣子必弔。弔之必曰。士非無賄患。無令名難。能唯德是。聳人稱清白吏足矣。或又曰。豐約何常。乘除有數。安知今日貧。不為異日富乎。乃叔向獨為之賀。當拂意

存案六編

主

之適。而進快心之語。聳者能無愕然。晉虜祁之宮成。魯鄭皆來賀。史趙曰。甚哉其相蒙也。可以弔而乃賀。景公藏寶臺焚。晏子束帛以賀。王參元失火。柳宗元以書賀。宮成而弔。臺焚宅火而賀。事反而意深。足以消人俗情。廓人道襟。而叔向實先之矣。歷徵晉國德不德之報。以醒發世迷。凡人事之悖修。天道之輪轉。或食報於其身。或取償於其後。可令聽者悚然。樂子貧而有德。卻昭子富而無德。樂桓子貧富。空及。而賴父以免。見有儉德者。徒能庇後也。樂懷子修

改行。而竟以父罪而亡。見無德者後雖蓋愆。猶殃及也。樂氏之善惡半。故天之禍福亦半之。卻氏富而淫。全犯造物之忌。能無殄世乎。辛亥馭云。兒從宦時。其衣食不能自給。此好消息。其貨貨克足。衣馬輕肥。此惡消息。其云好消息。即叔向之所謂賀也。其云惡消息。即叔向之所謂將弔不暇也。雖然貧何足賀。貧而能宣德。行願憲則。乃足賀耳。

趙簡子嘆曰。雀入海為蛤。雉入淮為蜃。龍龜鼈魚。莫不化。唯人不能。哀夫。賈舉侍曰。君子哀無人。不哀無德。哀無德。不哀無寵。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夫中行范氏。不恤庶難。而欲擅晉國。今其子

存案六編

主

孫耕於齊。宗廟之犧。為獻。之勤。人之化也。何日之有。趙簡子春秋時所謂賢豪間者。然專擅晉權。奉邑俸諸侯。當日殺寶犢。未詳其故。或忌忠直而然歟。宜孔子臨河而返。所謂鳳凰不至其郊也。簡子以雀蛤能化。哀人之不能化。豈真有封邵化虎。鄭毅夫張路斯化龍之思耶。諒不若此之迂誕。蓋隱隱欲化家為國。而寓不臣之意爾。寶犢非忠於簡子。安能以無人無德無令名。為之隱諷。舉中行范氏之擅晉。其子孫放逐耕齊。以為人如此其化也。其說直而渾矣。惟渾

申悉之。夫人之化也。詎止此哉。歷山之耕夫。忽焉而帝。傅巖之工。築忽焉而相。渭濱之釣叟。忽焉而師。此古來之善變。朝撥襖暮衰章者。未易更僕數也。以夏商天下之共主。一旦為南巢之囚。牧豎之鬼。以周室之懿親。一旦為東山之鬼。郭鄰之囚。此古來之不善變。朝冕藻幕赭衣者。亦未易更僕數也。即以簡子寶。擎兩人論。簡子未幾。而以晉臣追為趙侯。寶擎未幾。而以忠魂變為腸血。一升諸天。一擠諸淵。斯豈非人化耶。且變化之說。何常有兄弟各化者。蜀得亮為龍。

存業六編

五

吳得瑾為虎。魏得誕為狗。有一人而兩化者。閔鴻奇。陸士龍曰。若非龍駒。即是鳳雛。有三人而一化者。華歆為龍頭。管寧為龍腹。邴原為龍尾。噫。此標榜者意為品題耳。果孔明之龍。士元之鳳乎哉。要之人亦何化。時至則自化。一人之身。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是從用不用之人而化也。見無禮於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至教而不罰。則以為鷹鷂。不若為鳳。夫一人而時為鷹鷂。時為鳳。則又隨善不善之人而化。乎。吾獨怪夫貌猶是貌。不知心化為何物者。衣冠其

象禽獸。其心鬚眉以表。嬾寺。殺博以蓋穿窬。嬉笑以藏戈矛。溫軟以滋蠱螫。厚貌以深異骨。厲色以隱柔腸。一腔之內。肺腑肝腸。為狗盜。為狼貪。為虎噬。為鳩毒。為狐媚。為狡窟。此心化為諸異物矣。不并化其人為鳥有耶。

晉陽之圍。張談曰。國家之難。豈無愛室於諸侯乎。襄子曰。吾不幸不德而墮。吾不與皆斃。出曰。吾何走。先從者曰。長子城厚。完。襄子曰。誰與我。從者曰。卿舍庫實。襄子曰。先王之所謂也。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先王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寇產時。民無叛意。

存業六編

五

古今民情。無不愛其財與力者。凌之竭之。則我仇讐。寬之恤之。則我父母。我不民。爾絲民必我保障。情勢然哉。尹鐸為晉陽。損其戶。輕其賦。習恩于民。以倚緩急之恃。而後人賴之。襄子承其志。以世其家。遇難不賄。而惟卜民心以歸。城池倉庫不恃。而惟恃晉陽。晉陽城不必厚。倉不必實。而民心和洽。沉寃產蛙而無叛意者。尹鐸之行仁義。既效乎。而孟子謂地利不如人和。效成而民弗去。亦不虛矣。馮煖為田文。叔責於薛。矯命焚券。薛人德之。及就國。而有扶老携幼之迎。

市義亦已效矣。但錢有貸不貸之分。則惠有及不及之異。惠及者。煦然不及者。汎然未必盡如晉陽之戴。然與不期衆寡。期於當厄。豈得謂小惠未徧。民弗與哉。姑以趙之先君論之。趙宣子食。靈輒于繁桑。復以簞食與肉遺其母。靈公命伏甲殺盾。輒倒戟以禦公。徒竟免之。簡子有白驪。甚愛。胥渠疾。醫曰。得白驪之肝則起。否則死。簡子殺白驪與之肝。亡何趙興兵攻翟。廣門之官。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獲甲首。噫。觴酒豆肉。爲惠幾何。尚能得人之死力如此。況于

存業六編

五

輕徭薄賦。薄惠于晉陽。盡晉陽之民而報效也哉。爲吏者亦去其繭絲而可矣。

屈到嗜芰。有疾。名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曰。夫子法刑在民心。義在王府。上之可比先王。下之可訓後世。祭典曰。國君有牛。養大夫有羊。饋士有豕。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羞。不羞珍異。不陳庶修。夫子不以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禮孝子之祭其親也。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以備。水艸之菹。陸產之醢。小物以備。苟可薦者。莫不成在。示盡物也。春秋薦其時食。時物卽羞。未有定品。孝子於齊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蓋所樂所嗜。必有其物。

焉。吾親之精氣。若著存於是物。吾卽於是物。如見吾親。此卽未有遺命。當亦觸物動情。以致其獻。而況有先人之命在乎。屈到生平嗜芰。遺命宗老祭必薦之。及宗老薦。而子木去之。論者以爲建從治命。不從亂命。其譽親也正矣。余以爲芰時物也。果實而已。禹貢橘柚登朝。孔子啖桃侍君。曾參蒸梨奉母。芰非其類。而生而嗜之。不爲戾正。死而薦之。以爲傷義。當不其然。魏武子將卒。欲以嬖妾殉葬。其子魏顆竟嫁之。陳乾昔疾。屬其子尊己曰。大吾棺。使二嬖子夾我。及死。

存業六編

五

尊己曰。殉葬非禮。況同棺乎。弗從。若是者可謂不從亂命矣。薦芰子情也。禮亦宜之。是其命。非如殉葬之亂命也。而乃以爲私干國典乎。文王嗜菹蒲。不聳武王蒲薦者。未嘗有命也。使文王有宗老之屬。武王忍違之乎。曾皙嗜羊棗。而參不忍食。非見父於羊棗。而何以不忍也。使當日有薦棗之遺命。參忍違之乎。夫芰正菹蒲羊棗之屬。而薦芰亦獻羔祭韭之常。感時觸物。孝子之思。不容已已者。此何傷乎。而故忍於遺命哉。矯枉過當。而謂協祭義本孝情。吾不知也。

恩之是豈得策乎。且齊故楚與國。正宜愈益親附。乃一時利昏。無故絕齊。其反覆可誅。而愚駭亦大可嗤矣。然則當若何。曰齊終不可絕。秦終不可親。必移其賂秦者以賂齊。遣一介使於齊。曰寡君辱王惠好。藉大國之力以取秦地。寡君何日忘之。而張儀陰行反間。設計誑寡君。寡君不慮而誤聽。致開罪於大王。今追悔罪無及。願終事王。惟王惠顧前盟。以全從約。并力西嚮。聲大義於咸陽。割張儀之舌而車裂之。無使兩君之好為小人播弄也。王盍圖之。齊王必謝張儀。

存業六編

主

而尋盟於楚矣。計不出此。而以孤軍當齊秦。其能免杜陵之敗乎。而要之張儀播弄之罪。親可使為警。警可使為親。陰設陽施於寸舌。翻雲覆雨於片時。此壞人心行之尤者。故揭張儀以為戒。

秦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應之。與秦交和。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為其微章。以韓秦軍。侯者言章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聽。如此者三。有司請曰。言章子之敗。於乃言齊兵大勝秦軍。大敗秦王。稱西藩以謝齊。左下。吾使章子將也。地之曰。全兵而還。必更整馬。將軍之母。對曰。臣之母。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敢而。夫不得父之教。而更整馬。是欺父也。故不敢。夫

為人子而不欺父。豈為人臣而欺生君哉。

禮云事君不忠。非孝固矣。其謂戰陳無勇。非孝。竊疑之。為將而寡旗克敵。報吾君。因憫吾親。則勇宜也。假令衝鋒成難。朱殷肢體。以傷父母之心。使父母無告。或無祀。亦孝乎。曰詩有之。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忠於王事。即所以將父。將母。成敗曷論焉。故從來能勇。未有不。自能孝來者。于莊于善事母。母在三戰三北。母沒為魯血戰。三獲甲首。雪三北之羞。竟死於戰。嚴遂欲復警求交。再政壽政母百金。政以母在未許。母死。

存業六編

主

乃取政警韓相刺殺之。而自裂其身於市。此皆以報母之心。報國報知已也。若匡章之遇尤厄。而情尤苦。空有馬棧之悲。而格於無屬。續之命。既不敢更整以欺父。又安忍賣國以欺君乎。一旦而授鉞禦秦。其交和來往。變徽雜秦。種種有以疑人。如漢四面楚歌。入壁拔幟。晉羊陸交歡。事皆類此。此正章之陽施陰設。變奇奇。所以大敗秦軍。稱藩西鄙者。豈偶然哉。幸而威王之信章子。深於曾母之信曾參。不則毀言三至。其不疑而投杼幾希矣。夫為子叛父。而後為臣叛

冠竊王為太子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而歸齊王監之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太子曰請起而問傳存業六編

傳慎子曰獻之地所以為身也愛地不遂父死不
義太子致命曰敬敵地五百里太子端即位為王
齊使車五十乘取東地楚王告慎子曰奈何慎子
曰王明日朝羣臣皆令獻計子良入見曰不可不
與也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子良出昭常入
見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見曰不
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臣請西索救於秦景鯉
出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慎子慎子曰王昔用
之王發子良獻地於齊明日遣昭常為大司馬往
守東地明日遣景鯉西索救於秦王曰善子良至
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曰我典主東地且與
生咸悉三十餘萬銳兵頭承下應齊主鬪大夫獻
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敝邑之主是
常矯也齊大興兵伐昭常未涉強秦以五十萬隨
齊曰監楚太子弗出不仁奪東地五百里不義其
繭甲則可不然頓待戰齊王恐乃請子良解齊患
東地復全

之議。其曰與之者。堅持與之一見。其曰勿與者。堅持勿與之一見。與不與各爭。而何以決計。卽知祖宗土地。不可輕以予人。第能謀曰。効死以固吾圉。不則重戰以挫敵鋒耳。假令守與戰兩窮。其何以全吾土地。耶。傳曰。維楚有材。既有慎子矣。復有子良昭常。景鯀三人。各據智見。各効才力。各極仔肩。不苟雷同。不爭矛盾。而若合為慎子之一人歟者。異哉三子。或言與。或言不可與。同主此不與之意。或言攻。或言守。或言敵。共成此不與之謀。子良誑齊。不憚以其身爲孤注。

秦口浸強。魏漸不支。是驅有怨之客。奉有怨之鄰。所謂藉寇以兵。資盜以糧也。至於悔不用公叔之言而已晚矣。悲哉。惠王之悖。不能用公叔之言。以霸梁。尚能用孟軻之言。以王梁耶。向使惠王能以國事聽軻。必能富魏強魏。大修其備。以禦秦。卽天將帝秦。未能止其兼併。亦何至先五國而折入於秦乎。雖然。秦用軻而不善用軻。軻可用而不善用。遂至以學問殺人。因以殺身也。殺魏因以殺秦也。殺戰國七雄。而并以殺古先帝王。今後世不睹遺制也。豈非萬世罪人哉。

存義六編
魏攻晉不下，安陵人縮高，其子為晉守。信陵君使人謂安陵君曰：「君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五大夫。」安陵君使導使者至縮高之所，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晉也，夫以父攻子守，人曰：『若之幸高也。』」下，是背王也。父教子背，亦非君之所善也。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君，信陵君大怒，遣使之安陵曰：「願君生束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無忌將發十萬之師，以造安陵。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地也。手受太府之憲，憲之上簡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刑不赦。』國雖大，敢降城也。子不得與焉。今縮高謹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義王之諒而廢太府之憲也。謹成不敢行。縮高聳之曰：『此辭反，必為國禍。』」可使吾君有怨思也。乃之使者舍，刎而滅，信陵君聳之，服縮高避舍，使使謝安陵君。

春秋時霸者猶知尊王。至戰國則各自爲王。而周反

夷爲屬國。其時人士。幾不知父子君臣爲何物。開嘗覽王蠋之義。章子之孝。如空谷足音。差足慰人。不謂更有縮高。與安陵君。皆名教中人。而不似戰國時人。縮高之子守管。而信陵君攻之不下。已徵縮高之能父矣。而必欲誘高以攻其子。高能以父教子貳。冒千古之笑端。以奉信陵一人乎。故義正詞嚴以辭之。所以全父子之義。管安陵之管。安陵周天子之安陵。信陵以縮高故。欲禍安陵。安陵君舉周天子之憲以折信陵。高恐安陵不免。決一死以退魏兵。所以全君臣

存業六編

之義。安陵君何如人。而策失其名。當日七雄之王。不知周天子。不知太府之憲。而安陵君獨揭而宣之。昭子臣之大諛。明國家之典刑。且曰降臣亡子不赦。不惟曲以全縮高。且益以堅縮高之子之節。以管還之安陵。以安陵還之周天子。合君臣父子。而所全不愈大哉。使他人當此。聳十萬壓境之師。將惴惴不暇。而敢陳說王章。庇一小國之民耶。吾獨謂縮高政不必成也。信陵聳安陵君之詞。復何詞以對。且信陵客三千。能如縮高者幾。信陵在魏。尚聳趙有毛薛。安知不

罕

垂縮高。其曰生致之者。安知非韓淮陰生致李左車之意也。與其成於使者之舍。何不生致於信陵之前。曰竊垂公子高義。嘗將十萬之衆。以救邯鄲。今曰父子俱在軍者。父歸。兄弟俱在軍者。兄歸。獨子無兄弟者。歸養。故人人感激。一戰而卻秦軍。公子善處人父。子於行旅之間。至今誦義亡窮。今攻管未下。而屬高以降其子。使父教子叛以傷父心。高之子。必不從高。亂命。故公子殺高以傷子心。是使高父子不得沾於在軍之恩命也。夫危人父子。取尺寸之地。以垂于諸

存案六編

疾。非所以宜昭義問也。其若盟主何。信陵垂之。必舍管而去。安陵可無患。而縮高何以成哉。

田單守即墨之城。破燕兵。復齊墟。齊國之衆。皆以田單為自立也。張王立田單相之。通淄水。有老人涉淄而寒。不能行。坐於沙中。田單見其寒。欲使後車分衣。無可分者。單解衣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取國乎。不肖之恐後。左右顧無人。若下有黃珠者。王呼而問。父垂吾言乎。對曰。單之王不知。因以爲已善。下令曰。寡人愛民之能。單取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衣而衣之。寡人憂人。意乃有是善。而王嘉之。單之善。亦王之善已。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嘉其行。單丈夫相語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澤也。

垂之功。蓋天下不賞。勇畧震主身危。田單復齊七十

餘城。威烈無加。危疑難處。即使心跡無它。人亦以代齊者。非他人。必單也。況皆田乞之子孫乎。田單解裘於涉淄之老。動於一時之憫惻。何遽有市惠之思。王乃疑而欲殺之。豈非本大斗貸民之故智。轉起疑端而幾以此賊功臣乎。貫珠者何人。以執藝之流。而通達國體。有定識。有成謀。驟呼之而不驚。卒應之而不亂。斯豈猶人者哉。君行意。臣行事。行意者。於民之饑寒。憂之已耳。行事者。承君之憂。饑饉憂寒。而衣之食之。君因臣之善。以爲善。臣以已之善。爲君善。所謂善則

存案六編

聖

歸君。而斯謀斯猷。爲我後之德是也。豈特襄王爲良顯哉。而田單之忠君愛國。亦聲施不朽矣。名則予王。賞則予單。王受名。必勉於布德。單受賞。愈篤於宣猷。是策也。白單之志。釋王之疑。安全勳舊。興起教澤。貫珠者之有補於齊國。豈其微哉。且貫珠者。更有異焉。王已私言圖單矣。不垂其言於單。必單歟。倘單有異志。而垂其言。必王歟。王所以驚於屬垣之耳。而貫珠者。直告垂之。則必貫珠者歟。而貫珠者何術。以免其身。且能爲王策。又能致王從其策。斯豈猶人者哉。

吾不知稷下學士七十六人而能如貫珠者幾也

秦攻魏取事邑諸侯皆賀趙王使賀三反不得通趙

王使下臣奉幣物三至王庭使不得通使若無罪

頭大王無能其權使者有罪頭得請之秦王乃見

使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秦人趙能殺此二人

則可若不能殺請率諸侯受命却却城下諒殺曰

趙豹平原君寡君之母弟也天下衣服膳啗未嘗不

分於平原君大王以孝治齊於天下衣服膳啗未嘗不

大王之服御者今使臣受大王之命以報敵色之

君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君之令以報敵色之

曰諾勿使從政諒殺曰敵色之君有母弟不能教

王乃喜受幣而厚遇之

夫莊子曷仁乎虎狼以虎狼亦有父子之性設有人

存業六編

焉殺盜瞋之父刃向魍之兄為瞋瞋者不痛哭而起

執戈以警之者乎蓋天性之良有觸即現必不以異

類克徒而遂掩沒也特中人以下者則機隱於中必

撥之而後動正人以孝弟牖之即至性者能令順

以全其仁食人以不孝不弟間之即有至性者能令

逆以成忍如秦昭王一人也聽范雎傾危之說雖生

身之太后不難立廢及趙趙使者寡君弟猶大王弟

忍傷葉陽涇陽之心之言即鄰國之母弟惻然推類

以活之是則廢太后時非果良心絕也特偶奪於離

間之口耳其不殺趙豹趙勝非果山諒毅之說力也

亦其愛弟之良心不灰耳如不忍於吾弟而忍於他

人之弟畢竟非真愛弟者秦昭實有愛弟之心而忍

令趙王殺其母弟乎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善夫諒毅

之推原孝弟根極人情雖以虎狼之秦聆其言而心

傷服於義而心折也即歸之說力豈誣哉昔者齊師

敗於晉因厚賂晉晉人不許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

齊人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亦皆

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

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晉因許之楚漢相

持廣武項羽置太公於俎上告漢曰今不急下吾烹

太公漢王曰吾與羽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羽豈之

遂不復言烹慕容垂以燕懿親而奔秦秦符堅亦五

胡一也或勸堅殺垂以除所忌堅不聽論者稱其有

人君之度武后廢中宗立三思仁傑進姑姪母子之

說后即感悟召還中宗由是觀之雖以叱咤之豪犬

羊之虜趙豺之憤得中未嘗無天理在也而又何疑

於秦昭乎獨怪夫英能絕世者不免於煮豆獻箕禁

存業六編

子 114—527

秦昭王謂左

存業六編

聖

有六經

...

14-528

爭意也。於是使唐雎數千金，以安高會。其議金之所，金盡者功多矣。唐雎至武安，散不計三千金。天下之士大夫相與聞矣。人有言：周士貴，秦士賤。秦士為然，蓋入戰國來，潘通橫六國，盡波士行之賤，豈緊一秦兩時道德士，適功名士間有之，富貴士比比然也。士既富貴，則惟利是趨，愈趨愈下，變態何所不至。豈不可以士名夫士也。龍德鳳德，虎變豹變，麒麟缺材，未嘗下而併於狗。猶可以為士者，范雎識盡天下之士之情形，顛倒於利途，伏匿乎爭意，投短即相逐，相逐即相噬，而不顧其視投片骨而輕相牙者幾何。唯所以狗視天下之士輩也。從來金帛世界，攫金者食金，磨金者意不忘金。世豈有夷金糞壤，而使同土價者哉。惟是上智用金，中智為金用，用金者捐數萬以成謀，為金用者貪銖兩以敗算。古今人情，為此阿堵物，翻雲覆雨，變態萬千，而不可義詰亦已久矣。古善用金者，無如管子四萬二千，盡於一朝之素賞，而卒食破菜餅，宮之報。後此而漢高以黃金四萬斤，與陳平過楚而間范增，縱其所為，不問出入，卒以疑項而滅項，豈非金

存業六編

三

盡功多之明效耶。唯以金散六國之從，而天下之士大相與鬪。攻秦者轉而助秦，合六國者轉而背六國。是從可使為橫，六可使為一，好可使為讐，怨可使為德。儼然人也，而可使為狗。是孰使之哉。金使之也。雖然狗之顧主，主怒而扶之，嗥而逝，及其欲食，蔥蔥搖尾而來，即有時吠非其主，非其主而餌以骨，始或從骨去，不久復歸故主。今投之以金，遂相鬪而散，絕無顧主之思，不認主而認金，其媿能守能獵者多矣。然則六國之士，是尚能如狗也乎。愚以為范雎之入秦，存業六編

也。亦以太后穰侯，涇陽華陽為骨，而爭噉之，是一狗也。獨奔蔡澤一言，而脫屣相位，猶之啣骨獨噉，顧後犬而卸之，掉尾以去。豈所謂國狗耶。非耶。中山君娶魏士大夫，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適，子期怒而後走。楚伐中山，中山君亡，有二人挈戈而隨其後者，中山君顧謂二人：子奚為者？對曰：臣父嘗為中山君下壺，發臣父，臣父且成日，中山君有率，故必成之。故來成君也。中山君聞其言，曰：與不期，泉寡期於當所，怨不期，深淺期於傷心，吾以一壺羊羹亡國，以

哭

夫人類之相換也，不免恩怨之相乘。自有一飯不忘，正此必報之思，因有沾煦市恩，彌縫弭怨之術。然思

非可有心市。怨非可有心弭也。蓋有無所為而施。不期歟。而報者矣。秦穆嘗亡善馬。岐下人盜而食者三。百人吏捕寘之法。公不欲以言產害人。并予酒赦之。後秦圍晉。三百人爭死。捍公并虜晉君。趙廣門官疾且死。簡子殺白驪以活之。亡何趙攻狄。胥梁帥衆助之大勝。顯榮與同僚飲。見執炙者欲炙之色。榮割啖之。及趙王倫敗。榮被執。得執炙者救之而免。豈所謂與不期衆少。期於當厄者耶。要之秦穆趙簡頤郎。初非有嚮恩之意。而竟獲恩報者。蓋其幸也。宋與鄭將戰。華元殺羊饗士。其御羊斟不與焉。斟怒。及戰。與入鄭師。華元虜而續敗。公子宋覲嘗異味。靈公不與。靈食。公子宋怒。染指而出。遂謀弑之。所謂怨不期深淺。期於傷心者耶。要之華元靈公。初非有挑怨之意。而忽來怨報者。特其不幸歟也。是數人者。各有幸有不幸焉。異哉中山君。德怨備於一身。禍福移於一瞬。杯羹之疎畧。詎足傷心。簞食之褻微。曷深感頌。何不幸而楚兵壓境。國破身亡。又何幸而得挈戈從亡之壯士。如墮於坑坎之下。忽遇引援。躡於傾險之途。得叨

存業六編

五

扶掖。豈非不幸中之大幸也哉。非惟大幸。抑且大奇。二人不忘遺命。可謂孝。不辟國難。可謂忠。戰國風尚。不知忠孝為何物。而乃有此二奇人哉。中山君猶能日之為二。灰士而策不能傳其名。僅紀之曰二人。然則二人者。亦不幸而生於戰國世也。噫。晉王過之。過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爲莒太史家傭。太史女奇法章。貌儼而勇。衣食之與私焉。及齊亡。法章生。子建。太史曰。法章爲莒王。太史氏女。爲君。王后也。生子建。太史曰。法章爲莒王。太史氏女。爲君。王后也。諸侯信故。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秦昭王遣使。請使。使曰。已解矣。后病。諶建曰。羣臣可用者。其建請者。多受秦間。金勒王。朝秦。不修備。是篇僅叙君王后。願末奚關重輕。須合史記田單傳。所附載之文。一會通其故。原委自明。本志法章之得爲王。而乃致詳於王蠋之故事者。所謂春秋推見至隱也。燕人入齊。以王蠋之賢。環三十里兵。無入欲得蠋爲將。封之萬家。不聽。則刳之以兵。而屠其邑。蠋義不事二君。遂死之。齊諸亡大夫。垂而憤激。謂王蠋布衣。尚不肯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法章立之。是前此齊無王。今而後齊乃有王也。設

存業六編

五

當是時王蠋不歿。諸大夫必不憤。諸大夫不憤。法章必不得立。法章不立。莒卽墨終於無王。則亂。單雖智。勇能獨持耶。顧單之所以能得志者。以有王在也。王之所以得立者。以有王蠋之戚也。孰謂賢人無益國家哉。至於太史女。雖曰私昏。亦何媿從一之義。而其處父子鄰國。亦有足多者焉。法章遭難而善韜晦。固奇。太史女能識法章於家。備則亦奇也。太史不樂國。而重家風。固卓。若王后不差父嫌而盡子孝。則亦卓也。固時三晉楚燕。未有四十餘年不受兵者。而若王后之時。獨然。至以不解解環直折秦王之意。則平日之脩飾慎守。亦必有方可知。且知建之必敗。必敗於其臣。已示可用之臣之名。而竟不肯書者。蓋憾建之不以遺言誌心。而求誌於筆。不可與言而不言也。卒之相受秦間以亡齊。松耶栢耶之歌。罪客乎。罪建乎。齊之復也。獨歸功於王蠋。而齊之滅也。不獨歸罪於后勝。彼亡國之君臣。何以見王蠋於地下哉。



存業七編分目

禹貢本義

讀山海經

周禮辨

讀考工記

讀管子

爾雅

序孝經

公穀異同

道德南華旨略

孫武十三篇評

駁越絕

戰國諸書

判樓緩虞卿

讀離騷

辨呂氏書

評賈太傅

七編分目

駁韓外傳

太史公自序

讀律書老莊申韓

評貨殖傳駁諸家

李陵答蘇武

駁論衡

鹽鐵論

評漢書

評太玄

讀桃花源

閒情賦辨

讀賈賈王文

讀陸宣公奏

淮兩碑辨

論通之三上

評客難辭嘲

綱目備問

錄陳同甫

讀大學衍義

文古筆

梁文康草奏落

駁李卓吾無西海

聽潮居存業讀餘誌畧七編

江右熬邑原良鳴



是編隨所披玩間行評駁或摘闡其句語或括論其全篇或喜其離奇而標以自識或疑其紕繆而舉以相商非敢故爲離黃特以聊抒識鑑禹貢本義

書叙治水之本末而曷以貢名首冠以禹敷土之文可想見其大義蓋土以養人人以任土有土有財定賦什一以利國家此萬世平天下者所不能外寔以

存業七編

定賦而附見水功端不專爲治水故所以名貢夏后貢五畝於五十畝之中賦雖上上而什一不容浮雖下下而什一不容縮要其分上中下九等之時已合天時地利人工定酌盈濟虛之法雖下下取之而民不病非是而何以曰底慎財賦乎至於治水功次自西而東自北而南乃世謂先疏下流而後濬上源究最下治故先難故高治故後不知此特叙書之次必無迂州施工之理攷諸路史用工先後當求之導山導水之文見於九州者爲經有經則知山川之定在

存業七編

見於導山水者爲緯有緯則知山川之脈絡導積石岍岐治河之始王屋濟之始自鳥鼠自熊耳自栢桐自嶓岷渭洛江漢之始其自上而下不甚明乎其分州者特因水土平而別其疆域定其貢賦耳既分九州曷又分五服服攝服之義所以緯州而治州者也侯綏固諸侯之國謂要荒爲九州外九州不應如此之隘以爲九州內則有牧有侯而何以爲夷蠻豈烏淮萊諸夷附州內者耶抑外薄四海之五長如後世邊鎮耶于建官弱服間忽述大禹兩言蓋以見祗台德先不但爲諸侯之表率而平水土以定貢賦摠不外此前曰慎而此曰祗則治法載心法而傳矣

讀山湧經

禹貢紀山川僅撮九州之大槩至海外則未及而禹迹則遍及之隨所見聞必令疏記故復有是經人謂山海經怪誕不經不知天下莫怪於日月星雲茅以其習見故恬然安之夫宇宙如許寥廓精氣噴薄變化靈奇何所不呈或見或聞或恒有或時有或不必有疑信信無不可書况實有是理是事乎經載山

水源流金玉寶藏。奇草異木。奇禽異獸。分其類。別其性。曰食之已何疾。佩之已何病。或毒何物。見則爲天下祥。利病禍福。祭如指掌。與本草天官相爲表裏。此何一非前民用之意乎。漢宣帝使人上郡發磻石。石室中一人。反縛械一足。以問羣臣。莫知。獨劉子政曰。此貳員之臣也。詔問何以知之。乃以山海經對。其文曰。貳員殺窋窋。帝乃詰之。疏屬之山。桎其右足。反縛兩手上。大驚。朝士由是多奇山海經者。又仲舒觀重常之鳥。曼倩曉畢方之名。王頊訪兩面之客。海氏獲長臂之衣。皆歷歷有符驗。豈與志怪之齊諧等耶。前校書劉秀。謂禹任土作貢。益類物著山海經。夫禹益並告成於帝舜之前。時舜固儼然存也。乃其文曰。蒼梧之山。帝舜葬於陽。又曰。舜妻登比氏。處河大澤。二女之靈。能照此所。豈舜陟方之後。而益著是經乎。至稱成湯伐桀。桀於章山克之。尤逮而謬。此又似商周以後之人著者。要之是經非季世所能辦。非畸人不能作。信三代以上法物也。謂益著固非。謂後人謠誤尤冤矣。

卷之七

三

周禮辨

尚書周官一篇。六官具備。內公孤。外九牧。而總以訓飭之辭。蓋簡要而賅悉矣。周禮亦名周官。鄭康成謂周公所以致太平之跡也。書僅五官而缺其一。視尚書周官。則詳而有漏。論者以爲周公未成之書。公預擬之以待施行。若唐之顯慶開元禮。初未嘗見之行事也。或因周禮一書。由漢除挾書之律而始出。疑以爲周史所紀。又以爲漢儒所增。故不能無謬於聖典。如膳庖邦服。皆云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之食服不會。

卷之七

四

夫聖人於細微之際。何所不謹。而乃寬服食。以滋後來之侈靡乎。條狼氏之誓羣臣。於馭曰車輶。於大夫曰鞭五百。於太史曰殺。夫諸臣亦尊且親矣。乃不惟禮使。而惟威馭。以傷盛世之慶焉。况車裂鞭五百之法。秦漢以後有之。周初未必有也。雖然於制則稍失。於道無甚傷。况其法明且備。可疑者一二。而盡善者千百乎。舍此而欲見聖人之遺法。何繇哉。如以一二可疑而已。則世所專爲經學若禮記者。更有可疑。文王世子篇。文王謂武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

文王九十七終。武王九十三終。噫斯言何其誕也。年
齡之不可意臧增意授受也。夫人而知之。卽令聖人
能造命。使教聽其轉移。亦豈肯於父子一堂。作此不
經之語。以啟天下後世之疑乎。明堂位篇。武王崩。成
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噫斯言何其誣
也。夫蔡仲之命。明言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
蓋因冢宰攝治而謗生也。若已踐天子位。則安用流
言一記之失。滋後儒紛紛之疑。豈不重爲莽操口實
哉。以是觀之。經中可疑者不一。惟善讀者。畧其辭而

存業七編

五

斷以義可也。宋王介甫欲興利而祖周官。乃不能祖
其大者。惟取泉府之一言。以傳會其私。泉府云貨之
滯於民用者。以其價買之。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
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
服爲之息。蓋買商所滯之物。通於民。則商與民並惠。
法甚善也。其云國服爲之息者。意凡有貸。止令還本。
仍照日分服役於國中。以爲息耳。非貨錢取利之說。
也。青苗則夏貸而冬責償。秋貸而春責償。半歲收息
二分。則一歲取四分矣。青苗之法。與泉府之意何相

闕涉。介甫誤認國服一語。卒基天下大禍。而胡氏父
子。遂力詆周禮。以爲非周公之書。嗟乎。不罪誤用周
官者。而罪周官。將毋踰懲噬臍廢食之誦邪。泉府詞旨
具在。自無疑城可設也。然愚猶有怪焉者。介甫似尊
信周官矣。而復罷黜周官。周官聖人之遺經。而禮記
四十九篇。則漢戴德戴聖。受於高堂生而作。故稱戴
記云。周官不列學官。而制科專禮記。朱子怪其廢經
用傳。請修三禮。而未及成書。夫一則借其名以誤天
下蒼生。再則棄其實以誤學官士子。周官亦何不幸

存業七編

六

乎。然亦不幸而遇介甫耳。雖然。其不列學官者。或以
爲類於紀事之籍。而精義不存焉。乃王通謂周公選
用天理熟爛之書。則精義在其中矣。善乎程子有言。
有關雝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則周官
之待其人而後行也明矣。豈得謂周禮爲不可行也哉。
讀考工記
周禮五官而缺其冬官。漢劉歆以考工記補之。五官
與記其體不倫。五官之文闕然。而記斐然。五官嚴緊
而方記疎散。而圓五官如郊鄒之鼎。尊而重。記如九

收之則奇而肆。不識何代何人。以此奇字奇句。古韻古法。而用之纖悉曲蘊之間。辭皆異采。非後之操觚者所能。自是三代以上法物。以此知凡辭之近人者。非其至也。卽以此記孤行世宙。自足不朽。奚必附五官之後以補冬官耶。且攻木攻金攻皮設色刮摩搏埴諸人。皆工役非官也。以工而附之官。以三代而上之記。附之於周。懼姬公之靈弗許也。且工亦有缺焉。如舟楫耒耜冠服樂律等。皆遺而未脩。卽以之補冬官。猶然未全焉。用補之。冬官之缺。或以爲散在五官。存案七編

或以爲姬公未成之書。則亦官自官。記自記可耳。竊願以記與素問本草山海經各標其目以行世。不庸愈乎。

讀管子

諸子書多事空譚。邇見認理。惟管子實理實事。言言經濟。真天下才也。顧其書襍而複。似非一人一時之筆。大約謹政令。通商賈。均力役。盡地利。富國強兵。其令王者之遺意。此書其變王者之遺法。亦此書也。牧民篇語意醇簡。大匡篇可想當日次第施爲。願互究

悉。然旣曰令順民心。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刑不足畏。其意殺不足服。其心語甚善矣。至法法篇。乃曰惠者民之仇讎也。法者民之父母也。後世遂以仲爲刑名之先驅。與軼同類。而稱曰管商。豈非法法之一言招乎。其作內政寓軍令。亦古王者井牧什伍。寓兵於農之意。語桓公曰。公欲得志於諸侯。事有所隱。而政有所寓。陳潛室以隱之一字譏之。謂其假內政之名以行軍令。此以王道律者王道陽而霸道陰。以塩筴爲陰王之業。曰古之士有意而未

存案七編

可陽也。太史公傳管子。屢言其善因。管子亦自言其應非所設。其動非所取。非因而何。因也者。卽所謂陰也。陰也者。卽所謂隱也。如萊莒多柴。因鑄莊山之金。厚利柴賈。致其民皆舍穡事而治柴。楚山多鹿。因多金誘之。無不釋農事而田鹿。魯梁善綈。代山出狐白之皮。民皆利其貴賈。廢耕而作綈。入山求皮。不顧穀食矣。其意必欲貧人之國。而吾乃可以得志。此其所以爲隱爲陰而爲霸學歟。然其書則自傳。可作經濟之先鞭。惟弟子職。提出別爲蒙訓。有能取其書而刪

殷存真。去馭留醇。以爲六經之羽翼。亦大快事哉。

爾雅

世傳釋詁一篇。周公所作。公一饋三起。一沐三握。接天下士不暇。大誥多方。憂天下臣民不暇。邠風無逸。立政周官。誨孺子王不暇。撰周禮六官。尙缺其一。而卒業不暇。乃暇初哉首基。作老學究。詮字訓蒙矣乎。誣甚矣。說者謂春秋時有稱爾雅者。必爾雅作於春秋前。故疑出周公云。然或者其先別有爾雅之書。而非初哉首基者。火於秦而不傳歟。又謂釋言以下爲

存業七編

九

夫子增之固不然。卽謂爲子夏所足。亦未必然也。其書雖極天地山川草木禽魚禮樂。足爲接古者助。九流六藝摘辭者之津梁。要不過訓詁爲功。未有追琢之章。以貫理道者在也。明乎漢儒爲六經訓字而作爾。愚有取於終軍。以少年武夫。能辨豹鼠於武帝前。而是書始顯。晉郭璞業術別一顯家。乃能博羣經。詳疏解。以前民用。憂乎其難之天。

序孝經

丁之言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堯舜周孔之道。孝

弟而已矣。是經也。孔曾兩人一扣一答。標義成章。不啻如來於阿難。世尊於須菩提。更端發難。以成楞嚴金剛者也。迺近代儒紳。索解於二乘。造達奉爲秘義。而孝經聖賢嫡傳。不爲後世表章。愚竊惑焉。嘗考是經。舊本有閨門章。唐開元間。博士司馬貞。爲本朝家法諱。遂削蔑之。令後之學者。弗覽全編。悲夫。意宋儒或有接闡之者。而紫陽上下古今。寧有遁義。其與陳同甫往復書。若致疑於是經。且述程沙隨亦有疑云。而特未明言其所疑者何也。豈謂祖龍既燼。河間頗

存業七編

十

芝之藏。或匪故物與。廼愚究其義。從本達化。通上下。徹遠邇。無漢儒駁襍之氣。故其詞堂堂大雅。鏗然泗水洪鐘之音。自非漢諸經師牙喙所及。或者疑曰。孝之爲行。條縷莫量。經於蘊義何畧如耶。噫。是不知恢贊之中。有蘊存焉。曾子深於其蘊。故受而廣之。有云。孝者先意承志。非直養而已也。居處不莊。非孝。事君不忠。非孝。莅官不敬。非孝。交友不信。非孝。戰陳無勇。非孝。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合之禮所稱溫清定省之儀。聽無聲視無形之意。而蘊脩是矣。讀者

領言外之意。母以文之複漏薄之。

公穀異同

春秋隱公元年。春王正月。不書即位者。公意將以讓桓。其立爲桓立也。公羊子以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子以母貴。立子以貴不以長。是隱立讓不立也。穀梁子以先君之欲與桓非正。隱之欲讓桓亦不正。是隱立不立讓也。鄭莊公以京邑封弟叔段。段謀襲鄭。莊公伐京克之。公羊子以爲不如勿與。謂當時不從其請可也。穀梁子以爲緩追送賊。親親之道。謂當陽

存案七編

上

追而陰縱可耳。從公羊之勿與。可以謹始。使不至於爲非取敗。從梁穀之緩追。可以全恩。使不至於母子傷性。然緩追則所謂滋蔓難圖也。其孽終在必也。藥未病者其公羊乎。葵丘之盟。穀梁美之。爲能明天子之禁。公羊危之。以爲桓震而矜之。叛者九國。不如貫澤之會。江黃不召而至。泓之戰。穀梁責其過而不改。公羊予其正。謂文王之戰不過此。晉士句侵齊。聞齊侯卒乃還。穀梁非其事未畢而專君命。公羊善其不伐喪。謂大夫以君出。進退在大夫也。許世子結其

君。公羊以爲進藥而藥殺。穀梁以世子不知嘗藥爲

幼失教。不嘗藥之與藥殺。則大懸矣。大肯。公羊以爲大省西宮。穀梁以爲新宮尹氏。或公詳而穀畧。或公畧而穀詳。異同難以徧舉。是非難以專評。要各從其意見。而互有出入也。然其尤謬者。則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姜母稱夫人爲合正。穀梁以衛輒拒父爲尊祖。以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窺也。以姜母爲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以拒父爲尊祖。是子可得而叛也。此范甯所謂傷教害義者也。至謂公羊辨而

存案七編

上

裁。其失也俗。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此特就其膚理相之。其評二傳也亦末矣。

道德南華旨畧

五千言之最精者。則谷神玄牝。專氣致柔之語。其旨大約虛而能受。靜而能下。不與物爭而能勝物之意。如知雄守雌。太白若辱。大巧若拙。上德不德。後其身而身先。皆其以退步爲法門也。故曰我有三寶。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老氏之以無爲治天下。旨已盡

此矣。夫無爲。則禮若法。將安用之。勢不得不絕仁去義。謂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不爲此矯激之詞。亦曷以尊吾道德也。要所以無爲者。一味冲退。而冲退之意。實主於陰。於是欲翕固張。欲奪固與。利器不示人。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是道德而雜以權術也。所以學老氏者。上則爲張良。蓋公。曹參。漢文帝。次則流爲申韓。下則流爲蘇張而已矣。莊子以天下沈濁。不可與莊語。而多寓言。其書雖浩瀚荒唐。實瓊瑤可喜。形容道體。摹寫物情。各極妙致。其以解牛喻養生曰。批

存業七編

十三

大卻。導大窾。因其固然。復曰。休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借一小技。發出順事之窾綮。敬事之精神。何嘗有放誕意。達生篇。論撥蠅者曰。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唯蠅翼之知。紀渚子養鬪雞。十日虛憍。十日猶應嚮景。十日猶疾視。十日則望若木雞矣。梓慶爲鐻。必齋以靜心。齋三日。不敢懷慶賞。齋五日。不敢懷非譽。齋七日。輒忘吾四肢形體也。此語大關身心學業。復讐不折。鏤于。伎心不怨。飄瓦。虛船來觸舟。雖觸心之人。不怒。皆妙於涉世者。斲輪喻讀書曰。不徐不疾。得於手。

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其間。古之人與其不可得者死矣。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也。夫儒以詩禮祭冢曰。金椎控其顙。無傷口中珠。其挈讀書之要。而痛罵俗學亦已至矣。要其大指。全在打破生死閑頭。蓋本老氏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意來。惟達觀生死。而一視之。則齊彭殤。等夷駟。同彼我。忘得喪。渾是非。泯大小。化爭辨。而漆園一宗之學術傳焉。郭象序云。觀其書。若經崑崙。涉太虛。而游惚恍之庭。雖貪婪進躁之人。攬其餘芳。彷彿其音影。曠

存業七編

十四

然有忘形自得之懷。知言哉。然老莊亦有不同。老子猶有長生之意。莊子則以死爲歸而樂。老子收攝以入。莊子則撥擲以出。收攝者。反欲實有爲於天下。其掀擲者。則不過安時處順。以達一身。而無老氏權術之意於胸中。斯其超焉者矣。

孫武十三篇評畧

子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又曰。我戰則克。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兵固聖人不學而能者也。儒者以未學之語。因薄兵不譚。亦自覆其拙爾。孫書十餘萬言。老瞞

削其繁。筆其要。而自著新書數萬言。安知非拾其餘。爲已一家之業。而公柰新書公矣。獨十三篇存。武子自言曰。兵詭道也。追讀十三篇。皆先自治而後治敵。其不詭於正誼者蓋多焉。如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衆孰強。賞罰孰明。與武王誓師。同力度德。同德度義之語。將無同上兵伐謀。百戰百勝。非善不戰而屈人兵者善。此則自求廟算。欲銷患於未形。或罷兵於方搆。何嘗必於爭城掠地。斬將奪旗。以爲功乎。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敵不知其所守。

存策七編

五

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敵不知其所攻。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我不欲戰。雖畫地爲守。敵不得與我戰。若是者胸有成算。計定萬全。主張繇我。全不繇敵。蓋好謀而成。確有足恃者也。始如處女。後如脫兔。重發而不輕爲。然後可以有爲。而沉密之得。力大矣。避其銳氣。擊其惰氣。歸氣。此治氣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此治力者也。斯亦臨事而懼之意。何一非自治也哉。雖其以正合。以奇勝。奇正相生。豈無詭道者。

存。然卽詭是奇。奇不離正。至次火攻用間於篇末。以示虐毒之極。陰險之尤。此萬不得已而爲之者也。羅景倫謂孫子書。奇幻類孟子。鄭厚謂其詞約而縵。孟荀揚著書不及。其言或過當。惟杜牧云。武虎千季後。將兵或成或敗。一一與武書相當。猶印圈摹刻。毫不差跌。大約用仁義使機權。鄭云十三篇。不惟武人之根本。文士亦當盡心。斯言得之矣。

駁越絕

越絕書有奇有正。所載不無麗襟。而可異者有三事。

存策七編

六

子胥以荆平王殺其父奢。乃奔吳。至江。漁者載之入船。及中流。解百金之劍報漁者。漁者曰。荆王有令。得伍子胥者購之千金。吾不欲得王千金。何以百金劍爲。因發其簞食壺漿食之。曰。吾去。毋令追者及子。子胥行。漁覆船自刎於江。明無愧也。至漂陽。見女子擊絮於瀨水。遂託之食。女子餐其簞食壺漿食之。曰。吾去。子胥行。還顧女子自縱於水而死。夫漁人漂女賤且愚。而頗識英雄。於邂逅間。且能輕一死以成其事。此古今不可再得。而能一時兩得耶。抑誕耶。吳夫差

忿公孫聖。使力士以鑊杖斃聖。聖嘆曰。蒼天知冤乎。身死直諫。其勿我莖。但提我於山中。後世爲聲響。夫差如其言。後過餘杭之山。曰。吾嘗戮公孫聖於斯。試爲寡人前呼之。當有聲響。宰嚭上山三呼。聖三應。吳王大怖。楚王作龍淵泰阿工布之三劍成。晉鄭王求之不得。與師圍楚城。王引泰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軍破敗。流血千里。晉鄭之頭畢白。夫聖雖忠而靈。豈有公然應響若此。劍雖神物。豈有一麾而血三軍。盡晉鄭之頭者哉。不幾幻乎。而謂爲端木氏作。不大誣乎。

存業七編

七

戰國諸書

文章之運。開闢以來。莫盛於春秋。時蓋六經刪述。得定。佐以論語學庸三書。餘則有左氏傳。公穀二傳。復有柱下五千言。此萬古一時也。繼之戰國爲盛。今攷孟軻荀况屈原莊周。以及蘇張之徒。並世不相達。維時仁義七篇著。而後尼山之學愈明。東魯之儒愈顯。蓋卓乎無復可匹矣。屈騷軒翥風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幾與日月增光。漆吏南華。卮言重言寓言。瓊瑤

連珠。出奇公窮。二書皆樹幟荆南。爲千百世文人膾炙。而談儒有荀子。談刑名有申子韓子。三書並足不朽。列子惠子墨子。各有其書。而宋玉復繼騷而賦。其諸縱橫家。儀秦代軫輩之馳辨波濤。恢諧奇險。能聳七國侯王之聽。而驅一世人士於脂膩巧滑之場。如國策一書。雖其挾詐任誕。學術各不相謀。而文章之俗。亦千古一時矣。

判樓緩虞卿講秦之論

秦破趙於長城。歸使人索六城。而趙計未定。樓子之

存業七編

六

計爲衡。於秦利。虞卿之計爲從。於趙利。其辨反復皆悉矣。然虞卿之論爲正。獨虞卿謂秦索六城於趙。趙以六城賂齊。齊必併力西嚮。此又韓馮亭之故智。以上黨嫁禍於趙。似非得策。何不聲大義。而正告於秦。曰。長平之役。降卒四十五萬。斯其爲六城也大矣。降何異於講。而大王盡坑之。至今四十五萬人。皆飲泣地下。悔當日輕降矣。况未死者不啻四十五萬。肯復向大王而講六城乎。願以六城雪死者之冤。厲生者之氣。必不忍講復攻。攻復講。無已也。秦何以應。又嘗

於遺策。見燕舍人錯。因長平之坑。謂趙不復下。而武安君且死。武安君巧戰而拙勝。如趙之存者。耄哭子弟。孤哭父兄。厲白刃告諸侯。言趙舉必及韓魏。而楚而燕而齊次及之。諸侯之吏士。聞亦死。降亦死。等虎鬪什伍乎。而秦兵亦傷過半矣。天下之爲趙五。以五倍之衆。佐必死之趙。以當半殘之秦。秦猶劍石不折。則缺。武安君度不勝不行。行秦王喜而師挫。不行師不挫而秦王大怒。武安君必自坑以謝趙之士卒矣。使當日趙聲大義而連與國。如令人計。秦豈有幸哉。而存業七編

十九

惜乎當局迷旁觀醒。徒令後之人士扼腕也。
讀離騷

賈大傳吊屈原云。瞻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故都。太史公贊屈原云。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噫。二公皆失原意。原蓋不忍宗國傾危。而又不忍去宗國。所以作離騷。而從彭咸以居耳。或怪其誠於事君。而不善於處友。故可與語怨。未可與語羣。不知當時僚友。誰與委曲圖濟。滿腔不平。憤激於黨與。故不勝侘傺。而絕類以離羣。令僚友可以求助。又安有離

騷之作哉。且未論其人其心。姑論其文。風雅一變而爲騷。騷雖出於楚。實一代氣運爲之。所以終風雅之運。而開後來辭賦之原。二千四百九十二字。述唐虞三后之粹。叙桀紂羿澆之敗。靈修美人以媿君。宓妃佚女以譬臣。善鳥香草配忠貞。惡禽異物比諛佞。展轉無聊中。鬱思橫發。託配仙人與遊。周歷天地皆遍。而終不忘乎故國舊君。情怨而不怒。體雜而不亂。辭複而不厭。不得因其澁漫。而忽其溫柔敦厚之旨。其立志苦。其奇想幽。其取材富。其露采異。其託風婉。其

存業七編

三

按理則。是故楚山川奇。草木奇。而原則更奇。原人物高。志高。而文則又高。陸士龍自言。少不大愛離騷。頃日視之。實自清絕。滔滔古今。此文畢竟單行。章子厚嘗言。楚詞有所祖述。離騷取諸頌。九歌取諸國風。九章取諸二雅。黃庭堅聞而攷之。嘆曰。斯人妙解文章之味。愚每反覆其旨。未敢以爲知言。彼一時感激。抒寫愁腸。其慷慨淋漓之致。豈復有比擬於其間哉。朱子曰。原雖未學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馳騁於變風變雅之末流。醇儒或有非之者。然使世之放

臣遂子去婦。拔淚詠吟。而所天者幸而聽之。則於彼此之間。天性民彝之美。豈不交有所發。而增夫三綱五典之重乎。則信乎騷亦可興可怨。可事君父。而不失三百篇之遺意也。獨恨騷不遇吾夫子耳。使刪詩時而騷出焉。安知不復列楚風乎。騷即不敢方響清廟。未必遽出齊秦二風下。而况乎鄭衛也。賈誼有其情而非其才。宋玉景差有其才而非其情。故古今忠而能文者。屈子一人而已。

辯呂氏書

存案七編

主

呂不韋以大賈陰謀。市奇貨致富貴。非真有現材瑋抱。令文采足以表見者也。而著呂氏春秋百餘篇。史遷謂不韋遷蜀作呂覽。夫不韋以見疑去國。歲餘卽酖死。人當憂疑恐怖。方寸無主。縱才思鬱勃。素擅作家。勢不能給此。史又稱不韋書成。懸之咸陽市。置千金其上。有能易一字者予之。不韋既徙蜀矣。安得懸書於咸陽。繇此觀之。是書也。必不韋爲相時。廣置賓客。屬客著書。而已自居名者也。其書如安死篇。則譏厚望之弊。用民篇。則言刑罰不如德禮。審時任地。辨

主諸篇。若傳自古農書。有蒼鬱古奧之色。此豈賈人胸手所能辦哉。然紕繆亦時有之。如以桑穀共生爲成湯。以魯莊與顏闔論馬。及齊桓伐魯。魯請比閔內疾。皆非其事。而其時竟無多一字者。豈畏不韋勢而然耶。不韋大賈。實大盜也。人知其盜國盜天下。不知其盜書盜頭名。

評賈太傳文

賈生治安策。練達當世之務。爲一代經濟奇才。其文如鋒鏑。如河漢。無斧鑿鏈琢之痕。以少季而奇橫文

存案七編

主

詞互矣。以少季而識體練務。乃爾。則未之前聞。流涕者二。未嘗有二。太息者六。不必有六。是時諸侯王橫甚。至其痛哭首談。至饒髀斧斤之意。亦與是錯畧同。第誣欲割地定制。一寸之土。天子無所利焉。而錯乃槩削之以至激變。使文帝能從誣言。改定地制。或未必有七國之變。而錯可不及禍矣。至於吳楚反。而誣之說始驗。至於主父偃出。而誣之策始行。惜哉。且其時匈奴亦擾甚。其曰行臣之計。請必繫單于頸而制其命。而揣其所謂計者。不過以五餌餌匈奴。幾於迂

而寡當。班固譏其術疎良然。新書文不倫策。非偽卽說。過秦論結語佳妙。言其不以仁義攻。復不以仁義守。與古帝王異。互其不并世耳。而宋人非咲何耶。初文帝欲大用詡。因絳灌短之。故見疎。及絳侯繫。而詡慙。慙以戮辱貴臣誠。何其長厚哉。詡之策治安。封子弟。積貯鑄錢。俱大閑政理。還不入傳。傳止載弔屈賜。鳥二賦。而政實補於班書。則子長幾疎畧矣。劉子政稱其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蓋取其通達國體。而摘詞者則取其文章。文章無子長細膩。而豪邁過之。若仲舒匡衡劉向方之弱矣。人謂詡文得之儀禮。故漢文英伍云。溫公訊其學不純正。未達治體。然未嘗不予其儒才。而言之晳晳也。

駁韓詩外傳

漢興六藝皆得於散絕殘脫之餘。世無復明先王之道者。競爲羣說所榮。各師異見。自名其家。故其時多經師。燕人韓嬰與魯申培齊韓固皆以詩名。意韓生衍詩作傳。必大發風雅之蘊。以擅顯門。乃僅集春秋戰國前後故事成語。雜然般列。以爲外傳。每條之末。

做孝經例。足以詩詞。但引詩以証事。而不能引事以明詩。亦烏用標以詩名爲哉。於稽其所載。與劉向新序所載。無大懸殊。輒近王氏之世說。焦氏之類林。李氏之初潭等書。於史傳之或掛或漏者。彙集之。同同異異。先後薪傳。皆爲韓傳之續。韓傳非不典要也。以脩採摭則可矣。而托詩以名傳。奚當乎。

太史公自叙辨

讀古人文章。不靜會其指意。而妄肆譏評。以寃作者。致後世同聲吠之。如是篇昔在顓頊以下。史遷詳父之顓末。以推史記之源。先人有言以下。史遷明已之志事。以任史記之功。乃班固訊其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是大不然。史遷之叙六家要指。乃其述父談之命。因闢父談所論之意。大約談所崇尚者黃老也。故其始曰習道論於黃子。而其後叙道德獨賅詳一於褒而無刺。至今讀之。而司馬談之學術一宗。隱然想見。正史遷之爲其父傳神寫照也。今遷而諱父宗尙。祇盛揚儒術以蒙後世。則欺其父矣。又何以稱良史哉。孟堅誤以談之學爲遷之學。而以譏遷。卽後

世評史記者。公慮數十家。何無一人道破。甚有為還
救解者曰。還激於武帝之世。尚儒術。而海內凋敝。反
不如文景尚黃老。而天下饒給。所以先黃老而後六
經也。此皆孟堅之言。先入於胸中。遂成主見耳。前後
文具在。試一徐理之。是耶非耶。且其述父之遺命曰。
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學者至今則之。是其
意尚欲為父斡旋也。至自論。則直尊孔子。發明六經。
及所以作春秋之旨。拳、欲附史記於春秋。而未嘗
一及於黃老。其涇渭亦大分明矣。且儒林傳首叙孔

帝業七編

三

子閔王路廢。論次六經。其徒受業。皆為王者師。篇中
若咎實太后黃老之術。若幸武帝之慨然興儒。而詩
則申培公。轅固生。書則伏生。禮則高堂生。易則田生。
春秋則胡毋生。董仲舒。天下學士靡然向風。斯言甚
為儒教致喜也。於孔子則立世家。於老莊則序之管
晏之次。而合申韓為一傳。其絀老氏而崇孔子何如。
而謂孟堅知言哉。

讀律書老莊申韓傳

聲律之於兵械。不亦懸絕之甚乎。周禮興師。則執六

同六律吹之。以合軍士之聲。而察其吉凶。如合商則
軍強。合角則軍擾。合宮則軍和。合徵則軍勞。合羽則
軍弱。是以師曠審音。而知南風之不競。則律為師出
之本。易所以言師出以律也。史遷著律書。乃不言律
而言兵。不言用兵。而言偃兵。偃兵而倦。於漢文帝。
以為銷兵不試。休寧字內。庶幾和樂之至。斯可謂洞
晰本原。而稱千古之絕識矣。使後世文人。為此律書。
第以黃鍾根本萬事。規、於累黍尺量。採摭典故。成
之如是而已。安能會制律之意。畧其面目。而獨挾筭

帝業七編

三

厥者哉。道德之與刑名。亦大懸絕。而遷以申韓與老
子同傳。蓋老氏之厭棄仁義。於人情不近。無情必至
無恩。又本其輕於外天下之意。是以敢為殘忍。流而
入於刑名無疑。韓非篇中。有解老喻老。則贊中所謂
皆原於道德之意。信然也。論律審其原。論刑名審其
原。皆推見至隱。而朔以合之。其論何詭於聖人。齊宣
好樂。孟子推欣喜相告之民情。楊朱書。曷嘗見其無
君。墨子書。曷嘗見其無父。孟子亦推之以為必至於
此云爾。睹其源頭。則知其流弊。推其流弊。則正其源

頭太史公之命意深。立論奇。其關係世教豈渺哉。

詳貨殖傳駁諸家

諸家命遷。答任安書。自傷極刑。家貧不能自贖。因感而傳貨殖云。自孟堅以下多譏之者。若是則遷專求道一身。餐憤而作。何以示萬世之公乎。不思遷於籍。孺宏孺。區區色豎而已。優孟優旃。厘厘俳戲而已。尚爲之津津立傳。况治生人道之常。理財國計之要。農工商賈。虞畜天下衣食之原也。太公管子范計。巧而富其國。陶白鳥猗卓孔曹任輩。巧而富其家。可使其存業七編。

毛

心計神奇。歟。弄造化之手。竟湮沒而不傳哉。且史遷足跡遍天下。覽名山大川。諸都會。五方之燥濕剛柔。土宜之肥磽。物產之良楮。或好稼穡。或好賈趨末。或有先王遺風。或有淫地餘民。或重厚多君子。或任俠作姦。或俗類某方。與圖如指掌。土風若列眉。此遷自次其行程。不能已已。而况四方風俗之書。含是其何以攷哉。若貨殖之貨。大則魚鹽鐵冶。珠珣黃金。絲漆文綵。馬牛羊。竹木棗栗之類。小則醢醬薑韭。厄茜筋角荻薪之類。貨殖之人。上則聖智賢能。富商巨賈。下

而至於販脂賣漿。又下而博戲掘塚。無不曲措其情態。夫以遷之雄才博洽。而獨於市廛鄙事。匠心獻憂。纖悉具備者。豈無意哉。武帝窮兵。神仙土木。並興府庫空。海內瀟然。初猶有卜式佐縣官急。其後欲如卓猗曹任諸富人子。寥々無之。其言千乘萬家。尚猶患貧。正指其時。或責王侯。荐幣爵金。因此失策有之。而遷之交游俱貧。無以急遷之難。於是遷感憤而思。以爲天下惟岩處奇行。能上下千古。任大責重。無暇生計。有不得不貧者。其餘碌々平流。情皆欲富。乃不能存業七編。

天

作力闢智。贍衣食以奉其親。不亦慙耻之甚乎。因痛罵天下之中人以下。不能立本。逐末以治生。而至於財盡民窮。無由復文景富庶之風也。以爲憤書。可以爲誘書。可談評紛々。尚未夢見一二矣。

李陵答蘇武書辯

李陵以步卒五千。當虜兵十萬。深入絕塞。孤軍無援。以致身降名辱。罪雖有之。實則可原。而世未有曲而原之者。成敗論人故也。史遷答任安書。已著其概。至其自答蘇武書。俗論顛末情形。慷慨淋漓。如泣如訴。

讀之毛悚淚下。猶見其憤氣如生。而予瞻疑其書。謂爲齊梁小兒語。齊梁作者不同調。曾有模擬而作。能有此至情痛切之語乎。亦未免成敗命人。而并其書疑之矣。陵以少擊衆。連戰數十日。而李廣利。公孫敖。路博德。諸大將。各分道赴敵。曠日持久。而救援不至。則罪在諸將。而不專在陵。且陵有國士風。豈惜一死。安知勢窮力盡之候。非姑爲隱忍。俟隙而圖之意乎。史遷上下千古。人倫之鑒。非雅重其人。實信其無叛漢之意。其肯懇懇申救。其腐其身而不顧哉。至於班

存業七編

无

祿。尤詳得其狀。蓋邇猶與陵同時。至孟堅時。則公倫久而愈定矣。使其時不誅陵母妻子。而誅博德。陵能不憤。而報効。而肯其異域也耶。不知其人。視其友。蘇武忠義性生。非陵素服其心。而何相契洽。五言古詩。始於陵之送武。陵唱而武和。闢千古之宗風。然則詩亦僞乎。以武人子而能詩若文。其有大異於人者矣。

駁論衡

所貴立言者。謂使人聞吾言。而藉以立德若功。方共傳大業。如所言無補於進修。而僅以發人慧辨。資人

口給而已。亦何取於書爲哉。王充著論衡。初未有傳誦者。蔡中郎至江東得之。嘆爲高文。恒秘藏以爲談助。及北還。人服其談遠。私檢帷中。得論衡一書。其後王朗爲會稽。又得其書。時人稱其才進。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嘗見虞淳熙之序衡。而知古今之匿衡者屢矣。漢人匿之帷間。梁人匿之林表。唐人匿之帖外。宋人匿之櫝中。然卒無能匿者。果珠玉不終沉瘞乎。雖然。古今宇宙事。怪怪奇奇。何所不有。吾存不論論。不議可爾。充以淹博之學。卓異

存業七編

三

之識。閉門著書。祇取古今所載可疑可異之事。雖至瑣微。無閑理道者。必出其學力見地。累牘連篇。展轉詰辨。以爲虛誕。幾十餘萬言。其文辭炳如蔚如。非西漢人不能。問其當否。則中多必然之斷。頗豁胸臆。要亦有不必然之駁。徒迂筆舌耳。如以闢見地。佐談鋒。則得矣。謂其有關名理。有補經濟。則未也。焉用秘之。

鹽鐵論

漢武窮黷奢侈。海內虛耗。桑弘羊諷與鹽鐵酒榷均輸。與民爭利。民甚病之。昭帝嗣位。詔問郡國所舉賢

良文學。以民所疾苦。時御史大夫尚權術。主富強。而賢良文學之對。則本仁祖義。重農貴本。不以蓄利長威爲務。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此在救時者必目爲迂儒。厭爲腐語。然爾時匈奴衰息。呼韓稽首。已見其端。卽弛其利權。以與民休息。乃時務所宜。蓋彼時爲不得不然。此時則得已卽已可也。而弘羊輩爭難之。格而不行何哉。是書也。或曰茂陵唐生。九江祝生。劉子雍。魯萬生。六十人應制之作。而桓寬采輯之。或曰寬襲其意。而設爲問答之詞。以盡其辨。揔之通儒能

存業七編

主

憤切時政。先天下之憂而憂。故不難以卑微寒素。侃侃名鉅之前。雖不見俞。而至今猶傳其論與其名。想見文學兼政事。不惟與尙功趨利。希世取容者不同。且與胸暗前籌。處盜虛聲。無益國家殷最。如殷深源房次律者。不可同年而語矣。嗚呼。觀於漢之賢良文學。益知古今天下。未嘗一日無人。况遺逸於詔舉外者。尤莫殫也。何必通顯者之不凡下。而寒微者之不奇杰乎。

評漢書

史漢繼左氏而興。漢書又繼史記而興。必馬所未及而班續之。馬所疎遺而班補之。馬所謬誤而班駁之。各成一家言。而不相襲。乃足術也。何居乎班氏之祿。一仍馬氏之舊。止於字句刪換。以求簡嚴。然刪而遺事實。換而失本情。難免於後人之譏者。孟堅之譏子長曰。退處士而進奸雄。崇執利而羞貧賤。古今評史者。皆原于長憤發而作之意。不予孟堅知言。至於先黃老而後六經。古今評者皆未照破。愚獨曲折明之。語在太史公自序辨中。漢書貨殖傳。旣以已意更其

存業七編

主

顛末。而中復仍舊文。所齒列富人。各有增續是矣。然刪田叔桓發等。以爲傷風化。獨不能刪廢著雷財。今子貢不與白圭烏保等列乎。其稱武帝得人曰。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寬。質直則汲黯卜式。夫終漢四百季。儒者董仲舒一人。直臣汲黯一人。雖武帝並用之。而仲舒偃蹇於膠西。汲黯老死於淮陽。要其名自足千古。而班乃儕仲舒於公孫弘。倪寬。以汲黯與卜式爲儕。可謂是非不謬。而精人倫之鑒者哉。史記秦楚之際月表。乃子長叙秦楚間事。以明漢興之易。而

孟堅用月表之文。以表異姓諸侯。王不顧效顰形拙也。乃復反戈向之。其視逢蒙一間耳。

評太玄

取人先觀大節。節行不光。卽擅能文章焉用之。况謂其言合於經。語幾于道。爲世大儒。吾弗信也。楊子雲能壽文章之名。而不能刻莽大夫之號。其作太玄擬易。諸儒或訾其僭經。或笑其覆瓿。子雲不顧非笑。所以卒成一家言。程子取其藏心於淵。美厥靈根。謂其學能至此地位。雖然學則至矣。其如守何。其曰龍

存業七編

圭

翰于天。貞栗其鱗。元離之極。君子應以大稷。謂物盛而慮衰。時明而養晦。委身簞逆者。不愧斯言乎。又曰唐素不貞。亡彼瓏璽。明珠彈於飛肉。其得不復。以彼其才能安義命。遁跡丘園。豈不全吾至寶。乃顧利不顧身。所得者涼。所失者奢。斯言自寫之矣。先輩謂玄數與易數相戾。夫數既相戾。理豈遽同。特其平居鈎索。亦必有獨得見到之處。遂追琢其章。以奇字奇句驚人。俾傳後世以成名爾。究竟無裨實用。謂之心勞日拙。互也。乃西京雜記。稱玄成有鳳凰集於玄上。項

而去。其說固誕。而當時桓譚以雄書勝老子。侯芭以玄書勝周易。范雄之弟子。其標榜無怪。乃以爲勝周易。抑何無忌憚與。子雲未窺老氏一班。而桓譚以爲勝老子。謬甚矣。乃昌黎亦曰。子雲豈止與老子爭強。昌黎知道知文者。品踞子雲上。乃與譚范同見何哉。尤可異者。溫公有說玄一篇。曰孔子旣沒。知聖人之道者。非子雲而誰。孟荀殆不足語。極贊玄書。謂天下之道蔑以易此。嗚呼。溫公讀太玄時。亦曾取劇秦美新之文。並讀否邪。

存業七編

圭

讀堯花源記

歐文忠謂三國無文章。惟有出師二表。六朝無文章。惟有歸去來辭。歸去來辭。自東坡而下。屬和不知其幾。以皆愛其辭故也。余竊謂淵明堯花源記。又歸去來辭從出之源。讀堯花源記者。不必問人之是隱是仙。不必問地之果有果無。不必問言之或莊或寓。但挹其清芬。奇絕幽絕。天然一幅畫圖。髣髴遇於靈山會上。可想像而不可追躡者也。由是論之。堯花源不在武陵。而在柴桑。問津不在太元中。而在義熙後。淵

明之歸去來。即歸於桃花源也。秦則避矣。漢則不知矣。魏晉又無論矣。非三代以上義黃人而何。當時所踐皆宋之土。所仕皆宋之人。而淵明不仕宋之心。惟不自知。人不能知。故所居在人間。實不在人間。五柳之門。即千樹桃花之洞。更無問津至此者。故有出師二表經世之文。不可無桃花源記出世之文。

閒情賦辨

梁蕭統宿愛淵明文。不能釋手。序之曰。白璧微瑕。惟在閒情一賦。誤矣。相如賦上林。意實諷武帝。而其詞

存業七編

五

包舉廣大。夸張飛動。若從諛然者。故楊雄訕其爲勸。而閒情非上林之難理會也。鄭衛淫奔之詩。聖人不刪者。蓋謂惡可創人逸志。存之使人歸於正焉耳。况閒情之意本正。如國風之好色而不淫乎。淵明賦序云。張衡作定情賦。蔡邕作靜情賦。始則蕩以思慮。而終歸閑正。將以抑流宕之邪心。諒有助於諷諫。其賦中每一頓。即寄一悲。是就酣想之時。已卽有淡漠之况矣。因結之曰。考所願而必違。徒契以苦心。以見人淫蕩之思。豈有勞擾。不可不返而歸正也。至後云

託行雲以送懷。迎清風以祛暑。又云。坦萬慮以存誠。懋遙情於八遐。則塵思淨盡。逸致標舉。翛然萬物之表。樂而不淫。親切於上林之諷意。而淵明閑正之本意顯然矣。乃謂卒無諷諫。正東坡所謂小兒強作解事者。豈真知淵明之文者哉。

讀賈賓王文集

賈王忠義士。乃僅班諸垂拱四傑。幾以文章掩行誼矣。其上裴侍郎書。惓惓以母老終養。辭其辟命。悲惋迫切之情。有甚於徐元直李令伯者。其曰不能推心

存業七編

五

以事母。焉能死節以事人。則求忠臣必於孝子信矣。以故敬業倡義。遂奮然從之。誅武一檄。義正辭嚴。至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雖賊后亦爲改容。其壯氣赤爛。直冲彩毫而出。論者謂秦魄之奪。始於博浪一錘。安知一檄之力。不爲賊后懼。且居後日五王之功首乎。而安可以一時之成敗定英雄哉。漢平勃誅諸呂。在陸生交驩一言。猶未有指陳大義明切若賈王者。假令敬業幸而成。若平勃。則賈王功駕陸生遠矣。或傳賈王公命爲僧。嘗於靈隱寺。續宋之問句。

云樓觀滄海日。門聽潮江湖。如所傳不謬。則進能倡義。敗能周身。勇與智兼之。卽所傳謬也。亦必當時義士不欲虎賁王。而爲是說耳。不愈益知其人乎。

讀陸宣公奏議

有經世之才之識者。未必有小心翼翼之忠誠。有奉公體國。無貳汝心者。未必有經緯天地。照耀古今之文章。宣公可謂兼之。德宗朝。一切軍國機宜。是非利害。無論鴻鉅。卽纖屑如豌豆市州。估計無遺。條奏詳切。無諱。國稅軍儲諸務。都從胸襟理會。所謂惠可底

存案七編

三

行。言可底績。亦何愧也。其弘緒國體。密悉物情。以視不荅錢穀者。不僅爲丞相護短耶。房玄齡以度支難其人。故兼領於宰相。豈不互之。朱泚之亂。致駕播遷。公從幸奉天。詔報旁午。轉輸立成。富麗工整。無不中窠合互。片麻甫下。黎老扶杖而快觀。每州詔制。勸上痛自引過。多悔禍之辭。雖武人悍卒。有不揮涕而憤激哉。議者謂興元再造。雖西平之武功。寔敬輿之文德有助。挈唐室已缺之金甌。而興莫之。誰謂筆墨無耶。効裴延齡之奸。五千餘言。忠誠憤激。因忤上意。

而奸從中間之。遂至罷黜。其自謂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信哉。諫艸鱗。一皆本仁祖義。鎔經鑄史。句經敲琢。而無三盤聲估之艱。體似駢排。而絕六朝脂粉之氣。德宗用之。什僅一二耳。如盡見施行。則貞觀之治。豈難復哉。蘇子瞻謂其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辨如賈誼。而術不疎。余謂賈陸才華同。練達同。忠勤同。其遇而不遇。又同。賈有才有時。而無位。無命。陸有才。有位。而遇。非其時。豈非命歟。文則賈疏岩而豪於陸。陸工緻而純於賈。宋儒臣以其奏議進之。經筵日講。

存案七編

三

惜乎避謗不著書。未聞理李家言。不然獨昌黎一人已乎。

淮西碑辨

裴晉公平淮西。爲絕世之功。韓昌黎平淮西碑。爲絕世之文。碑成。李愬前驅石孝忠熟視。以爲文盡歸功裴丞相。而掩沒愬功。因拚虎仆碑。爲吏所執。復殺其吏。天子聞而怒。親訊之。孝忠詳白愬功。憲宗遂命段文昌改撰。段乃獨詳李愬。其中有云。愬總傷痍之軍。厲奔北之氣。降吳秀琳。擒李祐。祐果敢多畧。爰命釋

縛授之親兵。粵十月既望。陰凝雪飛。天地盡閉。愬命李祐領突騎三千。以爲鄉導。自領中軍三千繼進。又遣將領馬部三千以殿其後。郊雲晦冥。寒可墮指。一夕卷旆。凌晨破關。雖魏軍得田疇爲導。潛出盧龍。鄧艾得田章先登。長驅懸竹。用制奇勝。與古爲疇。韓叙愬有云。愬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元濟盡并其衆。洞曲以備。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淮西平。詞簡意盡。

存業七編

元

何嘗掩歿愬功。段叙愬雖悉。特詞之繁飾有然。實已槩括於韓碑。而耳食之輩。遂謂韓碑失實。豈不誣哉。且愬受度節制。雖愬之功。亦度之功。卽詳度而畧愬。正叙次之體。應然。矧未始畧耶。篇首尊唐。奉皇帝爲主。次度次弘以及愬諸人。真得帝王命將之體。文特清奇峭卓。其視段文俳偶駢麗。未脫六朝脂粉之氣者。不可同年而語矣。互千古之膾炙斷碑也。元祐時。上命蘇軾紀儲祥官碑。及黨禁興。遂仆其碑。而命蔡京改爲。與淮西碑特片石一時之不幸也。於文何尤。

論韓退之三上宰相書

才人有驟進之思。不克自禁。於是向公卿之門。上書自鬻有之。若所稱強學力行。歌誦堯舜之道者。則不屑爲此也。嚴處窮寒。無路媒進。文采不足表見於當時。於是俯首帖耳。乞憐公卿之門有之。若所稱三舉於鄉。名在春官。其宏中肆外之文。終難掩抑者。又不必爲此也。退之祈宰相之薦。三上書三及其門。其自待爲何等矣。本朝科目羅士。則士之遇不遇。或由文章工拙。或由時命亨屯。士亦惟求在我。聽在天而已。

存業七編

中

矣。它何營焉。而必終日皇皇。借引手於有力者。未必顧。就令微顧得引而升之。從此上開倖門。下啟捷徑。士風滋壞。莫可底止。聖賢豈爲之哉。卽不得已。而仰希根底之容。亦自有不激不隨。勿傷士氣。猶可。何至書語寒酸。而比窮餓於水火之急。信斯言也。則微儒賤隸。負薪賣餅。尚能自活。豈有文墨章達。計不能周身。而尚能圖天下國家之故乎。至方之管庫。方之盜賊。則又不堪比倫。而可賤可厭甚矣。李太白上韓荊州書云。十五好劍術。三十成文章。雖長不滿七

尺而心雄萬夫。必若接之以高宴。縱之以清談。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君侯何惜。惜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雲耶。青蓮一文士而已。立談公卿之前。而豪氣軒舉如是。曾學孔孟者。乃俛首帖耳。以乞憐於人。其自待豈不大薄哉。以視馮京劉安世。當有愧矣。安知張師德之三見宰相也。非口實於退之。而然乎。

評客難解嘲荅賓戲進學解

古人在當時。有瑰奇不獲展。志行不獲明。因夷玩俗。存業七編

侶。而高自軒揚。或悼懷生平。而聊自懈解。故逞設爲問荅之詞。以發明其意。曼倩客難。開譚便侈蘇張。則非有大議論大閑繫者。其曰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直令志士拊膺惜之。文雄一氣渾成。亦落穆而乏艷致矣。子雲解嘲祖此。而藻采勝之。篇中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公所患。世亂則賢哲馳騁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與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則

從。爲不可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皆本客難天下無患。聖人無所施才來。而語更警快。但摹倣之跡。類於優孟衣冠。便輪前者一籌。孟堅荅賓戲。謂器不賈於當年。雖馳辨如濤波。摘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最。亦令山窓之下讀者。慨然有特命之恨。然而填古不倫。叙致不躍。愈摹倣。愈勞拙。何班椽而若是哉。若崔駰之達旨。張衡之應問。架屋疊床。彌趨彌下。又焉貴之。至昌黎進學解。翻然洗之。文婉摯而氣渾成。所云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言昌黎之於道。不若言昌黎之於文。第以孟子荀卿配言。其於儒之嫡宗。或未醇也。要如河伯海若之篇。漁樵問荅之語。雖其道術各殊。而其旨則並達矣。

綱目摘問

子朱子作綱目。因司馬氏通鑑胡文定舉要諸史。別爲義例。增損櫟括以成編。正例外。復有變例。時出特筆書之。如張良在秦。而書曰韓人。陶潛去朱。而書曰晉徵士。楊雄在漢。而書曰莽大夫。武氏改號光宅。而止書中宗嗣聖之類。意本續春秋而作。故義例一準

於春秋。然其間書法不無可商。姑撮所記者。如秦王政二十季。書燕太子丹。使盜劫秦王不克。夫秦非大盜乎。秦盜則刺秦者非盜。荆軻劍術雖不足稱。猶與子房博浪之椎。同一俠壯。豈張良而亦可以盜書邪。但書使荆軻刺秦王可耳。新莽三季。書匈奴分道入寇。夫匈奴於漢則爲寇。於莽則同類。何寇之爲。書匈奴分道入塞可耳。平帝死於錫。書莽弑帝可矣。何爲書安漢公莽也。司馬氏通鑑以正統歸魏。於孔明北伐。書諸葛亮入寇。謬甚也。綱目始改正之。而屬昭烈。

存業七編

聖

於漢統。最爲有功。然曹操弑皇后及皇子。乃不書弑。而書魏公操。殺皇后伏氏及皇子。夫亂臣安得稱公。弑后何止言殺也。書劉備入成都。自領荊州牧。書劉備自立爲漢中王。於操則書魏公操。進位諸侯王上。書魏公操。進爵爲王。夫時無天子之命矣。備既書自領自立。則操亦當書自進。豈操獨有天子命耶。劉備既書名氏。則當直書曹操。乃操則書國號而公稱之。豈姑仍涑水有未盡正者耶。書魏王不南巡至譙。夫巡狩天子之事。時不夫。稱帝。故稱魏王。稱王而書南

巡何也。漢明帝初季。佛入中國。未見特書。乃於胡太后求佛經書之。又於魏遣使求伏書書之。書之互也。前之失書非矣。武后朝。節書帝在房州。蓋倣春秋公在乾侯之例。按周襄王出。春秋書天王居於狄泉。汪天子以天下爲家。故所在稱居。魯昭公出。春秋書公居於郕。魯邑也。故亦稱居。其後書公在乾侯者。乾侯晉地。不得稱居。故止稱在耳。房州乃唐一統之地。安得以乾侯爲比。蓋倣天王居狄泉之例。而書帝居房州乎。書皇太后武氏崩。夫武氏唐室之賊。神人共

存業七編

聖

憤不誅且廢幸矣。縱立所生。亦不得冒加尊號。但書周武氏殂可也。書以狄仁傑同平章事。不書周以明其爲唐也。乃後復書周以狄仁傑爲納言。爲河北安撫大使等。及前例何歟。書臨海太守柳超卒。超佐桓溫逆謀。死有浮辜。豈得書官姓。與謝安謝玄王猛例乎。書李德裕卒。德裕有功於唐。與裴度相上下。罪不掩功。乃并其官削之。與其父吉甫並例亦過矣。其他義例可商。不能縷指。宋王介甫數百季來。公論劃然。時能爲之曲護。朱子撰之名臣錄中。與韓范司馬齊

綴使其綱目修入本朝故實。則介甫居然名佐。傳之千古矣。是非無謬於聖人。褒貶盡合於春秋否乎。安得起九京而質之。

錄陳剛甫書識

宋與金和久矣。孝宗初銳志復讐。會史浩沮之於前。湯思退敗之於後。迨晚年而銳志衰矣。時天下亦相安無故。幸得蘇息。不復知有大義在也。獨布衣陳亮憤然持不可伏闕上書。反覆數萬言。正中國之大體。明春秋之大義。陳本朝立國之本。決形勢可爲之機。

存業七編

四

真見一天下者。在西北。不在東南。倘苟一隅之安。如元氣偏注一肢。他肢萎枯而不覺。則一肢又安能久存哉。嘗圖視錢塘。嘆曰。城可灌爾。蓋以地下於西湖也。又至金陵視形勢。而獨有意於荆襄。謂其地雖偏。而未有偏方之氣。自春秋戰國及三國以來。皆雄視於天下。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足爲進取之機。誠移都金陵。姑從草創。而擇一沉鷺有畧者。屬以荆襄之任。撫摩振厲於三數年之間。而後相時弛張以就形勢。因接關洛之氣。漸

圖中原。此真救時之得策也。使其言見用。而得以展其施爲。豈不大有濟乎。而無如諸大臣之交阻何也。大都時事如病羸之人。沉寒錮冷。幾於氣息奄奄。非尋常之劑可療。必得峻厲之藥以升補之。方可漸復元氣。人皆安於尋常。而驚其峻厲也。羣起而咻之。況出於同甫之艸野乎。且同甫不可一世之意。逞逞激爲危論。而曰公卿將相。多江浙閩蜀之人。人才日以凡下。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衆。北向以爭中原。臣是以知其

存業七編

栗

難也。又云世之儒士。自以爲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仇。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世之才臣。自以爲得富國強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伸氣以論富強。不知何者。謂之富強乎。其荅晦翁書。復有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強之語。是真不可一世者也。有不以爲狂而擠之者。鮮矣。夫以同甫之才之志之胆力。奇杰而忠義如此。而不

獲一展。豈非宋室之不幸哉。然同甫雖不獲展。而書至今存。大義泯於朝臣。而猶存於草茅筆舌之間。謂與胡澹菴之疏。並爭光於日月亦可。

讀大學衍義及衍義補

公儀子思仕魯。魯之削也。滋甚。趙宋奄奄之氣。尤危於魯。天運將去。孔明扶之而不足。而何有於正心誠意之學乎。維時諸大儒接踵其間。而無救於宋之亡者。蓋理學事功。相湏而急。時平明理學。時成急事功。而徒尋章摘句於倥傯之秋。縱玉斗金科。亦日不暇。

存業七編

聖

及矣。西山真氏著大學衍義。而書進寧宗。詳於格致誠正修齊之理。謂治國平天下。特舉此而措之耳。上雖納之。未見尊行。故書尚晦於當代。至異代儒臣。乃爲表章而進講經筵。豈非冊府金丹。不能磨滅者哉。雖然治平之理雖賅。而治平之事未悉。此明帝一未了之局。以待後人。越二百季。而瓊山丘氏起而補之。一循前書之例。如出一人之手。蓋體既全。則用自大。而用之大者。合衆小以成之。治室不止一機。然一機缺。則室不完。治綱不止一目。然一目解。則綱不張。必

治平之織息具備。而後免有骸無用之訛也。丘氏之言曰。辟之醫書。前編則黃帝之素問。越人之難經。後編則張仲景金匱之論。孫思邈千金之方。然此猶二之也。前書理勝。後書事勝。湏合爲一書。乃爲內聖外王經世之鴻謨也哉。

文古董

著作家。談理話情。繪景紀事。往往出吾博雅。可以追琢爲章。惟於尋常俚俗事。難以文事治者。而偏能古奧其筆。以絢人。斯卽典腐爲神奇。乃天下至文也。考

存業七編

聖

工記記工耳。不知誰氏匠心匠手。升物采於星雲如此。爰小正。僅於編目中。紀星氣禽獸草木已耳。乃復蒼蔚。若開公毅之路然。穆天子傳。不過逐日錄事。若行程記而已。如朝河宗。賓王母。事雖不經。而文實高古。是何史氏相從。戎夫乎。七萃之士乎。嘗一再讀之。恍然靈山一會。由其書宕遠而幽異。足不朽爾。貨殖傳。凡編戶之民一段。叙醴醬屠販諸數。與市肆簿券何殊。腐史卽一千字上下之。遂彬、質有其文。東坡酒經。特自述釀作之方耳。每用也字。類醉翁文體。而

鮮也。字上叶韻。此良工獨苦而人不知。鋪叙轉動。稍澤情形。便覺佳味沁人。袁履善晤陣譜。以手秘。教手戲事。而文以莊言。俗機而藻。以偶語。與上數種。並稱奇奧之物。皆文中古董。不可不襟陳案頭。不可不時一寓目。何者。對之有古拙趣。亦有新活趣也。

梁文康草秦藩益地制評

武廟時。秦藩請陝之邊地。以益封壤。賄幸臣張忠。朱熹江彬。相爲助請。上許之。時楊廷和當艸制。思艸之恐貽後虞。不艸。恐忤上意。遂引疾不視事。蔣冕亦繼

存業二編

罕

引疾。上震怒。內臣督促甚。梁儲不得已。承命艸云。昔太祖高皇帝著令曰。此地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畜士馬。饒富而驕。奸人誘爲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其畀地於王。王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奸人。毋多養士馬。毋聽奸人勸爲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欲保全親親。不可得也。王其慎之。毋忽。上覽制駭曰。若是可虞。其勿與。備哉。制詞首。高皇所以著令之意。辭嚴義正。固足以壓藩邦。動帝意矣。即使帝予之。王受之。而斧

鉞森嚴。當亦凜。顧畏。無敢如何也。詎意是非所不能析者。而利害動之。口舌所不能爭者。而筆諫轉之。竟以數語奏回天之功乎。此古今詞臣所未有者。韓偓不艸。起復常貽範作相制。袁高不草盧杞制。楊億不艸。章獻爲后制。陳堯咨不艸。張貴妃爲后制。富弼封還。遂國夫人詞頭。胡宿武平封還。楊懷敏詞頭。是執不艸制者。難以枚舉。然不艸而別有艸之者。則區區不艸。亦何益於殿最。孰有文康以艸之之權。行不艸之志。乃見應變之才畧。而顯經世之文章乎。

存業七編

罕

駁李卓吾無西海論

李氏之言曰。丘文莊謂西海不知所在。蓋禹貢聲教訖于四海。四海卽四方也。豈真有東西南北之海哉。今據現在四方論之。四川天下之正西也。雲南天下之西南。陝西天下之西北。皆不見有海。山西似正北之域。亦無海也。唯薊遼鄰山東。始有海。山東抵淮陽。蘇松。以至錢塘。寧紹等處。始爲東海。閩越可稱東南海。廣東南海郡。盡以爲正南之海矣。不知閩廣壤接。亦僅可謂東南海耳。由此觀之。僅。正東與東南角

一。帶海耳。豈但不知西海所在耶。且天下之水。莫大於黃河。江漢。三水皆從西出。而雲南之水。盡從川去。則其地高於川。陝可知。雲南川。陝之外。其地更高。又可知。不然。何以不順流於西海。而乃迢遞逶迤。盡向東南海耶。觀李氏之辨。蓋謂天下必無西海矣。且無正北正南之海也。夫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禹貢夾右碣石。從北海入河。又粵東有南海郡名。則南北海可無辨也。獨以西海辨之。禹貢弱水。既西。蔡氏注曰。西海之山有水。其性西流。則西之漸下。而有壑明矣。

存業七編

五二

山海經有海內西經。海外西經。藉非西方有海。何以有海內海外之山。且經中可據者多。有云。淒水西流。注于海。有云。流沙西南入海。有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濱。有大山。曰崑崙之丘。崑崙既在海內。而屬海之南。則自崑崙而極西。非海而何。不惟是也。酈道元注水經。謂流沙西行。極噉噉之山。在西海郡北。又曰。西海中。安息國最大。戶近百萬。漢書西域傳云。犁靬條支。在安息西。臨西海。史遷大宛傳云。于闐之西。水皆西流。西海。注載大秦國在西海中。島上四百餘城。皆五

色水晶爲之。金銀奇寶無量。異物志云。慈嶺之水。分流東西。東爲河源。西入大海。十三洲說。崑崙在西海之戍地。去岸十三萬里。柳子厚鏡歌題云。李靖滅吐谷渾於西海上。楊用修云。滇西百夷之外。有大海。在今阿瓦地。沐璘爲都督。曾至其所。若是西海之有據。紀傳蓋鑿也。愚復以理揆之。河圖云。崑崙地之中。性理書載地形如饅頭。其撚尖卽崑崙也。其卽佛經所稱須彌山。四枝分四大部州。其南一枝。合中國四夷爲南瞻部州之說乎。由是恭觀輿圖之寥廓。亦至

存業七編

五三

不可窮詰矣。天地偏氣多而中氣少。有偏氣而居於中位。有中氣而居於偏位。古以吳楚爲南。燕趙齊晉爲北。然以天地中脊而視。皆南而又南者也。豈東生旺而南文明。天地之氣。遂有偏屬乎。中國處一隅之末。其於寥廓之天下。百十分中。或未必能一分耳。且去崑崙數萬里。古今尋河源。而能直抵崑崙者。幾人乎。是尚未能至於中位也。而况崑崙以外哉。故謂崑崙東南一面而下之水。流入中國者。勢必趨東南海。以爲歸。則可。如謂普天下之水。皆歸東南海。則斷不

然矣。大抵崑崙以西以北之世界尤寬。國土不知其幾。其山倍多於東南。有千山萬山。即有千水萬水。有千水萬水。豈無極下之處以歸壑。如前歷、所稱西海云者。而謬以足跡不經耳。目不到。遂謂雲南川陝之外。其地更高。此外無海。然則西北天涯萬山。竟從角起。直傾而下。以馴至於東南海耶。而所謂崑崙為地之中。為饅之尖。何以稱焉。是河圖不足信。禹貢不足憑。山海經與諸傳記。皆不足據矣。安得有人焉。駕風鞭霆。踞玄穹俯大荒。覽婆娑世界。別四大部州。存業七編

然後可以得天地之大全。如不能然。則謂無西海。與謂有西海者。皆射覆也。一井蛙之語海而已矣。



存業八編分目 日係各條起句

桓公田

王官之舉

齊攻魯乘岑鼎

晉平公問於叔向

士尹池為荆

石駘仲卒

孔子過泰山側

澹臺子羽

或問桓赫

魏文侯問扁鵲

魏文侯卜相

西門豹治鄴

公叔水謂申詳

郁離載楚太子

廉頗與藺

張良內履

八編分目

高帝問諸將

漢高之卒不易

淮南王之椎殺

馮異自長安

王陽為益州

斛律金

南陽宗世林

陳季弼告陳登

綢衛不可一世

將軍張遼

曹轅東征

劉表子琦

魏王高貴鄉

王濬冲為尚書

王丞相導名位

王敦及

王敦既亡

王平子

大原王湛	郗超與謝玄	蕭道成弑	曹景宗既貴	張燧於大學	祖約好財	李珣之見王	李揆美風儀	鞠詠受知	八編分	宋太祖一日	向敏中拜相	康定間	范文正堂學	王韶經略	王介甫當國	張浚先達	趙鼎當國	文信國	永樂間	天順間	王文成
桓溫止新亭	王羲之屢	紀僧真	阮孝緒著高隱	鮑子都舉上計	古人不爲世俗	唐秘書姜皎	崔湜父仁師	江左徐鉉	郭進鎮西山	真宗宮火	張乖崖知昇州	英宗入爲皇子	溫公當國	程正叔	秦翰當國	鍾英	花雲	正統間	成化初	正德間	天啟時

聽潮居存茶玄圃餘珍八編

江右鰲邑原良鳴

是編所採括者正文雜文不一所有錄者習見罕見不倫總取其言動臧嘉關切機空者略申論之或參駁之與可以助韋弦而資法戒爾

桓公田至於麥丘見麥丘邑人問之季對曰八十有三矣公曰美哉以其子壽祝寡人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甚壽金玉是賤人為寶桓公曰善至德不孤善言必再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無

差學無惡下問賢者在旁諫者得入桓公曰善至德不孤善言必三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桓公佛然曰蚤子得罪父臣得罪君未蚤君得罪於臣也此一言者非二言之匹也子更之麥丘邑人曰此一言者二言之長也子得罪父可因姑姊叔解之臣得罪君可因便辟左右謝之昔桀得罪於湯紂得罪於武至今不赦公曰善遂封之麥丘竊謂三言皆善矣所云桀紂得罪湯武專言臣不言百姓則未盡也桀紂正得罪

作業人編

於百姓。湯武亦爲百姓而伐之。所謂爲匹夫匹婦復讐也。夫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卽堯舜且恐得罪百姓。況其他乎。謂爲二言之長信矣。

王官之舉。孟明視濟河焚舟。大敗晉人。封殺尸而還。

秦穆公以爲功。封以閬內地三百里。史遺載蹇叔謂穆公曰。有爲人謀者。一日之內。吾三嘗之。而一餉之。則君許之乎。曰否。吾不能忍三嘗之辱。俟一餉之飽也。曰然。則殺中三敗之辱。其爲害也多矣。王官雖勝。一餉之飽也。而君以爲功乎。則何也。夫

存業八編

三

秦伐晉。晉人不出。是未交一鋒。未血一敵。何以謝殺中之怨鬼。封尸而還。僅掩前羞而已。縱得一二土地。利秦幾何。而左氏盛稱之。何異矮人觀場乎。齊攻魯。求岑鼎。魯載厲鼎往。齊侯疑而反之。使人告魯君。必柳下惠以爲是。因請受之。魯君請於柳下惠。柳下惠對曰。君之欲以爲岑鼎也。以見國也。臣亦有國於此。破臣之國。以免君之國。此臣所難也。魯君乃以眞岑鼎往。夫君之國土地也。雖破尚可克復。若士之國。非僅土地。一破而不可復全矣。雖

三公豈易此介者哉。齊不信魯君。而信柳下惠之一言。則柳下惠之言之重於鼎可知也。小邾射不信千乘之國。而信子路一言。望賢之所以信服人者。豈偶然哉。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晉齊桓公九合一匡。不識其若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裁制。隰朋善削縫。賓胥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劑和之。羹以熟矣。奉而

存業八編

三

進之。君不食。誰能強之。亦君之力也。夫以成康之令主。使無周召芮畢。若欲衣而誰進之。以微箕比干輔一紂。而無救於亡。則君不食而無能強也。二臣言皆善。而曠之歸責於君。則更進一籌矣。士尹池爲荆使宋。司城子罕觴之。南家之牆。隳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潦。經其宮而不阻。士尹池問故。子罕曰。南家業醜者也。吾欲徙之。其父曰。吾爲醜。以食三世矣。徙則宋之求醜者不知吾處。吾將不食。爲是憂其不食。故弗徙也。西家高。吾宮痺。潦之經

吾宮也利。故弗禁也。士尹池歸荆。遂荆與兵攻宋。尹池諫曰。宋不可攻。其主賢。其相仁。賢者能得民。仁者能用。人我攻之。其無功而為天下笑乎。噫。後世之權要當此。則西鄰獻房。南鄰貢宅。何論區區。牆潦也。以司城之厚德。意其世福一家。而詎知其并福一國乎。不特此也。陽門介夫死。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晉人覘宋。反告於晉侯。以為不可伐。孔子稱其善哉。覘國而於國俗民情。又及於處家鄰之事。可謂知本。宋小國耳。荆覘而不敢攻。晉覘而不攻。伐皆托重於子罕一人。則仁厚豈小補哉。石貽仲卒。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沐浴佩玉。石祈子曰。焉有執親之卷。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祈子兆。衛人以龜為有知也。夫沐浴佩玉。以敬神。則是以居喪行則非棄親以媚神。神不福矣。不沐浴佩玉。哀親也。哀親。即安後於親。理也。故不求後而後必歸之。昔晉獻卒。重耳亡外。秦穆使人弔之。諷以時不可失。重耳對曰。身卷父死。不得與哭泣之哀。其敢他志。

以辱君義。于時重耳亦一石祈子也。其後卒得晉國。霸諸侯。人亦聽其自歿而已矣。何用強求哉。孔子過泰山側。有嬖人哭於墓而哀。使子貢問之。曰。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死焉。今吾子又死焉。曰。何不去也。對曰。無苛政。孔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後柳子聞其義。為補蛇說。大醫以王命。歲賦異蛇。募能捕者。當其租入。蔣氏世專其役。祖歿於。是父歿於。是身又幾歿者數。而不肯更役以復賦。曰。悍吏之來吾鄉。叫囂東西。隳突南北。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而歿者相半也。今一歲犯死二。餘則熙熙而樂。豈若鄰鄉之旦旦有是哉。是賦之毒於蛇也。蛇虎殺人。人猶可避。賦歛殺人。人詎避之。何怪乎人之寧堪蛇虎。而不能堪蛇而殺。虎而冠者哉。澹臺子羽。齋千金。文璧渡河。陽侯波起。兩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操劍斬蛟。蛟歿波休。乃投璧於河。三投璧輒躍出。因毀璧而去。夫蛟熄波恬。可以已矣。何必投璧。三投三躍。已大奇矣。

毀之何爲。搃以想見義風激烈。武勇絕倫之狀。似與行不由徑。非公不至者異撰也。豈夫子以顓取人。失之子羽。謂其顓武而行儒乎哉。然而豫章祠澹臺。其傳像復儒雅何也。

或問桓赫曰。陽貨逐於魯。疑於齊。再黜於趙。天下大矣。卒莫容貨之一身。何以桓赫曰。不觀之削者乎。爲鼻必先大。大可小也。爲目必先小。小可大也。今貨不狝。小鼻而大目。旣已爲其不可復者也。天下雖大安。所容貨之身哉。此語不見於書傳。見於史

存業八編

六

還。雖譬而實切。雖諺而實精。嗟嗟今天下之怙寵恣勢者。皆已小鼻而大目矣。豈復知畱餘地乎。

魏文侯問扁鵲。子兄弟三醫。孰爲最。扁鵲曰。長兄於病視神。故名不出於家。中兄治病在毫毛。故名不出於國。若扁鵲者。鏡血脉。投毒藥。數肌膚間。而名出聲於諸侯。噫。論伎也。進乎道矣。技深則難知。技淺則易見。難知惟有獨喻。易見人乃喧傳。如爲宰相者。能燮理陰陽。常致時和季豐。而人莫省其故。及凶荒見而修政修教。以返災祲。而天下始服其

才矣。如爲將軍者。上兵伐謀。使敵家不戰而屈。而人亦僅安其常。及羽檄馳。而戰艦攻取。以夸雄長。而天下始頌其功矣。此其理亦微哉。不謂醫及之。魏文侯卜相。以問李克。曰。成與璜孰可。克對曰。君若置相。則問樂商。與王孫苟端孰賢。文侯曰。善。遂相魏成。夫王孫苟端不肖。由翟璜進之。樂商賢。由魏成進之。故也。史載李克以五者定相。其曰達視其所舉。卽舉樂商之謂乎。書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自古然也。然當時子夏爲文

存業八編

七

侯師。非魏成所得倫者。文侯不相。而李克亦不舉何哉。

西門豹治鄴。廩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人數短於文侯。文侯行鄴。果然。文侯曰。翟璜任子治鄴。而鄴不治。將加誅於子。西門豹曰。臣妻王主富民。霸王富武。亡主富庫。今君欲爲霸王。臣故畜諸民。君以爲不然。臣請升城鼓之。於是升城一鼓。而民被甲拈矢操兵而出。再鼓負輦粟而至。文侯曰。已之西門豹曰。與民約信。非一日之積也。一舉而欺之。

後不可復用。燕嘗侵魏八城。臣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西門子之威信如此。其賢令矣哉。觀其禁河伯娶嬪。是用術以行法。觀其鑿河渠灌田。又因術以行仁。傳曰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三不欺之等差。曹丕與羣臣辨之詳矣。

公叔木謂申詳曰。吾親敬子思。子思未吾察也。申詳以告。子思答曰。公叔氏之子。愛同己而不知賢。以人口而親敬吾。則亦以人口而疏慢吾矣。曰其不

存業八編

知賢奈何。答曰。有龍穆者。好飾美辭說。觀於坐席。相人脣睫以爲之意。天下之淺人也。而公叔子交之。橋子良修實不修名。爲善不爲人知。不撞不發。如大鐘然。天下之深人也。而公叔子與之同邑。而弗能知。此爲愛同己而不知賢也。夫公叔氏知淺而不知深。是胸無識。目無睛。不過耳食之輩。能不人譽亦譽。人毀亦毀乎。而況深於橋子良萬萬。如子思子者。豈易知哉。奈世皆好龍穆。而爲公叔木多也。

郁離載楚太子。以梧桐之實養鵠。而與其鳳鳴焉。春

申君曰。是梟也。生而殊性。不可易也。食何與焉。朱英奪之。謂春申君曰。君知梟之不可以食。易其性而爲鳳矣。而君之門下。無非狗盜鼠竊亡賴之人也。而君寵榮之。食之以玉食。薦之以珠履。將望之以國士之報。以臣觀之。亦何異乎以梧桐之實養梟。而與其鳳鳴也。春申君不寤。卒以進李園妹事。爲國所殺。而三千之客。無一人能報者。其時僅一朱英。不奪力沮於納嬪之初。而徒進殺國之計。亦

存業八編

九

何補也。竊以信陵。猶得侯廉毛薛之三士焉。孟嘗猶得馮驩魏子之二士焉。平原猶得毛遂之一士焉。咄咄春申。博好士之虛名。竟不得一士之實用。胸無識鑑。不知客子爲何品。彈一生之富貴。以周旋之而不足。愚且拙。不大可嗤哉。廉頗與藺相如隙。趙奢謂廉頗曰。君何念之深也。兩虎相鬪。其勢必不兩生。君不如因以下之。廉頗曰。吾嫌其相妨也。奢曰。曉不妨目齒。不妨舌。湏不妨口。瓜不妨膚。今君與相如。各自爲睫目齒舌湏口。

爪膚也。天生兩人以爲趙利。毋以私意妨之。廉頗曰。善。負荆過相如之室。相好如初。藺相如屈廉頗。史綱所載。先儒所論詳矣。未蚤廉頗下相如者。今史遺乃及之。要之廉頗無釋。伏於相如之意。相如雖肉袒負荆。亦未如之何。從未有兩情不先通而能善其好者。

張良內履於圯上老人。止授兵書一編。所云孺子可教。未蚤有教詞也。遺書載老人之言曰。兩脅致其美於人。而人卒不以脅爲功。脅無事也。孺子居功。

其以脅乎。十指貢其傷於人。而人卒不以指爲怨。指無心也。孺子處怨。其以指乎。良曰。敬受教。此數言者。盡良一生受用。良於數言外。亦未嘗作他伎倆也。如躡足以封信。偶語以封齒。招皓以安儲。皆致其美而人不知。誅秦則付項。滅楚則付信。布越皆貢其傷而人不知也。辭三萬戶而願封關。全不居功。素人間事而從赤松子。怨永不及矣。高帝問諸將曰。吾所以有天下。項氏所以失天下者。何。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略地。因以與之。與天

下同其利。項羽反是。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還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餉。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用之。所以取天下。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爲我禽也。夫高祖得三傑。是漢一海內之大樞柄。使人攻城略地。因以予之。是漢鼓羣雄之大機軸。得土地而不公之人。卽三傑罔盡心力。況布越絳灌諸人。肯効用於我哉。高祖王陵之言皆是也。班彪其興有

五之說。無如此確至矣。但君臣之間。繫短較長。揀非其昧。曰。吾不如似謙讓也。實則矜夸矣。似推服也。實則忌嫉矣。能免於去者去。繫者繫。而族者族乎。漢高之卒不易太子者。乃招致四皓之力。古今於四皓有異同之論。於子房無不歸功。獨溫公有疑。謂審如是。是良爲子植黨以抗父也。然予閱逸史。建成侯受計於子房。以爲上所不能致者四人。能爲太子致之而見之上。則大事可助矣。建成言之呂

后遂以太子書招四皓。四皓委髮顰臥曰。長安千里而遙。臣老矣。不能遺骨道路。且焉敢以子先父也。使者三請不可。乃返。建成侯復劫子房。計子房曰。子號驚於市。而曰鵲也。其曰非鵲而訕之者。十九號山鵲於市。而曰鵲也。其不卽以爲鵲而訕之者。十不一也。夫鵲恒見。而鵲不恒見也。四皓避之久矣。帝慕之。特耳之耳。建成得其意。闕使者問狀。因得四老人爲隱衣冠。抵掌而譚。商山甚悉。會太子燕上。令老人受閔侯詞。以從。帝見而怪問。四

人前對。以下同史。似此則四皓未至。而優孟爲之。可則奇矣。毋譎而欺主耶。子房諒不爲此。或出建成侯未可知也。然能正國本以成大事。離欺也不害其爲忠矣。

淮南王之椎殺辟陽侯也。免冠詣闕謝罪。文帝怒。以說或不誅。入見太后曰。臣有弟不能訓。擅僇高皇帝之大臣。食其臣不屬司寇而寬之。敬謝不法。太后曰。帝毋忘高皇帝耶。曰何敢忘。曰帝亦知呂后之人。就戚夫人乎。曰知之。曰高皇帝而在也。其能

無人說辟陽侯哉。淮南王代帝而行高皇帝誅者也。王何罪。夫辟陽私呂后。而呂后殺淮南之母。后成淮南寄僂於辟陽。以爲當日不救。是舉可以告母。并可以告高皇矣。太后義正詞嚴。凜凜丈夫氣。曰代帝行誅。則帝之失刑。不媿於其母乎。

馮異自長安入朝。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爲吾披荆棘。定關中。因賜珍寶錢帛。詔曰。倉卒無憂。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頓首謝曰。臣嘗管仲。謂齊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檀

車。齊國賴之。臣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夫光武脫河北之難。七季矣。而猶追豆粥麥飯之舊。是能安不忘危。治不忘亂者。馮異若扭巾車之敕。安得赫奕於雲臺。人能於安樂之日。恒思患難之時。則兢兢保全。無所不至。斯齊所以定霸。而東漢所以興歟。杜子美中興詩云。已喜皇威清海岱。常思仙仗過崆峒。謂目前雖安。當思明皇幸蜀時也。

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犍九折坂。嘆曰。奉先人

遺跡。奈何數乘此險。棄官去。後王尊爲刺史。至其坂。問吏曰。非王陽所畏之道耶。叱其御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桓溫伐蜀入峽。絕壁天懸。騰波迅急。乃曰。旣爲忠臣。不得爲孝子如何。夫王尊治狀。班史傳之。其曰忠臣或似也。乃桓溫亦援其說。豈有忠臣而謀篡弑耶。

斛律金

嘗命子孫射。其長光曰。明月。其次美曰。豐樂。

金觀射。泣曰。明月豐樂。用弓不及我。諸孫又不及明月豐樂。世衰矣。每令出田。還效所獲。光獲少。必

存業八編

五

麗龜達腹。美獲多。非要害處。光恒蒙賞。美或被捶。人問之曰。明月必背上着箭。豐樂隨處卽下手。數雖多。去兄遠矣。夫田必計獲。計獲則弟勝兄矣。而父之所賞所捶。乃在所獲多寡之外。不論利而論法。其亦取範馳而不取詭遇意乎。以正道課射。與俗課不同。課家課業。當作是觀。

南陽宗世林。嘗薄魏武之爲人。不與交。及魏武總朝政。問宗曰。可以交未。荅曰。松柏之志猶存。竟以忤見疎。然丕兄弟。每造其門。獨拜牀下。禮敬如此。或

出曹公之意。世林才品未詳。而曹氏父子服之。必

非猶人之才品矣。孔融荀彧禰衡。三國時之翹然者。操得而臣之。且得而殺之。而世林抗不受害。便

已超然諸子之上。但不知視陳登管寧爲何如矣。

陳

季弼告陳登曰。許下論議。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

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

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

趙元達。博學強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杰

出。有王伯之略。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

存業八編

五

餘子瑣瑣。亦焉足錄哉。夫所敬少。而所不錄多。果

近於驕。且擲金未必玉潔。弑后禮法何居。華歆在

所敬。而置孔明於瑣瑣不錄乎。是豈人倫之鑒哉。

要其豪氣。真如自臥百尺樓上。而臥許汜輩於地

下。玄德稱登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信哉。劉原父

酒酣。每誦元龍告季弼之語。因仰天太息。此正原

父舒其胸中塊磊之氣。亦豪所感激也。

禰

衡不可一世士。僅與孔楊善。曰。大兒孔文舉。小兒

楊德祖。餘子碌碌。無足言者。其至荊州。獨見趙戩

而嘆曰。劍則干將莫邪。木則梓桐椅漆。人則顏冉仲弓也。散避亂荊州。依於劉表。時王粲亦依表。極爲蔡邕所重。而稱衡未見推舉。豈散又趨於粲耶。衡之傲也。好惡未免無僻。然三國人才之多不益見乎。

將軍張遼。與其護軍武周有隙。求交於胡質。質辭以疾。遼出遇質曰。僕委心於君。何以相孤如此。質曰。古人之交。多取知其不貪。奔敗知其不怯。豈流言不信。武伯南身爲雅士。往者將軍稱不輟口。今因

存案入編

十六

睚眦。遂成嫌隙。如質才薄。豈能終好。故不願也。遼感其言。復與周平。古人其難其慎之交。種種如此。宗世林之不交操。剛決似過之。質能動遼悔心。俾尋武周之舊。其所全更多矣。

曹操東征玄德。議者思軍出。袁紹襲其後。進不得攻。退失所據。操曰。紹性遲疑。劉備新起。急擊必敗。遂行田豐果說紹曰。虎方捕鹿。熊據其穴而啖其子。虎進不得鹿。退不得其子。今操空國而去。將軍百

萬之師。自天而下。直指許都。擣其巢穴。舉炎火以

存案入編

十七

焦飛蓬有不撲滅者哉。操必舍備還計。我據其內。備攻其外。逆操之頭。必懸麾下矣。失此不啻操得歸國。恣跋扈之威。成篡逆之謀。雖百道攻擊。無如何也。紹不從。豈舉杖擊地。惜其失此難得之會也。夫紹之爲人。操已料之。不足深責。獨以田豐之智。不能擇至以効奇。而空試於非其人。乃真足惜耳。彼其時有獻奇於非其人而不售者。如劉璋遣人迎備。諸臣苦諫不聽。鄭度陳計。燒除各路。堽穀。深溝高壘。以待之。備至。請戰。勿許。久無所資。必走走而擊之。必成擒矣。璋不能從。備因入而據蜀。鄭度之計。有類於李左車之計。而劉璋之不聽。鄭度亦猶陳餘之不聽左車。使陳劉而行二人之計。則淮陰昭烈豈有幸哉。其不行。猶可快也。若田豐之謀。操除賊興漢。在此一事。而爲紹坐失機會。則至今有遺憾矣。

劉表子琦。爲後母苦不自安。與亮升樓去梯問計。亮曰。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琦遂求出守江夏。此一言而悟。不煩再計也。惟曹丕過弟植才名

甚盛。幾有奪嫡之議。丕問賈詡以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不違子道。如此而已。曹公一日諮於賈詡。詡默然不對。公問不對何也。詡曰。屬有所思。問何思。答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曹公憬然。於是太子遂定。蓋袁紹立少子尚。劉表立少子琮。其後皆兄弟相爭。以至傾覆。詡前後數語。渾含未盡。而頓使爲子者安。爲父者悟。而國本不搖。不惟善處人父子之間。且片詞而大定策之功矣。

存業八編

六

魏主高貴鄉公。憤司馬昭之威權日偏。率兵親討。賈克黨昭抗戰。揮成濟殺之事。雖輕發而髦志可悲。其時抽戈者成濟。唱謀者賈克。而當國者司馬昭也。詔會議。問陳泰。泰曰。斬賈克。可以少謝天下。昭曰。更思其次。意在濟也。泰曰。惟有進於此者。不知其次。則意直指昭矣。昭欲蔽克。而暗射及已。復何言。泰之及昭。是卽董狐之書。趙穿手弒。不書穿而直書盾。此春秋之義。蓋逆其與。垂而誅之也。況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乎。書昭弒髦。不惟例合春秋。

而并不孤陳泰當日矣。

王濬冲爲尚書令。時着公服。乘輅車。經黃公酒壚下。過。顧謂後車客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諸人共酣飲於此壚。竹林之遊。亦預其末。自嵇天阮亡。便爲時所羈。繼今日視此。雖近。邈若山河。夫今昔存亡之感。情所必然。宦途牽制。欲爲爾時而不得。然亦自牽制耳。若能勇割俗情。追復前勝。脫屣何難哉。竹林依然。酒壚現在。何邈若山河之有。

存業八編

七

光祿。顏曰。王公雖重。禮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旣而告人曰。吾垂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於我。我其有邪德乎。夫古今趨勢者比。而能持正者幾人。昔王祥不拜司馬昭曰。王公相去一階。君子愛人以禮。與顏含之持正殆一揆矣。世不度禮之宜。而僂僂趨人者。皆佞而邪德者也。不爲顏含之罪人哉。王敦反。至石頭。兵威大震。或勸周顗避難。顗曰。吾位大臣。朝廷傾撓。豈可外間求活。乃與朝士詣敦。

敦曰。近日戰有餘力。不。對曰。恨力不足。豈有餘耶。
敦曰。卿何以相負。對曰。公戎車犯正。下官忝率六
軍。而王師不振。以此負公耳。夫伯仁力不能勝賊。
而語足以刺賊。嚴氣正性。隨問隨折。挫逆權。扶國
驍。豈不寒賊敦之膽哉。而胡竟成於敦。且非成於
敦。而實成於導。顛之矯枉避嫌。大不近情。則亦取
怨取禍而已矣。

王敦既亡。王彬爲江州。王舒爲荊州。王應欲投彬。父
含欲投舒。含語應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而

存案入編

卡

汝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安往也。江州富人強盛。
時能抗同異。非常人所行。及覩衰危。必興愍惻。荆
州守文。豈能作意表行事。含不從。遂共投舒。舒果
沉含父子於江。彬奔應。當來。密具船以待之。竟以
不來爲恨。夫能鋤強。而後能扶弱。王彬之品行。自
高於王舒。而王應之識鑒。亦高於父王含也。昔酈
寄以賣友取說。而王舒販兄弟以求容。尤大可憤。
獨惜王應頗具眼。涇渭分明。而不能諄父於成生
之際。曲從亂命。載胥及溺。何哉。

王平子嘗行經陳留郡界。陳留時爲大邦。多人士。太
守遣吏迎王。王問吏曰。此郡人士爲誰。吏曰。有蔡
子尼。江應元。是時郡多居大位者。王以其姓名問
曰。甲乙輩。非君郡人耶。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
君侯問人。不謂問官位。王咲而止。到郡。以語太守。
曰。舊名此邦有風俗。果然。小吏亦復如此。夫惟其
人不惟其官。使人人知貴品行。不貴榮祿。豈非至
美之俗哉。孟簡雖開府。襄陽屬浩然。高才何必貴。
下位不妨賢。正不惟其官。惟其人也。

存案入編

圭

大原王湛。人咸以爲痴。兄子濟輕之。所食方丈。不以
及湛。湛取菜蔬對食。濟一日往省湛。見牀頭有周
易。謂湛曰。叔用此何爲。頗曾看不。湛咲曰。體中佳
時。脫復看耳。因共譚易。剖義入微。妙言奇趣。濟所
未垂。嘆莫能測。濟初乏子侄之敬。自是心形俱肅。
謂然曰。家有名士。三十季而不知。大抵人有矜炫
之心。雖愚張以爲慧。士有沉潛之意。雖慧退處於
愚。二十季而令人不知。湛之深藏其用。真名士也。
三十季尚不知家人。忽於取說對食之時。而必待

譚易濟亦枉却名矣。他日乃云濟以上人。何見之。勉也。王述人皆謂癡。及辟爲椽。導問江東米價。述張目不荅。導曰。王椽不癡。其鑑在濟以上哉。

桓溫止新亭。大陳兵衛。欲害謝安。王坦之。王入失厝。

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神姿舉動。不異於常。方作洛生詠。諷遍目左右衛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用。壁間着阿堵輩。溫咲曰。正自不能不爾。遂命撤之。促燕行觴。咲語移日。夫曠遠令人憚。蓄膺令人玩。安之靜重。旁若無人。而人卒不能

存業八編

主

犯者其識力已素定矣。豈坦之得望其肩背哉。

桓超與謝玄不善。符堅將問晉鼎。既已狼噬梁岐。又虎視淮陰矣。于時議遣謝玄北討。人間頗有異同之論。惟超曰。是必濟事。吾昔嘗共在宣武府。見其使才皆盡。雖履屐之間。亦得其任。以此推之。必能立勲。及元功既舉。咸嘆超之先覺。又重其不以愛憎匿善。淝水之捷。奏於謝玄。實則謝安荐之。而桓超然之。安不以親生嫌。超不以營生忌。尚矣。然超之信玄。終不若安信玄之深也。但其舉履後得任。

以卜其濟事。亦如劉尹之夾桓溫曰。伊必能克蜀。觀其蒲博。不必得則不爲。皆以平時卜臨陣也。二公料事能中。然成敗大關。恐未可冥冥夾耳。

王羲之賤謝萬云。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萃。誠難爲意。然所謂通識。正自當隨事行藏。顧若每與士之下者同則盡善。復賤桓溫云。謝萬才流經通。處廊廟。叅諷議。故是後來一罷。而令屈其邁往之氣。以俯順荒餘。近是違才易務矣。謝萬才浮於位。右軍慰而勵之。所謂愛人以德也。桓溫用違其

存業八編

主

才。右軍勞而達之。所謂官人以才也。摠爲國家作人如此。右軍經濟文采。東晉罕儔。謝安政業炳然。殊未當右軍意。貽書謂之。殆欲痛哭。至諷其清言廢務。非今所宜。則陶侃下壺之流也。而哭不著其幹務。豈以書之一藝掩乎。

蕭道成弒蒼梧。太后召褚淵。袁粲劉秉。會議迎立安成王。粲乘密謀誅道成。事敗皆歿。淵賣袁劉而得生。及宋將禪齊。未肯離官。王敬則勒兵入迎。王琨攀車痛哭。不勝嗚咽。司空褚淵奉璽綬詣齊勸進。

齊卽位。以楮淵爲司徒。賀者滿座。從弟焄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必不當爲一名士。耶嘗入朝。以腰扇蔽日。劉祥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淵曰。寒士不遜。劉曰。不能賣袁劉安得免寒士。夫五代廢立之際。無大可觀。王琨雖未死。而情語悲酸。視彥回大豕耳。於時戚疎公議尚明。皆能鄙叱之。然則所謂少立名行。非眞立名行者。周公恐惡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向使當季身便成。一生眞僞有誰知。是王琨之說。特所遭不幸。而彥回之壽。則自作不幸者也。

紀僧眞得幸於齊世祖。請曰。臣出自武吏。邀逢聖時。階榮至此。無復所須。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由江敬謝淪。我不得措意。可自詣之。僧眞承旨詣敬。登榻坐定。敬顧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眞喪氣而退。以告世祖。世祖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夫僧眞之慕爲士大夫。江敬之不輕以士大夫予人。齊主之以士大夫聽士大夫。天子不得而專命。

皆知重士大夫也。雖歿士大夫。特縉紳家已乎。必如陳留吏所稱蔡克江統。不惟官而惟人可也。

曹景宗旣貴。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季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劈磬聲。箭如鵝鴨叫。平澤中逐麀。數肋射之。飲其血。食其胃。甜如甘露。漿覺耳後風生。鼻頭火出。此樂使人忘死。今來楊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幔。小人輒言不可。開置車中。如三日新娘。念此邑邑。使人氣盡。景宗武人。而能叙昨今光景甚眞。雖但追其疎狂之樂。卻實有山林骨性者。若醜窮榮通之人。閉置於終南北山之上。反邑邑如三日新娘。思借徑以通長安。不勝鼻頭火出也。

阮孝緒著高隱傳。載一百三十七人。劉歊劉訐覽其書曰。昔嵇康所贊。缺一自擬。今四十之數。將待吾等成耶。阮對曰。所謂荀君雖幼。後事當付鍾君。若素車白馬之日。輒獲麟於二子矣。亡何歊訐皆卒。遂益二傳。及孝緒亡。訐兄潔錄次篇末。成絕筆之意云。阮書之缺。固以待人。亦以自擬。孝緒能成二

劉之志。劉潔又能全孝緒之志。皆可述也。

張堪於大學遇朱暉。甚重其人。一日把臂語曰。欲以妻子託朱君。暉不敢對。已而張亡。文季尋其妻子。困甚。因往候視。厚賑贍之。文季子楨問曰。大人未語堪爲友。何忽如此。文季曰。堪常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耳。暉又與陳揖交善。揖早卒。有遺腹子友旣長。會南陽太守桓虞。名暉子駢爲吏。暉辭駢而荐友。虞遂召用之。朱暉篤於風義。生歎不渝。真千古一朋也。張堪可謂能識人。桓虞亦能虛以用人。皆不易得也。

存業小編

漢

鮑子都舉上計。道遇一生卒。得心痛疾。子都下車按摩。奄忽遂卒。不知姓名。有馬一匹。素書一卷。銀十餅。子都賣一餅以資殯殮。餘以枕之。并素書埋之。以馬相隨至京。遇一閹內侯。怪問君何以致此馬。子都備道之。侯驚曰。此吾兒也。卽往迎棺開視。銀書如其言。乃荐子都於朝。夫倉卒道間。急人患難。救死安骸。念絕貪私。而全復故物。若此希蹤。真可風勵天下後世。宜乎三代乘馳。而京師歌之也。

祖約好財。阮平好屐。並自經營爲累。時人未定優劣。

或有詣祖。見料視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簾。箸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見自炊火蠟屐。因嘆曰。未知一生箸幾兩屐。神色閃暢。區區一履留神。雖云細甚。豈累冲襟。惟財乃昏人神智之物。敗人名檢之端。一或泥首。更無出頭。昔郭林宗。與衛茲文生入市。子許買物。隨價讐直。文生皆呵。減價乃取。林宗曰。子許少欲。文生多情。二人非兄弟。乃父子也。後文以穢貨敗。衛以義節彰。祖約

存業小編

主

有文聲。文忌鄙俗。而好財若此。傳載其附驥峻。投石勒。以占奪殺其身。豈非錢神作祟哉。

古人不爲世俗之炎涼。世俗之愛憎。皇甫度遼閉居。有以貨得雁門太守者來謁。度遼臥不時起。旣入見。問曰。卿卿在郡。食雁美乎。蓋識其居雁而貨也。頃之白王節信在門。度遼驚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手而入。極歡而出。時人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撻掖。節信未知品若何。必清高而不貨者。此豈世俗之炎涼乎。陰興與張汜杜禽厚善。嘗以兩

人華而少實。不可用。但私之以財耳。又與鮮于衷。張宗有隙。素不相好。然知二人有用。特稱所長而達之。此豈世俗之愛憎乎。總之識精辨品。不徇已私。可爲世風勵也。

季珪之見王思遠。終日匡坐。不妄言笑。簪帽衣領。無不整潔。久之便憶丘明士。及見丘明士蓬頭散帶。終日酣醉。吐論縱橫。唐突卿宰。久之復憶王思遠。大凡兩人久處。習而生厭。人情之太常也。第未辨別。兩人何如品耳。盧子友語公曰。昔太丘道廣。許

齊人編

美

子將知而不顧。嵇生性清。鍾士季過而絕言。吾處季孟之間。去其太甚。觀此則王思遠丘明士亦酌而處季孟之間。去其太甚可矣。然何點嘗評思遠。恒如懷水。暑月亦有霜氣。風波流靡時。安得其人遇之。與其丘也寧王。

唐秘書姜皎得罪。張嘉貞附權幸。請加詔杖。俄而皎或後廣州都督裴佑先下獄。上問法何如。嘉貞復援皎例。張說進曰。臣疊刑不上大夫。以其近於君也。故曰士可殺不可辱。向者姜皎官三品。有微功。

若其有犯。應成卽殺。應流卽流。不宜廷辱。以卒伍待。況律有八議。勲貴在焉。皎事既不可追。佑先豈容復濫上。然其言嘉貞退謂說曰。何言事之深也。說曰。宰相者。時來卽爲。豈能長據。若貴臣盡可使杖。恐吾黨行當及之。此言非爲佑先。乃爲天下士君子也。嘉貞有慙色。由此觀之。殿陛鞭朴。唐亦有之。惟宋朝未嘗。所以養完士氣。而朝多忠節。嗣後復興是例。由當國者藉以箝諫官之口。不特出之權奄。而并出之宰相也。何不知國體哉。

存案八編

元

姚崇張說同相而不相能。崇嘗奏說罪狀。上勅御史臺按之矣。崇病囑其子曰。張丞相好服玩。吾沒汝陳寶玩於前。張弔若顧。卽錄致之。以神道碑爲請。獲其文。卽錄以奏。磐石立鐫。數日必悔。若復徵回。告以鐫石上登者也。張來弔于悉如崇誠。未幾文成。叙致該詳。未幾果見取本。以文未周密爲辭。子引視告之。張嘆曰。成姚崇能算生張說。吾才不及遠矣。夫崇之相業。炳然史冊。何藉說之文章。且文以人重。崇旣劾說。則已薄其爲人矣。焉用彼文而

乃煩此算計。其猶未免於俗情耶。

李揆美風儀。善奏對。肅宗嘆賞曰。卿門地人物文章。皆當代第一。故時人有頭頭第一之說。嘗入虜會盟。酋長曰。唐有第一人李揆。即公乎。及致仕。杜司空徒入洛見揆。言及事事第一。揆曰。若道門地。門戶自有所承。官職偶遭耳。今形骸凋瘵。看即下世。一切爲空。何第一之有。夫世容有頭頭第一之人。但頭頭第一。自他人稱道。猶可。若自家知爲第一。而居然任之。則非第一矣。

存業八編

三

崔湜父仁師。兄澄。弟澄液。並有文譽。居清要。每宴。自比王謝曰。吾門戶及出身歷官。未嘗不爲第一。湜季三十六執政。嘗暮出端門。下天津。馬上賦詩曰。春還上林苑。花滿洛陽城。張說嘆曰。文與位可致。季不可及也。然湜以附韋后作相。又附太平公主。有門客獻海鴈賦以諷。湜稱善而不悛。帝誅蕭至忠。流湜嶺表。後知湜本謀。賜死荊州。夫盈滿不戒。卒罕令終。文章富貴門第少季。四者亦何足恃。雖然。能如李揆之第一不誇第一。何不可恃。

鞠詠受知於王化基。及擢第。知仁和。而王公正知杭州。詠以書及所作寄公。以謝平昔獎進。今爲屬吏。得以文字相樂之意。王公不荅。至任略不加禮。且課其職業甚峻。詠大失望。不得不專修吏幹矣。及王公入參政事。首以詠薦。人問其故。公曰。鞠詠之才。不患不奮。患氣俊而驕。特裁抑之耳。噫。君子愛人以德。不以姑息。乃爲真知己也。昔馬武爲蘇茂所敗。奔王霸營求救。霸閉營語衆曰。馬將軍恃吾兩軍不一。敗道也。今示不援。賊必輕進。馬將軍無

存業八編

三

救。其戰自倍。賊兵疲。吾乘其敝可克也。已而果然。凡此皆不煦育徇人。而激作成入者哉。江左徐鉉。以博洽蚤中州。會鉉奉使來汴。故例差官押伴。朝臣皆慮詞令不及。宰相艱其選。請于藝祖。上曰。朕自擇之。有頃命其殿侍中不識字者。十人名以入宸筆點其一。在廷皆驚。中書不敢復請。趣使行。殿侍莫知所以。不獲已竟行。渡江始會。鉉詞鋒如雲。旁觀駭愕。其人徒唯唯不能荅。鉉莫能測。強聒而與之言。其人數日如故。一無酬復。久之而

鉉亦倦且默矣。維時在朝陶寶諸名儒。若令出而
駢辨。帝鉉若。帝正以大國之體不當如是。且微
示不屑之意耳。人但知智以角智。而不知愚以困
智。所以養尊養銳。亦不戰而能屈人者也。

宋太祖一日退朝不樂。內侍問其故。曰。早來指揮一
事。偶有悞失。史官必書之。所以不樂。又一日後死。
挾弓彈雀。有一臣扣殿。稱有急事見。上急出見之。
及奏乃常事。上曰。此事何急。對曰。亦急於彈雀。
上怒。以斧鉞柄撞口。兩齒墜焉。徐伏地取齒置懷。

存業八編

圭

中。上怒曰。汝將此齒訟我耶。對曰。臣豈敢訟陛下。
自有史官書之。上怒解。賜金帛。慰勞而去。太祖動
畏史書。能顧名思義。翻然悔改。便是興朝氣色。此
一臣或借急奏以止戲動。未可知。而史逸其名惜
哉。

郭進鎮西山。有告其陰通河東劉繼元者。太祖怒其
誣害忠良。縛其人予進。令自處置。進釋之。謂曰。爾
能為我取繼元一城一寨。不止贖死。且請官之。歲
餘果誘其一城來降。進具報于朝。請賞一官。上意

僅以贖死。而難其官。仍以其人還進。進復請曰。使
臣失信。後難用人矣。太祖乃賞以官。太祖信郭進
而去諂。所以專歸殺伐之柄。郭進因官賞以示信。
所以廣關。擢用之門。君臣篤於用才如此。

向敏中拜相。門庭悄無一人。昌武以親入見之。賀曰。
今日降麻。朝野相慶。公但唯唯。又曰。此非常之命。
由勲德隆重。故殊眷至此。公復唯唯。卒無一言。既
退。復使人至庖。問今日有無親客宴會。亦宋無一
人。明日上問。昨見敏中何狀。乃以其所見對。上咲。

存業八編

圭

曰。向敏中大耐官職。呂晦叔同平章時。門下因語
次。曰。嘉問敗家法可惜。公不荅。客愧而退。一客少
留。曰。彼妄意迎合可惡。公又不荅。後子弟問二客
之言何如。公亦不荅。蓋罷宇深沉。終身不露喜怒
之色。而後親疎不得因緣為奸。正宰相宜然。總之
不越一耐字。人知艱難困苦宜耐。不知甚得意之
一言一咲。尤宜耐也。

真宗宮火。災王旦馳入對。上驚惶曰。兩朝所積一朝
殆盡。公對曰。陛下富有天下。財帛不足憂。所慮者。

政令賞罰有不當。以致天災。臣僞位宰相。當罷免。因上表待罪。帝乃降詔罪已。許中外直言。朝政得失。後有大臣言非天災。乃榮王宮失火禁。請置獄。當斬決者數百人。旦持以歸。明日乞獨對曰。初火災。臣上表待罪。陛下降詔罪已。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寧知非天譴耶。果欲行法。願罪臣以明無狀。帝納之。減死數百輩。夫獲譴於天。歸獄於人。豈國家善事。惟不罪人而罪已。不全法而全信。真古大臣之體哉。

存業八編

書

康定間。西鄙用兵。損大將劉平。議者以宦官監軍。主帥不得專權。致平失利。或請罷諸監軍。仁宗以問宰臣呂夷簡。夷簡曰。不必罷。但擇謹厚者為之。上委夷簡擇。對曰。臣待罪宰相。不與中貴私交。何由知其賢否。願詔都知押班保舉。有不稱者與同罪。上從之。翌日。都知叩頭乞罷監軍。夫宦官監軍。數百年來大病。若自我罷之。異日有失。彼得藉為口實。孰若不拂權廢。而陰令自退之為便也。陳寶之禍。皆由智謀之不臧。故臣不露智謀。所以為大智。

大謀。獨惜其有相才。無相度。如忌富弼。李迪。方之古大臣。邈矣。

張乖崖知升州。有殿直范延貴。押兵過金陵。乖崖因問曰。天使沿途來。曾見有好官否。延貴曰。昨過萍鄉縣。得一良宰張希顏。曰。何以知之。延貴曰。入其邑境。驛傳橋道完葺。田萊墾闢。至邑城。廛肆無賭博。市易無喧譁。夜宿邸中。鼙更鼓分明。以是知其良也。乖崖大嘆曰。希顏固善矣。天使亦善也。即日同薦之于朝。夫子路治蒲。而孔子三善之。亦不過

存業八編

書

延貴所舉數條而已。然則延貴之與肥親。廉察中牟者。豈曰凡使哉。若在今人。必多得過山例錢。方肯延譽如此。故愚亦曰。萍鄉令善。范天使善。張乖崖尤善。當同壽之於史。

范文正掌學睢陽。有孫秀才索遊上謁。文正予錢一千。明年復謁。又予一千。因問何為汲汲道路。孫戚然曰。老母無養。公見孫為母。非乞客流。因為補學。賤授以春秋。月得三千供養。孫遂篤學。明年歸去。後十年。登太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道

德高邁。朝廷召至太學。卽昔日索遊孫秀才也。公嘆曰。貧之爲累大矣。使因循索米至老。卽才如明復。不幾埋沒耶。可見人才全在這就。能造就。卽不可使才而沉於才也。今富貴人不知貧賤痛癢。是一過。并不知貧賤往往有豪杰。而不能着眼。又一過。至於托名貧養。俛仰乞哀。祇取厭鄙。則罪過又甚矣。

英宗入爲皇子。大計已定矣。而稍傳有異議者。指三司使蔡襄。及卽位。每語及三司事。便有不悅之色。

存業八編

襄疑懇請出。韓琦因言蔡襄事出流言。前代人以疑似之嫌。害及忠良。可以爲鑒。歐陽修亦奏蔡襄文字。陛下曾觀否。上曰。文字不曾見。無則難知其必無。修曰。就使陛下曾見文字。尤須更辨真僞。往往時夏竦欲陷富弼。乃先令嬖子學弼書字。學成乃僞作弼與介書。謀廢立事。書將上。爲言者廉而發之。賴仁宗聖明。弼得免禍。至如臣服關還朝。有誤臣者。僞撰臣一劄子。言乞沙汰內官。欲以激怒羣閣。中外喧傳。亦賴仁宗保全。得至今日。由是言

之。文字猶須辨僞。何況止是傳聳。上頗釋然。歐公因上宿疑。委曲申解。白蔡襄之心。回主上之怒。可謂正直忠厚者哉。

王韶經畧秦鳳。諂安石。濫殺以取熙河。勉年頗悔。嘗遊金山寺。以因果問僧。僧言以王法殺人。如舟行壓殺螺蚌。韶猶疑之。一日同刁景純於長老坐間。韶復舉前語以問。衆荅如初。刁獨無語。韶問君謂何。刁曰。但打過得賢心下否。韶曰。君以爲打過得否。刁曰。以某見打過不得。若打得過。自不問也。韶

存業八編

不自安。未幾發背。終日閉目。醫者令開。韶曰。目前斬頭截腳人許多。安敢開。竟穿五臟而死。夫打過得自心。與打不過。甚是確語。凡平生有大虧心事。心終放不下。疑戰到死。韶之目前種種。皆自心之鬼魅呈形也。況自作自受。因果不誣。傳稱伯有爲厲。殺帶殺段。嗣後爲厲報殺。紀載恒多。雖涉齊諧。不令恣惡者悚然也哉。

溫公當國。將安石新法。盡反其所爲。人無不快。獨畢仲游奏記溫公曰。散青苗。置市易。歛役錢。變鹽法。

者事也。而患不足者情也。不杜其患不足之情。而徒禁其散歛變置之事。其說終不行。今舉青苗諸害民者。一切更之。安石用事之黨。必不喜。必操不足之情。陳不足之狀。雖致石人而聽之。猶將動也。如是而諸法復行。可奈何。為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之錢粟。一歸地官。會其費可支若干年。數年後。又將幾倍于今。今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也。則不足之說。不得前陳。而後新法可以永罷。且今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雖起二三舊臣。用六七君子。而數終不勝。烏在其法之可永罷也。夫人主誠知天下有餘財。以浚其利心。又盡除護法之黨。而所使臂指。皆奉公守舊之臣。然後新法可以永罷。仲游非特迴瀾障流。實所以拔本塞源。為千古之確畫。豈溫公慮不及此。必俟奏記而後悚然也哉。惜乎執政數月而薨。不克全展。稍孤兩宮四海喁喁之望。倘天少假。畢說斷行。乃其後竟如畢慮。亦可悲也。

王介甫當國。亦有快人處。知邵州郭祥正。附遞奏書。

乞以天下大計。盡聽王安石區處。有異議者。雖大臣亦屏黜。上一日問介甫曰。郭祥正才似可用。介甫曰。臣頃在江東。識其為人。才近縱橫。言近押闊。而薄于行。不知引荐何人。而登于聖聰也。上出其章示介甫。介甫極陳其不可用。祥正遂以本官致仕。李師中與介甫平日講論不合。及權盛。乃於舒州作傳岩亭。蓋以王嘗倖舒。而始封又在舒也。初極詆熙法。既而為巷議十篇。皆稱新法之善。投介甫。介甫以其翻覆薄之。此二人者。真狂卻做小人也。介甫之於二人。所謂好而知其惡。後世之於介甫。所謂惡而知其美。要之介甫無大奸險。特執拘之過。黨同伐異。以學術殺人者。

程正叔禮法自嚴。蘇子瞻謂其不近情。每加玩侮。以至成隙。分黨。甚至交章相詆。有臣疾程願之奸之語。此子瞻過當處。昔高座道人在王丞相座。恒偃臥。見下壺肅然。改容。下不賢於程也。而能以禮法令人重。劉整恃才縱放。嘗造人談。遇蔡克在坐。慚不自安。劉不賢於蘇也。而能以禮法重人。此二事。

何以定程蘓二公哉。章子厚每侮君實。子瞻曰。君實時望重。昔許靖以虛名見鄙於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譽播四海。不加禮。必以賤賢爲累。先主乃以靖爲司徒。許靖且不可慢。況君實乎。子瞻知處君實。而不知處正叔。豈程疾蘓無禮法。亦無處蘇地。然正叔之疾蘇。未有惡言可據。而蘇則已甚矣。

張浚先達。力引趙鼎。相得甚。嘗論人才。浚極譚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無措足矣。浚不以爲然。及引檜

存業八編

四

共政。方知其暗。浚之被論也。鼎約同列救解。及檜見上。獨無一言。浚遂謫遠州。檜在樞府。一一聽鼎。鼎遂深信之。後卒爲檜傾。浚與鼎邂逅于閩。言及此。始知皆爲檜所賣。其與丁謂之奉準而憾準。蔡京之順光而孽光。不同一匠。測之深機乎。或因此而質斛公曰。小人之難知如此。斛公曰。小人何嘗難知。只緣君子未到難悅地位耳。然則鼎知其奸而猶悅之。安知其不爲非道之悅所動乎。秦檜當國。錢積豪門。民間乏錢。貨壅莫售。京尹曾泳

白檜。檜卽名文思院官。絡繹盡至。喻曰。達得旨欲變錢法。煩公依舊夾錫樣。鑄一緡進入。盡廢現錢。不用富貴。貴之大窘。盡輦宿藏。爭易金粟。物價大昂。泉溢於市。夫小人既多幹畧。推重尤易風行。不善用。則妨賢病國。善用之。則便民利國矣。要雖權濟於一時。終屬一時之譎術。

趙鼎當國。金人與劉豫并寇。鼎勸高宗親征。行次姑蘇。喻子才謂元鎮曰。相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賭采一擲也。元鎮曰。事之濟否。非鼎所知。成

存業八編

五

則幸。不成則死之耳。喻曰。今若直前。萬一蹉跌。退將安歸。要須畱後門。庶進退有據。元鎮曰。計將安出。喻曰。張樞密任福唐。若除江淮荆浙宣撫使。俾以諸道軍赴闕。則命到之日。便有官軍錢穀往來。彼之來路。卽我之後門也。元鎮大以爲然。于是浚復大用。而金齊諸寇皆遁而去。夫真宗朝有寇準。高宗朝有趙鼎。皆決親征而皆濟。蓋確見其有必勝之理之勢。非徒嘗試也。而忌準者不免有孤注之譜。元鼎無子才之說。未必不濟。但得張樞密之

護持。尤足堅其斷。而萬全無疑也。要之慮患最空。周必。有急須留後門。當以喻子才之画爲正。蜚英。見張惟孝而異之。曰。今日正立功之秋也。惟孝不答。叩而問之。則曰。朝廷負人。明日蜚英宴之。仲宣樓。酒酣曰。有國而後有家。今天下如此。吾將安歸。惟孝躍然曰。唯命。乃請三十幅名帖以往。不旬。數十騎繞甲士五千至。旗幟鮮明。部伍嚴肅。因請所統姓名。惟孝曰。朝廷負人。福難禍易。聊爲公紓一時之難。姓名不必登也。時鼎豐五州已危。于是擊鼓耀兵。數戰俱捷。江上平。乃解去。奇哉。惟孝。倘亦陳同甫喻子才流輩乎。天下何時無人。何地無人。惟朝廷不能用。或用而不能盡其用。使抱才者。一則曰。朝廷負人。再則曰。朝廷負人。令人韜奇不欲試。姑試不欲展。而世竟無所賴也。惜哉。文信國初抗虜營畱虜。乃必爲田文出關計。脫京口。走眞楊。脫眞楊。走三山。詭跡避追。艸行露宿。窮餓乞餐。冒萬死以立帝海隅。賈似道沮之。畱夢炎嫉之。陳宜中忌之。苗再成逐之。李庭芝疑而欲殺之。

使庭芝不疑。而合兵興復。事未可知也。亡奈何以勤王孤軍。戰敗被執。潮陽仰藥不效。南安絕粒不效。囚燕三年不效。至力求死而後效之。時宋亡五年矣。此未效之五年。皆公延宋之日月也。陸秀夫艸制。謂如金百鍊而益勁。如水萬折而必東。此止頌其前截。尚未知俘北以後事。惟羅文毅云。徵之去箕之囚。龍比之諫。夷齊之餓。武侯之鞠躬盡瘁。傳于公之一身信哉。正氣歌所云。蘇武節。侍中血。睢陽髯。常山舌。兼之又何論矣。至今讀指南諸錄。而不裂髭灑血者。眞豺狼犬豕之不如也。余攷是榜得人最盛。公一甲鼎元矣。二甲則首謝枋得。三甲則首陸秀夫。三公傳臚。謝餓死不屈。陸抱帝沉淵。皆無愧科名也哉。花雲守太平。陳友諒攻城陷之。雲就縛。妻邵氏。生子三歲。抱兒泣曰。夫死吾不獨生。不可使花氏無後。汝等尊撫之。尋赴水死。侍女孫氏抱兒逃。爲僞漢兵虜之。軍中惡兒號。孫恐見害。以簪珥屬漁家育之。僞漢敗。孫得脫。乃竊兒去。復覓舟渡。遇漢潰軍。

奪舟掠孫及兒投之江。偶有斷木附入蘆渚中。渚有遺實。孫取啖兒。七日不灰。夜半聳人聲。乃呼求救。其人曰雷老雷詳其故。遂引而達上所。孫抱兒泣拜。上亦泣曰。此將種也。命賜雷老衣。忽不見。咸驚神異。夫將灰封疆。將之常分。妻殉夫難。妻之常分。奴衛小主。奴之常分。花兒即成一統袴子耳。而遇不灰之奇緣。若是哉。大抵數不當灰。雖置人鮮。幾中鬼門關上。竟不灰也。觀此則花將軍素行亦可想見。

存業八編

五

永樂間降虜。多安置河間東昌等處。生養蕃息。驕悍不馴也。先入寇時。皆將乘機騷動。亦如并雍諸醜。乘隙而進。劉淵幾至變亂。會其時朝廷發兵征湖貴粵東。西賊于肅愍奏遣其酋長有名號者。厚與賞。隨軍進征。事平遂奏留於彼。此用郭欽江統之策。而為所徙者不知。郭江主於徙還故土。其勢稍難。此則因便而散處之。乃大作用也。謀國之奇。福國之大。可為後世法。

正統間楊溥居內閣。其子來自石首。傳言所過州縣

官迎送餽遺之勤。惟江陵令范理頗不為禮。溥登而心異之。後廉其果賢。薦知德安府。未幾擢貴州方伯。或勸理宜致謝。理曰。宰相為朝廷用人。非私于理。後登溥卒。乃哭而祭之。以謝知己。范固清正有守。士楊公不為私而為國。總之皆有古人之義。可以風世。

存業八編

五

及訊拷幾斃。莫能自白。有軍匠楊暄憤然不平。疏達不法。擊登鼓以進。上令達并問。暄至伴若不。知曰。技人不識書字。安得有此。達勒暄報李賢主使。暄伴喏曰。此時無證據。不若多官庭鞠。我對眾供之。彼復何辭。達喜。飯至以酒肉啖之。遂以登。上勅法司訊於午門。暄大言曰。所奏門達罪狀。皆暄自為。昨達以酒肉教暄。扳指李閣下鬼神昭鑒。人則我灰。何與他人。達失色氣沮。大臣錄辭以進。遂正達罪。謫戍成。方達之氣。酸薰灼。舉朝敢怒不敢。

言。乃以一賤工之憤。去達如縛雞狀。又何貴于讀
書明理。以嫉邪去惡。稱君子者哉。業漆之楊賡。與
業醫之吉平。俱第一流人物矣。

成化初。朝廷好寶玩。中貴言宣德時。嘗遣大監王三
保使西洋。獲珍奇無算。上因命中貴至兵部。查三
保往西洋水程。時尚書項忠。命都吏檢故牒。劉大
夏爲郎。先檢已得匿之。吏檢三日不得。復令他吏
檢不得。劉終不言。會科道連章諫。事乃寢。後項詰
吏曰。署中牘焉得失。劉微咲曰。昔下西洋。費錢糧
存業人編

數十萬。軍民亦萬計。此一時弊政。牘即存。尚空
燬以拔根。猶追究其有無耶。項悚然再揖而謝。指
其位曰。公達國脉。此不久屬公矣。忠宣大識大力。
深沉靜重。節無限經費。全無窮生命。使朝廷無食
得之名。本兵有特正之體。雖古大臣何以加諸。
泰絃巡撫陝右。秦府旗校橫肆莫堪。絃禽治不貸。王
怒。乃誣奏絃。上逮絃下獄。命內臣尚亨籍其家。止
得黃絹一匹。敝衣數事。亨回奏絃貧狀。上親閱其
貲。嘉嘆良久。詔釋絃繫。賜鈔萬錠。以旌廉。復調巡

撫河南。絃到任。還江直以事至。各官降禮趨奉。絃
不爲屈。直反加敬之。絃規其虐從繁騷。直惟謝咎。
直回。上問各省撫臣賢否。直稱絃賢不置。夫品行
清真。豈畏權勢。縱磨挫窮迫。亦有天理昭現之時。
眞金不怕烈火。正須烈火熬煉。愈顯眞金。

正德間。楊一清與內臣張永督兵寧夏。永以獻俘歸
京。楊于袖中出二疏。一言平賊。一言內變。囑永曰。
進寧夏疏畢。卽進逆瑾內變疏。永曰。不濟奈何。楊
曰。萬一未信。公頓首泣請。追瑾兵耗。驗瑾反狀。必
存業人編

伏誅。瑾誅。公大用。願矯瑾所爲。呂強張承業。與公
千載三人耳。已而永入見果濟。復謀之內閣。令科
道皆劾。劾中波及諸臣。永曰。罪止瑾。勿動搖人情。
急易以進。比疏入。瑾遂正法。夫權閹之患。自古難
圖。滿朝正人。謀之不臧。至於殺身禍國。前轍可鑒。
永以同輩人去之。如縛雞壯哉。至於監軍克濟。又
默全朝臣。眞可與呂張並立爲三矣。雖然。發蹤指
示。楊公又其首功。

王文成過錢塘。謁處士方大古。方出脫粟蔬飯餉王。

王爲一飽。明日文成報如處士。處士正色曰。墊人爲墊具固當。公徹度也而墊具。得無非人情耶。文成禮謝之。山翁甘矮梅。其徒有行臺御史者謁翁。翁歎語久之。及開餞。惟慈湯麥飯而已。翁曰。御史豈啖此者。第老夫易辦耳。因占一絕。慈湯麥飯丹山暖。麥飯慈湯亦孔艱。試向城樓高處望。人家幾處未炊煙。大古之規文成。其詞直矮梅之諷御史。其意深。皆行乎貧賤。忘乎富貴。而愛人以德者也。若富貴而爲貧賤之容。又當辨其真與不真。陸放翁作溫公布衣銘云。公孫丞相布被。人曰詐。司馬丞相亦布被。人曰儉。布被可能也。使人曰儉不曰詐。不可能也。

天啟時。周順昌以魏大中被逮。至吳門。往與哭別。魏聞。登而怒。并逮順昌。詔使至。吳令夜半叩牀大慟。妻子號哭震天。公神色自若。顧令曰。母效楚囚對泣。將行。所知曰。范司隸屬于數語。千古酸鼻。公忽然往乎。曰。母事亂人懷。顧旁有素楮。曰。此龍樹菴僧屬書者。既許不了。亦卽負心。呼筆大書。道勁勝。

常出門士庶數百。訝曰。吏部何罪。朝廷逮之。如昔人不解。司馬相公爲黨人者。及詣軍門開讀。聚至千萬。羣情洶洶。語皆激烈。識者思生變。乃曰。欲活吏部。當爲吏部門戶計。不如乞命兩臺。懇其疏救。於是五百諸生。公服立門。百姓執香伏地。且訴且泣。號聲轟天。撫按惴惴不敢半語。旗尉械擊百姓。大言東廠行擒。鼠輩敢爾。衆乃喧言。此魏監捏督耶。遂亂呼擁擊。從尉擠死。餘逃匿。升屋得全。撤讀至夜不散。散而復聚。數日乃伺間而行。公當患難。灰生之迫。而了無倉皇忙亂之態。其天定其所。豈立素也。非素行信乎。何以動千萬人之哀。而千萬人之公憤。雖猝致亂。亦不失爲三代直道之民。卽灰於一人之手。而不灰於千萬人之心。自此而楊左周繆。善類漸空。則天之以國運告也。可勝浩歎。



行業九編分目 目錄各條起句

蘇武使匈奴

古辭四首

五言盛於漢

離騷歌中

古韻有不叶

顏延之問鮑

謝靈運入彭蠡

太白登落雁

子美稱庾信

五言古唐詩

古詩風雲

晉僧道猷

張協詩

薛道衡聘陳

曹景宗

郝隆爲桓溫

九編分目

王叔玉樹曲

王無功石苔

古來佳句

隋楊忌薛

唐以詩取士

詩莫盛於唐

中宗正月晦

開元中王

明皇乘月

唐五七言

李太白見崔

人問晦菴

太白娥眉

杜審言詩

杜詩離亂

老杜禮林

老杜詩細雨

子美曲江

子美八陣

觀摩詰之画

詩之菁華

詩練腰一字

子美遠愧梁

律詩合聲律

孟浩然閉過

孟集有到

韋應物五言

劉禹錫白居易

元稹爲御史

牛僧孺赴舉

李賀以詩

昌黎勉猶子

子厚田家詩

元輕白俗

李德裕崖

李適之爲相

九編分目

李建勳拜

羅隱見釋

唐人紀宋

李于麟評唐

嚴滄浪取崔

從來咏三良

鈞臺詩

馮道品與詩

賈島烏宿

在官譚高隱

釋皎然詩

白樂天問

眞宗朝

魏野隱深山

晏元獻

歐陽公述

歐公謂梅

子瞻和介甫

東坡廬山

劉貢父問

東坡叙虎

人求作詩

王禹玉

東坡以書

王榮老渡

程明道萬物

邵子先天

晦菴感興

明詩傳頌

王元美評

袁州廬肇

張東海

謝莊遠行曲

王肅省中

漢宣城郡守

史遷傳孫叔敖

聽湖居存業韻林隨筆九編

江右鰲邑原良鳴

書甫著

是編讀書之暇亦復娛詩漢魏以後明宋以前或舉全篇或檢句字特加評隲間及疏證具列寶山任憑識採學吟者可通作法攷世者可推變風總關性情之實用而佐問學之餘功也

蔣武使匈奴李陵贈別詩其三章云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徘徊蹊路側恨恨不能辭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努力崇明

群集九編

德皓首以為期武荅陵末二句願君崇令德隨時愛景光此送別詩之祖夫不祝早歸而期皓首正以堅武之節而令其進德也一則曰崇明德一則曰崇令德古朋友相成之誼如此哉又紅塵蔽天地白日何冥冥招搖西北指大漢東南傾尚有十句未及錄五言雖繼騷賦實近于風陵以武人子而擅風雅之林為五言開天之匠居常則蘓武密為交事敗則馬遷力為救其素所樹立必卓也世乃詆其人并疑其文豈以成敗論英雄哉

古辭四首。古詩十九首。皆失姓名。必蘓李後六朝前
之人所作者。中多舛生離別。相思至情。與及時行
樂之意。其閑切警句。如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
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歸。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
枝。思爲雙飛燕。銜泥巢君屋。生季不滿百。常懷千
歲憂。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爲寶。俱可泯。而世厭
平淡喜綺藻。故不及此。豈知六朝之極綺藻者。多
於古詩力擬之。往往摘句爲題可見。
五言盛於漢。暢於魏。衰於晉以後。建安時曹氏兄弟。

存業九編

獨擅勝場。諸子未必及。其後謝氏又非顏陸輩所
及。雖然諸名家。鑪錘冶麗。皆有心取悅。惟陶詩任
真自得。淡致天然。人稱其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
山。爲見道語。獨不觀孟夏艸木長。弱齡寄事外。閑
居三十載。諸篇何非理語。能綏述乎。不惟啟江西
詩派。亦五言仙品也。不然飽吃惠州飯。細和淵明
詩。子瞻之心悅誠服。何爲耶。種苗在東臯篇。諸本
皆作淵明詩。攷文選爲江淹擬陶之作。如歸人望
煙火。穉子候簷隙。素心正如此。開徑望三益。大類

淵明。故直以優孟作叔敖耳。
離騷歌中。采芳洲兮杜若。洞庭波兮木葉下。沅有芷
兮澧有蘭。思君子兮未敢言。寫秋情景妙。思不言
意。纏深遠。與宋玉悲秋。六朝唐人。閨怨邊愁。皆本
此。其招魂篇。如高堂邃宇。檻層軒。又光風轉蕙。汎
崇蘭。又姱容修態。絙洞房。又蛾眉曼睩。目騰光。又
陳鐘按鼓。造新歌。又美人既醉。朱顏酡。此各句。已
逗出唐人七言古律之祖。
古韻有不叶。而漢魏六朝皆用。必時音不同耳。古詩

存業九編

奇青河畔。以婦字叶柳韻。西北高樓。以哀字廻字
叶悲韻。客從遠方。以解字叶綺韻。子建贈下。以謳
字叶廚韻。袁淑白馬篇。西字叶翮韻。江淹林字叶
池韻。靈運祐字叶燭韻。如此類。不勝述。至唐律謹
嚴。則無之矣。
顏延之嘗問鮑明遠。已詩與謝康樂。優劣何如。鮑曰
謝詩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綉。彫
績滿眼。顏終病之。湯惠休亦云。謝詩如芙蓉出水。
顏詩如錯綵鏤金。與鮑共一提衡矣。今略舉二人

之警者。靈運潛虬媚幽姿。沓沓日西頽。管余遊京華。諸篇又石橫水分流。林密蹊絕蹤。初篁苞綠籜。新蒲含紫茸。又激澗代汲井。又崖傾光難聞。稍自延之。彫雲麗璇蓋。祥飈被彩旂。稍琢削。沱約評延之明。密靈運標舉大約相同。

謝靈運入彭蠡詩。金膏滅明光。水碧綴流溫。江淹詩。水碧驗未贖。金膏詎緇。又云。凌波采水碧。太白彭蠡詩。水碧或可采。金膏秘莫言。穆傳。河伯示汝黃金之膏。則金膏爲仙煉之液。故秘莫言。山海經

存業九編

四

云。柴桑之山。潯陽水其下多碧。又云。耿山多水碧。水碧言采似水中有玉物矣。而梅聖俞廬山詩云。絕頂水底花。開謝向淵腹。攪之不可得。滴瀝空在掬。若是則水碧又非有物矣。

太白登落雁峰曰。此山最高。呼吸之氣。想通帝座。恨不携謝朓驚人詩來。搔首問青天耳。但未知其所謂驚人者何篇何句。篇如紫殿肅陰陰。江南佳麗地。大江流日夜。句如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日華川上動。風光艸際浮。戢翼希驥首。乘流畏曝頭。

又桑柘起寒煙。朱子愛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而太白極愛澄江淨如練。有詩云。解道澄江淨如練。令人長憶謝玄暉。意白謂驚人語在此耶。

子美稱庾信詩曰。清新庾開府。史評其詩綺艷。爲梁之特出。唐之先鞭。而文選少載。今略紀警句。寄王琳云。玉關道路遠。金陵信使疎。獨下千行淚。開君萬里書。別詩云。陽關萬里道。不見一人歸。惟有河邊雁。季季南向飛。如荷風驚浴鳥。橋影聚行魚。如路高山裏。樹雲低馬上。人如覆局能懸記。看碑解

存業九編

五

暗疏。如賦用王延壽。書須韋仲將。稱鮑昭詩曰。俊逸鮑參軍。而其警者。則腰鑱刈葵藿。倚杖牧雞豚。又棄席思君幄。疲馬戀君軒。又蟻壤漏山阿。絲淚毀金骨。又爵輕君尚惜。士重安可希。又何時與汝曹。啄腐共吞腥。清新俊逸。可以想見。

五言古。唐詩之胎。諸名家奉爲球璧。予故極愛之。而頗有疑。一疑詩景多秋。每開卷。但見風露霜月。搖落蕭瑟之景。倍極悲吟。而三春花鳥興象。則寥寥也。古辭陽春。怖德澤。萬物生光輝。外。則有靈運山

挑發紅蕖。楚蔭漸紫。包池塘生春艸。園柳變鳥禽。
陸機。蕙艸饒淑氣。時鳥多好音。沈約。山櫻發欲然。
而已。餘豈昭明未入選乎。再疑詩詞多複。長篇而
前後意複者。未具論。乃句連而詞複。如陸機。既云
山溜何冷冷。又云飛泉漱鳴玉。左思。既云非必絲
與竹。山水有清音。又云何事待嘯歌。灌木自悲吟。
阮籍。既云多言焉所告。又云繁詞將訴誰。劉琨。既
云宣尼悲獲麟。又云西狩涕孔丘。靈運。既云越東
識行止。又云范蠡出江湖。雖其瑰磊之氣。顛倒迴
環。情至莫已。豈得非病。而可疎於檢點乎。
古詩。風雲月露。無補實用者。頗多。予摘一二。閑切者。
以自勵。如左太冲。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江淹。
延陵輕寶劍。季布重然諾。鮑明遠。羈惡含滿歎。物
忌厚生沒。陶淵明。被褐忻自得。屢空常晏如。古辭。
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正冠。合咏之。可爲自立者。一
助。傅休奕。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長。古詩。少壯不
不努力。老大徒傷悲。咏之。可爲修業者一勸。何敬
祖。既貴不忘儉。處有能存無。太冲。功成不受爵。長

揖歸田廬。咏之。可爲顯要者一諷。左又。世胄躡高
位。英俊沉下僚。又。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又何
世無奇才。遺之在艸澤。咏之。可爲淹抑者一紓。至
於張季鷹。榮與壯俱去。賤與老相尋。曹顏遠。富貴
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則世態可悲。吾儕置不問可
也。
晉僧道猷詩。連峰數百里。修林帶平津。茅茨隱不見。
雞鳴知有人。評者以爲古今絕唱。道潛詩。隔林彷彿
垂機杼。知有人家在翠微。秦少遊。菰蒲深處疑
無地。忽有人家笑語聲。評者謂皆祖道猷。語意卻
不及。又有評後二詩。比道猷更精。予謂秦詩可匹
猷詩。潛詩意盡前句。下特襯貼耳。
張協詩。丹霞啟陰期。密雨如散絲。又。朝霞迎白日。森
森散雨足。李嘉祐。朝霞晴作雨。耿渾報雨早。霞生
儲光羲。落日燒霧明。農夫知雨止。靈運。早垂夕颺
急。勉見朝日曛。卽俗所謂朝霞不出市。暮霞走千
里也。劉禹錫。將霽霧先昏。耿渾重霧報晴天。用修
艸頭占月暈。米價問天河。又。諺謂日暈長江水。月

暈州頭空。皆老農占驗語也。

薛道衡聘陳。值人日。南人請詩。題云入春繼七日。離

家已二季。南人嗤曰。誰謂此虜解作詩。及云人歸

落雁後。思發在花前。乃服曰。名下無虛士。開元初

史郁自陳曹植七步成詩。臣約五步。明皇試以除

夕詩。立云。今歲今宵盡。明年明日来。寒隨一夜去

春逐五更回。尚有後四句。然此已足題了。明皇亟

賞予官。以視思發花前句稍賤。

曹景宗目不識書。及破魏凱旋。時梁武於華光殿。與

存業九編

沈約諸臣宴飲聯詩。以曹兜鍪。不煩唱和。曹固請

許之。時韵已盡。止餘競病二字。景宗得之。立賦云

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

病。滿朝嘆賞莫及。凡落韵必棘手難就。而武人隨

手就之。可見詩不閑學也。

郝隆爲桓溫南蠻參軍。三月一日會作詩。不能者罰

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罰。既飲。攬筆作句云。蝦蟆

躍清池。桓問蝦蟆何物。荅曰。蠻名魚爲蝦蟆。桓曰

作詩何以作蠻語。郝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軍。

那得不作蠻語也。予謂郝作蝦蟆字。以致桓詰已

奇。其荅桓數語又奇。五字可以擢英。三字可以辟

橡。則蝦蟆二字。亦可超蠻府而遷之矣。

王穀作玉樹曲。後有云。歌未闌。晉王劍上粘腥血。君

臣猶在醉鄉中。一面已無陳日月。此詞大播人口。

時較於市中。見亡賴毆同人。往救之。揚聲曰。認吾

否。吾是解道君。臣猶在醉鄉中。一面已無陳日月

者。亡賴驚而退。可見其時俗子亦知重詞。宋有傳

人贈寇準詩於外國者。契丹使來。舉朝宴集。使問

存業九編

孰是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相公及見寇而拜。

井外夷亦知重詞與品望矣。

王無功石苔應可踐。叢枝幸易拔。靈運則云。苔滑誰

能步。葛弱豈可捫。左思功成不受賞。長揖歸田廬。

太白則云。若待功成拂衣去。武陵桃花笑殺人。太

白醉看風落帽。老杜則云。羞將短髮還吹帽。古詩

十季磨一劍。鋒刃未曾試。今日把似君。誰有不平

事。俞仲蔚則云。天下常令萬事平。匣中不惜千季

成。皆番案法也。靈運明月入綺樓。彷彿想慈質。老

杜則云。落月滿屋梁。猶疑見顏色。張說洞房殘月影。高枕聽江流。子美則疎簾殘月影。高枕聽江聲。韋莊百季流水盡。萬事落花空。子美則流水生涯盡。浮雲世事空。武元衡夢逐春風到洛城。顧況則歸夢不知湖水闊。夜來逐到洛陽城。老杜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子瞻則貪看白鳥橫秋浦。不覺青林沒暮潮。樂天醉顛如霜葉。雖紅不是春。子瞻則兒童慣喜朱顏在。一咲那知是酒紅。皆自尹式衰顏寄酒紅。后山衰顏酒借紅來。丁謂艸解忘憂。

存業九編

憂底事。花名含咲。咲何人。子瞻則花非識面常含咲。鳥不知名時自呼。皆換胎法也。換胎謂之偷意。惟偷語爲拙。然有暗合而非襲者。卽李杜亦時有之。難以枚舉。

古來佳句。單傳不特浩然微雲疎雨之聯。如王文海若詩。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當時以爲文外獨絕。包估波影倒江楓。喻鳧積露沉斜月。馬戴遙泉韵。細風人謂喻馬可作一聯。喻鳧又有雁天霞。脚雨漁夜草條風。人評上句妙絕。下句未稱。楊徽

之新霜染楓葉。皓月借蘆花。自云下句有神助。崔信明楓落梧江冷。一句爲人頌服。餘便取厭。劉駕早行詩。馬上續殘夢。一句佳。餘無可採。石曼卿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戴石屏春水渡旁渡。夕陽山外山。米元章三峽江聲流筆底。六朝帆影落樽前。又有句傳名不傳。如宋人於彭門見一聯。一鳩鳴午宋。雙燕話春愁。衆疑坡作。坡曰。此唐人得意句。僕安能道。又如春陰妨柳絮。月黑見梨花。又雨滴空堦曉。不勝述。皆菁華難泯者。

存業九編

隋煬忌薛道衡。衡歿隋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胄歿曰。復能作庭艸無人隨意綠否。邵文敬半江帆影落樽前。世以爲奇。號邵半江。張子野雲破月來花弄影。浮萍破處見天影。隔牆送過鞦韆影。人稱爲張三影。宋子京綠楊煙外晚雲輕。紅杏枝頭春意鬧。及謁張子野。令將命者報云。尚書欲見雲破月來花弄影。卽中子野屏後應曰。是紅杏枝頭春意鬧。尚書耶。張潔與同寅分韵得單字。成句云。衝雨斜飛燕子單。人稱爲燕子學士。應子和風過。

落花紅。又兩岸夕陽紅。人稱雙紅秀才。僧寶目詩。萬松嶺上一間屋。老僧半間雲半間。雲亦有時去。爲雨。回來不似老僧閑。時稱爲半間和尚。可見人愛佳句。卽以一句盡其人。以佳句難得也。

唐以詩取士。相傳應試諸詩。所售多不知名。李杜王岑諸大家。皆不在科列。其著名者。僅見錢起杜荀鶴陸贄。錢杜雖售。詩未見佳。陸作稍佳。又非以詩名者。當時以禁苑青松命題。時制律體十二句。首二句便盡題。陸贄詩云。陰陰青禁裏。蒼翠滿春松。

存業九編

主

雨露恩偏近。陽和色更濃。高枝分曉日。靈韻雜宵鐘。香助爐煙遠。形疑蓋影重。願符千載壽。不羨五株封。長得迴天眷。全勝老碧峰。餘皆未及陸作。售者不必傳。傳者不必售。與今之窗牖闡執。其工拙。發合豈異哉。

詩莫盛於唐。唐有初盛中。尤莫盛於盛唐。盛唐之所以盛者。謂主以漢魏之氣。而輔以六朝之詞也。盛唐律詩。早朝與應制爲多。尤莫盛於早朝大明宮唱和諸作。爲古今詞人膾炙。賈至銀燭朝天紫。

陌長。係省中唱作。以呈僚友者。前六句記寫朝天景色。無大佳麗。評者取其好結。朝朝染翰侍君王。自是中書侍州常事。安有深味厚力也。似諸公屬和者勝之。王維絳幘雞人報曉籌。中四句俱麗。日色臨臨仙掌動。香煙欲傍袞龍浮。則尤警也。或議衣服字多。杜甫五夜漏聲催曉箭。前四句俱麗。旌旗日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則尤警也。後四句強弩之末乎。岑參雞鳴紫陌曙光寒。前六句皆麗。皆見早意。花迎劍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

存業九編

主

則尤警也。神采似駕王杜。而所議寒闌乾難四韵。猶可寬也。予獨病末二句太頌。數詩氣色高華。熟之可洗寒陋。然惜結句並弱。夫朝廷豈無可以規諷僚友。豈無可以勸勉者乎。而一於鋪張盛美。無迴味其間。以質三百篇中。東方明矣。蟲飛薨薨之詠何似也。中宗正月晦日。幸昆明池。羣臣應制賦詩。殿前結綵樓。命上官昭容選一首爲御製曲。須臾落紙如飛。各認其名接取。惟沈宋二詩不下。評曰二詩工力。

悉敵沈落句詞氣已竭。宋猶陡健舉。宋句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自寓頗佳。沈句微臣雕朽質。羞睹豫章材。幾自餒矣。然應制詩。多頌少規。必若李嶠之。寧知天子貴。尚憶武侯廬。張九齡之。還垂股肱郡。元首咏康哉。爲得體。

開元中。王昌齡高適王之渙齊名。一日天寒。三詩人詣旗亭小飲。有伶官會。三人避席。擁爐以觀。俄有四輩奏樂。三人私約曰。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自定甲乙。今視諸伶謳多者爲優。一伶拊節唱曰。寒

存業九編

七

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昌齡引手曰一絕。又一伶唱曰。開篋淚沾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宋寔。遊子是雲居。高適引手曰一絕。又一伶唱曰。奉帚平明金殿開。強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昌齡又引手曰二絕。之渙云。陽春白雪。俗物敢近哉。乃指妓中最佳者曰。待此子唱。如非吾詩。終身不敢與爭衡矣。俄而雙鬟發聲曰。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

春風不度玉門關。之渙獻飲曰。我豈妄哉。因大諧笑。諸伶請曰。諸郎君何此歡噱。三詩人話其事。諸伶競拜。當時名家詩出流傳。樂府並選而歌之。亦猶今制舉家。刻窗社執行於世。其佳者爲人膾炙奉爲先資之貨一也。

明皇乘月登樓。有歌李嶠詩者曰。山川滿目淚沾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只今汾水上。惟有季季秋雁飛。帝宴然涕下。及幸蜀。登白衛嶺。又歌是詩。又涕下。李白蘓臺詩。舊苑荒臺楊柳新。菱歌清唱不勝春。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裡人。又宮女如花滿春殿。只今惟有鷓鴣飛。崔魯華清宮。明月自來還自去。更無人倚玉闌干。岑參梁園詩。庭樹不知人去盡。春來還發舊時花。李益亡隋曲。行人天上長堤望。風起楊花愁殺人。劉禹錫。邕來風起。花如雪。飛入宮牆不見人。唐人吊古詩。皆可歌可涕。豈獨嶠詩。

存業九編

五

五七言結句。有蘊有力者。如韋元旦興慶池宴樂。三深魚藻咏。承恩更欲奏甘泉。王維興慶道中。爲

存業九編

六

乘陽氣行時令。不是宸遊翫物華。太白君王多樂事。還與萬方同。子美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又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公何以荅昇平。岑參聖朝無闕事。自覺諫書稀。又早發雲臺仗。恩波起涸鱗。宋之問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李嶠山莊應制。寧知天子貴。尚憶武侯廬。宗楚客幸睹八龍遊。閨苑無勞萬里訪。蓬瀛張謂由來此。貨稱難得多。恐君王不忍看。李義山不須看盡魚龍戲。終遣君王怒。偃師沈彬入塞。功多地遠無人紀。漢閣笙歌日又曛。紹興時重九宴羣臣。陳與義上詩。龍沙北望西風冷。誰折黃花壽兩宮。理宗画南樓圖。劉靜修詩。誰知萬國中。秋月只辦南樓一夜涼。皆有關係。有含蓄得風人之體。若右丞別有早朝詩。方朔金門侍班姬。玉輦迎。仍番遣方士。東海訪蓬瀛。則太峻直矣。凡訛切而鄰於怒罵。頌美而過於諂諛。豈得稱詩哉。

李太白見崔顥黃鶴樓詩。屈服不敢題。後賦鳳凰臺。擬之。又賦鸚鵡洲。幾效顰矣。崔顥黃鶴樓。又效沈

存業九編

七

佳期龍池篇。二詩同一軸。俱用複字。崔詩二白雲。二黃鶴。二去二空。二人。又叠悠悠歷歷淒淒字。只以四十六字成章。而沈詩則五龍二池四天。然崔詩滔滔莽莽。一氣渾成。故勝巧思。說者謂鳳凰臺詩。雖為勦敵。然前六句不及。惟結語差勝。王敬美謂結語亦不及。煙波江上無指着。總說得使人愁。長安不見。逐客自愁。寧須使之。此亦隨見評駁耳。蓋律詩非白勝場。而就律論白。則此詩為勝。獨疑評詩者。謂律可閒出古。古不可涉律。近有指池塘生春艸。紅藥當階翻。為古涉律。此不然。如沈約網蟲垂戶織。夕鳥傍簷飛。鮑昭歸華先委露。別葉早辭風。庾信螢排亂艸出。雁拾斷蘆飛等。尤多似律。但彼時無律。只預逗律之一法也。如律可涉古。何以律名。黃鶴鸚鵡二篇。雖謂古亦可。人間晦菴。太白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前輩多稱此語如何。曰不如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更自。然予謂太白佳句不勝舉。惜飄曠多幹實少。惟運速天地閉篇。諷永王璘勤王。有憂特意。胡風結飛

霜。指祿山兵變。百州秋。冬月。六龍頽西荒。言生民遭戮。明皇奔蜀。此下言勤王。則鷹犬可奪。鳳池不能倡義立功。是北斗南箕。空有名而無用也。杜詩則多閼切。所以更勝。

太白娥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四句五地名。古今目爲絕唱。殊不厭重。蘇子瞻只述前二句。謂誰人解道此。意取其水月相映也。然靈運乘月弄潺湲。楊炯明月滿前川。老杜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趙嘏月光如水水連天。子瞻玉鉤還挂戶。

存業九編

六

江練卻明樓。皆水月清光。空人之象。至於王淮月渡。天河光轉。溼西廂。月明如水。浸樓臺。子瞻月明浸疎竹。則直指月光爲水。尤妙。

杜審言詩。牽絲紫蔓長。而子美則有水荇牽風翠帶長之句。審言鶴子曳童衣。而子美則有儒衣山鳥怪之句。審言雲陰送麴雷。而子美則有雷聲忽送千峰雨。審言風光新柳報。宴賞落花催。而子美則有星霜玄鳥變。身世白駒催。祖孫相似。偶合乎家傳乎。然審言恃文輕微。而子美則無不超前矣。

杜詩離亂悲愁。多閼軍國事。凡戎寇之我至於亡國。

皆由將帥玩寇以自安。養寇以自固。故少陵於祿山吐蕃之亂。深責將帥。如云將帥蒙恩澤。干戈有歲季。至今勞聖主。何以答皇天。又云登壇名絕假。報主爾何遲。又云天地日流血。朝廷誰請纓。又云多少才官守。涇渭將軍且莫破。愁顏。又云西蜀地形天下險。安危須仗出羣才。其時將帥無功。卻屢遷受寵。故又詩云。殊錫曾爲大司馬。總戎皆挿侍中冠。又云今日翔麟馬。先宜駕鼓車。無勞問河北。

存業九編

九

諸將已榮華。言雖翔麟之馬。必使先駕鼓車。由賤而貴。若驟貴顯。如馬未駕鼓。遽駕玉輅。安於榮華。無復驅策。河北叛亂。何勞問哉。又憂兵衆無食。云稍喜臨邊王相國。肯銷金甲事春農。時王縉之臨邊有屯種意。稍爲可喜。餘何取焉。公詩大有關係。所謂詩史不誣也。

老杜擅林碍日吟風葉。籠竹和煙滴露梢。林因吟風葉而碍日。竹因滴露梢而和煙。卻提碍日和煙在上。而創葉梢在下。又紅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

鳳凰枝。在他人必云鸚鵡啄餘紅稻粒。鳳凰樓老
 碧梧枝。卻提紅稻碧梧在上。而倒粒枝在下。又客
 病留因藥春深買為花。又午時起坐自天明。分明
 是因藥而謁。為花而買。天明起坐至午時。但轉移
 上下句便卓然。慣看賓客兒童喜。得食堆除鳥雀
 馴。慣客之童。啄堆之鳥。上六字相連。倒喜馴字在
 下。魚知丙穴由來美。酒憶郢筒不用酤。丙穴之魚。
 郢筒之酒。下六字相連。卻提魚酒字在上。且看欲
 盡花經眼。莫厭傷多酒入脣。欲盡花。傷多酒。三字
 相連。卻安插在中間。此皆播弄工巧處。要非老杜
 不能。

老杜詩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已紗。卻又有輕燕
 受風斜。燕迎風低飛。乍前乍卻。非受字不能形容。
 且杜善用受字。如修竹不受暑。吹面受和風。墊舫
 恰受兩三人。又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
 飛。穿字若無深深字。何以見其穿。點字若無款款
 字。何以見其點。工巧而又渾成乃妙。若徒露巧刻
 便入魚躍練江拋玉尺。鶯穿細柳擲金梭之体矣。

子美曲江諸詩。朝回一篇大佳。結未甚壯。一片花飛。
 風飄萬點。與欲盡花。意頗複。但玩一片與萬點。則
 有分曉矣。桃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相
 傳徐師川見杜墨跡。初是桃花欲共楊花語。自以
 淡墨改去三字。以黃白對桃楊。乃各句自對體。此
 非杜音絕致。何宋人力倣之。如梅聖俞南隴鳥過
 北隴叫。高田水入低田流。黃山谷埜水自添田水
 滿。晴鳩卻喚雨鳩來。李若水近村得雨遠村同。上
 圳波流下圳通。皆本桃花黃鳥句而效顰也。至對
 雨詩。林花着雨胭脂落。柳花牽風翠帶長。雖巧而
 未常不渾矣。

子美八陣圖詩。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世皆以孔
 明志在吞吳未遂。故圖石留江不轉以寄恨也。豈
 知孔明與先主隆中之言。惓惓結好孫權曰。此可
 與援而不可圖也。後玄德因殺羽伐吳。孔明諫不
 聽。及事敗嘆曰。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則吞
 吳為玄德之失。而為孔明之恨明矣。東坡自言夢
 見子美。謂世多誤認陣圖詩。我本謂吳蜀唇齒之

固不當相圖。晉之所以能取蜀者。以蜀有吞吳之意耳。胡致堂亦謂杜甫以吞吳爲孔明遺恨。然則石不轉。未必指陣圖之石。特借言鞠躬盡瘁。而終不能迴災運者。失着在此耳。

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咏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藍溪白石出。玉川紅葉稀。山路元無雨。空翠溼人衣。謂爲詩中畫。猶未也。少陵詩。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簾疎簷看奕棋。參寥子以爲二句可畫。又松根胡僧憩。宋冥龐眉皓首無任著。偏袒右肩露雙腳。葉裏

布業九編

主

松子僧前落。柳仲遠求李伯時。画此數句爲憩宋圖。此真詩中畫。所謂少陵翰墨無形画也。詩之菁華。如目之瞳子。詩之壯烈。如峽之風濤。瞳子可多得。風濤豈常有乎。卽以老杜論。其古今膽炙之句。如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又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又藍水遠從千間落。玉山高並兩峰寒。又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又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又星臨萬戶動。月傍九霄多。又星隨平野闊。月

湧大江流。又遠颺浮水靜。輕燕受風斜。又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俱極佳麗。若五七言絕。又當別論。

詩鍊腰一字是眼。杜詩子能渠細石。吾亦沼清泉。乃實字鍊腰。瞋色赴春愁。乃虛字鍊腰。介甫稱赴字極好。若下起字。便是小兒語。予謂杜五言有兩眼者。如飛星過水白。落月動簷虛。不但鍊過動字。并鍊白虛字。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不但鍊入歸字。并鍊新嫩字。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并鍊三

布業九編

主

四字。月明垂葉露。雲逐度溪風。并鍊二三字。劉滄香消南國美人盡。怨入東風芳艸多。鍊第二第七字。徐信甘露寺詩。平地風煙飛白鳥。半山雲木卷蒼藤。此鍊飛卷二字。東坡云精神全在卷字上。但恨飛字不稱。因請易。遂易以橫字。子美遠愧梁江總。還家尚黑頭。是因亂欲還家。似稱江總而已不及之。其實訊總爲總之愧。但渾而不覺耳。退之贈張曙詩。久欽江總文才妙。自嘆虞翻骨相屯。雖以江總稱張。而詞非怒罵。乃用修謂其

以忠直自比。而以奸佞待人。非聖賢謙已恕人之意。此亦太苛。人知江總仕陳仕隋。而不知梁時已顯。故子美挈梁字以愧之。大抵是觀望迎合。與馮道一類。雖無品。卻有文才。卽有隱刺而不露。亦何妨於詩體。

律詩合聲律法律而名。鏗亮嚴整。無取乎拘體。岑參嬌歌急管雜青絲。王維酌酒與君君自寬。八句皆於第二字一平一仄相對到底。若老杜拘體尤多。此卽四詩之變風變雅也。如鄭附馬宴洞中八句。

春業九編

高

有春酒杯濃琥珀薄。冰漿碗碧瑪瑙寒。至末自是秦樓壓鄭谷。時蚤雜佩聲珊珊。又暮歸詩。霜黃碧梧白鶴棲。城上擊柝復烏啼。客子入門月皎皎。誰家搗練風淒淒。南渡桂水缺舟楫。北歸秦川多鼓鞀。幸過半百不稱意。明日看君還杖藜。先輩評爲杜律第一。則詩專取拘。而於律義何居乎。自後子瞻平淮忽迷天遠近。青山久與船低昂。壽州已見白石塔。短棹又轉黃茅岡。波平風軟望不到。故人久立天蒼茫。皆效之。然可暫不可常也。

春業九編

五

孟浩然閑過秘省秋月新霽。諸英賦詩作會。浩然句云。微雲淡河漢。疎雨溼梧桐。舉坐嗟其清絕。綏閣筆。然僅傳二句。未睹全篇。但其句不出五字外。篇不出四十字外。才氣頗短。明皇召見。令誦所作。因誦北闕休上書章。有不才明主棄。帝曰。卿不求朕。朕豈棄卿。何不云。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遂放還。氣蒸二句。殊極壯麗。後雖稍減。然欲濟美。魚急於鱗用。正好登對。乃誦北闕。萎葺甚矣。劉洎薦李義甫。太宗召見。令咏烏。李云。日裏颺朝彩。琴中伴夜曉。上林許多樹。不借一枝棲。帝大賞之。曰。我將全樹借汝。豈但一枝。遂超拜御史。浩然才豈讓之意。書生祿命之薄。不及義甫耶。

孟集有到得重陽日。還來就菊花之句。刻本脫一就字。擬補者或作賞。或作醉。或作汎。作對不同。後得善本。是就字。乃知其妙。唐句多用就字。崔顥玉壺清酒就君家。李郢片帆歸去就鱸魚。古樂府就我求清酒。難枚舉。宋自西崑集行。爭尚覓體。幾廢唐詩。獨陳從易偶得杜集。本多脫誤。送蔡都尉詩。止

得身輕一鳥四字。脫下一字。擬補者或云疾。或云起。或云落。云下莫定。後得善本。身輕一鳥過。俱嘆以爲不能到。一字之難如此。

韋應物五言雅淡。有陶令風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跡。東坡和之。人謂此絕唱。不當和。坡又喜寧知風雨夜。復此對牀眠之句。又寒雨暗深更。流螢度高閣。晦菴極稱其自在。予謂兵衛森画戟。燕寢凝清香。海上風雨至。逍遙池閣涼。乃心中真自在也。又清詩舞艷雪。孤抱瑩玄冰。極工麗。而艷雪字尤新。

存業九編

王

韋詩屢用之。艷雪凌空散。如伴流風縈艷雪。或疑雪何以言艷。用修謂曹子建洛神賦。以流風迴雪。比美人之飄飄。雪固自有艷也。然雪之艷。非韋不能道。柳花之香。非太白不能道。竹之香。非子美不能道。雨之香。非元微之李賀不能道。雲之香。非盧象不能道。而泉之香。非永叔不能道也。

劉禹錫白居易元微之宗楚客。擬共賦金陵懷古詩。劉詩云。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旗出石頭。人世幾回思往事。

山形依舊枕寒流。今逢四海爲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樂天見之曰。四人共探驪龍子。先得珠。所餘鱗爪何用。遂罷唱。此詩未是禹錫勝場。且金陵許多東晉六朝可懷事。而何專於王濬降吳一舉乎。太白短氣於黃鶴。或爲崔氣所奪。而三名公遂爲此詩所屈不鮮也。

元稹爲御史。鞠獄梓潼。時白樂天在京。與名輩遊慈恩寺。小酌花下。作詩寄元曰。花時同醉破新愁。醉拆花枝作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時元果及褒城。因記夢遊詩曰。夢君兄弟曲江頭。也向慈恩院院遊。驛吏催人排馬去。忽驚身在古梁州。計程到梁州。恰算着了元。慈恩院裡遊。恰夢着了白。兩人真千里神交也。

存業九編

王

牛僧孺赴舉。常贊文於劉禹錫。劉對客飛筆塗竄其文。後二十季。劉轉汝州。牛出鎮漢南。枉道汝州。駐旌信宿。不爲無意。酒酣賦詩云。粉署爲郎四十春。今來名輩更無人。末云莫嫌持酒輕言語。曾把文章謁後塵。劉方悟。往季改公文卷。因和云。昔季曾

章謁後塵。劉方悟。往季改公文卷。因和云。昔季曾

忝漢朝臣。勉歲空餘老病身。初見相如成賦日。後
爲丞相掃門人。追思往事咨嗟久。幸喜清光咲語
頻。猶有當時舊冠劍。待公三日拂埃塵。宰相三朝
後。可升降百司。牛云三日之事。何敢當。於是前意
稍解。移懽竟夕。夫文字之交。本是淨緣。而偶成惡
業者。交非其人也。劉之直道何尤。其如牛之驕悍。
風憾不忘何哉。

李賀以詩卷謁昌黎。昌黎暑臥欲辭。及展卷見雁門
行詩。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奇之。因

存業九編

五

整冠出見。亦重其句耳。後王介甫云。方黑雲壓城
時。豈有向日之甲光。誤矣。人問昌黎介甫去取。誰
是。楊用修謂凡兵圍城。必有怪雲變氣。昔人賦鵠
門。有東龍白日西龍雨之句。予常居圍城中。見日
暈兩重。黑雲如蛟在側。始信賀詩善狀也。近季土
寇圍我山城七日。黃沙霧氣。濛濛障天日。亦可證
昌黎。勉猶子相爲學。湘曰。吾學非公所知。因聚土覆
盆。頃刻花開。如牡丹艷麗。花間擁出金字一聯云。
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公弗省。未幾

公諫佛骨。謫潮州。至藍關遇雪。因題一封朝奏九
重天。方四句無下韻。適見湘冒雪來曰。公憶花間
之句乎。因嗟嘆久之。遂入雲橫一聯。然後以知汝
遠來二句結之。若非花間之聯。則三四七八皆庸
雅語耳。又公有聽琴詩。昵昵兒女語。恩怨相汝爾。
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東坡極賞其佳。歐公謂
雖奇麗。卻是聽琵琶詩。非聽琴詩。則似不足之意。
然公每稱韓雄文大手。尤愛其工於用韻。

子厚田家詩。蠶絲盡輸稅。機杵空倚壁。里胥夜經過。

存業九編

五

雞黍事筵席。公門少推恕。鞭朴恣狼籍。此與少陵
哀哀寡婦誅求盡。及千家今有百家存。微少含蓄。
登西山詩。鶴鳴楚山靜。露白秋江曉。連袂渡危橋。
縈迴出林杪。重疊九疑高。微茫洞庭小。云云頗佳。
漁父辭。漁翁夜傍西岩宿。曉汲青湘燃楚竹。煙消
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回看天際下中流。
岩上無心雲相逐。東坡云。詩有奇趣。末二句不必
用。誠然誠然。
元輕白俗。郊寒島瘦。未是定評。樂天詩雖衝口而成。

到眼而能。何嘗不雅。而乃以為俗。此豈知言。孟賈
好作窮苦詩。以自喜。郊移居詩。借車載家具。家具
少於車。鳥詩。髮邊雖有絲。不堪織寒衣。郊又種稻
耕白水。負薪斫青山。島市中有樵山。我舍朝無煙。
似此則島窮尤甚。兩人不窮。而故刻琢為此。竟不
見佳。豈寒瘦由此乎。評賈詩者。謂長江風送客。孤
館雨留人。為平生之冠。余謂松下問童子。一絕。妙
無與儔。又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
端更渡桑乾水。卻望并州是故鄉。又共君今夜不

須睡。未到五更還是春。一味空靈。安得不瘦。
李德裕崖州詩。獨上江亭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季程。
碧山也恐人歸去。百匝千遭迭郡城。竟卒於崖。末
二句非識耶。劉希夷咏白頭云。今季花落顏色改。
明季花開復誰在。既而悔此與潘岳石崇。白首同
所歸。識何異。乃作季季歲歲花相似。歲歲季季人
不同。復嘆曰。此仍向識。然人生有命。豈真由此。遂
兩存之。未恭為好人害歟。梁武冬日詩。雪花無有
蒂。冰鏡不安臺。簡文咏月。飛輪了無轍。明鏡不安

臺。此父子臺城之識也。隋楊詩云。三月三日。到江
頭。正見鯉魚波上遊。意欲持鉤往撩取。恐是蛟龍
還復休。鯉音同李。非唐職乎。唐宣宗避武宗忌。為
僧遊方。遇黃蘗禪師。咏瀑布云。千岩萬壑。不辭勞
遠。看方知出處高。未有下韻。宣宗應聲曰。溪澗豈
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宣後登祚。世漸不靖。
非波濤識耶。崔曙題明堂火珠。因大顯名。有夜來
雙月滿。曙後一星孤之句。未幾卒。無子。止一女名
星星。始悟為識也。

李適之為相。日集賓客賦詩。有云。朱門長不開。親
恣相遇。及罷相。題云。為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凡
當權過熱。開則失勢。難冷落。此詩雀羅之感。似有
風刺。然不免於怨怒矣。不如錢起暮春歸故山云。
谷口春殘黃鳥稀。辛夷花盡杏花飛。始憐幽竹山
窗下。不改清陰待我歸。春色改常。惟竹陰如舊。可
見人情物態。不如前矣。與花開蝶滿枝。花謝蝶還
稀。惟有舊巢燕。主人貧亦歸。同一慨嘆。有風刺而
無圭角。乃為得體。不然則禹錫看花詩。以輕薄復

貶子瞻咏檜諸詩。不免詩案之禍也。

李建勳拜司空。屢表致政。自稱鍾山公。詔授司徒。不起。人賀之。荅曰。司空猶不受。那敢作司徒。幸有山公號。如何不見呼。先是宋齊丘。自京口求歸青陽。號九華先生。未週歲。一徵而起。時論薄之。此與杜荀鶴居廬山。後復宦遊。有詩云。無何一命繫。引出白雲間。薛溉隱廬山。後起為諫議大夫。未幾復歸山。有詩云。重來閑院靜。喜對故山青。然則齊丘與杜薛。同貽終南北山之誚矣。而建勳垂德未衰。時

布業九編

三

望方重。乃遽引決如此。或乃以宋齊丘比之。因為詩有云。桃花流水須相信。不學劉郎去又來。則建勳在齊丘杜薛之上矣。

羅隱見釋處默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出多。曰。此吾句也。失之久矣。乃為師得耶。此雖猥薄。揔愛其句耳。陳后山鄙其不文。謂是分界。侯子及在錢塘。仍有吳越到江分之句。何鄙而猶用耶。老杜地利西通蜀。天文北照秦。又吳楚東南圻。盛唐牕中三楚盡。林外九江平。又東屯滄海闊。南渡洞庭寬。皆警句。

也。宋人田莊牙人之說。豈然乎。

唐人紀宋之間二事似誣。謂宋夜投靈隱寺。得句云。驚嶺巒岩峩。龍宮鎖宋寥。屬吟甚苦。適老僧云。何不言樓觀滄海日。門聽淞江潮。宋因終篇。跡其僧賓王也。此猶在疑信間。又謂劉希夷白頭詩。今季花落顏色改。明季花開復誰在。宋愛而乞之。劉不許。宋因撲殺之。夫花落二句。未見絕佳。宋自多佳境。如沈宋齊魯。昆明池尤高於沈。何至苦欲得此乎。正由二詩彼此並載。故好事者浪傳耳。

布業九編

三

李于麟評唐七言絕。以王昌齡秦時明月漢時關。千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為第一。王敬美止擊節秦時明月四字。謂欲壓卷。當於王翰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又王之渙。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光不度玉門關。二詩中求之。此三詩者。皆從軍邊詞。皆稱佳妙。但論結句。則羌笛二句。不如但使龍城二句更雄。若醉臥二句尤壯烈矣。元美評

蕭蜀一章爲無瑕之璧可謂知言。雖然七言絕句獨推青蓮龍標。試於兩集求取。則太白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歌聲留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昌齡閨中少嬾不知愁。春日凝妝上翠樓。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何必非絕唱乎。

嚴滄浪取崔顥黃鶴樓詩。爲唐七言律第一。何仲默取沈佺期盧家少娘鬱金堂爲第一。王元美謂崔起法。昔人已乘白雲去。此地空餘黃鶴樓。是盛唐

存業九編

三

歌行語。沈末後誰爲含愁獨不見。更教明月照流黃。是齊梁樂府語。要不爲第一。謂於老杜集中。愛風急天高章。而結亦微弱。玉露凋傷。與老去悲秋二章。首尾斤兩不足。昆明池水章。穠麗沈切。而金石之聲微乖。然竟當於四章中求之。余謂壓卷當求之杜集。而杜集尚求之四章外。老去悲秋。予不病首尾。而病味情旁人句。直似觀貼。若風急天高。尤讓玉露章矣。寧取蓬萊宮闕章。雖言漢武。實影明皇事仙。藻而有韻。頗佳。與寄高常侍。中二聯總

戎楚蜀應全未。方駕曹劉不啻過。上句明刺。下句似褒實刺。今日朝廷須汲黯。中原將帥憶廉頗。二句勉其能。而刺不能之意亦想見矣。俱佳。至其痛哭時事。如洛陽宮殿化爲烽。休道秦關百二重。滄海未全歸禹貢。薊門何處覓堯封。讀前四句。見安史陷兩京。而東北封疆半歸腥膻。朝廷褒職誰爭補。天下軍儲自不供。稍喜臨邊王相國。肯銷金甲事春農。讀後四句。見朝臣藩臣皆非。而惟王縉屯田差可耳。憂國愛民情詞閎切。豈落二乘哉。此外

存業九編

五

惟岑參雞鳴紫陌章。繪寫早朝極麗。得一佳結。則全錦矣。從來咏三良多罪秦穆命殉。康公從之。惟子建詩。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殘。生時等榮樂。既沒同憂患。此言三良自殺。非君命也。子瞻和陶則云。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眞孝子。三良安足希。此與子厚殉死禮所非。況乃用其良。皆訛其從亂命也。及秦穆墓詩。則與三良詩意不同。昔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徇公意。亦

如齊之二子從田橫。李溫陵以爲妙絕議論。要從曹詩討消息。所謂偷意也。

釣壘詩不勝紀。一詩無名姓。生涯千頃水雲寬。舒卷乾坤一釣竿。夢裡偶然伸隻腳。不知天子是何官。戴式之詩萬事無心一釣竿。三公不換此江山。當初誤識劉文叔。惹起虛名在世間。范文正詩。世祖功成三十六。雲臺曾似釣臺高。黃山谷詩。能令漢家重九鼎。桐江波上一絲風。方孝孺後半詩。糟糠之妻尚如此。貧賤之交安足擬。羊裘老子早見机。

存業九編

美

獨向桐江釣煙水。又鶴林抄二詩。生平謹敕劉文叔。卻與狂奴意氣投。激發潛龍雲雨志。了知功跨鄧元侯。又講摩潛佐漢中興。豈是空標處士名。堪笑史臣無卓識。卻將周黨與同稱。諸詩各出一意俱妙。鶴林二詩。從謹厚狂奴討出。意來追想平日事。雖無寔據。理所必然。糟糠詩。逆料後來事。發出子陵隱意。獨勝外則生涯萬事二首佳。

馮道品與詩無足述。但所咏自寫生面。如須知海岳歸明主。未有乾坤陷吉人。末云但教方寸無諸惡。

狼虎叢中也立身。夫狼虎空避而不肯避。偏於叢中立身。豈不誤哉。然不以人廢言。其對唐明宗井陘之喻。可爲太平之箴。及問今歲豐民贍足否。道謂農家不但凶年苦。雖豐年亦苦。因誦聶夷中之詩。若非道誦。至今不番此詩矣。二月賣新絲。五月羅新殺。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史只載四句。四句止陳農苦。後四句乃望君恤之。我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羅綺筵。偏照逃亡屋。夫新絲夏纒出。今春即賣之。新穀秋纒熟。今夏即羅之。先期貸

存業九編

美

用。至叔成鳥有矣。憫農詩多。無如此真切痛快也。賈島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初欲用推字。遇昌黎質之。韓云敲字好。任翻前峰月照一江水。見者改一字爲半字。翻行數里得半字。復回易之。見已改。曰台州有人。張迥寄遠詩。中顰蟬髮凋將盡。虬髯白也無。齊已改黑在無。迥拜二字之師。蕭楚知漂陽。張乖崖作牧。楚見公案一絕。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閔殺老尚書。楚改恨字作幸字。公出問誰改。楚曰公功高位重。奸人側目。天下太平而公恨何

也。公曰：楚一字師也。虞文靖倚樓吟云：五更鼓角吹殘月，忽隔溪人言。角可吹，鼓不可吹，以悲易吹，爲是有僧袖詩謁皎然。皎然指此波瀾聖澤，波字未穩，宜換。僧艱而去。皎然度必復來，乃作中字于掌。僧果來云：易中字何如？皎然展手示之，遂相契。一字之敲推，非已得之，即人得之，可見是公理。在官而談高隱，自昔詩家套詞。靈徹荅韋丹，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雲秀任山人，少說山多。杜牧盡道青山歸去好，青山能有幾人歸。明劉

存業九編

美

珏五十解組，有憲臣索題牧牛圖。劉題云：牧子驅牛去若飛，免教風雨溼蓑衣。回頭更望桃林外，多少牧羊人未歸。憲臣感泣謝仕。姚鑄判吉州，未幾擢章貢守，有騎牛畫。索郡人趙時習題。趙題云：騎牛無笠又無蓑，斷壠橫岡到處過。暖日暄風不常有，前村雨暗卻如何？亦諷其止也。姚未果。卒以忤帥受貶。趙訪有執友二，其一以投荒過家，一以磨勘改調，皆栖栖桑榆。一日共往趙家，見鋸匠解木，因指趙題。趙口占云：一條黑路兩人忙，到脫羈

罪墜雪霜。汝去我來何得了，虧他扯拽過時光。二友知其誚已，感嘆而去。

釋皎然詩：世人不知心是道，只言道在他方妙。還如瞽者望長安，長安在西望東笑。良价過水睹影，得云：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此可發明瞽望長安之說。又相傳邸壁數句：人間無漏禪，兀兀三杯醉。世上無眼禪，昏昏一覺睡。雖然無交涉，其奈畧相似。相似尚如此，何況真箇是。余易雖然二句：醉睡方諸禪，不似卻相似。又

存業九編

五

記王文成飢來吃飯倦來眠，只此修行玄更玄。說與世人渾不醒，卻從身外覓神仙。此可發明醉睡合禪之說。

白樂天問：惟寬師何以修心？師云：心本無損傷，云何要修理？無論垢與淨，一切勿念起。樂天謂垢不可念，淨亦無念可乎？師曰：如人眼睛上一物不可住，金屑雖珍寶，在眼亦爲翳。樂天有悟，此與五祖偈時時勤拂拭，莫遣惹塵埃，亦是修心之義。至惠能本來無一物，何處拂塵埃，則并無垢淨之可修矣。

真宗朝。嘗賞花釣魚。羣臣應制賦詩。一日御釣不食。丁謂詩云。鶯驚鳳輦穿花去。魚畏龍顏上釣遲。真宗大賞。羣臣自以爲莫及。天聖間。省試采芡詩。宋祈句云。色映珊瑚爛。聲迎羽月遲。一時傳誦。稱爲朱采芡。皆才勝於品者。

魏野隱深山。常題洗硯魚吞墨。烹茶鶴避煙。忽因王旦從上東封回過陝。魏野上詩云。西祀東封俱已了。好來相伴赤松遊。旦袖此詩求退。卽得請。寇準自永興被召。野亦上詩云。好去上天辭富貴。卻來存業九編。

平地作神仙。寇得詩不悅。後二季果貶通州。在州每咏魏詩。因題壁曰。沙堤築處迎丞相。驛使推時送逐臣。到了輸他林下客。無榮無辱自由身。使能如王旦納野詩。不惟無貶。并無後來天書之事矣。晏元獻謂世傳寇來公詩。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京。以爲富貴詩。不知此特窮相耳。能道富貴之盛。則莫如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公每言富貴不及金玉錦綉。惟說氣象。乃舉自詩。若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幙中間燕子飛。又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

塘淡淡風語人曰。窮人家有此樂。不雖然清景。則有之。若求麗景。又不若于瞻歌管樓臺。細細細。鞦韆院落夜沉沉。

歐陽公述梅聖俞論詩。謂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爲至。如賈島竹籠拾山果。瓦甌擔石泉。姚合馬隨山鹿放。雞逐桀禽棲。此雖見邑壤荒寒。官況蕭索。終不如馮元淑地古槐根老。官清馬骨高之自然也。歐公謂狀難寫之景。含不盡之意。何詩爲然。梅云。如嚴維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則時景之融和。駘蕩。如在目前。溫庭筠雞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賈島落日恐行人。則羈愁辛苦。見於言外。歐公亦愛柳塘二句。與雞聲二句。謂此四句。可以坐變寒暑。巧爭造化。

歐公謂梅聖俞蘇子瞻。二家詩體各異。聖俞深微閑淡。子瞻豪邁橫絕。難以優劣。歐有一詩。其評蘇云。辟如千里馬。已發不可殺。盈前盡珠璣。一一難揀汰。其評梅云。有如天韶女。老自有餘態。又如食橄欖。真味久愈在。蘇豪以氣轡。舉世徒驚駭。梅窮獨

我知古貨亦難賣。歐於聖俞屢稱不遷而並未及山谷。豈黃爲後進耶。

子瞻和介甫遊蔣山詩。介甫指坡峰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撫几嘆曰。老夫一生作詩。無此兩句。又坡雪詩云。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介甫問云。道家以兩肩爲玉樓。目爲銀海。是使此事否。坡退曰。惟荆公知此出處。余意巧字太琢。以煩字對下。欲字似更穩。

東坡廬山瀑布詩。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惟有謫仙存。業九編

詩。飛流濺沫知多少。不爲徐凝洗惡詩。謫仙飛流直下三千丈。疑是銀河落九天。固佳。徐疑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下句亦佳。而坡俱以爲惡境。豈以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句律之乎。坡二句妙矣。上二句太淺率。前絕兩壓詩字。非謬卽誤。

劉貢父問子瞻老身倦馬河堤。永踏盡黃榆綠柳。是公詩乎。曰然。貢父曰。是日影是月影。子瞻曰。杜公竹影金鎖碎。又何嘗說日月也。余謂此答未足。

服貢父影而曰金。明乎言日影矣。且窮日馬方倦。謂榆槐之影。爲夕陽之影。誰曰不然。惜二公皆無辨駁。若當時只應曰。疎影橫斜水清淺。又何嘗說日月也。便無可駁。

東坡叙虎飲潭上。有蛟尾而食之。止以十字說盡。潛鱗有飢蛟。掉尾取渴虎。只着渴字。便見飲水。飢字便見食虎意。揚用修見虹霓下飲澗水。斜日射其旁。因得句云。渴虹下飲玉池水。斜日橫分蒼嶺雲。或云斜字未稱渴字。後閱莊子日方中方睨。注解

存業九編

日斜如人睨目。遂改睨日對渴虹甚工。余謂分字亦宜換。

人求作詩捷法於坡。坡曰。衝口出常言。法度法前軌。人言非妙處。妙處在於是。正俗所謂眼前景物口頭語。便是詩家絕妙辭。唐孟嘉運打起黃鸝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陶弘景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賈島松下問童子。言師採藥去。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又西松一似真松樹。待我尋思記得無。曾在

天台上見。石橋南畔第三株。唐薛妓孫說城邊苦。如今到始知。好將筵上曲。唱與隴頭兒。此皆衡口常言。自肺腑流出。趣味無窮。不關學與思也。

王禹玉以錢二萬。酒二壺。餉呂夢得。夢得作啟謝之。有白水真人。青州從事之語。禹玉嘆賞。蓋白水真人指錢。青州從事指酒也。東坡得章質夫書。遺酒六瓶。書至而酒忘。作書復曰。豈意青州六從事。化為鳥有一先生。佛印住金山。以坡喜食燒猪。每燒以待其至。一日為人竊食。坡戲云。遠公沽酒飲陶

潛。佛印燒猪待子瞻。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為誰甜。退之詩。水作青羅帶。山為碧玉簪。子厚詩。海上羣仙似劍鉞。秋來處處割愁腸。人言好成一屬對。坡對曰。繫悶豈無羅帶水。割愁還有劍鉞山。南人以飲酒為饅飽。北人以晝寢為黑甜。坡亦對云。三杯饅飽後。一枕黑甜餘。皆所謂嬉笑文章。然文亦自此濫觴矣。

東坡以書抵金山了元師。謂不必出山。當學趙州接人。了元出山徑來迎之。因缺偈云。趙州當日少謙

光。不出山門見趙王。曾似金山無量相。大千都會一禪林。坡稱善。而李溫陵以為太道理。余謂蘇武詩。四海皆兄弟。誰為行路人。張志和太虛為室。明月為燭。與四海諸君共處。未嘗少別。皆是大千都會一禪林也。

王榮老渡龍宮。風作不得濟。俗以江神必索異物。以黃塵尾。端石硯。宜包虎帳。盡投之不驗。惟有黃山谷艸書扇頭。乃韋應物獨憐幽艸澗邊行。上有黃鵬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楚渡無人舟自橫。投

之風息。一瞬而濟。韋詩靈乎。黃艸靈乎。不可知也。姑即詩論之。俗本改行字為生字。生止憐幽艸。行纏憐自家方。與上獨字。下無人字。閑合又杜牧之秋盡江南艸未凋。俗本作艸木凋。江南地煖。故秋盡不凋。若作艸木凋。則與青山明月不類。又陸龜蒙艸艸着愁煙似不春。俗本作艸樹如煙。若然則正是春了。如何說不春。又有作艸樹愁煙者。愁煙如澗霧字樣。二字相連。上必耍一活字。所以着字為妙。許渾湘渾雲盡莫煙出。俗本作莫山。不知湘水

多煙。唐詩中流欲暮見湘煙。又雁拋煙練束林腰。

又浦迥湘煙暮是也。

程明道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二句佳。

想見萬物一體之仁。至男兒到此是豪雄。與時人

不識予心樂。稍炫露少含蓄。和介甫襍飲詩。未須

愁日暮。天際是輕陰。則溫厚矣。宋詩道理多。與此

少。惟不談名理而通名理者為高。如淵明衣褐忻

自得。心遠地自偏。靈運慮淡物自輕。意愜理無違。

王維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杜甫水流心不競。

存業九編

要

雲在意俱遲。石曼卿樂意相閑禽對語。生香不斷

樹交花。武元衡無因駐清景。日出事還生。咏之俱

躍躍有會。

邵子先天之學。與於易理。玄酒味方淡。太音聲正希。

影得精妙。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其

微義註於性理書。明此而陰陽垢復無剩義矣。予

愛答人不語禪篇。浩浩長空走日輪。何須苦苦辨

根塵。鵬程九萬非由駕。鶴筭三千別有春。鉛錫點

金終屬假。丹青畫馬要求真。請觀風急天寒夜。誰

是當門定腳人。佛家六根六塵。吾道何須與辨。只

借鵬程鶴筭。點金外道以影吾道。直須站定脚跟。

不搖他岐可也。此詩俱是與比。而賦意躍然。大有

功於聖學。至於月到梧桐上。風來楊柳邊。又梧桐

存業九編

要

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程子稱為風月人

豪也。

晦菴感興諸詩多直賦。予於中取珠藏澤自媚。玉醴

山含輝句。獨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

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都是此賦妙

勝日詩。是反體。人皆錯解。蓋尋芳必於泗水。便已

遡着真源。萬紫千紅。不過東風面額。此光景一時

之新耳。等閑認面。不認造化之心。將無以紅紫為

春乎。正意只可想出。次首千葩萬蕊爭紅紫。誰識

乾坤造化心。正其注腳。

明詩傳頌者。如高季廸送行。函關月落聽雞度。華岳

雲開立馬看。郭舟屋登大華。湖勢欲浮雙塔去。山

形如湧五華來。楊訓小孤殘照收江左。大別寒煙

鎖漢陽。林子羽堤柳欲眠鶯喚起。宮花乍落鳥啼

來。徐昌穀文章江左家家玉。煙月楊州樹樹花。陳
 白沙出牆老竹青千箇。汎浦春鷗白一雙。莊定山
 溪聲夢醒偏隨枕。山色樓高不礙牆。難以枚舉。
 王元美評明詩。謂李于鱗十不能得八。李獻吉何仲
 默。十不能得七。徐昌穀十不能得五。又謂明詩至
 仲默而暢。至獻吉而大。至于鱗而高。皆左于鱗也。
 于鱗詩。余未測其高深。其選唐詩雖嚴。未敢以爲
 至當。仲默晚出名。據抗李。李或不平。李在當時。人
 極推尊之。薛君采云。俊逸終憐何大復。龐豪不解
 李空同。此或私臆。未爲定論。然何之病李。病其法
 古。爲古人影子。李之駁何。謂其詩中有神女賦。帝
 京篇。南遊日。北上年。四句接用。古無此法。水亭幽
 蕙。風殿薜蘿。爲一意。特又尺寸以規之於法耳。
 袁州盧肇赴舉詩。離山且作啣蘆雁。入海終爲戴角
 魚。長短九霄飛直上。不教毛羽落空虛。明年及第
 江西狀元。自肇始。肇與黃頗同舉。郡獨餞頗。及肇
 歸。太守請觀競渡。詩末云。向道是龍人不信。果然
 奪得錦標歸。二詩大少含蓄。與孟郊春風得意馬

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同一矜炫。惟鄭智龍泉山
 下一書生。偶竊三巴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事。鄉
 人何用太相驚。次年聯榜。卽以直言獲罪。獄中詩
 云。人到白頭終是盡。事垂青史定誰真。夢中不識
 身猶繫。又逐東風入紫宸。此公有志欲幹難了事。
 而奄忽便了惜哉。
 張東海自謂具眼識人。而不識吳康齋。陳白沙。白沙
 應詔之京。過南安。東海爲南安守。欲留白沙。白沙
 詩云。玉枕山前逢使君。西風吹破玉臺巾。巾乃白
 沙自製。類華陽者。東海誤認白沙。訊已復一絕云。
 白沙村裡玉臺巾。不耐風吹易染塵。莫笑烏紗隨
 俗態。宋庭章府是何人。白沙復云。一枕橫秋碧玉
 新。金鸞閣上見嶙峋。使君得此元無用。賣與江門
 打睡人。東海又答云。客囊羞澁客衣單。卻買南安
 玉枕山。縱有枕頭那得睡。雞聲催入紫宸班。東海
 初疑白沙不終隱。故頻訊之。後得蘇文簡共道康
 齋。白沙皆千載人物。乃大服。謝玉臺巾之過。曰玉
 枕山不須買。當長揖白送矣。

謝莊為遠行曲曰。自君之出矣。明鏡闇不治。思君如流水。滔滔無已時。梁武擬之曰。自君之出矣。金翠闇無精。思君如日月。迴環晝夜生。諸賢共賦。遂以自君之出矣為題。張九齡擬曰。自君之出矣。無復理殘机。思君如滿月。夜夜滅容輝。予亦擬二絕。自君之出矣。菱花闇隔容。思君如瞳子。時時在眼中。自君之出矣。羅襦闇不鮮。思君如睂睫。時時現眼兒。邊此匪效顰。漫紆閑戲。

王肅於省中詠悲平城詩云。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

存案九編

平

山常晦雪。荒松多朔風。彭城王勰稱美。欲使更詠。乃失語云。可更詠悲彭城詩。肅云。平城何得呼彭城。勰色慚。祖瑩即云。悲彭城。公自未見。肅云。試誦之。瑩即應聲曰。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屢積石梁亭。血流睢水裡。肅嗟賞之。勰亦大悅。余以飄禍遠軍。營忽感二詩。作悲鰲城三章。悲鰲城。白地湧波來。萬刀寒細柳。三木繫枯骸。悲鰲城。旬日燁瞞天。夢環人鮮寶。魂閃鬼門閑。悲鰲城。英雄自古寬。空室下遷史。潯陽繫謫仙。吟罷衰顏愈壯。

漢宣城郡守封邵。忽一日化為虎食民。民呼封使君

即止。張禹山詩云。昔日漢使君。化虎方食民。今日使君者。冠裳而喫人。又云。昔時虎伏州。今日虎坐衙。大則吞人畜。小不遺魚蝦。二詩太怒罵。少含蓄。余因續三絕。君化虎歸山。歸山何足畏。愁虎化君。堂上如何避。又苛政猛於虎。虎猶居其次。虎傷千莫一。政殺三居二。又宰將形化虎。切莫虎移心。形虎噬一命。虎心萬寵沉。杜詩人今罷病虎縱橫。李涉贈盜詩。相逢不用相迴避。世上于今半是君。

存案九編

至

劉伯溫梁山賊臺詩。飲泉清節知寥落。何但梁山獨擅名。史記劫盜而不操矛盾。漢書吏皆虎而冠。孔子苛政猛於虎。虎賊比吏。其本此乎。

史遷傳孫叔敖。托其子於優孟。孟見其子貧困。負薪。即為叔敖衣冠。抵掌談語。莊王大驚。以為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則誕矣。別傳謂莊王置酒為樂。優孟涕泣高歌曰。貪吏不可為。而可為。廉吏可為。而不可為。貪吏而不可為者。當時有污名。而可為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為者。當時有清名。而不

可爲者。子孫困窮被褐而賣薪。貪吏常苦富。廉吏
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其語悲
憤。過於慟苦。莊王感動。求其子封之。子辭。父有命。
如楚。不忘亡臣社稷功。必於境埒。人不貪之地。遂
封寢丘。以奉其祀。史遷之描優孟。過當。未若此聲
歌之動人。爲可信也。近見秦昌間。御史方震孺糾
貪吏。謂撫按疎外。銓衡疎內。廉吏安可爲。貪吏安
可不爲。語極痛激。而不能行其懲貪之



存業十編分目

安內臆譚	屯邊竊議
建都論	田政
賦役	保甲
備荒議	錢法
選士	課官
吏治	憂文述 其一
憂文述 其二	哲廡祀典野議
爲人後禮議	董口辨黃河
升溝紀漕河	江南星野問
復讐辨	京遊日錄
京都形勢	京治水穀可輕南漕
補扶陽節	孤燈述
桑朝	桑朝解

聽潮居存紫山野竊言十編

江右鰲邑原良鳴



是編幽思雜寄野畫旁管國計民生局外恒厯
婆恤時宜古法箇中隨臆匠裁要亦借箸前籌
疑於代庖越俎顧草野安知所忌而牢騷聊以
自紓爾

安內臆談 天啟六年著

漢桑弘羊孔僅佐武帝言利事折秋毫後世唾罵欬
烹之而後快者此不通時變之書生也于時武帝東

存業十編

征北擊開西南夷兵連不解至舉七十餘年富盛之
朝一旦空虛而桑孔諸人主計亦唯是冶鐵煮鹽鑄
錢造幣舟車間架入粟拜爵而已未聞其額外加派
浚百姓之膏血以奉朝廷也其曰貧民仰給縣官是
不浚民而能利民其曰不益賦而天下用饒則不惟
利民而併利國矣嗚呼今天下如復有桑孔諸人主
計也何憂不治哉頃者東事搶攘兵連不解國家傾
大有之藏以餉之弗給當事者仰屋而憂莫措乃于
州縣里甲賦額之外加派足遺名曰邊餉始猶十增

存業十編

三。今則過半矣。夫民間之財。非有神運鬼輸。止此受
分之丘畝耳。民間之畝。豈盡布玉生金。止此有限之
穀產耳。里甲不能於租額外增升合於佃田之夫。而
朝廷偏於賦額外求多於里甲。將焉應之。此征輸之
所以兩難。而官民之所以交困也。方今殫天下之財。
疲縣官之供者不一。而宗藩爲甚。我朝宗藩浩衍。古
未有若是其盛。我朝恩加宗藩。古未有若是其厚。聞
屬籍者二十餘萬。而詔祿至千餘萬。冠婚喪葬。無不
仰給於上。周晉二封。卽竭河南山西之歲入。不足供
之。况他封又不訾乎。金枝日生。祿米歲增。生生不已。
增增亦不已。愚不識何術而給此也。愚謂處此可柰
何之際。行酌盈濟虛之權。爲親王郡王以至將軍中
尉而下。當伏而思曰。國家休戚我關。幸而承平無事。
食租衣稅。至于萬年可也。猝有不虞。誣當殉國。不然
認同姓不免。入異籍不能。興念至此。岌乎其敢自安。
卽各出其家之半以助邊。如卜式故事。豈爲過當乎。
然此所謂希世豪舉。不可得也。孔子曰。尊其位。重其
祿。所以勸親親。今朝廷篤宗盟。諸藩堅翼戴。噉敢議

裁宗祿以啟怨望之端。然以勢揆之。則恩有必處。其窮者。何以故。昔三代之公族。有親未絕而夷於庶人者。漢法帝之庶子爲王。王之庶子爲侯。侯之庶子無復爵土。蓋有去而爲民。或白民而復仕於朝者。至唐宋亦然。彼時繁衍。未有如今。而業已節制之如此。宋神宗時。議裁宗祿。諸宗譁然。載道。荆公諭之曰。祖宗親盡則祧。何況子孫輩。衆譁乃息。夫莫尊於天子之祖。而廟止於七。既忍於親盡之祖。而獨不忍於親盡之子孫。豈義也耶。高皇初定親王祿五萬石。未幾裁爲萬石。又未幾代肅二藩。裁至千石。時未繁族屬。而已先以節損之端。示後聖變而通之者也。今富宗金粟積爲紅朽。費若泥沙。游閑者坐食嘉穀。消損白日。軼蕩者聞雞走狗。一擲千金。食盡則假貸豪門。以來年祿米爲質。蓋由秦以有常之祿入。而達誨之悖淫也。竊爲今計。各藩親王郡王以迨鎮奉。須於歲祿之內。暫裁十之三四。以示分憂同患之意。而冠婚喪葬之費。朝廷勅使自營。勿與縣官親王之支子不得世王。鎮國以下之支子。於朝廷服盡者。不得徧封。其封

郡王者。使婚從主而祿之府中。丁此則使各從其夫。不得復祿。儀賓不得濫秩。如是而富宗有所節約。貧宗自服四民之業。所以俾之善自全乎。且宗藩於朝廷爲一家。辟王伯帑空。而求擔石於亞旅。亦亞旅所必應者。如云食其祿而不聞其事。利其厚而不憂其繼。諸藩當不其然。又攷元和初。憲宗以吉甫奏省冗官八百員。吏千四百員。卒致中興。今天下多不急之枝官。如京師九卿大小建官互脩矣。何金陵陪京之地。一一相彷彿。詎無可少省乎。省直郡邑可兼官不必專官者。何限。尤冗濫者。京之錦衣提騎輩。以戰則曰吾非戰卒。以守則曰吾非守卒。坐仰度支而難以應。竊以爲均當議裁。至於百姓賦額。姑增十之二三。蓋寧冒請損之譏。以稍緩追呼之慘。俟烟消烽熄。邊境晏如。廼盡革其餉。以復惟正之供。而後諸藩亦得享優渥之澤如初也。此固一時權宜之策。要須以第一看行之。然後舉向所謂鹽鐵錢幣舟車間架入粟拜爵諸敝政。斟酌力行焉。國事其有廖乎。物力自在天地。非聖世不能生。非計臣不能殖。生之無道。殖之無

策徒加派於民間而責其不應亦左矣。夫祭孔於聖世爲首罪。而於敝世爲首功。居今亡可奈何。至思桑孔之輩而不可得。有治法無治人。無利臣有害臣。此世道之所以大可憂也。

屯邊竊議 崇禎元年著

書生未嘗沿邊履塞。親觀其地之形勢而經畧之。而總總疆場之計者。匪愚則妄。雖然。方今東北缺餉。當事者苦無米之炊。賦額加派外。別無得策。空不當事者。總總然憂也。竊嘗按圖索籍。間檢先輩時疏。錄一

存案十編

五

室之內。揣萬里之外。可以省編戶之財。而免運輸之費者。無如屯政善。按兵法。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芑一石。當吾二十石。屯種一斛。當轉輸二十斛。則軍餉之需。屯田也。古記之矣。漢元康中。先零諸羌叛。趙充國上屯田十二便。互議自燉煌至遼東。萬千五百餘里。留步士萬人屯田。部曲相保。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屯幾半載。羌引而退。魏東祇請置屯田。尉以任峻典農募民屯田。許下歲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置田官。所在積穀。故操四方征伐。無運糧之勞。

晉羊祜鎮襄陽。墾田八百餘頃。其始軍無百日之糧。及其後有十年之積。唐郭元振。令北州刺史李漢通。開置屯田。盡水陸之利。一練糴數十斛。軍糧支數十年。唐德宗欲復府兵。李泌請鑄農器。給牛種。分賜沿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因屯致富。戍卒皆土著。乃盡以府兵之法理之。上喜曰。天下無復事矣。元和中。振武軍饑。李絳請開營田。命韓重華爲運使。給農器。釋罪吏往耕之。凡六百餘里。歲收粟二十萬石。省度支錢二千餘萬緡。軍不復饑。而虜亦無敢犯。郭子儀於

存案十編

六

河中自耕百畝。將校以是爲差。河中於是野無曠土。軍有餘糧。元虞集言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萑蒲之場。海潮淤爲沃壤。宜築堤捍水爲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分受以地。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長。千夫百夫亦如之。三年後定額漸徵。官得世襲。策雖未行。至今思之。至正間。丞相脫脫言京坊近水地。召募江南人耕種。歲可收粟麥百萬餘石。不煩海運。京師足食。則屯田之利。軍餉也。古記之矣。夫是屯田也可以供軍足餉。而通漕輓之窮。可以實塞扈邊。而除謫戍之苦。

可以卽守卽耕。而免徵調之擾。可以開疆啟洫。而阻戎馬之驅。是故地中有水。易何以取象於師。此卽古人畫野而井。寓兵於農之意。蓋虜之敢於狂逞者。恃驍騎爲長技。而驍騎之得長驅者。以平原大陸恣其橫行。惟古井田。有溝有塗。有封有植。卽欲縱橫馳騁。能乎此。三代以前虜患猶少。而秦開阡陌以後。匈奴所以世爲大患也。今試於九邊地方。相其土可開墾。水可灌注之區。倣井字畫之。深濬溝渠。蓄水以備旱。高築圩埂。防水以備潦。隨其地之廣狹。以爲田之多

存業中編

七

寡。不靳井形以盡制。惟借疆畝以扼險。其山岡砂磧。不可爲田。亦溝塹以限之。植木以障之。或一二里或三五里。相其地可宅者。少則築郵亭數椽。多則成村落。以爲黨堡。卽以官軍分處其間。或倣晁錯募民徙塞。而厚卹其家。及釋有罪者。徙以助耕可也。豈惟九邊然。凡濱海之地。及遠近荒洲曠壤。皆如法舉行。朝廷量入土之數。給發耕牛耒耜之資。一軍給田五畝。而專其責於部將。以墾入之多寡爲殿最。選大臣諸兵農之務者督撫之。卽督撫殿最亦因焉。何患無

效乎。誠果於屯田。不數年。過九邊皆膏沃。皆金湯。不惟士卒宿飽。可以待敵。人不時之來。卽使開關延敵。彼欲長驅。而不得不却步矣。乃不爲此。暫勞永逸。有利無害之圖。而祇以加派民間一切。苟且之術。易萬世永安永利計也。則愚未解矣。議屯者。豈不知爲永安永利計。然歷數百年。迄無成事。蓋議天下事易。能天下事難。有議事之人。無任事之人。遂使屯田空爲話柄。如有實任天下事者。天下豈有難事哉。

建都論 崇禎癸未著

存業中編

八

古建都之地。曰冀州。曰關中。曰洛陽。曰汴。曰建康。曰荊襄。大抵都天下者。德力險三者不可偏無。周德至矣。猶以都關爲未足。而卜洛定鼎。漢力強矣。猶以都洛爲未足。而趣駕入關。是德力並資于險也。婁敬見高祖曰。秦地披山帶河。四塞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立具。是據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張良曰。洛陽小田地薄。四面受敵。關中沃野千里。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無事則由河渭漕給京師。有變則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天府之國也。漢始紹周秦都關

中。朱子極稱冀州好風水。似古今都會。莫有過焉者。然所指或平陽蒲坂。唐虞之故都。未可知。而說者必以爲今北直。北直雖分冀壤。實古幽州。以合朱子所稱。是耶否耶。近丘文莊云。據關中者。將以搃中國之吭。而拊其背。都幽燕者。切近北狄。則又將恐其反搃我之吭。而拊我之背也。若金陵形勢。雖曰龍蟠虎踞。帝王之都。要卜都於江南。則建康爲勝。非謂江北諸都無有勝建康者也。請質以諸先輩之言。李舜臣曰。自吳而下。國于江東者。凡六朝。周瑜有赤壁之勝。祖

存業

九

述有譙城之勝。褚裒有彭城之勝。桓溫有灞上之勝。謝玄有淝水之勝。皆以江東師取勝中原。然終不能渡江而北。定中原以一天下。此非江東之地。便於守而不便於攻。蓋江東之人。知有江東。而不知有天下也。使六朝君臣。素有并吞之志。先定規摹於未勝之前。而進乘機會於既勝之後。則自東江入中原。可坐制六合矣。誰謂江東土綿力薄。而不足舉天下哉。汪若海言。天下常山蛇勢。秦蜀爲首。東南爲尾。中原爲脊。若以東南爲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趙鼎言。經營

中原。當自關中始。經營關中。當自蜀始。欲幸蜀。當自荆襄始。吳越介在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地。陳亮言。一天下者在西北。不在東南。又至金陵相視。而獨有意荆襄。謂其地雖偏。未有偏方之氣。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襄。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足爲進取之機。誠營荆襄以就形勢。接關洛之氣。漸倚中原。可也。按諸家言。指畫較然。而天下形勢。可得而財矣。大抵古之京都。未有久長於關中者也。自亶父遷岐。至幽王爲西周之始末。自平王遷。而秦襄受岐以西之地。

存業

十

至二世爲秦之始末。如謂周僅始武王。秦僅一耳傳。而不溯其源來。皆鍾王於此地可乎。以周秦而合西漢二百數十年。則王氣之綿結於西都者。千二百餘年。弗間。至其後復有唐之三百年。且季代有閏位於此者。則已幾於千六百年矣。他所都者。統計前後。不過百年數百年而已。豈有勝關中者哉。卽使幽燕好風水。實於中華爲邊地。坐天子於邊地。如居貨懸寶於門。未有不生外寇之心者。幸則以天子爲長城。不幸則以天子爲孤注。正統己巳之變。嘉靖庚戌之災。

則其機倪之漸著可爲寒心似止互設重鎮宿重兵如李牧之鎮北方因立法屯種吾民卽吾兵以備守禦足矣都金陵爲江北進取之基則得之若偷安泄沓遂爲終焉之計則東晉南宋豈非殷鑒哉如宋諸公言一天下者不在東南則高皇先定江南後取江北又何以說焉然則諸公特爲宋之偷安積習言耳豈能限真正英雄乎有真正英雄於建康湏得李舜臣決勝之意用趙鼎陳亮先後次第之籌權宅襄鄧南北之中于以經畧中原定鼎長安控百二之形勝

存業十編

十一

踞天下之上游光大周秦漢唐之烈以制六合以奠萬年此德力險兼收之效也

田政

古帝王以天下爲公物故分之以封建以田產爲公物故給之以井田井田實屬于官而民仰給焉合八家之力輸什一之稅故時無甚貧甚富之民至秦時商鞅以刻薄之資行富強之術但見古額溝洫寬剩空棄土壤未盡地利所以聽民墾闢悉除界限無尺寸之遺使地皆爲田以歸民民皆爲稅以歸國彼其

刻覈之法豈有慨然捐予之恩是必有苟且之政受民錢以爲田直民乃得爲永業并得自爲買賣于是需者田連阡陌貧者立錫無地而賦役終莫得其平至元魏李唐稍欲復古給民口分然不久而制遂隳者以不封建而井田不可復故也三代而上法莫善于周之井田至商鞅開阡陌而一變而今世所沿者固商鞅之阡陌耳三代而下法莫善于唐之限田至楊炎定兩稅而一變而今世所沿者又楊炎之兩稅耳然則愈沿愈陋竟流而不可返乎吾以爲古制不

存業十編

十二

可復矣近規猶可酌而行之今日而有留心民事者做限民名田之制使富者不得踰限兼併以至於過贏則民間田產有餘而中戶貧民亦可勉而漸購然後人人有產而無甚貧甚富之憂顧民貧由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離鄉輕家漸至不可羈治卽不至於游惰非爲但相率務工商而荒本業亦何以裕衣食之源哉蓋天下衣食盡出於農而工商不過相資耳故程子舉先王之法合當八九分人爲農一二分人爲工商今工商過半矣又有待哺之兵緇羽之流優

伶之屬。且機織本女紅。今皆男代。在官徒役。每一人而伴者三之。此皆損耕者之數。冗食者之口。天下其能免饑乎。至於縫掖外。量令末作通其器貨。餘盡驅之南畝。買誣之重積貯。龜錯之急農務。皆深於國計。云。但使天下多力本。鮮坐食。而謂民不殷富。民殷富而謂國空匱。則未之前聞矣。

賦役崇禎癸未著

先王布縷粟米力役之制。蓋本之資產。而輔以丁身。所由來舊矣。唐初立租庸調法。有田則有租。有家則

存業十編

三

有調。有身則有庸。亦得古之遺意。楊炎定兩稅法。計資產。不計丁身。戶無常賦。視地以爲賦。人無常役。視賦以爲役。是有產者稅。無產者漏矣。乃論者謂土地萬年不變。丁口有時盛衰。定稅以丁。難稽。定稅以畝。易覈。迄今守爲不刊之典者。爲稽覈便故也。豈以楊炎故遂少之乎。所以本朝亦循前制。以墾田定賦。稅卽於糧石定丁口。而別無丁口之稅。立爲歲額。簡而易遵。我高皇又時時蠲天下賦。甚或全蠲不征。復峻賊吏之誅。以安養之。則以其時定鼎金陵。賦江以南

粟輸京漕。無允准之運。官少王僅十。國祿易供。故上利而下安爾。其後建鼎北平。漕江以南粟四百萬。輸京食。百官諸衛軍。而宗籍日益蕃。官職日益增。邊費日益不訾。而飽虜之市。日相尋無已。此其勢不增賦不得也。繼而韓中丞撫江右。立里甲之則。諸糧日視部所下。派則鑄布之。卽僻陋侗民。可曉布算。無容浮歛。而上下其手。民於是奉如金科玉條。至今頌之。周尚書忱撫三吳。則有均徭等法。三吳民甦。時方之劉晏。里甲均徭之法窮。而後劉中丞光濟奏合里甲均

存業十編

十四

徭。驛傳民兵。命曰四差。法亦便民矣。而民猶然稱厲者何。凡令甲外科率者。類有禁。今天下理大物博。賦額外添設多端。四差編派諸目。視國初業倍什之矣。浸假流弊。必至暗行增益。而民不知其故。夫天下惟昭揭其名。則民曉然憑其成法。墨吏不得暗侵漁。今如許而爲里甲。民弗知也。如許而均徭。民弗知也。如許而驛傳民兵。民弗知也。聽縣官編之已耳。官聽積胥編之已耳。官胥以爲如此則如此矣。或飛洒以補他方。或復派以償先歲。或故布派式以詔之。而陰遂

其私其在省郡有監司若守而民易自通者猶待存
法守之什二他如僻遠之邑去監司守且遠吏得行
恣睢而民不易赴愬且畏事而憚官不復曉吏門陰
蠹事但見今歲每石額增二三分矣明年每石額增
四五分矣民跼足屏氣聽之耳不知其故矣易知之
單雖正額加派一一臚列而繁稱隱會漫漶其目乃
極天下之難稽也糧司不明示不易之則而勒之石
及刊佈榜文於郡邑之通衢俾人皆曉暢無可混蒙
而徒令墨吏得行其私焉患豈有解乎又非特官蠹

存案十編

五

而已都邑猾胥及郡邑民之僑居會城者恒陰與糧
司之積胥通爲暗增分利之約於是每歲之則下視
他邑爲增督儲不知也縣官不知也其民不知也增
之甚獲之饒而後郡邑之猾胥與糧司之積胥參伍
而利之矣甚且不必上通糧胥而由郡邑之司九九
者上下其手而利專歸之奸弊至不可窮詰也夫惟
糧司頒佈成額矣或朝廷有大甲兵大工役必不得
已而加派民間亦當明奏朝廷報可而後明布郡邑
令在在知某項因某事加某事休卽某項罷也人乃

可信而從之矣安得今歲一則明歲一則乎每歲下
則不聞加少而第見加多乎第聞事興而議加曾見
事已而議罷乎然則陰蠹何時絕民力何時紓耶嗟
嗟南渡以後之天下一隅半壁耳又值遼金元勁敵
誠不易支矣然而宋季之編戶不聞其稱厲如今日
也今日當金甌四固全盛之天下而小醜爲難傾天
下之物力不足以給之不知其故何也今歲加派民
田明歲加派民田遼餉之外復有寇餉餉練餉均
餉等目一餉而迭加無已迭加而互換其名豈真不

存案十編

六

可以明民而故設以愚之乎籌時艱者亦可謂亡策
也已故與數數加派民田毋寧間架舟車茶酒及粟
爵間問之無已則丁身猶可商曷以明其可今天下
有糧者卽已有丁而有丁者或不必有糧昂昂一男
子以貧無資產遂漏徵役之外則率土王臣之說謂
何且巧逃賦役者種金不殖產雖千箱萬貫數口繁
丁達爲偷安乎逸之散民已矣夫豈平哉此楊炎兩
稅本資產不本丁身陸宣公所以譏其失衆長僞也
卽以貧丁論宅不毛者里布無職事者夫家之征先

王以儉游惰。而今縱游惰乎。所有丁身。並入籍。歲定稅額。徵有免故。以代力役之征。而况殷丁可使漏脫耶。天下有錢有產者十居三。有錢無產者十居三。無錢無產者十居四。今除現在資產。已起丁者不復徵外。其一切無產之丁。但能虛公審度。詳慎舉行。不惟佐助國家。少紓里甲之困。而於古之布粟力役與租庸調之法。亦庶其有合焉已。

保甲

成周之什伍其民也。居則爲比閭族黨。出則爲伍兩

存業十編

七

卒旅。管子倣其意。爲軌里連鄉。以寓軍令。齊之軌里連鄉。與秦之叔司連坐。皆如所謂比閭族黨。而先得保甲之義也。特至宋熙豐間。始立爲保甲名。保甲所以弭盜安民。法意甚善。至今仍之。聯戶爲甲。甲有長。聯甲爲保。保有長。記丁口。註生理。外出者必稽其所往。寄居者必問其所來。互相覺察。互相攻發。有容隱之禁。有連坐之條。摠以清奸防亂也。九戶脩兵器。一戶脩火藥。卽夜警亦可無虞。在一甲。則戶相應援。在一保。則甲相應援。在一鄉都。則保相應援。緩相睦而

急相衛。時卽有守禦之勤勞。而永無調遣之騷害也。安石勒令戶丁肄習武事。因籍之爲兵。以待調遣。遂不勝其困敝。蓋古寓兵於農。無事耕。有事戰。事已復爲農。未嘗別輸養兵之費。宋旣歛民財募兵矣。又令自爲兵。是再役也。豈周齊之法意哉。今日保甲。卽不籍入爲兵。止自固其團。然行之亦有其害。有司行都往來墟落。保甲荒其生務。以候送迎。簿尉借名稽覈。以爲貨居。官賂之保。保賂之甲。甲賂之戶。一不厭求。則誣以他端。故民不畏盜而畏吏。其長復豪舉桀黠。

存業十編

太

而武斷于鄉。民併不畏吏而畏長。或鄉落廣遠。且隔山坡。爲守望不相及者。有故槩從連坐。甚至編保甲之丁爲徭。移保甲之費爲賦。使人謂保甲無裨於民。而反滋大害者。豈保甲之法不善哉。亦有司不善用法之過也。嗣有實行保甲者。亦鑒比而更計可矣。

備荒議

唐虞岳牧。類以盡職爲能。惟明刑一職。以官不盡法爲能。周官六卿。以明試爲功。惟救荒一典。以虛而罔試爲功。然則荒政可無講歟。曰水旱兵凶。國家所時

有也。備荒上策矣。卽不備而救。猶得下策。始不備。終不救。斯爲上策耳。周禮荒政十二。散利爲先。散云者。予之食。以濟一時。予之種。以計來歲。既散所有。而又行薄征。以下十一事佐之。遺人廩人。掌鄉里之委積。以恤民艱。掌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掌九穀之數。以歲之上下。知足否。可見先王慮患之意至深。未荒也。預有以待之。將荒也。亟有以計之。既荒也。大有以救之。藉非遺人歲預收藏。廩人歲常會計。亦何以遇凶荒而有以散濟乎。是十二荒政。特救於臨時。而未及

有業十編

九

平日固本之務。龍錯言於文帝曰。堯九年水。湯七年旱。而國公捐瘠者。以蓄積多而備先具也。是故墾土。田興農桑。以裕五穀之源。而因攷詳於委積之法。後世之義倉社會。大抵其委積遺意也。耿壽昌常平倉之制。甚善。豐年穀賤。則增價糴之。凶年穀貴。則減價糴之。小饑發小熟之歛。中饑發中熟之歛。大饑發大熟之歛。頗得三代之遺意。今可做而行之。或豐則歛。民有餘。勸令量輸於公。饑則散而賑之。賑不能給。則平價糴之。又或令夏貸冬償。量行一分之息。以補耗

有青苗之利。而凶青苗之害。皆可酌而行之。以救濟斯民者也。然置倉而專於州縣。不惟吏胥蔽弊。且申報愆期。給散艱阻。其得沾惠者。大抵近於郭居。力能自達之人耳。數十里外。安能扶携奔候。以就倉舍之粟哉。惟廣儲於鄉都常社。而後人粟相近。可免於艱阻之患矣。孝宗時。下朱熹社倉法于諸路。初百姓艱食。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貸民。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歛散。小歉則蠲其息之半。饑則盡蠲之。凡十四年。得息米造倉。仍以原數六

有業十編

十

百石還府。就現儲米三千一百石爲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一鄉四十五里。雖凶年不缺乏。其法以十家爲甲。甲推一人爲首。五十家推一人爲社首。其逃軍及凶行。與衣食不缺乏者。不得入甲。應入者。又問其願與否。願則開具一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伍斗五歲以下。不與。置籍以登其名。若數社倉之立法善矣。然給受之際。有遠近有淹速。有均否。有真偽。有會集之擾。有辯察之艱。措置一乖。不惟滋弊。且釀害矣。大都義社之名。安置不必盡城郭主

持不必盡守令。歛散不必盡吏胥。惟於鄉有位望。及孝秀者。碩惇謹。素爲鄉信服者。官府或予文憑。委重使之。推誠秉正。分理其事。事成清安者。申勞之。否者別有議。如此而後法與人俱善。斯民其有濟也。夫不則官府日發倉廩之藏。饑民未得分毫之濟。饑者不必予。予者不必饑。屢屢日之勞。荒本業之務。是達以利之道害之也。竊以爲救荒亦自多端。或發粟大資。或貸粟薄償。或勸富義賑。或諭富平糶。或發官錢以市糴。或高時價以招商。或與工作。以聚失業之流。

存案十編

三

或因鬻子。以權募兵之策。或禁搬販。而異境勿空本境之儲。或禁釀造。而林穀可資食穀之用。合之薄征弛力。緩刑舍禁。殺禮不借。茲樂不舉。置廷道不修。種種可議。亟行。要皆周旋於已荒之後。而非綢繆於未荒之前者也。是必平時留心。墾土勸農。恒於豐登大有之年。卽雇早乾水溢之處。而規度於義社常平諸制。豐其委積以待焉。庶幾有備而亡患矣。

錢法

古者寶龜而貨貝。交易貝而已。太公始立圖法。輕重

以銖。外圓內方。曰泉。取流行之義。泉卽後世之錢。所謂幣也。歷來鑄幣代更。如八銖當百。當千。失之太重。二銖榆莢。鵝眼。縱橫。失之太輕。皆行之不久而廢。惟漢五銖錢。唐開元錢。輕重適中。故行之獨久。南齊孔顓有云。錢之患。在輕重屢增。重則難用。難用猶無害。輕則多盜鑄。盜鑄則漏卮。所以盜鑄而冒犯嚴法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其惜銅愛工者。止欲錢數多。又工易成。而不詳慮其患也。嗣後不講其制。而錢法于今愈亂矣。新舊殊號。銅鉛殊質。輕重殊則。貴賤殊直。

存案十編

三

錢一色也。而有行不行之地。錢雜色也。而有行此不行彼。行彼不行此之地。何以流通四方。而示畫一之法乎。竊以爲今茲錢幣。互本於孔顓之言。參以丘文莊之議。酌立新型。主於流傳奕世。不必年號。另選吉字。爲文。每十錢。銅重一兩。銀重一分。銅必於美。工必於精。費一錢以造一錢。如此卽敗之使私鑄。必不願矣。縱僞參鉛鐵。寶色必低而難售。敢冒法禁爲之哉。新錢成。則舊錢廢。然後出新錢一收。舊錢三歸上。以爲銅本而廣鑄之。令四方一軌。布行是爲公天下之

利權。利天下而不利國家。未之有也。至於鈔法。以方尺之楮。費三五錢者。而易千錢之貨。虛以當實。假以傳真。終欺世愚民之物。且有水火蟲之患。將焉用之。

選士 崇禎元年著

三代選士之法。尚行不尚詞。貴實不貴聲。故得士為盛。夏商不具攷矣。周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于司徒。司徒論而升之。學大樂正論而升之。司馬論其賢者以告于王。論定然後官之。爵之。選法廢而後有薦若辟。子告仲

存業十編

三

弓曰。舉爾所知。如鮑叔之薦管仲。子皮之薦子產。翟璜之薦樂平。蕭何之薦韓信。賈武之薦楊喬。司馬德操之薦孔明。羊祜之薦杜預。常何之薦馬周。晏殊之薦范仲淹。漢元章之徵賈禹。毛義也。鄧薦之辟楊震也。王龔之辟陳蕃。黃憲也。桓溫之辟謝安也。亦安在詞章科目乃得士乎。然薦辟非取士之額。而可以通里選科目之窮。故歷代時有行之者。里選之意。專德科目之意。專才。專才可矣。然不明試幹局。而僅憑帖括。文因習而滋浮。士因文而掩實。漢以後大抵然哉。

存業十編

三

雖然。漢以賢良文學射策取士。非不詞矣。而復有孝廉等科。唐以制策賦詩雜文取士。宋以帖墨詩賦策論迭更。不一取士。非不詞矣。而皆復有孝廉等科。明以八股制義取士。尚詞矣。而國初猶有經明行修。孝弟力田等科。雖未復鄉舉里選之舊。而詞章恭行誼。其於古意猶存。網羅之目猶寬焉。乃二百年來。拘牽文義。額於科制。士不能於闌中尺幅。投一日之知。卽節若夷由。行如魯史。學追屈董。才同陸賈。亦終老牖下。與草木同朽腐已耳。嗟夫。士之物。身不靈。而運腕偏靈。行已無光。而逢世有光。吾悲士之有幸。不幸。元悲幸者與不幸者。轉相逐於浮囂。而莫有底也。漢黃瓊以專用文學。於取士之義有遺。奏增孝弟。及才能從政者。為四科。隋李諤云。魏尚文詞。遂成風俗。連篇月露之形。積案風雲之狀。其宗黨稱孝。鄉曲歸仁。學必典謨。交不苟合。則擯落不齒。公道奚存。唐楊綰疏云。明經加帖括。積弊成俗。無以返朴崇廉。請令察孝廉。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者。薦之刺史。刺史試而升之。朝廷問經對策。上第卽注官。中第得出身。下

第罷歸。范華陽謂楊綰之議最近古可行。宋司馬光奏設十科取士。一曰行誼純固。可爲師表。科。二曰節操方正。可脩獻納。科。三曰經術精通。可脩講讀。科。四曰學問該博。可脩顧問。科。五曰文章典麗。可脩著述。科。此何一非先行誼而後文章也。今日者或可倣前諸疏意。建白於當宁行之。以風厲行能之士。而復開誠布公。采聲覈實。量闕薦引之途。間行徵辟之典。亦何憂真士不得哉。

課官

存業十編

五

虞廷三載攷績。三攷黜陟幽明。周官六計獎羣吏。歲終則令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日成。而以攷其治。誠激勸吏治之法也。至漢而張釋之十年不得調。楊雄三世不徙官。時尚未有資格之循。而已淹滯若此矣。迨北魏崔亮任選曹。遂舉攷課之條。翻爲年勞之格。使銓衡大權。一按籍小吏。差數日月者當之。而唐裴光庭亦限年躡級。令淹滯庸庸愚皆便焉。此徒博聖書之名已耳。始不必量才而授。惟循資敘名曰某當授某官。繼不必按勞而叙。惟計時限

蒲曰。某當遷某官。因年資之淺深而淺深之。甚且因請托之上下而上下之。賢者當騰。反以資淺無營而受抑。不肖當黜。反以年深有藉而受升。亦何以激發天下豪傑。而令奮庸於盛世乎。善乎孫洙之言曰。今賢才之伏于下者。資格闕之也。職業之廢于官者。資格牽之也。士之寡廉鮮耻者。爭于資格也。民之憔悴虐政者。資格之人衆也。資格之弊。勝言哉。夫攷課以日月程職之廢修。年勞以日月計資之深淺。程職之廢修。則庸愚畏之。計資之深淺。則庸愚便之。誠使人

存業十編

五

人畏而不敢自便。卽庸愚且相率勉功。而况賢者乎。然銓司雖憑資格。又視撫按之舉劾。稍以轉移之。而撫按舉劾。或從正貳大小員起見。或從木疆軟媚有援有力與否起見。謂激揚之白簡。卽賢否之公評。恐未必然。是則舉劾之人。亦必詳之於攷課。而後銓不爽衡也。攷課吏治。非礪世磨鈍一大機權哉。

吏治

周官以六計獎羣吏。曰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皆不離廉者。廉其本也。呂氏云。當官之法。曰清曰

慎曰勤首及清者。清其本也。假令斷絕本根。安得復有才華。卽有才華。曷貴乎。是故衡吏治者。必曰循良。卓異。故字氓則尚循。綜劇則尚卓。若慈惠而有欲者。便非真循。循則所謂廉善是也。壞達而有染者。便非真卓。卓則所謂廉能是也。世有循卓而不本清廉者。廉生威。廉生明。仁愛之所從出。是故本之。顧廉亦自有別。庸吏非不貪。才不能貪。懦吏非不貪。力不敢貪。役吏則藏貪於肺腑。而飾廉於貌言。巧吏則貪其巨於人所難稽。而廉其纖於人所易見。夫使其廉而

希業十編

三七

庸而懦而姣而巧。卽廉亦何益於殿最。而況未嘗廉乎。裝病人以矯廉。今安得有矯廉之士。曩病官以暮夜。今何待于暮夜之私。明開徑竇矣。重增羨餘矣。罰不按例。巧於借名。倍展而十百之矣。理訟理此物也。徵賦徵此物也。問以刑罰中教化。催科中撫字。則漠不相關。相關者家兄也。家兄先容。白晝能啼。青蚨能羽。持衡若操籌。謁選如登壘。與金輦壁。絡繹候門。朝求暮償。大美之物。攫而去之。及之官。則專媚上司。歲時亟餽。皆盈箱豐篚。以悅之。豈真神運鬼輸之物乎。

勢必至浚削民膏。多方布置。以固此官頭耳。正如負販行商。償足其母。又思千倍其子。不至於剝髓不止也。內不貞而誅外。蹟大不法。而求小廉。豈必得之數哉。善乎武穆有言。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自可太平。只不愛錢。便了得官箴。人亦何難勉爲。而竟使罷之一錢。震之四知。續之懸魚。濤之懸絲。專千古美談也。可爲世太息已。

憂文述

天啟甲子著

居今之時。上人之網羅。士子之羔鴈。帖括數行而已。

希業十編

天

矣。夫文章氣運爲之。氣運文章爲之。曷言文章氣運爲也。於唐爲詩。於明爲制舉。統各屬一代之神物。詩之在唐。有初有盛。有中有晚。氣格寔寔不同矣。明統亦然。洪永之文。其初唐乎。成弘之文。其盛唐乎。嘉隆之文。其中唐乎。文至今日。則漸有不可言者。非平非奇。鄉愿之氣。中於筆舌。神理中枯。皮肉外旺。睂睫不分。頂踵不序。優孟經子。襲舛承訛。作者不必甚自解。妄擬當家。閱者不必甚解人。謬附知己。悲夫不識今天下一時遽生此一副肺腸。一種晴瞳。可異也。湯太

史云。文章神物。功名尊器。設誰何之語。欺天下而竊得之。則亦不祥人而已。當事者間嘗痛抑時談。頌功令。黜浮崇雅。期更始海內士。士雖時氣豔騰。然亦望風起靡。能雅自濯磨。如所求而應者。敢必無人。及春官鑒人倫。魯不易故習而售。卽魏科大魁。往往而然。否者品題莫及。有能雅自濯磨。如所求而應者。且至落落逃去。今日秉鑒衡之人。豈不亦前日頌功令黜浮崇雅之人。乃見異而遷。違心而許。已先自桷鑒如此也。且今日售業得志之人。又卽後日秉鑒衡之人。

存業十編

元

其味相尋。喜好相逐。宋人所謂繆種流傳是也。于以異轉移士習。而興起斯文。無異於揚湯止沸。抱石救溺。其不可得亦已明矣。以士運規世運。識者憂之。昔崔敦詩有言。六朝文破碎。遂有土地分裂之象。五代文粗悍。遂有草茅崛起之象。及觀建炎詔義理明。氣勢壯。便知天下必能中興。則文章之規休咎自古然也。項邊疆糜爛。至海內騷然。厓天子東顧之憂。則文事先告之矣。誰謂氣運非文章爲之耶。夫南宮尺牘。士子之鳴矢也。聲之東仰東。聲之西仰西。上好下甚。

理勢固然。當今之時。必得具大力者主持其上。如韓昌黎起八代之衰。歐陽公振五代之弱。迴瀾障傾。不必斤斤執先輩典刑。惟主自家性靈。體聖賢義味。敲戛以出。庶幾文體變而氣運因之。不則盤觸曷底乎。昔有市古敦藝者。目之無色。鼻之無氣。竟弗售。問其值百金。一人喜而去。尋以贗金如其式製之。什百其數。示人曰。卽古敦藝也。此更鮮好。一時爭購之。其人立富。今不幸樸遯之器。無以與於斯文。而厭時矜古。則素心實然。爲不諧世之物。以游世。懼往而刑耳。或

存業十編

三

不審竿瑟之分。謂可售之當世。是糗麥可以敵餘糧。而鄉飲酒禮。可以理軍市也。傳曰。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紋不如倚市門。修其故業。循法以俟之。則農而刺繡紋者也。噫。安能挾商販。倚市門。而爭先射利也哉。

憂文述 其二

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是故縫掖之儒。可任介冑。詩書餘緒。弓劍優焉。古文武無分官。若吉甫之伐玁狁。方叔之征玁狁。班超之定西域。裴度之平淮西。韓琦范

仲淹之經畧西夏其初皆一介書生也。及其當闢皆慷慨條刃若熟嘗然者。意其時士習敦醇。辭尚詠要。鋒刃不爭洩於幣帛之技。而爭篤於經緯之能。其謀沉其氣勁。故允文允武若茲乎。今世作者競工浮豔。風雲月露之形。牛鬼蛇神之狀。連篇累幅。幾于千言。以爲快。然習軟而情柔。氣靡而骨脆。截羽去簇。加毫于箭。不可書。併不可射。遂至武敗不可問。而天下事可虞。雖然武敗何尤焉。直歸獄于文事之不治而已。誠治文事尚子子可也。而但祛未嘗經見。承訛襲舛。

存業十編

主

之子尚經經可也。而但芟不相關涉。強安妄觀之經。有能洗發性靈。冶鍊古學。吐杰異雄奇之鋒鏑于玄烟班穎間閥者。必能以正法眼識拔之。因授以天下事。而謂其人無膽無識無骨。不能爲國家効一臂之用。豈理也哉。夫文士而繩以武力。則斷有未能。若不用武力。而惟武畧耶。亦復蹇蹇欠伸。一籌莫展。則所聞經術經世務。謂何。豈兵務在世務外乎。併其經術亦廢焉矣。所以天下之不武。由天下之無文。非無文也。文勝而亡焉者也。然尤有說焉。文自足以饒武。而

武實不必兼文。蓋武可以謀而。而文難于問心。文可以代爲。而武難于借取。故欲開武學武科。第專試膂力足矣。次課騎射可矣。論策可無事也。拘牽成例。惟卷牘取去之。最殿之。不惟文多廢售。銅臭乳臭並譏。即手筆果真。亦失志經生。爭後門而出者之所爲。而真膂力善騎射者。反無以自見。此天下之所以愈不武也。夫惟以真正武勇求武人。勿牽飾虛之章句。以真正文章求文士。必有胸內之甲兵。如是而蹶張之弁。皆貔虎熊羆。復以儒紳節制之。籌兵籌餉。主戰主

存業十編

主

守。議撫議勦。依然芸窓藜火間。濡毫吮墨之素畫。爾何患天下無干城哉。

哲廬祀典野議

四科自陳蔡相從者記之。非槩聖門七十子。而獨標十人以分四科也。唐開元中。追贈十哲。始有十哲之稱。故程子謂曾子傳道不與十哲世俗論。可証也。近祀四配而下分兩哲。兩哲而下分兩廡。崇定不易之制矣。乃顏子上入於配。而續顏孫師於十哲中。此朱咸淳三年之制。豈顏孫亦曾從陳蔡乎。而何遽入於

此子張高賢。固不敢輕議。如有若南容公西赤。亦不齊。漆雕開。夫子每亟稱之。而舍此取彼者。豈以史記列子張於諸賢先乎。如以紀名序次爲憑。則論語尤可憑。學而章後。卽序有子之言。第一篇兩見之。對哀公盡微之語。卽孔子告若不是。過與閔子長府之議。皆利國利民之碩畫也。檀弓載子游稱有若之言。似夫子。孟子載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則有若當日之推重於同門。具見矣。獨其強曾子以同事。則三子之未知量也。有子固不能

存業十編

五

並曾子之席。而遂控乎於顓孫氏之後。以想顓孫氏平日所欲敬事之心。其能卽安乎哉。侑坐諸賢。共七十有六。家語有懸竄字子象。今廡祀中無之。止有懸成字子祺。以爲卽其人。則名與字無一同。故何子容以懸竄未列爲歎。又謂有公孫尼子者。次撰樂記。漢志爲七十子之弟子。尼子不啻公穀比。而親受業於孔子之門人。其言補六藝之文。亦有功聖經者。忽立言之人弗祀。而祀訓解其言之人。不倒置乎。如何子容言。尼子誠撰樂記。則遺祀爲缺典。所宜攷覈追議。

之者也。唐宋以來。祀典龐襍。如公伯寮。荀况。楊雄。馬融。賈逵。王弼。何晏。何休。戴聖。王肅。皆與焉。至國朝正祀典。始盡罷諸人之祀。而出祀遽瑗。林放。於其鄉。意謂遽林非及門受業者爾。夫伯玉雖友夫子。而寡過知非。安知非夫子陶鑄而然者。林放兩見稱。是亦禮教中人。其受夫子之獎進亦多矣。漢唐宋諸儒。生千百世之後。猶得附侑。而况遽林親炙聖人者乎。竊謂上哲下廡。分堂垂內外之隔。以同門執友。詎無心畏者在。而今遠隔其下。豈當日侍坐。義重聚樂之光景

存業十編

五

也哉。且先賢先儒。不特未嘗同門。亦且絕不同世。而相與莫坐一楹。疑未妥當。似合於四配之後。自閔子騫至顓子噲。七十四人。東西相序而下。不標十哲以明崇。不處兩廡以示抑。宛然當日義聚一堂。親相授受景象。斯不亦康乎。至於兩廡。則顓奉先儒。未及門者。西廡則進遽瑗於公羊高之上。東廡則進林放於左丘明之下。總二十五人。以俟後之來者。四配名配享。諸賢名從享。以從者見之。從我其由。從我於陳蔡。必及門而後可言從也。兩廡則名附享而已。豈得蔡

言從祀乎。如曰制由朝廷。不敢更也。則何制不定於朝而代更不一。王可復爲師。土像可復爲木主。聖座可以東向。復爲南向。四配可一可二。可復爲四。諸賢諸儒。可進此退彼。又可一人而旅進旅退。可以本朝而裁前朝之制。并可以本朝而裁本朝之制。何若是紛紛哉。禮意之推索無窮。人情之參酌難當。今日以爲宜。或異日以爲未必宜。而更有宜焉者。此禮之所以重議也。

爲人後禮議

存業十編

五

爲人後之事類。三代以前莫攷矣。漢宣後孝昭。光武繼漢元。於所生之史皇孫。南頓君。未嘗尊加位號。別立廟祀。而惟追稱之爲皇考。加考以皇。後世間有議之。而不聞當時廷臣所議若何。此其得失未有辯者。宋仁宗無嗣。養漢王子英宗於宮中。竟繼大統。追議崇濮典禮。司馬光王珪諸人。謂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互稱仁宗爲考。濮王於仁宗爲兄。互稱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歐陽修韓琦諸人。引喪服大記之說。謂互考仁宗。而所生仍稱父母。服可降名不

可沒也。廷議紛爭不已。而大義卒不明於天下。喪服大記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降三年爲期。不曰爲父母。而曰爲其父母。見爲後者。以所後者爲父母。故於所生者。不直謂父母。而謂之其父母也。其之者。別之也。歐以記不易父母之名。故執所生爲親。其實記亦止言其父母。而未嘗易以伯叔之名。則歐說豈無當哉。程子曰。爲人後者。謂所後者爲父母。而謂所生者爲伯叔父母。此與司馬之議合。特於所稱伯叔。增以父母爲稍得之。然伯叔之稱。終易其父母之名。曾

存業十編

美

子固所以深辯其非。歷引禮經。及前世議論。以明爲人後者之於本親。生稱父母。歿稱考妣。不易其名。有明文可攷也。而以爲伯叔者。則前無典據。而動援宣光爲詞。豈宣光之廷。別有一周公制邪。况宣光既稱皇考皇妣。則已依然父母之矣。又何疑焉。司馬歐陽二議。皆本喪記。皆不悖所後。而特於所生者微殊名。稱耳。且爲後者之子孫。紹之千百年。但知所後者之爲本祖。而所生者必以爲旁祖而疎之矣。則爲後者之當身。安得不顧本生乎。語云天親不可以人爲。卽

於本生仍其名稱。于禮非悖。而當時後世皆命司馬而否歐陽。豈不固哉。明武宗弗嗣。遵太祖兄終弟及之訓。迎世宗入繼大統。乃繼統。非繼嗣。與仁英之事弗倫。而議與獻大禮者。抑何不一。上已論曰。正統大義不敢有違。本生至恩。情必兼盡。大哉王言。有張桂万席諸議合之。倫叙昭然。名義甚正。絕無可疑矣。乃一時元老名卿。正人直士。皆力主議。紛爭聚訟。至二百二十餘人。伏哭闕下。其逮拷以死。抑何矜氣。好名偏而泥於見也。不亦悲乎。愚謂禮以時制。以情生。

存業十編

三

以義起。無定額也。議濮國禮者。不必做宣光故事。議與獻禮者。不必做濮國故事。第采而參酌之。以要其當而已矣。宋李昉爲相。上言。臣叔母謝。是臣本生母。臣不辭恩。得罪名教。今郊祀覃恩。乞與追崇。太宗嘉納之。胡明仲以爲人後故。不爲所生母服。秦檜熾言者。劾之。遂得罪。雖檜爲私恨。然君子寧過於厚。故自薄達以招議也。若士庶之爲人後者。於本生父母。不能致其尊崇。則惟酌於服以報之。程子曰。所生之義。至尊至大。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絕於私恩。先王

降其服爲齊衰期以別之。所以明其與諸伯叔不同也。然不論統之親疎。而槩爲齊衰期以報之。又無以處乎親昆弟所生者也。如所後者。視所生者。或無服。或袒免。或總麻。或小大功。而今定以期。且定以齊衰期。其報之得矣。假令親昆弟之子。爲親昆弟之後。於親伯叔父母服爲期。此本制然也。而亦止以齊衰期定之。其與疎支爲人後者何異乎。宜於齊衰期之後。服禫期年。姑滿二十四月之制以報之。而不任居艱守制之名。此禮所未載。程子胡氏魯氏所未發。特爲

存業十編

三

董口辯黃河

禹貢河終於兗。今自兗南踰千里而漕復會。河者何。蓋周以前。河自西而東。而北。漢以後。河自西而東。而南。黃河代有決。有徙。有分。非復禹時故道。夏書導河自恒山至碣石。入于海。從海道貢者。夾右碣石。入于河。碣石冀州山。河之入海於冀明矣。其云北過泲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夫大陸屬冀。九河屬兗。似此則從兗入海。而何云碣石。豈九

河既分之後。合流而北。至碣石。逆河以入海乎。及攷漢時。河行潔川入濟。同濟潔以達海。則河至此時。乃入海於兗矣。建紹而後。河溢而入淮。是時淮受河之半。至金元之際。則全河徙而入淮。而河淮共入海於揚矣。始而北。繼而東。又繼而南。越數千里而爭歸墟之路。其播害直一二省已哉。夫黃河天地之血脉。血脉運而南。則天地之氣亦轉而南。意淮甸龍飛其達應耶。攷龍門底柱而上。河多山行。孟津而下。平洋數千里。其勢不極於南不止也。且古有九河以分其勢。

卷十編

元

溝洫以殺其暴。又有所滌。如鉅野梁山泊等處。尤有所分。如赤河屯河諸類。故河得安流而長久。今阡陌壞。故道失。又河勢建瓴而下。挾秋淫潦。與汾沁伊洛泗沂諸水而悉匯於淮。其震蕩爲何如也。豈終無治入治法。以了此千古公案乎。雖然。河在今。則惟有不治之治。其就下之勢。旣已縱之而極其所歸矣。惟相要害之方。歲堅堤築。以坊怒淫。無壞桑田。幹止而已。不與爭利。而惟防害。卽謂之行所無事可矣。

邦溝紀漕河

古江淮不相通。自吳開邦溝。隋人廣之。而淮始達江。排淮泗注之江。而以爲禹迹。誤也。古淮河不相通。自黃河屢決而南。河始與淮爲一。古淮河與北汶漳諸水不通。汶水原從東北入海。元人引使南接淮泗。北通漳衛。名會通河。未幾壅滯。永樂間。宋尚書禮從里老白瑛計。築壩於汶之戴村。遏汶勿令東流。至南望之地。使四分南流以接江淮。六分北流以達臨清天津。俗所謂半朝天子半朝諸侯是也。故立分水廟於其間。而運道乃成。今計所循之次。自豫章而金陵。至

卷十編

中

儀真之江口。此大江之順流也。自江口而揚州。而高郵。而淮安。而清河。口此漕河之溯而上也。自清江至宿遷之董口。俱溯黃河而上之。由董口而濟寧。至分水廟。則又溯漕河而上之。自分水至漳御天津。順流而東入海。其西北一派。則由白河而上通州。以達於京。則上下之貫穿。如此二千七百里之漕。爲歸三十有八。濟寧居其中。臨清總其會。皆要害也。夫以一汶泗衣帶之水。上通下達。航五百萬石以登大盈。是南北之咽喉。京都之血脉。一勺而關大利大命者哉。議

者欲以海運並興。蓋恐此塞則有彼通。必兼濟之爲無患也。如由江淮入海。至直沽以達天津。道更直捷。費省不訾。且通南北之貨。有大利焉。然安得長年三老熟悉海經者乎。萬一溟渤揚氛。颶風煽怒。不爲軍國之誤者幾希。漕雖迂遲而安穩無恙可必也。雖然國家定鼎何常。未必專於幽薊。如復有周公之卜。畏敬之言。則因都定漕。安知其浮何水達何川。將無數百年之心計。歸之于虛。數千里之安流。不爲長物耶。

江南星野問

游業十編

罕

自熒惑守心。驗於宋景。劍光射斗。驗於張華。而星之分野。似有定方矣。及參稽史漢。如角亢氏。天官書屬兖州。而漢書則屬韓。如觜參。天官書屬益州。而漢書則屬魏。雖然史遷世業。天官似當以天官書爲據。若然則兖東而星亦東。益西而星亦西。與楚南而翼軫亦南。同一坐照也。以是而名分野。可無大疑。乃餘則不盡然者。或北星而應東西。或東星而應南北。其爲旁照者復多。至於楊州。則斗牛女主之矣。地南而星北。意與西奎之於東魯。同一對照乎。夫天下之大而

有楊州。楊州之廣而有吳越。又有閩粵。而世以越賊閩粵可乎。春秋吳伐越。而勾踐實在會稽。史墨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殃。吳果敗。則越與吳不同壤矣。天官載斗江湖。牛女楊州。漢書載吳地斗分野。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六安臨淮。而牛女爲粵分野。交趾日南皆在焉。則越又與吳同壤矣。此漢書詳於史記。而星度則未詳。晉志以豫章入斗十度。九江斗一度。廬江斗六度。九江至豫章。自北而南。九江至廬江。又自南而北。此安所取衷耶。北斗七星。其四

游業十編

罕

曰權。既主豫章。南斗六星。其四曰天相。亦主豫章。南北斗殊矣。其四星皆主豫章。未知其何所攷驗也。斗二十六度。每度約二百五十里有奇。豫章入十度。而鰲邑南於豫章十餘舍。意在斗十一二度間乎。鰲遠豐城六七舍許。豐城與斗牛不正值。而劍光騰射。乃在其墟。亦如心宿之應宋野也。地南星北。邈不相臨。而乃相應。豈天體圓蓋。列宿之精光相射歟。唐一行云。星之與土。以精氣相屬。而不繫于方隅。理或然也。噫。機衡制。奇巧。曆傳。衆人以其一隅一井之窺。而欲

測天地之微茫。憂乎其難之矣。安得高明一示之。

復讐辯

世人動稱禮法。禮出於聖。法著於王。顧有禮然而法不載者。執禮爲之。思傷於法。而不敢。則何術而能使禮法有並伸之路。禮云。父母之讐。不共戴天。則復讐理也。易爲不著之律令。曰。禮情生義起。而今則畫一縣也。復讐者。審受殺之由。可讐不可讐。權情度義爲之。若著畫一之條。思長睚眦私忿。以開擅殺之端。則如王法何。要但不著云爾。使人會諸不言。

布業十編

聖

之表。未嘗明勸以爲必不可復也。伍員父仕楚。員以平王殺其父。遂入吳。以吳師破楚。出平王之屍鞭之。其後子雲弗予也。而蘓子以爲是。漢董黯之母受毆於王。寄而斃。黯哀毀畢葬。不言復讐。俟王母卒。其葬乃及。寄以祭其母。而身則詣官請死。事聞。和帝得釋。且旌焉。其後鄉人廟祀。古今文士多記之者。晉王談父竇虔殺之。談時幼。卽志復讐。陰市利錘。若耕鋤然。知虔出入。常經橋下。談伺度過。卽投錘斬之。太守孔巖義其孝勇。列上宥之。唐楊汪殺張審素。素二千

秀殺汪。張九齡矜宥李林甫。竟置之刑。士民哀誅。歛錢葬之。亦可徵公論云。徐元慶父爲尉。趙師韞殺。卒亦手刃父讐。求身歸罪。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慶而旌慶之間。柳子厚駁之。以爲旌父誅弗父也。夫君與父並大。君讐父復爲父讐。君死可臣矣。而擯誅之。豈理哉。然猶爲子瞻所原。尉得持官法者。或慶父所爲。礙法尉執而斃之。未可知也。然猶爲子厚所直。若董黯所處。尤無可瑕。俟王母卒且葬。而後其心於其子。是王母之生也。由黯養之。其卒也由黯葬之。黯之惟

布業十編

聖

恩錫類。所以處寄母若是。卽寄亦心服而目瞑矣。王談幸而遇孔巖。理秀不幸而遇林甫。雖而諸人之或貸或不貸。皆有幸不幸焉。然不貸而法伸。貸而法亦伸。所謂禮法有並伸之路也。里有富人子父匪大不道。而爲豪有力者。叢而殛之。子不沉畧。以圖而浸白。有司祈有司之可以伸法。而不知格於不簡。不明之例。簡則病情。不簡則病例。雖至庸愚。其不忍誦情以就例也明矣。如司憲者。廉訪得情。體其子不忍就例之意。執克人而立斃於箠楚之下。以懲武斷。惟理之

俗豈不快哉。而無如其子之隱忍何也。予而可以忘父讐也。且無論其情。而禮已化爲烏有矣。若君又臨吾父者。假令君罹大難。而不能討賊復讐。此何等世界。豈春秋之義。亦化爲烏有先生哉。

京遊日錄

余在英吐時。名腸風冷。豈逾暮熱中。歷萬里關河之險。博尺寸之程哉。緣胸多古意。期於所歷方區。瞰其山川風景。以證平日之臥遊。而夢想者。故遇勝輒紀。

存業十編

望

無已。又嘯吟以紓其牢騷。前後舟行八十六日。非滯尤風。卽賊怒濤。陸行凡三十五日。皆未明求衣。未晷求宿。枵腸冒露。半菽飢餐。病骨勉支。戒心頻悚。艱苦備常。所謂行路難。廻而行路尤難也。歲壬辰二月念一日。自豫章發舟。省河水路稍直。至牛欄三橫。始轉三大灣。略爲閑鎖。自珠磯下。右與東河水合。而入鄱湖。念二到吳城。自望湖亭上望匡廬。因思上石室中。有禹篆謠文。則爲禹跡所經。而何廬不載於貢。意所謂敷淺原者是耶。而路史以敷淺爲博陽山雲谿山。

存業十編

望

而不指廬。然則荆楊之界。獨此名山。而夏書遺之何也。念二過南康郡。前江心有落星墩。史記星隕爲石。因以名縣。大孤小孤。俗沿爲大姑小姑。併鞋山俱類視之。余時有咏。改鞋山爲鉄船山。怪世之戲題者。頗襲名勝。歐陽公常記其謬。王文成王鳳洲小孤詩。則脫此窠臼矣。九江郡水合江漢在湖口左來。受鄱湖水而下爲陽子江。禹貢東滙澤爲彭蠡。乃江漢所滙。鄱湖只諸十二郡之水在上。必至湖口彭澤爲彭蠡。方合書義。小孤突起江心已奇。東崖石壁特峭。又下而馬當石壁石筍。重重閑鎖更奇。作江右一大水口。文章節義理學。獨拔東南。豈偶然哉。念五過東流。住安慶。太子磯。榜子磯。俱石起江中。魯港亦大市場。燕湖尤一大都會。東梁山西梁山俱奇峭。與下采石磯俱閑蕪湖。三月三日至金陵。武侯稱鍾山龍蟠。石城虎踞。長江之險。過於黃河。真帝王之都。以故東吳東晉五代明初。皆應王氣之占。然但名澤國。而無拊背扼吭之形。建都亦權焉爾。時東路寇阻。驅車而西。六日浦口過烏石街。宿滁洲。望醉翁豐樂二山。七日過

閔山傳雲長自蜀至吳所經處由磨盤山至臨淮渡
淮至南宿州州右通山東時十日也十一二過永城
屬河南歸德永城本敬丘漢改爲太丘陳寔長之宿
會亭大市鎮十三四至歸德唐屬睢陽有宋玉臺臺
卽高辛氏商丘微子封宋在此自會亭蔡家道至寧
陵城池麥土景漸勝寧陵本寧城葛伯國魏信陵封
此十五過埜雞岡屬睢州是古雍丘夏後杞國東有
葵丘空桑自此而蘭陽埽頭並荒涼去開封不遠古
衛陳鄭及大梁皆近此十七渡黃河過金龍口大市

存業十編

五

會屬封丘十八過延津宿衛輝汲縣在城城濠敵臺
牛馬牆食貨備勝十九過比干墓斫脰河是日頗風
掣烈戒心倉皇蹶奔數十里宵無行踪惟近淇有麥
秀故墟衛多君子殷六七賢君盛德至善諸枋而已
二十過美里碑魏操故都湯陰卽蕩陰嵇侍中濺血
處念一自彰德過漳河樹架土橋百丈予已渡江渡
淮渡河未渡濟意漳是耶宿磁州操疑塚銅雀臺皆
在其間攷宋志有相州魏文侯所封鄴地爲繁華要
會今所歷未見豈相州更爲磁州耶抑彰德耶念二

過趙城遺址至邯鄲城屬北廣平郡念三過黃梁仙
跡布景都麗徘徊久之臨洛道中有冉伯牛墓碑伯
牛鄆人而墓廟於此則未及詳自此至沙河縣彌望
平沙七八里傳爲博浪沙子房雖秦皇處任邢臺縣
卽邢州邢侯國爲古鉅鹿郡念五過栢鄉及光武斬
石人處又過古鄆城俗名王莽城光武卽位於鄆之
南道有舂雞起舞枋至趙州有馮唐故里左車故里
諱信講兵法等枋藥城以後官路整楚行旅無虞念
七將到眞定有河架木爲橋屬古滹沱河光武爲王

存業十編

六

郎兵追河水流漸忽然水合處廋住新樂新樂古鮮
虞國念八過定州路有韓魏公衆春園蘇長公雪浪
石枋前後有明月清風店各隔數十里煙市多念九
過慶都慶都堯母名有堯母鄉碑乃堯生地謂堯始
封地非也三十由保定而安肅路有劉伶墓碑四月
一日過定興劇熱敲水濟喝至涿州乃黃帝戰蚩尤
於涿鹿處有張飛廟店南關右通山東北關景勝石
橋三座長且精當是白溝河其左山由王屋大行恒
山千里至此奇宕秀聳迢迢西北至京二日自良鄉

過琉璃河。好長石橋。有王彥章鉄箭在。三日過盧溝橋。長踰百丈。卽盧龍也。濟自王屋至河。必經所來之路。前過漳。漳五水。未知孰是。不然豈又伏不見耶。是日進京城。京城舊屬燕山府。成祖定鼎。始升爲京。內城宮殿。新朝因之。元遺址在城內稍北。金亦立國其中。其地屬幽薊。居古冀之東北隅。其勝繁則皇城之白塔。國寺之古松。天壇之水。天主之画。國學之石鼓。周宣王獵碣。遺至於今。無它奇也。其水東流。通津。迢迢入海。特陸路有警難行。九月三日。買舟張家

存業十編

平允

灣。七日至天津。魚鹽之地。去海不遠。誠一要會也。自是而靜海而青縣。而興濟長蘆東光德州。俱寥落。若故城至武城尤陋。念四至臨青州。景稍勝前。河自豫來。其南則漕河流出。舟從此轉。閘窄水急難進。十月一日至東昌郡。煙市亦勝。過聊城望魯連廟。燕將固守。田單攻不下。仲連射書處。過東阿。西岸屬陽穀。阿井在西。五日過張秋鎮。有挂劍臺。徐君墓。屬臨淮。六日至分水龍王廟。祀宋尚書白老人。爲漕運設。自汶上築壩。改汶水至南望。半北流以達天津。半南流以

接江淮運道賴之。八日至濟寧。煙市食貨。勝於東昌。臨清十日阻風。仲家淺。其祠不書先賢。仲子而竟扁子路。余非之。其地河濟汎溢。連歲水荒。戶皆紫漁。繹山鳧山梁父。皆在望中。而尼山遙隔。爲之悵然。自是而南陽夏鎮。又落馬湖。爲濟水會汶處。風浪難當。至十七乃於董口入黃河。宿遷白洋桃源清河。皆黃河所經。凡二百餘里。河淮合流至東安而入海。南岸其羅城。左一支爲漕渠。當是吳開邗溝。引淮達江之跡。念一至清江浦。兩岸煙市二十里。似勝濟寧。自是而

存業十編

平允

淮安至儀真。皆要會。通日經過未悉。由江口合大江。大江東去。蘓松達海。而此則南上江寧。燕子磯石景亭景並佳。頗爲南都閹障。一陽至日到家。若非阻風阻閘。當不遲滯至此。諸涉歷景。所有咏驗敘記。彙之別帙。此特撮其大都。紀往返之程云。

京都形勢

京都地脉。從西山北轉。兩舍到城。煤山飛鳳之勢。未必盡屬天成。左右諸水。皆自北而會於東。至通州天津。以漸歸於海。總之山來西北。水去東南。其大較也。

燕屬名公封壤。無遺跡可稽。世稱燕爲金臺。蓋從燕昭作黃金臺禮士來也。攷圖志。金臺在保定。豈當日立國於其地耶。而易水在易州。亦隸保定。則故燕在彼不在此明矣。然其形勝。則右大行。左滄海。前襟河濟。北枕居庸。誠天府之國。但通州以下。水口無大峻險。而止憑五百里外一角之海。以爲阻。思有疎虞。且幽薊之壤。石晉以後。趙宋以前。此地不知爲何物。至金乃名爲燕京。元名爲上都。則利害之情形。已明見於此矣。實天子於三邊之近。疲士庶以萬里之遙。豈

存業十編

五

古宅中配帝之義哉。卜鼎者當有定畫以處此。今東都城郭重圍。表裏交固。其高堅居各省郡之上。豈不稱天塹乎。然建威銷萌。原示人以不可犯之色。縱或犯之。任強敵環攻之。而不勝。陳利兵而誰何。然後責於表裏重圍而高堅者。設如子喻之時之亂。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破燕。爲關監所賣。拱手而獻之他人。豈不負此表裏重圍而高堅也哉。

京治水穀可輕南漕

卻城乏水。尤乏美水。乏水者。不於閒曠之土多鑿池。

湖。通地中之水。兼滂以諸之。故漁利不廣。乏美水者。由宅不放水。水悉陰沁。安知汚不沁而之井。不然何清耳。少腥滷多也。俗不力田。罔知糞利。故沿途穢不都雅。寺廟多於民房。營壘盈於室女。駝馬蕃於市人。弓刀榮於毛錐。南無譚於子曰。亦其時其俗偶然也。有疆理畿甸之思者。必經界其畝。布諸穀種。使糞田疇。以盡地力。登五穀以寔京儲。而不致盡竭東南之力。豈非得策哉。如謂北方地寒。不生五穀。則百菜百花百果。南方所無者。都有之。南方所遲者。都先之。南

存業十編

五

方所早瘁者。都後勁之。而何疑於播種乎。惟無常業。故輦下繁游手之徒。自此驅遊惰而農之。則民安生理。督率伍而屯之。則兵省漕糧。獨不思元以前幽燕代之養民。養兵。養百官者。無非踐土食毛。以一方之物力。養一方也。何嘗有東南之粟。爭河漕海運而至者哉。

補扶陽節

古詩云。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夫陽九數之窮也。重九則窮之極。於窮中討出一段生意。始不至於終

窮。蓋剝而復。貞而元理也。由霜漸水。重陰網冷。樂盡元陽。不有扶挽。以續之。元脉中斷。而遽接三陽。則變理之疎矣。元旦後。有三月三。五月五。七夕後。有九月九。月日竝奇。竝作佳節矣。至十一月十一。亦月日竝奇。而獨遺之。何歟。如長至後於此日。則於時為陰。當有以扶發之。長至前於此日。則於時為微陽。當有以長養之。數始於一。終於十。此月終復始。日終復始。支終復始。是亦天心之復也。長至復於天運之氣。此日復於天定之數。且三時竝節。奚獨漏冬。玄懷是日。

荷葉十編

卷一

為扶陽。則以此一節。結止五節。而後間月之例。均三冬之缺補。天時人事俱當矣。況蘭亭修禊。汨羅競渡。龍山登高。並因古人事跡。沿以成俗。傳以成節。大約從唐貞元間。肇置諸令節。則節之藉人而定。已有然矣。何獨至於今而疑之。當思古人一陽二陽之稱。亦不得已而扶以名耳。誠令天下皆於是日為會。以慶之。庶水窮之際。即雲起之時。而三陽自此接脉矣。

孤燈述

美人世皆艷之。必長是爭妍時。不失其美斯美矣。名

將世皆壯之。必長是賈勇時。不失其名斯名矣。若不幸而或。則人不勝惜。又不幸而示以老且病之狀。則人不勝厭焉。與令人厭。寧令人惜。何也。紅顏化為白髮。虎頭健兒。化為雞皮癯叟。迴視前日光景。大有難堪。則不如或於顏色未敗。驍健未衰時。更令人惋悼也。西子入五湖。姚平仲入青城山。它年未必不老且病。但目前不見此段醜境。差勝人耳。嗟夫。美人名將。或曾叨異寵。或曾取奇功。老可已矣。病可休矣。獨少年子。矜自負。英詞妙墨。萬里青雲。在衿帶間。爭妍賈

存業十編

卷一

勇。與美人名將。當日何異。乃不能述此騰驤。俄而烏兔輪催。龍虎夢斷。短髮飛梳。霜髭愁鏡。看書起霧。離字尺五。一開頰。咲曰。經生譚。一搦管。鄙曰。頭巾氣。光色闌珊。與會索寞。有大不堪回想者。是最可恨者。老且病。而或猶次之。悲夫。壁水宮牆中。獨無五湖青城山。可問乎。是夕書罷。不覺泣下數行。擲而火之。既而思古詩云。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存之以勗兒曹。

桑嘲

邑之文塔。有桑株蔓頂。萬曆乙卯夏。倡議剪之。放榜

後於舟中作桑嘲曰。歲維單闕。南呂仲秋。念有八日。晚發洪州。章江十里。艘密牖稠。熱腸聿砲。起舞如彪。俄焉馬飛驛路。火曙城樓。聲喧塵起。駭聽炎眸。聿呼躍而已起。未報舫而有求。亡何覓音希歇。江景陰擎。驚篙聲之徧發。訝帆影之亂流。凄寒潭其楚澤。渺高閣其羅浮。悲長風之激浪。恨一葉之浮漚。目相盼而無語。心若悔而若尤。乃瞻蓬牖。窗色瞑然。聽所飄泊。散髮成眠。似狂似醒。與夢相連。夢見數人。綠衣翩跹。握掌椰榆。揖余而前。謂子歸來。子聽吾言。吾故桑氏。

存業十編

五

之神。住浮屠之巔。食六氣而飲沈澁。隔黃泉而近青天。搖綠枝其拂露。織翠葉以籠煙。日點如金之顰風。撥自韻之絃。縱遊雲之出沒。任飛鳥之往還。異橋下之凡餘。晚鐘口之餘涎。遠羅敷之筆曲。避魯大之金錢。幸千秋之無恙。胡一旦以相剪。吁嗟乎。是役也。誰實爲之。緊子首戎郭璞家言。是信是崇。文運鋼塞。燕厥筆峰。于是奮臂。四筵鳩工。層架以升危。斷縶而拔。癩時旁觀之若市。企窮陋者如叢。亦何顧而何忌。惟予智而予雄。上層竿若平地。走匠伯如樵童。膏靈根。

於藥餌。燼柔枝於祝融。掃荆榛而出菰藟。露頂角而削芙蓉。倏然改觀。其機如此。子於斯時。能不心喜。晨閱鄉書。子名有未倬彼三人。居然新貴。搏南鵬之風翰。騁北駿之霜蹄。捨刀頭之故筏。釋子衿之褐衣。皂蓋張兮。畫夾朱旗。簇兮煙霏。金鼓喧兮。雲擁紫驕。跨今風嘶。登龍門兮。神尺木。躡廣寒兮。馥丹枝。於是升階揖讓。威儀孔揚。花覆千官。錦衣繡裳。奎壁聚。鵠立駕行。時也。日酣。晷而綵綯。麗拂座而釀香。列鼎烹其方丈。承筐篚以玄黃。奏桑林經首之樂。歌鹿鳴天。

存業十編

五

保之章。恍番玉府鈞天之盛。如挹金莖太液之漿。豈若斥鴳之騰躍。數仞而驚鳩之飛搶。榆枋吁嗟乎。予生既折。于運宜昌。胡不乘時而並駕。乃淪落於墊水之旁。則見秋容慘淡。旅跡伶仃。征衣蒙戎。囊物空零。青蛇無效。黃卷不靈。師屢出而屢北。鳥不蜚而不鳴。不能焚舟而決克。不能手劍而要盟。存舌而歸兮。三寸幾微。獻璞而刖兮。片礫同輕。於邑湘流兮。疑謫沙之賈傅。憔悴江潭兮。怪離楚之屈平。向爲不知已者。詬厲兮。今得反唇相稽。將何詞以應。綠衣人去。恍惚。

欲醒。陰風穿牖。婆露橫汀。長吁一聲。空江峭靜。

桑嘲解

甲戌中秋晦。對酒爲邀月飲。飲而酣。酣而寐。如有一人綠衣翩跹。揖而前曰。子忘余嚮者舟中語邪。何猶當季故衣邪。余憮然憶其事。輟而作曰。吁而何人氏。乃篤於俗如此哉。勝負兵家難期。成敗評人莫定。孟云魯侯之遇。由天孔曰衛卿之得有命。生而應富者。俱求則獨得。並爲則獨成。生而應貴者。俱學則獨達。並仕則獨榮。而不蚤魯施氏與孟氏乎。施氏二千。其

存業十編

卷五

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齊辟爲少師。好兵者楚拜爲軍正。孟氏亦二子而業與施之二子並。一以學干秦。秦曰捨攘講藝。故誤軍機。置之榛黥。一以兵干衛。衛曰弱介兩強。兵與挑釁。俱遭他邦爲患。則之不得復行。由是觀之。北宮子之窮。匪因愚失。西門子之達。詎由智營。業本同而效異。理難據而數靈。王仲壬云。庸劣而歲金。頑魯而典城。雖詞之過當。揔抒其不平。是以遇不遇視時。投不投視技。務希世者必准主。不准主者終睽世。試觀分闡闢執。主矜奇。而平牘必厭。

主課正。而偏鋒必禡。主愛妍。而澹致必畧。主任質。而艷綺必麾。主貴約。而鴻篇必斥。主務恢。而簡幅必遺。秦扇不覺寒生。貢爐不覺燠至。圓投以方輒左。鑿用於枘卽窮。匪人事之有乖。實時數之相睽。且物態無常。人丑自誘。醴泉無故源。嘉禾無舊蒂。鳥無世鳳。鳳獸無種。麟驥特產正物之尤。孤興乃士之貴。文欲自知。行漸獨是。叢咻之而不搖。歷挫之而愈彌。信吾生之不虛。度造物之有意。質天麗者。終折爲薪。材堅碩者。必老爲罷。臚行於水。轍行於蹊。空而輕者。則行疾。

存業十編

卷五

滿而重者。則行遲。崇朝鑿買者。必菜果之物。歷闕難售者。必寶玉之琦。焱風之動。毛芥飛而金鉄不起。湍瀨之流。沙礫轉而大石不移。人不察其輕重。惟喜沙礫毛芥之動。而厭大石金鉄之癢。嗚呼。識無伯樂。知鮮子期。安得問宮商於里耳。而寄肉眼以品題。況榮道不必麗窮。詘不必欬。兩間淑氣之流。靡有偏枯之地。朝廊林藪。存在留奇。紳而佩者。固多玉。浚山時有。溫石之輝。后而歸者。固多珠。滄海時有藏螺之媚。故上有臯夔。下有巢許。上有伊臧。下有光隨。上有周召。

下有夷齊。西漢三傑。開國四皓。安儲東漢。雲臺表勲。
釣臺樹義。宋奏治則有韓范富歐。明學則有邵程張。
朱。歷數古來名公碩卿外。特有岩壑瑰琦。能中分世
界一半。而聽吾道之主持。又況元二厄數。朝家虛無
人。英雄盡淪棄。如春秋戰國。孔孟兩人。以匹夫而全
堯世道之樞機。至今不知有三卿七雄。而惟知有吾
師吾師。噫。烏知夫遇之非不遇。而不遇之非遇邪。覺
而睎之。綠衣何在。明月如携。清照予懷。時耿耿而不
寐。

存業十編

手札

存業編終自敘

近世士大夫率治詩若文。鑄附作家以希
譽。即使藻摛春華。奚裨殿最。予亦技癢效
顰。終薄爲應麟之具。恒于理學時務。鯁鯁
厝意。播古今叅伍之。爲書統十編。一編一
類。體製弗齊。義無支曼。譬水陸具饒。非旨
腍克賜。弗以登俎。予四十後。業漸成編。先
自序
季所梓埜言。但抽原編數策。傳諸汝上。而
筆峒徐自溟公。移牋云。三復嘉言。性命之
原。曆數之統。闡已極明。漢儒之戾。前史之
愆。辨已極確。籌邊擬課。憂文諸碩畫。皆有
用文章。每讀一過。擊節歎賞。恨不縮地抵
掌。以領玄提。夫性止天命一語盡之。而宋
儒分天地之性。氣質之性。氣質性所附麗。

以附麗爲性。將生之謂性是耶。台意主張子合虛於氣。大是精識。綱目雖出紫陽。乃門人趙師淵代者。義例可商。愚因其謬。著藏山紀墨。尚未鐫行。正統變統。發自方公。而台補辨益明。秦隋晉皆予正統。特以其土廣耳。土莫廣於元。設綱目作於元。亦予正統耶。昭代復華。統接三代。愚著擊壤

自序

二

集。大發此意。而惜板火矣。殊復見此千古確論也。噫。先生閱予二三。而投契若是矣。安得起先生而徧質哉。茲編授梓方半。邑長寇侯索覽焉。輒以其半進。亡何推鑑犒工。簡予曰。讀一三四五六編。或聞聖賢宗風。或隲古今人物。或嘉謨籌國是。或鴻裁定典禮。俗吏碌碌簿書。得此眼界頓豁。至

二編涉世名言。更我參苓妙劑。拓開萬古心胸。推倒一世豪傑。兩言爲台贈矣。奉詔求藏書。擬將佳刻進呈。蚤竣爲祝。噫。侯閱予半許。而賞識若是矣。又安得起侯而徧質哉。是則二公亦老生之桓譚。而繼此未敢期者。以予滿腔不協時調。舉世罕愜孤懷。此十數萬言。保無幽憤以干時忌。姑存青箱可爾。敢以信貨行哉。若步薦州諸集。時艱未舉。俟諸。

自序

三

三山道人鳴喜漫述



聽潮居存業十卷 江西巡撫
林進本

國朝原良撰良字鳴喜江西樂安人順治中貢生官
寧都縣訓導是書分十編各立四字標目一曰明
宗正學前多講學之語後亦雜論經義如謂孔子
學問源於契及成湯武丁謂刪詩存車鄰爲預知
秦有趙高之禍皆失之附會二曰身世要則多論
世故如陰德一條既云陰德非惟不求人知亦不
可求天知報應緩急一條又稱天不急性却有記
性吾輩於善念善事須忍耐爲之隔半頁而自相
矛盾附以讀書作文十六則亦殊不倫三曰史會
大綱四曰友古特評五曰羣古對觀六曰左國補
議皆史論也但大綱多論世運盛衰特評則品藻
人物對觀則據古之相類者論之補議則仿呂祖
謙左氏博議柳宗元非國語而斟酌其說耳七曰
讀餘誌畧大致如王世貞讀書後而彌爲膚淺如
以考工記爲三代以上之書不宜附之於周是併
鄭之削宋之斤吳越之劍諸句亦未讀也八曰元
圃餘珍剽掇舊事畧加評斷亦史論之旁支九曰
韻林隨筆皆所作詩話如謂庾信詩爲梁之特出

唐之先鞭而文選少載又謂劉禹錫元稹白居易
與宗楚客同賦金陵懷古詩則其他可以槩見矣
十曰山野箴言皆私撰經世之策尤多迂濶之談
大抵好爲議論而所學則未能淹貫者也

北京圖書館藏清初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匡林二卷

提要

匡林自叙

種子瞻論古十三篇篇名六題統名之曰志林蓋擬自成
一書者也予讀之浩漭無尋極筆墨之外特具持論處稽
諸事理時或戾焉因偶多暇正數段更取他作之類似者
併錄之得若干篇名曰志林大畧必有所為非徒作也子
瞻之文工而予文自拙類折衷于道要多近是昔夫子成
春秋而名義秩子思子著中庸而性與天道明憂患之思
發憤為作後之述者固不敢于輒附斯義也此心或不大
相遠耳雖附亦又何容予自凜云先舒題

上卷

道林

卷首

隱公不書即位論
性相近解
湯武革命論
捕王論
房生
論經學試士
論古過于為無母服
論平政
論聽言難
論經學試士
論經無可疑
論君子小人真偽
論平政
論聽言難
與拒石書
與沈去矜書
與從遊書

下卷

[illegible]

匡林上卷

錢唐毛先舒稚黃著

毘陵陳玉璫齊明批

隱公不書即位深子隱也深子隱者誅平王也春秋何以
托始於平王春秋誅亂賊之書也而古今以來亂臣賊子
莫周平王宜曰為甚何者凡弑君者不必兼父弑父者不
必兼君弑君父者不必為天子而且稱中興令主而不受
乎弑父與君之名唯平王一身而併有之致使二百八十
餘年弑君親者踵接於當世則平王實開之此聖人所
深惡隱痛而不忍言不敢言者則春秋以作夫幽王固失
道矣平王子也臣也晉獻公入驪姬之讒申生不敢愛其
死使人賊重耳重耳徇曰敢校者吾仇也扶蘇得始皇書
不敢復請即自殺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而高貴鄉公之
變猶知族誅成濟以謝天下平王乃挾母黨與外國以弑
幽王於驪山之下既盡禍宗周故地子秦其於母家也則
成申焉且成南成許焉極隆報功之典以賞加兵乃於吾
親之人斯豈止於與聞乎故而儼然為天下之共主古今
來未有如是之極者也唐武曌之惡浮於周幽數十百倍
張柬之諸臣之反正也太后止遷上陽宮而已趙盾反不
討賊終不免於弑君之書况賞賊乎子蓋痛之甚惡之甚
不得已作春秋而特於平王之世求得隱公者以為托始
夫聲子攝內主之貴妾也隱長子也仲子直後來之妾而

桓又少惠公以仲子為夫人且欲傳位於少子此其意即
幽王矣使隱而有平王之心諸大夫又板已以立則儼然
即位自尊其母而庶母乎仲子庶弟于桓公且或貶損斥
逐之不暇而乃上體先君之心必欲致位於桓而自居攝
又追尊仲子考宮殿羽儀禮昭物菟裘自老以至速禍而
不恤此其心政與平王相反而相形者也夫上有幸生
父見殺之天子下有不忍傷死父隱衷之諸侯此而人之
心為如何者夫子遂成其志因以不書即位而重予之於
是平王之大惡以顯而大義乃得昭白於天下或曰隱探
先君之邪志而遂成之可謂是乎曰斯事也在父行之則
為邪在子行之則為孝孝無邪也昔者太伯蓋嘗逃矣蓋
非探其父之邪心乎而子稱之曰至德伯夷之讓豈非
成父之邪者乎子又稱之曰得仁則子之子隱讓明矣決
已蓋臣子有今將之謀而忠孝無過厚之貶也後人徒讀
白華小弁正月十月之交諸詩知怨幽王之失德而竟忘
宜曰之為元凶至周一東而遂不復西王迹既熄雅降而
風誰之罪歟他日子曰吾其為東周乎反辭也自言必不
為東周也其惡平王也至矣抑六經端本澄源之書也故
於大惡之人極亂之事往往從畧而務探其本而正之正
本之說既詳斯於大惡極亂之為非不待深言人自見之
耳又古人於尊親有大惡諱之義故於幽多刺而平反少
所及焉猶易云慢藏誨盜冶容誨淫孟子云是亦羿有罪

焉者非謂行淫為盜與弟子弑師之反可寬其罪也孔子
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平王其首誅也則雖謂春秋一書
為平王作可也且古人發憤之所為多極意抒寫而終不
明言所以然之故然無往非其故矣知此則知托始於
托始於隱又托始於不書即位之意也夫隱公不書
正論足補註疏之不逮其快心處尤覺前無古人必傳
何疑乎請此論便覺不書即位一事已該括全節春秋
易曰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夫革命者聖人之所不得已
也要歸諸道而已矣毛子曰唐虞禪讓尚已湯武革命千
古稱聖焉而後之議者紛然而罪之皆未明於大道者也
湯武者皆大令於聖人之心而不可解者也于何微之
於夫子之言微也子桑子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此其證也語實年賈牧野之事有稱而無貶又一證也中
庸云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
失天下之顯名又云武王周公達孝矣乎此又一證也湯
誓泰誓牧誓武成仲虺之誥皆極數桀紂而不為稍諱其
罪惡夫子刪書則悉錄之又其證也詩云涼彼武王肆伐
大商會朝清明其在頌則商之惡為長發周之武酌桓桓
篇皆頌美湯武鋪張武功而夫子錄之又其證也祭統曰
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有勳
烈于民者也又一證也禮器曰禮時為大堯授舜舜授禹
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又一證也堯曰篇歷叙堯舜禹湯

而及湯武使果為叛篡其得繼古帝王之治統道統乎
又一證也故曰九州之大是不一姓生民之隆水火塗炭
若夏商之末而猶謂不可以伐有罪則自古至今不
人氏之天下而古訓所稱桀后虐仇載并廢并等語
辭已夫載籍博則尊失經詳則折諸聖者則
聖人而辭皆皆是則湯武之事其不可得而
以放弑之罪罪湯武者殆亦闕於大較而好生異議者耳
且舍六經可据之文乃臆測古人未必然之說而傳會之
豈足道哉或疑夫子之言者三曰子謂武未盡善也不知
此語非貶武也子謂武未盡善而獨舉武必並校之是尊武
也不然堯舜亦未盡善也夫子之言豈以堯
為不盡善也乎此不足致疑者一曰子云三分天下有其
二以服事殷周德可謂至也已矣此有不滿武王意不知
是亦敬贊武王耳夫文三分服事久矣可取而弗取而武
又遲之觀其孟津諸侯皆謂紂可伐武猶曰未可至於未
受命必不得已而後有之此其德亦何慚於揖讓者乎是
武之心即文之心故不曰文王之德而曰周之德蓋統其
父子而併稱之而儒者不察謂其微辭不亦昧乎又謂夷
齊叩馬休轡而夫子以為得仁此其譏武也明矣是不
然古來鼎革時類無不有死難之臣守節之士士亦各自
行其志而忠其主要無損於興王之功德也僅曰子稱夷
齊便是譏武是巢父之洗耳亦足貶堯四皓歌紫芝當病

漢高子陵不屈是宜謂世祖梁鴻五噫可以矜肅宗矣
其然哉且微箕皆受封於周而子亦稱之曰仁又當何說
哉夫其疑者固不足疑而信者皆有可證余得直從而斷
之曰湯武受命得道之正自古無譏而後人何以貶為雖
然民生在三君臣之義大矣君苟非桀紂而臣苟非湯武
必不可以輕議征誅也是又不可不辨余故折衷於孔氏
之訓為定論焉湯武革命論
口實一慙叩馬一練而後仲也子與蘇子子朱子語無
定論不知夫子之言自昭如日月耳得此論可決千古
宋蘇軾論攝主毛子曰甚哉蘇子之疏於持論也軾之言
蓋引孔子以為君薨而世子生則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
於西階南謂古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世子未生而死則其
弟若兄弟之子次當立者為攝主子生而女則攝主立男
也則攝主退援隱公季康子為證而謂後世不當以母后
攝毛子曰非也古所謂攝主解者以為上卿代主國事者
為是而非謂次當立者若果次當立者攝彼此將無兩容
之勢而必大啓亂昔者舜受終於文祖伊尹營桐宮周公
亦當國厲王之流於虜也周召二相行政事號曰共和皆
是攝其政非攝主也蓋未嘗踐其位者也春秋時若鄭之
繻與兒頑衛之叔武子瑕公孫剽皆是攝主之類則已攝
猶嫌而興殺戮至達子未生及君少為攝主古惟魯隱公
康子二人而已而皆不得免隱公身罹鍾巫之禍康子即

位正當逃而南孺子之子亦殺後世若宋太宗事亦近於攝主則廷美德昭俱不得其死殉敗之由章章如是古之人豈其見不及此而忍為是禮也哉子瞻之論不亦疏歟雖然即攝主為次當立者而孔子言之殆舉古有此禮而非謂後世之必可行也夫古與今不同勢故先王有盛節美政多不可行畧言之如封建也井田也傳賢不傳子也鄉舉里選與以無子亞疾之去妻也諒闇百官聽於冢宰三年也天子五年一巡狩也此皆必不可行者也是故復封建則樹兵而爭復井田地隘而不相容則亂天下不傳子則啓窺伺而篡弑行鄉舉之法必胥化偽競惡疾無子而出其妻恩誼則已薄諒闇敗聽於冢宰則魁柄移天子親出狩則民勞國亦危吾故以謂後世若不幸有殂薨之變太子未生或已生幼未能君唯是母后與忠純大臣互相輔政以待君之長益大臣未必皆莽惡而母后未必皆呂武相輔亦相制或庶幾無虞焉失者或十二三而得者必十七八終勝次當立者攝斷乎罕能相全者也然則儻有足為攝主者亦可行歟曰可矣而必得如周公其人者雖然公當時攝政耳乃流言興而孺子疑赤歸金勝詩書所悲君臣之間幾不相保嗚呼亦危矣哉攝主

高繼聞議動開國是想見古大臣執事特立之概至論古法不可行處且見通儒之學著諸古初又其餘事

浙房生娶妻悍至以石擊傷姑首訟于縣縣令斷離異出居母家而房生復陰往與合已房生舉於鄉婚他氏其出

妻訟於府以生既貴而棄妻他婚也府對鞠時生以妻不孝已經縣斷出父生父母俱同辭且持石及縣案來為證妻謂雖經官斷情寔銜冤果爾非冤君奈何復與我私也因出生往還手札他物迹甚具府公遂不聽生及父母判復合為夫婦焉噫斯斷也逆倫傷化之極者也詳哉此府公也案禮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而律妻妾毆夫之父母者斬且凡妻毆夫夫願離者聽至折傷以上各加凡關傷三等况擊姑致傷育者乎律又云妻妻告夫及夫之父母者杖一百徒三年但誣告者絞未傷姑亦既當誅而又誣告夫併及夫之父母是一婦人而併有絞斬二罪也儻止於出已大屬輕典豈復有斷合之理乎哉然房生亦有

官林

入上卷

罰其別娶非過而不思前妻之為母誓復私與之合則幾於與弑其母不孝之罪其可逃乎假令當時為昏憒有司強斷令合亦自應終身疎屏以明其心幸得賢令決離異誠人子至願而乃復與私豈非不肖之極者哉若執法以處此則斬其妻而後卑房生為民斯為當理而盡法或從寬典生姑置免議妻亦幸得不坐死仍斷離異可也要之決無可以復合者也特議以為不讀書而妄聽聽訟者之誠房生

孟子曰性善夫子曰性相近也或遂因夫子之說而疑孟子因之疑性不然哉余謂二說異已而寔相明孟子之言性善也不兼氣質子之言性相近也微兼氣質而言之者

也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書云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
若有恒性當此時善之名併不立惟自若其性之本然而
已斯即以為善斯即有善而無惡孟子之說也亦既稟於
人矣則其氣質固不能無小大厚薄清濁純駁靜躁剛柔
之殊性雖自善而不能不受挾于氣質故本然者時或漓
焉蓋性陽也氣質陰也陽和而陰悍故時乎不相勝性天
也氣質地也天無質而地有形無質時不能制有形也然
性之元善終自若也是乃所謂相近者也相近者雖雜乎
氣質而猶未入於習入於習則愈相遠何也遠也者善惡
分習善則益善習惡則變惡夫水之味本淡也而江湖
沼之殊其水亦殊其味雜以其方土之味也雖然其大略

猶皆淡也而為酒醪之蒸為醢醢之為醬之滋其去
淡也絕遠以淡水濟水之淡水豈有變與以善習善性豈
有變與是故性之善水之淡也雜之以氣質雜方土之味
也加之習益相遠為酒為醢醢者也有不為酒醢醢者
知此則知夫子與孟子言性之說人之無有不善信已夫
兩也墜自于天而未著物其味有不純乎淡者與近性相
筆端以出

石經大學出於嘉靖時豐道生自謂家藏魏政和中石榻
古文云其本傳自賈逵復有虞松述賈逵之言曰孔伋窮
居於宋懼先聖之學不明而帝王之道墜故作大學以經
之中庸緯之此本是也方石經大學本出一時諸公尊信

之者管登之著其八不可易唐伯元奏請欲以易天下學
者所習朱熹章句本王元美則謂其不可信楊時喬刺大
學三書以駁其偽周從龍亦著遵古編謂大學當復註疏
古本以王文成守仁之論為歸考魏無政和年號斷石經
為妄且謂其有四大拙以攻管說第石經本食而不知其
味下有顏淵問仁二十二字則從龍更從之謂舊元有之
為唐懸宗削去者今自應補入又以誠意章有曾子曰則
從賈逵定以為是子思之書道生併有石經中庸民鮮能
久矣句後便接道其不行矣夫通為一章辟如行遠章在
費隱章後鬼神為德章在達孝章後則從龍又盡宗其本
且自謂幸得聞之若寐而醒豈未免自相矛盾乎豐道生

初名坊字存禮嘗官考功後廢人故目為狂生者也毛先
舒記大學
客問子解格物謂是格去物欲是矣然去欲者虛靜無所
為之道也將何以領後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而為八目
之首務乎余答曰去欲母論是格物即謂八目皆是去欲
亦無不可通之義客曰有據邪曰有據曰何據余曰據朱
子客益訝余曰客母訝也客但觀紫陽之補解未觀紫陽
之正解也夫三綱非八目之綱與客曰然八目非三綱中
之目與客又曰然若然則使三綱而不生於去欲即八目
不主去欲也可使綱皆主於去欲也目又何貳焉余夫紫
陽之解明明德也以為但為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則有時

陽之解明明德也以為但為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則有時

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未嘗息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此明明德之主於去物欲明已其解新民曰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亦去其舊染之汚革舊染之汚非去欲而何其解止至善也則曰明德新民皆當止于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是說也去欲邪非去欲邪夫綱舉斯目在其三綱皆如斯目將焉往則雖謂八目皆主去欲固無不可也者而况格物之一端與乃疑去欲不足以領之而為首務何哉夫解三綱則如此解格物又如彼豈紫陽亦自為異同與是故余謂主去欲者正解而以格物為窮至事物之理者偏解耳蓋其解不之嫌而必執其一節也

誤解以相難非他人是難是難朱子難朱子也深於朱子之說經者不然要使三綱八目之義直一以貫之爾則格去物欲是也余故曰格朱子問格

客問子謂大學八目皆可以通於去欲自古無為是說者而發自子始疑怪聽觀將毋為度且子以窮理為紫陽之誤解而去欲為正解即又安知窮理非正解而去欲為偏爾之誤解乎余曰否去欲定屬正解余固非無所據而云也曰何據答曰曾子哉客請詳其說余曰此義仍具大學

顧讀者未深察耳夫誠意正心脩身三者玩大學之文其主於去欲不待煩說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則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與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此主於

去欲之明驗也又曰絜矩所惡於上云云者是通彼為我多欲之人物為之礙焉能絜矩又其驗也民好好之民惡惡之是無我也無我者無欲者也故曰辟則為天下僂矣惟辟多欲多欲者斯僂至若論民與財之聚散言與貨之出入寶賢寶親不寶金玉夫多欲者而能若是歟一个臣無欲故休休有容媚嫉者何維欲之故爾乃論好惡公私之極而必以忠信為歸驕泰為戒是其主在去欲否財發身者寡欲故不貪身發財者多欲故殖貨至於國不以利為利與長國家務財用者其為有欲無欲又昭然也寧有盜臣而不必保其所固有彼小人者豈非人欲之橫流者哉是故一身無欲身斯脩一家無欲家斯齊一國無欲國斯治天下人無欲則天下平矣仲聰曰惟夫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又大學教人以大人之學蓋將使其為民之主必先自治其欲而後治民之欲者也斯篇之旨也他之語也然則八目不以去欲為主其學將何主哉夫紫陽之誤解即可折衷於紫陽而定疑紫陽之孰誤孰不誤者又可折衷於曾子而定耳余故曰据曾子問格

以大學解大學語了義洞達直截更無可說

窮理古聖賢之所不廢但觀易傳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一語則所謂窮理是返而窮之於內非出而窮之於外也則去欲乃是窮理之大者世儒不察苦取去欲與窮理相背又慮去欲必流於空虛是慮却醜毒而不得飽矣

惠白鹿洞規及諸元儒說觸處無非去欲之義不講合轍
格不能外即所載紫陽奏劄與他垂訓語無弗同然則
紛紛之議不但未親聖學之要亦政未親紫陽之全耳

六家

同郡吳錦雯沒子威卿先亡有孫同曾為祖承重寄或謂
錦雯之太翁尚在同曾不應承重以為禮無二重錦雯
於其父則同曾止應從孫為祖之服服期且僅父死祖在
堂者孫亦不為祖母承重之例余謂非也古禮父卒為母
疏衰三年父在為母則止疏衰期厥於父也聖人之制禮
每扶陽而抑陰貴氣而賤形余禮父在雖不降母服而祖
在猶降祖母之服蓋累賤官為降母之義爾若為

佳林

上卷

上

服初無祖在而降之之禮則孫為祖者又焉得以曾祖在
而不為之特重哉蓋厥有二義焉或卑厥于尊或輕厥於
重古父在而不為母三年者夫尊而妻卑是卑厥于尊也
父服斬衰母服疏衰是輕厥于重也今曾祖雖尊於祖而
服從上殺古禮止齊衰三月今制齊衰五月其服已更輕
于祖豈可反以重厥于輕謂不當特重也乎是同曾為錦
雯斬衰三年當于禮矣不得云避曾祖輕其服也

議

上卷

上

之說自有典律非可臆決其或典律所不及載而事有
不容以已者則取古經家禮諸書參酌依倣而行之耳若
服制則典律定制謹嚴一應遵之併母容參及他書者也
今父沒者承重孫為祖服三年典律通例別無避曾祖不
服三年之文而古經家禮亦併無其說即使古經家禮有
之尚當率由今制况俱無其文者乎綠客誤解承重二字
耳蓋此承重非專謂承宗桃之重謂承喪制之重猶孟子
所云當大事耳若謂有曾祖承宗桃之重曾祖未應承桃
既未應承桃便不應為祖服三年喪則祖在而父沒者亦
有祖承桃子亦不得為父服三年矣可也乎哉客之說亦
疎已服制鉅典也承重大事也律無其制經無其文先儒
無其說無緣臆唱斯談以短人孫之喪陷之於非禮此豈
所以訓孝者哉

佳林

上卷

上

曾祖議二

日承惠示諸服說賡博而精權嘆服可為禮制之準然中
間所引猶欲小為商畧足下說云昔韓愈為嫁服所以云
報今或弟與妻受兄德者故弟婦亦當為夫兄服小功報
之則弟婦喪伯亦應如弟婦之服答之是固然已然愚竊
謂五服有定制不得意為隆殺唐韓氏姑母論若今伯弟
婦之相服小功也則律有定制無論受德與不受德也假
令弟如不受德彼此無相報答之誼服可廢耶說云父為
長子夫為妻亦有三年之制愚謂古為父後者為長子則
斬衰三年耳夫為妻期無三年左傳叔向云王一歲而育

三年之喪二益緣古禮父必三年然後娶所以達子之志
言父在則子為母期為父所屈不敢伸其私尊然心喪猶
三年故父亦必三年然後娶天子無二適雖不復更立后
而達子之志之意畧同故叔向云爾非真三年喪也夫子
猶為父屈止為母期夫安得反更為妻三年哉說云檀弓
從母之夫舅之妻相為服或曰同喪總以同喪故故有恩
為之服總君子不以為嫌僕嘗疑此章註解有誤蓋二人
本無相服之道君子未之言者謂先王未之制此禮也乃
二人者忽臆相為服自是非禮而或人又從而文之故檀
弓譏之君子未言一句斷定其非或云同喪總云者與論
語孰謂微生高直孟母或曰放屬語意政同蓋以為不
臣林

非以為應然耳掩而蔽之姑夫舅雖同喪而有恩不得
為服伯與弟婦即無恩併不同喪淺亦不得廢小功也率
爾論次如此未知確否僕幸更教我母惜加詳與陳際叔
詳先儒從無見及此者更佳
蒙訊稱妻父母者外舅外姑爾雅斯為最古婦公見第五倫傳亦見
傳或稱婦翁其稱婦父見世說嘗譽柳子厚稱楊慈為丈人未知古元有此
稱否或因泰山有丈人峰遂稱泰山又稱妻母為岳丈人未知古元有此
父妻母亦自實確況世說注亦有妻父之稱若稱外父外母則未見其為
也妻父母自是事行但婦於夫之父母止稱舅姑夫於妻之父母反父母之邪
竟舜君臣而翁婿者也館甥貳室且迭為賓主安得父母
之稱子哉又人子繼伯叔為子者固以所繼者為父母矣

而親父母則自應稱為本生父本生母或竟稱之為伯叔
姆孀於禮殊乖或謂人無二本為之後者為之子而又父
母其所生是二本矣僕以為不然夫繼宗義也不忘本生
仁也仁義並行而不相背非二本也毛裏之親劬勞之恩
豈可併其名升髦之哉宋時濮議古人論之已詳又為人
後者之子貴則馳封亦得及本生父母若直以為伯叔也
者即恩典又安得及哉且親父母沒亦自稱降服子不得
稱期服經豈其生時而反遜疎之宜同於諸父母耶或謂
之丁憂而可以不仕古如漢孔昱劉焉以師喪去官晉周
翼以舅喪去官宋范仲淹以改嫁母喪去官皆賢者事與
臣林

為本生父母者畧同特可曰心喪耳倘正名為丁憂則
嫌于無所後之父母矣非受重之義也故喪師喪舅曰丁
憂則嫌于父喪嫁母曰丁憂則嫌于父喪本生父母曰
丁憂則嫌于不受重此自倫紀攸繫不可不辯因采書畧
疏奉答幸鄭僊更裁示之耳
某頃首會佳宗盟足下憶辛丑歲把袂吳門已復聚於湖
上後又以徵詩見過雖三次相接而皆匆匆有他務彼我
之懷併不得吐通愚臥病六載起處不離牀榻乃蒙再睹
塗泥投以卷軸屋襟審訊古道照人愚雖聲啞不能言亦
豈能默默既讀大作知會侯於書無所不觀於理無所不
晰博綜貫穿融洽成文大略清蒼宏渾筆與意會如行雲

出岫流泉赴壑舒曲折極自然之趣雖謂不專一氏似得力於廬陵居多昔人謂歐陽得史記之神而會侯又得歐陽子之神者也筆勸故不能悉數聊舉一二如太素公行狀敘事詳而出筆高潔大似灑罔阡表文廟文易方板洋縣碑文獨能用清疎之筆浚流行之存心三惠語意創妙近仁和邑學亦是嘉禾鄭待問先生所修捐貲二百緡殫竭心力官廟葺新而先生長逝讀此為之感歎欲泣殷深源拾馬書室器局固編其方書事僕久笑之龐生序拈出此意其佳讀者可短章畧之哉復楊臣石歷落悲涼寫送欲活評語更精入第中郎伯敬此道之魔文長亦小才自陸梁耳觀序中許與楊君自能詩者乃以徐

况已而以表鍾相目何其淺於自待且淺於待會侯耶坐懷辯真通人之談得此法以讀古人書事事自應迎刃而解叙孟雲浦集而及肖環公寫通門世誼師友源流淋漓頓挫烟霧滿紙所謂文生於情直指良知新建有功聖學不小此二字亦出孟子與異端何與世儒膚見若相攻楮直烟霧中語耳得此文與目洞心如披雲見日孫鍾元徵君與康節兩相形首尾映帶如雙龍夭矯出沒雲霧愚昔著格物說以謂定是格去物欲透大可從中州來博徵君論學亦主去欲之解頗益自信今觀足下文又恍然如觀徵君之為人也論梁公侃侃微藏正色立朝之風特古人多紆其身以濟事者如陳平慶呂氏專制之時王茂弘虞

虞仲作賦之曰機用與梁公畧同第欲為後來諸隨者立防決不可少此一論他文極無不中窾入妙遂安踞浙之上游武彊石英奇秀參天十九泉品味稱妙古如夏李先之行誼皇甫持正之文學篤生英靈流光竹冊千載而下足下必亦與之同傳至於張師石論六國檣秦不知尊周恐與子輿王齊反乎勿毀明堂意相牴牾中秋醉月記說夢解雋矣而未免落萬曆間人小品一派間亦有近今語書在別紙以待斟酌特恐未盡當耳抱疴之餘獲此巨觀不自知其頓足舞歌深喜奇文之愈我疾也拙著數種呈覽仍祈教我西河之派同衍文昭而抗嚴相距又止百餘里兩家一繫遂召疎瀾曾未食食僭言燕私舍觀諸家傳

知新定一宗尤多名臣孝子文中至性拳拳無不根極於此讀會侯之文併有以見會侯之心則所望於相勉者又豈徒於翰墨已耶與會侯書日接手書論私謚甚善古者生無爵則死無謚此定禮也而郊特牲又云死而謚今也則似哀周時已有無爵而為謚者揆其由來周禮爵及命士而死不得謚意後來必有自以既爵即不肯安於無謚遂私為命士作謚者有之繼而未賜爵者復以為為命士雖爵而禮不應得謚乃私謚焉則吾雖無爵而且為謚何不可哉浸而下逮私謚大典即古所謂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陪臣僭大夫曰吾何僭矣政此類耳夫僭者亂之原也而其流有漸固非一朝一

夕之故古人能不深傷且懼耶後世如河汾文中澤陽賈
曜之類私謚益多其物亦既啟其端後來都若必不可少
始用於職官後賤逮於庶人始猶止為父兄已更及其妻
子兄弟焉然近世士大夫不應得謚而敢加私謚者甚少
獨在諸生布衣尤多蓋堂簾益遠則愈不知忌避故也設
有三人於此其兩人皆私謚其親而一人獨否則不但恥
於不如且恐自干不孝之罪豈知不得不為悅古訓煥
然不有君子其孰從而防之哉記云非天子不議禮易名
鉅典是何等事而人人皆得自為之僭孰甚邪然則王通
之徒孟郊之友其亦未足與語古禮而況於後之人歟悲
乎僕與書與禮雜說中亦已備論矣得足下書益喜自信

佳林

上卷

六

謹執物而黜浮華以矯正末俗即于會侯乎是賴何必讓
功於古君子草履不宣答會侯書
書求頗訝清麗寫十六日情事娓娓此集遂不朽耳中一
段說徐武令納姬事謂緣中饋早虛代供甘旨不然既悼
亡如是仍賦嘒星天下謂武令為何如人因謬稱僕作謂
見其大殊銜雅意且服足下之善立言然僕謂此特為武
令云云未屬定論蓋武令幸堂上人在耳何以慶夫二親
早逝者乎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余謂此當是攝
主婦若未及七十或更少壯則定當更取主婦無疑是亦
不獨宗子矣武令世為家嫡年方強仕婦服已過期歲後
續娶正室於大義自合令抑而取妾即不為甘旨豈復當

有不及情之謂耶僕嘗謂義夫語人多誤解易云婦人之
義從一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故古謂節婦者是從一
之婦而義夫者是能制義之丈夫也猶詩稱刑于寡妻者
是已今有篤於伉儷之人亦既有子妻亡不娶併不置膝
固不謂之惡乃欲比於忠臣不二烈女子靡他斯惑矣此
等皆是傳奇小說家所謂情癡士君子制行殆不必爾爾
不然荀奉倩一死千古當奉為義夫之祖且尸祝之何廼
反以獲譏於世邪答方儒仁書
或謂孟子既言性善則荀子不得言性惡荀子既言性
惡則楊子不得言善惡混楊子既言善惡混則韓子不
得不言性有三品若然則諸子非論道也直以辨趣相為

佳林

上卷

九

豪已耳余謂性惡之說是但知有形氣不知性也且荀子
謂人性本惡故聖人用禮義以治之使人果皆惡則亦無
復有聖人矣楊子善惡混之說是以其神明者雜形氣也
二者未嘗不相附合而不知形氣固非性也性本自為神
明焉耳韓子三品之說是兼前三子之說而併為一說至
謂所以為性者五而以仁禮信義智實之夫此五者皆善
也非惡也若然則人性果皆善而無惡又烏有所謂三品
者乎要之諸說不離於孟子荀子者即告子杞柳桮棬
之說也楊子即生之謂性之說也韓子即有性善有性不
善之說也孟子已皆駁之詳矣三子掇其已棄之餘藩而
詭為奇又烏觀所謂自豪者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世之

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則性之元善確乎自見孟子之說性本此夫復何疑請韓文

高閑上人一序風稱名作然謂學書之道必情炎於中利欲關進然後可工則大可笑古稱德盛者藝必精又有心正筆正之說書雖小道亦必有靜功而後能工如退之之言則張旭真小人哉旭之為君子小人未可知而學書之道吾斷知其不如此也且謂工書必如此則古來善書者皆是欲懷情勝之人而有聖賢之心者皆不復能操筆持牘矣豈其然歟將教人以書而直使其人為小人吾不知退之之持論也且退之排佛者也今其目上人也曰一生死解外膠為心必泊然無所趨發世必淡然無所嗜是其

譽之也甚矣政恐高閑未必能爾而退之反欲教之以情炎而欲關何哉昔人謂退之未嘗聞道觀此亦一端耳韓文

歐陽子奏事錄載韓蟲兒事余甚以為疑謂仁宗閑居見宮婢韓蟲兒汲井有小龍纏其綆上以為異幸之遂有娠蟲兒自云上已幸我取我臂上金銀子一隻云爾當為我生子以此為驗又言銀子上付內臣黎永德藏之是嘉佑七年臘月事明年仁宗大漸英宗即位韓蟲兒事中外籍籍云大行有遺腹誕彌當在八九月至九月十七日晚內出宮女三人送內侍省勘并召產醫及坐婆入十九日修等入對內東門小殿簾前木后呼黃問索韓蟲兒案示修

等見蟲兒具招虛偽事云自正月水行未嘗止而銀子埋
在宮正柳瑤真佛堂前閣下柳即蟲兒主母也又招作此
偽事以免養孃舊捶庶得好食蓋至月滿無娘太后始加
窮詰偽迹盡露耳又醫官坐婆軍令狀皆云去歲臘月黎
永德奉使成都不在閣中後將蟲兒決臂杖二十送承天
寺充長髮余謂官人得幸有娘元不必定有左驗使仁宗
果不取銀子蟲兒何苦偽造此語一也使求德果奉使蟲
兒必知不應託言黎為藏之二也託言黎藏而黎先已使
蜀則偽迹已彰不待月滿方加窮詰三也銀理佛堂不過
十月豈其便土蝕析為三段四也太后窮詰定知無娘不
應又召入產醫坐婆五也既召產醫坐婆吳未知娘果有

與無不應先出宮女送內侍省勘六也內臣奉使時月不
應於產醫坐婆責狀七也凡偽娘者必作偽狀令胸腹高
之類若蟲兒無有娠狀但五六箇月已應見詐不應俟至
月滿若偽作娠狀者自去年臘月抵今年九月十七日首
尾纔交十箇月月猶未足豈為過期况孕婦過期亦有之
太后豈應遽加窮詰八也此事据太后傳以示羣臣者已
逗漏如此或核實當時情事猶未盡若是耶摠之英宗自
濮第十三子養於宮中既即大位或中嫌疑宮闈事秘何
有何亡政未易窮其隱微耳嗚呼余即不敢遽以綠綵方
底趙家姊弟事加宋然事迹頗可怪故特記之使後人知
慎韓文

天屬綴人心為人後者無稱本生父為伯叔之理而入廟
稱宗則斷乎無是禮也蓋不敢以本生為伯叔者子不可
以絕父未嘗為天子是終身人臣也不敢入廟稱宗者臣
不可以干君斯二義定此外即小有上下皆不失其大常
矣漢議所爭大略止是親伯二字則韓琦歐陽修諸臣所
執為是王珪呂誨諸臣所執為非紛紛之議久而既定即
後來與獻大體大畧亦可緣此立論要之絕親于君二義
均乎無能外之者也

讀文

注杜詩有極寬者二其一句句引著每飯不忘君文離牽
率動筆以之夫愛君憂國杜誠有之然豈無風景花酒之
作豈其平生終日涕泣者然此猶之可也其一觸處便謂

八上卷

五

舍刺如近家注寄嚴鄭公五首句句是刺夫子美於武元
有舊故禮誼不薄自生迄歿傾瀝甚多詩篇規諷或有之
豈其五篇而句句含識者何如不贈之為愈也果爾則薄
亦甚矣至於配極懸都閱一篇以為皆是風刺不知詩人
忠厚為心況於子美即如懸宗失德致亂而子美于洞房
宿肯能盡諸作及千秋節有感二首何等含蓄溫和不
元致祭立廟始唐高祖歷世仍祀不始懸宗其洛城廟中
又五聖並列臣子入焉宜何如肅穆者且子美進身由獻
三大禮賦而首篇朝獻太清宮賦即著于廟也其文字鋪
揚何等豈其未幾而謫罵隨之則子盾亦甚矣子美必不
出于此也略舉其大餘者可見嘗謂古人詩皆可隨意作

解要須平情耳然尤當以溫厚為主若欲妄穿即隨指
首如和賈至早朝漏聲催曉箭則譏晏興春色醉仙桃則
刺活酒龍蛇動燕雀高皆指古類小人之得意秉位亦無
不可者也確耶否耶洪駒父笑老書生注杜廬山引為談
柄以譏魯直乃復有不能自見處何哉

讀杜

首晉侯使呂相絕秦而稽叔夜有與山濤絕交一書李于
鱗亦有與謝茂秦絕交書李謝相惡不知其踪跡安起據
詞林人物考則以李為順德曰謝往過之李不延見但餽
贐十二金謝怒因入京師說李陰事而列朝詩集乃云于
鱗元美結社燕市茂秦以布衣執牛耳已干鱗名益盛茂
秦與論交頗相鑄責然則二君俱有其失而李則何地不

佳林

八上卷

五

可容一老布衣也夫朋友屬于人倫自非有大故無失其
親君子之道也秦如虎狼反覆之國在春秋時已見端屢
負晉直絕之為大計耳康為魏臣濤附典午舉以自代欲
相污及所謂手薦鸞刀而漫之羶腥名義攸關固有不
不絕之勢若于鱗則何為者中原數子口血未乾薄物細
故而惡聲如此夫于鱗已大過而餘子不為調劑而更迭
助之且其時相黨父子當國元美父忤實死其手諸君子
身在于縉紳之間名高海內浮沉委蛇容容而已無一能
為發其忠憤以建言斥奸為君為父為友俱無所立而徒交口
戟手于一窮途之故交爭詛之不休予其笑而悲之悲夫
文舉左首題襲中散以亦見其大義未明而不善于讀古

人之書也吳集

殺大惡也。戒殺善事也。今人每以為佛氏之論，輒取儒者之言，辟之。噫！此未明於聖人之旨者也。聖人教人，雖不盡令人不殺，而要其好生止殺之意，未嘗不寓於其中。請畧陳之。夫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君賜生，必畜之。子曰：斷樹殺獸，不以時。孝也。夫艸木且當恤，況含生之類乎？孟子曰：飲食之人，人賤之。古者饗養，列於四凶。七十者始食肉，下此者不敢食也。夫七十者始食肉，則食肉者亦已鮮矣。易云：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左氏曰：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藻藻之菜，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是神燕賓，亦未必定用也。味雖珍，伊尹有夏楚德焉，獸魚鱉

大士集

三

咸若詩：稱鹿濯濯，白鳥鵲鵲。王在靈沼，於物魚躍。蓋言先王德澤及物，不加傷殘，使皆樂育，而有以遂其生也。禮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群，士不取麇卵。故曰：田不以禮曰暴，天物是也。未鑿不火田，凡殺胎覆巢，皆在所禁。又云：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是故殷湯祝網，天下歸仁。樊姬不食實，感王心，里革斷罟以諫，君子產以生魚，命校人至於後世。飼雀放龜，渡蟻等事尤多，不可殫述。皆此出於釋氏之書也。且生者天地之大德也，即使其說果出佛氏，亦當遵行。況元本古訓，載在六經，焉得藉口於闢異端而恣行慘戮之事，斷其肢體，啖其血肉，視為固然，必不可也。夫人之教

大士集

大士集

三

於恣殺者，以殺物類為無刑也。今夫人君殺人，官長刑人，以至於死，亦無刑也。假令人主曰：取人而妄殺之，官長曰：取人而妄刑之，則人類有能堪命者乎？試反觀之，則何以異？是又有小才自負之徒，習為豪曠之說，以為大夫須具殺人不眨眼手段，方可作事，亦安事此老齋婆爛麵頭之態？嗟嗟斯人之罪大已。古來嗜殺得慘禍者，茲不具論。即有才而曠達者，孰如東坡東坡詩云：捲簾歸乳燕，穴牕出痴蠅。為鼠常留飯，憐蛾不點燈。又好放生，遣放生時子，蓮衣袈裟間有蟲，朝雲取而指之，東坡訓之曰：我遠取諸物，以放之，汝乃近取諸身，以斃之，邪？答曰：奈其齧何？曰：是汝體氣相感而生，不可罪彼，要當教之可也。朝雲大悟，自是便罕食腥物。又語魯直云：昨買十鳩，有四活，即放之。餘者作羹，今日買魚，其活者亦放之。活者救渠命，而殪者悅我口，雖腥味未能盡却，且從權爾。魯直甚贊之，且為作頌，或又云：如不斷血味，而徒戒殺，彼物豈皆自死買於市肆供我口腹？是借刀殺物，以自肥，而希委罪於他人也。其用心尤憐，是又不然。夫果能茹素，大是佳事，或未能焉，則市於人者，終善於操刀手，刃者譬如人取血結人骨入藥者，往往於戰場西市中求之，不愈於殺人而取之者，相萬萬乎？此即孟子見生聞聲之說，自是聖賢養仁孝之正訓，愼而設之，戒殺畢竟是好，事不成殺畢竟是惡事，且操是說之人，以此激人之侯，當茹素則可，彼乃藉以開人殺生之藥。

不大諱哉

余癸巳歲下血凡十月病甚因以戒殺後病良愈然尚未能盡戒水族丁未春初痛先君之既逝而鳩臣瘡又甚危有感於心遂併水族俱戒不殺守此者蓋有年矣壬子除日病困中自思平生多罪過而了無善狀因作此篇刻而傳之以祈同志者廣為勸勉庶或稍助惻隱之端於萬一歟毛先舒識

毛子作戒殺說既成客或難之曰上古聖人以佃以漁食鳥獸之肉茹其毛飲其血而子今概欲絕之將苛之聖人果不仁耶答曰上古未有稼穡不知火化人皆無以為養生之具聖人不得已順民情為之耳殆後蒸民乃粒蔬食

上論

更

果蔬畢倫養生之用既日饒則殺固可戒也且使古早有樹藝等事聖人必不更教民以殺也客曰古之佃漁不但為食且以為業使今而盡廢之則貧者何以為資生之方曰耕稼種植工技而賈販仕有俸兵有糧士有廩饌庶人在官者有祿凡為資生之計甚設何必殺生且江南地力猶或未盡西北曠野不開充多閒民無職業者招徠而授之地牛種與器使為農若圃穀與蔬果將不勝食煙火萬里盜賊亦稀沿邊屯田輓輸費省今虛可墾之地使之不毛而令民以殺為業是何心乎客曰天生物類而人不殺勢且必充塞大地不幾於物多人少而無以相容乎曰萬物俱秉造化自生自滅於天地之間無俟人終始如豺狼

其充塞大地也又如大海人之採捕者幾何亦未見魚鱉充塞滿大海也且人未嘗以人為食則自盤古以至今人當如緊縮束薪密羅編竹相擠無餘隙且不容矣究之山水原野多於村市官府即村市官府亦復蕃人慶少而空慶多又何也曰古人牲以饗帝肉以養親焉能不殺曰果為是是亦節矣余本謂自為口腹而恣殺者誠也然易有禴祭受福之文禮有殺水畫歡之義或亦可殺可不殺也帝固不言若養親自可於市肆求之亦焉用殺曰使人盡戒殺則市肆亦何從得曰自戒殺而求之于市內養仁心而外易事理本相濟且使天下之人果盡不殺則亦豈肯

上卷

平

不安于蔬食者哉曰物不得人之養則死故食人之食則死人之事曰物固能自食不必定須人况人之養物仁也若因而殺之固不如不養而聽其自生自死也今有乞于此餓且瀕于死或食之以得生而因以殺之可乎哉夫食其食而死其事忠臣烈士之所為學士大夫或未能焉而以之責禽獸乎哉且誰令爾之養之也客曰聖人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夫人喜得爵祿而不畏後之不考終命者比比然已故知物亦喜養而樂于屠烹也聖人不禁殺盡物性也答曰此戲論也聖人盡物性鳳儀而獸舞麒麟在郊龜龍在沼煦嫗覆育不殫不殫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闕也所謂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是也非屠烹也

曰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苟以屠烹為盡物性則子思當云
 可贊天地之肅殺矣曰化育者化是變滅之義故不妨于
 殺曰若然則易繫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
 生當亦是變滅之義否况雞斷尾以憚犧牛蠶鍾則穀
 貪生之情宛然趨死之心安在君不以愛惜生命為盡物
 性而反以其為樂就死此理之必不然者也故貪爵祿
 而不顧嬰戮亦政是人之失其性耳乃以此為盡人性
 與物性則謬之甚已客曰人貴物賤人靈物蠢以賤役貴
 以恣供靈何不可者曰供役可也如牛負重而馬涉遠也
 殺而食之不可也果以貴賤靈蠢論則天子將以臺隸為
 食聖賢將以愚頑為食其亦可哉客曰聖人之治世也直
 生有殺故禮樂聖人制之而兵刑亦聖人制之使徒生而
 不殺不幾聖人之大用不全歟曰聖人制禮樂以教化天
 下而兵刑其不得已也故曰刑期無刑又曰神武不殺君
 且以聖人之兵刑將以誅悖逆征暴亂鐵柳將日取平人
 而以是加之歟今有虎狼入城市攫人物食其肉豈有不
 其相圍捕而殪之者尋常之物不為人害而必欲殺而食
 之是以兵刑毒平人也此政所謂弱之肉強之食是人反
 背化為虎狼也夫麒麟鳳凰獸之靈者也其不殺生蟲不
 殘生草不食生物則王者嘉其瑞而君子誅其仁今反以
 人之能殺為得聖之全然也與哉客曰不然古聖人兵刑
 以殺有罪人且可殺何況禽獸蓋禽獸者無人倫如父子

聚麀互相蹄牙斯其惡政與有罪人等故聖人不嫌殺
 以正其罪余答曰謂之人倫不曰禽倫先王以倫責人不
 責禽獸且魚之在水不見其聚麀與蹄牙也若果以正罪
 為辭又不應更食其肉殺罪人者食肉否也且彼殺物者
 果正罪邪抑貪味邪此當捫心豈在臍口抑問之君子責
 賢而終惠詳貴而略賤至于物類賤惡斯極然而乳反
 哺不以孝舉雁不再耦不以節旌鵲潔矣而無為獎薦
 介矣而不聞賞烈牛力致倉箱不得以富民而侯馬臨陣
 而沒未嘗褒贈其忠而恤孤也善既不得與人同賞惡
 必欲與人同罰且加重焉寬于人而反過刻于物物必不
 服客于是曰是皆然也郭橐子繼取蘇東坡黃衣
 狐裘狐貉之厚以居而簞簋之務亦禮之所不得廢者也
 余曰禹貢丹服外方時以木棉入貢而為用甚少漢唐之
 世中國尚未有其種也故聖人不得已而殺獸去皮浴簞
 獻爾亦猶古無耕稼而姑為佃漁耳然孔子簿正祭器不
 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書戒禽荒禮禁原蠶亦未嘗不示止
 殺之意也今則麻葛可以當暑木棉可以禦冬且其種已
 徧布天下地無南北皆宜之何必取彼狐狸為公子裘
 三盆手方稱僭禮耳太古固嘗草衣木食焉惡衣服文王
 卑服衛文公大布之衣率以興國古聖賢帝王率多如此
 況于下者豈必求華借云朝祭之服不容太簡古人之意
 服有會則布亦可畫曰聖人本不令人不殺而子操是說

將○聖○人○之○道○聖○者○多○矣○何○獨○于○殺○而○必○欲○從○之○與○
使○聖○人○復○起○而○見○今○有○不○忍○殺○之○人○吾○信○其○必○不○怒○也○况○
古○聖○賢○又○無○不○好○生○而○惡○殺○者○哉○戒殺

前客既退後客方起喬升揚袂瞑目厲齒若將謂余得罪
于聖人而阿佛也者良久言曰具瞻子語殆皆釋氏所謂
一切衆生與已無異凡有覺知誰非同體者也以至云蠢
動含靈皆是佛子而具佛性又云心佛衆生三無差別政
此類也此異端之教何足述哉余笑曰然哉萬物實自一
體衆生實有佛性是三寶無差別此自具佛書顧若讀之
而弗察耳客愈恚曰何何余曰子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又曰太極生而儀生四象四象
生八卦子思子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孟子曰仁

民而愛物漢文之詔萬民及魚鱉飛鳥政行喙息蠕動之
類莫不獲安利避危殆賈生云天地為爐兮造化為工陰
陽為炭兮萬物為銅忽然為人何足控搏化為異物又何
足患周茂叔之說太極也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太
極本無極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化生萬物萬物
生生而變化無窮西銘曰物吾與也朱子以為天以陰陽
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其註忠恕則謂一
本而萬殊萬殊而一本夫忠恕者施已不願勿施于人勿
施於人亦勿施於物今試反思我身而受此刃箭湯鏝者
其酷苦奚啻且凡物皆有父母兄弟夫婦子孫諸戚屬合

人亡論戚屬之罹刑也即痛楚而凡有可以愈之病周
凡有可以起之者亡不為也亡不至也殺一物則其為父
母兄弟夫婦子孫者其悲痛孤苦又如何也一已之性
命身家而推及於禽獸豈非夫子忠恕之極則而紫陽所
謂萬殊一本者哉此皆一體無異之真理也易云手中豚
魚吉禮云龍以為畜故魚鮪不淪鳳以為畜故鳥不獮
以為畜故獸不狘竊嘗論之牛耕而馬戰羊孝而犬忠蜂
蟻之有君雁燕雌鳩皆摯而有別鳥嚶嚶以求友鹿得草
乃相呼龍之靈昭昭又出于尋常之外也者其古來尤異
之物則有谷唐昭宗之獲此平王蒙之貓屋山之白鵲蜀
涪陵之猿露羽滅火之鸞鸞東漢三片珠之鼠猶山

子氏之編蝠金華之烏傳記所載蓋不勝述皆具佛性斯
其證也噫由是觀之則人固有不如物者且物豈而直人
變而為物變之巧則惟人為甚物固一無能及之者所以
無不受其賊而莫可如何雖然君且以為人果勝物抑不
及也譬如至誠君子時為詐偽小人之所欺陷使謂君子
不及小人而小人遠勝君子君為可哉人不思存心以自
異于物且以育物乃且不如禽獸而不自覺反謂萬物之
靈莫我若而快心烹割恣情食啖且以為天實生之以供
我之欲悲哉可為流涕而痛哭者也至云心佛與衆生是
三無差別此亦非獨佛氏言之也孟子嘗曰人之異於禽
獸者幾希夫曰幾希則猶有差等也嘗子曰歲六畜不

交親曰及則尚煩推而致之也易書詩所載物類之成遂
珍奇效靈是矣然猶為人事所感化也中庸云能盡人之
性則能盡物之性朱子註云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人所
賦所氣不同而有異耳斯于無差別之旨固亦深切而著
明已而子思至謂天地猶有憾聖人猶有不知不能夫
婦惠矣可與法能而為魚直可通于上下之察是何也君
其思哉而乃徒以悲為悲夫

京口周千秋在樞曹月素長安米蟲糾結一簞揚落
地則羣蟻聚噪之無何難至則蟲與蟻俱焚雞口其夫
人沈氏憐之令奴子每將簞揚先置簞箔于地事訖即
聚蟲蟻中併時糠粃于簞為蟻之糧滿則更別別簞

初第謂姑緩其死且不忍其為雞蟻所殺耳乃至秋蟻
羽化而去物沈夫人消渴病甚醫皆束手執已待盡于
秋因此事慰之曰豈有生百萬命而身自夭折者後果
徐愈且更生令子又汝陰尉李仲舒平生戒殺置筒貯
蟲筒中貯綿絮以溫之仍以綿塞筒口然久亦饑死有
人教置青草葉上經宿沾露則化為青蟲飛去仲舒試
之信然二則附記

長江大海渾渾然魚龍百變為怪怪其成蛟三說
之文乎古來成蛟文多矣情思與影霞蔚雲蒸從無
如三篇是以前天廣樂之奇
厚辱惠書長句纏綿然不已無不以聖人之道為歸心乎
聖人之道為亟足下年甚少志甚正大遵途行不肯止樂

造始未可量況在今日理然公音荷有心者聽之孰不欣
悅第虛懷于僕無識知之人恐無所獲轉益謬誤雖然敢
不粗陳鄙見以稍備高賢之采擇夫談道者甚紛道之
途甚岐一故其舌即有同異水火互相煎迫然僅敢一言
斷之曰去欲而已蓋人之得于天者本多神之昏欲殺之
道之遠欲隔之德之亡欲喪之善生于心如欲石見火覺
然即滅欲生于心始焚焚而卒至燎原而莫可撲故去欲
則萬理融百善集古之人所以遠于禽獸而為聖人唯有
此已大學云致知在格物是聖人約紛統岐歸于一是以
為萬古學者立極稍或差池即墮千里其為格去物欲
非窮至物理果知也斷如也夫窮物理亦聖人之所不廢

者也子曰學文又曰游藝夫所謂文與藝者何也即詩書
六藝是也夫置其心于詩書禮樂豈非窮至事物之理之
大大者乎乃子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曰志于道據于德
依于仁游于藝不知夫子之意將以孝弟謹信為重耶抑
以文為重耶將以道德仁為重耶抑以藝為重耶今謂格
物為窮物理則將曰致知在學文可乎將曰致知在游藝
可乎今聞解格物為學文游藝必啞然笑以謂非是窮物
理則絕然怒是知五五為十而不知四六之亦十也子曰
學而時習之夫時習豈待春莖夏誦之謂乎記曰若夫坐
如尸立如齋集註以為坐時亦學立時亦學故曰心中斯
須不和不樂而辭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

易情之心入之矣。此皆時習之真義也。是學事所以去欲也。故凡為學有二病。一曰徒心。心非不主于為善也。然不能指之在躬。見諸行事。昔夫子脫縣于舊館。人曰。吾一哀而出涕。吾惡夫涕之無從也。是謂有情。必有文固不欲以無實之情。遂既其情也。夫情者實物也。而聖人猶必以文駕之。則文而無情。聖人又豈敢用之哉。一曰飾行。魯子曰。張也為難能也。孟子所謂能讓千乘之國者。在東漢時。此事尤多。夫徒心飾行。君子猶不敢出。况併無其心。與行者。繁真小人。借之以申。申詈偽君子。又聖人所必不與夫學。者但自加勘。內非徒心。外非飾行。則善皆不假。惡無所容。彼物欲安得而乘之哉。如必則內外交情。裏符一而聲。

之事畢矣。言之且可樂。而況于得之。其亦足以愉快于。與否也。僕憶十四五時。因讀書有所警。嘗有志于道。兢兢者有日。年漸長耳。目所接漸多。不但替鮮夾輔之力。而世俗紛囂之言。與事且日以加情。炎其中。出與為構。向所志益以亡。後因多病。靜焉而悔。然結習痼沉。一時終未得盡刻去。自知駁劣。深為嘆恨。蓋思涉遠者。知足疲。欲任重者。知力弱耳。足下志既專定。而能奮力望古人。當不遠僕。且因之以勇。自策則足下。即我師矣。僕何能為益于足下者。邪。答汪舟。謂大學格物是格去物欲者。諸儒固多有之。即程朱之言。之旨亦何嘗不然。如程子云。格物之理。不若察之于身。其

得尤切。又云外面只務觀物理。正如游騎無歸。朱子云。孩提之童。莫不知愛其親及長。莫不知敬其兄。人皆有是。而不能極盡。其知者。人欲害之也。故學者必須先克人欲。而致其知。則無不明矣。又曰。致知是大學最初下手處。故程子此處說得節目多。見敏者。太去理會外事。則教使去父慈子孝。處理會。若人只去裏面理會。則謂求之性情固切。于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要之內事外事。皆自己合當理會。底但須六七分裏面理會。三四分外面理會。工夫中半已不可。况外多內少耶。程朱持論如此者。猶多不能盡述。傷錄此以概其凡耳。觀此則格去物欲之辭。亦可無疑。其抵牾已。又朱子齋居感興詩云。朱光偏炎宇。微陰眇重

淵寒威。閉九野。陽德昭窮泉。文明昧謹獨。昏迷有開先。幾微諒難忽。善端本綿綿。掩身事齋戒。及此防未然。閑閑息商旅。絕彼柔道牽。又云。顏生躬四勿。曾子曰三省。中庸首謹獨。衣錦思尚絅。偉哉鄒孟氏。雄辯極馳騁。操存一言要。為兩挈裘領。丹青著明法。今古垂煥炳。何事千載餘。無人踐斯境。又云。哀哉牛山木。斤斧日相尋。豈無萌蘖在。牛羊復來侵。恭惟皇上帝。降此仁義心。物欲互攻奪。孤根孰能任。反躬良其背。肅容正冠襟。保養方自此。何年秀等林。其

與之作詞指如此則知紫陽用心所在蓋功夫歸重格去
物欲而不存乎窮至物理斷乎明已其泥格物為窮至事
物之理者蓋偶誤也且自序其詩云皆切于日用之實故
言亦近而易知然則以去欲為落空虛者不但不知太
學格物即以誣朱子深造自得之處合邪違邪物格
客謂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豈非先須窮至物理余曰
人但知古人之學先博後約遂乃云爾不知其主乎中者
元有約在則格去物欲是也必謹于去欲以為作聖之基
而乃博學于文耳政如天之有四時也春夏生長秋冬告
成而必始于一陽之發在萬物未生前以為滋生壯長之
地否則有速置焉耳君子之為學順乎天而合乎時夫

大上

欲所以存理即人心之後也然博文之後又焉能返而
約于禮哉且博文約禮語雖先後而事却不盡然如曲
禮內則多重見時事則約禮功夫豈必在博文後與又如
常視毋誑立必正方不傾聽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
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之類則預遠于欲之
意存焉然則去欲果最所當先亦不待十五而入大學時
也格
去欲是聖賢徹始徹終功夫窮至物理亦自不廢但愚
以無欲為主耳今即舉一端而論如講求祀典此便是窮
理之大者然非虛中不倚之人其議之必不當理其行之
必不能與禮意相符故曰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

又曰奏格無言時靡有事又曰盛而不厲有子格
最近者論之如讀書作文豈非亦是窮理之事使其不能
清心寡慾其讀書必不能深入其為文必不能工妙推之
事事豈非窮理必須以去欲為主而去欲功夫乃徹始
徹終者乎格

或謂格物終當以窮至物理為是何也譬今有夫子于此
而吾輩從游于其門夫子當必先教以讀書豈非窮理余
曰夫子必先教之去欲曰何言之曰門人始進時事多不
見于傳記唯子路問君子尚勇後儒謂當是初見孔子時
語乃夫子便深折之此可證也至于張子操子貢貨殖夫
子皆不許之冉求聚斂教子路欲富則謂之言不讓則

大上

哂蓋四肢安佚與功名心盛而喜見才皆欲也皆非子之
所許者也唯顏子單瓢陋巷不改其樂則亟加賞嘆嘆其
能寡欲耳由是觀之則遊于聖人之門斷無不以去欲為
先者已格
客謂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又四教以文為首中庸以
博學為先文言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蓋非窮至事物之
理也曰固已然古不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乎不曰雖曰
未學吾必謂之學乎不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乎不曰文猶人也躬行則未之有得乎不曰以約失之者
鮮乎不曰知止而后定靜安慮慮而后能得乎不曰尊德
性而道問學乎而朱註不又曰非存心無以致知乎不由

主忠信乎不曰一貫在忠恕而非多學而識之者乎不曰
繪事後素而禮後乎周禮三物不坑六德六行而後六藝
乎記不曰白受采乎

世有已能去欲而或于理有未窮者其行事必無大謬如
晉世子恭而味仁宋公姬而婦人清而末于德惠
和而未免于不恭古雅以為譏然後人能如四君子亦
庶幾矣若能窮理而不能寡欲則後經術以濟惡借六藝
以文奸學足以惑衆言足以歸非此聞人華士之所由興
而處士橫議之所以亂天下也

或難去欲事甚簡易則入聖何難然則何以不得人人為
聖人也曰聖人教人之法元欲人人為聖人元不欲示人
難也

太上卷

以難人自難之耳即格去物欲四字亦政自大難易視之
者未嘗實做去欲功夫耳或難去欲既不易而聖人乃以
此教人子奈何謂聖人不欲示人以難答曰此事亦易亦
難非難非易人能去欲以其事即易不能去欲則其事甚
難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言其難也旋又曰有能
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言易也此亦
易亦難非難非易之明證也

去欲如云愈疾窮理如云愈病醫者所以愈疾窮理所以
去欲醫書云棟梁者比肩有不可以愈疾為主者乎舍愈
疾外無醫理亦無醫學然則所謂窮理者亦大要歸于去
欲耳客難若然則必先學醫而後可以愈疾是窮理更在

當先矣曰此言似已然語云盧扁之神不用藥而人病
召病而求醫乎抑先慎于未病而無事于醫為愈乎
豈無生而無病者乎夫人果無欲則窮理其後焉者矣猶
無疾者之不急于醫耳客又曰是不然人無疾者可無庸
醫即無欲之人豈能竟無事于窮理如禮樂兵刑之類其
可無講究以為濟世之具乎曰禮樂兵刑是亦所以去欲
者也政如醫人之講究于醫也醫者明醫豈必自治所以
治人聖人無欲而不免有事于禮樂兵刑者政藉此以治
天下萬世之人皆去其欲耳

或難曰子以禮樂兵刑皆當以去欲為主假令人但自去
欲而不講求其事則其理固其理固其數措之設施不幾
于虛事落務而無以為治之具乎余曰所謂以去欲為
主者非置禮樂兵刑于不講求也學必先治心而後治世
去欲者治心之學而講求禮樂兵刑者治世之學未有不
能自治其心而可以治世者苟如是必亂且夫人果皆能
去欲則禮樂兵刑亦皆餘事耳無端刑罰無刑殺以治
用兵用刑固不得已即禮樂亦何嘗非聖人借資以為治
之物或曰此近老莊之論松阮之風聖人之大道豈其然
歟曰此非老莊之說夫子固嘗言之特微見其意焉耳曰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子夏曰禮
後乎而夫子稱之語子張則曰爾以鋪几筵升降酬酢然
後謂之禮乎必行綴兆與羽籥乃謂樂乎又曰民之父母

千慮而一得而無以為治之具乎余曰所謂以去欲為
主者非置禮樂兵刑于不講求也學必先治心而後治世
去欲者治心之學而講求禮樂兵刑者治世之學未有不
能自治其心而可以治世者苟如是必亂且夫人果皆能
去欲則禮樂兵刑亦皆餘事耳無端刑罰無刑殺以治
用兵用刑固不得已即禮樂亦何嘗非聖人借資以為治
之物或曰此近老莊之論松阮之風聖人之大道豈其然
歟曰此非老莊之說夫子固嘗言之特微見其意焉耳曰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子夏曰禮
後乎而夫子稱之語子張則曰爾以鋪几筵升降酬酢然
後謂之禮乎必行綴兆與羽籥乃謂樂乎又曰民之父母

後謂之禮乎必行綴兆與羽籥乃謂樂乎又曰民之父母

必達乎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有無聲之樂有無體之禮有無服之喪記亦云清廟之瑟有遺音大饗之禮有遺味又云黃鐘大呂樂之末節尊祖饗豆禮之末節也禮運亦有大同小康之說即孟子論禮之實樂之實意略相同然則聖人之道豈專在此哉論格物人為學如養生養生者必以清心寡欲為主藥餌次之學者必以格去物欲為主而讀書窮理次之格物條人生本靜感物而後動既格去物欲則適還其生而自靜之本體于是靜固靜動亦靜靜固存夫天理動亦合乎天則矣故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性理

大上

學

夫人能去欲又能窮理與不能去欲併不能窮理者此其為優劣不待言矣今設有兩人于此一能去欲而不能窮至事物之理一但窮理而不去物欲此兩人相去固當何如請試參之

窮至事物之理者把此心直駕到事物裏去反拋却自已不照顧得便與自已真實際處了無干涉矣若格去物欲便時時回光返照顧著自已即古人所謂操則存所謂求其放心所謂心在腔子裏于自已性分上功夫直是親切有實益試身體力行之決自驗得四孟子曰養心莫善于寡欲程子曰只有所向便是欲蓋心微有粘著處即欲也但能格去得此物自然渾樸日去

清虛曰來古所云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又何難耶或難窮至物理功夫方有下手處若只空空然去格物欲功夫從何著手曰去欲便是下手功夫且去物欲者所以存天理也不空空也若曰空空則天理豈空空者耶六人能無欲事事都好欲橫于中事事都不得好七世有能窮理之小人必無不去欲之君子八客曰大學云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學者何講習討論是也是所謂窮至物理也修者何省察克治是也是所謂格去物欲也然則窮理果在所當先已曰否學脩語雖有先後功夫却不定是先學後修亦不是學修後方纔恂懔威儀審謂必須先學已學後方去自脩則

性理

大上

學

武公學時豈其全不自修而絕無恂懔威儀者耶九格去物欲則此中虛虛則靈靈則明斯致知矣故曰物格而知至也十

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二語即是大學之道之歸本于格去物欲注脚十一

西蜀趙台鼎昧望云格致者格以聲色臭味而知自至矣此亦格去物欲之義也孟子亦有口之于味目之于色云云須知趙說非落樸解十二

客論格物云凡物各有則有所若非窮至事物之理安能使物各當其則而得其所故格物之為窮理而非去欲也也曰斯言是已然吾心獨無則與所乎若不格去物欲則

此心先自失其則而不得其所矣尚何窮至事物之有
或曰去欲存理也窮至物理亦理也鈞是理也即窮至
事物之理何不可者曰窮理元無不可持不得持自
去欲存理功夫而反去窮物理耳我與物親人窮舍已
之田而耘人之田
去欲與窮理豈無交養互資之益都有內外主輔之分去
欲者內之主而窮理者外之助也若說本學明德第一義
便是窮至事物之理是忘其主乎內者而先外先輔矣惡
乎可哉
或受侮敗而披髮顯于稚黃子曰將死之矣稚黃子曰孰
為父兄哉曰否已有失召赴哉曰否然則美至此曰值
疾人競銖銖間耳我直壯而為彼之是加又度弗能報也
是唯死之足以酒之也稚黃子曲喻之且告以平恩寧不
報之適或遂謝而去既而思曰卒受暴人之辱固不足以
死而謂盡可置不報則非情予自審果能忘耶否則以已
所不能者望人非恕且謾之矣且我十讓而人十加層索
而益積我身其猶餘耶而何貴乎道慮既已定悔曩失辭
也既復曰無失也讓者或得譽焉或得報焉未為果非已
又思之反覆乃省曰否否非也譽報非其訓者也悔有自
有外自我招侮得侮宜矣而人弗敢且伏我之侮若是雖
不得侮而禍大何也唯不自知過獲報將陷于侮不獲報
且陷于歟禍孰大焉若夫外來者必其關於君親者也

則何報非我不欲報之也來自外我無與也而欲報之則
更惜心而行忿怒是定為躁競真為妄亂是以妄後益
下矣夫讓十加而身無餘言無主于中者耳其中有主彼
來百加且百讓非畏也不動也不動無勇畏者也讓愈多
歲愈密守氣愈純中堅不為夫歌能搖之場曰貞固足以
幹事草木之脆柔者霜霰敗之無其幹也梗楠松柏益以
霜霰而老其材有幹之謂也我為歌曰霜兮霰兮出曰果
果貞木懼之其材愈老于華子唯松栢閱霜霰兮解
語云先入為主是故曰讀書親正人聞正言見正事正
者先入以主于中則邪者無由入矣曰讀書親邪人聞
邪言見邪事邪者先入以主于中則正者亦無由入矣故
正愈臻于正邪愈墮于邪也故君子慎乎其先入者也
子程子曰制外所以養其中也詩曰皎皎素絲在所染之
早
鼠竊食常事耳或嚙碎人衣壞損器物或故作聲以攪人
之臥夫衣物與人何仇于鼠碎之壞之攪之何利于鼠然
鼠必為之者蓋喜為人禍不喜為人福鼠性然也無能為
福工能為禍鼠之技然也是小人之真情狀也而天生鼠
實勝之君子見鼠可以知小人之矣知防鼠之法則知所以
防小人之法夫使舜操火禹熏之或未能盡鼠類也然必
有以珍之矣當觀古聖人誅除群小定用何法
客好博博持五金之物入博場欺其耦曰直十金汝以十金

來則可博矣其耦從之一擲而北物歸其耦徒手歸諸其妻曰今日我甚樂一出須臾而獲五金之利妻索金亡有也詰之曰我以五金之物而作千金注以博彼竟受欺豈非我獲五金之利乎蓋自以為智長者也

或有磁盤用之失手得碎紋皆以為敗器也其人釘而合之又善用之百餘年如故他完器之壽莫能若也人以二金買名碗示博古者博古者曰以贖物也然直猶一金其人甚怒受給也舉而碎之不忍于一金之多併二金而亡之不善于揀敗有如此夫故曰自亡自償善北者能不亂且將賀戰勝矣暴怒德也其可用乎

客好古聞有周鼎直千金也主人貧願賤售之三百金

客以為利聲得三百金買之歸示他客果牽相嘆曰果周鼎直千金也賀之雖飲數日已客以買鼎故生計竭欲留鼎則乏食欲更售鼎則無能當鼎買千金者不得已則仍願以三百金售併不得也願以二百金併不得也竟百金售之始得利者十之七已亡利者三之二夫鼎雖周何與衣食事慕虛而忘其實者也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不貴異物賤用物此之謂也

子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豈徒文武天地亦有張弛焉天地之張也夜天地之弛也故晝則精明而夜聽陰陽之用事焉氣運有治亂治世天地張亂世天地弛故治世天心力扶君子而遏小人亂則聽君子小人之自相為

而已其聽之也蓋弛也氣之偃也戰國逮秦六朝五季皆是也故昔人云鈞天廣樂帝有醉焉醉者弛也

古禮天子天子諸侯及諸侯子大夫為庶母皆無服諸侯公子之適妻子大夫之適妻子為庶母慈已者父在則服小功五月父沒則服總麻三月其非慈已者亦服總麻三月士為庶母亦總麻三月士不云庶母慈已者亦無加至小功之禮蓋士賤不得有慈母也知之者內則云士之妻自養其子是士之適妻子無慈母矣以推之則士亦應無慈母故禮經無其文賈公彥儀禮總麻三月條士為庶母董疏云為庶母服者唯士而已又云徐士以外皆無服庶母服獨士有服此語為誤蓋董疏以章時忘小功五

月條君子為庶母慈已者一章註疏故自相牴牾古禮庶人不得有妾故無庶母無庶母故經亦無庶人服庶母之文也

論古適子

常聞朱紫陽善堪輿之學故葬父子闔之崇安而葬母子徽之婺源後世貪龍脉者踵而行之余謂衛人之附也離之魯人之附也合之要皆不出一擲而孔子更魯魯同穴之義古今之違禮也季武子謂合葬非古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此政古合葬之禮自周公始無能改之而孔子問子耶曼父之母必父母合葬于防而後已合葬之禮周孔之行也事莫大于送死禮莫大于正終子曰死葬之以禮父母分葬至于異域此何禮也夫以子而隔絕父母

使魂魄不得相依。後親廢禮。以自為利。豈可訓哉。或曰。同室生者之事耳。死豈有知。而必欲合之。噫。事死如生。可以其冥然無知。而任意為之乎。為是說者。又與于不孝之甚者也。然詳考其事業。陽實娶母祝氏于建陽。距其父墓百里而遠。若夫娶婺源之說。則後世師所傳會也。然賢者為此。意在當時。或為事會之所阻格。不得已為之。而未及改遷耳。倘以為當然也。者于禮未之或聞。論朱子試士以易書詩禮記春秋是矣。然儀禮古之禮經。故朱紫陽作儀禮經傳以儀禮為經。多取禮記作傳。紫陽又云。禮記要義。儀禮讀則宜。應專用禮記。而反舍儀禮。若周禮乃先王經世之大法。先儒亦以為天理爛熟之書。此二經合

上五經為七。自當並列學官。使人占一經。而以此試士者也。孝經篇章雖少。義理甚大。而夫子亦行在孝經。豈可廢乎。亦應與大學中庸論語並重。使人人皆童子習之。併以試士。則庶幾經學大畧備矣。又禮記周秦以上之叢書也。皆古聖先儒所撰。種種各自成書。後儒叢集之為禮記者。若曲禮內則二書。切之為日用人倫之事。深之皆身心性命之文。自應別出。比于孝經論語。亦使人人童而習之。不必學禮專家也。即朱子亦云。須將禮記節出。切于日用常行者看。或謂古經不應分裂。曰。記本雜輯。原非一家之書。且大學中庸先儒業已分出之矣。又何嫌乎。論朱子古經載聖人之言。自應無禁。而可以立教訓世間。亦有可

疑者。此非聖人立言之有失也。其故有六。一曰。有為言之。如喪欲速貧。死欲速朽之類是也。二曰。古制不宜于今。如子謂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告哀公以素無子者。出是也。三曰。謬如祭法祖迎于坎壇。祖迎誤為相近。周禮典瑞組圭璋璜琮琥璜之渠眉。組字誤為組是也。四曰。衛脫如春秋郭公夏五論語誠不以富二句是也。五曰。後儒改竄。如紫陽移置大學古支蔡沈移置武成古文是也。六曰。誤解。如陳皓誤解曾子問壻之父母死而女必改嫁。近人解空空如也。屬鄙夫是也。以是六者。故聖人之言。往往或與事理扞格。不知者求其解而不得。致疑以為多後儒偽撰。謬已試盡法。以去者之弊。而靜氣細心。以參古經。蓋無一

語之或信焉。至賢人以下所說。斯不能保其盡無弊耳。疑無可子產秉與齊人。孟子譏其不知為政。柳氏素驍傳亦戒煩民。蓋生民之理。自足相生。相養久矣。尋常貿易。自有估直。小小曲直。自有平亭。相因之例。久必是宜。民勞受而逸。輸亦適以互濟。適欲通懷。本不相戾。為之長者。只須于大利大弊。與革者數端。大貪大姦。鋤擊者數人。與夫興教化而植善類。風動者凡數事。餘亦相與休息。德之而已。耳。魚本相忘于江湖。忽有蛟龍降于其窟。而為之擊。盡區區焉。濡濕吟沫。動以身與。則魚豈有能耶。生者且凡民習久者。必其事熟而情安者也。一旦為之更弦。齟齬必多。而驟嘗者不

相能殺人又得以其弊豈非欲利之而適以苦之欲安之而反以擾之哉益曰固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為其所微者小所賊者大是以小人頌之而君子惡之夫子產濟人有患無害而孟子猶議之况有所患有所害且或患少害多者乎或曰然則古稱獨善其身者何也曰知其為苦而非以為利知其為擾而非以為安不為察及奇細而事以法臨之也是則所謂洞悉民隱者也禮云脩其教不易其俗古歌云載其清靜民以寧一此之謂與論年

上卷

上卷

上卷

以仁親為寶而辭穆公可謂篤于守禮而不惑矣秦執固必出于橫而蘇秦之辯亦聳聽且十上書宜乎其可從也然惠王終以毛羽不滿不可高飛而謝去蘇子可謂詳於審勢不眩者也凡言已自可聽而猶有不可聽者此聽言之難也不可以不審慎也若二君乃可以為聽言之法鄭國擊鄭白之渠其情將以病秦而實則利秦故秦聽之而與鄭生請封六國後其情將以利漢而實則病漢故漢不聽之而亦與故情可無問也稽其實而已商鞅以帝道說孝公說之近理者也而實不然孝公不聽之而與宋人以性命說李後主說之近理者也而實不然後主聽之而

亡故理亦無可無問也稽其實而已然則理不足憑耶理必著實而後可言理以戰國之時而談揖讓以南唐之勢而事桑門其去實遠矣則去理亦遠矣書云無稽之言弗聽夫所謂無稽者豈必盡虛罔背誕之談哉論言名子房與漢掃秦滅楚其基在于圯橋進履後來若鴻門卑屈躡足俯耳皆子房佐成其事韓王孫亦能出人勝下張耳使陳餘受里吏笞更誠之謀臣猛將皆如此而高帝又能忍詢者也亞夫撞玉斗罵項王怒而拂衣至直發于背而死其不能忍也甚矣而所佐者又是喑鳴叱咤之人故敗其後呂后忍胃頓便書而季布面折樊噲可斬遂罷與師猶得開國運籌者乎能忍古人

上卷

上卷

上卷

客問偽君子與真小人孰愈余謂若以凡情論則偽君子愈于真小人然聖人止所深惡者必在于偽君子而小人次之何者真小人人所指目為害也顯而小偽君子或世誣良釀禍也隱而大真小人徑情而行猶或有翻然改過之時偽君子揣摩而成其術有日益愈工之勢故新莽足盜國王安石足以亂天下皆是物也是以舜必誅象秦而夫子必戮少正卯也不然當時豈別無真小人哉論君子人真天地之道其猶汰而激之乎汰而之于東者其復也必過中而激于西汰于西也又然一往一復久而後定乃復中也又事施報之理亦然水之浪也自風厭水而生也風

水坎于平其既也乃高于平則浪生焉至于連波者
山涌濤崩岸以為軌也君子於是乎觀道遠者貧遠貴
者禍速成者壞速才者天高明過者鬼神瞰之三世為將
道家忌之帝王以不仁得之後之嬰其誅也必極一言之
成有報反矣已過斯不及無弗歸于中也也有高斯下無弗
歸于平也是故暑暉甚者却寒高山之下必有窪池暑隆
于面中發乃虛道無容終不平與中也此理自然而昭昭
豈冥數哉論往後
一病三十二日再劇而後甦今雅畧有起色亦憊甚矣然
病中甚苦且靜却于此中得少益處第不可以筆書道耳
入山集
海中有鱸婦魚以其脂作油照讀書紡績則昏照燕飲六
博游戲事則亮人之誤用其聰明者亦然弘宣辱在門下
聞其醫學甚進而會寧寫生又發駿國手適于世用乃可
資生足下為兒子策其善斯為不誤用其聰明耳亦足下
之福也我輩凡自為為人皆須近重著已務期寔益而已
與書
收書不必太佳本惜之不忍落筆反不得入裏視書雖不
可狼藉亦勿太珍重意存防護便成盤礴讀書人案上書
勿令簇新如市肆書樣蓋藏書與藏字盡玩好政不同耳
與書

匡林下卷

錢唐毛先舒雅黃著

毘陵陳玉璠賡明批

先君子繼齊公行誼至高應於古人中求之徒以位在布衣
無赫赫功業耳此外則士大夫或考不乃僅行畧所述都未盡
也自恨不孝不肖庶為人子邇幸郡邑志事維新乃數百
年難值之會而僕又辱當事知之且操觚家多屬好友竊
幸先君自應得與科條乃尚有遲疑則或慮攀例者多便
不勝載嗟乎先君為人彰彰在通國曰耳公論不可以為
偽他人便可得攀例邪至限以封爵尤非定論僕常謂文
字中列人常欲使軒冕布衣畧相參半倘開卷便似儒紳
金井
便覽恐遺諸大雅此語迹類私親且既微且病豈敢妄肆
論列今幸吾兄至止先君子之靈寔式憑之片言鼎呂榮
垂千秋且使僕有一息人理之地以報先君子于九原皆
足下賜矣良所謂生蛇向骨者也東書
子文統所選大畧布衣多子鍾麟七友多子生者亦
政典雜黃意合書語雖不多而曲沉痛動人孝思
自前歲冬暮孟酒論文中間間瀾悽翰二十五日僕既沉
疾臥里卷而念足下當作長安壯遊雲泥之嘆何可言說
然日玩雄文如晤其人而促膝對面也今之作者蔚乎其
興求其不愧立言者蓋少近與家會侯深論竊嘆誦足下
斯足當之何也蓋道與技不兩立也入于道則離于技入
于技者亦出于道未有可以道可以技者也可以道可以

技者唯文章焉。文章者，文辭之有法者也。文章之有法，非徒為文也。道是在作者之自擇而已。且僕歷觀古人，蓋皆有不得已之心。孟子曰：我欲正人心，我豈好辯哉？然則所謂不得已者，何歸歟？歸于正人心而已矣。竊謂文之足以正人心者，莫善于尊經。然豈徒今之人難之哉？六籍尚已後之人，繼踵而特起，莫不鞭挞風雲，虎視龍變，太史公作禮樂二書，抄撰琴瑟，頗見翫手，韋懸成議，廟制亦誤。傷不疑贊，衛軒之拒父，引檀弓者，許私侍主，太常不肯立左傳，故劉歆議之，漢儒之學，可嗤乃至於如此。東京談經，雜以緯識，王充論衡，譏訾孔子，賈公彥疏士為庶母，服自

臣林

下卷

二

相率連，康成以犧尊為鳳尾，韓愈不知帝非合食，何氏胡氏疑周禮，歐陽求叔不信繫，嵇康蘇軾皆非湯武，安石毀春秋為爛報帖，其餘支離背畔，不可盡述。彼誠未嘗熟悉其學，故持論乖方，而惑後世。僕觀足下文真古人之未易及者也，是非為誤也。蓋能深湛於經術而出之，有本故也。夫六經文章之天子也，徒緣飾其語為文，猶足挾天子以爭雄天下，況足下於此，浹洽久矣，滋味旨矣，挹注逢源，探微究極，斑駁古雋，猶其餘事，直將與天子為一德交修，其足以軼古而垂於後復何疑焉？家會侯其立志與學，與足下雅相符，見必投契，固無俟僕僕固因會侯以通鄙意，且凡盛稱足下之文者，非以文畫足下，且將有進于足下也。

夫士一時不得柄用，往往謂以文自娛，僕嘗笑之。夫文豈徒自娛之物邪？夫功名在一時，而筆墨流百千載，善政利人之身家，善言入人之幽隱，但論果足當立言與否，其所得與柄用孰多？然則文章之權，必能正人心，必能醇風俗，必能撥亂世，反之正，必能躋世于太平，而熙然民于仁壽。胥于是收賴，則足下與會侯皆其人也。唯祈益勉進于古聖人之學，以正人心為己任而已。況方來又果得大柄用者哉？不然，尊經之謂何？僕老且倦，度何能為，但得扶杖以觀治化，豈不亦蒙君子之澤哉？雖然，語至此，僕神志憤吐，覺陽氣且滿，大宅猶將崛然，以興。寄陳叔

臣林

下卷

三

斯談且以僕為謗者，指太王好色，藐大人二論也。古君臣交儆，俱不憚逆耳，不稍假為姑順，故曰：毋若丹朱傲。曰：元首叢脞，股肱惰哉，萬事隳哉。嗣是後，且益嚴而貨色云云。孟子未免曲辭對君，駁之者曰：此豈諧臣媚子之導君于慾者乎？夫子至是邦，必以溫良恭儉讓而孟子曰：說大人則貌之，故疑其遠于孔子，且恐蹈之者得禍耳。難者曰：不賢于儀衛，妾婦也者，意使有他說，或當林之若是，是可無辯。夫僕以夷卑，望孟子而駁者，比諸諧媚，實之僕以孔子律，孟子而駁者，取公孫衍張儀輩多之，此誰為謗？誰為贊耶？設有人焉，或稱其孝，或責其不孝，責者以其不及虞舜，贊者謂其不孝，稱之者以為猶不作楚商臣，隋楊

故當其孝足下且以誰為謗誰為贊邪貞陳相

毛子喪曹氏不為製服客進問曰曹氏於子雖妾耳然聞

之性端嚴而孝謹動若儉約作家盡良女子也十七歸子備側室

者二十年而產丈夫子三今沒而子不為之服何乃若是

忽與余答曰非恕也不敢也何以不敢曰服者制也制之

自上者也今律妻雖有子而無服禮云非天子不議禮又

云今天下行同倫孔子雖聖生於周則從周余其敢違制

典而干戾乎哉客曰然或以為有總服又或稱袒免者何

歟曰儀禮喪服總麻三月者後云貴妻註云公士大夫之

君賈疏以公士為公卿是知公卿大夫為貴妻總禮喪服

小記云士妻有子而為之總免古公卿大夫士於妾本有

總而令律廢之矣妻愈從而行之是生令反古古禮故不

敢復遵也袒免者近余友柴虎臣紹炳以義起之者也柴

氏以為既不敢總而無服又太忽於是乎為袒免然余今

不敢從之何故蓋古者五世袒免以殺同姓又朋友死於

他邦而無主則亦為袒免非所以喪妻一也今律服有五

而等有八為類已盡而竟廢袒免之禮是又安可復也二

也妻已無服胃加袒免是猶之胃總馬耳三也三者俱病

此余所以弗敢從者也客曰是既然已然古公卿大夫士

有妾服而上不及天子諸侯下不及庶人何也曰古禮天

子諸侯絕旁期何有於妾之總而庶人不得有妾故亦無

妾服古妻有七出而無子者出政以庶人不得有妾而冬

不忍其竟絕後故令出妻而再娶妻云爾曰公卿大夫士

又何別歟曰古者娶妻天子諸侯公卿大夫士皆有媵即

妻之娣姒娣姒為貴妾唯貴故為之總不必其定有子也

故傳曰何以總也以其貴也士亦有媵而不得稱貴妾蓋

士賤則媵亦從之而賤唯賤故必待有子乃為之總無子

則已殺士妻所以殺士於公士大夫也若今制則庶人許

其有妾而上下貴賤有子與否皆不得為妾服也已曰妾

次於妻而且子或無嫡子則承祧之重繫焉而制都無

服不已太忽也乎哉客曰似哉然古庶子為生母服都無

斬衰三年之重而為適子者唯公子大夫之適妻子及士

為庶母服總麻三月若庶人不得有妾故亦無庶母服合

制為生母至服斬衰三年而適子亦為期杖稽諸古晉為

過隆於子而殺於父意者殺於父故使子得伸且其所以

殺父者或以防白華綠衣之漸而併加重於適子者亦以

慮禽行之類如晉獻之孫齊姜悖逆者學類峻之殺父妻

邪雖然有子之妻喪遵王固不敢製服即為白衣冠三月

畧依古總之例可也魯哀為妾服齊衰古以為議然猶托

諸魯人妻我若夫恣情越禮臆創制典昧聖人自專之誠

而猥狗流俗之故談某雖不肖固不敢出於此也客於是

乎漠然釋疑曰茲喻矣乎退問答

典禮之文亦博亦雅其在

鄙薄相傾二三載今幸接顏色且使豚犬亦獲侍清光欣

快殊深。夙慧自古有之。要如足下實亦罕儔。昔程顥李
西涯皆舉神童入禁中。後致位卿相。然兩公雅名臣。亦罕
大建樹。當得作鄭侯輩。乃佳耳。懸宗云。是子精神大。于身
決物不翕。則發不先。神明不斂。不得大。鄭侯雖誦法。聖人
之書。而實通老氏之學。守黑守靜。蓋深知之。然後知其
成就者。精神為之。精神其學術之翕聚為之也。足下觀今
世。豈不亟需才。且以足下之年少材奇。致身青雲。彰植文
采。固自餘。然僕微窺足下自命者。遠哉。詎不以古人為
期邪。歲月政多。天地不老。僕病夫耳。人生不滿百。長懷千
歲。憂古笑其迂。然區區之心。或不迂矣。惜別伊邇。聊為相
畫扶桑之光。尚冀垂及。不宣。與龍山書

陸林

入下卷

七

洛神一賦。子建原序甚明。或謂舊名感甄者。此誣者言耳。
雜記武帝有今年殺賊正為奴之語。謂操亦欲之。又謂植
求甄逸女不遂。後太祖與五官中郎將植廢寢與食。而正
史俱不經見。此皆妄也。風波之口。構煽無端。因緣采旋。成
茲貝錦。自古及今。有同慨焉。今不識字人。或指其親觀其
嫂。亦必觀然。怒子建即有不肖之心。肯顯然以感甄名賦
邪。况屬母后。亦必不敢蓋人情。喜加人惡。而聞惡者又多
信生。嗚呼。口授不之恤。至于才人尤易招忌。而來謗。豈
獨一子建邪。來說頗得理。然陸景宣先生洛神賦辨。註尤
詳。盼思可求。此覽之。當更渙釋。不佞愧非便便之腹。不足
叩耳。昇書

父有死罪。子請代可許之乎。曰。不可。客謂宜可以申孝子
之心。赦其父。殺其子。而旌之以勸子。謂非是。子欲代父死
情也。而刑必加于有罪者。法也。法不可以情貸者也。今夫
人有一子。即可為後得嗣續。而替不畏死之徒。敢犯法。又
可以代得赦。即以人命律論。有十子者是。常可以殺九人
也。既殺九人。又殺九子。縱一凶而斃十八無辜。豈非愈肆
驚惡之膽乎。且犯重辟者。慙也。願以死代其父者。天性之
甚。擊者也。含巨奸而戮孝子。失刑已甚。尤非所以為治之
道也。古父戮而子興者多矣。禹固未嘗為鯀受殛也。假令
當其時。皋陶方施象刑。而禹請以己身贖父罪。免其肯聽
之。故然則子請代父死。而法不許之。是也。若小罪或杖箠

陸林

入下卷

七

縲紲。子欲代父受者。斯聽之。焉可已。是為議。不許子代
或有以女子許人者。徒以言語而無所据。後其人不欲女
女。將更嫁之。其男家訟于官。官斷而歸之。而初無一物之
是憑也。然羣頑聽訟者。以為能悖倫而維風。毛子獨曰。不
然。古婚姻之禮。重矣。大矣。所謂合二姓之歡。以為宗廟之
主者也。聘則為妻。葬則為妾。葬者。禮不具也。故古者六禮
不備。則貞女不行。是故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雖速我
訟。亦不汝從。言求成為室家之禮。未嘗足也。是豈可恃偶
爾之辭。而遽謂事之已定者哉。雖男女婚嫁。元無可以漫
許之理。漫許者。固不得為無過。而乘人飲食醉飽之餘。失
口談笑。執彼一言。同于壺與之齊。之勿可改。斯則非禮之

甚者也。何者？凡人數金之儀，必有質劑，肥新之禮，亦須折簡。男女居室，是何等事？假令許者，詢許者，誠求自應，于已諾之後，訂為定約。古有納采問名，納吉諸事，今俗率從然，亦必有拜允之禮。請媒定議，然後擇吉，皆具莊帖，登女家之堂，而拜其許允焉。女家仍具帖來，答拜若此，雖未盡與古禮合，亦庶幾乎敬慎其事，而昏因可言定已便。其一言相許之後，彼乃漫不求婚，併所謂拜允，亦置不行。則非但輕棄重禮，是固弁髦吾諾，而不欲成婚，嫌之好也。女氏前言之不踐，亦宜與豈有罪哉？且古人于納采問名之後，猶須待卜，而不言，仍不成婚，故先儒曰：卜廟得吉兆，婚姻之事，然後定其吉。一簡情一拜，薄物之不行，而遂可要人之子女者，周禮仲春之月，會男女，于是時也。拜者不禁，蓋謂及時或過時，而夫家不能備禮者，則許其昏禮也。然止云不備，則猶有禮也者。若都廢拜允，則全乎無禮矣。全乎無禮，而官猶為之判合，是助成其人之無禮，而要人以必拜也。且既無憑藉，則豈無構造，無稽無簡，豈容輕聽廢典，禮之大而長奸詐之風，婚姻道苦於斯為甚。故子謂折此等微者，必訊其某年月日，曾經彼此拜允與否，有媒有証，仍須有原帖灼据，方可斷合，而懲其悔婚者，否則竟以誣告坐男氏加之罰，斯則所謂惇倫而維風者也。或既有成議，而女氏反拒，男家謂直須行聘，無庸拜允。

如之何？曰：此其口諾而心不諾，不聘則便于又顧而之他，且將要之。昔周公曰：儀不及物，惟曰不享。子曰：先財而後禮，則民利。夫拜允禮也，儀也行聘財也。物也若斯人者，固輕儀重物，先財後禮，而又預懷貳心，吾豈後與之為昏因也哉？
女子無才便是德，此語雖未盡然，要之婦人終不應常以才見也。況文采乎？故曰：無儀又曰：閱觀利女貞，無攸遂，在中饋。古聖經之立訓如此，後之君子不知此義，往往婦人稍有文筆，而相耦者不必盡如馬卓秦徐也。雖琴瑟子女，歡合初無間然，亦必曲為描摹，以寓其抑鬱不得意之態，不幸而早歿，亦必以為坐是而歿，以謂為才姬憤惋，將附會如朱氏斷腸集而後已。嗚呼！是何言歟？婦人以夫為天，豈與之齊終身不改，使其恃才而有嫌夫之心，斯其為何如人？況本無其心，而更誣之，此不足以貶夫直，僂此婦于地下耳。因觀淑真詩，偽為書此，真詩後。
鄭莊公封弟段于京，段命西鄙北鄙貳于已，又收貳為已邑。至于廩延，已繕甲兵，將襲鄭。莊公命子封伐段，段入鄆。伐諸鄆，段出奔共。宋儒呂祖謙曰：釣者負魚，魚不負釣，獵者負獸，獸不負獵。莊公負段，段何負于莊公？蓋專誅鄭伯而原叔段，毛子曰：甚哉呂氏之說諒也。夫莊公失教而段叛，其君父兄不弟不臣，為矣滋大，端本而責備莊公，固不能無過，而要不可與段同等，是公雖有可譏，而段則

在所不赦者也。初武姜為段請制，公曰：「制巖邑也，願叔死焉。」又為之請京，母命不可以再逆矣。都城過百雉，強子之哉。且誦仲子篇，誠踰牆而慮，折桑斯其心與周公之鷄鵒棠棣何異？則公豈果欲陷段于大惡者？寵弟擅于外，母氏制于內，制之不可禁，之不能莊，公勢固無可如何。自覺之言亦不得已焉耳。即公或欲待段，惡而自檢其惡者，則段也。非公實偏之也。段之包藏禍心，久矣。有徒眾如二君，鄰之役僅而能克，故施無字曰叔段，以京惠嚴公鄭幾不封臣，且敢于伺君之隙而君顧不可以伺臣之隙乎？古善處兄弟之變者，莫若舜，然象特狂騷，豎子耳。書言其傲不云他惡，又曰：「蒸蒸乂，不格。」段則已化于舜之蒸蒸矣。

臣林

大下卷

十

他如往入舜宮等事，不見于古經，事未必確。大畧虞初小說家語，故舜得全其友愛而無間然。觀于田二詩，段乃勇且得人，蓋是曲沃桓叔之流，而非可比于象者也。夫人臣無將，春秋之法也。大義戚親，亦春秋之法也。亂臣賊子，人得而誅之者，亦春秋之法也。叔段之叛，形既成，則在公之義討得伸，而乃曲致其文，以為公惡，則是周公不可以誅管蔡，漢文不可以遷厲王，肅宗不可以討是周公，不可以討亂賊之人，豈非與于亂臣賊子之黨乎？呂氏又以段得罪討亂賊之人，豈非與于亂臣賊子之黨乎？呂氏又以段得罪有後于鄭為鄭伯欲以此欺後世，若然則蔡仲之命，周公亦將以為欺歟？文帝復王淮南王長之三子，鈞是欲以欺

後世不使得為後，則必以為薄，使得為後，又以為欺，使人將何適而可哉？操論之苛酷，非情理，顛之倒之，抑何太甚。原呂氏之說，本于穀梁，然穀梁雖譏鄭伯之失親，而未嘗不名段以賊，故曰：「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祖謙不知深審本末，遂輕于持論，如此所昧聖人之旨，而亦豈以立臣子之大防哉？抑左傳明載大叔出奔共，鄭伯亦云寡人有弟，不能和協，使餬其口于四方，而公穀皆直以為殺豈亦傳經之誤也歟？鄭伯之聖人之所必誅而不赦也，人臣無首止之會，惡之大者也。聖人之所必誅而不赦也，人臣無境，公之天，人二無哥制之義，君子愛人以德，與一不孝女里克曰：「子懼不孝，母懼不得立。」桓公安得合諸侯以移繪

臣林

大下卷

十

王世子。王世子亦安得得君父入他國而會諸侯？不子不臣，莫斯為甚。昔者惠王將廢世子鄭立鄭弟帶，固非道矣。為桓公者，則當諫力諫而不聽，亦聽之耳。所謂大臣以道道君弗敢為數之義也。是故董子曰：「陽城陰者尊，壓卑雖甚大拜請之而已，毋敢有加陰城陽則卑勝尊，逆節也。」故鳴鼓以攻之，而朱絲以脅之，則公安得遽自會世子？且因是為諸侯之盟，以樹私恩，張成福哉？是會或以為寧周或以為定位，或謂一舉而父子君臣之道得，亦幸王寢易猶之謀耳。故周以寧位以定而父子君臣皆得，假使惠王必欲廢世子為桓公與世子者，將如何假使王如吳大帝且因是發怒，豈不更速世子之禍乎？此時為桓公又將如何

繫已以為名高而過居人于不堪之地者斯君子不肯為
以其所完者小所害者大也陳仲子廉士也然廉固美德
而以校之于孝與悌則廉不得先夫其兄戴之義不義未
可知即使兄果以不義得室得祿而弟居兄居食兄之食
豈不義乎而馬用避為雖然仲子避兄其猶可也離母則
大不可者也兄室為不義之室兄祿為不義之祿母亦為
不義者之母哉挈妻以去母若同室皆不義之人獨其夫
婦為義人者且使母若不予守義之窮士而心乎不義之
富貴人也者是不但居兄不堪之地且併居母于不堪之
地矣夫知有婦不知有母兄知有廉不知有孝弟數大倫
而歸小節以自為高是豈可以為訓也哉然則兄戴果不
義也為仲子者宜如何曰居兄室夫婦奉母而自食其食
約已自飭如無兄貴也斯得矣而惜乎仲子之過矯激也
若夫孟子惡其無君臣趙威后以其不索交諸侯罪至當
殺則又太過堯舜之世巢許固無所逃死刑而易之不事
王侯儒行稱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其人固皆可殺者
乎此皆欲仕者之言又為仲子之所笑者也

陳仲子論

匡章通國皆稱不孝其本由于父殺其母而逐子章子自
以父無妻子之養亦遂出妻屏子終身不受妻子之養噫
斯過矣且妻子亦何罪哉已以父無養而遂屏其妻若子
吾之子又以祖與父皆不得妻子之養而又屏其妻若子
是將世世為出妻屏子之家者也併後亦可以無婚矣將

絕嗣乎制行不衷莫斯之過且又近于慰恩勝之地而遇形其危苦則君子以為尤又父初殺其母而埋于馬棧之下後章子貴為齊將齊威王欲改葬之章子辭焉以謂未得父遺命故君子曰異哉乎章子夫其母得罪今亦莫知其故然未得父命已則不敢私為更遷可也弟尊君命而改葬其母豈非人之至願而必以亡父為辭豈愛母不敢踰于尊父而併生君之命亦不足以敵死父哉然則章子操行過厲而迹固近於不孝已無怪乎通國之論也若推其心則是唯恐身陷不孝而實非有他此孟子所以原之歟

魯連子好奇偉微謀之畫策好持高節辭千金謝封爵排

惠釋難解紛亂無所取不肯帝秦且談笑而却其軍蓋明于大義而習練當世之務不為迂遲而又不隨說隨希世之習者戰國之間一人而已或曰連非明大義者也其射燕將書欲使指燕而游齊教臣叛君其昧昧已甚毛子曰不然君臣之義政在各自為其主耳當其時齊之為齊蓋岌岌矣使連燕人而為此語固不可也連齊人也招徠敵

人使歸本國以抹其口夕呼吸之危亡臣之忠也于大義何害夫姜伯約魏臣也携之入蜀而收其功孔明且為之矣悉怛謀以維州降李衛公之功姦臣牛僧孺以私憾阻不受至今以為恨比事以觀則連何譏焉不然豈其必欲拒之以堅其竭力致死之心使與我國為敵敵即父母之

邦玷危之不恤而直聽其至于覆亡乃得為明大義者哉或難以鼓之事子謂穆子非也使鮮虞無罪豈應被伐如有罪則請以城叛者乃能無惡而即于義者也不受猶可而又使鼓人殺之則圍之者何心孟子曰徒取諸彼以與此仁人不為王制諸侯各有分地而互相侵已則不義而更惡人之順于已又何心乎違人心已難而況於自違其心乎且終竟降之馬用多日假令苗民早格于禹蓋美武王之克商豈取倒戈攻北之徒戮之哉子乃不知荀吳所為連論

昔伯夷叔齊讓為君不肯立若無中子當奈何且亦幸中子委蛇耳彼倘以為既無父命又非天倫亦效其兄弟為固讓當奈何論者以為果爾則請之天子定所立是已然使夷齊是天子之子則又當誰請毛子曰叔齊立周太王舍大伯仲雍而立王季王季不以此貶賢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武王不以此貶聖漢武帝舍諸長子而立最少之昭帝世亦莫或非昭帝者道固有正變也天倫固重如父命何且叔齊所守者兄弟之倫耳若以父子之天倫較之則兄弟輕矣尊兄固不如尊父也夫國父之國也而子父之所生者也父即天矣且伯夷以父命為尊而讓其弟叔齊順之又以尊兄一立而教善從吾故曰叔齊立或曰若然古讒舍長立少者何也曰此為父言不謂子或曰二子即為天子子叔齊亦終不得立當擇宗室之賢人立之

而兄弟皆遜斯為得正而無少憾父有天下傳之子大
經也通義也以相讓之故而棄之于族人使萬世後有斯
國者非吾父之子孫鬼有餘可謂孝乎蓋天下雖曰重
器自聖人視之則輕重視之故或固爭之以為利或固讓
之以為名輕視之故可以去之如脫履亦可以受之如固
然音者舜以堦而受天下于禹禹以臣而受天下于君夫
子曰巍巍乎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舜禹且亡不可況少
子乎且兄弟之相讓如此彼宗室又安得居之倘居之必
召亂又仁人智士之所不為者也古處變道而行權者已
多要在審重輕衡小大為或取或舍焉豈獨夷齊哉齊魯
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說
世錄
人下集
者謂宗子領宗男子外宗婦領宗女子內禮不可廢故雖
七十必再娶予嘗疑之蓋天子諸侯無二嫡固無續娶主
婦之禮即卿大夫士以七十老翁而必欲使再續正室亦
殊非人情既詳思之乃知此主婦者謂攝主婦也昔魯惠
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杜氏以為諸侯之元妃死則
次妃攝治內事不稱夫人謂之繼室予因知此所謂主婦
者政是攝治內事之繼室既攝內主事亦得曰主婦猶曰
主持內政之婦焉爾是宗子無主婦有主婦也蓋古天子
諸侯之勝大抵本貴而大夫亦有貴妾故禮國君不名世
婦大夫不名姪婦士不名長妾士妾有子則為之總彼其
嫡在時恩禮亦已有加故自天子諸侯以下嫡妻後雖七

十必立其貴妻以攝內事否則內政恐亂而無所統而遂
請當更續求主婦豈不誤哉或謂古人三十而娶七十則
猶未衰且卿大夫士又貴故可以再娶不知古人年力雖
強去今人亦不大遠故七十時制非弗不煖不與賓客之
事不得致政則君賜之几杖皆所以優老扶衰也居喪則
飲酒食肉惟衷麻為喪皆為疑死古人豈遽絕遠于今人
乎而謂必可以再娶乎貴者內主必處子年率不出二十
而遠與七十者耦必宜家乎且妻亡無妻或有妻無子者
猶或可以行之若有妻而妻又有子自可以妻攝主婦矣
何故必欲別娶妻使新力故少力長無子者加于有子且
七十而娶者杜楊之義理未必果要子應有必立之勢將
世錄
人下集
貴其子而不肯貴其母且別求嫡以壓于此子此母之
上其為齟齬亦甚已說者又謂此為無子及有子而幼者
言耳若有子已娶婦自可傳家政而不必更取矣是不
然家政可傳而禮弗可越父在子無自專之義焉得遽代
其父為大宗而領宗族又古人支子尚不敢祭雖貴而祭
猶必告于宗子使領其事父在則子亦無專主祭祀之禮
也然則以為已有子若婦而宗事竟可以委之者非也故
知此主婦為要攝內事者之稱衡亡疑爾夫世或有七十
猶可以再娶者自卿大夫而下禮亦不禁以謂必當再娶
而不可闕斯殆非夫子立言之旨也而議者終謂聖制之
不可違亦過矣夫聖人之言亦與時消息耳古者三十而

室四十而仕。今人室豈必定三十而仕豈必定四十而
鍾成侯老矣已有鍾會猶更納正嫡賈氏裴世期謂是宗
子七十取主婦之義古雅有以等何必踵之哉或曰若是
是率士以上乃可行何以處庶人之無妾者曰禮不下庶
人可從畧已宗子主婦說

嘗讀論語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素絢一語
碩人通篇之正指也孔子刪之何也曰是子深予乎莊姜
也昔衛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為之賦碩人是詩之作不于
始嫁時也乃復追叙其盛如此蓋莊姜始來交好冶容裝
遣亦穎順故國人追賦之是以庸人所慕好待莊公耳若
曰君即不好德獨不愛念其貌與資裝乎至莊姜之宜稱

與國人之悲君夫人則不專在于此獨云素以為絢兮斯
類以眉首倩盼為素而以髮衣翟翟為絢耳原素之為名
內美之至純質雅之極盡也今如其辭則莊姜所蘊止于
此矣夫美有華者稱容寵贊王姬者嘆肅雍衛人所以頌
莊姜者何其辭淺而意憐也乎故夫子刪之專目其外紛
華之美使辭與鵲巢稱夫人韓奕述韓姞畧等斯無嫌矣
夫綠衣燕燕諸作夫子錄之而春秋書州吁之亂于莊公
有罪辭是子之予莊姜甚明予莊姜是賢莊姜也奈何以
莊姜至賢而徒用天安自然之妙當其素哉或云碩人一
篇章皆七句故子獨刪此句以諧音節不知篇章參差者
多且欲刪之何必專于素絢之句乎蓋麗映自賢女所不

廢而嘉其德只不徒在貌也是存素絢之句文淺而指淺
刪素絢之句文微而指明列女傳又云齊傳母之所作觀
蠅瘳凝脂諸語其或然歟孔子刪人說

古廟制之說紛紛雜以後代之禮及諸儒論議援據愈多
愈成疑訟予為括其禮而質言之務令簡白且取其宜于
遵行而畧其煩煩苛扞格者古者王立七廟三昭三穆與
太祖之廟為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為五大
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為三適士二廟官師一廟
天子諸侯之廟制廟門南向廟室東向從南門入而西旋
入于向東之室其中之主皆坐西朝東總是上坐而下朝
也此羣主自在各廟坐向都是如此若羣主入而祫祭于

太祖廟時則惟太祖東向自如而羣主則依昭穆兩行旁
列侍坐羣昭之主皆列坐于北牖下而南向羣穆之主皆
列坐于南牖下而北向此所謂左為昭而右為穆昭穆之
所由以名也此周以前天子諸侯廟制畧同至下此如大
夫士之家廟後儒論之以為或當殺其制度廟之門與室
俱東向從門直入室中可也其祭自夏殷以前不能盡詳
在周則天子春祠夏禴秋嘗冬烝春祠植祭謂各祭於其
廟也夏秋冬三時祫祭謂升三昭三穆六廟之主入太祖
廟而合祭之也此時祭也又有大祫之禮五年一舉行行
之大畧在建未之月將六廟之主併毀廟之主俱升于太
祖之廟合祭之也又有禘禮亦五年一舉行行之大畧在

建巳之月推太祖所自出之帝祭于太祖之廟而以太祖配之。禘禘之禮相間行。皆曰殷祭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借如人君以即位為始。第三年禘。第五年祫。第八年又禘。第十年又祫。蓋累家乎五年再閏云。後儒膠于三年一禘五年一祫。遂有四歲三殷祭一歲兩殷祭之事。殊乖古制。亦煩數難行。然此皆是天子之禮。諸侯亦春祠夏禴。秋嘗冬烝。春祠。夏禴。則一歲一禴。一歲一禴。秋嘗。冬烝。皆禘。五年一舉。行合四廟。及毀廟之主。同祭于太祖之廟。但不得行禘祭之禮也。此諸侯之禮也。大夫士官師雖有特祭。俱不得禘。或請于君。君賜之禘。乃敢禘。禘亦止于四世。從父以上及高祖止。大夫適士官師之禮也。庶士庶人皆

無廟但祭其先于寢而已古廟耕說
 禘禘之禮說者各殊皆由于後儒不知互間舉行之年數
 而唐韓愈作禘祫議又濶三代之制莫能辨也此後世之
 所以滋疑議也予嘗考之夏殷四時之祭曰禘禘嘗烝周
 四時之祭曰祠禴嘗烝而禘則為周殷祭之名此三代祭
 禮之殊其名者也時祭唯春則羣廟各自為祭夏秋冬則
 羣廟之主皆合食于太祖之廟謂之禘此三代祭禮之同
 其制者也周又有大禘凡五年一舉行羣廟及毀廟之主
 皆合食于太祖之廟亦曰殷祭周禘亦五年一舉行專祭
 太祖之所自出於太祖之廟而以太祖配享之禮不王不
 禘蓋諸侯而下莫敢行焉此周之禮而夏殷則未知其同

平否也故以時祭論三代皆春禘夏禘實同而名異以難祭論則夏商之禘非周禘而禘又二代與周同時祭而不必同殷祭名一而實殊其名與實悉相同者唯嘗烝耳愈不知以此義其議皆溷古禘祭于禘以為皆是合食是溷夏商時祭夏月之禘為周五年殷祭之禘又因夏商夏禘皆合食而亦稱禘遂溷以為周殷祭之禘亦合食而摠與大禘同也且案愈文意似猶未曉古禘大禘為兩祭者故答侯繼書云禮樂之名數未嘗得其門戶每讀書輒自愧愈既自道如此乃弗深考而妄加議是其失也或謂此既皆是五年一舉而先儒又有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以象閏之說何居曰此謂米禘之去禘三年禘之去禘則五年也

譬如天子即位之第三年大袞第五年禘第八年又大袞
第十年又禘自五年至八年是袞之去禘三年也自五年
至十年是禘之去禘五年也袞禘互相間其相去之疏數
政復約畧似閏其實則袞禘皆是五年一舉行揔十年中
則四殷祭也後之議禮者唯此義不明故致紛紛聚訟耳
至王制祭統諸篇所載袞禘之禮亦皆引三代之制雜記
之而義疏或未能盡晰云

袞禘
禘禘者約上得皆漢然水
緯是古來少細心讀書人耳

蒙賜書許與甚過非價所克堪諷吟終日殊為慚汗又觀
足下作風雨驟馳宕往無方其頓挫變化又無不入古洵
知足下才量高讀古人文章尤多故能取成法而操之縱

之非法便能操縱足下也其論詩與文尤精權入骨髓奉
益良多嗟乎次修豈今之人哉然中尚有可商畧者更慮
以足下之持論稍頗海內作者將奉為指歸也往同郡張
步青曾稱東鄉艾千子文僕亟求而讀之見其文多轟燥
叫呶語無根極大似酗酒人罵坐雖其中指摘亦頗有透
快中近人膏肓處而要之乃失多得少今觀足下與友人
論文書亦盛推天傭豈震於其名而為是邪大凡為文章
讀書明理養氣三者而已千子習于制舉文而疎于古學
其轟燥叫呶作罵坐態是其養氣未靜處氣不靜者由
未能見理總而揆之則病坐不讀書耳且以僕之荒園失
學而謂父子未嘗讀書足下必笑然試為足下陳之足下

下卷

五

又未必不謂是也千子之叙四家摘謬也謂曳杖消搖夢
奠兩楹事為等釋氏去來之說夫聖人固不可測而百齡
與三亦文王事六經可疑何書可信又云猶龍一嘆莊生
寓言夫老子猶龍見于太史公列傳南華特以謂見龍耳
此可見千子未嘗讀莊且未嘗讀史記也再與友論文書
云先漢兵喪大費皆取給京兆馮翊扶風今朝廷大事力
工二部實為之于大興宛平無與而作者輒曰無以佐縣
官之急斯語為非不知漢縣官有兩稱一是稱縣令平準
書云入粟縣官沒鄭傳縣官無錢是也一是稱三老霍禹
云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又曰縣官信之是也蘇氏
策所貴乎縣官之尊語政襲古今先輩文中語猶曰無以

佐朝廷之急爾千子幾之是未嘗讀漢書併未嘗讀大家
之文也且說漢事亦謬漢制大司農掌諸錢穀金帛貨幣
給國家公用少府卿掌中服御衣服寶貨珍膳之屬凡山
澤陂池之稅名曰禁錢水衡都尉主上林苑二者為人主
私蓄同農生置或時出私蓄以佐之漢即太費亦何嘗取
給三輔哉又如晉阮籍能作青白眼千子四與友論文書
名士等子白眼是誤解白眼為白下也韓文牛溲馬勃為
仲輝書扇詩云牛溲與勃馬馬勃可倒用乎否也是又未
魯曉韓文也然則千子論文而動稱秦漢八家虛語哉或
謂善讀書者取神明遺糟粕安必在乎章句名物此即相
馬忘驥黃之說為不讀書者之藉口久已夫取神明而遺

下卷

下卷

五

糟粕為用古者言之非為讀古者言之也古者貴乎神
來不在物焉若夫讀書章句名物之已盡悉猶未必能得
其神明而以廢疎鹵莽之心遇之豈有獲乎果沉深好書
即或有偶爾疎鹵要決不至大相乖舛如千子者至其
與溫伯芳書作奸犯科無不有以所謂大家夫必如是而
後為大家是濟濟乎教行之族如西京之石東京之陳康
之柳宋之晁近代浦江之鄭友不得為大家謂雜出其中
者必得有如窮奇構杌之凶推埋狗盜之黨贊人作奸豈
可為訓且千子以喻大家文是文之醇乎醇者不得為
大家不知古若韓若歐諸君子所有作奸犯科之文屬何
篇也自書有帝乃殂落語故後世人臣亡則無敢稱祖大

略最尊貴有國封稱薨其餘或稱卒或稱終或稱歿或稱死唯天子時有變例稱殂者如蜀志于昭烈皇帝綱目于南北朝五代諸帝是也千子為陳太士誌墓而曰殂于濟寧怪哉此何等書法也文定序既曰新法誤國而王登水序又曰王荆國之經濟何自牴牾若是千子欲佛而為僧墓米序云重繭百舍稽首西方祐我名臣作鎮澤陽是佛有靈不可訖也又何其自相牴牾也分宜專國柄肆奸殺忠惡不勝數鳳洲文每書相黨以著其罪而千子以為謗君若是則椒山諸公疏亦謗君矣且又稱嵩材相然則世宗後怒斥嵩是斥一材相斥材相者昏邪明邪此語則南英真謗君已作楊汝霖墓誌稱其評項氏失不在弒義帝

以為持論不苟阿前人夫羽以弒帝諸侯叛且授高祖討之之名而卒以弒是姑無論即弒君而以為非失是以弒君為得者也弒君而可以言得乎哉且千子持論往往自謂尊孔孟而遵程朱夫孔子成春秋亂賊懼孟子至比于天下之一治千子之許可如以謂尊孔孟者何在新安學本河南而綱目明書西楚霸王項籍弒義帝于江中以大示誅貶則千子所謂遵程朱者又何在也此等論議尤害于人心而貽世禍所繫非細決當辨明凡此諸說僕嘗嘗疏記欲語步青已步青赴公車沒燕邸僕意猶鬱鬱無所發今幸足下不遺收我于文章之末許通商權敢盡布之足下定還有以教我也雖然僕謂千子工制藝亦就世

同言之耳其闡墨欲有謀焉篇最著名乃云借著示英雄之概噫當孟子時已有漢高帝子房也哉修書

文氣如江河得眉山之神而幹以昌

不晤又數月矣今尊公殞宮將發可勝哀勞不佞不能走慰為悵曰者惠齋併狀見狀中哀字偏斜始以為刻工草草耳偶友人見過謂適聲自以生母在堂不欲稱哀故偏著在令兄上者不佞聞之甚謂不然大凡禮制卑統于尊故卑為尊屈古今之大經也令生母既為副室則先亡者適聲之嫡母也今為尊公出狀自應併稱孤哀不避生母以示有嫡此政所謂為尊屈也豈有嫡乎度適聲為此其意有二一則以生母在堂不忍稱哀然嫡母已亡則以哀是嫡當之無與于生母事矣固無所為不忍者也一則或不欲居副貳之名耳然不佞每見人家往往以此故爭致隙深用為怪夫嫡庶分定固無容移避且古來聖賢多生側室放勛之母實為帝嚳之第三妃燕姑生蘭為鄭駘君殷之微子亦是妾子後如田文枚卑周顗裴秀不能悉數彼其勲業文章流聞史冊孰輕之乎漢文帝西京有道之盛主也其詔尉佗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皇皇天語四海共聞豈其故欲自貶併貶及于薄太后哉哀側室不足以為辱且不足以辱母故也則人子何必以為嫌也乎每見有不當稱哀而稱哀者繼母在堂而父死稱孤哀是也若當稱哀不稱哀者庶子以避生母故不為嫡母稱哀是

也。夫繼母在堂而稱哀是無繼母也不為繼母稱哀者是無繼母也。通聲以為可乎。不可乎。孟子曰：「不得可以為悅，然則適聲今不稱哀禮之所不得為者也。不得為而為之以悅令生母是苟以為悅而非以道事親者矣。」子曰：「觀過知仁。」夫因避生母而不欲稱哀亦是孝思而其中乃有大不美焉。適聲果欲遂之論者必謂牽于小仁而闇于大義矣。方今禮教廢弛已極政賴一二縉紳之家暨讀書明理之士矯弊而扶頹庶幾有振況不佞叨長一日有見豈可不言。草率抒懷。尚勝披切。唯通聲熟思之而已。與沈堂

錢唐有曰新橋橋甚庫河甚淤橋之塊東烈女之家烈女父名志純。董讀絨線甚愛女。少即授之書。亦畧能操筆。少

受聘于於潛縣俞國柱。未嫁國柱死。烈女潛泣血枕席衣袂恒濕。久之父母謀欲嫁之。烈女以死自矢。不貳。而父母念其少且慮後遂召媒氏與定議。媒氏說他姓子良善。父許諾。擇拜允有日矣。始女哭告于父母。辭拒甚力。願以繡作自食終身。已度不可奈何。嗚咽終日夜。父母防之已輟泣。語貌如平常。時父母以女為轉心也。一夜自開門出投橋下。河水死身。帶一小囊。囊中五言四句云：「持以清水身投入濁河水。生作俞門人。死作俞門鬼。時年十八。」事聞于縣。縣令君遣使祭之。為緯楔以表巷門。曰：「烈女門。」天啟七年也。毛先舒曰：「嗟乎烈女固可嫁者也。而之死靡他。賢矣哉。蓋古人于節義忠孝固有寧失之過者焉。假令伯夷不賊而

食申生不縊而逃。宋共姬不焚而出。固亦無備于正道。而竊為此不為彼者。君子所重仰嘆者也。余于烈女事故為作傳。崑山歸有光嘗論未適之女不應守志。至此諸不待備禮而自嫁者。謂事同于轉。吁。不亦過乎。沈烈女傳

臨平鎮在杭州東五十里。其地有餅山黃犢東湖諸名勝。風土清曠。而渾樸往往工文持高節之士出焉。如唐丘丹。宋沈友直皆是也。余友沈去矜家臨平。高士也。卒將殯。子聖昭來乞予銘。余雖病臥。弗敢却。嗚呼。去矜與余同齒。而生先余九月。稱歲間。聲即相慕。稍長。定交。蓋三十餘年。不

寬好也。去矜少穎慧。六歲能辨四聲。益長。篤學。尤好為詩。古文雖僻。處杭之東偏。而聲藉籍。吳越亦楚之士過鼓。縣

車轍恒滿。去矜形弱。不勝衣。而骨性剛挺。平時與人語氣。纔屬及發。辯議則電閃霆激。摧屈一坐。其為文章。遶滄秀。錯以綺麗。商略輕重。不失銖黍。每自云：「子美晚節漸于詩律。細余何敢以麤心掉之。尚論古音。決然自任。而平居嘗不自快意。卒發孤憤。憶已如庚辰之閒。流賊彌蜀。豫轉入三晉。時遣重臣將兵出。率挫衄。迤邐西北。勢已危。而大江以南。蜚蝗從北來。殺天未一石。值六七。錢饑饉連數歲。通殫如麻。士大夫方扼腕慷慨。指陳時事。聯絡風聲。互相推與。懷古人攬轡登車之思焉。是時逸真先生亦開章慶之堂。多延文學士。與去矜為周旋。陸景宣為東南士類冠冕。館于沈氏。與諸公賦詩悲歌。飲酒連日夜。余時

病不得與然心獨而馳蓋意氣猶壯也越四年天下對客
皆散去于是去矜遂自托迹方枝絕口不談世務日與知
己者余與張祖望登南樓將蕭高亭樓東眺海西望車亭
羣峯蒼然大河南流醉酒臨風憑手千古時稱為南樓三
子景宣故亦南樓客也又與吳亮臣吳錦雲陳際叔孫宇
台丁飛濤虞景銘稱西陵十子云去矜為人孝友父沒毀
瘠嘔血東鄉盜起輩慶堂焚堂本分居屬兩兄既燼去矜
即割已宅居之久之兩兄欲徙去去矜念兄貧苦僦屋固
留以讓兄自逸真先生殺母范夫人婦徐氏長子聖旭俱
相繼亡去矜悲悼漸成疾疾數年竟卒年五十一所著東
江集鈔詞韻譜南曲譜古今詞選臨平記沈氏族譜傳

奇凡若干卷屬續時語聖昭以傳屬嗣寅為之而托先
舒銘墓先舒自己酉春病劇困甚三月十四日錦雲之官
南和宴友生為別虎臣過要余偕往不能行去矜時買舟
入會城視余乃明年正月虎臣死二月十三日去矜赴來
是月錦雲卒于官三月凶問亦至余以宛轉牀褥之身不
及過時而三哭故人唐韓愈云人欲久不死而觀居以世
者何也况人非果不死者乎嗚呼亦可悲已先數年景宣
為僧去矜諱謙其先為湖州武康人十二世祖哥英居臨
平始三傳為竹軒公官九江府貳十傳為逸真先生諱士
逸去矜尊公也嘗為遊洋將軍後以醫名家子七聖旭聖
昭聖時聖曰聖曜聖曆聖暉女孫二去矜嘗云著作須手

定自刻庶保垂遠若以侯子孫恐故紙斤不足當二分直
也枯心落鬚辛苦大極已作北邙土安能復知身後名邪
落龍太息今聖昭與諸弟竭力為亡父刻平生遺書真可
謂孝子也已敬為銘曰鎮西山英辭哉佳城育母是宅幽
人之貞嗟麟不可脯鳳不可羹道在則見壽考斯微或見
或隱厄予時命激而為文孔陽且靈辭以立誠其道大弘
石鼓之無聲相扣之乃鳴聖昭銘
唐宋八大家不知所緣起或云茅順甫坤定之然王文雅
峭而雄分尚不及老泉雁行諸子為小蓬宅心不端入理
亦淺如上仁宗書已露持君變法之意使醫一論提要人
主深相信託唯已之從而更不旁參他人耳諫官論曰周

官則未之學夫安石書折趙抃不讀書而新法多託周禮
乃謂未學周官何矛盾也禮論知荀卿化性起偽之說為
非而論性情乃又曰性可為惡何矛盾也三聖人論謂伯
夷因伊尹之任而矯為清柳下惠因伯夷之清而矯為和
不知所謂聖者至極之名也三子雖賢而稟受稍偏故循
性而往各至其極豈皆懲前而矯為之至謂孔子之大且
非一人之力特因三人相為終始又謂三子當孔子時皆
足為孔子蓋謬至讀柳傳嘆後人有初鮮終能無與世俯
仰者少然已之所為抑又甚矣嘗怪八家之中人每不深
賡王而苛責柳夫子學躁進耳躁進固君子之所不為然
不如安石矯為恬退以要大用卒之引用羣小迷國害民

盡壞祖宗之成法而致宋一再傳遂以亡國豈子厚過歟
不復振而介甫始終被禮抑兩朝復有配享祀圖功
臣事又繁陽以洛蜀故而欲賤蘇氏乃更稱王且載之名
臣言行錄遂致後無定論邪王集

客問子論隱公不書即位以謂春秋藉以誅平王之不
討賊是已然晉惠公殺里克曰寡人非子不及此然子弑
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里克對曰不有廢也
其何以與欲加之罪其無辭乎遂伏劍死蓋里克雖死而
心不服君子亦以晉惠為失刑今子責平王為不討賊其
如權立之功何曰父與庶弟不可同等奚齊車子惠公之
二庶弟也幽王平王父也且夫亦惠公之而欲殺者

也我意欲殺而人承我意而殺之而奉我以國又從而
誅之內欺心而外欺人以敵子行非情之殺則君子以為
忍父讐弗共天可以其有權立之功而赦之哉且賞之哉
且平王將自謂幽為意之所欲殺者邪然則處以者宜如
何曰彼加兵于吾父者必誅無赦亦既誅之而更厚卹其
父母若妻子孫以報其功且以見不學與敵怨不在後嗣
之義斯兩不為礙或庶幾焉雖然以為早王越在他國而
申侯舉兵不得與聞者言之耳今既居其國且實知之則
當力爭以止之不得則以死爭之爭之必不得則唯有死
經之必有緯也如織經直而緯衡經定而緯行二者固相

須不可以或闕者也然今所傳緯書則謬書大畧出漢世
卒多荒誕不足信文亦多俚間有與語耳至誣古尤可笑
如記文王至磻溪拜呂尚尚即云釣得玉璜刻曰姬受命
呂佐旌一見便稱符命以邀君寵此與漢薄姬蒼龍腹
語何異又載堯之長子為監明監明早死于封于劉朱又
不肖弗獲嗣劉朱似即丹朱則為堯之孫矣與書傳牴牾
又如廷尉太尉等名顯為漢世官制皆附會為古又言織
女成衣立紀故能成文繡以後世乞巧所由始也必非古
文又附會古帝王皆是神奇感生至漢孔圖併夫子亦有
黑帝之說孟子亦有片雲之符蓋以漢高母劉媪嘗見大澤
之陂夢與神遇太公見蛟龍于止因遂取古人悉造之以

媚當世春秋文耀鉤五帝之名青帝為威靈仰赤帝為赤
熒怒云云語不雅馴而鄭康成亦援此解經亦見漢世重
識緯而儒者多習焉故不覺其陋春秋元命苞謂自開闢
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命曆序又云二百二十七萬六
千歲彼以畧異摭荒渺之談耳夫自堯始命羲和以閏月
定四時成歲故靈均云遠古之初誰傳道之而太史公亦
云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
生難言之政以類也或謂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
祖又踵之以興故東漢時緯書方作然予觀舜重瞳事不
經見見論語緯而子長曰舜目蓋重瞳子尚書中侯云太
子發渡于盟津中流白魚躍入王舟王俯取魚長三尺

文有字題目下名授右有大自天出于王屋派為不為而
長卿封禪書云蓋周禮為禮儀之始太史公董子終軍楊雄亦
皆引此為符其不盡與於東京之世已要其多矣其可信
據者絕少夫古經之下緯也蓋有數書互為經緯者如儀
禮周禮為經而記其緯也一書有自為經緯者如易六
十四卦為經而十翼則緯也一篇有自為經緯者如易九
州者為經而其導山以下之文所敘隨山濤川者則緯也
經緯自有其章章備具亦安用晦衰詭怪之說而謂之
緯歟且如况後世釋野之書歟君子道古自宜屏無
通更欲取以等清正史其者且以清經嗚呼宜乎為儒者
之所不道者也

高觀宋孔道輔諸臣諫仁宗廢后事未嘗不嘆其間于道
也廢后固非美事然當問其有罪與否耳雜記載古出夫
人之禮而律妻毆夫者杖一百夫願離者聽致折傷以上
各加凡鬪傷三等以雖近典非必宋制而要諸情理不大
相遠夫律第為平人言之耳况天子哉使尚美人果得罪
當告之天子而加之罰倘天子癖愛不肯行則當奉身引
遠不與為校以自嚴其體分以古賢妃所謂情欲之感無
介乎儀容晏安之私不形于動靜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
宗廟主者也故曰進退鳴佩玉內飾結綢繆飲之至也念
賢關爭自起行撻固已失母儀天下之道矣况于小痕及
帝者哉即以云誤然帝王之家與士庶人異庶人而妻妾

傷夫怨之可也誤傷天子而可以置之不問者乎且誤亦
有異或以他事無心而誤怨之其猶可也毆美人帝救之
遂併及帝是排美人時后猶不肯飲手也逆旨逞怒而直
傷帝之頸則雖誤亦故其可怨乎道輔云父母不和可以
諫止而不可順父以出母然父子之情親而君臣之義嚴
臣民之妻為伉儷天子之妻亦臣妾又未可以棄而論也
且父出母而當于道者子亦不得逆之也謹案之不熟
曾元不聞其爭至若河廣之作子雖立弗敢歸馬棧之悲
父雖亡弗敢改孔白之母死而弗敢為服古之人嚴父而
不敢苟私母若是而況于君臣哉且語云女德無極婦怨
無終漸所由來其禍甚大漢成竊鈎弋世祖廢郭后皆鑒
也

先朝之覆轍而預圖之唐唯縱之故宮闈之大變數起是
蓋宗社之安危繫焉又不可同于庶人者也故后有不當
廢而廢者周申后唐王皇后是也有當廢而得不廢者隋
獨孤后唐章后是也不當廢而廢謂之薄倫當廢而不廢
謂之養亂當仁宗是時太后初崩身始親政罷大臣六七
人而皇嗣亦未立其後夏竦以偽書撼富范唐介指張貴
妃以劫路公而親從官顏秀且有夜越屋叩寢殿之變是
亦宮府危疑之年也夫易戒婦子嘻嘻而况宮禁之中禮
法之地豈容悍后驕妃互相陵競仁宗亦既廢后而併斥
楊尚而美人以其所見為如何者然則是舉也所以明綱
常振倫紀肅宮庭之雅化而遏後來弒君弒人殺子害

移鼎之節夫豈可以非之者哉或曰是則然矣乃仁宗使
后妃至此其無乃失刑于之化乎曰是已而要不可以此
謂后無過遂蒙殺罪而孟子謂羿亦有罪羿且不免于君
子之責倘反謂逢蒙可告無辜斯真與于不仁之甚者耳
夫貴為天子髮膚受戮于婦人而猶曰不可廢則士庶之
家豈有令行于妻子者又何怪乎悍室虐夫亡所不極而
人直以為固然嗚呼豈不悲乎然則夷閭挾私怨主其議
固為君子所不與若道輔諸人姑息愛君則有之以謂能
明大義而斷大計猶遠矣哉宋仁宗
忠孝二字字面自高闊然士在家食時忠亦末由自効不
如孝弟二字較為切近抑畏訓謹道義基也若捨弟而抱
之忠往往未見忠君實際而藉為高視雄談盛氣蹴進者
有之本甚為害晉人云常迴思在母腹時景象則諄惻之
情油然而生故古人之舉多在孝弟亦云孝廉夫舉以為
國豈不期忠然人能孝弟且廉忠將焉往宋人子
孝弟非徒言與徒心也須具實志而力以行之貌而無情
與有心而姑待者皆無當也要實體親心實守親訓臨
財寶讓遇念實愛飲食如初筵之禮嚴賓不敢不祗進容
止如小民之遇官長不敢不起立充類而進細大以之始
須力勉終臻自然樂則生矣斯其效矣日用之際咫尺之
地而行之能至守之能純賢聖賢之域而通天地之心天
下之至高明博博大者又孰能外於斯

飲水雖可盡歡而顯親揚名斯之終事也親其子
以聖賢恒不如望其子以富貴也故曹參之道當以責已
而季子之過不可恕親必兼而有之以事其親子道其庶
幾乎
君父非要名之地此言為忠為孝不可求名也近有朝士
出處不審而其子上書諫父引義慷慨錄稿示人人多稱
之余謂父子晨夕時時可以泣諫何必上書嗚呼人焚革事
君且然書又何必錄示人也此則不徒以孝親要名直取
親心要名耳心術尚可問耶君子存心聖賢論人提要子
此等處推勘倘此等處推勘不過即嚴嚴氣節提落空虛
耳四
處順境易處逆境難處人倫盤錯之逆境尤難此天地鬼
神以此試其人而鍊之也處此者稍有蹉跌則被以大惡
之名而不敢辭聖賢禽獸之關于此乎判能善以濟之而
不失其正則可謂讀書難字過矣當如行叢棘如度危橋
如涉澗瀕之如履如立萬仞之顛而趾二分垂在外倚仗
進退喜怒笑哭皆非輕用而中一主于中正毋稍能移
也庶乎獲濟而可以告無罪又當觀古聖賢之善處此者
以通其窮當死則死諒云我思古人保無訖分五
漢高祖愛幸戚姬及如意又以姬日夜啼泣幾欲以如意
代太子反致如意母子俱慘死呂后欲立惠帝計甚深曲
然惠帝得立而反貽諸呂與惠帝諸子之禍方四皓之計

得行而東顧則耳。覽謝周昌時豈知因以感父族。孫耶然則自為者反以自貽其害者也。薄姬母子非嫡非寵本無意于天下也者。而願竟得之使如意無寵其母子或可免使惠帝不得立則呂氏亦未必有以利禍也。歷觀前載以類甚多。故君子處人倫之際。即有盤錯但當守之以理權之以義。小其心而大其量。直其道而紆其方。其濟與否有命存焉。捷私行巧有害無益。蓋天意之倚伏不測。提非人之所能為者也。六

兄弟爭財斯惡矣。至有因爭財而更不惜財以相訟。至于兩敗者。叩其情曰。吾以競氣寧窮耳。不知忿氣固不可競。況臨財能讓乃久。此美德。亦何謂輸氣乎。讓財之為美。于

朋友且然。況兄弟乎。已財且當讓。况父母之遺乎。而爭分者。往往不肯低昂銖黍。以相犄角。至于骨肉相傷。財盡家破。而適得不孝不友之名。以為世非笑何氣之能爭也。良大惑也。近有兄弟二人。而盜發其母塚。棄骨于郊。弟犇告兄。欲共斂錢為更塋。兄一錢不吐。弟泣曰。兄在弟不敢獨為。今兄如此。譬如母獨生我。而敢他葬耶。竟自拮据。其母可謂孝且弟矣。狗彘豈食其兄之餘哉。又有分資者。物皆中開。配搭已鈞。獨藏書不便配搭。因人取半部。皆不完。又有古董器一校甚美。彼必意不相讓。便撞碎之後。二人皆行乞。設心如此。亡慮不窮。七

古人胎教之法。今已不能如之。然自小時。大須導之孝友。

習之端。慈蓋稱幼無知識。先入之言。便為主也。每見今人舉次兒人多語長兄。謂父母已得弟。當不復愛。汝獨生之子。人多為慶云。幸無兄弟。家財獨得。雅云。諸語實開忌情。皆兄弟姊妹不和之端倪也。至孩提時。父教令打母。母教令罵父。以為笑樂。稍有知識。故作諛辭。誑之為戲。此等皆斷喪天良。長養惡習。少成如此。愈壯則嗜欲愈熾。外誘愈多。有加無減。遂有不復可迴之勢。八

生分大不祥也。而世人為之者。大率由于貨財。妻子耳。既擁財而妻欲自如。意遂欲遠于翁姑。妯娌其夫惑之。遂亦欲遠于父母兄弟。夫雅不盡孝友。亦其妻隔之也。然婦女義理不明。孝順和睦之道。必父母教之。而猶患其背。每

見世俗惡習者。不但不教而且唆之。助之。又有為女擇家而求獨子者。謂家財將來獨得。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今且求無翁姑者。謂一過門便可作主母耳。夫女子未嫁而父母先有代之死翁姑。斬手足之心。即此一念。已入于歟矣。是猶胎教而即種以不善之根也。安望其女于歸之後能孝順和睦也。然則人習于不祥者。其由來蓋亦遠歟。九

顧子弟學龍伯高。不願子弟學杜季良。此馬伏波家法也。摘紫羅囊焚之。此謝太傅家法也。不許婦女作時世粧。此司馬溫公家法也。子弟居官而墨卮之墓。廟死不容入。此包孝肅家法也。包公此訓尤為嚴切。至華歆整嚴之執陳。

蘇達塵尾之訓非無可采而身為亂賊則作法于涼莫大于是故不取焉

諺云不痴不聾難作家翁此言薄物細故當從寬大也又云當家三年狗亦怪此言任家政者秉宗法當防前剔弊不得養奸奸必治母姑息小人惡法故怪之者多也二語亦互相濟者也克此義以治民則如聾之說詩媚于庶人是也狗怪之說即書國連道以千百姓之譽是也亦有因其時勢而偏重用之者漢文帝之休息曹參之清靜重寬者也子產教太叔之治鄭諸葛公之治蜀重法者也一

小人都不可與作緣此不但為國者處家亦然凡奴隸賤人子要聞醉飽之餘或辭色虛偽及能巧發微中而陷

害况寄耳目于此輩以詞察骨肉是使疎間親賤妨貴也浸潤膚受必無有不行者則將釀成莫大之禍焉蓋小人性喜生是非為搬謀一也受人嗔惡借以復怨二也迷惑主人邀歡倖賞三也構成嫌隙于中可以取事四也貌愚而內狡主人易信之五也狡而實愚不顧後害故敢殫極其風技六也聽之者曰我高明而自能裁度者是自欺者也必無幸矣如果有謀幹者與之圖維外事或可耳若間親妨貴則逆道也主人始亦非欲如此也皆寄耳目于此輩之過也而其端必自要聞醉飽始也

父子之恩天性也故子事父莫如誠而父待子亦莫如誠世乃多有猜其子者子非甚不肖若相疎隔不加信用

有反與外人及奴輩謀而行之何也此皆愛根為之也其愛根有三一則過于愛生二則過于愛財三則過于愛子過于愛生者老冉冉至矣見子長大家政有當傳之勢而反不憚故不欲其子與聞家務政如後世人主諱言儲貳所謂置朕何地者也過于愛財者恐輕于付托致有耗損何者意他人不敢負我財而子耗吾財無取償之勢過于愛子者望子過深求子過備恐其累有蹉跌恒欲其十全而後用之又恐子知我嚴因而生奢故恒欲諱富于其子此三愛者皆失也由前一愛論之固是老人之愚由後二愛論之亦未為得策何也蓋委事于他人而子不與聞以疎間親原非順理且人子苟非太惡未必使至荷親而

人反

人反

人反

人反面相背十常八九乃不信子而信他人此惑甚也遂有荷鑰托諸奴婢錢財置諸別室與人有商則屏子而後語致生為人負慚其子孫而固諱之一朝而死則財委散于人而子末由致詰或更與爭端所謂愛財而喪財者也且子才非天縱多由練習而練習者必歷諸實事而後有造故愛子而欲其有成者恒當俾之以事而試諸艱才能辨者當復何憂才不辨者小失加教大失加懲皆以動心而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也乃平時置之閒地而望其他日歷練老成彼安能乎遂有素養終身而直同于園宇之物華動者且必驚外而生奇衰且平日待子既鮮情實一朝果有憂虞而相告語子亦必曰漫然聽之而不見信

謂愛子而害子者也。夫財利其小者也。父子同心不可暫乖者也。乃致以三愛之故。薄性傷慈。而致子于不肖。則失之大。不可不察也。必也歡娛互語。憂戚互告。盈縮互算。餘夷互慮。事無大小。必與子偕。而使之與聞焉。可代者。則竟使之代。既油然相愛。又坦然不疑。則父心一子心也。如此。而子猶自客于親。則真不肖也。然亦寡矣。夫子于親談笑。不能得其裏言。行事不能知其首尾。矧目侍立。略同旁人。雖欲代勞。以為播種勢。豈可得而旁觀者。又譴其不宣力。一朝事至。無能措手。則父又怒之。此亦子道之無如何者也。雖然。樂得順者人之情也。彼事親者。或未能焉。乃祈富貴人之親任者。其歡承共奉。豈行其子以人往往愛媚己。而遠其所生有由然也。未為人子而歡承共奉其親。乃不如祈富貴者之人。亦子之過也。財利其小者也。財他端之惡名。可受不孝之名。難免他人之毀言。可辨父母之言。無難失他人之心。猶有可為失父母之心者。更無一可為事父母者。固當兢兢業業。而父母之慈者。亦當深念以成。就厥子。而勿輕致子以大惡之名也。夫怒而撻之。廢爛其血。肉其小者也。每耳為父母者。瞋其子。至為決絕之形。或屏絕血味。或去離家庭。或欲祝髮為僧。或令宗祝祈祀。或號泣于宗廟。或跪拜其子孫。或值嘉禮而距戶不出。或有疾病而廢藥不進。凡茲之類。約畧如斯。親朋駭愕。郡邑喧沸。致子內無以為心。外無以為人。終身蒙詬。非可滅洗。雖

忍死而徒具其形耳。以天下之極刑也。苟非至極。忍以之而世之父母。往往率爾用之。反若重視鞭撻。而輕視以何歟。夫君與民。威素肅也。而孔子猶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此言為政。不可以驟嚴也。況子之于親。恃恩有素。豈嘗且賈于平日。而冰霜陡峻于一朝。有無所措其手足而已。諒為慈親者。宜加審思者歟。子之言。以戒人子。不可恃平昔而玩親之慈。亦以代天下之為子者。籲天下之為父母者也。五
聖人論仁。其精微可知也。而終不離乎視聽言動。則知必無舍器而可以修道德者也。且終不離乎富貴貧賤之不處不去。則知必無畧迹而可以若心者也。一
治心者。先忌法。必須操之使常有定。然後加以功夫。如明理克欲之類。皆有寔效。若縱令此物變動無常。百樣功夫。俱無所設。譬如人有一器。欲加修治。必將此器架定。然後可以用力。若任其動轉。則治之者。何從措手。定心之法。先從事于經。執而去機變。直將平時透熟。踐履著察。塞斷此處。既通行不去。漸有轉頭之幾。正路可望矣。二
欲念初感。朦朧而生。雖動于至微。而內觀皆可以自驗。人但于以處謹而遏之。而勿容其透發。則不第能使塵情不熾。其于身中神氣。皆有裨益。蓋人之欲念。即是生機。順而出之。則以自耗。返而存之。則以自滋。譬如飯。飯熟氣而蓋覆之。則氣反成液。而下滋于飯。此理固然。人但不察。而

故存心即所以養生也所謂欲念不盡為食色之類也凡
意思略有欲趨慕者皆是

心之官則思思之來也淳焉氣亦隨之以時雖用之無大
傷也思盡則氣亦盡以時利用息焉更強用之則所用者
非復思乃神思盡故也非復氣乃火氣盡故也勞神而動
火重傷心矣重傷心者必大病惟言亦然故善養生者未
能一無思也思來而後用思未盡而先息未能一無言也
言來而後言言未盡而先默故常養其用于不盡之藏也
不欲思強思者傷心必多不欲言強言者傷氣必多故善
養生者慎之

以子夏之賢有三罪而不自知必待曾子責之始救杖而

拜以曾子之賢又不知不違大德之過必待夫子責之而
後明使曾子無夫子使子夏無曾子直終身不自知非耳
然則知過亦難矣能知人之過而忠言之亦鮮矣所以貴
乎高明直諒之師友而勇于聽受也

修身必須擇友而擇友又必須脩身若身之不修則友必
不可得而擇何也不但賢友不來見親以我之心術邪亂
氣味穢濁一遇匪人自然同流合污而去此如慈蒜之臭
唯不食慈蒜者聞之如我已自食慈蒜則與之相化焉能
聞其臭也且以為芝蘭之雅不過如此至于值端人聞正
論反格格厭惡之更施之以刻責詆毀否亦頑從而心在
所必然也故其趨愈下而終不林然則因不修身不能遷

友友愈難身愈墮矣故曰聽其言也觀其眸子又白不知
其人視所與遊也

人生亂世愈不自愈多憂愈近道愈無朋此處必須具定
力要有獨立不懼之概方能成德子曰德不孤必有鄰蓋
一人知己亦可為鄰否則尚友古人亦鄰也所以有朋方
來與不知不慍子亦無言之耳

朝廷之上專重氣節而薄功名亦能誤國蓋以虛聲之士
易自托而有用之材皆瓦解此大憂也使賢者而操國是
亦不可不知也

世有似厚而實非者有主整為專子容渾而綱紀不肅安
于孱懦而體勢不振細子晏靜而綱才智者不得用此三

者德禍之所由中而大亂之所由滋者也其人方且自托
于厚而安之人又羣目為厚而譽之豈不誤人家國事哉

君子小人不可以不早辨也唯能早辨故能預遠小人而
不為其所誤然小人有二市井之小人易辨冠裳之小人
難辨彼其能標名節操是非而致聲譽三者與君子無大
殊也唯一涉勢利二字則龍蛇見血本質畢彰判然與君
子殊而與市井之小人無二矣雖然方其操三術之時中
藏亦復不難窺也特世少有識而寡欲者故甘為所欺耳
蓋于名節也君子闇然而彼輩然其操是非也君子持公
而彼任私其致聲譽也君子修身而彼植黨矣矣其大殊

曰應黃云以王介甫之辭禁甘澹未嘗涉勢利也而終不免于小人之歸況于此不謹乎是以君子兢兢于檢身防口而不敢自必其為君子也

管子云倉廩實而知禮節孟子曰苟無恒產因無恒心皆言富而後可教也獨教姜云沃土之民不材瘠土之民莫不嚮義何也蓋沃土之民富而不教瘠土之民嚮義以生其富而且教之也然則聖王非故欲勞其民也欲使長有其富而教乃可施耳富而後教理終莫易故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庸人之情有三變事未至時人入遲說事已至時人入避難事過後時人入居助其庸人不足道也防無如其多國

家事但值此三變則何慮不敗

人品到最高處欲如華岳削成峻不可陟然當人倫盤錯之際亦有逶迤曲折而濟之者至此則專峻者當別論焉人品到最厚處欲如太和元氣渾而無間然當大義攸關之日亦有斷割斬截而伸之者至此則專渾者有遺議焉

論古好翻成案快一時之吻最是壞人心術彼奸邪暴著于後使人聞聲而生羞惡之心勿矯為奇論以易眾聽則中材急于慕善而小人將肆其不肖矣不可以不慎也翻案者如以王敦為可兒以秦檜為再造宋以武后為能行非常惜王介甫不竟其用之類是也

為治貴去華而就實然華之近惡者易見華之近美者難知易見則害小難知故害大如風俗奢靡民情游佚以其惡之易見者也如虛談名節矯飾風尚一世之士而奔走之而按其中心絕無慙懃篤實之意以華薄之尤者而反有似于賢人君子之所為此惡之難知者也世風習俗一入于此則士心為喪國脉不延其貽害也甚大識治理者決宜于此深加扶抑轉移之力而不為所誣罔其于去華就寔之意當庶幾已

士君子選擢舉之際出處大要斟酌若于先朝未嘗仕者新朝自不妨于出不必過為孤矯誠慮高節之不終即終于不出而委蛇轉趨更有甚焉者豈不自相矛盾而反

貽其誦乎然又當以親斷之若向嘗仕而親欲我之貳心者從令即非人臣向未嘗仕而親期我之祿養者違命即非人子論定于已仕未仕而又權衡君親之間士君子之出處可決矣至若親有借隱之操或親亡而可以自行其志者則唐虞且有巢許又何譏焉

事但師古者無不高妙如學書者摹時手不如摹先輩摹先輩又不如宋唐人宋唐又不如晉魏人故書家但畧得晉魏人意便自不凡况深造之者乎畫家亦爾為詩者欲源本于三百楚辭漢魏文欲本于六經左史技術家如醫必須先熟內難二經神農本經仲景諸書治方有法否則終是粗工耳為人當學堯舜文孔古人信非迂奢也

古慎言之誠多矣。又曰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是言當慎不可無也。每有多却一言而債事者。亦有少却一言而債事者。故不當言者不可恃勇而敢于發。必當言者又不可自沮而偏于默也。書論記云。有餘不敢盡。是指言也。而古人儉德避難。慎母為好。是行亦有不。敢盡處。不足不敢不勉。是指行也。而子產有辭。四國賴之。孟子好辯。本不得已。是言亦有不。敢不勉處。

禮記曰。舜好問而好察。通言後世史傳亦多引。鄭明道理。乃周書曰。乃諄既誕。諄為戒也。雖然言有善好諄亦有之。或可訓或不可訓。諄不可訓。斯足戒矣。近世里語益多。相傳道者。人皆不持。口實。其功。而風為之移。如不

可訓其為害滋大。姑撮一二而為之說。諄云。破人親九世貧。夫昏姻者。人事之至重者也。家風門第。配偶有宜不可不慎也。設有二姓。甚宜。孔嘉贊而。成之。永以為好。誰云不然。其或與隸奴子。竊幸方幅。移地。諄族。妄思攀良。又若門有隱。還家政。固立奢蕩。狎放。醉飽不時。勃谿成風。搖爍唇舌。與通昏姻。必見漸。流至于。仇。戾之。男。頑。惡之。女。遽。除不。珍。鴉。音。無。改。凡。茲。之。類。不。能。連。悉。如。或。知。交。戚。族。艱。于。刺。的。慮。受。媒。約。舉。而。見。容。便。當。直。諒。陳。示。使。無。註。誤。以。之。為。德。豈。不。多。哉。若。復。隱。情。遷。避。告。不。以。誠。或。加。贊。說。以。成。其。過。遂。使。門。素。奪。倫。昏。姻。道。苦。使。神。果。降。罰。必。丁。其。躬。矣。故。云。破。親。而。得。貧。謂。相。伙。既。得。而。我。挾。私。衷。尼。之。也。非。概。置。

源。于。無。辨。苟。取。曲。成。自。為。微。福。利。也。諄云。婦大三歲。而。屋。圯。廢。予。嘗。驗。之。多。無。徵。更。有。婦。長。三。歲。而。貴。盛。尋。且。金。男。者。或。以。理。宜。使。妻。年。小。喊。夫。則。可。耳。諄云。先。來。新。婦。不。怕。晚。來。婆。夫。婦。畏。姑。畏。名。分。也。唯。分。生。敬。唯。敬。生。畏。人。倫。相。教。育。子。是。立。豈。以。先。後。為。制。量。也。諄云。若。要。好。大。作。小。斯。語。益。諄。冠。履。倒。置。反。常。之。道。豈。得。為。好。諄云。婦。有。偏。房。子。無。嫡。庶。然。古。人。于。嫡。重。天。諸。庶。子。不。得。望。之。載。之。經。訓。而。以。云。無。嫡。庶。何。歟。諄云。戶。婚。土。田。無。長。幼。卑。尊。殆。為。必。不。獲。已。已。甚。之。辭。也。非。所。論。于。常。者。也。蓋。婚。禮。一。成。不。改。固。無。長。幼。相。爭。之。道。若。門。戶。土。田。穀。斯。為。薄。為。田。邸。宅。古。今。美。之。設。使。父。祖。遺。分。派。有。鈞。屬。而。伯。叔。多。姪。半。弟。兄。歟。

過。第。一。樣。即。物。自。已。創。父。兄。通。假。假。不。反。者。其。將。攘。袂。爭。之。囚。服。交。訟。耶。抑。退。讓。不。形。顏。色。為。得。道。也。通。是。長。者。于。幼。卑。道。亦。宜。然。然。而。為。是。言。者。諄。道。甚。也。賈。誼。所。云。借。輿。鋤。德。色。者。必。萌。于。茲。矣。是。俗。薄。之。甚。者。也。諄云。儒。冠。多。誤。身。又。云。文。章。不。療。饑。每。膏。論。之。讀。書。而。窮。乏。者。有。之。然。謀。什。一。而。得。貧。耕。而。更。餓。者。亦。多。不。必。皆。儒。人。也。且。儒。而。途。窮。至。無。援。之。者。必。徒。儒。冠。未。嘗。果。讀。書。或。有。遺。行。戾。于。時。耳。未。有。簡。身。端。餉。又。讀。書。能。文。章。至。于。溝。壑。不。拯。者。也。有。右。文。時。遭。逢。亡。論。通。經。大。亂。東。南。富。貴。推。高。貴。被。殺。掠。轉。徙。窮。餓。者。何。限。而。雅。流。善。士。有。文。章。者。館。穀。幕。記。猶。所。至。見。禮。或。他。托。迹。多。有。方。豈。必。持。籌。決。操。勝。文。章。思。無。效。以。

論云捉盜須賊捉盜須雙斯言亦殆為決獄而設若廉士
貞女律身不當恃此為藩也蓋遠嫌別微禮之所貴君子
制行無為可疑故曰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正冠何待于賊
曰男女授受不親士戚不同席不共食何待于雙雖伯夷
共姬不可概物而自律之嚴慎宜何去而何從其必曰賊
與雙者則士之頑貪與女之蕩者苟僅不至見賊見雙將
無不可為多巧而善避者乎其便於辭可復道哉如
取諺所云以斷大法當麗刑誅者而有事佛林與閭教者
得奉古訓之別嫌明微者相編為賢否進退刑禮交
維而廉耻立故署取諺之不可執者移推所以俾其義作
諺說

讀古人書須是行所無事糾其謬誤補其缺遺都是不得
已而發若有意摘瑕翻案以自見才挖肉成瘡反是為非
所謂作聰明亂舊章又云小言破道小辯破言得罪于古
人多矣至于古人或有病處亦政當存其故物聽其自然
即有所糾補不妨懸諸論列決不可妄加筆墨改亂古本
儂王無瑕故不如真王有瑕耳裨官傳奇且當慎況古經
乎皆文士所宜深戒者也
古人作文字有自居處有不輕假借人處此自他德業各
位至以將以悟主而訓下範俗以垂世合當如是耳非有
意為占地步也譬如父師受子弟跪拜官司加罪人笞責
亦合應如是豈是故欲為尊信恣肆者自後世淺識評古

人詩文往往謂之等占地步自為能事于是仙兒淺夫獨
賤瑣尾之徒不自揣量且效其聲而益甚之財學操觚習
成矜態口吻之際高已薄人真不知渾厚謙雅為何物者
夫文不為諂可也而至于無復渾厚謙雅則文之害也不
但人心學術自此而壞流風既長殺機兆焉皆自占地步
三字啟之也然則淺識之評議誣古而誤後為失不既多
乎

文字不佳在定要托出色相宋人尤甚譬如富貴人入坐
口口說着仕宦錢財豈不面目可憎使人欲嘔即道義名
節語亦何必觸處便形筆墨既不自知其陋而值古作者
之妙其就淺就深可近可遠無區情境無擇正反或褒猶
而醜或貶或貶而標進口頭眼底興趣天然者不但不曉
且從而譏駁之甚矣儂手
行狀墓誌與傳三者畧同而微有異行狀以子孫述其父
母與先世意主詳盡瑣事畢錄固不嫌矣墓誌則非其子
孫而闡幽示後亦不厭詳然視行狀可稍畧傳則絕于史
體更可從畧至于為人作序記哀文則以述情抒意為主
略叙其人事實而已或竟可以空行之自人情好諛而作
者亦以諛為能事序記等文幾將同于行狀亡論墓誌與
作傳也浮言哀哀務極鋪張既垂情實又傷體製矣至六
朝人有以傳體作序者如夏侯湛東方朔像贊序任昉王
文憲集序之類彼自為一體又當別論耳

文章須識理體如稱人妻者不得遺夫美子孫者推原父
祖鋪張本朝臣子功名之盛要歸于君如子美洗兵馬及
投贈哥舒開府退之平淮西碑等作是也述本朝人臣忠
直者亦必顧君曾南豐先大夫集後序極感其言不果
用以繼終而婉轉低徊終歸美于主聖臣直深明理體
此是文章之本根元氣也小人為之必作忿訾朝廷語矣
嘗怪李于鱗為婦作狀則刺母為母乞言又刺祖母至其
祖母是再嫁挈前夫兒來亦必形諸筆墨以為美而鋪揚
之耶抑以為醜而故張之耶或有頌母而毀其父者亦有
頌父毀祖母者彼既自作人且助之嗚呼何其詩也理體俱
喪何論乎文五

唐林

下卷

平

子每有所持論一字不敢苟下恐為有識所窺則貽笑
識者或輕信我則註誤雖余書未必便能傳後然存心如
此世之泛涉而無所窺者輒復喜生辯難一味趁筆全不
深思至有自相矛盾而不之恤予不知其何心子曰蓋有
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六

匡林二卷

浙江汪汝
梁家藏本

國朝毛先舒撰先舒有聲韻叢說已著錄是編皆其
議論之文哀為一集自序稱讀蘇軾志林稽諸事
理時或戾焉因偶為駁正數段更取他作之類似
者併錄之得若干篇名曰匡林則是書立名當為
匡正志林之義而與軾辨者僅二三條其餘皆自
錄集中雜文與近人辨者然則以哀聚眾作謂之
林以力排俗論謂之匡觀其小匡文鈔序以小有
所匡為說可互證也先舒嘗與毛奇齡書戒其詆
訶太甚故持論不似奇齡之獷然習尚實似奇齡
但奇齡喜談經先舒喜談史奇齡好蔓引典籍先
舒好推究事理奇齡好與古人爭先舒好與今人
爭耳其中如謂春秋不書隱公即位所以誅平王
鄭伯克段之事罪在段不在鄭伯齊桓首止之盟
定王世子為大惡皆改為高論牽引夢與九齡之
文以駁艾南英亦頗附會使盡如其題杜詩注之
類則善矣

筠廊偶筆二卷二筆二卷

〔清〕宋肇撰

甘肅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筠廊偶筆

二卷二筆二卷》提要

筠廊偶筆若干則分上下二卷。雪苑宋子，誤著事皆幽奇瑣麗，上補輶軒冊府所未可徵得失稽謠俗焉。語則適峭整潔，不名一體，約在裴松之三國志注、酈道元水經注、伯仲間。非餘子能彷彿也。維崧性嗜典籍，即至叢言脞史，往往有所津逮。見夫虞初諾皋者流，非算博士、即鬼董狐耳。既歛骸不足道，閒有裨于國家大掌故，如輟耕錄、金陀粹編諸書，則又腕力孱弱，文采不足以發之，甚矣紀載之難也。鄉惟秋浦吳次尾先生觚不觚錄，議論絕有根據，近則汪鉅庵戶部說鈴，叙述不苟，點染復自斐然。吾目中所見說部，僅此二種。今又得牧仲是編，相鼎足矣。嗟乎，古今事理何常之有？秦碑漢碣，紀事編年，考亭涑水之褒譏，夾漈貴與之蒼叢，其所大書特書不一書者，自後人眎之以爲大非偶然之故也。至于珠囊旣燿玉冊，安在庸知不偶者之非偶，而偶者之大爲不偶也哉？今觀宋子是書覈萬物之源流，貫三才之同異，稱名通而寄意遠，是書也而詎偶然乎？嗟爲偶筆，其猶宋子之謙辭也。夫陽羨陳維崧序。

筠廊偶筆

序

筠廊者余兄牧仲讀書處也此地舊有小室四壁陡峻竹石環繞暑月每苦蒸濕人鮮至者庚戌余兄自楚黃歸讀禮之暇因撤去垣墻易以梁構而廊始成剪其蒙茸洗其苔蘚而怪石露脩竹顯對之脩脩有遠况焉廊之下可以蔽風雨其上可以望雲物以其地多竹故曰筠廊云時方溽暑門無客擾余兄偃仰其下涼風四至爽如清秋偶追思其生平所見所聞筆而成帙名曰筠廊偶筆或志怪如齊諧或滑稽如曼倩或廣徵物類或附載奇文其足以益人神智發人深省者不少博物君子

第廊偶筆

序

寧可以裨官小史視之耶弟所謹序

筠廊偶筆 卷上

商丘宋

吾宋城南有幸山堂宋高宗南渡駐蹕之所明崇禎中沈氏濬池得片石如墨玉有鐫字數行乃淳化帖九卷第一版王獻之書也此石失去始末曹士冕法帖譜系載之頗詳其為襄州原刻無疑董文敏嘗欲以百金購之主人益大珍惜別刻一石以應求者明末寇變並瘞兩石蔬圃中後覓不可得數年前余見此石原搨一紙於友人處精光炯炯果異他本

筠廊偶筆

卷上

明正德時河南產麒麟貯鄴郡庫中萊陽某公為郡守割取麟之一臂藏於家余宗玉叔兄親見之方鱗黃色光潤如琥珀鱗四周五彩環遠如月華狀為從來傳說所未及

黃岡王太史

澤弘

題吳聖符

世唐

畫冊云世閒凡事當略存畫意

曹峰儀

持美

云闖賊陷京師有中州士人被掠者

言昔破某邑與一士人共住一大家樓下時當暮春雨中對酒聯句其人首倡云風風雨雨送春歸忽聞樓上續一句無雨無風春亦歸兩人默然拱

聽徐云蜀鳥啼殘花影瘦吳蠶食罷柘陰稀嘴邊黃淺鶯兒嫩領下紅深燕子肥獨有道人歸不得杖頭長掛一蓑衣兩人登樓視之絕無人踪惟飛塵盈寸而已列朝詩亦載是作與此小異

順治二年余隨先文康寓長安見大內所藏龍盤貯一篋中一角五爪鱗甲如鐵長丈餘儼然所翁圖畫也

黃岡王子雲孝廉一壽負狂名五十年余判黃時子雲已七十餘矣一日見市上小兒食粉餐輒持一枚走郡守聽事急呼太守何公應廷撫其背曰

每席偶筆

卷上

此物大是中喫

杜詩云秦州城北寺傳是隗囂宮家玉叔兄分巡秦州時地震城北寺裂開丈餘得古磁一甕年來散去殆盡僅餘碗二杯一康熙癸卯冬玉叔示子於長安體質厚重髯龍泉密古色陸離如漢玉酌酒土香可愛一碗面濶五寸內外純素一碗差小內波紋拱起似吳道子畫水杯貯水可一合有魚四頭亦拱起游泳宛然真異物也又玉叔於秦州建杜工部祠祠內刻工部秦州雜詩字皆從陝帖中鈎出各體俱備時人目爲二絕

吳門徐亦史籍吾丘集中載馬卵大卵二事最奇

附吾丘紀

甲申七月偶至崇明聞北門外季

家馬生卵三枚相傳以爲怪因同王韜生往觀之大者如升質色如雀卵紅白相間重三斤二小者斤許考之書蓋凡獸皆有之各曰碎答治奇疾難名者生牛馬腹中者良由是言之蓋不關災祥也又先叔曾祖質庵公讀書乙雲山中見所芟墓木積一室中有年矣念木久生火遷之以疏其氣至中間忽有物墜下如臼就觀之乃一卵也堅白無瑕周視窗櫺犬不踰寸不知

每席偶筆

卷上

何物得入生此竊意惟龍能變化殆龍所生也里中有悍者舉入大鍋煮熟椎碎之中黃白宛然唯作硫黃氣後亦無他

先文康公過蒲州謁關侯廟見一聯云怒同文武道即聖賢先公以對句不工思有以易之偶午睡夢侯告之曰何不云志在春秋公醒而書送侯廟廣濟張長人仁熙於他處見集唐一聯云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國衣冠拜冕旒亦佳

明神宗時楚中一孝廉自山村入城因有虎患以兩獵戶持鐵叉隨行日暮向郵亭小憩忽一虎咆

哮而來兩人致孝廉亭前樹上以行膝繫之挺又迎虎而鬪虎斃一人足傷方詣孝廉共慰之又一虎偕二小虎至兩人力盡死孝廉於樹上驚悸幾絕俄見一物似狗而小白毛紅髮眼金色走如飛直前齧三虎三虎不敢動皆死各食腦少許先死者嗅而不食須臾至樹下望孝廉大叫聳身一躍忽墮崖下藤蔓中胃之空曲不能脫孝廉惶駭自念待死甚愚不如先殺之遂下樹取又一擊而斃持送縣令張某令取其皮為領雪不露衣後為一直指索去張之孫御醫名其政者親為余言

雍丘劉文烈

卷上

四

理順傳臚時同鄉蘭陽梁康僖雲構以御史侍班印綬忽開花飛起良久乃落余過雍丘謁文烈公祠見明懷宗所賜宮花鶴補精緻異常云出自田妃手製

董文敏云李北海雲麾將軍碑有二本世所傳者為思訓書又有為昭道書者然皆似王獻之

康熙丁未冬余代覲如都謁相國柏鄉魏公公飲以荷蘭酒色紅如琥珀氣類貂鼠味醇美又於座間見小鹿一隻長二寸許雙角嶄然與大鹿無異王阮亭云余備員典客時見荷蘭貢小

白牛四犬僅如犬斑衣有肉峰如素駝

歸州香溪清流湍激多五色石子曩有宦其地者於溪中得大石如斗內隱然有物剖之得石鴛鴦雌者一枚三年後又渡此溪隨手取一石與前石略相似剖之則雄鴛鴦在焉因琢雙杯實用之米友石先生萬鍾明萬曆中為六合令好石六合文石得名自公始曩晤公子吉上先生壽都言公珍藏六合石甚多第一枚如柿而扁形翠錯雜千絲萬縷即錦繡不及也一日舟泊燕子磯月下把翫失手墮江中多方撈取不得明年復繫纜於其處忽見江面五色光紫迴不散公曰此必吾石所

雍丘劉文烈

卷上

五

在命篙師沒水取出果前石也後此石與七十二芙蓉研山同殉公葬

齊安聚寶山多怪石明世廟中王夢澤延陳之姪得紅石如錢上有萬曆通寶四白字余判黃時得十六枚作怪石贊為雪堂小品之一

江南人於京師賣一錦一屬錦濶三尺長百尺色深紅文彩如畫屬長濶與錦等紅黃白碧各一段大類今世剪絨鮮麗奪目價千金大宗伯王公崇簡以五百金購之不能得又桐城某氏有大紅火浣布一疋亦長百尺為邑令取去

余從憫忠寺僧洞明處見唐人貫休畫阿羅漢十八軸最爲奇古衣履皆粗筆畫成細繪錦文其內如毫髮洞明云世祖時吳人持此進御值鼎湖之變遂賣寺中價七百武昌某氏藏吳道子水墨普賢像騎白象天王龍女持幢幡導從衣皆流水紋毛髮飄動令人肅然起敬頗勝余家舊藏鍾馗小妹圖阮亭云平陽普菴堂有吳道子畫水陸百餘軸先兄西樵曾記其事

筇廬偶筆

卷上

六

表籀庵于令以西樓傳奇得盛名與人談及輒有喜色一日出飲歸月下肩輿過一大姓門其家方燕客演霸王夜宴輿人云如此良夜何不唱繡戶傳嬌語乃演千金記耶籀庵狂喜幾墮輿順治三年七月二日上出大內歷代珍藏書畫賜廷臣先文康以大學士蒙賜明年臨沼李臺辰芳華侍先文康夜飲先公以謝表相委李揮毫座上如風雨脫稿時纔二鼓耳一時輦下侈爲美談

附表

伏以奎壁星輝摘抉盡圖書之秘風雲道合緘題生史冊之光颺言慶切彈冠拜賜榮於錫袞臣等云竊惟六書創始象龜龍草木之形九鼎告成繪魑魅山林之變自風吹去垢感

筇廬偶筆

卷上

七

爲占夢神經而版築披圖繼有中興盛事周制禮在瞽宗書在上庠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漢朝前有畫室後有雲臺首重者孝子忠臣次重者元勳循吏詎意變唐宋爲騷雅君臣笑辭輦登床浸假改右相爲丹青父子嘆含丹吮粉元魏皇輿失馭移石經於興和武定年間蕭梁職貢題詩侈金版於合浦交河境上文武盡於斯夜不堪重罹秦火變化或亦通靈此後尤爲顧悼蘭亭絲竹曾聞久破陵苔青塚琵琶飲恨空歸月露扼腕僧虔禿筆方從孝建圖存傷心昏德翎毛竟致宣和內禪蓋牙籤錦標止供玩好之資而墨精筆華莫救危亡之費覆車可鑒納牖宜宏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虎水鍾靈龍芻得瑞功成制定當爲政於天下之年德盛教尊合殷祭於明堂之數九州既畫兜離咸識同文四海攸同休烈難施繪事考上都始制文字谷神游龍獨創則折衷於宋契之間追中原久著聲名海陵立馬登高遂隲括乎江山之秀二者原關大典但爭奇競巧鏤冰虛擲流陰歷代遂至濫觴誇玄賞清談玩寶何殊喪

志此在諸臣末技臨摹爲一節之長未應大內
深藏委棄餒千年之靈爰宣三吏下簾聲在青
雲並及羣寮拂衷神生墨霧以班定賚均如漢
署分香量力攜歸不類貪人折股清心盟讀如
李斯篆程邈隸蔡邕飛史游草羲之楷一室中
洩雨崩雲極手編繅即韓幹馬戴嵩牛包鼎虎
黃荃兔道子獅尺幅內神工鬼斧揮毫電掣依
稀落翮飛升設色霞明想見解衣礪羸細勿蜂
腰巨無鶴膝總由步三折於機先夜觀蚌淚千
視猶睛亦可訪萬形於物始密修小罇無王涯

梅庵偶筆

卷上

重寶之裝作戒多藏懲桓氏輕舟之陋錫寵仍
多蘊藉珍千瑟瑟三盆承恩欲進謳吟孰負堂
堂八斗翰札峰頽岸絕上動天台瀟湘木落霜
高疇回地軸難窺海若但有嵩呼臣等數馬神
驚圖麟識短君仁臣直有公權正筆之心憂盛
危明切鄭俠傳書之懼比情思於鳩毒臨池洛
水興波知稼穡爲艱難展卷幽風滌圃將仰溯
漢唐標埒見古人諧聲轉注之心豈暗求險易
山川爲行兵拉朽摧枯之便叩竹將遺尊老禮
不遺年荔枝寫贈鄉人廉寧恥陋因蒙膏澤并

獻芻蕘伏願書虎同文畫龍莫好仁流吳會仿
孫權宣示之章慘極江州抵曹翰言功之祇漢
黔拜檄兩階于羽婆娑海嶠趨風九譯衣冠僻
詭無恥曲藝在朝皆休休莫鼎之臣加慎祥刑
當宁擴磊磊如天之慶震瀛樂業煙霞并薦賢
書比屋堪封民物重游畫象壽齊紫極宏章燕
翼之勲曆過蒼姬永御光華之旦

筠席偶筆

卷上

九

今上御極之四年鹿邑中翰梁公遂以詔使過
洞庭風雨中見一人長髯藍衣紗帽氣度閒雅乘
一物似馬半汲水內侍者持杖猱猱隨其後與波
濤上下舟中數十人共見之相距纔數武耳逆風
而行良久迷離不見其年八月公返棹過齊安與
余杯酒間細言之或曰此洞庭君迎詔使理或
然也
梁宋間取蚱蜢烹而食之有人剖其腹得紅線數
尺蠕蠕而動投之池中俄頃化巨蛇蜿蜒數丈觀
者千餘人蓋明崇禎十三年事也
青州花之寺名甚異見周櫟園先生亮工集中
順治四年燕趙鷄生四翼人不敢食鷄多自死
余性喜射獵十歲時隨先文康於喜峰口飛騎逐

黑白兔至塞外得兔而返判黃時率健卒出獵一日得三虎皆快舉也後連捕十餘虎黃州之害幾除

水晶枕一長三尺內莖花一枝水晶馬一大如鼠前足連小盆盆即水中丞內碧藻澄明可摘又水晶馬一大相等黑毛遍體爲鎮紙三物皆周櫟園先生從閩中見之

楚之黃安縣野塘荷葉數百爲暴風捲起插三里外稻畦中一葉不亂

揚州水月菴杉木上儼然白衣大士像鸚鵡竹樹

菊廊偶筆

卷上

十

善財皆具

周櫟園先生好墨作祭墨詩張長人在余齊安署中每早盥洗罷輒取古研磨佳墨就而食之口常黑爲余作雪堂義墨說及墨論皆佳

附墨論

宋牧仲使君問於張子曰墨有說乎張子曰然有之古稱絳人陳玄文房藝一耳然其道可大焉由其道者可以隱可以癖可以博物可以文可以悟爲文之理可以教孝可以佐禮可以垂訓於後裔而戒天下之侈也釋名曰墨晦也言似物晦黑也宋潘谷製墨精妙而價不

二士或不持錢求墨不計多少與之蘇子瞻贈以詩曰布衫漆黑手如龜未害水壺貯秋月谷殆韓伯休之流乎陳惟達之墨與麝並藏一匣十年而麝氣不入自作松香耳蓋膚理堅密不受外薰人如此者何患世俗之靡耶故曰可以隱呂行甫好藏墨而不能書時磨而小啜之石昌言藏墨不許人磨李公擇見人墨輒奪蘇子瞻蓄墨至七千挺遇天氣晴霽輒出品玩而潘谷見秦少游所藏廷珪墨即下拜曰真李氏物我生再見矣王四學士有之與此爲二也此與

菊廊偶筆

卷上

十

杜左嵇鍛嗜石而拜好書而發塚以求嘔血以思者無異也故曰可以癖墨有經有書有史有苑有辯有臨帖之墨有畫墨有楷書墨有寫經墨而程氏墨苑自玄工與圖人官物華儒藏繼黃建緯授詞種種臚列故曰可以博物吳元中起草令婢遠山磨隄麝墨文即佳故曰可以文奚超入新都語刺史陶雅曰始公歲取墨不過十挺今數百挺未已也何精焉以超之能多則不精故曰可以悟爲文之理初虞世名士也善醫好奪人藏墨人至以男早魁名之然每得佳

墨必以遺黃山谷曰山谷孝於其親吾最厚愛故曰可以教孝尤子之墨藏於松煙本姓長生孫子圖邊鄭氏昏禮謁文贊也故曰可以佐禮洪覺範禪師云司馬溫公無所嗜好獨蓄墨數百觔或以爲言公曰吾欲子孫知吾用此物何爲者也嗚呼司馬公豈玩物喪志者耶獨垂訓於後世如此金章宗用蘇合油煙墨後人以黃金倍易無覓處唐明皇好墨墨精化爲人如蠅大行硯間酬對言語人主以好墨名墨卒不可得明皇墨精不過與梨園妖姬等君如此又何

筠廊偶筆

卷上

十一

稱焉故曰可以戒侈若夫地有墨山天有墨泉韋仲將製必以時搗三萬杵乃發堅光王廸用遠煙鹿角膠而自生龍麝窮神盡思妙不可追此殆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牧仲使君好墨與予有同嗜者因舉其大者以告之作墨論

金陵禁中有五穀樹前朝縉紳往往見之

少宰孫北海先生承澤家藏古玉劍一魚腸劍一

又小劍一上刻延陵季子之子劍以黃金嵌之宜

興陳其年維崧有看劍歌

附歌 秋星簾前大如斗看劍齋中夜命酒先生

八十杯在手酒酣跌宕無不有須臾叱咤平頭奴踞捧三劍當堦趨衆賓目攝不敢動列缺閃爍翔天吳其一首銳不盈咫欵云吳季子之子其一曲曲如繞指古之魚腸毋乃是其一煅煉非五兵玉鎗墮地啼琤琤截犀剗兕不足怪拂鐘立斷蒲牢鳴吾聞洛陽街銅駝里中有三河輕俠子醉餘亂舞劍花紫模糊照見春坊字往往胸多不平事先生老矣夫何求一生自問無恩仇胡爲龍性馴不得夜夜神物懸床頭先生大笑一拍手劍色淋漓着胸走頭白摩挲萬卷

筠廊偶筆

卷上

十二

書此書與劍吾老友出如脫兔處靜女夜闌撫劍相爾汝哀角一聲斷行旅

麻城劉同人侗著南京景物略未成余宦黃時求

其遺稿不可得或曰爲好事者竊去葉恭綽云王

于奕正傳于生南行將著南京景物略竟以友伯

不果惜哉帝京景物略奕正略例述云帝京編城

適與劉子薄遊白下朝遊夕述不憚固陋將續

著南京景物略已屬草矣則此稿當在干氏處

余家古竹園生豎節竹傍根數寸類鵝頸截爲小

瓶後七年友人園中生竹極相肖亦截爲瓶今俱

在閩中朱竹房山藍魚曹州黃綠牡丹與余家非莊

黃芙蓉皆奇觀也然芙蓉止一見耳近聞濮州劉刺史養綠鳩一雙類鸚鵡亦奇

遵化溫泉可熟物其源湧出投以錢搖搖如蝴蝶久之始下月夜遙望氣如白虹余童年隨先文康往遊見正德宮人題詩有溶溶一脉流千古不爲人間洗冷腸之句

八月初一妓從士人會飲臨風舉酒屬諸公曰如此雲物高爽可稱詩天即日其妓聲名頓起

一年老令君大書縣治之前曰三不要注之曰一不要錢二不要官三不要命次早視之每行下添

南唐傳筆

卷上

古

二字不要錢曰嫌少不要官曰嫌小不要命曰嫌老

大同左衛玄帝廟鐵爐可容一石香灰中生榆樹大如碗四時青翠然根下火常不絕

延陵陳頤仙士本明懷宗時以中書奉詔入禁中

見中宮翼善冠嵌珠一顆大於芡實紫光燦爛如

蓮花至晚則五綵繽紛如琉璃燈焰即夜光也東

宮束髮冠纓前一珠差小碧焰照耀如盤似銅青

投火中綠煙鬱勃不知何名又見漢唐宋以來寶

琴三百六十二張皆有贊有銘惜未錄出

春花落瓣秋花落朵蓋氣候使然也前人無道及者

沁水王石幢同春宦蜀中言火井初無所見以火

投之則赤焰騰騰直上竟日不熄以石蓋之少頃

漸滅又雨中野燒甚烈嘗亘延數里草木蔚蔚無

恙日當中則倏然息矣

康熙己酉夏余同玉叔兄及華亭周廣菴京口

譚長益允謙遊焦山宿海雲堂觀周鼎及宋真宗

賜焦處士勅楊文襄一清玉帶賦詩紀事勒石瘞

鶴銘之傍鼎之始末詳王吏部西樵儀部阮亭兩

詩中

卷上

五

附西樵歌并序 焦山古鼎一高可二尺許腹有

銘韓吏部如石爲余言鼎故京口某公家物當

分宜枋國時某公官於朝分宜聞此鼎欲之某

公不即獻因嫁禍焉鼎竟入嚴氏嚴氏敗鼎復

歸江南某公以禍由鼎作謂鼎不祥捨之寺中

郡乘山志皆載山有周鼎一而不詳所自也作

歌備掌故焉海雲堂中暮相索古鼎照人光駭

竿龍文獨許吾丘知篆銘略辨周京作宛同石

鼓出陳倉那數銅狄傳西洛韓公摩挲指向余

曾入秦家格天閣雲煙過眼已成墟劍去珠還
事堪愕安得飛龍亦英主玄修晚慕軒轅樂一
德何人曰相嵩金鉉只用青詞博朝廷仍收養
士報揚沈寒塞如鵬鶚鼎鑄有耳豈不聞恥向
迴風作秋籜萼山先生所養耳紛紛冠蓋多酬
酢高家奴嚴年者士大夫多與往還呼為萼山先生當時不鄙趙師畢
於今誰憐賈秋壑從來鑄鼎戒饕餮此物胡為
亦遭攫山頭尚有椒山詩山頂有椒山先生過焦山訪唐應德詩石刻所云揚子懷人渡揚子者也三尺古碑墨光錯隻字重於神
禹金猶向山林辟不若老奴真欲愧歐陽廿載

鈴山空寂寞

史言嵩妻歐陽氏見嵩勢盛曰不記鈴山堂二十年清寂耶嵩甚懼

之培壘已拉冰山摧有鐵誰能鑄此錯裴回三

嘆軒八傍極目江天莽寥廓既亭詩曉入枯木

堂怪禽驚翩翻清露滴松杪下見古鼎蹲寶光

耀昆吾中有飛廉魂上文爲雷回下文爲雲紛

俸狀饕餮伏兵氣蚩尤昏辛壬與丁甲世次迷

夏殷初疑周虎彘復惑虞雖敦尊從不可辨牛

豕誰能論瑰怪壓繚鼎誦詭旅紀獻蛟龍雜蚪

蚪五指不敢捫在胙想蟲鼠識字驚蜿蜒月黑

鬼神泣峽東波濤奔籀書失趣趨斯篆推窺輒

爰歷邁府今凡將駭文園史游久已沒皇象不
復存甄豐與董道挾剔窮本根不遇博雅流孰
爲洗煩冤諒比岐陽狩或同泗水淪山僧與道
右感激聲還吞分宜昔枋國氣勢傾崑崙斯鼎
出京口上燭光細縵役使萬指衆負戴千蹄健
大哉宗廟器詎屑豪貴門威力鎮禪窟寂寞歸
祇洹午夜鳴鐘魚清晝啼林猿閱人恒沙劫如
彼蟲在禪我昔訪焦先望氣矜不言五年隔揚
子無翻思騰鸞吾兄癖好古八書探河源三日
松寥游坐卧忘囂喧扁列析螺書卷尾搜薑紋

作爲奇偉辭大海搏鵬鯢春江壯風雲響激雲

濤渾三嘆繼高唱海門上朝暾

嘉禾曹秋岳先生落嘗至昭君墓墓無草木遠而

望之冥濛作黛色古云青塚良然墓前石案刻某

閔氏之墓爲蒙古書先生考繹最詳搨數紙歸

常熟窰變羅漢在方塔寺內高五六十瘦甚跣足

跌坐頂上骨縫隱然兩齒出唇外如生人慈悲之

意可掬長安慈仁寺窰變觀音以莊嚴妙麗勝此

以奇古勝寺內青甃菩薩即睢陽張公巡赤髮藍

面口銜巨蛇如夜叉狀余視之不可解或曰公自

矢死爲厲鬼殺賊此蓋厲鬼像云

楚江富池鎮有吳王廟祀甘將軍寧也宋時以神風助漕運封爲王靈顯異常舟過廟前必報祀有鴉數百飛集廟傍林木往來迎舟數里舞噪帆檣上下舟人恒投肉空中餒之百不一墮其送舟亦然云是吳王神鴉洞庭君山亦有之傳爲柳毅使者阮亭云巫峽神女廟亦有神鴉送客予曾見之得食輒入峽半石洞中不棲林木

大內有壽亭侯印方一寸瓦鈕連環四刻壽亭侯印朱文四字翡翠燦然傍有痕似嵌寶玉取去者先文康嘗印取一紙寶玩之此印流傳不一詳容

齊四筆中

卷上

六

曩見水晶一塊內有物如粟彷彿太極圖轉側視之必上行如蜘蛛雖千迴不易又高脚磁碗一外畫西番蓮淡青色內永樂年製篆書四暗字日午始見其邊甚薄以手摩之依稀絲竹聲可以唱歌聲聞里許惜不久爲貴官觸破慕虛云余家舊有口半寸許繞而二三轉則有聲自遠而至良久乃止必銅性使然也磁經鍛鍊能出聲更奇矣麻城劉百年淑頤善集唐贈余詩云曾入甘泉侍武皇李鄣暫隨紅旆佐藩方章莊長承密旨歸家少王建出使星軺滿路光錢起謀略久參花府盛

韋渠牟

風流三接今公香李頎共言東閣招賢地

孫逖

肯爲詩篇問楚狂周賀又郊行云聞鐘投野

寺李端

看竹到貧家王維春日閒居云小男方嗜

栗李商隱

稚女學擎茶李咸用過毛來儀郊居云

四鄰因野竹楊顏

一室向青山耿湋學圃初成云

靜時疑水近許渾

高處見山多元稹遊龜峰宿能

仁寺云怪石盡含千古秀羅鄴

異花長占四時天

沈傳師

候槁木大師云煙凝積水龍蛇蟄盧綸錫

響空山虎豹驚許渾

寄周示素云萬事無成空過日戎昱百年多病獨登臺杜甫寄李子旻云千回

銷廬偶筆

卷上

九

消息千回夢趙象

一度思量一度吟戎昱曉霽即

事云蒲生岸脚青刀利韋莊

雲鎖峰頭玉葉寒劉兼

兼坐中憶劉仲夏云美人美酒長相逐劉禹錫

猶恨樽前欠老劉白居易過別業云高杉自欲生龍

腦陸龜蒙

淺草纔能沒馬蹄白居易贈歌妓云絃

絃掩抑聲聲思白居易

字字清新句句奇韋莊此

類甚多其四時詞尤妙

附四時詞

雲母空窗曉煙薄溫庭筠池邊雨過

飄帷幕許渾

日長風暖柳青青賈至銀線千條

度虛閣韓偓

捲簾巢燕羨雙飛羅隱芳草王孫

歸不歸韋莊曾寄錦書無限意劉兼篋香消盡

別時衣錢耑右春午醉醒來愁未醒張子野煩

襟乍觸冰臺冷韓偓白蓮知卧送清香皮日休

樓角漸移當路影白居易臨風興嘆落花頻魚

又喜幽亭蕙草新杜牧永日迢迢無一事

雙雙關雀動階塵元稹水映輕苔猶

隱綠馬懷素夜窗颼颼搖寒竹劉惠井邊疎影

落高梧羅隱鳥啄風箏弄珠玉元稹覺來紅樹

背銀屏韋莊露濕叢蘭月滿庭孫氏局閉朱門

人不魚玄機輕羅小扇撲流螢杜牧若秋城

銷庫偶筆

卷上

手

上暮雲凝鼓角許渾孤裘不暖錦衾薄岑參樓

寒院冷接平明李商隱簷外霜華染羅幕陸龜

煙生密竹早歸雅郎士元向鏡輕勻襯臉霞

韓偓遲日未能消野雪皇甫冉故穿庭樹作飛

花韓愈右冬

寧陵白日隕星形類硯磚而粗彷彿太學石鼓隕

時聲如雷入地數尺掘出猶熱甚不能取也撫軍

奏聞賞送禮部

京師琉璃廠有賣倒掖氣者劉公勇秋部體仁買

得一枚於馬上弄之笑謂汪荅文民部荅曰此事

可入彈章

侯大司徒南園芍藥數萬本有名丹山鳳者花

開一莖四朵

余弟子昭為司勳郎家宰黃公機問曰淇園之竹

自古稱之余數過其地絕無一竹何也子昭對曰

淇竹自漢已無之矣公曰有據乎曰有昔漢武時

河決瓠子令羣臣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寘決河以

薪柴少下淇園之竹以為捷歌曰薪不屬兮衛人

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類林竹兮捷石菑蓋

明驗也公為嘆服

銷庫偶筆

卷上

主

汴梁相國寺大雄殿相傳建自北齊明末沒於河

順治中撫軍賈公重建見梁木精堅色深綠遂易

以他木而取為長尺儼然青玉案也又寺內舊有

葡萄一株沒地下二十餘年近發生原處蔓延數

丈結實累累往來遊人賦詩紀異者甚眾

城武西二十里有九女祠相傳漢和帝時人九女

以父母無子終身不嫁死同穴

曹峰儀嘗於天津道上日薄暮見一人高尺許金

甲挾弓矢騎小白馬行野田中叱之不見

余於城武見一小兒四五歲手足似螳螂頭高起

作兩歧見人念阿彌陀佛惟索錢無厭耳

孝感夏孝廉振叔傳見一兒六七歲浴水中勢與穀道各二後不知所終

錫山劉貞甫造銅器精巧絕倫嘗為彭城萬年小壽棋造準提像高二寸許三年而成臂十八手中

各有所持一手擎七級浮圖每級四面各佛一尊法象莊嚴無毫髮遺憾所謂神工鬼斧也昔王夢

澤稱施生雨能於方寸之楮作小楷數千點畫不淆於粒麻之上宛轉書之成五言詩一絕即有炯

眸非極視專睜數拭屢翕蓄而後張不可得其髮

衡麻傳筆

卷上

主

髯誠文苑之絕技生平所未覩也以較貞甫恐又

有難易之別貞甫曾為余造圖章二一龜鈕一天

鷄鈕俱精妙可玩後為人盜去

萬年少嘗僧服行淮陰市上有日者他出萬即其

寓代為卜筮得錢三千留之而去日者歸茫然不

知所以

大梁林宗張公

民表

先大父同年友也負才磊落

不偶作書擅顏魯公黃山谷之長天啓中以公車

至長安崔呈秀持吳綾求書公磨墨升餘大書持

生張某拜六字呈秀大怒幾留公不測然公名自

此遠矣凡四方賓客造公者禁不作寒溫語狂談縱飲三日後始通姓名

明正統丙辰狀元周旋弘治丙辰狀元朱希周

德甲戌狀元唐皋萬曆甲戌狀元孫繼皋科目姓

名皆相照應近同安劉望齡先舉本省鄉試三十

四名後革去順治辛卯復舉本省鄉試三十四名

武進巢震林於順治壬辰中會試一百六十二名

磨勘革去復於乙未中會試一百六十二名

嘉靖中潁上人見地有奇光發得古井函一石上

刻蘭亭黃庭前有思古齋石刻五篆字下有唐臨

衡麻傳筆

卷上

主

絹本四楷字復有墨妙筆精沐印印細而勻疑是

元人物識者定為褚河南筆因唐以諸臣臨本頒

賜天下學宮事或然也初揭不數張紙惡而字甚

完好次揭紙墨皆精蘭亭類字遂爾殘缺最後為

一俗令妄補大可憎且揭皆竹紙草略殊甚僅存

形似耳今此石碎已久即竹紙者亦不易得余遊

金斗時得一本猶是次揭固足寶也

樵人於王屋山得挾芥如屋送濟源某公服之十

年不盡

廣濟劉千里

醉驥

弔何大復先生一聯名齊壯壯

空同子家近南陽淮蔡碑佳句也

嘉禾計甫草東遊京師戲謂人曰遍京師皆官無我做處遍京師皆貨無我買處遍京師皆糞無我便處聞之可發一噱甫草與余爲忘形交嘗從河北寄一書甚佳

附書

僕久在兩河間依人無一善狀可爲宋子

道者惟八月中在鄴城徧尋謝茂秦葬處得之南門外二十里見小塚頽墮荒草中爲賦詩弔之求其子孫不可得因固請鄴中當事爲封土三尺餘禁里人樵牧其上立石碣誌之曰明詩

新唐偶筆

卷上

話

人謝茂秦之墓此一事也九月杪過順德日晡矣僕夫望逆旅求憇甚亟忽念歸震川先生昔佐此郡有廳記二篇記中所稱時獨步空庭槐花黃落遍滿階砌殊歡然自得及衙內一土室而戶西向寒風烈日霖雨飛霜無地可避者迄今不過百數十年遺址必有可考入城徒步徧求莫知所在裴回不能去乃於郡署傍廢園中西向設瓣香流涕再拜而去道傍兒童觀者皆大笑以爲病狂人即僕夫亦匿笑不止至逆旅主人怪其後幾不得眠食此又一事也九月浪

遊賴有此二事庶幾不虛此行可爲知己告度

宋子亦必以計生爲可與言者也幸爲作紀事

詩相贈佇望佇望東再拜王阮亭書後二事皆

可傳施愚山在濟南時拜滄溟先生墓下重爲

立石夢先生緋衣報謝與此可以並傳勿謂前

後人精神不相感也

楊職方鄂州兆傑使日南回贈余香蠟一瓶云是

樹上膏可潤婦人鬢髮殆即蘇合油也

馬嵬坡有楊妃塚塚生白石可爲粉名貴妃粉

康熙七年京師正陽門挑濬御河得玉印如升篆

新唐偶筆

卷上

話

文人不能識禮部出榜訪問並原印印其後數十日無辭之者少宰孫北海先生家居聞之曰此元順帝祈雨時所刻龍神印也各門俱有之蓋雨後即埋地下耳因取一書送禮部上刻印文注釋甚詳一時歎爲博物

一閩人山居門前忽現官闕數重巍煥插天須臾

不見蓋山市也

合肥許太史孫荃家藏畫鶉一軸陳章侯題曰此

北宋人筆也不知出誰氏之手余覽之定爲崔白

畫座間有竊笑者以余姑妄言之耳少頃持畫向

日中曝之於背面一角映出圖章文曰子西子西
即白號衆始歎服後此事傳至黃州司理王侯齋
綠猶未深信一日讌客聽事懸一畫余從門外與
上辨爲林良畫迨下與視之果然即侯齋亦爲心
折

同里太常侯公執蒲秋夜坐村中樹下忽風吹落
葉由耳邊飛過公隨手取一片就燈視之乃古錢
也公子輔之林道其事

黃梅破額山四祖大醫禪師道場也四祖生於隋
大業間至明嘉靖中肉身猶在一日楚王夢遊祖

續傳偶筆 卷上 主

造訪云我將去矣幸爲留一像醒而鑄銅像遣人
送山中過浴佛井井水湧出蓋四祖初生時曾浴
此井也像至而身爲火焚矣馮茂山爲五祖大滿
禪師道場肉身現在自唐貞觀至今未壞破額有
碧玉流石漁磯諸勝余嘗兩遊之馮茂則望而未
至云山頂白蓮甚盛爲五祖手種亦可異也又黃
梅志載邑有西流水三十餘里故歷代以來篤生
五祖十三仙云王西樵云菓子水皆西流故余憶
來詩有溪水盡西流之句金元間
五劉等七真
皆生其地
渭南漁父於渭水中得秦阿房宮香奩一具色如

鸚哥羽毛好事者爭購之近聞已入京師
余從楚中見飛虎皮兩前足有皮又許向後張之
如蝙蝠狀

周元亮先生云黃山五里松架板其巔車馬往來
如行路上又閭中一溪桃花最盛舟行三十里盡
在花片中

先文康於京口市上見宋磁碗可容二升索價甚
高先公戲之曰此碗却無用處盛茶大盛酒小賣
者異之取以相贈

同里安舜庭先生世鳳童子時向郡守求試郡守
第傳偶筆 卷上 主

指路傍此房實賣四字今爲破題安云曠安宅而
弗居求善價而沽諸郡守首援之

友人沈仁伯明仁於永平食石魚甚肥美云大纔
盈寸產石中破石取之又桐城麥魚亦佳形與麥
粒無異可糟食西樵云即墨縣近勞山有溪溪中
產仙胎魚是溪邊柳葉所化長二
寸許形如
柳葉也

華亭周宿來秋部茂源以恤刑駐節雪苑有山人
得罪別駕者別駕盛怒欲加以刑山人倉卒中託
言我秋部執友冀緩其責實未嘗謀面也別駕詣
秋部問之秋部曰此余生平好友幸君相諒山人

得無恙一時推秋部爲長者秋部曰昔余鄉錢鶴灘先生福傳臚後名噪海內一老學究冒稱先生業師教授傍邑富翁家富翁以先生故大敬重之五年致資頗豐一日先生假歸道過傍邑富翁代學究治具甚恭曰錢先生至矣必謁君幸以賤子爲言學究佯應之而惴惴恐事泄乃乘夜迎先生數十里於道傍叩首流涕而言曰某不才託公二天感且不朽但罪有難追特來請死先生備問其故笑曰此易事君急返勿使人知當有以處此學究潛歸慙慙富翁掃徑以待先生至造學究門執

荷廊偶筆

卷上

天

幣請謁拜座下委曲盡禮曰某遠涉京邸不獲展夕杖履負罪良多賴賢主人代爲周旋誼最高急請富翁出再拜稱謝富翁狂喜事學究倍加恭謹先生之雅量高致傳於今百餘年未衰也區區向別駕脫山人敢誇忠厚哉

宋郡高平集有異人不自言名字年可五十餘鄉人與遊者自高曾以來所見皆然每夏月汲水飲人逢人即呼曰吃水吃水赤日中被裘無汗即冬月卧雪中又汗流浹背也人飲以酒可一石不醉鄭民部司直端於京邸午睡見壁上人面如輪須

史面化爲穴望之洞然往來人馬如織俄傳貴人經過旌旗導從如王公忽有青衣二人持簡請民部公譙簡爲侍生胡某民部堅拒不可得隨之而往至則當世名賢半在座間民部問之不一答獨貴人意甚厚獻酬無失禮云慕公久特請一晤耳良久民部家人驚怪爲夫人大呼而醒後每向穴中望之即昏然與貴人接見如初意必爲狐妖也移居而絕

荷廊偶筆

卷上

元

麻城醫士趙時雍生子自言爲同里故人劉泰寧泰寧死燕市久矣言魂魄南返每爲狂風吹回遇大樹可藉以少避故遲至三載始至里中轉生耳言前生事最悉妻子相見流涕爲好語解之曰已隔世矣何用悲悼爲耶後遠近觀者嘗數十百人時雍懼禍以狗血噴之遂不復言黃州司理王俟齋與時雍善問之果然其子名默字弱言時已二十餘爲諸生矣

歐陽文忠公瀧岡阡碑爲龍神借觀事甚奇黃魯直檄龍文云臣黃魯直謹言臣聞天子詔修永叔以三月三日趨朝欽承皇上深寵錫以重爵推以峻位加恩三世著其褒辭以贈修命石氏鐫之故

刻瀧岡阡表世次碑乃僱舟載回五月十三日至鄱陽湖泊舟廬山之下是夜一更同五人青衣大帶來舟揖而言曰聞公之文章蓋世水府願借一觀自謂龍也請碑入水遂不見焉惟陰風怒號淡月映空修驚悼不已坐以待旦黎明起諭直時知泰和令以同邦之誼命直爲文以檄恭惟洞天水府之宮震澤主者潤濟王闕下福地陰陽龍池歲月星斗芒寒受穹質於上界雲津變化膺顯號於人間廟食吳中官民均賴茲有河神之玩法敢將表石以沉淪妙畫雄文自應呵護瓊章玉冊孰敢

第卅偶筆

卷上

三

誰何雖龍宮之幽玄而雷神之慧微異風震雷駭蚪奔鯨地裂水竭淵泉俱滅既已各司其職胡不永保其身以汝上天功也驤首雲霄德配亭毒乾道之性厥位六焉鼎成以升實汝之神下地利也淵源潭洞養身遁性坤絕妖塵其德玄焉禹舟之負實汝之功今汝不然乃罹茲禁萬一株連五龍盡滅書畢投檄湖中忽空中語云吾乃天丁也押服驪龍往而送至永豐沙溪勅賜文儒讀書堂之南龍泉坑而交也文忠公歸家掃墓但見坑中雲霧濛蔽虹光燦空往視一大龜負碑而出倏忽不

見惟碑上龍涎宛然在焉乃起置於崇國公墓前俾垂不朽嗚呼文能動龍孝足感天公之文章德業至矣極矣天下萬世誰不翕然而宗師之肯熙寧三年庚戌七月望日黃魯直謹識

黃州陽邏江上生黑鼠魚尾一戍卒得之越二日死又白鼠霜毛火眼甚可愛余數見之

蘭陽梁康僖公初名某爲孝廉時夢人告之曰公舉進士名雲構今名安得濟又曰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久列公名矣蓋序有虛檐雲構語也公改名登第嘗梁上生三芝公子太常公羽明因號

第卅偶筆

卷上

三

芝三

明末余親見人面豆豆黃色鬚髯眉目如生大是怪異

余寓黃時自製筆用之一黑帝矩一寫瀟湘一賦梅一宣州使者一五嶽搖名曰東齋五色筆

衡州迴雁峰因峰勢取名耳世傳謬甚胡循蜚真遊記一篇辯之甚詳

附記略

世傳衡陽雁斷其說有二一曰山高雁不能過一曰江有毒雁飲水死耳淺人耳食奉爲信史可笑也衡高不過岱華其間未嘗無雁

即峻不能度，豈無徑可通？若水毒殺雁，則衡人之飲於江者，靡有孑遺矣。且水既殺雁，亦當殺魚，是真湘浦魚沉已，蓋衡之七十二峰，從洞庭疊翠南來，如飛如翰，奔八百里，至湘江而一峰天矯回伏，若雁之落而乘風，迅折復起，項領羽翼翩翩欲動者，勢使然也。山距城二百步，高二十仞，凡讌集輒至其地，順治己丑九月，余與寮友採茱山阿，南望瀟水，微茫若帶，忽聞空中嘹唳聲，橫江西過，余笑謂左右曰：「雁今破例，遇峰何以不迴？」客有不省者，余乃理前說為記，以質

衡雁傳

卷上

三

稗史之誣

子昭弟過伊闕，見山上石佛數萬，體皆不全，詢之

為狄梁公所毀。慕廬云：此靈太后所鑿也。

應州木塔甚奇，馮訥生主政，雲：驤有登塔詩一帙，

序略曰：塔建自遼，疊木為之，七級八面，高見數十

里，朱欄碧瓦，玲瓏飛竦，登之河水一杯，孤城如彈

也。

唐太原王知敬書洛川長史賈公德政碑，在脩行寺東南角，極峻利豐秀，至今路人識者，駐馬往觀，見唐寶泉述書賦，余家舊榻一本，出自大內，後

有元翰林國史院印

唐顧況題石上藤云：「委曲結繩文，離披草書字。黃山谷題蕭子雲宅云：「風流掃地無尋處，只有寒藤學草書。白樂天池上絕句云：「小娃撐小艇，偷采白蓮回，不解藏踪跡，浮萍一道開。」元張仲舉詞云：「吳娃小艇應偷采，一道綠萍猶碎，即此見古人措語必有所本也。」

衡雁傳

卷上

三

商丘宋 華牧仲

府谷李玉衡國瑾古君子也爲國學典簿貧不能買書日取國學經史板摩挲讀之手爪盡黑久而淹貫爲世名儒嘗與余共居蕭寺日惟炊俸米一飯冬夜無火與一老僕共被敝裘而坐洵近世所罕聞也著有石花魚賦甚佳曾書一紙寄余爲友人攜去

根梅出均州太和山相傳真武折梅枝插根樹誓曰吾道若成開花結實後果如其言今樹在五龍

筠廊偶筆

卷下

宮北根木梅實杏形莢核道士每歲采而蜜煎充貢獻焉黃州郡丞張秀升登舉前爲其郡司李收根梅最多曾以餽余味甚甘美

京師驚峰寺在城隍廟南有旃檀佛像帝京景物畧云像爲旃檀香木所造鵠立上視前瞻若俯後瞻若仰衣紋水波骨法見衣表左手舒而植右手舒而垂肘掌皆微弓指微張而膚合三十二相中鵠王掌也勇猛慈悲精進自在以意求之皆備按瑞像記云釋迦如來初爲太子誕七日母摩耶棄世生忉利天佛既成道思念母恩遂升忉利爲母

說法優闡國王欲見無從乃刻旃檀爲像目犍連

尊者以神力攝三十二匠升忉利天諦觀相好三

返乃成及佛返人間王率臣庶自往迎佛此像騰

步空中向佛稽首佛爲摩頂受偈曰我滅度千年

汝從震旦利人天像由是飛歷西土一千二百八

十五年龜茲六十八年涼州一十四年長安一十

七年江左一百七十三年淮安三百一十七年復

至江南二十一年至汴京一百七十七年北至燕

京十二年北至上京二十年南還燕京內殿五十

四年燕宮火迎還聖安寺一十九年元世祖迎入

筠廊偶筆

卷下

仁智殿十五年遷於萬安寺一百四十餘年以上元學士程鉅夫記復居慶壽寺一百二十餘年嘉靖戊戌慶

壽寺災奉迎驚峰迄天啓丁卯共居八十八年計

優闡造像當周穆王辛卯至熹宗丁卯凡二千六

百一十餘年以上蜀僧紹乾續記萬曆己未寺僧濟舟在殿

誦經一士人禮拜墀下僧觀儀觀有異乃迎上殿

士固不可僧固迎不已士自通曰城隍也殿有戒

神呵護我小神不敢輕入語罷不見余康熙癸卯

秋偕米紫來漢雲同往瞻拜三日後奉 太皇太

后旨請像入大內矣

同里楊滄嶼先生鎬奉使高麗得瑪瑙一枚上紅點如丹砂者七以錦袂裹之袂上織成六字云此菟原現七星

黃安馬醫某治馬如神人有以病馬來者骨骼律兀左脇下腫起如斗某云此馬無病偶飲水吞蛭耳以脚向腫處踢之下蛭數升而愈

楚人有信卜者云必遭虎傷遂往武昌江中龍蟠磯寺以避之偶早起見一虎蹲寺門外遂驚墮磯下虎隨而齧之立死寺僧呼漁人共擒虎虎從容乘流東下正遇大船迎之而來船上人投一布被

蓋虎頭以篙櫓亂擊殺之撈取載去

明神宗時日本僭稱帝由朝鮮入犯楊滄嶼先生奉命經理戰功甚著旋被讒罷歸朝鮮人思之爲建祠立碑賦詩歌咏其事

附碑銘並詩明有天下二百五十年政刑脩明

薄海內外無有遠邇悉主悉臣惟是日本一域負其險遠不奉聲教秀吉篡其君自立專用暴力虎吞諸島爲雄既窮兇積悖乃恫疑虛喝靡所不爲歲辛卯遣使致書謂我虛實將欲假途入犯脅以逆語我昭敬王據義斥絕具奏馳聞

越明年賊遂傾國而來屬久安備弛民不知兵猝遇狂寇剪焉傾覆皇帝以爲小醜抗天紀無故入人國悖逆當誅屬國弱不支守義罹禍當援東民亦吾赤子墊水火當救乃命文武大臣發兵討之天威遠暢海內震動蓋一蹴沮水而三都底定諸路之賊次第逃遁退據南邊十餘郡築巢窟堅若柵爲久計環寇之師數年不解兵部以爲不可究武用沈惟敬計宣詔許封秀吉奉詔甚倨丁酉益調兵渡海襲破閑山放兵四劫奏聞群議盈廷久而靡定皇帝赫怒雄斷命選文武全才委以兵事時遼東布政司叅政楊公鎬居憂將釋位廷議以爲非公不可有詔特起公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經理朝鮮軍務是年七月公提偏師渡江到平壤聞賊陷南原直上先鋒已迫畿南公移咨我昭敬王今修繕京城固守毋動即日兼程疾馳軍吏諫勿輕進不聽遂於九月初三日入王京與提督麻貴以下諸將上國都南山張軍樂布號令夜挑選精壯募各營驍將前往剪賊又令二千騎爲後援公與我昭敬王渡銅雀津審守禦形便初七日

諸將遇賊於稷山一戰大捷斬首累百級虜殺先鋒賊將諸賊大挫直走海邊巢幕行長屯順天清正據蔚山東西列郡盡爲賊屯公遺書邢總督定議先攻清以斷賊左臂遣麻提督以下諸將擁兵而南選兵凡四萬乃以十二月初八日公只率勇兵數百輕裘戰巾馳過烏嶺贊成臣李德馨偕公迎自界上至是隨公常在軍到義城公與德馨謀先遣降賊呂余文潛入賊營盡得其形勢是月二十日進到慶州軍聲大振風迅電掣諸將不意公卒至震慄益用命都元

筠廊偶筆

卷下

五

帥權慄率本國諸將官水陸兵一萬餘亦聽公節制二十二日公遂進陣賊壘十里外少出兵誘賊賊悉銳追之公與麻提督諸將合擊大敗之斬一千餘級獲其勇將僵屍布野日暮割營休軍翌曉公親上陣薄戰砲煙晦天旗彩耀日各兵乘勝奮呼海岳皆振用飛砲火箭亂燒賊幕遂拔伴鴟亭太和江兩柵賊焚死者無算盡獲其器仗輜重清正僅以身免走保島山悉力死拒城峭險士皆蟻附仰攻壁堅未易拔公今各營分兵迭休圍守數匝賊衆渴餒多斃清

正閉壁不出屢乞降求緩師公慮其詐不聽攻之益急期殲盡乃已賊每夜出樵汲公令本國將金應瑞伺捕無遺類日不可勝計如是十三日賊益窮蹙軍吏競賀謂清正就縛在即會天寒大雨泥沒膝人墮指士馬多饑凍死賊援大至將繞出軍後公密察事機麾諸將退舍身自爲殿賊欲追躡公反騎突擊斬累十級賊披靡不敢近遂按兵還王京休師蓄糧以圖再舉軍校有得罪於公者訴贊畫主事丁應泰應泰雅不善於公因上奏劾之國中大夫士咸合詞頌

筠廊偶筆

卷下

六

公寬我昭敬王據實馳奏請留公奏三上冠蓋絡屬於道天子以公名臣重任義不苟其進退乃命廷臣會勘而且聽公還戍戊戌夏公罷歸公河南人號滄嶼天資豪爽慷慨有大節臨機料敵若執左契而決江河軍中肅然不聞急走疾呼公之還也都中男婦老少莫不啼呼攀挽爲立石以思之至於深山窮谷亦皆惓然相弔若無所依信乎仁人之澤入人也深矣雖天時不助大功未完而威振海上老賊氣死此近古以來所未嘗有也賊中亦相歎嘆至盡天兵攻島

山圖傳看於日本可見軍容之盛用兵之壯能使敵人心畏而誠服南邊諸障莫不鼓氣張膽恃以無恐是其一戰之功實我東韓再造之基不幸爲人所搆遭誣而歸此東民之所以悲咤扼腕愈久而愈不能忘也我昭敬王慕公深命求公像於燕京閱歲不能得今我王嗣位購募益切歲庚戌始得遂爲生祠以祀之乃命太史臣廷龜書其事於石臣承命悸恐上閤門辭謝不獲命遂叙公東征事迹如左而系之以銘銘曰噫噫前歲島賊狂獫乘我不戒朶頤遼燕逆

筠廊偶筆

卷下

七

鋒滔天目已無鮮赫怒我皇天伐用張止亂存亡勝之平壤賊乃大創皇威遠暢渠魁逋誅窟彼南隅再肆兇圖師老而疲告功不時賊反乘之悉衆四搶盡銳北上聲生勢長公時受命義先急病一新戎政都人恟懼望公來撫若大旱雨謂公于于公疾其驅風霆載途談笑危城決敗算成冒萬甲兵蛇豕其奔怵威退屯國命再存島山之賊曰宜先擊滅此朝食麻劉與李三路元帥桓桓虎視公惟威領繡鉞是秉堂堂整整分兵齊舉落其角距莫敢齟齬親冒矢石火

其二柵血醺骸積兇賊褫魄乞命窮蹙孤鼠竄伏威振扶桑勢鞏關防我武維揚功實在斯將大有爲壞之者誰公歸不復公績益白彼讒罔極天子曰咨惟子汝知汝功可思何以旌功玉節總戎大纛崇崇猗歟我公再造吾東偉烈英風公之治軍不寬不煩今肅恩敦公之制敵得人死力忠義所激公之東下躬約以化不威而怕云胡不思公實生之攀慕莫追漢城之陽有祠輝煌公像在堂白羽綸巾立髮嚙齧含噫未伸英姿颯爽鎮我保障沒世瞻想勒此貞珉事

筠廊偶筆

卷下

八

與名新萬古精神榮祿大夫行禮曹判書兼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書筵春秋館成均館事青社纏妖氛滄溟沸腥血假途類豕奔問鼎非鼠竊三都盡土崩八路更幅裂黎侯在泥露晉臣負羈絏越寢火方抱齊俎肉且輟告急誰憐楚乞靈終救薛天子按玉劍將軍佩金玦三千組練明十萬貔貅列鶴野煙塵昏鴨水笳鼓咽經理委戎務疇咨簡俊傑禁中得頗牧關西擅閥閥華藻文星朗清規白雲潔驚車建牙旗繡衣換墨經指日鄧艾愁飲冰葉公熱解紛奮高義急病任大節雄劒

白猿術陰符玄女訣威聲山岳動妙算江河決
神兵集隼壙窮寇守蟻垤三匝月暈成九攻雲
梯設羊角徒觸藩螳背難拒輒宵遁先邀阨朝
食姑待滅只抵臧官掌何掉酈生舌蕭斧菌未
誅洪爐毛自蕝八木佇濤散四壘期霧徹天時
雖失誤賊勢已摧折高名固所忌大成還若缺
樂羊謗書盈班超歸思切朝廷果洞燭正直詎
媒孽鰈域方願留鴻渚遽告別柳營祖席開玉
帳雲疊凸仙蹤凡界分誰想情源竭諸公奉成
規新府遵舊臬醜類感忠信盟書戒詐誦四裔

筠廊偶筆

卷下

九

化初漸三韓恥既雪衛國乃忘亡宋祀賴不絕
君子辭猿鶴萬姓免魚鼈丹浦征何讓白登功
可秩畫梁建生祠黃絹記新碣絃管奏雅頌大
斗祝耆耄未覩霄漢姿幾嘆光陰瞥千金募典
刑十襲費提挈六法巧安排一點不褻拙粉壁
垂寶軸霜綃生彩纈燕領異表著犀腦奇文結
緩帶藹神采綸巾凜風烈玄豹出霧窟文鳳戲
丹穴符德容宜敬形義色豈涅英盼訝回電佳
誨悅霏屑今昔復去來色相自相迭享祀供芬
苾瞻望爭快悅范相尚鑄金衛公猶掛鐵甘棠

咏遺愛大樹思英哲況此再造恩難與一飯說
圖報骨仍鏤省患心每噎先王承警效寡君增
佇渴泰運逢堯舜勲業邁稷契蜺旌駐邊城蠻
種戢妖孽惠澤蘭芷浴號令雷霆掣蔭庇固無
外往從恨有截盛德欲模寫癡語因搜抉府司憲大
兩府憲
明末薊州難婦題詩野店壁上不著姓名曰倪首
漫凭几難將舊日題夫君鎮紫塞妾命落黃泥風
慘塵爲粉天寒革作衣何日歸桑梓心酸只暗啼
味其詩必守邊將帥之妻也

筠廊偶筆

卷下

十

一僕姓李矮甚先文康名之曰射客曰公殆用李
廣故事耶公笑曰因此僕寸身耳客爲失笑
前朝大內猫犬皆有官名食俸中貴養者常呼猫
爲老爺
黃州洗墨池蛙口食墨而黑其說見楚故老友張
長人爲予具說之如此池爲東坡遺蹟廢且久予
判黃時重加疏鑿更建竹樓雪堂於池傍祀王蘇
諸公合名曰宋賢祠祠成作記陷雪堂壁亦及此
語余尋以憂去時當初春池無蛙竟未驗其口何
如也

附祠記

仕宦而至黃者，每豔稱子瞻雪堂元之竹樓。子瞻故有洗墨池在黃，人罕知者。子判黃之二年，梅川張子長人過余，言曰：吾黃游離兵燹以來，名勝悉委榛莽，墨池一窪亦就湮。獨趙文敏手書三字，猶存瓦礫中，使君得無意乎？子聞大喜，命輿人移置東齋。又三年，爲康熙己酉，余董漕自淮歸，簿書多暇，念先賢故蹟久就蕪，不亟思表章，亦守土者責也。始從坡里坊求墨池舊址，得之頽垣敗礎間，於是芟榛莽，剔朽壤，決淤塗，鑿以文石，周以欄檻，俯視一匊，瀏然泓

筠廊偶筆

卷下

十一

然。池故無橋，今則跨池爲橋，翼橋爲亭而取文敏字揭之。楹旣而曰：池復矣，無堂曷祠？乃建堂池東，祠子瞻，以張文潛秦少游配。兩先生固嘗游黃，又蘇門士也，仍其名曰雪堂。堂成有餘材，建樓池西，祠元之，仍其名曰竹樓。墨池因故址，雪堂竹樓非其地，而仍之者，從名也。合之爲宋賢祠，祠旣成，移余書之。複者置樓上，移余東齋花木自中州來者植池側，而旁爲數楹，招僧來子住其內，以供朝夕。於是黃之人若忘其爲舊有而煥然新出于耳目之前也。未幾張子復來，

子與之周視池上，欣然曰：甚矣先賢之賴有使君也。是烏可不記？予唯唯，乃饒石賓雪堂壁間以記月日。張子又語予：昔嘗讀楚故，載東坡墨池蛙口食墨而黑，子未之見也。

廣濟多雲山，余兩過其下，皆晴霽，中望見輕雲罩峰頂，信山之得名非虛也。巖間有微泉滴出，竟日可得升許，山中人欲鑿而大之，方去片石如錢大泉頓枯，此理殊不可解，或疑於泉脈有傷云。

世傳王介甫詠菊有黃昏風雨過園林，吹得黃花滿地金之句。蘇子瞻續之曰：秋花不比春花落，爲

筠廊偶筆

卷下

十一

報詩人仔細吟，因得罪介甫，謫子瞻黃州，菊惟黃州落瓣。子瞻見之，始大愧服。按黃州志及諸書，絕不載此事。余寓黃數載，種菊最多，亦不見黃花落地。後惟盆中紫菊纔落數瓣耳，心竊疑之。因考史正志菊譜後序云：花有落者，有不落者，蓋花瓣結密者不落，盛開之後，淺黃者轉白，而白色者漸轉紅，枯於枝上，花瓣扶疎者多落，盛開之後，漸覺離披，遇風雨撼之，則飄散滿地矣。又嘗考之王介甫作殘菊詩曰：黃昏風雨打園林，殘菊飄零滿地金。歐陽永叔見之，戲介甫曰：秋花不比春花落，爲報

詩人仔細看介甫聞之笑曰歐陽九不學之過也豈不見楚詞云夕餐秋菊之落英東坡歐公之門人也其詩亦有欲伴詩人賦落英與夫卻繞東籬賦落英亦楚詞語耳余謂歐王二公文章擅一世而左右佩劍彼此相笑豈非於草木之名猶未盡識而不知有落不落者耶若夫可餐者乃菊之初開芳馨之可愛者耳若衰謝而後豈復有可餐之味哉或云詩之訪落以落訓始也落英之落蓋謂始開之花耳然則介甫之引證殆亦未之思歟按此則菊原有落不落二種賦詩相笑乃歐王二公

靖康集

卷下

七

事與子瞻無涉更無黃州菊落之事何世人篤信不疑紛紛引爲口實耶又前代名公咏菊亦有落英惟有黃州菊博物荆公服子瞻之句豈非惑於俗說而未加考証之過耶賓客相見輒以此事來問爲辯之如此

康熙己酉秋光黃間起蛟以千百數傷人甚衆有人從山上望之但見黃黑牛乘流而過耳然山谷居民無恙望山巔波濤湧如雲煙蔽空過則峰際穴隙疊疊皆蛟所從出焉又衆人立橋上見一牛沒水中微露雙角曰此牛何處漂來忽角動水

湧轉瞬高數丈石橋里許皆碎傷十五六人按廬山志言蛇雉蚯蚓之類穴山而伏三十年則化而爲蛟常以夏月乘雷雨去之江湖三數年一次蓋凡山中皆有蛟患也

一人於蒯通墓傍營葬夢通衣冠甚偉揖而言曰我是公前輩何尺寸地不相讓耶其人改葬又夢通來謝

世祖皇帝御馬有遍身虎文者有鹿頭鹿蹄者盤旋階墀如風余親見之

先文康公於京師買碧璞如升所養卒見而笑之

靖康集

卷下

七

曰吾家廁中便有何買爲先公命向廁中取之果得碧璞長二尺圓一尺有半洗滌之光瑩動人因置石床上爲玉枕題曰龜茲國有琥珀枕枕之則十洲三島五湖四海盡入夢中此枕無乃是蓋所居乃前朝中貴舊業闖賊陷長安其家藏珍玩遂流落廁中塵埋也

夏振叔借山隨筆云李自成陝西米脂縣雙泉都人幼自沙彌還俗名黃來鬻爲姬氏牧羊奴崇禎三年流入西川賊不沾泥營漸爲帥領九年自號闖將統步騎千餘歸米脂椎牛上塚而去祖海父

守忠墳俱在三峯子亂山中距縣城二百里山勢環拱氣象猗猗海乃其里人李成所葬十五年成尚存時幕府檄米脂令任丘邊長白大綬掘墳剖棺圖以泄其殺氣長白購得成爲鄉道至其所久近墓凡二十有三葬年既遠成亦不能別識云葬時曾掘得空穴者三其一有黑碗因葬碗穴而填其二仍置碗塚中今但有黑碗者即海也連掘十餘塚骨皆血潤至碗塚則骨黑如墨頭額生白毛六七十寸許左側稍下即守忠塚塚中盤白蛇一長尺二寸頭角嶄然初見人首昂起三寸張口向日

復盤卧如故意思安閒守忠骨節閒色如銅綠生黃毛五六寸許其餘骨生毛者凡七八塚長白有虎口餘生紀事叙說極詳枯骨生毛亦從來紀載所罕見者遺毒海內夫豈偶然
曹峰儀柴桑流亞也人恒以狂生目之曩別余返長安豪飲數日醉中持杯向余而言曰我自分必以酒死死猶嗜酒子得佳酒幸北向祭我我能從地下飲也余笑而應之不數年果死今每逢勝會臨風釀酒或感嘆泣下焉

余族孫銓日暮騎驢行村中見煙霧旋繞鬼兵數

千擁一神將來銓身入陣中魂魄幾墮驢亦穀餽不前須臾而過如此者三銓歸卧病月餘
京師一孝廉會試後夜候發榜與友人擲骰子約曰六子皆紅者中孝廉得五紅其一立盆邊良久始落亦紅又先世神主忽然搖動合家聞嘆息聲移時報孝廉中矣
秦中會寧縣沙中產金雉食金滿五錢則飛不能遠土人往往逐得之

輿圖考載楚中赤壁有二一在嘉魚一在黃州嘉魚乃周瑜破曹操處蘇子瞻以黃州赤壁山爲赤壁謬也噫此說起而世人爭詭子瞻矣然唐杜牧之齊安晚秋詩結句云可憐赤壁爭雄渡唯有簑翁坐釣魚則何以說乎蓋當年舳艫千里旌旄蔽空由黃州至嘉魚皆屬爭戰之所又烏辨其某舟泊某山某山爲火焚而赤乎即以黃州之赤壁爲赤壁可也此說久不定余爲辯之

先文康撫遵化日苦旱有司循例嚴禁屠沽先文康出示曰天人一理人事不修則天變於上苟人不爲惡即飲酒食肉何足干天地之怒哉示後各宜痛加修省其屠沽如故三日後大雨人皆服公

之達

萬年少託濟寧僧郢子澄翰求常州鄒臣虎之

畫畫上題一偈云畫畫者誰寄者誰一爲居士兩

爲僧江山筆墨渾閒事何日同叅最上乘又跋云

海內如萬道人不可不爲之畫傳此畫者又不可

少郢子故記此一段後臣虎年少皆死郢子道過

雪苑亦死此畫遂爲余有噫使臣虎而在又未免

嗷嗷多言矣郢子能詩善書其遺稿惜不存偶記

正月十七日別余往江南一絕甚佳附錄之

附絕句 昨宵觀罷上元燈又欲尋山過秣陵騎

街廊偶筆 卷下 七

馬乘船都不似飄然誰識六朝僧

賈靜子先生病余偕兩弟及徐恭士往候坐卧榻

前先生談論如疇昔猶舉王守溪先生制義某篇

某句可議忽云此時當與君等永訣矣急命子啓

夕發秀請客詣聽事先生易新衣遷正寢仰卧而

逝衆人入哭見先生手微動者三若相謝云先生

生平多奇詳侯朝宗方域傳中

附傳 賈生名開宗商丘人也少落拓不羈十四

歲從其師學師故儒者喜繩墨賈生慕司馬相

如之爲人學擊劍鼓琴嗜遠遊師以弗類已誚

之賈生固謂我非儒奈何以儒者責我即日除

弟子籍更去與里中少年伍間讀書爲文詞干

謁當世舉茂才第一是時賈生年二十餘益負

才不事生人產業破家葬其妻陳騰鳳來校士

寓意罷太守欲賈生充餼縣官賈生曰我當不

日爲卿相何至謀升斗却不就日共罷人張渭

等約汗漫遊做阮嗣宗縱飲六十日白晝射箭

中夜擊鼓宋俗上元夜張燈飲酒賈生率其徒

服危衣駕鹿車疾馳百餘里漏下三鼓抵睢陽

司氏者睢陽巨族也張銀瓢容酒數斗約能勝

飲者持瓢去羣小皆醉卧窘甚賈生忽叱咤登

階舉滿一飲即擲瓢付奴持之不通姓名坐賓

駭散久之賈生貧益甚盛夏服襦褐不完過市

兒童隨笑之賈生浩歌不輟會太原孫傳庭調

商丘令知賈生下車引見日往謁爲計貲財復

田舍閱數歲東平侯劉澤清開府淮陰奏除翰

林院孔目掌其軍書記賈生察其興趣不肯就

澤清跋扈內挾權相嘗衣白衣從軍因事調護

乙酉澤清自海道來降賈生乃辭歸里凡七應

舉不第作長歌云自從廿載歸魄餘不信天上

有奎宿因大悟盡焚其素所讀書閉戶揣摩十餘年馳騫於先達師說十餘年最後而冥坐窮思與侯方域徐作肅往復辨論又幾十年卒軌於正天下以純儒稱之既老更追憶少遊京洛集所聞見述帝都君德相術三篇走泰岱觀日出處述山靈地勢二篇已買舟金陵泛吳越歸而星象占緯兵食圖籍各有論說大槩其學術行業恢奇滯澁適於致用然欲以轍迹求之又不可得也嘗與侯方鎮侯方域爲忘形之友張渭徐鄰唐吳伯喬伯肩徐作霖徐作肅宋犖爲

文酒之友張翮沈譽釋項目乘澗爲方外之友又自稱爲野鹿居士侯方域曰以余觀賈生所謂羊質善變每變必趨上者耶抑依隱曼世所稱大人先生者歟少年類邯鄲俠而後乃大雅卓爾嗚乎彼終身守一衆矣倘非其與道屈伸亦焉能知之哉

余同官黃州司馬于北溟成龍由粵西來贈余元

祐黨籍碑一本云碑在柳州之融縣乃黨人沈千曾孫沈暉刻也暉跋云元祐黨籍蔡氏當國實爲之徽廟遙悟乃詔黨人出籍高宗中興復加褒贈

及錄其子若孫公道愈明節義凜凜所謂誦於一時而信於萬世矣其行實大槩則有國史在有公議在餘官第六十三人廼暉之曾大父也後復官終提點杭州集真觀贈奉政大夫暉幸託名節後敬以家藏碑本鑲諸玉融之真僊巖以爲臣子之勸云嘉定辛未八月既望朝奉郎權知融川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古霄沈暉謹識又周元亮先生書影亦載此碑一則附錄之

附書影

倪文正題元祐黨碑云此碑自崇寧五年毀碎遂稀傳本今獲見之猶欽寶錄矣當毀

碑時蔡京厲聲曰碑可毀名不可滅也嗟乎烏知後人之欲不毀之更甚於京乎諸賢自涑水眉山數十公外凡二百餘人史無傳者不賴此碑何由知其姓名哉故知擇福之道莫大乎與君子同禍小人之謀無往不福君子也余凡兩見此碑各不同碎碑之後宜無可揭必當時令

罷邑各建之或尚有存者故其式弗一耳阮亭

人碑關八章悼張商英輩大爲諸賢之玷又不可不辨也明代東林不盡君子論世者亦當分別觀之吳氏客語云紹聖初籍定元祐黨止數十人世以爲精選後乃泛濫人必得與爲榮而爲當也

萬年少張長人皆有小研銘萬云萬里千歲方寸之內張云是其微哉眇乎小也而眼光燦破四天下皆研銘之佳者

同里孝廉王皞之有妹生不能言及笄有道人過門乞食云善治病或問能治瘕否曰能孝廉遂以妹請道人命取水油各一盞咒之傾一處以簪攪成膏漸結爲丸曰以水調服即能言但須焚香謝天耳孝廉以藥授妹服之頃刻能言急覓道人不見舉家向空拜謝聞仙樂喧闐冉冉而去

王弇州先生舊藏宋板漢書得之吳中陸太宰家

諸席偶筆

卷下

三

紙爲羅紋箋字類歐陽率更是趙文敏故物卷首有文敏自作小像紫衣紗帽神彩如生弇州亦作一像於後弇州歿錢虞山先生謙益以千金得之後轉鬻於四明謝象三虞山云此書去我之日殊難爲懷李後主去國聽教坊雜曲揮淚對宮娥一段淒涼景色約畧相似順治間此書歸新鄉某公近已攜往塞外矣京山李維柱字本石嘗云若得文敏漢書當每日焚香禮拜死即殉葬噫可稱好事者已阮亭云余鄉張忠定公蓄宋槧文選構實選齋貯之亦號蕭齋閩中洛陽橋圯有石刻云石頭若開蔡公再來鄭

人蔡錫中明永樂癸卯鄉試仁廟授兵科給事中陞泉州太守錫至欲修橋橋跨海工難施錫以文檄海神忽一醉卒趨而前曰我能齋檄往乞酒飲大醉自沒於海若有神人扶掖之者俄而以醋字出錫意必八月廿一日也遂以是日興工潮旬餘不至工遂成語載錫本傳中乃實事也人不知而以其事附蔡端明且以爲傳奇中妄語矣錫官至都御史以才廉聞

夏邑彭西園先生

堯論

博學有氣調以能詩著聞

明萬曆中遊京師於席上遇鍾伯敬先生時賓客

諸席偶筆

卷下

五

甚衆未通情欸偶談詩不合輒奮拳擊之鍾問爲誰彭曰我西園公子彭堯諭也鍾斂容謝之

徐恭士

作肅

曰右小品百許則即事寫來波折

自具散散着筆道健天成殆短長肥瘠各有度

與奇事佳文當急布之以供世賞

葉慕廬封曰何氏語林焦氏類林皆補世說所未備然悉前代事也以余所見記近事者有朱

氏湧幢小品頗足佐正史所未及然簡而核奇

而法要不若牧仲先生此編之可以傳矣

汪鈍翁瑛讀筠廊偶筆詩曰知君誠作者游戲

集毫端糖蟹誠堪議甘蕉亦可彈解頤多異論
寓目得奇觀好述輶軒志他時佐史官

筠廊偶筆

卷下

道光庚子六月深澤王琴航

三

余老而失學欲繼炳燭之勤而靈源翳塞明童昏
如嘗竊自笑吞紙可以果腹食字可以飽蠹世卽
有之吾弗能已然以結習驅使不能自休輒欲效
海南宗人晨夕陳五經拜之冀以略識字於萬一
者而息恩塵埃中亦不暇以爲以是之故凡以文
字見遺者多至累帙少至尺幅寸箋謹拜而受之
雖不能卒業心竊敬愛嚮往焉牧仲先生見示筠
廊二筆本天咫極民彞朝章國是前言往行具焉
余獨能讀之終篇忘其老而倦也先生以學術爲
吏治兩開府於東南所至事集民和以其暇則益
錫廊二筆
覃精古學著書滿家筠廊偶筆其一也今茲晉冢
卿總百官任大事繁而誦詩讀書爲文章益不衰
此余之所以尤愛敬而嚮往者也先生方以
聖主眷遇之隆出其胸中萬卷書盡展底蘊以贊
襄太平無疆之大業而余且游優卒歲於山巔水
涯得先生所爲筠廊之三筆及四五筆不已者坐
臥讀之拋午枕之書飽殘年之飯樂而忘憂不知
其老之至也則余所得於先生者不其多哉康熙
四十又五年四月十三日澤州同學弟陳廷敬書

筠廊二筆 卷上

商丘宋 榮牧仲

王文成題開先寺壁云中丞不解了公事到處看山復尋寺尚爲妻孥守俸錢至今未得休官去三月開花兩度來寺僧倦客門未開山靈似嫌俗士駕溪風攔路吹人回君不見富貴中人如中酒折腰解醒須五斗未妨適意山水間浮名于我亦何有余每諷此詩根觸不少

金明昌有七印一曰內府葫蘆印二曰羣玉祕珍

三曰明昌寶玩四曰明昌御覽五曰御府寶繪六

筠廊二筆

卷上

曰明昌中祕七曰明昌御府又宋宣和天水雙龍

印有方圓二樣法書用圓名畫用方宣和明昌二

帝題籤法書用墨名畫用泥金又宋高宗御府手

卷畫前上白引縫間用乾卦圖印其下用希世藏

方印畫卷盡處下方用紹興二字印墨蹟不用卷

上合縫卦印止用其下希世小印其後仍用紹興

小璽見秀水汪玉水 何玉珊瑚網

曩於京師擬同阮亭尚書選古今二十五家詩爲曹子建阮嗣宗陶淵明謝康樂元暉陳伯玉張子壽王摩詰孟浩然杜子美李太白韓退之韋蘇州

柳子厚蘇子瞻黃魯直陸放翁元遺山高季迪何大復徐昌穀高蘇門皇甫子安子衡鄭繼之惜未能卒業

晉書徐邈傳云豫章太守范甯欲遣十五議曹下屬城採求風政並吏假還訊問官長得失邈與甯書曰知足下遣十五議曹各之一縣又吏假歸白所聞見誠是畱心百姓故廣其視聽吾謂勸導以實不以文足下日是省覽庶事無滯則吏慎其負而人聽不惑豈須邑至里詣飾其游聲哉非徒不足致益乃是蠶魚之所資又不可縱小吏爲耳目

筠廊二筆

卷上

也自古以來欲爲左右耳目者無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君子道消善人與尸前史所書可謂遠識况大丈夫而不能免此乎此論深得大體余所服膺然伺察之風不可開而壅蔽之害亦宜去必也公聽並觀如舜之明目達聰乃爲善治耳

先文康起家陽曲令常云前生不善今生知縣前生作惡知縣附郭惡貫滿盈附郭省城雖雅謔亦官箴也

白樂天有感詩云莫養瘦馬駒莫教小妓女後事

在目前不信君看取馬肥快行走妓長能歌舞三年五歲間已聞換一主借問新舊主誰樂誰辛苦請君大帶上把筆書此語俗稱揚州養女者為養瘦馬當本諸此

李崆峒康對山身後皆遭發掘之慘李墓在禹州大陽山順治間被發為盧龍韓子新收葬康墓在武功近郊數年前亦被發形已消化而雙目炯炯如生與陳武帝鬚生白骨大相類余有詩紀其事邵青門長蘅云詠物詩最難即少陵詠物亦非至處余云詠物有二種一種刻畫如畫家李小將軍

筠廊一筆

卷上

三

則李義山鄭谷曹唐諸人是也一種寫意工者頗多要以少陵為正宗必如青門言詠物非少陵至處豈房兵曹馬蕃劍螢火諸什猶有所不足乎青門又云畫鷹一首句句是畫鷹杜之佳處不在此所謂詩不必太貼切也余於此下一轉語當在切與不切之間偶記元明人數詩清麗可喜附錄于後

虞道園峨嵋豆種

種豆南山憶故鄉峨嵋分種

喜封囊底須飛鵠能銜子未許蹲鴟共滄湯玉椀茶香分瑟瑟瑛盤櫻顆間煌煌燃箕煮釜催

詩句更約隣翁共佛牀王秋礪瓦甌老雨崩崖

為爾開野人攜贈入芸齋陶有意存三代奠

獻曾經備兩階上擁圓吭蹲野鶴中橫番腹怒

池蛙釣深免汝居危地時插秋香慰老懷糟魚

霜刀截斷玉腴芳暖貯銀甕釀粉漿錦尾帶蘋

傳內品金盤堆雪喜初嘗解醒未減黃柑美雋

味能欺紫蟹香一筋厭餘成醉臥夢橫滄海聽

鳴榔江右董蘿石豆芽蕪荑亭後得褒封金甲

銀鈎奪化工瀝盡宿泉水有骨種成深盎土無

功秋涵素質瓊絲脆水泛殘衣黛粒空野藪紛

筠廊一筆

卷上

四

紛登俎豆憑誰為薦玉玲瓏萬茂先黃牡丹石

欄行處亂聞香紅紫光中別有粧側面檀痕搖

翡翠重樓瓦色照鴛鴦鄧通鼓棹臨花陣豪客

輕衫過粉牆金帶圍開清賞後廣陵嘉事屬姚

黃淺碧深紅處處逢青皇何意漏秋容鶯身

近戶光相照蜨翅驚九蠟自封影伴穀城憐石

瘦愁連古磧覺沙濃遙知九錫東風候獨立宣

麻近九重三千隊裏鬪春暉獨洗閒粧見自

稀步月故披君后服行春偷著聖人衣野花過

蝶風深淺斗酒聽鸚鵡色是非為裏為裳君莫問

六宮齊拜上皇妃

丙辰丁巳間遇吳門薛東濱分於長安頗極文酒之樂其感懷和阮亭尚書諸什大有少陵風格別去將三十年訪其踪跡不可得即吳下亦無一人知者

附詩

春風變原草鄉思入南湖戶罨蟲絲網田拋蟹舍租展詩憶宗武檢帖寄官奴愁聽邊笳入誰堪揖豎儒近得歸鄉夢端居讀反騷歌聲調昔昔亭子望勞勞王濬西風利哥舒北斗高於時豈無事嬾癖耐爬搔已判長種菜焉

鈞庵二筆

卷上

五

化窮猿

順治朝平涼府修城掘地得石碣一刻唐張說錢本草樊厚書書類聖教序一刻皮日休座中銘書類顏魯公多寶帖錢本草云錢味甘大熱有毒偏能駐顏彩澤流潤善療饑寒困厄之患立驗能利邦國惡賢達畏清廉貪婪者服之以均平為良如

不均平則冷熱相激令人霍亂其藥采無時采至非理則味臭及既流行能役神靈通鬼氣如積而不散則有水火盜賊之災生如散而不積則有饑寒困厄之患至一積一散謂之道不以為珍謂之德取與合宜謂之義使無非分謂之禮博施濟眾謂之仁出不失期謂之信入不妨已謂之智以此七術精銖方可久而服之令人長壽若服之非理則溺志傷神切須忌之座中銘云恃道輕於人道果不足貴誇藝傲於俗藝果能害己怨寧失乎忘惠寧失乎施謙寧失乎過敵寧失乎避譽高不足樂譽中必有毀名高不足榮名中必有議不足防平溢有餘戒之侈無行纖巧機無用姦欺智奪權思已權奪位思已位謗人思已過危人思已墜藿食想饑夫其食即飽矣麤衣思凍民其衣即溫矣何以拒佞人無信已之美何以處權門無徇已之意勿為仁義詐勿作貞廉偽勿為矯俗高勿取要君利一敬思眾侮一愛思百忌傷是人之非傷非己之是在貧若思富富者思季氏在賤若思貴貴者思宰嚭稍盈念撲滿稍溢念欬器吾道諒如斯何憂復何取

鈞庵二筆

卷上

六

益都相國孫文定公廷鈞有與麴生絕交詩序云
麴生者市井人，族大蕃衍，居滿天下，如青蠅集止，
有人處則來如聞其先興於夏后氏時，嘗因左右
干夏后，將挾媚道以沉溺惑蠱王心，王覺而疎之，
故五子之歌，妹邦之誥，賓筵之詩，皆咨咨致傲焉。
至於春秋爲禍彌篤，若齊慶氏、鄭良霄氏、楚令尹
子玉、邾夷射姑，追惟禍本，亦罔非厥辜，所不廢絕。
者以材近祝史，能事鬼神，又善爲人居間，侑客可
優俳畜耳。漢高帝微時，與其支孫遇武媼家，歡甚，
數顧之，及有天下，嘗因朝集引入未央宮謁太上
太上帝，爲之怡顏，殿上皆稱萬歲，自是遂得出入禁
中，不復呵止。孝惠帝時，齊悼惠王來朝，坐帝上，太
后怒甚，於宮中伏甲刺王，賴帝覺之，未發，逸去。
城陽景王時尚少，忿其如此，及爲朱虛侯，入宿衛，
陽尊事生，爲斬諸呂亡命一人，卒誅鋤之，自後諸
麴散在人間，知人陰事，爲作刺客姦人者亦少，瞿
瞿焉。元狩以來，其待詔掖庭及與朝士遊者，猥雜
多故，不可悉紀。蓋嘗扼于東方朔，陪于灌夫，憎于
班伯，嘲弄于揚雄，而晉魏之際，人主尚通流俗，放
誕，嵇阮諸賢，扇其餘風，與生處者皆昏酣廢事，爾

後益不可制，官方爲益荒矣。惟往來陶家者，朗朗
有節，人不厭之。向余鄉諸麴，或在平原，或在青州，
自稱督郵從事，聞之未接，後一遇之，親串間，主人
或稱其賢，固以屬余，思爲一握手而去，然猶且
慚顏斂眉，惘惘不自得也。頃之有故人自遠方來，
貧家無歡，以生名爲好客，適停閭左，飛竹素招之，
不至，會姓名已達客所，從室人之謀，倒頓橐囊，得
百錢爲贄，復往招之，然後逡巡徐來，來又不盡歡，
客覺其意辭去，不顧，余始意生豈養虛近利，意氣
非真，將由交淺意不展耶？既余經營四方，南北旗
亭，時一交臂，雖情雜楚越，風味略同，惟在燕市，傍
金臺居者，遊最久，每佳日清涼，則至，疲暑則不至，
退食閒暇，高朋在坐，則至，公庭吏人簿書填委，則
不至，顧苦性不擇人，好行小惠，甚乃佻佻舍上客，
不顧與僮儻下走酬酢，款語于壚間，僭僭屢舞，此
尤狂且故態，爲可憎也。余在統均，歷一考也，賀者
在門，又有兩生承制，牽羊布幣而至者，客延與
語，皆歎曰：「天家使溫茂有醇行君子人也。」市氣
盡矣，惜晚得之，嗟乎！自余投林臥病，故舊凋零，扶
衰破寂，不免以舊意望生，不謂挾持兩端，每于衆

中遭其侮弄使人目眩心煩不可嚮通春朝秋夕
觸事恨人昔人有云貞女不以家貧改節石交不
以失執隕懷如生所爲寧堪酬對裴回顧戀受侮
將多作爲此詩絕之云爾詩曰馭沓來何許前席
有麴生參持清濁意謬得賢聖名舉世悅滑澤執
手意易傾初爲禮法設轉與淫媒并區區挾餅智
修飾益驕盈令人發狂疾舉動禍羅嬰昔我窮讀
日憔悴世人輕感君時一顧風雨聽鷄鳴雖來不
須臾澹澹見交情旣蒙提攜力追我于上京招邀
羣貴門所至得逢迎披服或金玉旅進多琴箏嘉
賓四面會親之如弟兄騰歡心所願意得智縱橫
俯仰登光祿翱翔入紫庭一朝見天子左顧列前
楹時余亦臺府公譙侍承明龍舸昆池賞鷹臺九
日登君王賜顏色飛騰藉德馨歡娛一以散投老
返柴荆親戚羅故園桃李布南榮常思嘉節會爲
君調玉笙寧知初意易非復少年行臭味變中腸
差池暗自驚絃歌未及已頭岑意不寧芳菲空滿
堂與誰而目成四座俱歡暢衰鬢獨惺惺憑君侮
老意吹入斷腸聲疇復堪潦倒爛熳盡平生逝當
永離絕行矣莫畱停代答詩曰麴生避席對主人

筇席二章

卷上

九

一何愚賤子雖薄劣家世頗有餘含醇修令德仿
彿類玄初馨香從風發顏色日敷腴處爲韞匱玉
行爲待價沽一爲君子使三入承明廬薦璧鳴前
導招賢托後車何以酬嘉德絲繩繫玉壺何以陪
衍燕包驚豎烹魚逢君騰達日燕市顧當壚龜勉
自雕飾因風托賤軀盈盈席上待冉冉府中趨殷
懃唯我有斟酌自誰無何意平原客中道遇讒諛
餅壘皆成恥醉飽亦惟辜羣迷還自困遺恨在狂
且百壺隨顯父一石侍淳于但恢江海量吾焉爲
禍樞請借席前地再一試馳驅高堂陳寶瑟香閣
泛金龜君其憑軾坐觀我戲前除越席遙賜爵促
坐對騰觚曲調先心變投瓊當面呼短長嘲陞楮
饑飽弄侏儒悲者爲之喜慘者爲之舒霍然病良
已何必讀素書嘈嘈逐客令作計太迂疎坐客聞
此言雄辯驚四隅麾之不能去輦蹙將何如沉吟
復沉吟請君甕中居

筇席二章

卷上

十

康熙二十一年六月初三日 上諭部院諸臣朕

因天氣炎熱特奉 兩宮避暑瀛臺今幸天下少
安四方無事然每日侵晨御門聽政未嘗暫輟卿
等各勤職掌時來啟奏曾記宋史所載賜諸臣于

後苑賞花釣魚傳爲美談今于橋畔懸設罾網以待卿等游釣可于奏事之暇各就水次舉網得魚隨其大小多寡攜歸邸舍以見朕一體燕適之意誰謂東方曼倩割肉之事不可見于今日也特諭時臣官刑部郎中躬逢其盛謹稽首錄此

嘗見一斧硯銘曰立武以形含英以理李惟畫開

鄴塵秋起濡墨淨毫壯心不已

南昌徐巨源世友評云久客他山不復聆佳

聲效今夏一入郭門東西瞻盼真如僖父至於拱

揖倔強應對疎略其所以異於田舍翁者幾希自

轉磨一筆

卷上

十一

笑比之蘓耽幸不爲市兒彈擊耳乍見仲韶握談竟日既暑且雨雷滯街南自覺可賤幸子莊寓樓可坐時來憩語筆墨之事無不共之主人亦不以爲厭也因雜取詩話書品評所遇同人爲子莊一笑十七日見仲韶以後故友新交漸遇多矣或見其詩與文者一井及之朱仲韶本自僻奧理性孤微涉亂貌悴而神益淵乍見如卜肆中所畫鬼谷子初似頑拙然愈傳愈怪古意終不可磨沒也康小范神氣喧揚于摧折後刻自和光如古器出土爲吳中好事者摩挲錦袂檀函但見光采

不復可尋斑剝劉子山行步歷落肩膊杳拖然

自有士雲初年風氣昔人謂嵇紹如雞羣野鶴樂

令曰君獨未見其父耳於子山亦云周羽聰好

奇其質固自閑秀如拘性女郎厭惡時粧別欲自

出簪製髻式殊不知體貌本佳反爲膏沐自櫻勞

累楊依依詩畫字畫舉體皆輕如初春絲絮藤

水舞風初無著處劉建公刻意矜尚句詠點畫

纖毫不苟而不可著璀璨處如名妓入道其淡泊

矜飭皆非本色可愛處乃在人人俱欲近之耳

鄧君肩不事邊幅固自父風尚有一種如雨後樹

轉磨一筆

卷上

十二

木欲晴未得時秀色皆爲塵霧所蔽黎者爾詩

有陳伯玉之風作字立意爲險如猛獸奇鬼初非

正則然要是間氣昔劉玄德見孫伯符從階上

行步殆不能復前此君其吾目中伯符與饒林

上細理緩性自制義外毫髮不以分力如修煉遺

士望月吸日只想飛昇更無餘事朱居六風氣

奕奕觸事玲瓏慕如韓信木嬰度井陘而不作背

水計畫如韋伯將懸空書榜而了無怖色文道林

所謂愛其神駿者也子莊如名山遠峙其中樹

木水石寺觀橋亭色色有之而初不自表見游者

至則隨所欲求一一得之。余不佞如折本舊賈，重入寶山，物物能辨而不能買，亦復無可售者，而舊時相好者作謔及聞者探奇，不知此人已一無所有，而只樞破衲敗絮結縛處終日索寶，辛卯秋爲子莊書世溥。徐巨源真南州高士，所爲文章取適已意，若他人不過唱蓮花落意在乞錢而止耳，然未免口角太峻，遂得奇禍，其著作必傳無疑也。記丁酉入三山，攜巨源新稿見周櫟園先生，先生閱不兩三葉，歎之再四，謂巨源生氣已盡，恐不久人世，當時以爲懸擬太過，及歸途次建武，果得巨源惡信，此自周公法眼知之在筆墨之外也。巨源老而窮，窮且不得其死，天既生之而更磨折頓挫以盡其意，不識生者何意？李商隱序李長吉謂其挾濡性情，故不得壽，得貴則巨源之死宜矣。癸卯春正月廿四燈下偶檢巨源舊稿，不勝慨然。同朱子莊共爲歎息，黎士弘跋：余到南州三載，求徐巨源文翰甚渴，自陳伯璣所刻榆溪集外，卽片紙不可得。今歲春聞羅飯牛誦巨源贈詩云：青山已是無常主，更寫青山賣與誰？又云：記得扁舟初過訪，草堂門外水齊天。令人諷歎不已，茲又從朱

子莊得巨源友評一卷，手書六百八十九字，文既散朗冷雋，字復本色，其引喻玲瓏，超脫直是晉人風味。米海嶽云：前賢徵引迂遠，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闕，是何等語？吾所論要在人人不爲溫辭，知此者以與讀巨源此卷。辛未閏七月四日綿津山人榮跋。徐巨源評友九人，合已得十，則句法疎宕，引喻處似嘲似謔，雖不必識其人而其人之才與藝宛在目前。曾太史公作小贊一二語，遍肖其人，此評有之，第其中有刺謬者二，按魏史韋誕字仲將，善楷書，明帝立凌雲觀，誕先安勝乃龍處，誕輒輻長綰引上，使就題之，去地二十五丈，誕甚危懼，既下頭顱皓然，是懸空書勝者，乃仲將非伯將也。又世說云：人有語王戎曰：稽延祖卓卓如野鶴之在雞群，戎曰：君未見其父耳。今謂樂廣語亦非，雖然巨源特信于行文，典到筆落，豈暇屑屑考據作村學究說故事耶？支道林善標宗會，而章句或有所遺，謝太傅曰：此九方歟之相馬，略其玄黃，取其神駿，子於巨源亦云。錢塘吳允嘉跋。祥符周雪客在汝晉稗載二事，其一正統朝于忠肅巡撫太原，有憫農采桑婦二詩，先文康于天

啟朝令陽曲。年書刻縣治屏上。至今猶存。憫農云無雨。農怨嗟。有兩農辛苦。老夫出門荷犂鋤。村婦看家事縫補。可憐小女年十餘。赤腳蓬頭衣藍縷。提筐朝去暮始歸。青菜挑來半粘土。茅簷風急火難炊。旋蒸山柴帶根煮。夜歸夫婦聊充饑。食罷相看淚如雨。將奈何。有口難論辛苦多。嗟爾縣官當撫摩。采桑婦云。低樹采桑易。高樹采桑難。日出采桑去。日暮采桑還。歸來喂葉上蠶薄。誰問花開與花落。二眠纔起近三眠。此際祇愁風雨惡。割鷄裂紙祀蠶神。蠶若成時忘苦辛。但願公家租賦給。

附錄二

十五

絲不望上。儼身。男幸免官府責。脂粉何須事。顏色收蠶猶未是。閒時卻與兒夫勤稼穡。其一陽曲縣治有先文康詩版云。黃口兒依母賣兒完母錢。分明割已肉。何待別人憐。此詩家集未載。敬為補入。知公詩文散佚者多矣。

偶得蒲州朱牧所撰關侯祖墓碑。事奇而文不雅馴。以示吾友馮子山。公走筆作記一篇。庶足與侯並不朽矣。

附記

天之生聖賢也。必鍾祥於世德之家。故大孝尊親。感思貽父母令名。予嘗慨漢書亭侯。

而忠貞沒為明神廟貌。徧宇內。血食綿千古。而其祖若考名氏獨闕。軼無考。侯在天之靈。必有盡然。隱痛者。予每遇河東博聞之士。必周咨之。不可得。康熙十七年戊午。解州有常平士于昌者。讀書塔廟。塔廟侯故居也。昌畫夢侯授以易碑二大字。驚而寤。見濬井者得巨甌。碎之。甌上有字。昌急合讀。乃紀侯之祖考兩世諱字生卒。甲子大略。循山而求得墓道焉。遂奔告解州守王朱旦。朱旦作關侯祖墓碑記。記中載侯祖石磐公諱審字問之。和帝永元二年庚寅生。居解

附錄二

卷上

十六

州常平村寶池里。公冲穆好道。以易春秋訓其子。卒於桓帝永壽三年丁酉。享年六十八。子諱毅字道遠。性至孝。父沒廬墓三年。既免喪。于桓帝延熹三年庚子六月二十四日生。侯長娶胡氏。于靈帝光和元年戊午五月十三日子平。其大略如此。昔趙宋時。劉廷翰官貴。當追封三代。少孤。其大父以上皆不逮事。忘其家諱。太宗為撰名親書賜之。載在宋史。以為美談。亦以教孝也。而况侯之祖若考皆有名氏。載墳石。章章可考者。顧忍軼之哉。朱旦又言桃園結義之

俗說宜關伏魔大帝之稱號宜更其論甚正商丘宋公嘗言壯繆惡諺當易以嘉名侯既殺身成仁矣尚可以成敗論乎予並存斯言也以竢議禮君子錢塘馮景敬記

古今事有相類者北魏長孫子彥嘗墜馬折臂肘上骨起寸餘命開肉鋸骨流血數升言笑自若時以為踰於關侯楚熊渠子夜見寢石以為虎也射之沒鏃及知其為石再射之不入矣此事已開李將軍之先又北周李遠獵於莎柵見石於叢薄中以為伏兔射之鏃入寸許視之乃石文帝聞而異

舊唐二筆

卷上

十七

之賜書曰昔李將軍有此事公今復爾可謂世載其德矣隋元胄文帝託以腹心當帝為周丞相趙王招謀害帝帝將酒肴詣王宅王引帝入寢室胄坐於戶側王令其二子進瓜因將刺帝及酒酣王欲生變以佩刀子刺瓜連啗帝將為不利胄進曰相府有事不可久留王叱之曰我與丞相言汝何為者叱之使卻胄瞋目憤氣抽刀入衛王問其姓名胄以實對王曰汝非昔事齊王者乎誠壯士也賜之酒曰吾豈有不善之意耶卿何猜警如是王偽吐將入後閣胄恐其為變扶令上座如此者再

三王稱喉乾命胄就厨取飲胄不動會滕王追後至帝降階迎之胄耳語勸帝速去帝不悟曰彼無兵馬何能為胄曰兵馬悉他家物一先下手大事便去胄不辭死死何益耶復入座胄聞室後有被甲聲遽請曰相府事殷公何得如此因扶帝下牀趨而去趙王將追帝胄以身蔽戶王不得出趙王恨不時發彈指出血及誅趙王帝受禪曰保護朕躬成此基業元胄功也此事與鴻門樊將軍何以異耶

舊唐二筆

卷上

十八

北魏李崇奉詔封螭螭戎服武飾志氣奮揚時年六十九幹力如少又傳永年踰八十盤馬奮稍常諱言老每自稱六十九余今年政七十矣念之惘然

四明周岷公斯盛語余曰曾於友人處見孟內水貯一螺主人曰此異物也另取水一盂入鹽少許置螺其內螺殼開飛出一蜂高尺許蜂尾一線綴殼內飛舞良久以螺還原孟蜂遂縮入其理殆不可解

泰州宮紫陽偉鏐

中明崇禎癸未榜十八名為詩

四房李翰林士淳

首卷紫陽孫懋言中今癸未榜

十八名亦爲詩四房李編修鳳翔首卷當懋言公車北上夢祖與之履喜曰是繩祖武之兆也果符其言

余分巡通永時以公事過上谷倡修楊忠愍遺祠其四世孫聰福以公壽徐華亭文貞序稿一紙見贈文筆嚴正具至大至剛之氣如其爲人書法亦大似文信國裝池寶弄不啻魯敦周彝當時從聰福求閱劾分宜疏稿以途中被竊對惋惜數年後聰福之姪運條來吳語及此事運條曰此疏實未失今與諫馬市疏並存祠中其伯聰福所言蓋恐

余畱而不歸耳噫奈何以鄙夫視我耶快慰之餘因竝紀之

附文稿

君子之壽當圖不朽之真而所以壽之

者貴有懇懇相勉惓惓相成之義瑣瑣年數之末頌祝之私皆所不取也世之言壽者不過曰享年有永而已然命稟自然固一定不易年歲自積於人之賢不肖無與焉若以此爲壽則夫簾肆煨燼翁伯張里哆顙冥蠢懷殘秉賊者龐皓威蕤不可勝數且多不踰百年耳過此以往卽絕景吞響堙滅無聞雖謂之不壽亦可也惟

附文稿

卷上

二十九

夫修諸己者道德卓犖建諸用者勲業赫耀垂諸後者典謨煒曄則邈無紀極可與天地相終始夫是之謂不朽而壽之所以爲真也今夫言壽之至者莫天地若然天地之所以爲壽者非謂其形體不毀已也以覆載之德生成之功無聲無臭之教足以父母萬物無窮耳否則亦冥然翕聚之氣塊然凝結之質而已非所以悠久無疆億載不朽者也故人知壽於年者爲壽而不知壽於理者斯壽之真知壽於身者爲壽而不知壽於天下者斯壽之大知壽於目前者爲壽而不知壽於身後者斯壽之永非深達始終之故善權修短之算者孰能論壽於命數之外而不求壽於年數之間乎恭惟我夫子黃閣元老黑頭相公以年言之似尚未可以壽之者然觀諸所修爲者所建立者所垂後者半生積累已足垂萬年不朽視世之昏耄罔生無所寄付者修短之相絕也亦猶蕭艾夕枯之與松柏久茂也榮辱之相背也亦猶衣赭輿臺之與危軒華袞也已不可同年語況由此而進焉其所爲不朽者當益宏遠峻懋謂不可以壽之乎昔

丙午歲二三子稱壽於三槐堂嘗記夫子舉爵爲令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其次言壽再令曰立德要知似德之非立功要知貪功之戒立言要知尚口之窮言壽要知罔生之辱夫德壽之基也功壽之輿也言壽之華也卽樽酒教令之間而不朽之道備矣然三者見其始而未見其終著其端而未究其極則誠門弟子之深懼繼自今上之果能永肩一德不惕威改節以悅俗固寵次之果能以身殉國事專報主建掀揭非常之功次之果能崇正論主國是排邪議黜橫議有格非反經垂教範世之益終之能居之以恒至老不變不先貞後黷蹈所謂似德貪功尚口罔生之愆則可以輝名昆鼎勒伐金冊三者垂萬年不朽壽卽享萬年不窮而瑣瑣年數之末誠不足言矣使或較齡算之短長略行誼之臧否急一身之利害視天下之治亂若秦越然則已往之行隳於垂成將來之年俱爲虛假斯不善自壽者之爲固知夫子必不爾爲也噫夫子一身任天下之重則所以圖不朽者不得不持之以有終天以天下之責付於夫

子之身則所以壽平格者不得不錫之以有永又何俟門弟子瑣瑣勸勉頌祝之乎哉右明贈太常少卿諡忠愍板山楊公所撰壽序原稿一紙乃以壽其師徐少湖者文見集中忠愍平時以浩然剛大誠正義烈之氣發爲文章爲心畫雖翰墨間有未工猶當歿世寶若拱璧況字與文俱清勁不苟如其爲人乎真可與顏平原文文山兩公所作鼎峙並傳者也少湖係徐文貞公無疑蓋世廟時別無他徐爲閣臣者文貞入內閣年尚未及六十序云黑頭相公是也忠愍氣節既自不朽序中又以此期文貞後來東樓伏法皆出文貞之力輔相兩朝勲名爛然是師是弟信乎其能不相負矣稿藏於忠愍裔孫家因感牧仲先生重葺板山廢祠之誼攜此爲贈聞又有忠愍劾分宜二十四大罪疏其原稿裝潢成卷前賢題識甚夥並攜置驢背上欲以示牧翁中道不知爲何人竊去牧翁痛加惋惜琬謂公英爽在天至今存想其風采猶凜然若生決不令此卷湮沒塵埃中盡姑少俟之康熙二十七年端午日長洲後學汪琬拜觀并盥手

敬題於卷尾時年六十有五 是卷雖無歲月款識然忠愍之裔酬恩牧仲先生者鈍菴先生斷以爲壽華亭相稿讀其言剛大之氣塞天地貫古今信忠愍筆也華亭與忠愍瑯琊皆嘗膽吞肝東樓而兩先生又華亭門下士瑯琊壽華亭憤發於酌者之詞纒纒激昂與忠愍相表裏而余又見楚郭文毅壽歸德沈公八十序述患難列讒構亦復如之古人不屑松柏岡陵其師如此忠愍稿載本集未及見見於牧翁先生署中憂危刻厲如睹其心至大節日月懸之不贅

篤齋二筆

卷上

三

也戊辰十月杪梅川後學張仁熙謹識時年七十有九 按東樓罪狀成或問於華亭當入椒山一段否華亭曰不可明主不爲人臣受過果若是嚴公子詰朝騎款段出都門矣攜印挾吏定律俄頃而忠愍之氣伸其不入忠愍者乃所以大慰忠愍者乎兩公炯炯靈眸相視莫逆仁熙再識 明世宗時楊忠愍劾分宜有十罪五姦疏熹宗時楊忠烈劾魏璫有二十四大罪疏兩疏竝垂國史可與日月爭光也鈍翁跋中誤以二十四大罪疏屬忠愍當是一時訛筆或老

人健忘耶漫堂夫子偶出示此卷因爲正之康熙甲戌夏五毗陵邵長蘅

淄川高念東先生 官刑侍時余爲郎受知于公倡和恒至丙夜公衝口而出皆香山放翁高致其瓊花觀詩云錦帆千里赴雷塘小杜風流事亦荒何處瓊花歸劫火蕭蕭鴨腳滿長廊又京師清明云故園小圃又東風杏子櫻桃次第紅明日春明門外路清明消遣馬蹄中又馮易齋相國 過松雲菴見訪云戶倚雙藤禪宇開無人知是相公來相看一笑忘朝市風味依然兩秀才記冬夜於德

篤齋二筆

卷上

四

州謝方山 寓齋見公爲五禽之戲先脫去重裘須臾赤身引頸汗靈靈如雨下座客爲之驚歎當其致政歸一時祖餞如雲湯潛菴 適使竣還朝追送國門外語余曰僕生平以未識高公爲恨今親其言論丰采令人塵心都盡抑何幸耶王尚書阮亭常述公三事一公少宰家居時夏月獨行郊外于隄邊柳陰中乘涼一人車載瓦器抵隄下屢擁不得上招公挽其車公欣然從之適縣尉張蓋至驚曰此高公何乃爾公笑而去一達官遣役來候公公方與羣兒浴河內役亦就浴呼公爲洗

背問高侍郎家何在，一兒笑指公曰：此卽是，役於水中跪謝。公亦於水中答之。一公賦詩：兀坐齋中，一無賴子與公族人相角，走訴公，且以頭撞公。家人奔赴勸之去。公徐問曰：此爲誰？所言何事？蓋公方酣吟，毫不挂念，其胸次爲何等耶？湘潭王山長

送公還山詩甚佳

附山長詩

晴郊風雨斬然新，端爲臨岐歎詠人。

亭畔柳枝先帶綠，隴頭梅信已含春。有根慧業

多生種，無繫輕裝五岳身。不比墮驢猶戀世，

逍遙真覺遠埃塵。聚散如萍渾不期，行藏有

道更何疑。宦情自是懷來少，公事非因欲了癡。

撒手懸岩皆坦步，衝腸嬉笑總新詩。辯才無碍

圓通在，豈僅猶龍柱下師。千古冠裳舊帝畿，

幾人談笑詠歌歸。抽簪便戴鸛冠子，解綬旋更

大布衣。公行時著布袍入塾神蛟藏爪鬣，行空天馬卸

銜機。等閒俟命能居易，不待行年始悟非。相

依不厭話頻頻，爲喜天機爛熳真。道廣豈能無

泛愛，機忘自可歷風塵。文人結習由多識，上座

機鋒欲現身。笑指寒岩枯木語，三冬暖氣又回

春。

王荊公百家唐詩選二十卷，淪沒已久，余曩得殘帙八卷，付山陽丘邇求。刻行近復得乾道間盤

谷倪仲傳舊本，所亡十二卷皆在，更屬邇求續刻。

稱全書矣。按荊公此選唐賢遺棄最多，殊不滿意，或疑此非真本，不知荊公凡事孤行一意，全不

循人。此選出公手訂無疑，但未盡善耳。嚴滄浪詩

話云：荊公百家詩選，如沈宋王楊盧駱陳拾遺張

燕公張曲江賈至王維獨孤及韋應物孫逖祖詠

劉脊虛綦毋潛劉長卿李長吉皆大名，家均未入

選。李杜韓柳以家有其集，故不載。荊公當時似但

據宋次道所有者選之，乃序言觀唐詩者觀此足

矣，豈不誣哉？近王阮亭尚書亦云：三復荊公此選，

不解其意義所在，以爲古物寶惜之則可，以爲佳

選則未也。

山東臬司廳事前一青石，白紋宛然七級浮圖，曾

爲一署官竊去，司役追取，署官怒而擲之地，裂爲

兩段，今仍安舊處。

同里沈文端公，爲明神宗朝名相，居鄉有萬石

家風，余藏公家書一通，字字皆省身克己之學，每

一展閱，如聞晨鐘，發人深省。王阮亭尚書已採入

續名臣言行錄今載識于此

附文端家書

本府糧廳魏公祖有書禮寄到京

上家下備賀禮并書送去學道考試畢速寄信來王父母賜扁曾央大哥往謝否爾此後只以不相見為主寧可禮上差些勿要開了此端出入公門招惹是非且受勞苦拜客只可騎馬不可乘輿家下凡百儉素恬淡不要做出富貴的氣象不惟俗樣且不可長久大抵盛極則衰月滿則虧日中則昃一定之理那移不得惟有自處退步不張氣燄不過享用不作威福雖處盛

筠庵二筆

卷上

三

時可以保守近者江陵張老先生一敗塗地只爲其榮寵至極而不能自抑反張氣燄以致有此可爲明鑒我今雖做熱官自處常在冷處必不冑多積財貨廣置田宅使身終之日畱下爭端自取辱名爾能體我此意凡百學好已知持滿之道只愁爾一向來做得門面大了無富之實有富之名日後子孫不免受累爲今之計要損些田土減些受用衣服勿大華美器用寧可欠缺畱些福量遺與後人此至理也畱意畱意秋夏糧要委定馮運及早上納多加與些火耗

各莊上人常約束他莫要生事捨與窮人綿襖

一百箇趁早預備親戚中貧者孤寡者

此下數行

既糊塗到此田地你與之辯論何益此後只任他胡說任他疑惑不必發一言不必生開氣暮年光景頃刻可過何苦如此只圖灑落爲快也文姐有娠臨生產時尋一箇省事的收生婆看鍾老速打發來罷他有八十餘老母周務本急欲回去王魁且畱他跟我九月間要隨駕上陵我求歸之意已與申老先生說過尚未見許過日再圖沈垓近日頗知讀書講書作文與處家

筠庵二筆

卷上

天

之事都曉的些可寄信與尹中峰宅上說明年親迎栗菴不知幾時起身房已替他尋下八月廿一日書書中所云多至言格論除隨時一二事外其餘宜不時觀覽自有益處坊牌既不能止隨府縣建在那處只不可妨碍人家既有自備木料官木料不必用他的吾年近九旬官居極品百凡與人應酬體貌自宜簡重若上司與本處公祖父母禮必不可少者不得不與相見閑常枉顧只可以居鄉辭謝之而已僕僕往來不無太褻出門如見賓入虛如有人

獨立不媿影，獨寢不媿衾。右歸德沈文端公

家書一通，字字聖賢忠恕之旨，予方欲續名臣言行錄，因從牧仲判院借歸，手錄藏之。然以文端公敬慎如此，而猶不免四明之忌，妖書之獄，震動天下，吁可畏哉！康熙十六年夏五，新城後學王士禛謹跋。明神廟中緘退廉恪，尚有古遺風。文端翼翼拜牌，出於悱惻，豈偽哉？而四明構之黨議，實始，究之妖書之獄，久而愈白，過不在文端也。文端細行必謹，嘗聞之牧仲先生，文端壽族子聚祝，喜而譁，箸椀皆聲，文端從容言

清廟二筆

卷上

元

吾家不下宋栗菴，然亦有一事不及衆駭問文端曰：栗菴族食椀箸無聲耳，衆凜凜，今讀先生家報，肅如萬石風規，乃知從容一訓，亦家政之餘也。先生又云：年近九旬，官居極品，其言若此，如坐抑戒武公其上，而恍惚遇之。康熙戊辰十月杪，梅川後學張仁熙謹識。時年七十有九。余康熙庚戌撰筠廊偶筆，載宋搨淳化帖第九卷事中多繆誤，後二十八年丁丑得原石，始爲正之，刻跋其後。

附錄 宋郡南有幸山堂，爲宋高宗駐蹕之所，明

崇禎中沈氏濬池，得石一片，兩面刻字，乃淳化

帖九卷第一二兩版王獻之書也。旁有陳懷玉鐫四楷字，董文敏見而愛之，後寇亂失去。康熙丁丑，余姪塹偶掘地復得，搨以寄余。筆畫遒勁，精采奕奕，爲北宋刻無疑。按閣帖祖本用棗版，而陳簡齋云：太宗刻石，寵錫下方，則閣本固有石刻也。南渡後摹刻者紛紛，曹士冕法帖譜系云：襄州刻本第九卷大令帖，毀于王旻之變。余曩撰筠廊偶筆，卽以此石爲襄州所失，不知旻變在理宗端平三年，以地以時相去遠甚，且旻

清廟二筆

卷上

三

毀矣，安得復出，今爲正之，別刻一石附帖後，俾塹永寶焉。

余曩以西江詩派論課士豫章率昧於題旨，鮮當人意者，新建張吏部扶長泰來致政家居，耄年好學，撰江西詩派圖錄，首述呂居仁所定宗派，次總論次小傳，次與客問答，甚盛舉也。暇日摘錄於此。黃山谷以下凡二十五人：陳師道、潘大臨、謝逸、洪朋、洪芻、饒節、祖可、徐俯、林敏修、洪炎、汪革、李錞、韓駒、李彭、晁冲之、江端本、楊符、謝邁、夏倪、林

敏功 潘大觀 王直方 善權 高荷 呂
本中 此浚儀王伯厚小學紺珠定本也胡氏
茗溪漁隱與山堂肆考有何顗而無高荷且列
洪朋於徐俯之後豫章志有高荷何顗而無何
顗呂本中復不在二十五人之中恐傳鈔有誤
今並記之

附扶長論略

說者謂居仁作圖既推山谷爲宗
派之祖二十五人皆嗣公法者今圖中所載或
師老杜或師儲韋或師二蘇師承非一家也詩
派獨宗江西惟江西得而有之何以或產於揚

翁卷二筆

卷上

三

或產於兗或產於豫或產於荆梁似風土又不
得而限之矣或謂三百五篇而後作詩者原有
江西一派自淵明已然至山谷而衣鉢始傳似
宗派盡于二十五人也及考紹興初晁仲石嘗
與范顧言曾表父同學詩於居仁後湖居士蘇
養直歌詩清腴蓋江西之派別坡公謂秦少章
句法本黃子夏均父亦稱張彥實詩出江西諸
人范元實曾從山谷學詩山谷又有贈晁無咎
詩執持荆山玉要我雕琢之彼數子者宗派既
同而不得與於后山之列何也呂公嘗誤紫微

翁卷二筆

卷上

三

詩話見諸篇什者僅八九人而止餘悉無聞焉
抑又何也聞公尚有師友淵源一書惜未之見
大抵宗派一說其來已久實不昉自呂公也嚴
滄浪論詩體始於風雅建安而後體固不一逮
宋有元祐體江西體註云元祐體卽江西派乃
黃山谷蘇東坡陳后山劉後邨戴石屏之詩是
諸家已開風氣之先矣居仁因而結社一時壇
壚所及遂有二十五人爰作圖以記之詎必溯
其人之師承計其地之遠近歟觀呂公自序有
云同作並和雖體製或異要皆所傳者一其厓
略殆可觀矣宋大中丞牧仲先生采風以此命
題友人有過蓬戶而下問者聊書此意以答之
猶恐世遠言湮卽舉二十五人之姓氏索其詳
而不可得廼紀厥爵里遍覽羣籍捃拾遺事錄
其有關於宗派圖者人各立一小傳編次成帙
名曰江西詩社宗派圖錄俾後之學詩者得以
覽焉

蘄州顧黃公景星有後哭曹石霞詩戴石霞歸柩
事甚奇可哀亦可敬也

附詩並序

廬昌字石霞麻城人崇禎十二年鄉

試第一十六年進士授嘉定知縣不事吏治左遷福建照磨轉入雲南順治八年潛歸里內院洪檄致軍中佯狂謾語醉吐汙洪茵又以詩誚之遣歸益放浪託於佛仙父某前永昌府判卒于官順治十七年雲南始入版圖脩昌扶病奔喪甫入境有文氏四歲兒迎呼脩昌名誦其闡牘曰我汝師也已卯主試章正宸我是也與君同行矣無何兒殤脩昌奉父母之喪并挈明滇南督學黃岡何閔中樞至昆明病劇卒家人慮道遠寄置何樞脩昌輟重不發其弟曰兄為何

筠廊手筆

卷上

三

公樞也邪昇何樞至數步又止其弟曰兄為何公先輩且客也前何樞乃發予聞其事作後哭石霞詩康熙九年七月二十七日記紫府韓蘇未足疑九泉杜鄭盡交期君親恩重生難背滇嶺跳還死較遲白馬望中猶待友黃泉歸去亦尋師孤臣墓誌知誰託卽事還堪野史題東坡見夢于莫養正爲紫府扣門謹題公紫府真人也石霞亦降乩云與章先生皆紫府判事事畢當生山東云

康熙十年五月十八日鎮江府迅雷烈風晝晦如夜掣去漕船一隻民船二隻不知去向月河鎮地

方隕酒數十礫平置河側四面山地方掣去鄉民莊建源房屋百間瓦礫無存傷死男婦無算遠見四龍鬬于雲中是日也楚中亦大雨寒凜如冬顧黃公有龍鬬詩

附詩

虎頭沈寒湫乖龍驅不起玄黃鬬何事去簸江海水生靈與息壤上帝愛莫比誰怨錢塘君作蟹萬人死連年淮泗溢更苦黃河徙幽豫連荆揚赤地幾千里米粟民之天所重非酒醴汝龍寓何意奪彼而與此糟粕倘可酸醉鄉難與理恐此復偶然天心敢揆揣

筠廊手筆

卷上

三

筠廊二筆 卷下

商丘宋 榮牧仲

范文肅公

文程爲

本朝名相開創規模皆其翊

贊當

王師入關之初公首建大議佐成國家

無疆丕基觀其致諸王啟諄諄以任賢撫衆秋

毫無犯爲言嘉謨議論非仰承文正公家學曷克

有此吳門文正書院藏此啟余讀而錄之

附啟

廼者有明流氛西踞水陸南扼軍民煽亂

於北陲我師變伐其東鄙四面受敵其君若臣

安能相保耶顧維天數使然良由先皇帝憂

筠廊二筆

卷下

勤肇造及諸王大臣恪循丕業夾輔冲皇

忠孝格乎蒼穹上帝潛焉眷祐欲令攝政諸

王建功立業而與之會也竊惟成大業以垂休

萬世者此時失機會而貽悔將來者亦此時何

以言之中原百姓蹇遭喪亂困苦已極黔首靡

依猥擇令主靡然就養雖間有一二嬰城負固

亦止各爲其身家耳非爲君效死也茲其受禍

種種已不可治河北一帶定屬他人土地人民

莫患勿得患得而不爲我有蓋以爲明勅敵者

我國也抑則流寇也正如秦失其鹿楚漢逐之

雖與明爭天下實與流寇角也爲今日計我當

任賢以撫衆使近悅遠來蠢茲流孽亦將進而

臣屬焉卽明之君知我規恢非復往轍或亦言

歸於好倘不此之務非但徒焉勞師適足爲流

寇資耳值已成之局而置之後乃敝敝焉與之

爭非計之長也曩者棄遵化屠永平兩番深入

而返彼地官民必以我無大志惟金帛子女是

圖縱歸附之勢不久留因懷攜貳蓋有之矣然

而有已服者有未服宜撫者是當嚴戒軍旅秋

毫無犯復宣諭以昔日不守內地之由及今進

筠廊二筆

卷下

取之意而官仍其職民復其業恤厥無告錄厥

賢能將見密邇者綏輯逃聽者風聲自熙然而

向順矣可將各處官吏眷屬謂爲捍患質而移

於我軍拔其德望素著者置諸班行俾朝夕獻

納以資輔翼王試擇其善者而酌行之於是

聞見以廣而政事有時措之宜矣是役也或直

趨北京或相機進取惟於入邊之後山海長地

以西擇堅城一區頓兵而守以爲門戶我師往

來斯云甚便惟攝政諸王察之文肅公翊

運元臣戡亂佐治初建議入關投啟諸王致

孜孜任賢撫衆是亟真謀國之謹言開基之碩
畫昔鄧禹展策務悅民心元齡運籌收采人物
遂使漢幟復昌唐鼎克奠以古況今抑何符契
公之子刑部郎中承勳出公原啟命元文書之
書已爲之贊曰奕奕范公忠智天植仗節入關
攀鱗附翼首建大謀率先羣力飛檄中原掃清
九域開國之勛殿邦之績翊我先皇光輔惟
德升庸宅揆齊名周奭貞鬯歌鍾自天申錫至
計良謨壽以金石子孫保之億年無極內閣學
士兼禮部侍郎崑山後學徐元文謹跋 文肅

筠廊筆

卷下

三

公首倡入關廓開大計所謂運籌帷幄之中決
勝千里之外者厥後皆如公策而我國家之
大業以成萬年之丕基以定往讀容齋隨筆云
人臣之遇明主於始見之際圖事揆策必有一
定之計足爲不朽東坡序范文正公文蓋論之
矣伊尹欲堯舜其君民傳說三篇皎若星日罔
俾阿衡專美有商於是爲允蹈矣淮陰請定三
秦下魏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糧道西會滎
陽無一言不酬鄧禹說光武延攬英雄務悅民
心終濟大業耿弇計落落難合而事竟成武彥

勸先主跨有荆益外觀時變及南方已定則北
定中原已而盡行其說功之未成則天也房喬
謂太宗爲記室卽收人物致幕府及爲相號令
典章盡出其手數百年猶蒙其澤王朴事周世
宗上平邊策圖江北臣桂廣平岷蜀平并寇世
宗之功未集而宋初埽平諸方先後次第皆不
出朴所料今讀文肅公啟抑何與昔賢脗合而
至於任賢撫衆不圖子女玉帛秋毫無犯以懷
歸附則煌煌仁義之師伊傅之主亦不是過又
非漢唐以來諸臣所可及也王道規模儒者氣

筠廊筆

卷下

四

象其亦得之文正公之家法歟公之子尚書公
旣出以示焚不禁爲之三歎適承乏三朝國
史總裁敬識數語簡末將以質諸史館諸君而
手書一通以歸之公家以尚書昆弟相繼起爲
名臣亦如君陳克懋昭乃考之猷訓也禮部尚
書兼管翰林院掌院學士事長洲後學韓荃謹
跋

蘭陽王斤字仲連崇禎辛未進士除滋陽令曾庶
宗壽鎔犯法殺人斤笞而械之巡按御史以擅刑
宗室劾奏上怒逮繫刑部獄蓋爲令僅二十日耳

久之遣戍睢陽，斥從戍上書，臣始訊壽銘，銘方置酒高會，移時至，高趾闊步，而左右翔，臣忘死請陛下量侔覆載，忍殺人者舉止如斯不壽銘裂臣上王啟，分賂諸宗，諸宗跳梁，臣乃杜門求去，滋陽民投狀留臣，而御史謂臣激變，幸無變也，假不幸有憤諸宗之強梁，洩蓄怒以因衆，臣忘死請陛下當謂誰寔激之，臣被逮日，士民遮路痛哭，臣忘死請陛下豈甯成義縱所能得之百姓者，書上不得達，斥未生時，鳴於母腹，少負異才，善諧謔，人畏其口，寔坦中不留宿，歲年二十九佯狂病發，死自誌其

墓以韓昌黎誌河南令張君之銘有合於己，卽以銘己，士論哀之，周櫟園侍郎刻其遺集。

平涼崆峒山，廣成洞有元鶴二風，日晴朗，往往飛鳴巖壑中，近年添二子。

盤山佛燈，人多見之，每除夕山之雲草寺定光佛舍利塔與薊州獨樂寺觀音閣通州孤山破塔皆有燈出，互相往來，漏盡各返原處，好事者恒裹糧候之。

近得沈文端相國瓦紐玉印一，刻帝曰中州一士神宗玉音也，同里先賢手澤在焉，良堪寶玩。

福清葉臺山相國有白玉觀音一，高尺餘，朱脣黑髮天然異品，又白玉帶一，亦千金物，皆得之毛帥文龍後，觀音供尼庵燬於火，帶爲耿逆取去，相國五世孫凌雲云。

宜興故相妾轉嫁平湖，攜一宋製白玉太真睡像，祕藏枕函中六十餘年，近已得善價爲武林貴官有矣。

曩於京師報國寺見杞縣劉文烈理順書與馬士英書，竝懸求售金陵白仲調廷評夢熊購劉書歸，曰不令與奸邪同列。

杞縣易知由單開闢縣地糧若干，除明忠臣劉文烈祭田應免若干，餘若干，榮哉文烈愈見世祖表忠德意高出千古矣。

景泰朝吳門陳緝熙祭酒鑑收藏書畫甚富，尤善臨摹，常得褚模稷帖一卷，雙鈎入石，更搨數本，分綴宋人諸跋，謁當時館閣諸大老，重爲跋尾，付子孫藏，棄數年前客從徐州持褚模蘭亭求售，余摩挲竟日，辨其非真而米跋小行書佳絕，韓襄毅雍諸題俱真，良不可解，忽憶舊曾於弇州四部稿及文休承題跋中略悉其概，遂檢出細加研究，知爲

陳祭酒狡獪伎倆無疑以示諸賞鑑家頗訝余爲具正法眼藏也按此陳氏本休承以爲唐摹兗州以爲米摹褚蹟無從辨之矣節錄王文二跋以備考

王跋宋榻褚摹襍帖

英景間吳中陳祭酒緝熙

得此本謁館閣諸大老跋凡十有三雙鈎入石余獲石本後十餘年而陳裔孫以墨本來售僅餘忠安等五跋增元陳深十三跋於前詰之則曰近以倭難竄身失後數紙耳陳深書尚未登石也余時不甚了了損三十千收之踰月小間較以石本不及遠甚又踰年檢都元敬書畫見聞記云祭酒歿此卷燬於火余悶悶不能已然怪所以存此五跋者蓋陳命工更臨一本而刻此字此跋以授少子今此其本也又數年始獲疑誤此宋榻本內有范文正仲淹王文忠堯臣手書杜祁公蘇才翁印識及米老題贊與前本同異幾二十許字考之米老書史無一不合而光堯祕記數文鑒定又甚明確始悟陳所得蓋米本耳陳本輕俊自肆至米跋則翩翩可喜使他人故不易辨此然亦不敢出入乃爾意米老嘗別

鐫廊三筆

卷下

七

爲贗本以應人又懼異時牽嫡故稍錯綜之耶

此老白戰博書畫船其自敘以王維雪景六幅

李主翎毛徐熙梨花易之損褻褻矣能無作此

狡獪變化也余不足言獨怪陳以平生精力與

諸老先生法眼不能辨故詳記其事以歎夫真

賞之不易得也余贗本爲友人尤子求乞去余

笑曰售之第無損人三十千

文跋唐摹襍帖

唐摹蘭亭余見凡三本其一在

宜興吳氏後有宋初諸名公題語李范菴每過

荆溪必求一觀今其子孫亦不輕出示人其一

鐫廊三筆

卷下

八

藏吳中陳緝熙當時已刻石傳世陳好鈎摹遂

搨數本亂真而又分散諸跋爲可惜耳其三卽

神龍本也

蘭亭自唐至南宋臨摹不下千種而要以定武爲

第一定武有五字損本湍流帶右天五字有損也

又崇山字中斷六七八行爲裂本亭列幽盛遊古

不羣殊爲九字不全本其天字全者爲定武肥本

天字小損者爲定武瘦本至紹興元年刊定武初

搨後有寶字大印及御製跋爲御府本先是元祐

四年張璪官邯鄲摹家藏定武本於石爲邯鄲本

若五字不損更有棗木刻本彼古今士人所藏契帖卽一定武未易殫述也

周公謹常言蘭亭不列官法帖中亦前輩選詩不入李杜之意

橋李汪玉水珊瑚網云魯直所書法語大如蒼蘆華後年月字至末每行一字字幾竝頭齒齒在宋白楮上楮高尺餘長二丈絕無接縫想公欲畢此紙故大揮足之耶崇禎壬申冬友人盛念修欲余嘉定盆樹姑以此卷相易成林獨樹入畫者約百本盆俱北定釣州龍泉東青磁宣德填白嘉靖回

第廉筆

卷下

九

青不一石俱靈壁將樂英崑種種愚父子得之於練川陳情甫輩供玩數十年矣今擬北游恐培灌失課遂割愛易去亦喜日夕對山谷老人墨彩也余聞明季都門高士崔青蚓子忠畫人物奇古人求之不可得性好盆景朱魚每灌花飼魚有一定畧刻一日爲執友邀至家閉門不令歸出絹素求畫云子不畫我將畱子三日子之樹萎魚且死青蚓不得已作畫而別較玉水所好不啻什百過之珊瑚網載千頃生所述道山清話云頃行役陝府道間舍於逆旅因步行田間有邨學究教授二三

第廉筆

卷下

十

不及再往至今爲恨

汪玉水有紫檀界方一對首鐫行書云元坐草玄風后爲軒爾往鎮之世掌我編敬仲銘紹美製界圍雕鏤花鳥極精工信出自名手上飾漢王昭文帶一粟米文一臥蠶文血蝕殊古而瑩潤面刻草玄閣佳器故楊鐵崖物也書聚骨扇如令舞女在瓦礫堆上作伎卽飛燕玉環亦爲減態此祝京兆語也

宋鄭景望雜著中一則云余中歲少睡展轉一榻間胷中旣無纖物頗覺心志和悅神宇寧靜有不

能名言者時聞鼠囁唧唧有聲亦是一樂事當門老僕鼻息如雷間亦爲囁語或悲或喜或怒或歌聽之每啟齒意其亦必自以爲得而余不得與也讀此可以安寢新建陳士業弘緒採入寒夜錄明萬曆朝御史張邦俊疏陳從祀易名二大典舉同鄉先達應從祀者一人曰呂柟應補諡者十四人曰雍泰魏學曾盛訥王用賓馬理張璉張撫胡執禮胡嘉謨李夢陽張原裴紹宗鄒應龍王維禎三十五年禮部題請會議舉行奉旨易名關係國是不厭詳慎其日久論定及近年應否給諡者俱

開列實蹟從公會議具奏四十四年禮部會議彙題先後共舉七十四人畱中不發泰昌朝亦未舉行天啟元年奉旨前禮部題請應諡七十四人既經會議允當並此外節年卹典請諡十人俱准賜諡共得諡者八十四人而邦俊疏中之王用賓張璉張撫胡執禮胡嘉謨張原裴紹宗鄒應龍王維禎不與焉斯舉事歷三朝雖奉明旨而知之者鮮如馬理李夢陽之諡卽其後裔至今皆不知南渡時尚有爲夢陽請諡者又如楊慎陶望齡最有時名亦莫能舉其諡他可知矣今錄得諡諸公於左

用廣其傳

兵部尚書伍文定忠襄 南京刑部侍郎吳悌文莊 都察院僉都御史魯穆端毅 都察院僉都御史楊繼宗貞肅 石城所吏目鄒智忠介 大理寺卿陳恪簡肅 尚寶司少卿孟秋清憲 監察御史劉臺毅思 兵部尚書毛伯溫襄懋 吏部侍郎張元禎文裕 諭德張元忭文恭 南京禮部尚書陶承學恭惠 太常寺少卿魏良弼忠簡 吏部侍郎趙用賢文毅 刑部侍郎張紳忠簡 巡撫大同都察院副都御史張文錦莊愍 兵部侍郎李盛春恭質 都察院副都御史魏允貞介肅 都察院副都御史郭惟賢恭定 工部尚書劉東星莊靖禮部侍郎唐文獻文恪 戶部侍郎張養蒙毅敏 兵部侍郎許孚遠恭簡 戶部三事周天佐忠愍 戶科給事中楊允繩忠恪 錦衣衛經歷沈鍊忠愍 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溫純恭毅 南京吏部尚書曾同亨恭端 鴻臚寺卿張朝瑞靖恪 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忠懷 兵部尚書王遴恭肅 工部侍郎王

汝訓恭介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蔡國珍恭靖
禮部尚書馮琦文敏 少傅兼太子太保兵
部尚書李化龍襄毅 吏部侍郎劉曰寧文簡
禮部侍郎郭正域文毅 太子太保吏部尚
書孫丕揚恭介 南京戶部尚書雍泰端惠
南京吏部尚書畢鏘恭介 南京刑部尚書趙
參魯端簡 刑部尚書王之誥端襄 兵部尚
書張佳胤襄憲 南京戶部侍郎余懋學恭穆
南京光祿寺少卿馬理忠憲 霍州學正曹
一端靖修 江西按察司提學副使李夢陽景文
給事中賀欽恭定 江西按察司僉事朱冠
恭節 南京戶部尚書譚太初莊懿 刑部右
侍郎段民襄介 兵部尚書魏學曾恭襄 刑
部侍郎朱鴻謨恭恪 南京刑部尚書魏時亮
莊靖 左副都御史龐尚鵬惠敏 監察御史
陳茂烈恭清 巡撫山西副都御史汪洪莊介
武選司郎中黃輦忠裕 南京吏部尚書汪
宗伊恭惠 戶部尚書林泮恭清 吏部右侍
郎楊起元文懿 南京工部右侍郎江治恭恪
副都御史李中莊介 翰林院修撰楊慎文

憲 南京吏部尚書裴應章恭靖 吏部左侍
郎盛訥文定 禮部尚書曾朝節文恪 南京
禮部尚書黃鳳翔文簡 南京兵部右侍郎姜
廷願康惠 南京刑部左侍郎何源靖惠 國
子監祭酒陶望齡文簡 南京工部尚書劉一
儒莊介 國子監祭酒傅新德文恪 工部侍
郎沈節甫端靖 太常寺少卿周怡恭節 南
京吏部郎中莊景文節 刑部侍郎王宗沐襄
裕 僉都御史張允濟介穆 刑部侍郎李棠
恭懿 戶部侍郎董堯封恭敏 湖廣按察司
僉事馮應京恭節 禮部侍郎敖文禎文穆
吏部侍郎劉元震文莊 監察御史張銓忠烈
臨洺李副使 芳蘊 好玄學年七十餘祈於黃梁夢
呂仙祠願與純陽一遇他日至祠下遇一道人告
以求見純陽之誠道人曰即使純陽當前君烏從
知且君亟欲求見何謂耶李曰欲使吾白髮轉黑
耳道人曰白者安能黑倘遇純陽或可令復生黑
髮耳以手掀李髮摸其額者三一笑而別數日白
髮中忽生黑髮一簇長寸許光澤異常李大悅每
掀髮示人曰吾真與純陽遇矣

蘇州半塘寺有元僧善繼血書華嚴經一部計八十一卷所謂永明者特徵於吾宗金華文憲公母夫人之夢文憲自稱觀茲勝因頓憶前事則善繼殆永明後身而文憲又善繼後身可知此三世經所由傳也余每至寺即拜觀一過附錄文憲序讚及余所說偈

序讚

上人善繼嚴持梵行欲求無上真如之道嘗自念言華嚴大經實中天調御第一時所說一乘頓教最為尊勝欲熱松為煤入以香藥搗和成劑以書此經而彼松煤者假物所就具黑

筠庵三筆

卷下

十五

暗相有染白法欲煅汞為丹承以空露研潤如法以書此經而彼汞丹者炫耀可觀能盲人目非助道者欲推赤金素銀廉薄如紙復粉為泥以書此經而彼金若銀者雖曰重寶外塵為體初不自內以是思惟身外諸物若勝若劣若非勝非劣若一若多若非一非多皆不足以稱此殊利維我一身內而心腎肺肝外而毛髮膚爪資血以生資血以成資血以長資血以至壯老暨死是則諸血衆生甚愛如梵摩尼一滴之微莫肯捨者我今誓發弘願於世雄前以所難捨

而作佛事從十指端刺出鮮丹盛於清淨器中

養以溫火澄去白液取其真純蘸以霜毫志心

繕寫滿八十卷尊閣半塘壽聖教寺昔者樂法

比丘當無佛時欲聞佛語了不能得乃信婆羅

門言以皮為紙以骨為筆以血為墨願書一偈

況今百千妙頌十萬正文不止於一縱捐軀命

以報佛恩無足為異於血何吝惟願法界有情

或見或聞證入雜華藏海已即得六根清淨得

六根清淨已即得自性清淨得自性清淨已即

得四天下微塵刹土中一切衆生皆悉清淨無

筠庵三筆

卷下

十六

相居士未出母胎母夢異僧手寫是經來謂母曰吾乃永明延壽宜假一室以終此卷母夢覺已居士即生今逢勝因頓憶前事於是親炳吾分妙香香雲輪囷結為寶網徧覆經上乃復合爪向佛散華作禮而稱贊曰雜華淨智海九會之所說一音所演唱十處放光明信解行證門總攝無復餘如是具五周如是辯六相如是分十玄妙義皆充足以至四法界二十重華藏無邊香水海教條有差別性相了無礙圓融與行布非異亦非同一可為無量無量亦為一重重

無有盡，是為功德聚。如來最上乘，龍宮所秘藏。上人出身血，嚴飭書此經。於一滴血中，普含十方界。於一一界中，普現光明臺。於一一臺中，普成師子座。於一座中，普見分身佛。如上無數佛，皆具大威德。眉間白毫光，徧滿一切處。共宣大乘法，聞者應解脫。譬如日月王，照三千大千。悉見種種色，法能破暗故。譬如大洋海，一平乃如掌。無丘陵堆阜，法能平等故。譬如陽春至，大地盡發生。諸根各萌芽，法能霑溉故。譬如梵志夢一夢，千劫事不過剎那間。法能融攝故。譬如子憶母，未見心已至。形神皆兩忘，法能無離故。譬如黃金色，金色不相分。金亡卽色空，法能不二故。譬如石性堅，初不從外得。石性自圓滿，法無修證故。能如斯見解，見經不見血。若加精進力，見佛不見經。及至成道已，見性不見佛。我性如虛空，了無能見者。無見中有見，全體卽呈露。苟執於所見，亦非我本性。見見二俱泯，此為真見。見真見復何有？性本無物故。一心歸命禮，祇夜以為贊。諸妙樓閣門，彈指一時啓。無相居士金華宋濂拜贊。

偈維元至正間，有比丘善繼精嚴持梵行。妙契無上道，願寫華嚴經。流布作佛事，將蕪松為煤。搗和寫此經，是具黑暗相。不可以為染，或煨汞為丹。研露寫此經，雖然頗炫耀，亦能盲人目。或以金作泥，及泥銀而寫。縱寶實外塵，初非我所。有惟此指端血，為我所甚愛。乃今發弘願，捨愛寫此經。百千微妙頌，及十萬正文。一一繕寫竟，證入華藏海。無相宋居士，未出母胎時。母夢一異僧，手內持是經。云吾乃永明，假室終此卷。母覺居士生，大有因緣在。居士洪武初，過吳半塘寺。展閱悟前因，稽首而作贊。是名三世經傳聞，徧遠近。我今得拜觀，心中大歡喜。昔蘇子瞻氏，四菩薩閣記。舍人所難舍，用以作功德。我思不忍舍，孰過於此血。見血不見經，血與經為二。見經不見血，血卽是經故。一身而三世，彈指之間耳。滴血徧大千，圓滿靡缺陷。凡一切血屬，盡得見如來。時西陂居士口說此偈，已再拜還其經。宋寶祐四年登科錄，第一甲第一名文公天祥。第二甲第一人謝公枋，得第二甲第二十七人陸公秀夫。忠節萃於一榜，洵為千古美談。錢塘吳寶崖。

陳琰有記

附記康熙己卯春正月孫子大白以宋寶祐四年登科錄屬余記余憮然曰自設科以來登科錄多矣此以文信國公及第而重者也首簡載宋寶祐四年五月八日御試策題一道次列御試勅差詳定官三人編排官二人初考官三人添差初考官四人覆考官三人添差覆考官四人初考檢點試卷官一人覆考檢點試卷官一人爲王應麟對讀官五人封彌官二人巡捕官二人五月十四日皇帝御集英殿唱名賜進士

銜

卷下

九

文天祥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共六百一人當日赴期集所六月一日准勅依格賜進士期集錢一千二百貫小錄錢五百貫七日謝闕十三日謁謝先聖先師究國公鄒國公廿九日賜聞喜宴降賜御詩於禮部貢院七月一日準省劄再給降題名小錄錢一千七百貫四日拜黃甲敘同年於禮部貢院廿五日立題名碑此宋制也第一甲二十一人惟首名署第一名餘俱署第二人三人他如二甲至五甲敘次皆然文天祥字宋瑞小名雲孫小字從龍年二十治賦一

銜

卷下

十

舉本貫吉州廬陵縣父爲戶時有以遠祖爲戶者有以祖父爲戶或自爲戶者南宋戶口例也第二甲四十人第一名爲謝枋得字君直小名鍾小字君和年三十治賦兼易一舉本貫信州貴溪縣居弋陽儒林里父爲戶兩公皆首名奇矣尤奇者第二甲第二十七人爲陸秀夫字君實年十九治賦一舉本貫淮安州鹽城縣長建里父爲戶一甲二甲之表表者三人而已嗣是第三甲鄭必復以下七十九人第四甲楊奇遇以下二百四十八人第五甲俞用國以下二百一十三人知名者絕少然有此三人可掩千萬人矣未簡止載文公對策一道總計宗室玉牒登科者七十一人宗正寺登科者三人玉牒中有兄弟同榜者七人與得與楠與溥與鈺與鎮嗣倡嗣恩也此外兄弟同榜者八人張清之詠之鄭茂大必復趙若年若珪若珪若瑛也又兄弟同年進士二人趙正元及兄寅龍鄭茂大及弟必陵也至若一甲第九人王應鳳爲應麟之兄其弟爲覆考檢點試卷官故無避嫌例四甲第二百三十人趙必揆爲忠定公汝愚之孫系

玉牒由承議郎登科者賢相有後名公有兄故
竝表之其餘由太學上舍學倫學諭學錄迪功
郎承節郎或內舍奏名平校或宗子省元或某
省省元經魁賦魁公魁皆特書其治易詩書禮
春秋而外有治周禮者有治賦者有兼治一經
者每舉必書而治賦者居多間有免舉者其年
自十九以至六十餘皆備書嗟乎當南宋之季
孱弱已極不絕如綫而同榜名臣得此三人豈
非天意挺生三人萃於一榜以表宋三百年養
士之報者哉讀文公策天人性命闡發無遺願
其君持不息之心急求所以爲安民淑士節財
弭寇之道而又重宰相以開公道之門收君子
以壽直道之脉皆救時之藥石至己未癸亥伏
闕兩上書不報而罷天下大事去矣雖謝陸兩
公可爲夾輔其如國運何往余閱紹興十八年
登科錄朱文公登王佐榜第五甲第九十人爲
科名重然通榜三百二十八人祇一人耳且國
運亦未至於此極也今三公鼎足而峙不惜以
身蹈水火赴湯鑊爲九鼎一絲之繫余閱未終
卷輒爲三公歎息而不能已矧身當其時者乎

因詳記其始末而歸之

海忠介印以泥爲之略殿以火文曰掌風化之官
觀之覺忠介嚴氣正性肅然於前凜不敢犯見周
侍郎櫟園印人傳

余移節吳門如臯冒辟疆襄年八十餘冬日遣子
諸生丹書來謁余畱吟窩清談竟日迨返命辟疆
問余丰度何似丹書對曰謁宋公正當嚴寒公著
重裘對之翛然自遠令人想見復社風流邵子湘
聞而歎曰是父是子良不愧名士之目

京師宣武門外永慶寺最爲卑陋獨正殿一區門

常開禪師文然居之忘其名師都人戒律精嚴住
祖師殿中晝夜禪誦不輟飲食給於鄰叟殿前白
楊古柏各二鴉巢疊疊壞巢墮地取以爲薪每風
雪之夜經行殿陛間踏落葉瑟瑟有聲余國初從
先文康官京師寓寺比鄰時時過訪師年四十餘
長耳高鼻似畫中羅漢相見一揖外閉目端坐而
已少頃爐中湯沸起相餉一茶再遲取廚中熟飯
及蘿蔔少許入小甑內蒸之漸聞香氣四達復起
與客共食食罷仍閉目端坐扣以禪理笑云不解
何爲禪理環視室中無他物壁上貼一聯云石壓

筍斜出巖垂花倒開後屢至都卽造訪所見皆同
一日吳江計孝廉甫草東粵東鐵颺上人某屬余
道意齊沐往叩所見亦然二子大歎服以爲東南
禪窟未有也師曾謁普陀人問其途次所見云吾
但見路與舟耳鼎革時三月後始知康熙乙卯余
再至都師示寂已久其年蓋七十餘矣余有詩弔
之

附詩

古巷如空山幽絕招提境春風扣禪扉斜
日林間靜小別二十年依然磬聲冷不見白頭
僧開階踏松影

東林二集

卷下

五

王考功西樵士禪語子第曰吾常見舊家子某薰
衣剃面種種極其華飾而面目殊爲可憎陳其年
維短而髯不修邊幅吾對之祇覺其斌媚可愛
蓋以伊胷中有數千卷書耳

孫少宰退谷先生承澤常言東林書院甚悉云有
明盛時各省俱有書院自張江陵當國始行嚴禁
江陵歿復稍稍建置一時著名者徽州江右關中
無錫而四至天啟中京師始有首善書院然人不
知各處書院而統謂之東林又不知東林所自始
而但借東林二字以爲害諸君子之名目蓋東林

東林二集

卷下

五

乃無錫書院名也宋楊龜山先生所建後廢爲僧
寺顧涇陽先生自吏部罷歸購其地建先生祠同
志者相與構精舍居焉至甲辰冬始與高忠憲數
公開講其中立爲會約一以考亭白鹿洞規爲教
然躬與講席者僅數人時涇陽先生已辭光祿之
召不赴於新進立朝諸公漠無與也適忠憲起爲
總憲風裁大著疏發御史崔呈秀之賊呈秀遂父
事魏忠賢日嗾忠賢曰東林欲殺我父子忠賢初
不知東林爲何地東林之人爲何人輒曰東林殺
我旣而楊左諸公交章劾瑞璫益信諸人之言不
虛也於是有憾於諸君子者牽連羅織以逢逆璫
之惡銀鐃大獄慘動天地遂首毀京師書院而天
下之書院俱綴矣余撫吳重葺書院釐正祀典有
東林祀紀

附祀紀

江寧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宋爲飭
查事案據無錫縣呈報東林書院現在配祀木
主銜諱等情到院據此爲照入祀諸儒共計七
十餘位其中先後附祀某某奉何批行某某何
時立主某某因何得以與列自應細查明白逐
一造報冊內未據開明又查書院諸生錢肅淵

編道南正學目錄四卷列從祀八十餘位與該縣呈送書冊多有牴牾如目錄有曾櫻林宰左光斗李應昇周順昌周宗建黃尊素姚希孟陳仁錫徐汧楊廷樞十一位又末卷有胡時忠堵景濂錢爾登三人而書冊並未開載據書冊有秦爾載陳正卿陳揆秦重泰四人而目錄並無又據稱撤去刁包憚日初二位木主亦未聲明是何緣故應否遽撤案查從祀如是多中間豈無冒濫除原配位羅仲素從彥胡德輝程喻玉泉樛尤遂初素李小山祥蔣實齋重珍及邵二泉寶七位外又天啟間所定顧涇陽憲成顧涇凡允成錢啟新一本薛元臺數教安我素希范劉本儒元珍六位又崇禎間所定高景逸攀龍葉閒適茂才陳筠塘幼學吳素衣桂森許靜餘世卿鄒經畬期楨六位從祀已久俱無容輕議外其餘自應一一確核為此仰府官吏查照來文即將道南祠現在附祀木主遵照檄內事理查明造具書冊該府仍逐一親加確核或係理學先儒或係忠節名臣或應照舊從祀或應議祀明白註冊詳送以憑酌奪東林祀典關係

理學薪傳非比汎常久知該府畱心正學寧嚴毋濫勿徇勿偏務愜公論仍飭該縣嗣後如有請祀務須詳候批示可否毋得擅置木主私送入祠致干查究未便書冊目錄二本并發牌行常州府查議去後於康熙三十三年八月初四日據江南常州府知府于琨呈詳前事內開該卑府看得東林書院本宋楊文靖公龜山先生與二三及門高賢講道之地向設道南一祠追崇奉祀以喻尤李蔣羅胡邵七位先生配享俱係龜山先生道統授受薪傳嫡派附祀允宜後之聞風興起慕道來游者必係私淑淵源紹述有本無忝龜山之正學庶幾從祀有因不然明季附會東林者甚多雖砥行不乏名儒立朝間多勁節清忠粹學行表言坊者指不勝屈然考其生平間有足跡未常一至講堂原與書院無預身後豈能一一升祔為東林俎豆光耶如二顧錢薛安劉六先生以及陳許葉高吳鄒六先生同前配祀喻尤李蔣羅胡邵七先生共一十九位既皆表表名賢位列已久誠如憲諭無可擬議其餘史玉池先生等五十四位或精忠貫

日或皎節凌霜或品詣端醇或著述淵富已經
附祀在先未便輕易議祧應否倣循文廟位次
斟酌等殺分別於堂廡之間或祇慎重於將來
毋再更張於既往一經憲定永遠式瞻安先賢
而息勞競有造於正學不淺也至奉查書冊未
載曾櫻林宰二位緣向奉祀於三公祠尚未送
列於道南祠內故不具載左光斗等一十二位
因祇具呈前撫憲湯以內召進行未奉批示故
書冊未載又書冊已載目錄未開秦爾載陳正
卿陳揆秦重泰四位因爾載為秦鏞之父已見

第卅二章

卷下

主

鏞傳陳正卿為陳幼學之子陳揆為陳龍正之
子俱見幼學龍正傳故不重載秦重泰現補傳
在冊查係錫邑前陞任吳令批送又奉查刁包
憚日初二位刁以尚論訾議激昂過烈憚以瀟
灑不羈間常髡髮披緇逃禪方外故時論稍抑
欲祀列於下層而實未嘗撤也除稟遵憲撤嚴
飭該縣曉示嗣後毋許擅置木主私列祀典外
今將從前配祀先後月日現在目錄書冊已未
載及更定補祀各主事實考略一一詳開列冊
呈覽伏候憲鑒主裁等因到院於初五日批仰

第卅三章

卷下

天

照另繳行繳冊畱覽於九月初四日本都院牌
行前事案據該府呈詳東林書院配祀木主等
情到院據此為照東林一席為龜山先生講學
地從祀諸賢皆其薪傳嫡派必淵源之有自斯
俎豆之無慚當日顧高兩先生所定慎重之意
猶可想見不意邇來波流日頽冒濫漸廣毋論
私議擅增者固多阿徇即經前次更正者亦非
定評甚至以道南之辨香為交游之情面裨販
先賢徇私阿好仰羞往詰俯忝家聲噫風斯下
已間復繹前院湯批詞有云啟禎諸君子直節
清修謂之東林黨人則可而於書院無與旨哉
斯言又云為今日計當倣前人釐正忠定諸先
生遺意而為之嗟乎在今日若果加釐正議撤
者恐不止刁憚兩君矣本都院自魏中州樸學
辭章小技於斯道未常涉其藩籬是以不敢遽
為軒輊據該府詳稱應倣文廟位次斟酌等殺
分別於堂廡之間祇慎重於將來毋更張於已
往所見甚正持論亦恕今擬於前十九位外增
進馬世奇素修先生一人計共二十位倣十哲
例配享堂上蓋以馬素修先生世占籍於梁縣

親北面於高顧迨乎從容死節庶幾日月爭光
兼是三者諸賢莫竝躋之配位允愜公評其虞
薇山先生以下五十四位倣先儒例依時代次
序分列東西兩廡至於左周諸公大節已炳日
星原不藉東林重餘子僅僅稱鄉黨善士者又
不足重東林既未設有牌位不必更添蛇足自
後母得輕進一人以干清議除詳批發并出示
曉諭外合就飭行爲此牌仰該府官吏文到轉
行該縣遵照更定位次依序安設并將前院湯
批詞及本都院此檄楷書刻石置諸講堂壁間

仍卽具文報查隨據無錫縣知縣徐永言於是
年十一月遵檄更定位次勒石講堂竝揭墨刻

呈驗附卷訖

兩廡從祀姓名開列如左

元

虞薇山

薦發

明

史玉池

夢麟

孫淇澳

慎行

余振衡

玉節

張弦所

夢時

華鳳超

允誠

陳幾亭

龍正

成寶慈

勇

秦大音

鑄

周懷魯

孔敦

李元冲

復陽

馮少墟

從吾

丁慎所

元薦

歐陽宜諸

東風

劉念臺

宗周

王儉齋

永圖

華燕超

允謀

楊大洪

連

繆西溪

昌期

魏廓園

大中

文湛持

震孟

黃石齋

道周

金狷菴

鉉

吳霞舟

鍾鏗

鄒南阜

元標

于景素

孔兼

宿仁寰

夢經

秦水菴

爾載

華訥菴

貞元

周仲馭

鏞

鄒忠餘

期相

陳竝漁

正卿

張泰巖

雲鸞

黃日齋

廣

秦澹綠

重泰

賀亨陽

時泰

熊祈公

祚延

汪鶴嶼

康謠

蔡雲怡

懋德

胡慎三

時忠

龔佩潛

廷祥

王軒錄

家楫

國朝

孫蘇門

奇達

顧庸菴

樞

高彙旃

世泰

陳子衆

揆

孫北海

永澤

施曠如

元微

龔震西

廷歷

嚴佩之

毅

刁蒙吉

包

惲遜菴

日初

王敬哉

崇簡

湯潛菴

斌

上海民李都妻衛氏年百十五歲康熙甲申十一
月余遵詔題請建坊

李龍眠畫人馬恒在絹上取法唐人用筆刻畫惟

毗陵莊氏所藏五馬圖卷用澄心堂紙白描微設

色簡古超妙獨冠諸跡詳周公謹雲烟過眼錄及近日下侍郎永譽式古堂畫考內畫殺滿川花事洵爲千古佳話公謹云王逢原古賦韓幹馬亦云傳聞三馬同日死豈前是亦有此事乎披玩之餘錄題跋如左題缺一馬殆卽滿川花也

附題跋

右一匹元祐元年十二月十六日左驥

驥院收于闐國進到鳳頭驄八歲五尺四寸

右一匹元祐元年四月初三日左驥驥院收董種進到錦膊驄八歲四尺六寸右一匹元祐二年十二月廿三日於左天駟監揀中秦馬好

鈞席二筆

卷下

三

頭赤九歲四尺六寸元祐三年閏月十九日溫溪心進照夜白余嘗評伯時人物似南朝諸謝中有邊幅者然中朝士大夫多歎息伯時當在臺閣僅爲善畫所累余告之曰伯時丘壑中人暫熱之聲名儻來之軒冕殊不及汲也此馬駟駿頗似吾友張文潛筆力瞿曇所爲識鞭影者也黃魯直書余元祐庚午歲以方聞科應詔來京師見魯直九丈于鬴池寺魯直方爲張仲謨箋題李伯時天馬圖魯直顧余曰異哉伯時貌天廐滿川花放筆而馬殂矣蓋神魄皆

爲伯時筆端取之而去實古今異事當作數語

記之後十四年當崇寧癸未余以黨人貶零陵

魯直亦除籍徙宜州過于瀟湘江上與徐靖國

朱彥明道伯時畫殺滿川花事云此公卷所親

見余曰九丈當踐前言記之魯直云只少此一

件罪過後二年魯直死貶所又二十七年余將

漕二浙當紹興辛亥至嘉禾與梁仲謨吳德素

張元覽汎舟訪劉延仲于真如寺延仲遽出是

圖開卷錯愕宛然疇昔撫時念往逾四十年憂

患餘生歸然獨在彷徨弔影殆若異身也因詳

鈞席二筆

卷下

三

敘本末且以玉軸遺延仲使重加裝飾云空青

曾紆公卷書

侯朝宗以文章名天下睥睨千古然每撰一篇非

經徐恭士點定不敢存稿一日燈下作于謙論送

恭士求閱往返數次恭士易矣字也字數處朝宗

大歎服時夜禁甚嚴守柵者竟夜啟閉不得眠曰

侯公子苦我乃爾此事余曾向汪鈍翁王阮亭言

之共爲稱快鈍翁常語人曰聞牧仲談朝宗遺事

令人神往

廬山開先心壁道人

超淵

每除夕將篋中藏弄書

札檢閱一過云當與故人守歲

吳人屠西爽善卜筮康熙三十一年江寧巡撫缺出紳士卜此席屬滿屬漢西爽曰必是漢官其科分當有一甲字迨余移節此間偶於詩牋上用甲戌宋某印衆始驚服後余屢問多不驗

金虎生西蕃托諾山軀如鼠而虎頭毛色如沉香性靈而悍夜伺駕鵝鴻鴈宿時鑽入翅中嚙其項怒飛而墮則隨之下而食之潛形松枝俟麋過躍而踞其兩角之介食其腦麋觸之不可得蓋征厄魯特時所獲養之禁中者塞外螢火如紅燈大

詩廊二筆

卷下

三

如彈丸有蟲名雲虎赤鱗金色吐氣成彩雲

飛狐毛深褐色銳頭缺口如兔而耳差小尾之長與身等肉翅如鶯裙四足生翅中前二足四爪後二足五爪騰起不過尋丈以上見汪庶常紫蒼

隨鑒出塞錄

吳寶崖曰本朝雜紀諸書推孫益都南征紀略王新城皇華紀聞宋商丘筠廊偶筆久已鼎峙中原今新城續刊池北偶談而商丘復有筠廊二筆微言緒論多發人所未發海內並稱王宋二公豈虛譽哉

吳荆山士玉曰筠廊二筆蕭然出塵而名論間起大耐研味當在東坡志林容齋隨筆之間此小品之必傳者

李百藥必恒曰小品以簡韻勝然亦有不得略者或莊語或微言是編各極其妙不衫不履故自寢處有山澤間儀

筠廊二筆

卷下

三

二

一

S
Z121.5
16b

2034510

Z121.5
16b



21101000444199

鈞廊偶筆二卷二筆二卷 內府藏本

國朝宋學撰筆有滄浪小志已著錄是書皆雜記耳
目見聞之事其中如回雁峰考之類亦間資考證
然如風風雨雨送春歸一詩向謂乃無名道士所
作此獨載爲鬼詩劉廷璣在園雜志又考校字句
辨其是非實則明人所刊醒世恒言傳奇中詩不
知何以訛傳至是也亦足徵小說之不足憑矣